

陈建波 著

「长篇状态小说」

男到中年，你拿什么拯救自己？

每个人都认识一个叫伟哥的人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9
第三章	84
第四章	134
第五章	182
第六章	233
第七章	292
第八章	338
第九章	393

第一章

（一）

滨湖大道有些荒僻，左侧临湖，右侧是幽深的树林。每到春夏季节，便不断有野猫前赴后继地穿越公路，被碾死在汽车轮下，只有极少数能够幸免于难，全身而过。路对面，是茫茫无际的湖水和汉白玉雕琢的栏杆，猫儿要去那里干什么？毫无所获后，它们必须重复这短促的危险之旅，再次接受生死的考验、命运的淘汰。

有人说，这是因为林中猫群繁衍兴旺，生存空间受到制约，而产生了一种出自天性的自发式筛选。那些往返于这条死亡之路的都是公猫，母猫们没有参加这危险的游戏，它们懒洋洋地趴伏在树阴里，等候着那些冒险后侥幸逃脱的异性们前来献媚。它们站在命运仲裁者的角度旁观，是物竞天择的成果的享用者。深夜里，林间草丛里此起彼伏的猫儿欢乐的叫声，宛若婴儿的啼鸣，成了城南地区居民们听觉的丰盛大餐，欲罢不能。

黎伟在城郊宾馆参加的会议散场后，必须从这条名闻遐迩的路径返程。他对路况早已熟知。时近黄昏，天色阴沉，下着细雨，路上杳无人迹，刮雨器来回地转动，成为黎伟视觉里唯一活动的物件，即使如此，他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传说中过路的公猫们大概是为了躲避这讨厌的雨水，也都偃旗息鼓，暂停了这种致命的把戏。不过，车子转过一条流畅的S形弯角后，黎伟还是瞧见了一只黄色的大猫。它趴在路中央，昂着头一动不动，仿佛雕塑。黎伟放缓了速度，从它的身边驶过，留神瞅了一眼，这是只死猫，是雨天里同类中的异数，大概是不久前被轧死的，却保持着这个栩栩如生的姿态，真是奇怪。

他叹了口气，车子接近前面的十字路口，过去就是繁华街区了。这时，路边灯座后面突然闪出个人影来，张开手臂径直扑向他的车头。那人速度不快不慢，似乎具有某种深思熟虑后的从容和优雅。

黎伟幸亏一路留神，车速又不快，下意识地猛踩刹车，双手急打方向盘，车子如同落叶般飘移转向，横亘在路上。那个猝然扑来的人

俯伏在车头引擎盖上，身体的方向和车身一致。黎伟放下心来，自己没有撞着人，他仅仅是扑在了车上。怎么回事，是碰瓷敲诈吗？

他小心翼翼地朝周围张望，空荡荡再无第三者现身。那个扑车的是个女人，已经从车上滑坐在地，垂着脑袋，长发披垂，遮掩了面容。黎伟心怀郁怒地走过去，也不开口，居高临下地凝视着她，看看她会使出什么花样来。这女人惊魂未定，怔怔地坐在雨地里，半分钟后清醒过来，突然掩面抽泣。

黎伟背靠汽车站着，细密的雨水悄然浸湿了他的外衣，但他浑然不觉，等待着眼前这个变故的收场。

女人哭了一会儿，挣扎着站起来，抹开额前凌乱的头发，露出白净的脸庞，低声说：“走吧，你走吧。”

黎伟愕然地看着这张脸，不假思索地脱口问道：“欧阳梵？”

女人吃了一惊，掉头向人行道走去。

黎伟跟在她身后，大声地重复说：“没错，是你，欧阳梵！我是黎伟。”

女人停下脚步，在雨中清理了一下仪容，掉转身来，苦笑了一下说：“奇怪，我怎么会撞上你的车？”

黎伟将车依着路边停好，从车里取了把伞替她遮雨，问：“你怎么在这里？古古怪怪地干什么呢？”

欧阳梵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说：“别问了，我脑子里乱得很，理不清头绪。特别是这个时候又碰上你，更乱！”

这对男女站在雨水迷蒙的傍晚词不达意地问答，显得有些尴尬，又有几分疑惑。城市璀璨的灯光成为他们这种暧昧相逢中闪亮的背景。从十字路口那边，悄然驶来了一辆黑色汽车，车窗摇下，里面的人犹疑地观察他们，由远及近停在黎伟的车前，探头问：“怎么回事？”

黎伟一愣，马上醒悟，此人是在向欧阳梵问话。

欧阳梵甩了甩手臂上的雨水，面无表情地说：“我撞了人家的车，要赔钱。”

车里的人立刻像打了鸡血似的来了精神，忽地推开车门出来，上下打量了几眼黎伟，然后掏出张名片来，示意欧阳梵不要开口，自我介绍说：“我是马长乐律师，有什么事请跟我谈。”

黎伟茫然地去看欧阳梵。

欧阳梵强笑一声，伸手接过名片来，在手心里捏皱了，说：“这是我的同学，中学同学，黎伟。”

马长乐职业性的警惕霎时松弛下来，礼节性地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是欧阳梵的丈夫。黎伟对这位马律师的名声早有耳闻，他这几年官司做得风生水起，很有些名气，算是律师行业的个中翘楚了，只是没有料到他会是欧阳梵的丈夫。马长乐察言观色，语速快捷地解释说妻子先前发了点儿小脾气，冒雨出了门，自己放心不下，开着车满街找，附近都寻遍了却无踪迹，索性到这边来，没想到真的在这里。

欧阳梵神态倦困地倚靠在路灯边，朝黎伟伞下凑了凑，解释说自己刚才可能是饥寒交迫血糖低，头一晕就跌倒了，差点儿连累了老同学，真是抱歉。

这时候黎伟实在不便再说什么，含笑冷眼看这对夫妻絮絮讲来，直到他们都无话可说时，指指头顶上方淅淅沥沥的雨水，提醒眼下身处的环境。马长乐幡然醒悟，歉然一笑，拉起妻子的手上了车。欧阳梵不太情愿地走到车门边，回过头来向黎伟眨了一下眼睛，挥手笑道：“咱们遇到真是太巧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黎伟坐进车里，目送这辆黑色本田车在雨幕中远去消逝，这才发动了车子继续行程。此刻天色已经完全黑透，路灯下打伞的行人寥寥无几，在寂静凄冷的景象面前，他有些怀疑方才的这段遭遇是不是梦中景象。尤其是欧阳梵临别时那带着笑意狡黠的一眨眼，令他茫然若失，几乎忘却了一切。这个女人背着丈夫做出的隐秘小动作，含意无穷，足以让他回味良久。

其实，欧阳梵和黎伟不仅仅是普通的中学同学，而且是彼此的初恋。提到那段情窦初开时节的事，这湖滨大道倒是见证过他们怀着志

恣心情相互奉献出初吻的情形。想不到若干年后，这地方居然再次见证了重逢时他们的荒唐和尴尬。

黎伟脑海里依旧盘旋着欧阳梵那含笑眨眼的模样，思绪从缅怀青春的状态跳跃回现实。这对夫妻临走前各自的表述互相矛盾。欧阳梵说她是因为疲劳饥饿而倒下的，可黎伟看到的明明是她朝着车子奋力一扑，要不是自己反应迅速，她今晚不会全身而退的。她这明显是主动撞车寻死的举动，态度决然，动作干脆，没有丝毫的缓和余地。

她为什么要自杀？

在他的印象里，欧阳梵当年容颜端庄，性情温顺，毫不偏激，自杀这个词是可以从她的字典里删除掉的。可是，方才在他的眼前，她现实里的行为反驳了他的印象。也许，一位年届中年的妇人和一个妙龄少女的心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的记忆里只应该保存那笑靥如花的少女形象，不应该用这雨中寻死的中年妇女取而代之。倘若人的记忆有选择，他会毫不迟疑地把今晚遭遇的一切丢弃不顾——他只是去郊外宾馆开了个会，冒着绵绵细雨回到家里，途中一切正常，毫无意外。

（二）

黎伟今年按照虚岁算四十一，实岁四十，同事们戏称他属于新晋中年。这样的岁数在文化局下属的文管处任副处长，虽然平常，但在多年前待过工厂的那群人相比已经不易了。二十年前，他是青工黎伟，十五年前，他辞职上学成为研究生黎伟，十年前进入文化局文化稽查队成为稽查员黎伟，又经过了近十年的磨砺，才在清水衙门里升迁到这个职位。

他至今孑然一身，当初同龄人们纷纷结婚时，他正忙于学业，学业有成后，却错过了婚娶的黄金时间。再往后，高不成低不就又蹉跎了几年，三十二岁时在父母的催促下匆匆相亲、结婚，算是为结婚而结婚。他婚后跟女方感情尚可，缺憾是没有生育，彼此都怀疑对方生理有问题，但对自己也没有信心，所以拖延着没去检查。仅仅三年半

之后，他的妻子突然有了出国的机会，去美国照顾她那位久不联系、年老孤独后卧床不起的远房姑妈，半年之后，便成了他的前妻。

黎伟又成了单身，闲暇时觉得无奈而烦躁。

不过转念思索，寻根溯源后他恍然开悟，自己目前这样的尴尬处境，按照佛家的说法——有因才有果。少年时起，因为违背了年龄规律，他先抢走了一步，混乱了人生的节奏，所以现在这种境况也算是一种报应。

他当年是个开窍早的男孩，十五岁就开始谈情说爱，跟欧阳梵就是那时候的一段感情。初中毕业后，欧阳梵和他考上了不同的高中，就此分手。在高一下学期，他终于闯祸，和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女孩有了肌肤之亲，男女之欢。少年人粗鲁大意，一不留神那女孩珠胎暗结，她的父母急怒攻心，没有能够藏拙守秘，结果闹得全校哗然。女孩转学去了省城，黎伟只有退学一条路可走了。他被学校除名后进了工厂，改在总工会夜校继续学业。这样拖延了好几年，当他费尽心力拿到本科自考文凭后不久，有条捷径突然向他开放，经亲戚引见再加上平日里喜好舞文弄墨，他歪打正着，居然考入了邻市一家三流高校的文保专业研究生班，彻底地告别了工厂生涯。

他求学务工这段经历就好像舞蹈演员表演，提前做出动作后，为掩饰瑕疵重新修正节奏，不得不做出的应对调整。虽然台下的观众不一定能明察秋毫看出端倪来，但那股子勉强别扭劲儿，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调整了人生姿态的黎伟，年届中年，有得有失，至于是否会得不偿失，现在还很难说。

如今，离婚数年后的黎伟在同事们的眼里是值得羡慕的。年富力强的单身汉，收入稳定，又有一定的地位，没有子女牵挂，他这样的年龄多交往几个女朋友谁都管不着，拈花惹草逍遥自在，且又名正言顺，真是妙不可言！

黎伟目前暂时处于跟异性交往的空白期。性欲上的需要似乎已经无足轻重了，他自己觉得这方面最难熬的时候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读研期间，过了这个年限，好像就渐渐缓和下来。这许多年间，除短暂

的婚姻之外，露水缘分一直没有断过，但真正让他感觉能谈婚论嫁的异性却没有。

他前几年住在家中老屋时，是街坊邻里全力关注的焦点，无所事事的退休大妈们得知他离婚的消息后，争抢着给他介绍对象。可不久后见他不避嫌疑地领着肥瘦不等、高矮不均、美丑不同的女性们晚入朝出，招摇过市，免不了要把他当做采花贼一类的歹人看待了，一时间谣言四起，蔓延散布。直到推土机轰隆隆铲平了那处街区，谣言才湮没在漫天的尘土里。

黎伟独自住在机关住宅区里，和过去一样断断续续地交女朋友，我行我素。电梯里经常碰上单位里的熟人，他坦然无畏，俨然是这幢大楼里的异数。谁都忍不住从背后多瞧他（以及身边的女伴们）几眼，然后从内心里恨恨地蹦出两个字来：自在！

他们只顾着艳羡夜色迷离中风流快活的黎伟，但却忽略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黎伟因自在而孤单，没有大多数同龄人们的亲情欢乐。他记得在工厂时，一个老师傅说的话：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寒冬腊月里，枕边有妻，脚底有儿。这情景意境温馨舒坦，让人心满意足。黎伟缺这个，不过，完成它只是举手之劳。他只消跟那些女友中的任何一位再度走进婚姻登记处，就可以达成目的了。

偏偏是黎伟一方面为这点缺憾耿耿于怀，另一方面因为那次失败的婚姻，和那些女友们实在提不起兴趣。起初，他怀疑这是因为缺乏勇气，有所谓的离异恐惧症。但后来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是一些厌烦、一些疲乏，再加上一点点怀旧，交织成的某种难以言叙的心境，牢牢地控制住了他。他甚至开始坚定决心，这辈子等待一个能让他从这种心态中释放出来的女人出现，否则，就以单身终老罢了。

然而，黎伟始料未及的是，这种心境自从那天傍晚邂逅初恋情人欧阳梵后，忽然淡漠如水，消逝无痕。他想在身边安放一个女人的位置，和自己天长地久、相伴偕老。要命的是，这个女人是欧阳梵。黎伟对自己这油然而生的想法宛如见鬼了一般惊慌。欧阳梵，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一个莫名其妙在雨天扑向汽车的女人，一个在他心头还

存有谜团的女人，怎么会令他心猿意马、魂不守舍呢？这几乎是接近变态自虐的想法了。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可笑且滑稽，前景渺茫。

黎伟宁愿放弃婚姻的打算，也不肯再去思考有关欧阳梵的重重事由，而欧阳梵的行止举措，白天里荡然无存，可深夜里却占据了她的睡眠和梦境。黎伟在睡梦里恍恍惚惚，似乎又回到了许多年前在湖边树丛中跟欧阳梵暑假约会时的情景。

天气很热，但树阴下的温度却比林外要低上好几度。欧阳梵穿着白衬衣、蓝裙子，浅薄布料下面，内衣系带从后背看去，宛然是倒过来的数学符号 π ，这个符号犹如附带着巫师的咒语，盛夏里让青春期蓬勃发育的黎伟失魂落魄。说实话，黎伟从十五岁到三十岁期间，最能够开启他性欲阀门的就是这隐喻符号，更为要命的是丰腴且套着肉色丝袜的大腿。想想看，一位年轻女性，骑着花巧的自行车，衣裙在风中飘荡，上面是暧昧符号，下面是销魂的丝袜，足以让他在瞬间燃烧起来，时刻准备着赴汤蹈火，付出所有。可惜，他整个青年时代都枕戈待发，却几乎没有机缘，无奈中虚度了激情和年华。

梦境里的欧阳梵，只有符号，没有丝袜，所以不会使他沉溺。他小心翼翼地亲吻她之后，双手悄悄解开欧阳梵衬衣的两枚纽扣，伸进去从后面寻找解开这个符号的路径。他是一个优秀学生，以解开数学方程式的虔诚心境去解析这个横亘在心头的人生第一道难题。欧阳梵的乳房圆润适度，坚实可爱，随着他的手掌能够奇异地变换形状。这令他欣喜若狂，双手游移向下。

欧阳梵立刻警觉，双手拼命地护住腰际的皮带。黎伟轻易就突破了这道防线，熟练地破解了这条细窄的活扣腰带。但他没有料到，皮带下面还有一条棉质腰绳，欧阳梵早有预防，将绳结重复地打了三道死扣。他臂力虽大，却无能为力。这满脸绯红的女孩敞开胸怀，坚守着裤腰，喘息着看他。他身体里奔腾的欲望洪水般决堤，喷涌而出。一种巨大的欢乐和巨大的遗憾交融在一起，顷刻间将他淹没。

四十岁的黎伟猛地睁开眼，看着眼前依稀透着路灯光亮的窗帘，无奈地笑了一声，带着潮湿躺在毛毯下面，泪水无缘无故地流了出来。

窗外，有夜鸟惊飞，翅膀的扑棱声响和怪异的啼鸣，掠过窗棂，渐渐远去了。

（三）

吴尚地处长江和淮河水系之间，整座城市被河道切割成若干块，河道修修废废，并无定数。本地自古以来多聚集商贩，店铺遍及全城，是江北粮油集散地。黎伟的父亲旧年里经营爆竹店，歇铺之后变店为宅，砌封了门面，四十岁后又生了两个儿子。黎伟是老三，两个哥哥都不在本地。一个早年插队去了云南，做上门女婿倒插入户在当地，一个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只有他留在本地，两年前替双亲先后养老送终，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外地的哥哥们地隔千里，往来稀少，只在春节时互寄贺年卡问候而已。彼此的情形，都不清晰。黎伟做了副处长，在他看来，也只是换了一间办公室，工资卡里数目多了一些，丢开摩托车换上半成新的桑塔纳 3000 罢了。其余种种，不值一提，更不值得向两位哥哥炫耀。

文管处共有两辆车，另一辆新款帕萨特，由处长刘洪开着。他同时还兼文化局副局长，文化稽查办公室主任，都是油水丰厚的职务。文管处这个寡淡无味的摊子，就交由黎伟来具体负责。黎伟接了这轻巧的担子，无非是出出统计报表，隔三岔五地派人去市内各处更换文物标志牌。市内的文保建筑，从八十年代起开始设置标志，先是铁皮喷红漆印白字，但敌不过风雨侵袭，三两年就腐蚀烂洞。九十年代改为铝合金，虽然耐久，但架不住人力撬砸，不多久便面目全非。前两年，他们汲取外地经验，尝试在墙体上镶嵌石牌，可是舆论反映不好，都说破坏了古迹原貌。无奈之下，从今年开始，统一更换成不锈钢标牌，也算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是平衡的产物。这次负责标牌更换项目的名义上是黎伟，但实质上早已被刘洪指定了制作厂商。厂家请文管处全体聚餐一次，单独请刘洪和黎伟吃了两次饭，送了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给黎伟。黎伟用了两天，嫌字小累眼，便做人情将它转送给文秘小黄。小黄是局长的儿媳，拿起来也算是个点缀装饰，总比丢在自己手里蒙尘积灰强。

半个月前，在市郊汇丰宾馆召开了城市西区改造工作会议，新到任的市委书记要求文物管理部门必须参加。文管处参加拆迁规划会议，真是从没有过的新鲜事。以往的城区拆迁，文管处偶尔几次迫不得已的现身，总是引来不屑的白眼。

黎伟最近一次和拆迁方打交道，是因为一幢元代县丞署衙保留的问题。这座六百多年的建筑主体保存完好，传承有序，可以说是证据确凿无可辩驳的文物。但是那位兼市政府秘书长的拆迁指挥部主任在他出示了相关材料后，漫不经心地啜了几口茶水，将这叠纸张轻蔑地拂到一边，阴阳怪气地说：“什么元代方代，你瞧见了那时候真的有人在里面升堂办公吗？眼见为实，这些废纸顶个屁用！几间快散架的老房子啦，别留着祸害人，早点儿拆了干净！”

黎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通红，如果依着他少年时在工厂里的横劲儿，抬手就能用扳手照他的脑门上来一记。可是，现下他是文管处副处长，披着所谓体面的外衣，他来这里的目的证明这座建筑的历史，提醒对方重视而已。本来按照正常的程序，此刻站在这里蒙受羞辱的应该是处长刘洪，而非他这个副职替死鬼。天晓得，谁让他是副职呢？这是在文管处，如果在战时军队里，副连长必须带领尖刀排先上去冒死冲锋陷阵的，相比之下受这些奚落算得了什么？

经此一辱后，黎伟也依样画葫芦，再有此类事情，就让下面的办事员去，自己才懒得跟那帮人白费口舌呢。但接到局里转发的会议通知后，刘洪借口去省城参加一个文化工作会议，让他去参加，拆迁方的事务他再想转交给别人已无可能。通知上白纸黑字：文管部门负责人。这个职衔，刘洪是名义上的，黎伟是实质性的，两者必须有一个人到场，他责无旁贷。

汇丰宾馆里，会场布置得耐人寻味。城市改造指挥部以及规划部门一群人列席在左，相关文化部门与会人员在右，俨然两个阵营。新从省会调来赴任的市委马书记先抑后扬，分别听取了城市改造计划和文化建设计划。两份文件都搁在面前，他懒得去翻，抽出支烟来搁在鼻尖上嗅，也不点燃，在倾听汇报的过程中保持缄默。

黎伟跟身边列席的文化局长嘀咕了几句，一时间猜不透这会议的虚实。这两个表面上看互不相关的会议放在一起开，莫非这位马书记新官上任，要搞出新花头来？

马书记听完了汇报，将那支没有点火的卷烟放下，示意秘书打开投影仪。背后的屏幕上出现了吴尚地图，注明时间是在五年前。两分钟后，第二幅地图取而代之，是不久前刚刚制作的。书记头也不掉，问：“大家知道这两幅地图之间的差别吗？”

四周静寂一片，谁也没有吭声。黎伟根据自己本专业的素养，已然知道其中的玄机，但不便回答，也随众不应。

书记冷笑一声，说：“我在省城时，就知道吴尚是个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名人辈出。但是，现在，诸位给我找找，这些人和物的遗迹，在图上还能体现出来吗？据我所知，吴尚里有据可考年代最为久远的建筑，是元代的县丞衙署，全省只有这么一座元代遗存，独一份儿。它还在吗？吴尚明代建筑保有量过去曾经是全省首屈一指的。现在，还有多少？我最近下去走了一趟，触目惊心啊！拆掉的不算，剩下翻修的那些，看上去比旁边的超市还新，真是笑话！”

他这一席话说出来，城市改造部门的那群人神色沮丧，文化部门这边的众人都悄然吁了口气，都知道矛头所向与己无关。尤其是黎伟听到提及那座元代衙署时，窥视那位秘书长的反应，那家伙专注地盯着前方，仿佛事不关己，毫无愧疚。黎伟先是失望接着惊讶最后佩服，低头去喝了口茶水。

马书记挥挥手，秘书会意地再次更新了演示资料。屏幕上出现的吴尚西区的鸟瞰照片，但见一片灰黑色屋脊和郁郁葱葱的树木。

书记口气缓和了下来，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西区，是清代、民国时期的旧商业区，盐商、茶商、粮商齐聚，巨贾云集，还有些官宦人家的宅邸。大家不要只盯着单纯的商业效益，有时候，注重文化品牌，是经济效益的倍增器。你们要深刻体会这一点。这次西城区改造，文管部门不但要介入，而且必须付与上方宝剑，什么样的房子能拆，什么样的要保护，什么地方可以单件保留，什么地方需要整

片保存，都必须经过文管部门的研究论证才能动。吴尚历史文化名城这块牌子，想不想再挂下去，传承几千年的文化有没有在我们手里丢掉，是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

会场里掌声一片，众人想法各异，但这个回应却是条件反射式的，自发性毋须考虑。黎伟心里有些兴奋，左右观察同僚们的反应，似乎个个淡定，他心底为自己涵养的浅薄感到羞愧。在所谓的官场里，他是个入门级的雏儿，需要学习揣摩的地方太多了。

那次会议召开之后，黎伟又紧接着参加了城市改造指挥部和文化部门协同会议、文物保护工作会议、文管处全员鼓动会议。这些会议，处长刘洪只出席了文保工作会议，就任历史文化小组副组长，黎伟为具体负责的第二副组长兼秘书长。文化局长象征性地担任组长一职，任由文管处在这天赐良机里大展身手。

城西改造工程原定日期向后推迟三个月，腾出时间和空间来给市委书记所谓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让路。吴尚已经获得的全国性各类优秀城市称号头衔，品味档次无疑要低于“历史文化名城”这块金字招牌。这是国家颁发的顶级称号，可以争取；再往上就是联合国世界级的，只能随缘了。

（四）

黎伟近一个月内工作量明显加大，带着下属们走街串巷，大致地摸清了吴尚历史文化建筑现存的家底，其中比过去的摸底工作又有了新的发现。他在丰裕街 48 号院落最深处，找到了一座万历年间的厅屋。据房东介绍，这宅子是祖上遗留，早年见过最古老的房契是大明万历十五年的，可惜毁于“文革”。黎伟看了房子，虽然建筑风格不是典型的明式样式，但是这位房主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他本身就已然属于文物。

这位房主姓郑，高龄九十五，世代经商。到了他这一辈手里，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件件俱会，吹拉弹唱捧戏子样样精通，花钱如流水，终于家道败落，等不到四九年就成为过眼烟云，化为乌有。老先生倒是挺自豪自己昔日里用钱的阔绰，万贯家私换来一手飘逸的毛笔书法，

满肚子清末民国年间的文化历史掌故，近年来被尊为吴尚文化老人，令后辈肃然起敬。他的话，可信度自然毋庸置疑。

在青山街 15 号，扒去四周搭建铺盖的简易棚屋，意外地露出一座高轩大屋，据说是明代宰相高氏家宅，梁上有字，说明是嘉靖十五年起建，证据确凿。这几个发现浮出水面，可以说他们近期工作成绩斐然。市政府方面非常重视，对原有改造计划做了调整。

有了成果撑腰，黎伟松了一口气，刚想去办理琐碎的杂事，不料却接到了一个电话。这电话是中学同学王敬打来的。王敬此人上学期间跟他关系普通。那时的黎伟是优秀生，要考重点高中上大学的，王敬是后进生，是班主任常讲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那粒老鼠屎。他天生膂力惊人，在课余时间打沙包练摔跤，浑身筋肉分明。王敬最为自豪的是，两块发达的胸肌可以夹住薄薄的纸张，在课堂上当众表演过，引起一阵惊叹。他凭借这身拳脚打遍全校无敌手，又去校外征战，屡屡获胜，同班学生在校外其他场合时常能听到他乘风飞行般散播的名声。不过，他这块料终究是街头斗殴的本事，体校武术队教练来考察过几次，他的手段只能打架，不能表演。那时候没有搏击行当，白白浪费了他这浑身的本事。离开初中后，王敬早黎伟一年工作，进了布厂锅炉房，在锅炉这个岗位上干了多年。布厂三年前改制，此人下落不明。王敬这时候突然来电话，倒让黎伟诧异。

王敬在那头问：“喂，黎伟吧？”

黎伟说：“我是，您哪位？”

“王敬，中学同学，还记得吗？”

“记得，好久不见，忙什么呢？”

“瞎混，哪能都像你似的，当官发财了。”

黎伟一笑，说：“当了个芝麻大的小官，财还没发呢。慢慢找机会吧。”

王敬大笑，说：“闲话不多说了，前两天我遇见另外两个同学，聊了一下，都特别怀念少年时的光景。我们磋商一下，分头再联系几个，凑上一桌，周六在嘉悦酒店聚聚。你是必请无疑的。能来吧？”

黎伟脑海里不知怎地油然浮起欧阳梵的身影，问：“还有哪几位，你说说。”

王敬说出一连串人名来，没有欧阳梵。

黎伟说：“我前两天倒是遇上欧阳梵了，顺便通知她，她号码我不清楚，问她老公马长乐律师就行了。”

王敬听说还有个女同学，当即笑道：“男的现在好找，女的可就难了。你这个情报提供得好，我这就去查查。马长乐律师，大名鼎鼎啊，她真算是嫁对人了！”

黎伟坐在皮椅里愣了半天，这突如其来的电话，是意料之外或者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多年没有音讯的王敬，留过级比他大三岁的王敬，还是中学时代那副健硕的体魄吗？几天之后，这个疑问将会迎刃而解。当然，他刻意提及欧阳梵，也许会在那个场合露面。欧阳梵假如能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回忆着那天傍晚雨里邂逅的情景，那天的她穿着件薄薄的外套，长可及膝，双腿是赤裸的，乳白色的系带高跟鞋异常醒目。可是，这些都被绵绵细雨破坏得无以复加，难窥原貌。受潮后皱巴的衣衫，湿漉耷拉的头发，又被风吹得凌乱不堪，脸部装扮也被雨水洗刷殆尽，丧失了一切修饰使得她魅力全无，苍白褪色，只在他印象里留下一个绝望的背影。绝望的中年妇女，娇羞的花季女孩，中间那隐没的二十多年的神秘时光，竟似琴弦般在他的心头拨动了几下。对于周末的聚会，黎伟似乎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冲动了。

（五）

黎伟心里满怀期望地等待着和中学同学们的聚会，手里忙碌的则是改造拆迁地区旧建筑普查筛选的繁忙事务。城西街区有资格被拍摄留档进入名单的，总共有七百多座建筑，一千多间房屋，拍了照片近四千张。每间屋子的存档照片都由外貌、内部、细节三部分组成，存量巨大，摆明了是要耗费心力。至于没有登录的那些房子，市政府统一意见，全部拆除。

黎伟翻了半天照片，备感棘手。这些房屋大多年份相差无几，基本上都是清末民初的建筑。按照拟定计划，它们中间还要分成三类：一类属于必保，一类属于可保可不保，一类属于不予保留。参考标准是建筑的精美度，宅子曾经的历史文化意义，原宅主的知名度、重要性等。每一座房子都要通过会议讨论综合评审，千头万绪、文山会海，用焦头烂额四个字来评价，毫不夸张。依照这样的流程走了几家后，黎伟疲劳不堪，其他部门参与者也是如此，叫苦之余，纷纷表示时间不够用，要求黎伟向上面请示，放宽期限，改三个月为半年。

上面的答复是：四个月，必须完成名录制定，否则文管处以及相关部门就要担负延误工程进度的责任。黎伟接到批复后愣了半晌，拍了下桌子正要发几句牢骚，这时，收发室送来一封挂号信。他看看邮戳，是本市昨天下午寄出的，普通信封，没有落款人和寄发地址，上面五个钢笔字：黎伟先生收。

黎伟自幼练过四年书法，自诩要比一般人的字强许多，一般所谓地方书法家的字并不会令他惊诧，但他在这寥寥数字前，刹那间被慑服了。这字迹虽然是钢笔所写，但间架结构和抑扬顿挫的运笔节奏，跃然纸上，生动至极。他想象此人倘若换做毛笔写，这五个字将会是何等的气象，其功夫绝非寻常书法家所能达到的。

是谁寄来这封信函的呢？他熟悉的人中可没有这样的书法功底的。黎伟心里好奇，捏了一下信封里面，似乎有比牛皮信封还要坚硬的物件。是什么东西？他拿起剪刀，从顶端拆开，一张按黄金分割比例设计的长方形月白色磨砂皱纸镶宣纸的请柬现于眼前。正中央竖写着：柳盈书画巡回展。这行小楷看似娟秀但用笔爽利，甚至还掺杂了几分凛然金石气息。他翻开折页，里面依然沿袭表面的那种骏利老到的笔法，写着：拟于×月×日于品雅阁举办巡回画展，特邀黎伟先生莅临指正。落款是：柳盈。

柳盈？黎伟在脑海里搜寻了一遍，这个名字甚为陌生，不可能有过交往。这个画展，跟他更是毫不相干。本市文艺界虽然常有画展举办，但他从未受过邀请。这个人会是谁呢？他有些兴味索然，将请柬

丢进左侧的抽屉里去，这里是存放无价值废纸的所在，是和废纸篓相连的中转站，每个礼拜清洁工都会来清理一次。

这件事在黎伟的记忆里很快就消失了。可是，两天后他收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操纯正普通话的男人，那人彬彬有礼地询问：“黎先生，请问您收到柳盈小姐画展的请柬了吗？”

黎伟记了起来，说收到了。

那人继续说：“柳盈小姐特地让我再次郑重邀请，请您届时一定来捧场。非常感谢。”

黎伟没想到请柬之后还会有电话预邀，对方既然这样尊重，自然不便扫了人家的面子，当下应允了，本周六上午去展厅看看。放下电话，他终于明白，这个柳盈是个女的。柳盈小姐？会是个年轻女性？这年头，搞艺术的女人单身的太多，四十多岁未嫁之身都可以称做某某小姐。

这个特意加深印象之举，确实效果甚佳。尽管后来三天事务繁忙，但周六上午八点，黎伟准时被手机设定的备忘提示从睡梦中唤醒。他瞟了一眼手机上的“画展”二字，马上起床，边洗漱边加热了面包，切片后蘸了果酱就着牛奶填饱肚子。八点三十分，他容光焕发地下楼，前往展场。

今天，黎伟之所以有这份兴致，一是对那信封及请柬上的字有所期待；二来满足一下好奇心，看看柳盈小姐究竟是何许人也；三来今天晚上的同学聚会让他兴奋不已。近半年来，他心如止水，难得有这样的激情了。

品雅阁是一座高档茶楼，在吴尚最繁华的中心地带。全部营业空间占据了大厦二层楼面，下面底层的入口却不大，但设计别出心裁。用从安徽购来的明代砖雕构件，重新组合砌在墙面上，精美非常。整座门楼上端飞檐高挑，门楣上方精彩生动的古东阳木雕，更是点睛之笔，令人对内里的空间充满了遐想。今天，三级青石台阶上放置了一块两米多高的木排，边缘同样是纠结繁复的雕琢，中间是七个稳实端

方的魏碑书体：柳盈画作巡回展。这块木牌看似不醒目，但却韵味内敛，跟其他画展热闹的场面拉开了距离。

半个钟头后，黎伟终于从拥塞不堪的街头突围出来，九点准时到达。他下车瞧见了那面不事张扬的招牌，不禁一笑，信步向里走去。进了入口拐过弯，是窄而长的木质楼梯，转角处放了张镶嵌着铜饰的办公桌，有人在这里负责接待，询问姓名并请签字留墨。

黎伟对于毛笔字倒不陌生，随手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有人核对了一下来宾名单，当即恭请他上楼。这座茶楼黎伟以前来消遣过几次，并不陌生，知道这里不仅仅是个休闲场所，还是吴尚数得上的书画艺术品交易中心。本市的所谓名家们，都颠儿巴颠儿巴地把自己的字画挂到这里来寄卖，标出若干令人捧腹的价格。他在文管处工作，熟知书画的行情。在他看来，一个书画家的东西，必须至少在省城书画市场上有所表现，才具备起码的商业收藏价值；光在小地方吆喝，自我标榜，谁也不会当真。

茶楼大厅里陈设着古玩家具，一部分是营业设施，红木桌椅任由客人坐，博古架子里的玉器、瓷器，以及四壁的字画，是供赏鉴品玩的。今天，那些乱七八糟、滥竽充数的东西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面目一新的作品，想来就是出自那位柳盈小姐之手了。

他走过去看看，心里赞了一个好！这位在本地名不见经传的女画家，笔力了得，山水苍茫，墨色华滋，意境悠远，构图精巧，果然不是局促一方的小家子气。他猜想，或许这女子不是本地人，巡回巡回，是一路在省内外各处作展示，积攒人气？他随意走到一幅书法前，马上就确定自己先前收到的信封和请柬上的字迹出自画家本人之手。先前引起他好奇的东西此刻就在咫尺之间，这女子果然运笔精妙，一幅百字长卷，时而如大江磅礴，时而如小桥流水，时而似黄莺轻啼，时而如凤舞九天。这些字画他越看越有精神，收住脚步四下里搜寻作者的所在。

（六）

西边那条走廊里，某个房间的门敞开了缝隙，隐约传来一阵谈笑声。黎伟循声过去，怪不得大厅里冷清，原来人都聚在那里了。他穿过包厢区的水晶栏杆，一扇门开了，出来两个鹤发长者，黎伟依稀面熟，听他们互称徐老、林老，忽然醒悟，原来是徐亦立和林佩璜。这二位都是省书画院挂头牌的人物，很少出来露面，今天居然在这里现身，真是给足了主人面子。

他招呼远处侍立的服务生，问画展主人在哪里，服务生欠身推开门，伸手示意。黎伟朝里张望，迎面一张清代雕花烦琐的八仙桌主位上，坐着个挽髻女子，象牙白的脸庞，细长的双眼，挺直的鼻梁，厚实的双唇正抵住雪白的瓷杯沿口啜饮，左右对面有两男一女陪坐着说笑。旁边的沙发里又坐着对男女，正翻阅着艺术品收藏指南。临街的窗口，浓荫一片，像是附墙攀援的爬山虎之类的植物，细叶映着阳光，洒金一般闪耀不停。

那女子抬眼瞅见黎伟，放下杯子，起身迎出来，略带点儿迟疑地问：“您是……”

黎伟感到好笑，说：“我姓黎，黎伟。”

“黎先生，”这女人笑吟吟地伸出手，礼节性地握了握，“黎先生是……”

黎伟心中有些不快，说：“我在文化局，很荣幸很意外地收到画展的请柬。”

女人带着歉意说：“不好意思，这两天我忙坏了，有些失忆。我想起来了，黎处长，对不对？我就是柳盈。”

黎伟淡淡一笑，不想再说什么，准备在这里稍作停留后就走。眼下，他心中的好奇已经解开，柳盈就是面前这个身材高挑、身穿波希米亚式外套、戴着藏银手镯、挂着翡翠饰件的女子。她的外形跟他想象中的相差无几，但没有那种看作品时的惊艳感。她的年龄不超过三十岁，但也不低于二十五，脸部皮肤保养虽好，但明显看得出缺少阳光以及生活节奏紊乱的痕迹。她的手冰冷至极，握手时轻轻触及，已

经让他感觉到了寒意。当然，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无言的轻视。自己贸然来这里，真是自取其辱。

黎伟在沙发上坐下，服务生快步过来端起茶壶倒上茶水，他礼貌地喝了一口，是普洱。他并不喜欢这类香气浓郁的茶叶，还是倾向于绿茶芽尖类的清新，于是将茶杯丢在茶几上，掉头凝望着窗口那簇在风中抖动的碎叶，伺机离开。他身旁那对男女聊天似乎结束了，男人抓起皮包先行告辞。他本想趁机随后效仿，但那个剩下的女子没了谈伴，很不甘心地挪移位置来挨着他坐，主动问：“你也是画画的？”

黎伟转过身来，先看到她脸上脂粉遮不住的雀斑，当即一笑，说：“我不画画，写过几天字，瞎混。”

雀斑女不相信，摇头笑道：“你准是谦虚，我一打量就猜得出你是搞书法的。刚才听你说是文化局的，文化局有位写黄……什么的？”

“黄道周。”黎伟提醒一下。

他们在闲聊，一个戴眼镜的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插进话来，说：“黄道周品味低了一点儿，姓黄的书法家，还得数黄庭坚。前两天，他的一幅《砥柱铭》拍出了两个多亿，天价！”

屋里一片赞叹声。黎伟默然。黄道周跟黄庭坚哪儿跟哪儿？这位仁兄用钱数将他们捆绑起来比较，真是可笑。雀斑女似乎被这上亿的价格震动了一下，脸上泛起红光来，双手抚着脸颊，说：“老天，要是我的画能卖到他的零头，就满足了。大师就是大师呀！”

黎伟呵呵直笑，他知道本地曾有张黄庭坚的手札真迹，写给滕州知州汪秉的，当年征集收购时，花了八万块钱，现在已经成为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时，他也曾参与其间，先说是明仿的，后说是清仿，最后用高科技手段一检测，初宋南唐时的澄怀堂纸，又牵进来一个李后主，更使其弥足珍贵。眼前这行情，至少价值三五千万。《砥柱铭》一拍，宋人书法如在云霄之端，更是遥不可及了。

那位柳盈小姐跟黎伟招呼一声后，出去了片刻，回来时正巧碰上黎伟出门，侧身让开，笑吟吟地说：“看画吗？我陪你走走，请多指教。”

黎伟被她这一问，倒不好意思走了，只得在她的引领下沿走廊继续向西，那儿还有一个展区，分油画、水彩两个部分。他无可奈何地打起精神，漫步走了一遭回头路，对这位脸色苍白的女子感触又有不同。先前，他只是领略了她国画书法上的造诣，但没想到她的西画也相当了得。油画具有十九世纪安格尔风格，走古典路线，风景人物层次饱满、色调准确，结构上又采用了南宋人取边角小景的特点，小中见大，意味悠长。这样的女子，决非是吴尚所能有。

他忘却了不快，问：“你不是吴尚人吧？”

柳盈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我是吴尚人，准确地说，从出生到十八周岁，我都在这座城市里。”

“你哪一年离开吴尚的？”

“一九九四年。”

黎伟对这个年份记忆深刻，那一年暮春，他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下半年就辞职离厂去邻市重新开始中断了近七年的求学生涯。从这个意义上说，她跟自己是一样的，都在那一年跨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

柳盈双手插在衣兜里，这衣兜设计的位置高及腋下，使得她双臂夸张地张开，从背后看，像是一只展开翅膀的蝴蝶，步履轻快地在他的前面移动着，时左时右，时走时停，而那些悬挂在墙壁上的镶框画作仿佛是一簇簇盛开的鲜花。黎伟穿行其间，问：“你后来是进了美术院校吗？现在是个怎样的状态？”

“浙江美院毕业后读了三年硕士，英国留学两年的。回国后，拜在大痴先生的门下改宗国画，我自幼就有书法的底子，书画同源，学起来也快，你在大厅那边都见到了，还行吧？”

“我也有几年的幼学底子，早知道也学国画了，真是羡慕你呀。艺术家的生活，自由自在。”

柳盈扭头看他，说：“我反而羡慕你，你才是真正轻松自在呢。生活没压力，又有情趣，欣赏生活的人，才是最惬意的。”

黎伟自嘲地一笑，说：“我这算什么？没劲透顶。人活着最快乐的，就是充满激情干事。我早已没了激情，只剩下悲情了。”

“悲什么？”柳盈好奇地看着他。

“青春远逝，年华虚度，有一种白白来这世间走一遭的无奈感。不说了，再讲多了就是矫情，更要惹人发笑。所以说，做艺术家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保持激情，有了激情，可就是青春永驻了。你柳小姐这样的女性，搞艺术真是对门了，连妆扮脂粉费用都大约可以省去了许多。”

他这一番话末尾一句，不动声色地恭维了一下画展的女主人。柳盈开怀大笑，说：“你真是个知音。我没想到，吴尚还有你这样有趣的人物，咱们算是相见恨晚了。这里的画，你随意挑一幅，我送给你。”

黎伟倒也没那样小家子气，矜持地摇头，说：“欣赏是一回事，占为己有又是一回事。这些东西都是柳小姐的心血，君子不掠人之美。看了画展，我的精神愉悦，享受了，获益匪浅，何必再强求什么呢？”

柳盈也不坚持，拂了一下耳畔垂下的发梢，说：“好吧，你什么时候想要我的画，尽管开口。咱们交换一下名片吧，日后多联系。”

（七）

周末上午看画展，黎伟对于那位年轻女画家柳盈印象深刻，再难磨灭。他谢绝了她中午酒会的邀请，回家休息，涤汰身心，等候着晚上的聚会。大约下午三点左右，他还在睡梦里，枕边的手机铃声大作，接听时却是王敬的声音。王敬重复确认了晚上的事宜后，黎伟让他再说说有哪些同学到场。王敬复述已然应邀的同学名单，其中有欧阳梵的名字。

黎伟放下心来，丢下电话抱着枕头迷迷糊糊继续睡去。一觉直到太阳落山时才蓦然惊醒。瞧瞧时间，六点差两分，赶紧起床去冲了个凉，换了衣服，飞一般下楼，驱车赶往嘉悦大酒店。这一觉果然有点儿误事，半路上手机铃声不断，除了王敬，还有别的陌生号码。他知道这肯定是先到场的其他人打来凑热闹的，没准就有欧阳梵，当即不理。

周末傍晚时的吴尚交通比上午时更加拥堵。半年间，凭空多出上千辆私家车，将市区里几条干道弄了个水泄不通。直到过了晚九点，

才能够通行无阻。交警忙、车主急、行人笑，电动车、摩托车主们见缝插针，从容地穿空越隙，简直让汽车里的人吐血。

黎伟识相，避开要道过了两条小街抄了一个宽巷，将车停在僻静的地方，步行赴约。十分钟后，他走进酒店大门，服务台旁的沙发里，王敬正气急败坏地等着。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就认出了对方，招手示意。王敬穿一件黑色夹克，敞开前襟，露出里面的紧身T恤，两块胸肌的弧形轮廓呼之欲出，双腿挺直且瘦，腰腹整个呈倒三角形，脸部精悍，一看就有种凛然逼人的气息。

他迎上来，拍打他的胳膊，说：“老天，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黎伟笑道：“我低估了周末塞车的严重性，还好及时改道，不然硬闯的话，九点后咱们再见吧。”

王敬在前面带路，领着他乘电梯上三楼，左拐进了一间包房，边推门边说：“都来了，就差你一个。”

黎伟跨进门去，注目一瞧，房间里果然坐满了人，男男女女各模各样。他目光在人群里游移，瞬间瞧见了欧阳梵。今晚的欧阳梵异常醒目，她坐在三个女同学中间，试探性地朝他瞥了一眼，随即垂下眼睑，摆弄着手里晶莹透明的玻璃水杯，对他视若不见。

黎伟转身找了个座位坐下，打量了周围一番。今晚参加聚会的共计十五人，怪不得订了这么间豪华大包，桌子小了还不够坐。他走马观花般浏览，心里暗暗惊讶，二十年时光弹指间过去了，时光的痕迹似乎对大多数人并不起作用，尤其是女性。在座的五位女人，只有一人明显憔悴苍老，其余四人都精神焕发（包括欧阳梵），容貌身段比之少女时代几乎没有差别。她们花枝招展地出现在这华丽的场所，极其相配。黎伟在心头默念她们的名字，无限感慨。

女人们在这样的聚会场合里展示自己的不老容颜，男人们则在一角围坐打起了扑克。四个人玩牌，五个人观战，嬉笑声声，彼此开着玩笑。王敬在牌桌前跟某个人嘀咕了两句，那人就此让位给别人，起身过来招呼。

黎伟看这风度翩翩的男人，身材高大，面容俊秀，眼角微微的皱纹，嘴角若隐若现的笑意，一双魅力无限的眼睛隔着人丛就像会说话似的先行致意问候。这样俊雅的男人，黎伟在现实生活里从没接触过，他几乎像女人一般心神摇曳，这感觉令他油然记起某部电影中的台词：男人中的极品。

这个极品男人意态闲适地走近了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说：“许强，你是黎伟？”

黎伟的脑海里电光火石般一闪，猛地记了起来，脱口说：“许文强！原来你就是许文强！”

许强轻声发笑。

黎伟说的“许文强”，是眼前这个男人二十多年前的绰号，来源是风靡一时的香港电视剧《上海滩》里周润发所扮演的男主角。他们的名字相差一个字，长相也差不多。那时的许强身高一米八，留大背头，裹白围巾，穿黑风衣，风流潇洒。他比他们年长三岁，却只高一个年级。他是那个年代校园里的大众情人，吸引了无数异性的倾慕目光。那年的冬天，许强率领六个同伙醉心并效仿《上海滩》的情节，带着砍刀冲进了西仓桥下的赌场，抢劫两千块钱，吓死一个心脏病人，砍伤一人，就此锒铛入狱。他的被捕出事，一度成为港台黑帮剧危害社会的鲜明例证，被有关部门拿来说事，在各个学校校园广播里大肆宣讲。那一届的女生为他黯然神伤者不在少数，尤其是几个先后跟他亲密磨合、神魂颠倒的女孩子。次年中考化悲痛为力量，成绩突飞猛进，全部进入重点高中，这倒是让人始料未及的。许强入狱，算是功德无量，还是什么呢？

这位美男子此刻猝然现身，反倒让黎伟有些疑惑，他与他们并非同班，也不是同届，只能算是同校，差距甚远，难道聚会不仅限于本班同学？可是下午王敬报名单时并没有他呀，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许强似乎看出了他心中的犹疑，看了王敬一眼。

王敬笑着解释道：“这家伙在二楼另外一个场子，是被我抓夫拉来的，只能跟我们待上一小会儿，就得下去，算是混江湖跑码头吧。

虽然不是同班的，好在他这张脸是大众情人，当年哪个不认识？特别是女生。”

许强两手一摊，故作绝望地笑道：“她们都不认识我了，把我全然忘掉啦！这可怎么办呢？”

黎伟下意识地去看那些女同学们，她们果如其言，对这位风度犹在的美男子漠不关心，彼此凑在一起不知闲聊什么。黎伟叹口气，替这翻版的许文强惋惜，碰碰他的后背，说：“算了，没必要惆怅，少女杀手当不成，依旧去做少女杀手，重新定位。”

三个人齐声大笑。

王敬看看手表时间，招呼大家一起入席，吩咐服务生上菜。各自为营的男男女女们聚合在一张直径三米多的圆形餐桌边，依旧是根据性别分坐。王敬连连摇头，说：“这可不成，得掺杂着坐，不然一点儿气氛都没有。”

黎伟说：“男女搭配，吃饭不累。”

众男女轰然笑起。

王敬是东道主，张罗着腾换位置，刚巧不巧，将欧阳梵安置在黎伟和许强中间。黎伟边摆弄杯盏，边故作漫不经心地瞅了一眼欧阳梵和许强，发现他们之间表情冷漠，形同陌路，各自默默无言地展开餐巾垫在面前的桌台上。驱使他做出这举动的缘由是，刚才坐下的一刹那，他想起了中学时的旧事，当年的许强魅力倾校，连跟自己借晚自习机会出来幽会的欧阳梵对他也是动心不已。那么标致的大男孩，真的是人见人爱，谁敢担保这样的人物若干年后不入她的眼呢？可偏偏就在此刻，这些女人都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他的英俊并不是过去时，但这些女人的旧品味已成过去时。也许她们在青春逝去年华不在的时候，抓住这迟暮的尾巴，尽着心力装扮自己，只关注自己或者同类的外表仪容，至于异性吸引力，大约是可以忽略不计了。过去的观众受众之间，角色转换了，美男子许强失去了昔日的风光。

黎伟正作着精辟的分析，对面的王敬脱去外套，体态犹如史泰龙在《第一滴血》里初次亮相的模样，一众臃肿发福的男同学们个个叹

息，有人肆无忌惮地笑骂，问他这样刻意保持着健美的身段，是不是暗中做鸭，吃身体的软饭。

众女人掩口吃吃地笑。王敬竖起拳头来，假意要揍人，于是这帮家伙乖乖地闭嘴。这一桌十个男人，七个身形走样，黎伟比过去瘦弱时强壮了一些，王敬、许强依然如故。五个女人中，那个做会计的徐同学算计太多，心力交瘁，原本丰满的躯体已然走油干瘪，皱纹密集，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年长五到十岁，提前步入老妪的行列。偏偏她毫无所知，捏细嗓子故作娇怯，在酒席间“左右逢源”，恨得两个男性一脸苦相，直朝王敬怒视。

王敬是东道主，天然的桌长，先开了两瓶酒，随即就发现不够，桌上的女人都不矜持，瞧着酒液入杯，一点儿阻拦叫停的意思都没有。他恍然大悟，肯来这场合的都是见过阵仗的，不叫停那是有底气。他马上吩咐服务生再去取两瓶来，启开封盖，搁在旁边的酒柜上，环顾众人，虎视眈眈地一笑。

大伙儿都没在意，只有黎伟发现了他的举动，想到自己是开车来的，心中一紧，拿起酒杯来佯作不慎，一个晃悠先泼洒出去三分之一。他这个隐秘的小伎俩是在酒桌上惯用的，手法巧妙、神情泰然，已经达到天衣无缝的境界，几乎蒙骗过所有的人，但旁边的欧阳梵吃的一声笑。这笑声，是针对他刚才这个举动所发吗？他瞥了一眼，欧阳梵正襟危坐，新做的卷发披垂下来，有如无数花朵，衬托了白净姣好的面容，恰到好处地露出半边侧脸。

黎伟拿起纸巾，擦拭沾上酒水的手指，心头犹豫。

一只酒杯凑过来，许强隔座走过来，微笑着说：“我是临时被抓来凑场子的，不好意思，先干为敬。”

黎伟应了一声，拿起杯子来碰碰。许强仰起脖子，一口饮尽了杯中酒，然后笑意暧昧地望着他手里的杯子。黎伟有点儿心慌，毁尸灭迹般也一口喝光了，这才心里落实。欧阳梵隔着桌子和对面的人喝了半杯酒，若无其事地在膝头摆弄着手机。片刻，黎伟衣兜里手机振动，他拿出来看上面显示一行字：你喝酒作弊！

黎伟抬头去看欧阳梵。她正和身边的许强客气地敬酒，这号码不是她的？他犹疑着回拨过去，欧阳梵的手机铃声响起，毫不迟疑地拿在耳边。黎伟起身走到门口，面朝走廊，说：“你看见了？”

欧阳梵平静地说：“我看见了。”

“你这么眼尖，我还以为天衣无缝呢。”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老天，被人盯上可不是件好事，这酒还能喝吗？”

“五粮液一开，好运自然来。你可别辜负了王同学的盛情美意。喝就喝呗！”

黎伟哈哈笑道：“我开车来的，喝多了怎么走？”

欧阳梵说：“喝多了，用两条腿走。”

黎伟叹气，说：“看样子，也只有依靠这两条腿了。”

许强被旁边的徐会计盯上，问他现在做什么，他说做点儿小生意，养家糊口。徐会计好像脑袋没开窍，把这话当真，撇撇嘴角转身又去和做保安主管的刘同学聊。刘同学敷衍着，却又忙于和另一侧服装店主聊。桌上众人自由组合，分成了几个人数不等的圈子，气氛逐渐热闹起来。

东道主王敬对于眼前这场面却有点儿茫然无措，顾不上招呼左右客人喝酒，目光在黎伟和许强脸上游移着，来回打量。

许强掸了掸衣袖上浅浅的灰尘，站起来，举着斟满的杯子对所有人高声说：“各位，我下面还有个场子，先向各位告罪了，我干了这一杯，大家随意。”

他双手郑重地执住杯耳，先在胸口停顿，然后猛地一口倒进了喉咙。众男女齐齐附应，举起杯子，至于喝多喝少，各人自知。

许强离开后，桌上的座位松散了一些，黎伟不动声色地向欧阳梵靠拢了一点儿。欧阳梵似笑非笑地说：“喝吧，酒已下肚，人已上了贼船。喝多喝少一个样，反正逃不过交警的酒精监测器了。难得王同学这样热心，才促成今晚的聚会，你不喝醉了，怎么对得起人家的盛情？”

(八)

这个晚宴，菜肴丰盛、酒水充足、话题众多、怀旧深刻，不经意间居然到了夜里十点半。门边侍候的服务生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呵欠，有人去洗手间，回来说外面好像都已散席走光了，只剩这里了。这句话一说，不用动员，人人猛然起身，不约而同地穿衣，嚷嚷着要作鸟兽散。

王敬抢先一步，来到黎伟身边，关切地问他喝多了没有。黎伟今晚大约喝了半斤酒，稍稍过量，醺然摇头说：“刚刚好，正好可以散步回去，一路上顺便欣赏吴尚的夜色。好久没有亲身领略了。”

王敬顾不上应付其他人，一把搀住他的胳膊，小心地建议：“要不，先去洗个澡，发汗醒酒放松放松？”

黎伟连连摇头，表示今天下午已经洗过澡了，再洗怕是皮也要洗破了。王敬有些失望，但仍是殷勤地一路护送他下楼，在酒店门口再三挽留。黎伟一边执意要走，一边整理衣衫。大厅里，许强大步走来，一辆黑色奥迪缓缓驶近了停住。他瞧见他们在台阶上争执，有些惊讶，走过来说：“你们也刚刚散？我有车，送你们一程吧。”

黎伟无奈，正想答应，手机却响了。他接听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不是想看夜景吗？我在文昌阁下面。”

黎伟揣起手机，将王敬往车子里推送，笑道：“你送他吧。我路近，两三步就到了。”

他站在凉风里，摇手目送着许、王二人上车，一路远去了，这才双手摩擦了一番，按在太阳穴上醒神。马路对面就是清代建筑文昌阁，阁外有一株百年银杏树，枝叶繁密如伞盖，有个女人虽然面目不清，但淡白色长外套在月光下隐然闪耀，无须猜测，就是欧阳梵。

夜色阑珊，众人散尽，黎伟双手插兜，横穿了清冷的马路，招呼说：“走吧，还不知道能同路多久呢。”

晚风中有些萧凉之意，欧阳梵拽紧了外套前襟，走到他的身边说：“为什么非得同路才一起走呢？这个时候，城市才有点儿旧时的气息。

白天里，像是个乱哄哄的大集市，喧闹得头疼，我极其讨厌，宁可待在屋子里。”

黎伟这时才能不带任何掩饰地由头至尾端详着她，说：“你今天跟上次见面时判若两人。按照上次的情形推测，我以为你不来了。”

“为什么不来？你都让王敬打电话给我了，我不来就辜负了你的良苦用心。”

“王敬的良苦用心。”黎伟纠正说。

“你吧！王敬请我，我不一定来，但你请，我还是要来的。”

“为什么？”黎伟发觉自己有点儿流清鼻涕，用纸巾擦拭了，丢进垃圾桶里，剧烈地运动了两下，继续说，“说得我很尴尬。”

欧阳梵用奇怪的眼神看了他片刻，忽然摇头说：“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黎伟一笑，喃喃道：“对，都不是好东西。”

他听这话已经耳膜生茧。他所交往的每一个女性，初恋情人、女朋友们，当然还有前妻，都曾说过这句话。说这句话时，她们或者悲愤欲绝，或者戏谑调情，或者独立世外看破红尘。台词永恒，角色常变。

欧阳梵说完了这句话，步伐渐快，把黎伟丢在后面一个身位。她今晚穿的是平跟休闲鞋，披卷的长发随身体的移动频率而颤抖，腰肢依旧纤细，双腿仍然有力。黎伟记得她是学校初中组的三千米亚军，若是奔跑起来，自己可真追不上。

于是，他索性也不追随，笑道：“这样跑，你是冠军，我是亚军，没有季军，没有第四名、第五名……”

欧阳梵噗哧一笑，停下脚步转身等他，说：“老啦，跑不动了。”

黎伟摇头，说：“那是你心态作怪。尝试去跑跑，说不定风采依旧呢？”

欧阳梵说：“人老了。过了四十岁，男人开始疲软，女人早已下垂。都是这样，逃不脱自然规律。”

黎伟见她伤感的话中又含带些粗鲁，好笑地摆摆手，说：“不讲这些了，说了让人消沉。说点儿快乐的事情吧。”

欧阳梵一本正经地点头，说：“行，你小孩现在多大了？男孩女孩？”

黎伟苦笑，说：“我还没这个福分。前妻没给我生，跑到美国去了，三四年没消息了，怕是跟别的男人生孩子去了。”

“你离婚了？”欧阳梵感到意外。

黎伟笑道：“离了，快四年了。结婚四年，离婚四年，八年抗战。看我这模样，四十岁的光棍，像小老头吧？”

“你三十多岁才结婚？晚了点儿。不过，我是二十七岁结婚的，在女的当中也算晚的。别人这个年龄，小孩已经上幼儿园了。”

“二十七？”黎伟回忆道，“那时候我读研，早知道你也是旷着，就来找你了。唉！老天不成全啊！买菜的找不着卖菜的。不过，马长乐马律师也不错啊，有名望、有地位、收入丰厚，也是本地名人了。你小孩多大啦？哪天我请他吃肯德基。”

“下次放假回家，我带他出来玩。小家伙被我送去学校住宿了，需要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别赖在父母身边像小绵羊似的。”

“好狠心的妈。”

欧阳梵笑容里流露出少许凄凉的意味，伸手去外套里摸出盒烟来，问他抽不抽？黎伟摇手推辞说戒了四年，刚离婚时精神上有些挺不过去，每天几乎两包。后来发觉这样子无异于自杀，所以下定决心戒掉了。

欧阳梵抽出一支来，递在他眼前，说：“陪我抽一支，偶尔一支不会上瘾的。好端端的人谁会那样发疯？我心里烦闷时才抽，一盒烟，总得三四天吧。”

黎伟接过烟，凑在她手里打火机的蓝色火苗上点着了，吐了口烟气，问：“你抽烟，大概跟我当初一样，同病相怜吧？家庭生活出了些问题？”

欧阳梵没吭声。

黎伟继续说：“其实，那天傍晚我们在滨湖大道相遇时，就感觉不对劲。马律师是个精明的人，你们之间应该不会不合拍吧？”

欧阳梵收敛起笑容，说：“我和你一起抽烟散步，并不是想请你介入到我的家庭生活中来。黎伟同学！”

黎伟碰了个钉子，并不生气，笑了一声，说：“我就是一问而已。各人有各人的苦衷，这时候拿出来说事儿，是煞风景。算了，谈谈咱们之间共同的美好回忆吧。继续那个话题，我二十七岁，你二十七岁，假如那时候咱们有缘再次遇着了，你会和我结婚吗？”

欧阳梵思索了一下，说：“不知道。往事已成定局，不堪回首。如果有什么能假设的话，我宁愿自己做个富有的女人，从容面对你们这些男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带走一片云彩，那才叫惬意呢！和谁结婚是个无聊的猜测，没有任何意义。”

黎伟望着空寂的街道、亮如白昼的灯光、偶然从路中央疾驶而去的汽车背影，无话可说。他先前所讲的内容都是无心之语，想到哪里就随口说到哪里。没料到欧阳梵会这样反应过敏，失去了幽默感不解风情。这跟他少年时熟谙的那个女孩子有天壤之别。人行道边的树影下光线黯淡，模糊中的欧阳梵看似容颜如故，但气质的变化令他难以捉摸。一个已婚妇女和婚前的差别在哪里呢？家庭琐事、抚育小孩、频繁的性生活，就此让人麻木了，失去了幽默能力？

他见过许多女人，性格并不因婚姻而改变，即使有也是将原来的性情进化到了更上层楼的极端，根本不会退步收敛郁积，并由此暮气沉沉。欧阳梵是个例外？他联想起酒宴间她发短信给自己的举动，那时的她才是他心目中依然如故的女孩儿，她现在刻意装做冷漠，不久前的行为才是真情流露。

想到这里，黎伟释怀而笑，站在了三岔路口，问：“我继续向前，还有十五分钟的路程。你呢？”

欧阳梵默然走着，冷不防他在空荡荡却又灯光璀璨的街头突然停步，茫然地东张西望，懊恼地说：“我住东方雅居，这里是哪儿啦？我都认不出来了。”

黎伟笑了起来，说：“现在城建规划，搞得到处都一样，我有时候也被弄得晕头转向，深更半夜不牢记几个地标建筑，真的会迷路的。前面是赛腾购物广场，朝左走是向西，朝右走是向东，咱们现在的位置跟地图的方位相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你住北边？”欧阳梵问。

黎伟点头。

“那么，咱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吧？”

黎伟摇头，说：“你陪我醒酒散步，走了这么长一段路，我可不能让你一个单身女人在这情形下离开。叫辆出租车，我送你。”

欧阳梵没有拒绝。他们在路边等了几分钟，拦到一辆出租，载着他们一路向东而去。在车上，黎伟跟司机闲聊着，打破了沉闷的气氛。话题无非是这座城市扩容之后，居民分得很散，聚不起人气来，夜生活单调无聊，晚上过了九点街面上就冷清下来，开出租空载油耗大，客人却不见多，生意日见萧条。黎伟感叹，每一座城市都是这样，求大舍小，个个都向往大都市的头衔。想想也让人发笑，中国像吴尚这样规模的城市得有上百吧？倘若真的有了几百个国际化都市，那真成了全球的奇迹了，傲视欧美，俯瞰东洋，好不得意！

欧阳梵忍俊不禁，掩口窃笑。这两个男人坐在车内信口海聊、针砭时弊、煞有介事的模样倒是有趣。她抬腕看手表，已近半夜，这可是多年从未有过的。车到了住宅区外，她抬头望着临街那幢楼顶层东端的窗口，漆黑一片，心情黯沉下去。

黎伟送她下车，道别后，转身重新坐进车里，吩咐司机继续自己的归家行程。他在倒车镜里看着站在路边的欧阳梵越来越远。她孤单地环抱着双臂，像是畏惧夜间的寒凉。可是，她并没有往出租车离开的方向看，而是抬头仰望面前围墙里的那幢高楼，姿态凝固，直到消逝在观察者黎伟的视线时，依然如故。

司机边开车边说：“你也发现了，那辆车刚才来的时候跟着咱们，现在也掉过头来了，是盯梢你的吧？”

黎伟一惊，直接从后窗查探，果真如其所言，后面二十来米处有辆红色跑车尾随不放，车速跟出租车保持一致，不留心还真发觉不了。他让司机减慢速度，那车跟着减速，加快速度，那车也随之提速，总之保持着有效距离，锲而不舍地盯着。

黎伟有些紧张，直到车子拐上临近自己住处的道路时，那辆车忽然拨转了方向，倏而消逝了。黎伟吁口气，说：“神经过敏，神经过敏。这大概是巧合吧，咱们自己多疑了。”

（九）

夜半十二点，黎伟匆匆回家，刚脱了外衣，就接到王敬的电话。他有些担心地问他回家没有，黎伟说当然回家了，不回家，那是无家可归、在街头露宿的乞丐。王敬坏笑，说也有夜不归宿、高枕无忧地身陷温柔乡里的。所以，这电话很有必要打，要保证黎伟同学完璧而归，免得嫂夫人第二天出寻人启事。

黎伟干巴巴地笑，不提自己早已离婚的旧事，说：“你们打电话给欧阳梵吧，她是个女人，女人夜不归宿，可就麻烦大了。小心马律师一纸诉状，把你送上法庭。”

王敬反唇相讥：“马长乐律师不会告我，要告也是要告你这位黎处长。瞧你们两个在酒桌上鬼鬼祟祟的模样儿，我倒有些后悔了，不该请她来。同学聚会，拆散一对算一对。苗头不对，必须掐死在萌芽状态。”

黎伟没料到他会有如此的观察力，居然看出了自己和欧阳梵拿手机开玩笑的细节。但是再想想，他就坐在正对面的位置，一举一动全都在他的视线里，稍稍留心就会发现的。当下一笑，挂了机拉过毯子就睡。

不到十分钟，电话铃声又起，看看号码，是欧阳梵。她在那边问：“你到家了吗？”

“到了，刚刚要睡着，被你这电话惊醒了。”

“那真抱歉，我就是问问，看你有没有到家。”

黎伟笑笑，说：“你也到家了吧，马律师没怪你回去迟了？”

欧阳梵哼了一声，说：“他不在……”

然后，陡然刹住了后面的话，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空白。黎伟仿佛也没有觉察一般，深深地打个呵欠，说：“我困死了，撑不住了，先睡啦，改天再聊？”

欧阳梵的语态也恢复了正常：“改天再聊。”

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的深夜里，残留酒精和与欧阳梵时隔二十多年后再度近距离相见攀谈的兴奋劲儿，联手发力，将黎伟剩余的睡眠击溃。他躺在临窗的床上，侧脸看月光从窗帘和窗框上缓缓移动变化的影子发愣。

他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郁心情认定，欧阳梵婚后的生活很不如意。而且，她并非如自己早先猜疑的那样，具有某种神经质的毛病。她的思维清晰，对自己的举止言谈控制自如，偶有情绪便将它消解于无形，这样的女人，是将一切事情埋在肚子里的那种，轻易不被别人发现她实质上的痛楚。但是，这类女人虽有忍耐力，可当内心的郁闷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会由量变转化为质变，来个总爆发。也许，那天傍晚她奋力向路心自己的车头扑去，就是这原因。那次她侥幸脱险后，压力经此一扑而释放。再下去，怕是又进入了一个重新循环的周期，英语里叫做 **again**，轮回，周而复始，可以准确地形容这种状态。

失眠的人对于寂静夜色中的一切响动都能明察秋毫。楼外虫鸣鸟叫、夜归人的足音，直到早起的清洁工扫地时的沙沙声响，都清晰到了极点。黎伟猛然睁开眼，天色已经大亮，新的一天开始了。

刚刚逝去的一天里，他分别在上午和晚上跟两位女性见过面。前者是个陌生的谜面，后者答案昭然若揭。这是他和异性交往鲜有的频繁情形。他坐起身来，揭开半截窗帘茫然地看楼下早起晨练的人们，右手习惯性地触摸什么，但随即他就醒悟过来，这是个下意识的徒劳空洞的动作，他曾在四年之内习以为常，但后来的四年却未能戒除。

那四年里，他的右手会轻柔地搂抱起妻子，半开玩笑地说起床啦，跑步啦，懒鬼。妻子会更加深沉地睡下去，紧紧地贴住他的臀胯，这

里的温度，是制造睡眠的绝佳环境。四年之后，妻子已经成了前妻，下落不明。

那年冬天，办完了出国护照，妻子懒洋洋地睡了半天，下午才姗姗起床，梳妆打扮。然后，他拎着行李陪她坐上车子，一个半钟头后到达省城机场，在登机处分手，目送她步履匆匆地通过了那条不锈钢有机玻璃组建的卡口。她那天穿的是件橙红色的风衣，别着发卡，将柔顺的长发分成了三绺。她只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挥手道别，像是寻常离开家时一样，淡然无语地消失在入口尽头。从此之后，再未露面。

其后半年，黎伟陆续接到了三封来自大洋彼岸情意绵绵的信函。第四封，是一份离婚协议书，再无只言片语附言说明。黎伟一看就明白，这样的事情无可挽回，签字认命了事。后来，他猜测这猝然变故似乎不像是蓄谋在先的。她离开时，并没有分手的打算，到了那边写来的信也绝非虚与委蛇，都是出自本心。但变化或许就是在一个刹那、一个瞬间，或者是一两天、一两个礼拜发生的。这是类似于化学反应的变化，环境因素聚合催化生效了。

她在国外移情别恋，他在国内束手无策，这其实该早有心理准备的。他们结婚四年，没有生育，两人世界若是没有孕育新的生命，这个婚姻关系便缺少了一个质抵的标物。说白了，有了孩子，就成了他们夫妇彼此的人质，他们都丢不开。没有抵押，自然是难有保障、好景不长。

黎伟沮丧，自感可笑，可笑之余，又觉得索然无味。他对于自己离婚的事实并没有讳莫如深，早点儿说出来早得解脱，更免了别人背后讥笑，说他干守在国内，不明不白地犯傻。现在他单身了，没有人再有办法给他以羞辱，在酒桌上授予“绿化办主任”的头衔。他失去了任职资格，却反而获得了授予这个职位的权力。不过，他这几年来从没有招惹过有夫之妇，每次都是稳稳当地交往些未婚或者离异的女性，从不介入别人的家庭生活，也不会去谈论了。但欧阳梵是一个例

外，因为她是他青涩时代的恋人，这个理由，能足以打破他的禁忌吗？眼下还很难说。

他只不过是和同学聚会后跟她散了会儿步，谈了过去、现在，唯独没有将来。将来是暧昧的、不理智的、充满非分诱惑的，不能触摸，不可想象。

黎伟起了个早，驱车去街边吃了碗面。这家面馆生意极火，来吃面的人三教九流，成分复杂。有人步行，有人骑车，有人开车，远远地沿着马路排成两路纵队，就为了吃上这一碗面。黎伟和所有人一样，都疑心碗面佐料里做了手脚，至少是放了罂粟壳熬的汁水，但谁都不想去点破、理会，在他们看来，这东西适当地满足了口欲之需，无可厚非，至少不会令他们上瘾。他们只是在可吃和可不吃之间选择了一下，去吃，至少这碗面给他们带来味觉的享受。这碗面下肚，耐到中午，那是不成问题的，美味和实惠，构成了碗面长盛不衰的基础。

今天早上，面馆生意一如既往地繁忙，黎伟耐心地等候了一刻钟，终于等来了面。

他将面条佐料搅拌均匀，刚喝了口香醇的鱼汁，就发觉对面有个面目陌生的女人边吃面边不时抬眼看他，由于这动作纯粹是眼部的运动，连带起额头的皱纹不停地反复呈现。黎伟心里好笑，不动声色地吃面，静观其变。

两分钟后，一只有力的手掌突如其来地按在他的脖颈上，有个人紧挨着他坐下，大声地说：“老天，吴尚真小，转眼又见面了。”

对面那个女人抿嘴而笑，嘴边的皱纹又泛了起来。总之，这是一个面部皮肤松弛的女人，每一种表情都掩饰不住岁月沧桑的痕迹。黎伟听出了身边唐突之人的声音，笑道：“不过刚刚睡醒而已，就又碰上了你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粗手笨脚地恨不能踹你，又恨不能爱得咬你几口。对吧？”

他朝对面的女人示意道。此刻，他弄明白这个女人不住打量他的意思了。原来她是跟王敬一起来的，王敬在灶前等面，她在桌前观察自己。女人只是笑，不吭声。

黎伟掉头问王敬：“你爱人吧？夫唱妇随，真让人羡慕。”

“不，”王敬大大咧咧地端起碗来，大口地吹着气，“情人，她是我的情人。”

女人神情尴尬地伸手过去狠狠掐了他一把，低声埋怨道：“瞎说什么呀！”

黎伟恍然，啜着面条，说：“一样，都一样，让人羡慕。特别是让我羡慕。”

王敬大笑，他那碗面多，红红绿绿撒的双份的佐料，自作主张又添了一勺子咖喱，那股冲鼻子的香味迎面扑来。黎伟站起身，拍他一掌，准备先走。不料王敬一手端面，一手轻而易举地将他拽坐下来，说：“急什么？昨天请你去洗澡，你偷偷摸摸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单独行动，怕我们走漏风声，回去跪搓衣板？”

黎伟啼笑皆非，又不能说自己是和欧阳梵一起散步的，那更加说不清楚。当下快刀斩乱麻，干脆地说：“昨晚酒多了，直接走回去睡的。你别耿耿于怀，改天我请你洗澡。”

“哪能你请呢？我请你。今晚，明晚，还是后天晚上？”王敬热情洋溢地追问着。

黎伟被他的热情弄得吃不消，连忙再度起身，展开大小拇指，做打电话的手势，说：“我打电话给你。”

好不容易摆脱了纠缠，热面、热汤，加上热情，在这初秋时分令人吃不消。黎伟一身大汗，出了门后站在街头的风中吹了一气，稍稍收汗，这才赶去单位上班。

进了办公楼坐到办公桌前，他喘息方定，偶然转眸，一眼瞥见了桌上的台历，顿时发了一阵子愣，今天是星期天，是休息日，自己自作多情白白地起早赶来，真是傻得无话可说。他抬手按住脑门，仰面望着天花板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十）

办公楼内静悄一片，只有黎伟独自关门仰靠在扶椅上，双脚随意地搁在桌面上，那张被撕下的台历纸，被他搓揉成团，紧捏在掌心。

他闭上双眼，在无奈中养神，权当是补充昨夜缺失的睡眠。这一刻，困倦汹涌而来，不知不觉就将他湮没无痕了。

他这一觉以很不舒适的姿势维持了三个多钟头，门外走廊里一对路过的男女窃窃私语，尽管音量很低，但却尖细如针般将他从惘然无觉中惊起。他空白的脑袋里，下意识地分辨出了那男人的嗓音，正是很少到文管处来问事的正职上司刘洪。

只听得男人说：“晚上出来太显眼，白天上班时人多眼杂更不成，还是我别出心裁，想出星期天到这里来，怎么样，够不够高明？”

女人带了点儿娇嗔的口气，说：“就是你鬼主意多！不过，我还是不喜欢这里。干脆，以后双休日我们去省城，你不是在那里有别墅吗？又靠着国道，我看一个钟头的路程差不多了。来去方便，又不容易被人觉察。”

“谁告诉你我在那里有房子的？”

“上次那个南方古建公司的木总不是各给了你们一人一套吗？瞒得了别人，还瞒得过我？”

男人气急败坏地说：“知道一人一套，你还犯傻？就在隔壁，我们前脚进去，他们父子后脚就能来堵门捉。”

女人冷笑，说：“瞧你那个胆子。老实告诉你，那套房子已经卖了，是我经手托人办理的，三百多万。现在是一个北京人屯在那里，一年偶尔来住两三次，基本上就是空着。”

男人犹疑：“卖了？我倒也想把它卖了，折现转到澳洲我女儿账户里。她在那边上学，住公寓不方便，让她买套房子住，房价又比这边便宜，那才叫保值呢。”

女人不乐意，说：“你就惦记着女儿，上次答应我的事呢？再不好办，我可不依你！”

男人讪笑道：“忘不了！正上心办着呢，到时候给你个惊喜。”

他们边走边聊，渐渐远去，然后是走廊尽头处长办公室房门砰然响动。黎伟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不但听出了男人的身份，连那女人的嗓音也很熟悉，正是在隔壁办公室做文秘的小黄。

这两人可真胆大，尤其是刘洪，他贪淫好色是出了名的，但谁会料到，他会跟上司局长的儿媳有染？再者，小黄在黎伟的印象中文静秀气，不是那种妖艳的女子，当年局长选儿媳，经过了精挑细选，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唯有这样稳重的女孩嫁到他们家，才不会给他和儿子脸上蒙羞。

黎伟原来还感慨，局长是江湖阅历深厚的老狐狸，照这样的标准找儿媳，也算是煞费苦心了。可是，世上事与愿违的事情太多，出其不意的例证也是屡见不鲜，刚刚在门前走廊上这一出，增长了他的见识。

他躺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保持着原来的状态，想法回到了现实。他该如何应对眼下这个尴尬的局面呢？今天是休息日，整幢大楼几乎空了，文管处这一层更是如此。他若是此时弄出声响，被他们发觉了，那招惹来的麻烦可就大了。副职暗中觉察了正职跟他们共同上司的儿媳的暧昧关系，自然会被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当然，他也可以利用这个发现作为把柄要挟对付刘洪。可是，刘洪何许人也？据说，当年刘洪在文化稽查队时就是无恶不作的家伙，寻常人都不敢跟他较劲。后来竞选队长职务，他更是无所不用。原任的队长胡某，早晨上班时沏茶，结果茶水里骚臭难闻，原来那天有更早的人来过，提前在水瓶里屙了一泡尿。后来，在一次追查盗版窝点的行动中，嫌犯反抗，现场混乱，不知是谁从脑后给了他一板砖，让他进医院躺了整整十天才醒过来。别人都知道这些事是刘洪的杰作，但谁也没有证据证实。

刘洪铲除了对手，接任队长，扶摇直上，没几天就脱籍入局，占了现在黎伟的职位。在这个位置上，他当然是有所作为，无所不能的。原任处长识相，吃了几个瘪后，乖乖地转调去了文联，把处长职位拱手相让。

刘洪做了文管处长，再后面就是局长的宝座。但这位吕局长是他的靠山，还有两年就退居二线了。这个职位的选择是市委常委圈子里做主，他再神通广大也难以掌控。所以，刘洪仕途上到顶之后，决心

要做一条举足轻重的地头蛇，经营有方，在局里的权势，怕是局长都要让他三分，何况是他黎伟？

黎伟极其小心地收起双腿，蹑手蹑脚地走到沙发前坐下，点起支烟抽了几口，又怕烟气会被觉察，赶紧掐灭。他在寂静的环境里心乱如麻，度时如年，只盼望刘洪跟小黄早些离开。他们走了，他才好安心从容地全身而退，不沾染因为这个意外所带来的恶果。

这样又坐了两个多钟头，日过正午，他忍着饥饿翻阅着报纸，心里诅咒着这对男女，到这个时候还不去吃午饭，难道真的是在办公室里白日宣淫、不管不顾了？

又过了一个钟头，他正不耐烦，手机铃声陡然响起。黎伟条件反射般挂断了，看看号码不熟，干脆关机丢在一旁，侧耳聆听外面的动静，断定这片刻的响动不会传到相距近二十米的一间房门紧闭的屋内，他才放心。

他脱下外衣，遮盖住胸腹及双手，仰卧在沙发里继续睡觉。这样饥肠辘辘、迷迷糊糊一直迁延到了临近黄昏时分，那对男女的声音断断续续重新在走廊里响起。

先是小黄接电话，边走边说：“我刚从省城回来，顺道去了单位拿东西，十分钟后到家。”

刘洪诡秘地笑，问：“吕局的电话？还是你老公的？”

小黄说：“讨厌，你开车走，我到路口打的，分开点儿，别被人瞧见。”

两人脚步声到了电梯口后，杳然无踪。

黎伟坐起身来，去水池边洗脸，估摸足时间后也出门下楼。底层车库里零零落落地停着几辆车，刘洪的车已经不在。黎伟轻笑了几声，驱车离开文化局。他的桑塔纳 3000 出门左拐，汇入了滚滚车流，直向前行。他全然没有留意到，大街对面银星商厦路边车位上赫然停着那辆黑色帕萨特，半摇下的车窗里，刘洪正狐疑地目送他离去。

谨慎细致的黎伟，弄巧成拙，忘却了一件事，他自信可以遁迹隐形，可是车子却在文化局车库里无法藏起来，这辆车已然暴露了他的形迹。

第二章

（一）

吴尚城西改造工程暂停下来。跟以往情况不同，之前满大街游走的都是拆迁办以及政府各部门临时指派下来游说动员居民搬迁的人。现在，则被文管处、博物馆、地方史志办组成的调研队伍取而代之。还有更多的民间文化保护志愿者加入其内，或是按图索骥，或是根据民间传说，或是采集只言片语的线索，对每一处建筑都实施了全方位的调查。

在文管处上报的文件资料之外，网络上如同雨后春笋般涌出了不少原本被忽略的信息。

譬如西区北大街的一间不起眼的民居墙体上，发现了“扬州八怪”之一高其佩的乾隆三十四年就任盐署提调时留下的碑刻手迹，再由此确定这栋房屋及周边的建筑都是当年盐业署衙门的所在。因为高其佩的名头响亮，更彰显了文化价值。

又如，在临近古西城门的一条旧巷子里，某位居民清除门檐上缠结多年的蛛网葛藤时，意外发现了嵌石门额上书两个颜体字：陈庵。这又和地方史料记载的内容相吻合。康熙十五年，孔尚任随河道总督整治水患，曾在吴尚陈庵住过一年半时间，大致区域仿佛。于是有好事者推断，孔氏名剧《桃花扇》，即是在这座庵堂里完稿的，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上，又有了浓重的一笔，意义重大！

总之，新的大大小的发现几乎隔三岔五都能在本地报纸上报道，有的甚至还能被省内外的各家报纸转载。一个久已沉寂的城市，忽然一夜之间变得闹噪起来，文化唱戏，已然登台，拉开序幕后渐入佳境。

黎伟主持的文保调查鉴定工作，在这场热潮里倒是显得不温不火。他心中暗自窃喜，那些非官方身份的好事者一折腾，他需要担负的责任反而减轻了许多。许多耀眼且棘手的发现借他人之手露出水面，与

他无关，不至于招惹那些虎视眈眈的开发商和当事者。他心里明白，盐署以及陈庵建筑本身保存价值极低，都是些濒临倒塌的危房，只不过是托了高其佩和孔尚任的名头，有拉虎皮作大旗的嫌疑。这很令人头疼，当然头疼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不过，黎伟曾经犯愁的是，倘若上面要求文管处出面，以官方的角度对这些建筑作出判定，那倒是很有些麻烦的。这样的担心缠绕在他心上约莫半个多月，便消除殆尽。文史办、博物馆的一帮老先生们奋勇上阵，不顾年老体衰，秉烛彻夜，硬是从文献史料里找出了几乎无可辩驳的铁证，证据细致到了旧宅前的石鼓和门楣雕刻的图案花纹的描述，几乎让怀疑或反对者无所作为。他们自发性地为黎伟以及文管处的前方组成了一道铁打的围墙，坚不可摧。

黎伟高枕无忧之余，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对手机显示陌生号码的来电一概不接，以求无事清闲。但是这个举措实施后不到十天，就有人登门问罪来了，来者竟是那位女画家柳盈小姐。

柳盈上午九点整敲开了黎伟的办公室的门，灰布裙，后髻插着木质发卡，淡施脂粉，端庄无比。她左肩挎包，右手拿着档案袋，正襟危然，像是机关之间办理公务的办事员，不显山露水。

黎伟诧异了片刻，终于辨认出这位艺术家的本来面目，连忙请她入座。柳盈浅浅地笑，说：“看来我的电话是不受欢迎的，人更加的不受欢迎。我只是顺便来串串门，想看看黎处长是否无恙。下周一，我在南京省美术馆有个画展，你是受邀嘉宾，我得本人来请，免得你又怪我唐突不礼貌。”

黎伟故作诧异，拿起手机翻看，问她是哪天打电话给自己的。柳盈说是在近两周前的星期天，电话挂断后随即关机，这迹象明显得很，无须解释了。黎伟听她提及具体日期，油然忆起了那个尴尬无奈的休息日。

他当下叹口气，借口说电池没电，又是个陌生的号码，所以后来没有回复。柳盈似乎怀疑，但又表示对他这个解释很满意，顺势拿起手机再拨打了一遍，提醒他存储起来，柳小姐的号码虽然不特殊，但

拒绝接听一个女性的来电那是很不绅士的。黎伟感觉到她貌似玩笑的话里的暗刺，笑了一声，遵从她的提醒。

柳盈将那只牛皮纸质的档案袋顺手放在茶几上，说：“一幅速写小品，不成敬意，也算是我投桃报李，以德报怨吧。”

她嫣然一笑，起身欲走。

黎伟赶紧起身去拣起袋子，解开封口，里面果然是一幅镶入镜框的16开尺寸的速写，画的人物线条流畅、造型生动、特征明显，不用去照镜子就知道是自己。他惊噫了一声，正要说话。柳盈转身伸指点点他，说：“我一时兴起，算是神来之笔吧。给谁都不合适，送给模特本人才是最妥当的。”

黎伟想说几句感谢的话，留她中午一起吃顿饭，但却被他堵在嘴里。她挽着垂落的发缕，做着手势，声称马上要去省城，下周一的画展千万不能爽约，她边说边轻盈迅捷地向远处移动，瞬间就消失了。

黎伟站在走廊，茫然失措，蓦然想起自己并没有答应她下周一去省城参加画展，她居然如同认可了似的，这真算是强摁牛头喝水，不问他同意不同意了。

如果柳盈是个不速之客，贸然出现的话，那么王敬已然成为熟人了。多年不见之后，一席酒宴让同学变成了熟人，这倒是别有意味的一件事。王敬犹如狸猫般行走在楼内光滑的花岗岩地面上，不用透过外衣，就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浑身肌肉的劲彪力度。他的步态姿势是这幢大楼内的另类，绝无仅有，矫健的腰板、微微前倾的脖子，与其说他是来这里拜访的，还不如说他是一只领地里狩猎的野兽更加合适。他所过之处，总会引起目击者的关注。

他站在黎伟副处长的门前，看着里面正出神的黎伟，轻轻用指节叩击一下，说：“黎兄，正忙什么呢，改潜伏了？我等你请我洗澡，浑身都起皮了，愣是没来电话。”

黎伟不禁笑了，说：“不就是一把澡吗？你眼下这模样，可不像这么简单。这两天忙得脚后跟打腿弯，哪里还记得。”

王敬一屁股坐在松软的沙发里，说：“我还是请你得了，说不定你还要说我是小题大做呢。不过我今天来可不是单单为了这件事，我有一开公司的哥们儿，请的公司法律顾问是那个人，你说凑巧不？”

“哪个人？”

“马长乐。”王敬轻描淡写地说，“这个人半数吴尚的人都认识他，著名大律师，咱们那位女同学的老公，欧阳什么来着？”

“欧阳梵。”黎伟提醒一句，静待下文。

王敬嗯了一声，说：“对，欧阳梵，马夫人嫁给了马长乐。他正巧是我朋友公司的法律顾问，前两天跟我一桌吃饭，都是携带家眷的场合，你猜猜看，什么情况？”

黎伟眉头隐隐一跳，问：“你瞧见欧阳梵了？”

王敬神秘地笑：“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

黎伟强作冷淡地翻阅着面前的档案文件，说：“那也正常，这样的男人有年轻情人是正常的，你不也有吗？”

王敬一时语塞，迟疑后又说：“可是，那是个心照不宣不带情人的正式场合，我那朋友可是带了正牌的老婆来的。而那位滕小姐居然也俨然以马夫人自居，别人这样称呼，她也是坦然受之，倒是马律师自己有些心神不定。我看，他跟欧阳同学的婚姻怕是出大问题了。”

黎伟勉强笑道：“你就为这事颠儿巴颠儿巴跑来，报新闻呢？”

王敬撇了一下嘴，说：“我就是顺便说说，你随意听听。另外，我来还有正事找你。”

“什么正事？”

“我们除了饭局、喝酒，哪里还有什么正事？”

“喝酒、吃饭？你到底干什么工作啊？这样清闲。”黎伟反倒好奇地问。

王敬耸耸肩，说：“谈不上什么工作，鬼混呗。”

黎伟见他这样说，倒也不便追问，哼哼说：“好吧，好吧，吃饭，还有哪些人？同学？”

“对，同学，”王敬顺着他的话接口说，“当然是同学。我还能介绍人跟你做生意吗？你又不是商人。”

两人当下约定了再度饭局的时间、地点，王敬就此告辞。黎伟在众目睽睽之下送他到了电梯口，望着两侧缓缓合闭的金属门，将此人完全屏蔽在视线之外，心中一阵踌躇，这家伙来来去去，精神头儿倒足，不知道究竟搞些什么勾当。不过，同学聚会也好，可以见到欧阳梵。现在，他隐约有些明白，那天傍晚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发生的一幕背后的答案了。眼见欧阳梵和丈夫马长乐律师的家庭生活很不合谐，马律师已经有了外遇，并敢于公然出双入对，毋须解释，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再过两天的聚会他坚信自己会见着欧阳梵的。到那时，且冷眼旁观，她是强颜欢笑还是掩饰不住流露出悲切的蛛丝马迹来。不过，以他这样的心态而言，是很不适宜的。一个离婚的单身男人，眼瞅着昔日初恋情人步入中年之际，身陷在婚姻破裂的危机里，居心叵测，用意暧昧，很不地道！

（二）

黎伟只顾着思索那位已然徐娘半老的昔日情人，却把方才来透露讯息的王敬忘在了脑后。而王敬下了楼之后，在文化局大门西侧的公交站台上抽了半支烟，等到了公交车，坐在窗口浏览着街景，直向城市西区驶去。宽阔的大道到了西街，迎面便被一片绿荫遮住了视线，阳光犹有余威，街道变得狭窄了，人类的气息扑面而来。

西城区，共由一条主大街、六条侧街、数十条巷陌组成，格局还保持着明清两代的旧貌。街两边大大小小的住房全部变成了店铺，日常消费品几乎全部在这里亮相。店主、顾客们混迹在店门内外的人群里，摩肩接踵，嬉笑怒骂，好不惬意。小孩们像精灵一样闪忽出没，不时让慢驶的车辆发出歇斯底里的急刹车声。

在吴尚绝大部分居民看来，这里才是城市的中心，保存着这座城市数百年来的繁华面貌。曾经和西区并列的商业区东市，早已被拆除干净，改容换貌，人群散落，不复热闹了。这里是仅存的世俗生活的标本。

王敬在西大街北侧站头下车，横穿街道，远远地跟街对面一家服装店里正张罗出样的女子打了个唿哨，说：“懒鬼，才开门？太阳快到正午啦！一笔生意没做，怎么吃得下中午饭呢？”

那女子扭头一笑，说：“下了夜班就该回去睡觉，这会儿还在外面转悠，注意自己的身体好不好？”

王敬哈哈大笑，炫耀性地挽了挽胳膊，说：“咱这身子骨，棒着呢！三棍放不倒，一个打八个，都是记录。医院已经十好几年赚不着咱们的钞票了。我估计，再过十几年还是这样！”

女人乐不可支，伸手在他宽厚的脊背上拍了一下，说：“别吹了，我在里面给你支了张躺椅，你去歇息会儿。”

王敬答应一声进了店，在后面试衣的隔间里躺下来，脱了外套遮住自己的肚子，合眼睡觉。刚刚迷糊了不到半个钟头，朦朦胧胧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吵嚷声，他起身去看，却见几个穿背心、光膀子、文着青龙白虎的年青人堵住了门口，叽里哇啦地说着什么。

女人手里挥舞着几页纸，疯了一样大声地说：“我签了合同，还有三年半的租期，三年半！”

那几位不管不顾地说：“合同顶屁用，限你三天内搬走，不然我们来扒门！”

女人涨红了脸骂：“谁敢！你敢碰我的门，我剁了你的手！”

有个戴棒球帽的说：“扯什么淡？把合同拿来瞧瞧，没准儿是假的。”

女人想要给对方验证，忽然醒悟，向身后藏去，说：“上法院看，上法院看！”

那伙人互相打眼色示意，闯进屋来就要强夺她手里的这叠纸。女人双手紧捏，窝身俯压在腹部，焦急地喊道：“王敬！王敬！”

王敬看得真切，撩起帘子出去，弯起指节来对准那些簇拥在女人身边的几颗脑袋上依次凿了几下。这几个青年捂住头，疼得不能自己，大声号叫。戴棒球帽的一手捂头，一手从腰间掏出把尖刀来，扑向王敬。王敬劈手抢过刀子，倒转来，重重地在此人的胸腹上刺戳，那人

以为中刀，惨呼救命。王敬两手握住刀尖和刀把，奋力将它一掰两段，远远地扔到门外，呵斥道：“滚！”

三个人本想强抢合同书，没料到女店主帘子后面竟还藏了位如此凶悍的角色，哪里敢再多看半眼，摸着头顶上的肿包，一声不吭地齐刷刷溜走了。

王敬问怎么回事，女人气恼地指着身侧十来米处的宅门，说：“听说拆迁了，想毁约不租给我，昨天来吵了一架，今天就找小痞子来捣乱了。”

王敬大笑，说：“怕什么，有我王敬在这里，谁敢乱来，保准把他的脑袋扭到裤裆里去！”

他后面半句提高了音量，像是吼叫一般，围聚看热闹的人听了，都齐声喝彩。那处宅门缝隙，有人朝外张望，被这壮汉的声音吓坏了，门扇紧闭，大气都不敢出。

一番折腾后，王敬亮了相，自然要英雄扮到底，大刺刺地将躺椅移到店外人行道边的梧桐树下，依旧仰卧在上面睡觉。女人掩嘴一笑，自去张罗生意，也不管他，只等午饭时去对面菜馆烧两个菜，陪他喝上几盅酒，以示犒劳。

这女人名叫李侍，在这西大街上做了近十年的服装生意，人人都认识她。她的店面是长期租住在北大街 48 号临街的房子。破墙开店后，从小商品热潮涌起时直至现在，租金从每年一千二涨到了一万八，仍自坚守不离。谁也不知道她究竟赚了多少钱，只能从店铺源源不断的客流和每周一次去常熟进货的频率上猜测。这些年，街头坊间的人提到她时，只有一句话：小寡妇发了！发死了！

李侍丈夫原来跟她同厂，一起辞职出来开店，在一次福建石狮进货的长途中车辆翻入山涧，他当场摔死。李侍守了七年寡，没有再嫁，带着女儿守着这家店，一路上坎坎坷坷。

王敬和李侍交往也很巧合。那年他妻子马燕买了衣服，尺码紧了点儿，当时试穿时勉强能挤进去，自我安慰地拿回去。谁知道放了一个礼拜，天气起凉，加了件毛衣后就再也穿不上了，只好派王敬去退

换。偏偏这款衣服已经卖完，无法更换。王敬跟李侍各执其理，在店里口角。王敬虽然悍猛，但有个好处——从不打女人。两人吵得脸红脖子粗时，有个促狭鬼出了个主意，正好当晚李侍要去常熟进货，王敬可以跟她的车子走一趟，暮去朝回，权当是在汽车里过夜。这双排小货车的车费是死的，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

王敬对于服装生意本就好奇，也有试水的心思，当即同意。李侍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这一路上，司机为了躲避收费站，专在偏狭的小路上开，结果凌晨回程时，黑灯瞎火地在邻市的一处荒僻地段抛了锚。这一车的货物约莫六七万块钱，是李侍为了“十一”假日旺季而倾尽本钱采购的，身家都押在了上面。

这时候，当地有一些乡间混混正巧熬夜赌钱散场路过，发现了这块大肥肉如何不动心，便各自操了家伙围过来，想劫货。司机丢下车子跑开了，置两个乘客于不顾。李侍身在异乡，又置身于这叫天不灵呼地不应荒郊野外，连死的心都有了，顾不上其他，一个劲儿地拖住王敬，求他救一救。她对这个陌生男人并无了解，只是在这危急关头才犹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样拽住不放。

王敬看对方有八个人，刚好凑两桌牌的数，而且个个手持木棍，心里也发怵，本意是退让保命。可是，这些人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得陇望蜀。本来抢走货也就得了，可是有两位仗恃人多要逞强，瞧李侍是城里的女子，长相又有几分端正，索性想先放倒她身边的男人，慢慢地来享用。

他们照着王敬抡棍就打，王敬正往车后跑，脑勺上挨了一下。这突然的一棍子，打掉了他原本的恐惧，他情急而怒，当即收住脚步，拿出粉碎七块青砖的气力，第一拳打中前面人的肋骨，清晰地听到“克斯”的断裂声；第二拳将后面的人连人带棍送进了路边粪坑。他拣起一根棍子，反扑过去，先把那两个在车下解绳索的放倒，然后迅捷地绕着车子奔跑，将车顶上准备卸货的家伙们各个击破，逐一解决。一场鏖战下来，他的头脸和外衣上溅满了血迹，看似惨烈无比。李侍招

唤那个躲在附近的司机回来修车，急急忙忙将车子勉强发动了，趁夜色拐上公路离开了那个地方。

至此之后，再无任何有关那夜事故的消息。王敬估计自己打死了人，但不敢去想，只求平安。这件事只有三个人知道，那司机从此之后不敢再从这条路线走，规规矩矩沿大路开。李侍目睹了他一个打八个的壮举后，顿时将他视为依靠，又掺杂有感恩图报的心思，因此彼此也由买卖关系转为了男女关系。

虽然现在的李侍外表已经衰老，需要大量的脂粉维持体面，但是那个时候她还算得上有几分姿色的，所以，那夜王敬也算是英雄救美。而且，现在三十四岁的女人，怎么着样子也差不到哪儿去。

（三）

王敬在路边的睡眠很不踏实，又继续了一个多钟头，已近正午。其间，他先后收到两条短信。第一条是妻子马燕发来的，她出差不回家，晚上孩子要出去买衣服，让他陪着。另一条是许强发来的，后天另有要事，届时酒宴上的事情请他多担待。王敬冷笑一声，合上手机扳起了睡椅的靠背，直起身子面朝大街。

李侍从对面餐馆端着托盘过来，上面一只瓷盆两只碟子，里面是一个大杂烩，外加一个小炒和新炸的花生米。他们在店门旁边隔着张木机坐下，杯子里酒水已经斟满，上面还别出心裁地撒了几粒桂花，花香入酒，将这烈酒的酒味缓和了许多。

李侍陪着他喝酒，自己量浅，一杯下去脸颊上就泛起了红晕，灿若桃花。王敬觉得好笑，让她别喝了，大白天做生意，醉醺醺的样子不好，会吓跑那些女客的。李侍倒无所谓，说自己喝不醉的，真的醉了就拉起门来睡觉，反正就要拆迁了，这十年的店面要结束，苦了累了这许多年，能歇就歇歇吧。

王敬望着店铺所在的这座宅院，出了会儿神，说兴许不拆呢。李侍摇头，说拆是肯定的，早晚的事情。这两天平时瞧不见的人都露面了。柳家那出国的小丫头也回来了，他们更烦心，一座宅子怕是得好几个人分呢，先关起门来吵成了一锅粥，拆迁办巴不得呢。

王敬若有所思，指指屋脊上那用砖瓦叠成的“寿”“喜”字样，说如果这房子不拆呢？李侍好笑，说不拆它也没自己什么事，拿着这个租房合同跟拆迁方慢慢地谈吧，多一分钱好一分，拿了钱再去找房子租，只是这生意怕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好做了。

王敬来李侍的服装店不是每天固定的，大约每个礼拜走个一两次，但天长日久，周围的人都熟悉了。大家都清楚他跟李侍的事，背后议论自然难免，但也就是刚开始那一阵子，习惯之后，潜意识里已经把他们当做了公开的夫妻。路过见面时，点个头招呼一声说“老板来看老板娘了”。王敬也不客气，照单全收，应声说是。于是，李侍从店老板退居其次成了老板娘。

王敬名义上成了这间服装店的老板，实质上仍然是个工人。他原先是国营布厂的锅炉工，现在是私营布厂的锅炉工。在他亲身体验中，两者之间本无差别。他在同一个地点、拿着同一把铁锹、烧着同一台锅炉、睡着同一张木椅、拿着同样数额的工资，这工资菲薄到了他根本难以向人启齿。

好在他是个常年在布厂值夜班的锅炉工，每晚十点到上午八点，没人愿意跟他抢这个时间段的班次。他是独自一人，连上下班进出工厂的路径都与众不同。他从运煤进厂的通道走，狭窄阴暗，没人发觉。守门的老头跟他熟得像是一个人，知根知底，任由他出入。

王敬在锅炉间休息室里有自己的一个橱柜，里面挂了几套衣服，工作服则不包括在内。每天早上交班后，他洗澡后打开橱门，按照自己今天的行程安排选择包装。譬如去跟黎伟聚会，则穿一套名牌衬衣、长裤；见情人李侍，则换成牛仔裤、T恤；回家时，只穿两套灰布格子衬衫。

锅炉工王敬，喜欢做生意，居然还有人称呼他是奸商。奸商也是商人，他并不愤怒，反而沾沾自喜，自认为这是一种认可。其实他一无本钱，二无路子，三无实体，做的是空对空的口头买卖。他出外交游的全部家当，是手边皮包里的一部手机、一包香烟、一盒名片、一只打火机。名片上，他是多家草台公司的副总经理、业务主管等，这

些公司通常都只有一间屋子、几张办公桌、几个临时招募的小姐。经营的业务无所不包，钢材、水泥、石化、电子产品、建筑工程、装修工程等。

王敬和他的同类们出没于吴尚各处廉价排档，彼此尔虞我诈，谈判着不靠谱的所谓业务。说穿了，王敬是一个不入流的掮客，做生意中介。这两年轻手的事务，成功率为百分之五，其中靠实落脚的为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的业务，最后也走了样。比如一个预算近千万的星级酒店的装修工程，某家呆头呆脑的装修公司老总在一伙人的花言巧语下入了局，付了所谓的回扣、介绍费后，项目启动时意外发现工程量自动下降为五百万，而且要添资百分之五十。工人进场后做了一半，业主居然更换了三家，末了来收拾残局的公司仅仅支付百分之四十的款项，让他亏损得几乎吐血。

王敬和上线以及对方公司一起分红，他个人全部所得为一万五千块钱，是他全年工资的总和。这样的挣钱进度，虽然缓慢，但却是零成本。他是个中间人，所有的书面材料上不留一个字，落得个无所负累。可惜的是，这类入局的公司越来越少，珍稀如史前恐龙，只能靠缘分去碰了。

这些天碌碌无为的王敬只干一件事，就是跟黎伟扯上关系，这位昔日的中学同学开着公车神态从容地进入了 he 代为操办的酒宴，跟那些渐显老态的女同学们推杯换盏，玩起了暧昧难言的把戏。

每当他看到这情形时，心里便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酸楚。他感觉自己是个皮条客，上着劲儿要撮合这群人聚在这里。当然，这里特指的是黎伟和欧阳梵。他过去从来没有意识到这对男女有什么牵涉。上学时没有，毕业后没有，婚后更加没有。更何况马长乐律师也是本地的一个人物，他的妻子安享富足，玩什么红杏出墙的把戏呢？

不过，后来那次在另外的场合见到了马长乐，看到他带着个俏丽年轻的女孩在宴席间踌躇满志的样子，顿时明白过来，这些难言之隐无关财富，而在于感情。马律师新欢别抱，器宇轩昂；马夫人眼波流

转，楚楚动人，这对夫妻在各自的舞台上从容自若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四）

王敬在午后的阳光下变得慵懒无力，他离开西大街情人服装店，回家去睡觉。可是进了家门爬上空荡荡的床铺时，却又难以睡着。他身体貌似壮实，其实却长期失眠，所谓耿耿难眠。导致他失眠的原因很简单，他先前猜测女同学欧阳梵有“红杏出墙”的嫌疑，而现实里坐实了这四个字的是自己的妻子马燕。

他的妻子马燕明白无误、确确实实、光明正大地“出墙”了。他此刻睡在偌大的空床上，这里曾经是他和马燕的安乐窝。十多年前，他们一起在这上面做爱、生育，十多年后，她已经不肯让他碰了。这个女人他的面前维持着贞洁，向另一个男人提供着淫荡，这简直不可理喻。他是丈夫，那男人是情人。那个躲在黑暗里鬼鬼祟祟不敢见人的家伙，他至今还不知道是谁，他的真面目从马燕偶尔的只言片语中可窥其大概。那个男人是这样的德行，有钱、相貌清秀、谈吐斯文、阳具硕大。这几点正好和古时候所谓“潘、驴、邓、小、闲”的说法相契合，都是古今淫妇们的爱好。而他王敬是与此南辕北辙的。也许，他只适合于李侍这样的女性。

王敬恨恨地拍打着软软的枕头，这件事说出去谁也不敢相信。他铁拳打遍吴尚鲜逢对手的王敬，居然管不住妻子，蒙受戴绿头巾的耻辱。

马燕是个会计，房产公司的会计。当年他们恋爱时，这个工作虽然不错，但也远远没有上升到高不可攀的地步，何况他那时候也是个工厂里的锅炉间工段长，算是吃得开的人物。他虽然外表强悍，却有着柔软的心肠，每天都把她服侍得安安逸逸，不为家庭生活里的琐事烦神。但是，现实里的变化太快，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穿插起伏令人目不暇接。忽然某一天，王敬发现自己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而马燕随着职业收入的提高，在他面前的姿态已经由平视转为俯瞰。

渺小的王敬，肌肉强健一个打八个的王敬，在妻子眼里是条可怜虫，是只能在布厂里值夜班，一年所有收入加起来只有一万块钱的穷光蛋。虽然他也会穿上西服游走于街头巷尾，俨然一个生意人，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一个四肢发达、在现实社会无用武之地的可怜虫，而马燕恰恰就是少数可以一眼洞穿他所有伪装的人。

但是，此刻回过头去想想他内心所怜悯、轻视的马夫人——欧阳梵，王敬的脸上渐渐露出了微笑，放松下来。人真是种奇怪的动物，常常会因为他人的境遇而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倘若在忘我的境界里看待其他事物，总是会显得轻松自在。卸下了包袱的王敬，很快就发出了鼾声，沉沉睡去。

这一觉睡到了晚上，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开了灯，用一只软绵绵的靠垫在他的脸上砸了两下，愤然说：“亏你还睡得着，你怎么好意思睡得着？”

王敬蓦然醒来，刺眼的灯光下，妻子马燕紧绷着脸，盯住他说：“你昏了头，我发短信吩咐你的事呢？孩子在外婆家等了你好久，你却躲在家里睡大觉，真是朽木一根。”

王敬这才想起中午收到的那条短信，他有些后悔，但马燕那脸色实在看不下去，哼了一声翻身坐起，边穿衣边朝外走，说：“出差回来了？真不错，我难得清静，睡过头了。现在，这张床让给你，随便你啦！”

马燕冷笑，刚要再说几句，包里手机铃响起，她边接听边目送着王敬跨上电动车在黑夜里穿过巷子绝尘而去，这才展颜笑出了声音，说：“回来了，刚准备睡觉。你呢？白天够累了，这时候是得休息，劳逸结合嘛……想我？那好，把我的照片贴在枕头上抱着睡，那就成啦……什么？他不敢。打过，早就打过了。我额头上有一处骨折，你不是说我那里比别处看上去鼓一点儿吗？就是他打的。那次之后，他再也没胆子对我用武了。我要离，他不肯，就这么拖着。不然早就跟你了。”

马燕侧身倚靠在王敬捂热的被窝上，絮絮叨叨地说着，把方才的恼火丢到了九霄云外。她跟打电话来的男人直白地讲这番心里话时，王敬正在去布厂上班的路上。马燕说的情况都属实。王敬前几年发现妻子有外遇时，曾下过两次狠手，第一次是逼她说出跟她出轨的男人，结果折断了她的左手中指。第二次是给她教训、留下畏惧，一拳打在她的额头，她一下子晕死过去。但这两次，马燕丝毫没有屈服在他的拳头下，反过来拿着这两份伤情鉴定书要向法院起诉离婚，可是王敬宁死也不肯离，再加上亲戚的劝阻，事态这才淡化下去，暂时告一段落。

经此一挫之后，王敬空负着一身的拳脚功夫，却奈何不了马燕一丝一毫，马燕索性得寸进尺，发出警告：他假如敢于仗恃体力对她的情人不利，一有苗头马上离婚，决不回头。这道紧箍咒勒得血气方刚的王敬差点儿崩溃。他不但阻止不了妻子出轨，甚至还丧失了对羞辱自己的对手的知情权。真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他后悔莫及，不该贸然对妻子动手，尤其是施以重手。当年，他用擒拿手法弄断马燕的手指时，已经将她驱逐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当他将妻子的脑门当做砖块狠砸时，她已然站在了悬崖边。这时候的女人，不是坠崖就是舍命反扑。舍命反扑的马燕，没有玄幻莫测的招式，只是一个单刀直入，切中了他的要害：她要离婚。或者死于他的拳下，或者从骨子里粉碎这位勇悍丈夫的意志。这样的选择终于奏效。王敬退让了，一退就是全线崩溃，溃不成军。在家庭婚姻生活里，什么样的可能都存在，强健男人王敬，以自身的遭遇证实了这一点。

王敬的烦恼是男人婚姻中看似独特其实并不独特的一个例证。甚至，在很多年前，他就已经目睹并插手过这样的事情。那时候的布厂还是国营的，工人们还是散漫的，工厂里风花雪月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的。刚进厂不久的王敬，将自己在社会上混迹的名声带了进来。在厂浴室里，他的肌肉体形是众人眼中膜拜的神物，谁碰上什么小麻烦，都想着请他出场。甚至连厂长家里砌房子，跟邻居大动干戈，都特意派车接他去压阵。

那段岁月是王敬的黄金时代，女人、荣光聚集一身，在这光辉日子里，王敬是锅炉间的工段长，手下还有三个人替他干活，拉炭渣回收的贩子承包了他每月香烟的供应，他择偶的眼光也上倾了四十五度，寻常女工根本不入法眼。后来，他在溜冰场溜冰时，认识了年轻的女会计马燕。马燕工作好，人又漂亮，两人看上去是那么地般配，无懈可击。当时，根本没人会预料到他们之间会是眼下这般情形。

还是在浴室里，那天王敬正悠闲地坐在浴池里泡澡，时间是下午三点。这时，织造车间的丁大宝拖着毛巾趿着拖鞋进了浴池。他一进门就不像是来洗澡的，东张西望在里侧的蒸汽隔间里寻找着。他瞧见了王敬，便过去坐下，凑过脑袋去说有一点儿事情请他。丁大宝比王敬大三岁，关系一般，平时算是说得上话，但王敬正浑身冒汗，酣畅之际不愿意离开，遂漫而应之躺着不动。

丁大宝看他不动，大声地说：“有牌局，一起去瞧瞧，输赢不小呢。晚上还有饭局，赢钱的请客。”

王敬看在饭局的份儿上，懒洋洋地起身，抹了肥皂冲洗干净后，穿上衣服跟他一起出厂。在工厂和工厂宿舍之间的一座桥口，有三个人早就在殷切等候，地下散了一摊烟头。那三人远远见他们来，看似都很踊跃。王敬停住自行车，发现他们全都是本厂同事。两个和自己年龄相仿，但靠在桥栏杆上那位三十岁开外的是本厂三班维修工。

那人从衣兜里掏出香烟，挨个发了一圈，嘴里只是念叨着帮忙，帮帮忙。

王敬更加糊涂，转身去看丁大宝。丁大宝笑得有些诡秘，冲那人使眼色，说：“老丁，你就挑明了说吧。”

这位老丁，姓丁名建中，本厂织造车间维修工，长相平庸，甚至有几分丑陋，但家境很好。据说他们过去是开珠宝银楼的，四九年后虽说败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金戒指、金项链随手拣个八九样出来，那是轻而易举。据邻居介绍，他爷爷当年为预防抄家，隐藏财富的手段用得极其巧妙，在房梁上开了槽藏匿了一批金首饰，躲过了劫数。所以，有了这些金子撑腰，丁建中在发情期恋爱里无往不利，

终于从一个出色的男青工手里夺得美人归。那女人是本厂姿色绝佳、数一数二的美女。而那失意男人，名叫胡二，相貌英俊，还练拳击，除了家境相差悬殊外，哪一样都是丁建中望尘莫及的。但一富遮三丑，就是因为没钱，所以落荒收阵。

本来这一切就此结束，各自心里结了梁子，各过各的日子罢了。偏偏那女子享用到了金银首饰所带来的体面，却又嫌弃丈夫的丑陋。她心中反悔，由悔生恨，做了件让人惊诧的事情，她居然又去勾搭了胡二。两人隔三岔五地幽会，睡在一起，厂内外传得纷纷扬扬。丁建中虽然试图阻止，但是一来在女人面前自惭形秽，二来畏惧胡二的拳头，牵牵扯扯一番下来，只得隐忍。前些天，他因为一件琐事得罪了车间主任，主任使坏，特意调整班次，安排他的妻子跟胡二同班。丁建中明知吃苦，但却说不出口。这样，每当他上班出门，妻子就在阳台外沿挂出一条红色三角内裤，住在对面一楼的胡二看到信号后，马上应召而至，真是方便到了家。

丁建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终于要洗雪耻辱，回家捉奸。可是胡二拳头的厉害不亚于西门大官人，所以，他托请远房侄子丁大宝来请高手王敬。

王敬认识胡二，也认识丁建中的老婆何晓莲，在厂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于是便犹豫起来。丁大宝看他迟疑，知道他放不下面子翻脸，赶紧挑拨一句：“你是不是怕不是胡二的对手，打不过他呀？没事，我们五个，他只是一个，不可能输的。”

那时的王敬年少气盛，哪里听得了这种话，豪气霎时涌上心头，拍拍胸脯说胡二由自己来对付，谁要插手相助，就是瞧不起他！

王敬在片刻间被激将法搞定后，一行人骑着自行车鱼贯下桥，仿佛敌后武工队，穿行在宿舍楼区之间。到了布厂宿舍附近，丁建中做了个手势，招呼众人一起下车，改为步行，蹑手蹑脚地上了三楼，向右边第三家门前摸去。

丁建中站在自家门前，稳定了一下情绪，掏出钥匙来，缓缓插入锁孔，轻轻地转动，向里推开。这门锁插销都已被他新擦了润滑油，

爽滑流利，悄无声息。外间空荡无人，卧室门半敞半掩，传来男女云雨时的喘息和呻吟声。小伙子们个个听得心神荡旌，满脸通红。

丁建中有人壮胆，当即吆喝了一声，冲了进去。卧室里的席梦思床上毛巾被下面，那对偷情男女正纠缠成奇怪的形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住了。那姿态凝固了两三秒之后，胡二推开骑在身上的何晓莲，在床上打个滚，到了丁建中面前，劈脸一拳。丁建中哎呀一声，捂住右脸颊向后退却，同时一把揪住身后的靠山王敬。

这电石火光间的急促变化，王敬无法多想，迎上前去。那胡二果然也不是泛泛之辈，练过拳击，双拳如雨点般袭来。王敬本能地施展开对打的招数迎接。两人交手不过十来秒种，胜负立分。王敬左肩中了一拳，胡二脸上中了两拳，胸口中了一脚，被踹翻到了床后面。他再翻身爬起时，斗志全消，作揖讨饶。

丁大宝这几个人哪里肯放过他，一拥而上，将他精赤着身子叉出卧室，扔出房子，丢在公用走廊里。胡二立刻面朝里紧紧贴住门板，袒露的屁股朝外，双手举在胸前，犹如蝴蝶振翅一般拍门，连声说：“朋友，开门！朋友，开门！王兄弟，我不是你的对手，放我一马好不好？”

王敬一个回合击败了同厂以拳脚著称的对手，得意之下这点儿风度还是有的。当即开了门放他进来，由着他夹住腿双手捂住私处，坐在饭桌边听候发落。

卧室里，何晓莲裹着被单沉默了一气，像她这种过来人，哪里把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家伙们放在眼里。她在众目睽睽之下，丢开了遮体的单薄毛巾，挺着一双高挑丰满的乳房，去拣起内衣来穿。这赤身裸体、从容不迫的女人，仿佛天方夜谭般的场面，令王敬等人差点儿窒息。

丁建中这次带着他们来捉奸，没想到也将老婆的春色顺带奉献出来，让他们饱了眼福，当即气急败坏地举起手来作势欲打。何晓莲侧眼睥睨，喝道：“你敢！”

丁建中一怔。

何晓莲放缓了口气，索然无味地说：“离婚吧，活鬼。”

丁建中高举的手刹那间垂落，长叹一声，双腿一软坐在床边，无言以对。这情形，傻子都看得明白，他的致命点在哪里了。一阵尴尬沉寂后，王敬咳嗽一声，说：“要不，让胡二写封保证书，下次不敢了？”

丁建中猛地站起身，发疯一样去床边桌子的抽屉里，从最下面的隐秘处抽出一叠厚实的纸张来，无比哀伤地说：“没用的，没用的，他写的保证书都在这里，都快比他人高了。”

若干年后王敬曾经多次遇到过胡二。他早已离厂下岗，在车站外面踏三轮车送客。丁建中开着辆电瓶三轮车跟他做对班，他们之间早已把过去的事情忘记了。胡二离了婚，一个人，丁建中也是。何晓莲最终还是跟他离了婚，愈发地风流。据可靠消息，十年前，她和轻纺系统另一些姿色犹存的女人们下岗之后，开始出卖色相，专钓一些老板为生。她们从某种角度上说还都属于良家妇女，不是休闲中心那些专业卖淫的小姐可比拟的，所以要价较高，而且都是属于半包养状态，有吃有穿有固定的收入。倘若那些老板们腻味了，她们之间还可以调剂，资源共享。甲介绍乙给他换口味，乙可以介绍丁给另一位，等到她们隔一年半载地将那些老板们轮换遍了时，自己已然是人老珠黄了。

在王敬估计来看，三十五六岁离厂出道，现在已近更年期，也快要到拿退休工资的年龄了。此时收山，时机正好！

不过，让王敬终生愧疚、难以面对的人，是胡二。

他对不起胡二。根据离婚后胡二的前妻传出来的话，自从那一次在丁建中家被捉奸，拳脚上输给了王敬，受了惊吓屈辱后的胡二就阳痿了。他这一疲软，不但失去了鸠占鹊巢的用武本钱，连家中的老婆也侍候不起了。苦捱了三年之后，胡二家庭破裂，妻子带着孩子改嫁给了另外一个既不风光也不疲软的男人，他独自踏着三轮车出没在吴尚风雨飘摇的街头。导致他家庭悲剧的罪魁祸首归根究底就是王敬。

若干年后，王敬也被妻子遗弃，这是冥冥之中的报应，也是那个中学时学过的英文单词：again，轮回，一报还一报吗？

（五）

王敬约请黎伟前往赴宴的地点在芙蓉楼酒家，时间是九月二十三日。这一天，他早上回家后，破天荒地下厨房去做菜，中午去学校门口等女儿放学，载着她在林荫道里一路驰骋，时而急刹，时而加速，弄得惊喜横生以逗女儿开心。女儿常年在外婆家，那里靠近学校，只需要五分钟的路程。父母间的冷战在她的眼里毫无征兆。

父女俩欢欣鼓舞地回到家里，意外发现马燕也在家，腰系围裙，把准备好的菜肴一样样盛起来搁在桌上，俨然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王敬已经记不清楚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看到她这样的装束在家里亮相了，诧异之余，忽然心底有所期待，也不吭声，去帮着拿碗筷。

会计马燕神色淡然地忙碌完手里的活计，坐下来摸摸女儿柔顺的小辫子，问她的功课，然后就是吃饭夹菜，并不跟王敬搭腔。这时候，王敬的诧异转为了疑窦，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寻常的意味。这一家三口看似温馨的午饭吃完后，稍事休息，王敬送女儿去上学。马燕去公司上班，在巷口分手之际，一直沉默的马燕终于蹦出一句话来：“晚上六点半待在家里，我有件事要跟你谈。”

王敬听她这样主动地约自己，不禁苦笑，说：“今晚不成了，我有事。明晚吧。”

马燕一笑，说：“我晚上都在家，你回来再说。”

不过今晚王敬时间安排确实是满，毫无空隙回家跟她谈事情了。晚六点，他得赶到酒店，打前站安排酒菜细节。这一桌人至少得到九点之后才能散。十点半，他必须去布厂上班，今晚或今夜，都不能回家去了。

下午，王敬心里猜疑着妻子跟自己可能要谈的事情，心神不宁。这时，李侍来电话，说托人给他底价捎带了件休闲夹克，让他过去取。那件夹克军绿色，裁剪得体，式样稳重，适合他的体形和年龄，穿上去站在试衣镜前，仔细端详了一阵，看着镜中体态健硕、甚至还存有三分勃勃英气的自己，王敬沉默了好半天，开始有点儿愤愤然了。是的，这样的王敬是男人中的龙凤，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变得如此不堪和

懦弱呢？年华逝去的马燕，凭什么给他蒙以如此的耻辱？他猛然从这件夹克的颜色上看出了讥讽的意味，随即就脱下来，交还在李侍的手里，说颜色不好。他喜欢黑色或者咖啡色，那样才有精神。

李侍很不明白，拎着这件衣服请隔壁两家男装铺的店主看，他们都说好。于是转身来取笑他眼光老土落伍了，还是听从大家的意见吧，穿上去赴宴才对。王敬无可奈何，拎了这衣服要走。她却又拖住他，让他去吃电饭煲煮出来的菱角。

王敬下午没事，便坐在帘子隔离的试衣间里剥着熟菱角，果然是鲜美粉嫩，很对胃口。他在里面享用着时新鲜味，正吃到劲头上，没在意外面进来个女客看衣服，正和李侍聊得热闹。

李侍天花乱坠地介绍自己的货。女客将信将疑，伸手在衣料上摩挲，说这款不错，但是料子差了，分明是山寨仿品，不是什么品牌的原货。李侍有些着急，说网上卖的也是这种，是原厂产品，绝不会错。女客笑笑，说网上价格是品牌店的六折，她卖多少？李侍不假思索，报出了五折的价格。女客还价三折，买一件穿着玩，估计两水之后就不能再穿了，图个式样新而已。

李侍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接着，她取下衣服，撩起帘子让王敬出去。王敬捧着一大盆菱角，侧身欲走。不经意间瞧见那女客，呵呵笑了起来，说：“欧阳梵。”

那女客正是即将去芙蓉楼酒店和他以及黎伟碰面的欧阳梵。欧阳梵也很奇怪，指指这店和李侍问他怎么在这里？王敬说我是老板，她是老板娘。

“这店是你开的？”欧阳梵惊讶地问。

李侍脸上有些羞怯，但不否认。

欧阳梵开玩笑地说：“早知道你是店老板，我就不还价了。”

王敬也玩笑似的回应：“堂堂马律师的夫人，怎么着也应该去正牌专卖店去，怎么也贪图便宜，可不像你的风格哦。”

欧阳梵摇头笑道：“我又不傻，这随便穿着玩的衣服，要买那么贵的干吗？穿穿就丢掉了。才不上当呢。”

李侍也笑，问：“你们认识，很熟吧？”

王敬两边指指，介绍说：“我同学，欧阳梵。这是我的……那个，李侍。你下次还喜欢，就来这里买。或者让她进货时帮你带，两个字：便宜。”

欧阳梵看上去是个无所事事的闲人，这会儿见着了王敬，仿佛是他乡遇故知，放下手里的拎包，自己找了张椅子坐下，拉着他闲聊起来。这两个数小时后将会在另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见面的人，提前凑在西大街一家简陋的服装铺子里，亲切感大增，一起回忆起初中同学时的往日时光来。

有趣的是，王敬自陈他在这三年的同学生涯里，根本就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哪怕是一声招呼、一个微笑都没发生过。那时候王敬坐在最后一排，常常旷课在校外征战，老师提起他时，也是夸张、惊愕加无奈。欧阳梵笑了起来，说那时他是全校的名人，哪里会留意自己这么个坐在前排的黄毛丫头，正眼也瞅不见的。所以她们女同学背地里叽叽咕咕谈论他的名声和战绩时都感觉不可思议，让人觉着刺激、兴奋而且胆怯。那时候她们都不敢靠近他，气场太强了，一身的杀气。

王敬倒没想到她会这样评价自己，那时候的中学生活，在他印象里就两个字：好玩。他对于男女同学之间朦胧的好恶感觉根本没有留意，现在听来，别有几分感慨。王敬当即顺嘴就拐了个弯子，提到了晚宴的男主角黎伟。黎伟那个时候是优等生，老师喜欢，同学钦佩，坐在中间一排，顾盼四周，宛如众星捧月。那时的欧阳梵成绩也不错，但比起黎伟来还有差距，常常有题目请他帮忙。上学时，王敬留有这样的印象：坐在前排的欧阳梵，喜欢掉转头来跟黎伟讲话。

欧阳梵脸上漾起了浅浅的红晕，不是羞红，而是兴奋的酡红。她的少女时代宛若梦境，在遥远的地方闪烁着光芒，从眼前这样的一个旁观者口中提及，真是令人怅然、感怀。

他们在面积狭小的店铺里谈心。李侍守在门口，望着行人和街景都有几分担心，不时地朝屋子里看几眼。这位女客穿着雅致，相貌端正，笑容妩媚，乍一看去只有三十岁出头，她跟王敬居然是同学？人

跟人比真是悬殊，劳心劳体的人衰老得快，想当年，她自己何尝不是一个美人，可惜被生活摧残得不成模样了。

一个钟头后，到了所谓下午市，顾客渐渐多了起来，不时有人进来看衣服问价钱。李侍勤快地在屋内忙碌，使得欧阳梵不得不识相地起身告辞。她离开时，挥手说晚上见。李侍对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突然产生了疑虑，目送着欧阳梵走远之后，执着叉衣棒微微用力，在王敬的肩胛上戳了一下，问：“老情人？”

“哪来的老情人？人家才看不上我呢。她是马长乐的老婆，马大律师，打官司十有九赢的马律师。”

“那她跟你叽叽歪歪地说老半天的话，什么意思？”

“同学，中学同学。”王敬有些兴味索然地解释。

李侍笑了一下，没有再吭声。

再往后的时间便过得飞快，太阳西沉，暮色垂降。李侍眼看天将黯淡，也不拖延等待，手脚麻利地收了陈列在店门外的塑料模特，拉下了卷帘门，摁亮了屋子里的灯。

“走了，你又不留我吃晚饭。”

“你晚上有山珍海味，还看得上我这里的粗茶淡饭吗？”

“我宁可吃你做的，也不愿意去那里。可是，人在世面上走，身不由己呀。”

“舍不得下午来的那位女同学吧？”

王敬立即否认。

李侍摇头不信，伸出手去在他小腹上轻轻拍了两下。他们做情人已是好几年的事儿了，这样的动作意味着什么，王敬自然心知肚明。但这时候在这地方，真是不适宜，马上说：“六点我要去酒店，晚上我去找你。”

李侍的醋性和猜疑愈发地深了，由着这两种情绪激发起来的性欲更是浓烈。她一把抓王敬的手，用力摇晃了两下。王敬无奈，提议去她的住处，那里有床有铺方便。

李侍刮了一下他的鼻尖，说：“你没长手？”

王敬明白她的意思，知道她喜欢自己有力的双臂将她抱在腰间的勇猛感觉，每一次做完后，都忍不住喘息着说要做他的老婆，做她的老婆真是幸福。她哪里知道，王敬在家里近三年没有跟妻子做爱了。即使是三年前，偶尔敷衍着弄过几次，也是匆匆一过。甚至他跟马燕最后一次性生活时，都已经呈半疲软状态，结果早泄了。马燕厌恶地爬起身来去卫生间清理，丢下一句话：“没本事就别做了，银样蜡枪头。”

王敬不是银样蜡枪头，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又有李侍为旁证。可是这种事哪里能以公证的形式证实呢？他在马燕面前沮丧失意，在李侍身上确实豪情万丈，真是冰火两重天了。

黄昏时服装店落户关闭，里面帘子隔开的试衣间里，李侍仿佛青蛙一样吸附扒拉在王敬昂然挺立的躯干上，在排山倒海般涌来的快感里，怕被别人听见不敢呻吟，转而化为了一种施虐的方式来宣泄。她犹如猛兽，在王敬的脖颈下顺便的地方狠命地噬咬下去，不肯松开。

（六）

云消雨散后，傍晚五点十八分，王敬赶到芙蓉楼酒店。他穿着军绿色夹克，竖起了衣领，佯作时髦新派，实质上是掩饰颈下的伤痕。中年妇女李侍，参照丛林法则原始的规矩，在他的身体明显处留下自己的印记，一举从根本上消除了今晚的潜在威胁。

王敬比预定的时间迟了十分钟进了酒店包房。服务生见他到了，赶紧尾随，在他的指令下开始铺放冷盘，并询问酒水饮料的安排。王敬轻车熟路，按照上次标准嘱咐了。然后，他坐在角落里的沙发上，拨打黎伟的电话。黎伟说已经在路上，最多十分钟到达。得了黎伟的准确消息，他这才放下心来，又联系了许强。许强说自己正在陪几个重要客人，赶不过来的话，就让他向桌上众人致歉，饭后他请客，去水晶天堂洗澡休闲。

王敬答应了，又顺带着把包括欧阳梵在内的男男女女们联系了一遍。又一刻钟后，晚六点五十分，宾客们陆续到来。欧阳梵这次来得最迟，姗姗进门时黎伟已经提前十分钟到了。

王敬远远地坐在一旁，以局外人的角度看着他们先后入场。他算是导演，导演应该在场外幕后，从不进戏搅局。更何况，他此刻心境平淡如水，约莫大半个多钟头的性爱，令他无欲无求了。据外国某本小说里描写，一位演员在戏里扮演一个极其令人乏味的角色，不得要领，屡次不能过镜，于是导演建议他去卫生间手淫一次，之后，果然欲望消失，达到了要求。不知道，王敬今晚是否也属于这个类型。

黎伟全然不觉王敬的身心变化，他有些心不在焉，又不便询问东道主是否邀请了欧阳梵，欧阳梵是否应邀而来。直到她从服务生代为推启的门扇中翩然而入时，才眼前一亮，低头去把玩手里特制的火柴。

欧阳梵进了门，先来跟王敬打招呼，却见他脸上含笑若有所思，于是先开口打趣一句：“嫂子为什么不请过来？我看做这行生意有意思，还想找她讨教呢。”

王敬摆手，说：“做生意的事，你直接找她去交流。我这里是同学聚会，只叙旧日同学情谊，不谈别的。”

欧阳梵笑了起来，就势坐在他身边，直线朝向餐桌对面的黎伟。黎伟觉察了她的目光，抬臂做个手势问候。欧阳梵礼貌地笑，陡然心生一念，示意他坐过来聊聊。王敬暗暗猜测到了她的用心，赶紧起身招呼大家一起入席。欧阳梵不依不饶，特意拉了黎伟一左一右将他挟持在中间。

酒过三巡后，她隔着王敬笑嘻嘻地说：“今天我逛街，有幸认识了王夫人。咱们都得叫她嫂子吧，对不？”

黎伟心领神会，笑道：“是。”

欧阳梵说：“嫂子在西大街开了家服装店，咱们这些人该去捧场的，我今天下午亲自去购了一件外套，你什么时候去？我带路。”

黎伟说：“吃完饭就去。”

欧阳梵乐不可支，笑得花枝乱颤，说：“行，说定了，咱们所有人一起过去。王老板，你得赶紧通知老板娘多准备点儿货，免得到时候不够卖。”

王敬知道他们貌似拿自己说事，实质上是在互相接近，当下摆手说：“买衣服，明天吧。这会儿已经打烊关门了。”

黎伟趁势看着欧阳梵，说：“我打你电话，谁让你已经成了他们的老顾客了呢。”

欧阳梵点头，笑道：“随时恭候。一起去见见王夫人，是件愉快的事情。”

今晚酒宴上邀请的人，有所精简，再加上许强没有来，黎伟、欧阳梵和王敬谈笑风生，成了桌上的话题中心，大家都听得仔细清楚。不过，其中有一位对于王敬的情况了解不少的人，笑嘻嘻地说他就是有福气，老婆是房产公司的会计，居然还开了家服装店，真是招财进宝的可人儿。

王敬有些尴尬，黎伟和欧阳梵反而诧异。难道，那位略显老态的妇人居然这么能干，又做财务又开店铺，真是难以想象。王敬为防止他们喧哗，一手掩口，低声对左右点明了服装店那个是朋友，朋友而已。黎伟恍然大悟，那天在面馆里见过面的女人就是欧阳梵所提及的服装店主，当即一笑，说：“我见过了，看来那家服装店是王同学的产业，金屋藏娇啊。”

欧阳梵戏谑转为鄙视，嗤地笑了一声，说：“原来是这样。哎呀，下午那会儿我太热情了，用错了地方，真是抱歉。”

王敬强笑，摆摆手说：“各人都有自己的麻烦，我的麻烦还要曲折一点儿，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改天换个场合，咱们慢慢地聊。”

黎伟看着欧阳梵的态度急转直下，蓦然醒悟过来，王敬的苦衷、欧阳梵的心痛，正好是针尖对麦芒，难怪她触景生情。他举起酒杯邀饮一口，自嘲说：“唉！你们暂且都把心事放下吧，其实最难受的该是我，还不陪我喝酒。”

黎伟要喝酒，正是这次宴席的重要目的。王敬丢开烦恼，赶紧斟酒，带着头陪喝。这几趟下来，黎伟脸上泛红，舌头有些僵硬，也忘记了自己戏称为帕金森综合症抖洒酒水的伎俩，真正地醉了。但他眼

下仅仅是半醉，及时刹止下来，干完那一口后，决然将酒杯底朝上反扣在桌面上，冲欧阳梵招手，请她替自己倒新榨的橙汁。

接连喝了三杯后，压住并消解了酒劲上冲的势头，黎伟双手抱在胸前，看着周围的人，心里有些好笑。其实，这顿饭他是冲着欧阳梵来的，其余的男男女女甚至包括东道主王敬，都是可有可无的。现在，他放下酒杯退出酒战，看着王敬被欧阳梵为首的几个女同学围剿，喝得上气不接下气、表情奇怪的样子，不禁好笑。但他同样不知道，王敬此刻的心思跟他相仿，他的眼里也只有黎伟这么个重点人物，其余的人都是陪衬，是为了使这桌酒宴不显得唐突，目标太过明显，而拉来掩人耳目的。他只是要请黎伟喝酒，至于为什么要请他喝酒，他也不明就里。这件事背后另有人托付。

此刻，托付的人打来电话。他从包里取出手机，看看来电号码，起身醉态摇曳地去了门外走廊，收敛了刻意做出的醉态，说：“我这边已稳妥，你什么时候过来……再等十五分钟？那好，就等十五分钟。过后我就不管了。这帮子女人都围住我劝酒，抵挡不住了。”

回包房后，王敬假装醉酒坐错了位置，由着黎伟和欧阳梵挨边儿接近了。这两人凑着耳朵谈论的就是他的事情。欧阳梵表示，没想到王敬竟然另外还勾搭了位服装店主，真是深藏不露。黎伟笑笑，说人家没有深藏不露，前些天大清早在面馆碰上，直接坦承是情人，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欧阳梵皱起眉头，说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子啊。

黎伟压低了声音说：“别一棍子都打死了，他们有妻子有情人，我却还连老婆都没有，正孤零零冷落呢，岂不是冤枉？”

欧阳梵哑然失笑，抬手在他的脑门上拍了一下，说：“可怜，我替你留心点儿，有合适的介绍给你，结婚拜堂的时候可别忘掉我这个媒人。”

黎伟也笑，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媒什么人？”

两人吃吃地笑。王敬过来，扶住黎伟的肩膀，探头问他们有什么好笑的？

欧阳梵不动声色地说：“黎伟想纳妾，托我给掌眼呢。”

王敬大笑：“那是好事儿，黎同学不比我们寻常百姓，人家有身份，自然得多几个女人来供养着，那日子才有奔头。”

一桌子人互相开玩笑扯了一阵子，主食上桌之前，房门一开，英俊高大风度翩翩的许强走进屋来，双手作揖，连声说来迟了，实在对不住。王敬含笑说迟来的要喝酒，桌上该喝的酒都补上就成。许强瞅瞅几个空酒瓶，面露难色，说酒实在喝不下了，改个题目吧。

王敬转眼一想，说：“那就去洗澡吧，也让大家酒后放松放松。”

许强说：“这个可以，跟大家一起泡澡，坦诚相见，是个好主意。不过，男的看男的，女的看女的，不好混来的。”

他最后一句惹得桌上众人一起大笑。此刻是晚上九点二十分，正是各处休闲洗浴中心生意红火的时候。王敬竭力网罗，除了个把漏网之鱼外，其余人都欣然应邀。其实，许强拟定的水晶天堂，就在芙蓉楼酒店的街对面，散步而行，用不了两分钟。他预定了两个大包房，各人手腕上拴着牌号，各自去男女浴区里蒸洗。

王敬紧盯住黎伟，和许强一起跟他下了池子，先在温水里适应一下，然后去桑拿。三个人坐在圆木长椅上，漫不经心地提起木勺，朝着对面的木炭泼水，嗤嗤水汽腾腾，蒸得汗如雨下，好不惬意酣畅。黎伟留神王敬的身体，赞了声好，问还能不能夹住纸？王敬一笑，说这身膘肉如今不吃香了，充其量是个保镖、打手，要谈富贵相，还得是他跟许强。他们俩细皮嫩肉的，脂肪一点儿不缺，肥肉半点儿不多，那才叫恰到好处呢。

黎伟存了点儿心思，瞟了瞟许强的胯下，黑蓬蓬的毛发里，看不清晰那东西。

许强咯咯直笑，说：“黎兄还跟过去一样，不胖不瘦，正好。”

黎伟记得自己上学时的精瘦体形，知道他是在胡诌，一笑了之。许强手里把玩着木勺，问黎伟在哪里高就，黎伟淡淡地说在文化局。偏偏王敬在旁边起哄，说知道吗，他是文管处长，堂堂的黎处长，居然不知道。

许强惊讶，连说失敬，不过看气质和谈吐，黎伟应该是个事业有成的人，不像自己至今还在瞎混。王敬察言观色，插上一句说：“你哪里是瞎混？容城置地的老总，混得够好啦。这样的位置，寻常我是望尘莫及啦。”

黎伟有些意外地望着许强，倒没料到他会是这样的来头。容城置业是省城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楼盘遍及半个中国，本地有一家新成立的分公司，原来许强竟是总经理。许强轻描淡写地摇头，说：“替人打工而已。吴尚这边的分公司刚成立，还没有开发项目，属于一张白纸啊。”

黎伟哦了一声，心里猜测起此人的身家来头，以及这些年混迹的道路来。在他的印象里，这位长相酷似周润发的昔日同校学长，曾入狱服刑，释放出来之后的具体情形是不清楚的。没想到背负着刑事前科的人，也能咸鱼翻身走到这一步。自己苦读多年，从初中毕业入厂到硕士研究生工作，自认曲折得可以拍电视剧，但在他的面前还是相形见绌了。这家伙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许强的额头耷拉下一缕头发，贴在眼睛上方，很不舒服。于是举手撩起来，双手齐刷刷地顺着脑门向后抹去，所有的头发都呈流线型地向后，越看越像周润发在电影《赌神》里牌桌上的模样。他没有意识到黎伟正在观察自己，后脊倚靠在椅背上，说：“这年头什么事都难办，但什么事也都好办。靠的是什么？交情。交情靠的是什么？感情。感情靠的是什么？是贴心窝子。江湖路走得多了，看得也多了，无非就是这些。”

黎伟对他这番喃喃自语很不以为然，但也不愿意与他辩驳，于是漫而应之，合眼冥想自己的心事。今晚洗浴欧阳梵也来了，也许一墙之隔，也许一板之隔。她在那里展现的身体是自己昔日熟悉的吗？他脑海里浮现起的是少女时代的欧阳梵那对娇嫩的乳房，他们之间的肌肤之亲的极致也仅限于此。记得六月初夏上课时，她坐在他的前方，薄薄的衬衣里突出的倒 π 符号缥缈在云端，令他心猿意马，难以消受。

他在椅子上情不自禁地叹息了一声，睁开眼，拉起毛巾来遮住了已然有些失态的身体。

王敬试探地问是否去按摩一下，这里的按摩师专业得很。

黎伟问了一句：“男的女的？”

王敬神情诡异地说：“男的也有，女的也有，还有不男不女的呢。”

黎伟仿佛有了兴趣，又问什么是不男不女？

王敬和许强相视而笑，说：“泰国来的，上半身是女人，下半身是男人，手上有力气，既饱了眼福，又享受了专业的服务，岂不是一举两得？”

黎伟忍不住笑，说还是找那位中医保健的许先生吧，他才是正宗的按摩。许强撇嘴笑，说你这家伙，跟我争。我也喜欢找他，算了，反正一个钟头的事情，咱们排队去吧，边做边聊。

两人起身揩了汗，冲了淋浴后，去做保健按摩。按摩师许先生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者，脸色红润，双眸有神，看他们两人相互谦让，也不客套，随手一指黎伟让他先来。

许先生果然名不虚传，手法纯熟，拿捏有度，时而令人酥麻，时而让人清爽，尤其对于关节的闭合挫扬，更是独到，酸楚中透着舒坦。一过劲后，黎伟平静得像个婴儿，几欲睡去。

这时候王敬撩起门帘进来，一见这按摩师，抱拳作揖叫声师傅。他这样尊称，倒让黎、许二人惊奇，忙问究竟。原来，这位许师傅是当年王敬上中学时在外面拜师学武所认的一个老师。他是擒拿高手，祖传的卸骨点穴功夫，这门技艺动手便伤人，容易致人残疾，轻易不传授外人，所以王敬也只学了一成皮毛。如今争强斗狠的，早已被这时代抛弃，许先生开了家专治跌打损伤按摩推拿的诊所，生意一直不错。前年拆迁后，老先生的儿子单飞上海另立门户，老许不肯随他去，在家里歇息。水晶天堂的老板是他的远房侄子，特地请他来散心的，一般到这里来的人寻的是美色，轻易不会找他按摩，今天，黎伟、许强是稀客，王敬更是多时不遇了。

王敬哈哈一笑，说你老先生收费吓死人，三百块一个，赛过了美女和不男不女，早知道这么赚钱，我也来抢生意了。许先生看他一眼，说你不成，手重力猛，经了你的手，怕是要送命了。黎伟和许强大笑不已。有了王敬来调节气氛，不一刻，便告完事。黎伟舒服得几乎不想起身，懒洋洋地换了衣服，去包房休息。

许强预定的包房是男女同区的，那些女士们都穿着浴衣，披着雪白的毛巾，躺在沙发上吃水果。她们应邀洗了把澡，其实是下下之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脱离了铅华脂粉，哪里还有先前酒桌上刻意装扮来的颜色？倒是欧阳梵的素颜，黎伟首次见面时就在细雨中见过，这时候看她眼角的鱼尾纹、颈下渐显松弛的肌肤、额头隐约的纹路、略显臃肿的双臂，并不觉得落差很大。在他看来，妆扮后的欧阳梵和抹着脂粉的欧阳梵都是一回事。他看着她依然姣好的面容、细窄如昔的蜂腰、丰满犹胜旧时的双乳，仍然心动。

欧阳梵瞟了他一眼，说：“你长胖了，胖了好，上学时你是个精瘦的猴子，那时候还小吧，十六岁？”

黎伟笑道：“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敬昂首挺胸地进了门，吸引了众人的视线。欧阳梵等人都望着他笑，说就他什么也没变，还是老样子。肌肉男都是这样，瞧瞧六十多岁的史泰龙，哪里感觉得到他变老了呢？所以，王敬即使到了六十岁，估计也还是这样，是男人中不老的妖精。

王敬受到了她们的恭维，心花怒放。今天，他受许强委托的事情全部顺利完成。以同学聚会为由，请黎伟吃饭，然后又成功地将他请到了水晶天堂休闲，剩下的事情已经与他无关，任由许强来操作了。不过，他至今还没缓过神来，许强这样煞费苦心地要接近黎伟的目的是什么？容城置业虽然是新成立不久，但品牌实力放在那里谁也不敢忽视。这样的房产开发商跟一个文管处长之间能有什么瓜葛？

如佛家所言：各人饮水，冷暖自知。黎伟此刻三度和欧阳梵见面，并见识了她妆扮前后的面目，再往下该怎么样呢？他不敢多想，也不愿多想，只希望能够以这种频率时常接触到她。今晚一别后，还可以

用去拜访王敬情人的借口联络她，再次单独相见。他坚信这种可能会自然发酵生长，毋须强求。

（七）

这晚宴和洗浴在夜里十一点宣告结束。黎伟等人在水晶天堂门外道别后，各自散去。王敬赶往工厂上班，等着他交接的人已经着急，不停地来电话催促。许强点到即止，没有再作下一步的深入，握住黎伟的手寒暄再三，说王敬真是个好人，创造了这样的机会让大家重温中学时的旧梦，真是功德无量。黎伟深有同感，今晚他倒没有和欧阳梵有什么约定或者暗示，目送着她乘出租车离开了，想打个电话给她以示送行。

他想独自走，可是许强坚持要送他，他对那辆上次忽视的黑色奥迪深瞥了一下，坚定地拒绝了。离开水晶天堂后，他终于腾出方便来，打电话给欧阳梵，并猜测她是否已经到家了。

电话一打就通，那边是她慵懒的语调：“你这会儿才打电话，我可是期待了快十分钟了。”

黎伟笑笑，说：“我早就想打，可那位帅哥拉着我说话，心急似火呀！你也这样吗？咱们算是心有灵犀了。”

欧阳梵轻声一笑，说：“拉倒吧，真有默契，你该看到我的暗示。那会儿我是想拉你去雅典咖啡坐坐的，但你心不在焉地在跟帅哥聊天呢，又东张西望地找王敬，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该记一大过！”

“天啊，你这是莫须有的罪名。我是在找你，你像个妖精似的，突然就不见了。”

欧阳梵哼了声，说：“你才是妖精！我是光明正大地上了车，跟所有人都打了招呼，你视而不见，又是一宗罪！”

黎伟笑容满面，欣喜不已。这女人已经在言语间拿出了娇嗔使小性子的态度，这样的态度，通常是只对亲密的人才使用的。他和她一起在记忆的轨道上回溯，已然向少年时的恋情进发了。重返青涩时代的爱情？他这样心怀疑窦地审视自己的行径，忽然又感到了几分道德上的愧疚。欧阳梵是有夫之妇，尽管她的丈夫有外遇，她因为婚姻生

活的不如意，甚至做出过不理智的行为。但她毕竟是有丈夫的人，自己确实不应该再跟她玩弄这种暧昧，他应该……怎么去做呢？

黎伟这边踌躇不安起来。与此同时另一辆驶向城区东部的出租车里，欧阳梵同样也陷入了迷茫与矛盾中。黎伟所猜疑担心的一切并不是子虚乌有的，这些都实实在在地笼罩在欧阳梵的心头。

她现在的身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可能出现变化。原来的她是大律师马长乐的夫人，一个怨妇，徘徊在可能失去丈夫的危机当中，痛苦、不能自拔。假如她趁着这段生活带来的新鲜变化的轨迹滑行出去，那就又增添了一个身份：黎伟的情妇。

马长乐的妻子，黎伟的情妇，这两者之间，前者是她需要捍卫的，后者是无奈中的一种变通。她难道既能捍卫住婚姻守住丈夫，又能跟黎伟缔结一段地下情，鸳梦重温？

这个想法太过前卫、也太过刺激了。做惯了良家妇女的欧阳梵，在这样古怪而富有挑战的想法面前惊呆了，但心底却有一股跃跃欲试的冲动。良家妇女跟情妇这两种身份，或许鱼与熊掌可以兼得。

她意乱情迷地下了出租车，进了住宅区，在电梯里孤独地望着幽暗的灯光发愣，到了预定的楼层居然没有留意，任由电梯向上至顶，敞开门扇，迎面瞧见标明楼层的数字 12，这才回过神来。她暗暗咒骂了一句，重新下去。离开电梯后，她在自家门前掏出钥匙，陡发奇想，于是双手合十对着钢制的门扇许了一个心愿：如果此刻开门进去，丈夫马长乐在家，她就洗心革面，把方才心中糊涂非分的想法彻底地抛弃；倘若屋里依旧是长久以来日复一日的空荡，她就拣起刚刚放下的危险想法，付诸实施。要知道，守住马长乐很难，和黎伟旧情复燃很容易。难易的选择，全在她的一念之间。

欧阳梵满怀期待却又忐忑不安地扭动着钥匙，锁孔里轻微的弹珠声在她的神经末梢上滚动，她的心跳随之加速。开了门进去，用不着开灯，她嗅入鼻腔的气息就已经说明了一切。那股寂寥就隐藏在午夜时分的空气中，将她牢牢地包围住了。她绝望地关门开灯，屋子里干

净整洁，纤尘不染，混杂着烟草气息的男人体味，犹如世外传说，再也没有透入过这里半分。

她干笑了一声，脱了鞋，光着脚踩在松软的地面向前走去，每隔几步就脱卸掉一件衣服或者饰物，这些东西零零碎碎地随着她的足迹穿越了客厅、书房和卧室，来到床前。她站在床边，一丝不挂，仅仅左手里拿着手机。然后，就此半躺在床上，从对面的梳妆镜里端详自己的裸体，开始拨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是给丈夫马长乐的，他没有关机，但也没有接听，耳畔只是悠扬的彩铃旋律。她咬咬牙，又想打给黎伟，但随即取消了这个念头。

欧阳梵丢开手机，专注地凝视着镜子中的自己，挺起胸膛分开双腿，幽暗的灯光里，欧阳梵的美丽一如往昔，岁月的痕迹被光线所掩护，模糊中的欧阳梵，比照着清晰的自己，手指在每一寸光滑的肌肤上摩挲，内心一阵哀怨、一阵愤恨、一阵骄傲、一阵伤感。她精疲力竭地拖过薄薄的被子，掩盖住身体，关了灯借着依稀的月光点起支烟，在黑暗里轻声啜泣。

（八）

这一夜，欧阳梵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再次醒来时，窗外早已是阳光普照，人声鼎沸。阳光照在对面的镜子里，折射出更加强烈的光线，令她睁开眼就陷入到一片眩晕当中。她挣扎着侧身去看台钟，竟然是上午十点了。她的睡眠，已然度过了三分之一的白昼。

欧阳梵揭开被单，意外地发现自己精赤着身体，起先大吃了一惊，但眼瞧着那一路零落的衣物，油然忆起昨夜回家时的情形，顿时叹息了一声。她离开床，从衣橱里取出干净的衣服穿上，接着用脚尖挑着那些昨夜换下的衣服，收在衣篓里，扔到洗衣机内。

她洗漱了片刻，走到阳台上，置身于绚烂的阳光之下，俯望着下面街道上的芸芸众生，昨夜的郁闷情绪大为改善。她拿起手机，检查了昨夜拨出的号码，又尝试着跟丈夫马长乐联系。电话很快就接通了，那边马长乐快捷干脆地说：“我在法庭上，有事回头再说。”

她听着耳畔挂机的声音冷笑了一声，蹦出句国骂：“去你妈的！”

和丈夫这最后沟通的尝试被无情地阻止后，欧阳梵仿佛轻松了下来，转身进屋，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装扮自己。她原本就保养得不错，再加上化妆品的修饰，年龄上的缺憾被遮盖住了，偶尔的破绽反而增添了几分成熟妩媚的味道。所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大约指的就是她眼下的模样吧。

欧阳梵梳妆完毕，出门下楼，去车库开出自己那辆红色的日产车来。这辆车她不常开，平时外出时都喜欢步行或者坐出租。一个整日里生活寂寥冷清的女人，再把自己禁锢在铁壳子里，那是更加无趣。但今天欧阳梵有所期待，心情自觉地调整，平静如水地驾车出门，先找了家餐厅大快朵颐，填饱自己的肚子。吃饱之后，她将手机搁在座位旁，避开交通繁忙的地段，悠闲自得地转悠着。

过了中午，太阳偏西，人又不倦，却依然没有期待的电话，欧阳梵停住了车，进了路边的一家以前光顾的美容店，去作面部保养，边休息边等候。大约到了下午四点左右，躺在美容椅上昏昏欲睡时，身边的美容师和隔壁的同伴说：“黄小姐来了，今天那位马律师没陪她？”

欧阳梵面膜下的脸部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马律师，是马长乐？在这座城市里，被称做马律师的人太少，似乎这个称谓就是因他而设的，马长乐律师，办案辩护无往不利、公检法圈子里兜得圆熟自如、长袖善舞的马律师，除了他还能是谁？她微微抬头，从镜子里去看旁侧的落地玻璃门。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推门而入，披肩的卷发，精致的五官，几乎不需要脂粉修饰的嫩滑皮肤，修长有力的双腿，在衣服里不安分蠢蠢欲动的胸脯，这样的外表足以令男人愚笨，女人绝望。欧阳梵暗暗叹气，闭上眼听她们聊天。

看样子，那位黄小姐是这里的常客，估计她频繁进出这里时，就是欧阳梵懒于出门的这一年。其实平心而论，这样容貌的女孩子是用不着到这里来画蛇添足的。常年在这里流连的，是那些年过三十、自觉韶华渐去的女人。这女孩在接待台边放下手里的包。那些美容师都

欢快地笑了起来，问她上礼拜那件衣服真的很好，是哪个牌子，本地店里买得到吗，或者是不是在网上订购的。

黄小姐嫣然笑道：“我老公出国，有案子飞新加坡，从那里带回来的。”

欧阳梵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轰的一声涌上头颅。她拼命地压抑自己的情绪，不想在这个地方跟这女孩子翻脸丢丑。不错，上个月马长乐是有案子去新加坡了，回来时丢了个首饰盒子在桌上，恰巧那天她不在家，见了这东西看都没看，就归拢到了梳妆台下的抽屉里去了。从这位黄小姐的话里可以断定，她口中亲密无间地称做老公的马律师，就是自己的丈夫马长乐。欧阳梵知道马长乐近一年多来夜不归宿的原因是有了外遇。是什么样子的女人能够令他如此呢？她心里一直疑问，甚至暗地里还有愤而不服的意思。可是，在这么一个青春逼人、美丽亮艳的女孩面前，她彻底失去了信心。这时候，她忽然想起古书上所载的包涵醋意和妥协的四个字：我见犹怜。

男人们为什么要娶妻结婚呢？干脆都像小区里那些贪得无厌的野猫该有多好，不会拖累他人，又遂了追逐猎色的心愿。此刻，欧阳梵对这姓黄的女孩痛恨之心稍减，突然怪罪起自己的丈夫来。马长乐这个浑蛋！她的手伸向手袋，冲动之下想拨打他的电话，宣泄自己的怒火。

可就在此时，手机铃声抢在她摸到之前响了起来。她拿起手机，看来电号码是黎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她稳了稳心情接听，看来黎伟对于昨天言语间的约定是放在心上的，话筒里传来嘈杂的背景声，衬托着黎伟轻柔的笑声。

“我现在就在西城区街口。哎呀，这里密密麻麻的店铺，哪一家是啊？就等你来指点呢。”

欧阳梵被这个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电话打岔分神，那一刹那的恼火，被遏制下去。她极力地保持平稳的心情，答应道：“好，你在那里稍等片刻，我马上过来。”

黎伟这电话好像是解锁的一把钥匙，适时地将她从眼下这个困境里释放出来。她躺在椅子上，看着、听着丈夫的小情人意气风发地谈笑，而她所赖以自傲的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这就好像自家的东西被小偷攫为己有后，还当着失主面公然炫耀，失主竟然因为某种顾忌而不便揭穿。这样的困惑和窘迫令她羞愤难当。

她挎着包出门，这个姓黄的女孩子还没有做护理，正在有意无意地秀自己手上那只晶莹闪亮的钻戒，目光不经意地瞥了她一眼。欧阳梵旁若无人地向前，心里对马长乐的恨意又深了一层。出门后，她上了车，下意识地示威一样将汽车在美容店门前倒退转弯，缓缓驶上了街道，油门一踩，呼的一声疾驰向前。

一路上，她边开车边诅咒马长乐，愤怒之余，居然还没忘记该去哪里。等到了西边街口时，远远瞧见百无聊赖倚靠在车边抽烟的黎伟，这才猛地甩开心里的这股怨气，将车子刹停在他身后。她在车里深深地呼吸了几下，平复紊乱的心情，这才开门出来，笑盈盈地打个招呼，说：“你不是戒烟吗？怎么又抽起来了？”

黎伟见她开车过来，有些意外，摇头笑道：“早知道你开这车来，我就不丢丑了。干脆，我坐你的车去见王夫人吧？”

欧阳梵白他一眼，说：“你缺心眼呀？开车去干什么？显示自己是大款？”

黎伟恍然大悟，连连点头。

（九）

两人并肩向着古老的街道走去。这里吴尚近百年来未变的街景，让他们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一层。高于路边屋面、枝叶茂盛的高大梧桐，阳光从叶片间的空隙斜射下来，破碎斑驳，落在地上的纹路图案也像是镀上了一层怀旧的颜色。新街区崭新的建筑，闪烁视野，光怪陆离，给人以紧迫和不安。只有这里，才让人有氛围来彼此感受、沟通。

黎伟东张西望，忽然说：“咱们过去在这里吃过冰淇淋，还记得吗？”

欧阳梵顺他的指示看去，是一家小小的家电维修铺子。原本是两层小楼，上面已成危房，用木板钉死了，只在下面营业。上中学时，这里是家小冷饮店，他们还曾在二楼吃过冷饮。那时候他们骑着自行车，中间隔着四五米的距离，生怕被人识破端倪。那时的这里非常安静，汽车稀少，行人悠闲，街面上零星有棋摊、牌桌，围聚着一群群快乐的人们。偶尔也有人打架，都是实打实的拳脚较量，很少有持刀伤人的。

他们坐在临窗的小桌前，用小勺子挖着纸盒里乳白色的冰淇淋，喝着冰镇的酸梅汤，望着下面街头来去的人流，那一刻的情景，在他们的记忆中永远地凝固并镌刻下来了，至死难忘。

黎伟近期无数次往返于这条濒临拆迁的古旧街区，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深刻感触。他望望身旁的欧阳梵，她却随手一指，说：“我在那里丢过一辆自行车。”

黎伟看到了她嘴角的笑意，明白她这话里的含意。

那天吃冷饮时，她的自行车丢了。那是辆轮盘小巧、车把高挑、坐垫子宽大、女孩子骑在上面姿势好看的飞鸽车型。当时，她沮丧懊恼地坐在黎伟那辆黑色二六凤凰自行车的后座上，在这看似漫长的街头寻找那辆失踪之车的下落。那天的欧阳梵，脸色因羞涩和着急而绯红。她低下头，生怕被熟人瞧见。

从整个下午找到了天黑之后，他们两手空空。黎伟送她回家，不敢走大路，在幽暗的小巷子里东拐西绕，在她家附近的一个角落里，看着双眼含泪的欧阳梵，黎伟壮着胆子闪电般去吻她。可是这一下没有挨着她的面颊，灵巧的欧阳梵让开了他的亲近，心情变好了许多，弯眉婉然一笑，转身往家门口跑去。

黎伟说：“我记得，那辆车三天后派出所就送上门来了。你后来又骑了多久才丢掉？”

欧阳梵抿嘴笑道：“十九岁，我十九岁考上大学后就不骑了，毕业之后改成了潇洒木兰，现在再骑自行车，怕是要丢功了。”

黎伟安慰说：“哪里会呢？这骑自行车跟游泳是一样的，一旦会了，就永远忘不了。不信？哪天我找两辆车来，咱们一起骑车环城溜达。”

欧阳梵点头，算是同意了他的提议。她隔街一指，说：“瞧，王夫人就在那边。”

黎伟抬眼望去，李侍正在店门口替模特套衣服出样，当即提醒说：“虽然只是王敬的情人，但也不要挑明了。别伤人脸面。”

两人过了街，李侍正巧转身，看见了他们。她跟黎伟先前在面馆见过，和欧阳梵更熟，当即展颜一笑，说：“哎呀，是你们！王敬这会儿不在，我打电话让他过来。”

黎伟笑吟吟地说：“好，我们逛街在你这儿歇歇脚，就等他来聊聊。这会儿，他忙吗？”

李侍摇手说：“不忙。夜里去厂里混班，白天是他的天下，悠闲得很。”

她拨了王敬的号码，打过去。接通后，王敬问有什么事，说他的两个同学来了，一男一女，都在店里等他。王敬犹豫了片刻，让她先帮忙招待一下，他半个小时后到。

李侍丢开手里的活计，搬了两张木凳，请他们在外面树阴下坐了，又去对面的小饭馆借了两只杯子，泡上茶叶待客。她自己边整理货物，边陪他们闲扯聊天。欧阳梵说这里聚得住人气，生意不错，开了有好几年了吧。李侍说十年，到年底整十年。

欧阳梵问她的孩子多大了，是男孩女孩，在哪里上学。

李侍说：“男孩，在励志寄宿学校。”

欧阳梵有些意外，她的儿子居然跟自己的女儿同校，当即详细去问。李侍说儿子上初三。欧阳梵说自己女儿是初二，相差一岁。李侍说励志的学费生活费贵死了，就靠这店在撑，明年要是考上公办重点高中，就省很多钱了。

她们所说的励志寄宿学校，是三年制初中，三年五万的赞助费，加上生活费接近十万，这高昂的费用令一般人望而生畏。但欧阳梵想不到李侍能够把小孩送进去，心底倒有些钦佩。

黎伟没孩子，对这两个女人的话题不感兴趣，倒是等王敬有点儿着急了，眼睛往大街两边张望，顺带着浏览这即将逝去的街景。他瞧见一个女子从相距不过十来米的古老宅门内出来，一身宽松潇洒极具异域特色的衣裙，头发随意地挽在脸庞的右侧，神色平静。她站在路边等候出租车，顾盼之际，正巧看到了树阴下散坐并观望的黎伟。

这对男女几乎是在同时发现了对方，举手招呼。黎伟丢下身边这两个唠家常的女人，去迎那位女画家柳小姐。柳盈微笑着伸出手来，跟他轻轻握了握，说：“黎处长，原来以为下周一才见得着你，想不到居然提前了，咱们算有缘。”

黎伟望望她身后的宅子，问：“你怎么在这里？没在省城忙画展？”

柳盈转身指指，说：“我原来家住这里，顺便来找找素材。你一个文管处长，待在路边纳凉吗？这样悠闲自在，还有两位女士陪着。”

黎伟刚要解释。

欧阳梵已经走了过来，故作惊讶地说：“哎呀，黎伟，这位是……”

黎伟替她们介绍说：“柳盈小姐，画家。这位是我中学同学，欧阳梵。”

柳盈看着这保养得当的中年女人，以职业角度评价说：“欧阳女士的脸部线条很好，眼神里的气质也好，如果有机会我想替你画幅像。”

欧阳梵笑道：“好啊。不过，可从来没听我这同学说过，有你这么一位画家女朋友。”

黎伟听出她的弦外之音，不动声色地纠正说：“这位女画家朋友，我是新认识不久的，还没来得及跟你们炫耀呢。她可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画家，下周在省城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咱们一起去捧捧场？”

柳盈听了还没有表态，欧阳梵抢先一句说：“能够参加柳小姐的画展是件荣幸的事。不知道她欢迎不欢迎呢？人家可是专请黎处长的。”

柳盈笑了笑，说：“当然欢迎，肯定欢迎。这样说定了，下周一，二位一起来，欧阳女士，赏不赏光？”

欧阳梵瞟了黎伟一眼，说：“还不知道黎处长肯不肯捎带我去呢？”

黎伟在这两个虚与委蛇的女人中间倒弄得有些被动了，当即挥手说：“周一早八点起程，一个多钟头到省城，赶不上早饭，中午有两碗米饭招待吧？”

柳盈盈一笑，说：“岂止是米饭，保证你们肚子满载而归。”

目送柳盈上了出租车离开后，黎伟跟欧阳梵返回服装店门口。李侍问他们怎么认识这个女子的，黎伟奇怪，反问她对柳盈的看法和了解。李侍一笑，说这女孩子自己十年前就见过了。那时她还上学，喜欢画画，后来真的考上了美术学院，听说还出国深造过，至于什么时候回来的，不清楚，就是近一两个月见她回来频繁些。她是这宅子里的人，据说房子空着，父母前几年都已过世，她是独女，想来是继承做房主了。

黎伟留神去打量一下宅门边的不锈钢牌子，这里是文保单位，他来过两次，里面是三进小院，分割得不成模样，价值一般，倒想不到柳盈居然是这宅子里出来的。可惜她在吴尚碌碌无名，假如在海外闯出名头来，有陈逸飞之流的影响，那么这里辟为文化名流的居所保护是可以的。

李侍见他沉思，追问一句：“这座宅子是不是要拆迁？”

黎伟表示还不清楚，一切还是要看拆迁方的意思。

他们因柳盈的出现这一分神，半个小时转瞬即逝，王敬还没有在约定的时间里过来。欧阳梵看看西沉的日头，不想再等他了，表示说今天虽然没有碰到王敬，但是跟王夫人聊了这么久，不虚此行了，下次想淘衣服，一定来这里看看。李侍似乎想再留他们一会儿，赶紧打

电话。王敬没接，隔了两分钟，回拨过来，说有些意外的事情耽搁，让她代为向两位同学致歉。改天，还是他来请客吃饭。

李侍无奈，只得原话转述。黎伟摆摆手说没关系，但油然想起不久前李侍说的一句话，便问她王敬眼下在哪里上班。李侍口无遮拦，不知隐晦，随口说在布厂，还是老行当看锅炉，他就是看上这岗位常年夜班，白天清闲，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了。

黎伟心中犹疑，跟欧阳梵交换了一下眼色，先行告辞了。回去取车的路上，黎伟说下次不能再吃王敬的酒了，人家辛辛苦苦地血汗钱，一顿就去掉两个月的工资，于心何忍。欧阳梵想了想，说他就是心善，王敬既然能请，那就表明他请得起，夜里在布厂上班，白天他不是还有其他的路子挣钱吗？有时候，看人不要从门缝里看，说不定王敬比他富足，他有老婆有情人，这可不是一个布厂夜班锅炉工所能做到的。

黎伟醒悟地笑，拍拍自己的胸口，说：“他比我强，我连老婆都还没有呢。”

（十）

王敬两次和李侍联系时，其实都处于歇斯底里的边缘。他正在家里，终于知道了妻子马燕昨天中午吃饭时约他晚上谈谈的缘由。今天上午，他回到家破天荒地发现她依然蜷缩在被窝里沉沉地睡觉，竟然没有去公司上班。他在卧室门前咳嗽一声，提醒说太阳爬得老高了，该起床了。

马燕嗯了一声，慵懒地从被单下亮出两只赤裸的胳膊来，伸展并打了个呵欠。接着，她缓缓坐起来，上身赤裸，王敬久违了的乳房浑圆沉坠，大而尖锐的乳头色泽黝黑，腋下的毛发若隐若现。

王敬靠在门掩上，望着她问：“昨天什么事？”

马燕沉默了片刻，若有所思，但片刻后就穿上内衣，下床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找你商量一下，咱们之间到了这地步，也没多大意思了，不如爽快点儿离了，这样你自由了，我也解脱了，大家还是朋友，好不好？”

王敬的脸色顿时阴峻下来，他昨天的不祥之感终于在眼前浮现，这娘们儿果然是要摊牌了。他笑了一声，没有应腔。离婚这两个字，在他的脑子里盘旋了已不是一两年了。就自己受的屈辱而言，应该立刻把这女人赶走，让她滚得远远的。可他每当到了最关键的下决心的时刻，就退缩了。这举动，跟他强健的外表南辕北辙，说出去根本没人相信。他不愿意跟马燕离婚，不管他多么的恨她水性杨花，但是他却依然离不开她。

一句话明了：王敬还留恋着马燕。

当然，这种留恋成分复杂，有男女之情，有长久相处的感情，有过去七八年美好生活的积淀，有因孩子爱屋及乌的因素，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不能被人耻笑。

王敬这十年来日渐走了下坡路，早些时候还能打肿脸充胖子，以某某副总某某经理的名头在市面上混迹招摇，但这两年这些身份全部变得分文不值，除出了微薄的工资，几乎再没有其他的收入，平日里衣着开销，被李侍承担了一大半，缓解了他经济上的窘迫。马燕虽然没一分钱给他，但却撑足了他的面子。附近街坊邻里都知道他的日子过得不错，虽然是布厂里的工人，但整日里游手好闲，像是个在外面吃得开的角色。倘若马燕弃他而去，他必然会落个背地里遭人嘲笑的下场。而他自从十七岁闯荡社会开始就变得心高气傲，这许多年来，谁也不敢小瞧他。这一点，维持着他男人的自尊，让他苟活至今。倘若这一条失去了，他活在这世上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此刻，听了马燕的离婚提议，他想退却，置之不理，也许这还跟以前一样，她只是想敲打他，并非真的要付诸实施。马燕看他一声不吭，转身欲撤，追上去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袖，说：“等等，你说清楚再走。”

王敬手腕一翻，像掸掉尘土样拂开她的手。马燕双臂一张，蓦然拦腰抱住他，喃喃骂道：“你这个孬种，把话说清楚了再走！”

王敬欲走不能，说：“干什么？安静些日子，又无事生非了。我出去走走，好不好？”

马燕恨恨地说：“我要离婚，跟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一刀两断！”

王敬掰开她的手，俯视着她胸襟处深邃的乳沟，说：“谁没用？你别诬赖人！”

这下子，轮到马燕冷笑了，她愤然将新穿上身的衣服一股脑卸除下来，挑衅般地说：“来呀，试试，看看你还有没有用？”

王敬心里鼓劲，宽衣解带，将她摁倒在床边一角，想一展雄风将她制服。可是，见了真章时却是力不从心，不一刻就丢盔卸甲，颓然熄火。马燕似乎早有预料，重新穿衣，自得地笑道：“你不成了，还不承认？面对现实吧。”

王敬羞愤难当，劈手啪的一声抽了她一记耳光，将她像提小鸡一样拎在眼前，红了眼说：“你这个偷人的婊子，你不偷人，我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这样！”

马燕被他擒住脖子，呼吸困难，狠命地掐他，喊道：“松手！松手！你也就剩下这点儿粗笨的力气了。”

王敬看着她的脸色由红转为苍白，知道她吃不住自己的臂力，顺势将她丢在床上，说：“离婚？做梦去吧！我宁死也不会跟你离。告诉你，真的离了婚，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亲手拗断你跟那个王八蛋的脖子。你带个口信给他，这两天洗干净了等我去宰他！”

王敬绝望中发出这样的恫吓，出了卧室，坐在外面屋子里。这老房子四面都不隔音，两人后来的几句对话都是放开了音量讲的，已然引起了院子里邻居们的警觉，聚拢来交头接耳，悄声议论。

也就在这时，李侍来了第一个电话。之后，马燕穿戴整齐，充满不屑地走出来，死死地盯住他，双手紧紧地揪住他的衣襟，使劲地摇晃，低声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这么无赖！这么不要脸！”

王敬稳坐在板凳上，巍然不动，毫不理睬。

马燕凑在他的耳边说：“我一定要离，你休想威胁我，我宁愿死了，也不要跟你这个窝囊废再过下去！”

马燕正纠缠住王敬厮闹，桌上手袋里手机铃声大作。她松开手去接，脸上的亢奋和恼火清淡下去，语调柔和下来，言简意赅地说着话。

王敬立刻判断出来电者的身份，他趁着马燕不留神，冷不丁出手从她手里夺过电话，放在耳边，以一种充满决心的音调说：“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你跑不掉了，我要亲手弄死你，你从现在开始就等着去死吧！”

马燕尖叫着来抢手机。王敬记牢了电话号码，将手机嗖的一声从半开的窗户扔了出去。马燕转身提包出门，冲到院子里去拣，意外地发现院子里左邻右舍都站在门外，神情暧昧地望着自己。她垂腰拾起手机，发现已经摔烂了，当下也不多说，揣进衣兜里拔脚就离开了。

王敬回味方才自己这阵子的冲动，感觉比跟十个人格斗都累，浑身乏力地坐在屋里，懒得出门再去追她。今天，他心理和肉体受到了这个女人双重的恶毒羞辱，是可忍孰不可忍，终于在无望中爆发了。他仰面望着天窗上方流云飞掠的天穹，暗暗下定了决心，绝不能遂了这女人的心愿，即使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

当他回拨第二个电话给李侍之后，估摸着黎伟和欧阳梵离开了，这才锁上门前往西大街。到了服装店时，天色已经黯淡下来，李侍正在收货，突然看到他来，感觉意外，抱怨说他的那两个同学都走了，这会儿才来有什么用。

王敬勉强地笑，说自己是来陪她的，才不在乎他们呢。他这话一半是由衷之语，一半是谎言，但效果很好，足以令李侍心花怒放。她笑嘻嘻地说：“你个骗子嘴，看我不用酱肘子给堵了。”

（十一）

李侍住在城北拆迁安置小区里，楼高十二层，她住在第九层。当初住的旧房子，刚刚好置换成九十多平方米的新房以及装潢费用。今晚她果不虚言，买了酱肘子，切了半只烧鹅，两人在阳台上坐下，从落地玻璃窗口俯瞰城市的景致，边喝边聊。李侍有点儿酒量，但从不在外人面前显露，只陪王敬喝。

王敬心中郁闷难解，唯有以酒解愁，闷头夹脑地喝了近半斤，苦笑着自嘲说现在活着没劲，人在这世上混有些难了。李侍哪里明白他的心思，她知道王敬有老婆，也知道她在房产公司做会计，但是不知

道王敬的婚姻困境。眼下看他如此消沉，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笑骂说：“屁话！有什么难的？实在不成，我们一起瞎混。这店眼瞅着嫌小了，正好等拆迁的机会，换个大的。到时候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咱们两人一起干。”

王敬听她说起拆迁，倒是念起件事儿来，在心里估摸片刻，拍了一下大腿，说：“你这话倒提醒我了，我眼下有条路，但还没有把握，等两天看看势头，说不准能有戏。我看你这店，换百十来平米问题不大。”

李侍喜笑颜开，说：“老天，别一百平米了，有个三四十平米我就心满意足了。”

王敬这会儿信心又足了十分，当即喝了一大口酒，抬眼看她，笑道：“你嫁给我得了。”

李侍一笑，说：“你想重婚坐牢啊？”

王敬嘿了一声，说也不一定。他此刻有些后悔刚才这句话，他凭什么让人家嫁给自己？他只不过是一个空有体力的穷光蛋而已，收入低微，在世面上全是假大空，除了一双拳头能打，其余什么都没有。而现在这年头，不靠拳头吃饭，凭的是脑袋。所以，他只能窝在布厂的锅炉间里苟延残喘，可是尽管如此，他还能竭力地维持住自己的外壳体面。马燕和李侍，是他身上的外套和里子。今天下午，面子马燕已经决定弃他而去，他难道是要把衣服反过来穿，用里子代替面子？

想到这里，王敬啼笑皆非，说：“不怕坐牢，我贪财劫色，胆大包天。”

李侍摸摸他的脸，说：“喝多了吧你？我可舍不得让你去坐牢。算了，咱们俩就这样也挺好的。我从来就没奢望过你会离婚娶我，只不过有时候想，老了以后你会时常来照应我，不过这一句话，也要等到我们老了以后再说。”

王敬呵呵乐了，招手让她过来，坐在自己的腿上，拿起杯喝了一大口，紧紧地搂住她松软的腰肢，说：“我现在面朝南边，对天发誓，将来我一定照应你，宁可不要我那个老婆，也要照应你。”

李侍心满意足地听他的誓言，宁愿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王敬喝了大半斤老酒，感到了倦怠，身子后仰倚住椅子的靠背，闭上眼睛想歇息会儿。不料，这一下子竟睡熟过去了。李侍轻轻挣开他的手臂，抱来床毯子，将他盖住了，径自去收拾碗筷，听着他的鼾声，不禁好笑地骂了一句：“醉鬼，全是醉话，没一句当真的。”

第三章

（一）

第二次同学聚会后，黎伟偶然从服装店主李侍那里得知了王敬依旧在布厂做工人的底细，便不愿再去应他的吃请。星期六，王敬来了电话，他当即以人在省城为由推辞掉了。不料半个小时后欧阳梵来电，问他是不是在省城，黎伟大笑，说那是推辞王敬的借口，他这么快就转告给她了，自己此刻可正在家里睡懒觉呢。星期一上午，他开车顺道去接她，她不去的话，怎么好意思一个人就走了呢。

欧阳梵笑了，说：“谅你不敢。不然的话，我可要揭你的老底。说你只顾去省城会画家女朋友，把一班老同学们都抛在脑后了。”

“女画家朋友。”黎伟郑重地纠正她的话。

欧阳梵语带调侃地说：“你这样谨慎在意措词，莫非对她真有意思？”

黎伟当即矢口否认。

欧阳梵便在电话里讲了一个从某本小资杂志上看来的小故事，某师徒二僧过河，路遇一美艳女子求助，师傅勉为其难，背着那女子过了河后，继续赶路，徒弟想着方才的情景，揶揄师傅说他老人家犯了色戒，不料老师傅莞尔一笑，说老僧已经放下了，小和尚还恋恋在心吗？

黎伟知道这个典故，当即反诘一句：“是啊，我老和尚都已经忘掉了，你小和尚还在想着是吧？”

欧阳梵兴致勃勃之时，被他反戈一击，倒不在意，笑道：“越是辩白，越是可疑。我下了一个小套，你埋头就钻，形迹败露了，对不对？”

黎伟听出她话里的试探之意，也不跟她纠缠多讲，半开玩笑说：“哎呀，这些话，咱们俩在电话里空对空闲扯也没啥意思，等星期一去了省城，当着那位柳小姐谈，那才够劲呢。”

欧阳梵反唇相讥：“你当我傻吗？当着她的面谈，我干的可是媒婆的活计，你一个单身男人，跟这些女孩子扯这些闲话，很有可能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你得先请我吃饭才成。”

黎伟叹口气，说：“好！好！好！到了省城，我招待你午餐，保证丰盛。”

欧阳梵咯咯直笑，说：“你是借花献佛吧？人家柳小姐招待来宾的酒宴，变成你的了？”

两人在上午温馨的阳光里各自躺在自己空空的床上，望着窗外湛蓝如洗的天空，心情愉悦地闲聊着。黎伟今天决定彻底地放松，关机关门不下楼，但还没来得及实施，欧阳梵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坐起身子，想了一下，王敬请自己未能奏效，就联系欧阳梵，莫非是猜到了她会跟自己联络？料定自己会因为欧阳梵的到场而被吸引过去？

他不太相信王敬的心思会如此缜密，他在酒桌上的做派以及酒宴的花销，再加上屡次主动做东的热情，表明这可不是一个布厂工人、一个个体商贩的手笔。他一次请客也就罢了，屡次三番目的何在？他脑子里浮现起一张英俊成熟、充满魅力的脸庞来，情不自禁地笑了一声，喃喃道：“许文强。”

许强，这位同校不同级以相貌著称、风流倜傥、一时阅尽吴尚春色的家伙，实在是可疑。他两次出现在他们的同学聚会上，没人跟他有深交，甚至没有人跟他有交往，这个新任容城置业的老总，商界的人物，跟那位布厂的工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两次他的酒宴中都有他参加？

黎伟抬手在额头轻揉着。他和许强一起洗桑拿时，胡乱瞎聊的内容似乎也都没多大的意思。眼下，这两次晚宴倒像一个难解的谜团，横曳在他的心头。这个王敬，随之也成了谜中之谜了。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不过，事务繁忙的黎伟并没有去探究谜底的冲动，他只

不过是一个路过的人，在路边的那堆伪饰的物体面前嗅了嗅神秘的气息后，掉头便继续前行了。这堆东西，只能吸引他片刻的注意，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陪衬点缀罢了。他根本不想动手触摸或者误入歧途，它们与他无关，没有半分影响。

下定决心后，黎伟起床关机，去厨房里弄点儿食物来填肚子，然后开电脑上网，找几部老片子来看。他下意识地凭记忆中的兴趣，在线看日本片《追捕》，同时还下载了部山口百惠主演的《伊豆的舞女》。前者的情节，他熟谙至极，根本没有任何悬念，行云流水般地往前推动，真正让他感触是那些国语配音，乔榛、邱岳峰……这些久违的声音在他的内心深处涌动，泛上来的是少年时代的生活。甚至，他从旅馆那一出戏里，看到了赤裸上身的真由美那对浑圆结实的乳房，俨然就是初恋时代欧阳梵身体上的。

他暂停画面，凝视良久后，把画面拉到了最后那段曾经脍炙人口的台词上去。

一直往前走，不要向两边看，走过去，你将会融化在蓝天里。

朝仓跳下去了，堂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

黎伟乐不可支地关掉了这部电影视频，去看下载完毕的《伊豆的舞女》。他的书架上有这本书，版本老旧，封面是一幅浮世绘风格的侍女图，译者侍桁。这本书文字水准远远高于市面上流行的其他译本，他不知道川端康成的日语原著的水平底细，但是坚信这册中文译本给汉语读者带来的文字美感和享受已经超过了原作。他看着山口百惠美丽的面容，有些心悸，这样的美人只属于逝去的那个年代，如今的山口体态臃肿走样，沉溺于现实世俗生活的女人，很轻易地就会被世俗击溃。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能够像赵雅芝那样美貌长存的。

他在电脑里看电影，一半之际，桌边的座机响了。他走过去接听，心里奇怪，这号码除了单位的少数人，其他的人是不知道的。它是他原来老房子里拆迁带过来的，谁会在这时候拨打它找自己呢？

他拿起电话，问：“哪位？”

对方沉默了片刻，说：“我，章静。”

黎伟脑子里霎时空白了一阵子，章静是他已经离婚四年多的前妻，远在美国，怎么可能打电话找他？可声音确实是她，难道这是个越洋长途？

对方见他没有回应，继续说：“干吗呢你？怎么不说话？我现在在吴尚，住丽晶大酒店，咱们的那老房子都拆了吗？我回来去过，找不着了，幸亏还有这号码，还是我打电话回美国去让他们在书桌里找到的，不然可真就找不到你了。”

这确凿无疑的口吻，证实了她就是章静，黎伟的前妻。但黎伟这会儿一时想不起来该说什么，他呵呵地笑了几声，说：“是你呀，找我有事？”

“见个面吧，我好久不见你了，想看看你现在的模样。”

黎伟想起了自己当初陡然接到越洋寄来的离婚协议文件时的尴尬和无奈，打了个哈哈，说：“见面有什么意思？老啦！秃顶了，驼背了，半个小老头了，没品相啦。”

章静虽然听出了他话里推托不满的意思，但依然说：“矫情什么呀？大男人这样小气？还算是个男人吗？”

黎伟咳嗽掩饰，缓缓地说：“你衣锦还乡了，再来找我这么个落魄的前夫，似乎没劲吧？是我感觉没劲，不是你。好吧，有空我去找你，丽晶大酒店，五星级呀！”

他挂断了电话，坐回电脑前，心里百感交集，望着屏幕里的画面发愣。前妻章静的现身，是他生活中发生的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女人回到吴尚来，找自己干什么？见个面，还有这必要吗？说句实话，黎伟这四年多来还没有真正记恨过一个人，除了章静。并不是因为他们当年夫妻关系紧张，感情恶化，而正是因为他们当初生活平静、舒适，双方虽然没有感受到彼此投入深爱的激情，但每天同床共枕，稳定的性生活，几乎从无口角。照这样的趋势延续下去，许多年后携手白头的结局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可是，她出国去照料那个患了可恶病症即将撒手人寰的远房姑妈，扯碎了他们婚姻未来的美好蓝图。从未恶语相向、性情温婉的章静，

突然间就寄来了那封没有任何托辞借口的离婚协议书。他们四年的共同生活里，这点儿默契还是有的，她毋须解释，他也不用追问，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姓名即可。他的离婚，几乎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没有吵闹摔打，甚至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声音都听不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发落了。这件事至今令黎伟耿耿于怀，平素里最不愿提起的人就是章静。本来，他以为离婚后，这辈子再无可能跟这个女人有瓜葛了，可是她却在四年之后以这样的奇特方式亮相了。

他起身拔掉了电话插头，自己不是讲明白了吗，不想再看到她，斩断和她的最后一条联络的线索。当她再也打不通这个电话时，会明白他对她的憎恶的。

这个意外的电话彻底破坏了黎伟居家静歇的心境。他烦躁地站起身，去阳台上放松转移内心的恶劣情绪。可是，这个意外来电所产生的心理暗示太强烈了，四年间的耳厮鬓磨的温馨生活，一幕幕都闪电般在脑子里浮现，此起彼伏，挥之不去。

他跟章静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她那时二十七岁，比他小四岁，据说之前曾有过一次漫长的恋爱，刚刚从失恋分手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她在交通局下面的一家公司做业务，收入不低，模样儿不算漂亮也不难看，整体上稍嫌平淡，放在人群里立刻就会被湮没。

当初，黎伟之所以和她只处了三个月就结婚，一来有父母的催促，二来就是因为她这种平实的味道，有日后标准家庭主妇的潜质，不累心、不烦人。唯一的遗憾是，他们结婚后几年始终未能生育，谁的问题？黎伟心知肚明，问题肯定出在女方，自己十七岁时就失手弄大了女同学的肚子，这个不便明示的证据明摆在那里。章静有次想拉他一起去医院检查，他不肯去，也没有劝阻她。也许，她后来终究偷偷地去了，得知结果后，就缄口不提了。

其实，黎伟认为生活能够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未尝不是一种福分。那些远逝的二人世界淡然相处的日子里，黎伟是幸福的。但这个幸福仅仅维持了四年，不能生育的妻子竟然主动地跟他离婚了。事后很久，黎伟回头来看这段婚姻，感觉它像是一段构思奇怪的肥皂剧，

一个看似不可能破裂的婚姻，啪地一声像气球一样爆裂了，而且绝妙的是，连一点儿碎屑都没有留下。

多年后，那消失在大洋彼岸的废屑残骸突然被某阵邪风一吹，居然飘飘荡荡地还魂了。电话里的章静声音依旧，但说话的方式口吻改变了不少。黎伟静下心来回味着她所说的内容，转身远眺北边工商银行高大的标致性建筑，丽晶大酒店就在它的旁边。此刻的章静就在那里，这个曾经跟他生活过四年的女人，在他心中已然成为一个谜。他面前生活中以谜面出现的人或者事不少了，他对于早已了结的这段婚姻以及这位前妻，实在提不起兴趣。

（二）

星期一上午，黎伟起了个早，安排了单位里的工作，去面馆吃面，并打电话给欧阳梵，让她准备出门上路。十五分钟后，他开车途经东方雅居，欧阳梵正巧从住宅区里出来。她外着米色的长袖薄羊毛外套，内里是粉红色的裙子，淡灰色的丝袜，黑色的高跟鞋，脸上描绘精致，乍一看，也就是三十左右的少妇，姿色动人。

黎伟放缓了车速迎过去，心里暗想，那位马律师也算是暴殄天物了，这样的老婆丢在家里不闻不问，居然放得了心？欧阳梵坐进副驾驶座上，关了车门，打量他一眼，说他今天精神抖擞的，去捧佳人的场子，很给力呀。

黎伟笑说：“今天有福，带着位佳人去捧另一位佳人的场，左右逢源呀。”

欧阳梵望着外面飞逝的街景和扑面而来的田野景色，半摇下车窗，说：“别拿我开玩笑。我都是老女人了，拿去跟年轻貌美的柳小姐相比，自愧不如。”

黎伟侧脸端详她，含笑说：“我感觉没什么差别，咱们的欧阳同学什么时候自卑起来啦？说实话，你现在的模样跟上学时变化并不大。倘若咱们没有在聚会时见过，在别的任何地方，我都会一眼认出你来的。”

他刻意地避开了他们首次在湖滨大道上见面时的情景。

欧阳梵明白他的用意，笑了笑没有应声，去手袋里摸出香烟点上，悠然吸了几口。黎伟笑称她是抽独烟，与其吸她的二手烟，还不如自己也点上一支呢。欧阳梵不假思索，从烟盒里抽出烟来，含在唇间点着吸了一口，递在他的面前。黎伟低头叼住烟嘴，道了声谢。这对男女在疾驰的轿车里不动声色地完成了一次间接接吻，却都心领神会地保持住了沉默。

二十分钟后，欧阳梵终于开口，问：“这几年，为什么不重新找一个老婆？你的条件不错，应该有女孩子喜欢的。”

黎伟笑笑，说：“我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老婆，现在的那些女孩子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惹不起还躲得起。不敢招惹。”

“离过婚的单身女人呢？”

黎伟摇头，说：“离异的女人基本上都带着小孩。我没孩子，不习惯，就这样瞎混吧。老婆迟早会有的，跟牛奶面包是一样的。”

欧阳梵笑了起来，说：“你这家伙私心太重，是不愿意帮别人养孩子，对吧？不过，我就奇怪了，你结婚几年了，真就没孩子？还是孩子被女方带走了，你藏着掖着？”

黎伟遗憾地一笑，说：“真的没有，连影子都没有。”

欧阳梵反倒认真了，问：“谁的问题？”

黎伟反问：“你说呢？”

欧阳梵听他问得蹊跷，忽然间醒悟过来。黎伟高中时曾经引发过一次满城风雨的丑闻，其标志就是女孩子怀孕了，被迫堕胎转学。她那时还真的吓了一跳，庆幸自己没有跟他闯下这祸事来。这么说，他有生育能力，那么是女方的责任了。想到这里，她按捺不住地笑，说：“你这家伙，当初怎么就那么大胆？I服了 you。”

黎伟见她笑，自己也忍不住笑，喃喃地骂道：“他妈的，倒霉啊！那时候哪里懂这个？生理课上睡觉补精神，教课的又不讲透了，结果是稀里糊涂就闯了这祸，差点儿毁了我的一生。我十七岁就进场做工人，童工啊！老天对我的惩罚只有认了。”

他们在路途上探究黎伟少年时的荒唐错误，犹如短暂旅途中一盘助兴的可口佐餐，兴致勃勃间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省美术馆在省文化厅左侧，位于名闻遐迩的民国林荫大道东边。法国梧桐铺天盖地，在路中央交汇，那份幽静非语言所能叙述。美术馆门外高悬着横幅，上面是柳盈亲笔书写的“柳盈小姐书画巡展”八个大字。黎伟和欧阳梵停好车过去，门前的剪彩仪式刚刚结束，省内书画界的名流们正四散开来，拾阶而上进馆。

柳盈今天是东道主，穿着件银白色的羊毛外套，飘逸的裙摆，红色的高跟鞋，一对镶嵌着翡翠的耳环，一条波希米亚风格的项链，原本披肩的卷发收拢扎成髻，随意用一根银质发卡别在脑后，尽显干练之色。她殷勤地搀扶着步履蹒跚的逸之老人跨过门槛，没有瞧见刚刚到来的吴尚客人。

欧阳梵低声说：“看来，这位柳小姐还是个风光人物呢，你可小心。”

黎伟轻轻说：“为什么要小心？你不是说，攀龙附凤是件识时务的事情。”

欧阳梵伸手挽住他的胳膊，提醒说：“小心些，说话别失态。咱们这也算走红地毯呢。”

黎伟笑个不停，按住她的手。这是他们重逢以来第一次实质性的肢体接触。欧阳梵感觉到了他手掌的温暖，不安地动弹了一下，但没有避开，反而更加亲密地贴近过去。这样，他们依偎而行的模样宛若夫妇，在这公共场合得体地秀着恩爱。黎伟心安理得地看顾着四周的陌生人，仿佛他和她少年时代就已成了夫妻，这么多年来他们从未分开过，现在的亲昵只不过是生活中的点滴流露而已。虽然，实质上他们分手了二十多年，重逢相见也不过两三次，但初恋时的情感足以支撑他们眼下的举动。

进了美术馆大门，在散落的人群里，他们是孤独的一对，基本上没有熟人，除了东道主柳盈，但此刻柳盈正在忙于招待重要的客人无暇顾及他们。于是，他们也就把这里当做了吴尚的某条僻静的小巷，

放心大胆地接近，并犹如逛街看景般，去欣赏高悬于四壁的画作。欧阳梵平生第一次受邀参加画展，更是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与黎伟这样亲密地接近，心情愉悦自不必说。

她顺带着看那些画，悄声说：“还真画得不错，这女孩子是吴尚人，我们怎么没听说过？”

黎伟说：“曾经是吴尚人，现在天知道是哪的人呢。”

他们窃窃私语着，走到一处角落，身边的屏风后面，有两个人也在悄声议论。

一个人说：“老兄，这女孩子什么来历，年纪轻轻就能够在省美术馆办画展，那可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林逸之也来了，老头子一向不替人捧场的。”

另一人说：“据说上海徐宪特地打了招呼，林老爷子是看在当年的交情上才肯出力。这女孩子，不简单，据说是……”

那个人叹口气，说：“可悲，美术界不是春香院，怎么都玩起女弟子来了，真是世风日，无药可救了。”

这两人的对话被黎伟和欧阳梵听在耳朵里，他们犹如偶然发现某件国家机密似的面面相觑，屏息静气地挪移开去，到了另外一处没人的地方，这才敢舒口气。欧阳梵望着黎伟，半带嘲讽半含怜悯地说：“可怜的女孩子，你是得小心点儿啦。老实交代，是不是女朋友？”

黎伟知道艺术圈子里男女之事很乱，老师染指女弟子历来有传统，民国时相传至今，只不过是將熟悉的人列入进去加以对照，这是头一回。这位柳盈小姐，画艺精湛颇有造诣，可惜了。

欧阳梵看他不吭声，以为他自觉惭愧，更加贴近他一层，安慰说：“幸好，她现在没有成为黎太太，我看你也不必太尴尬，放下了就成。”

黎伟啼笑皆非，正要解释。

柳盈从前厅转过来，一眼就瞧见他们，赶紧走近来招呼，先借着他们这副亲昵的形状，问：“黎太太，没错吧？”

欧阳梵脸上有些红了。

倒是黎伟不动声色地替她解围说：“黎太太还是未知呢，但女朋友、老同学是确切的。”

柳盈抱歉地笑，说：“对不起，我刚才一眼瞧见，就觉得你们太般配、太有夫妻相了。你们……现在拍拖吧？”

黎伟笑而不语，留了个悬念，心想这位柳小姐不是久在吴尚的人，否则一定听说过马长乐律师的名声，自己现在跟他的妻子、昔日的中学同学公然在省城美术馆里以情侣的面目亮相，则是承蒙她上周在西大街上邂逅时的邀请所致的。他真的要感谢她一下。

柳盈微笑着继续说：“中午有自助餐招待，你们一定要参加。晚上在凤凰阁有晚宴酒会，请你们到场。”

黎伟连忙表示，午餐可以顺便吃，但晚上不能留了。下午，他就跟欧阳梵一起回去，单位上事务繁忙，这半天还是硬挤出来的。柳盈笑了笑，又寒暄几句后，转身去应付其他来宾了。

欧阳梵略含责怪地说：“你刚才乱讲话，弄得这么暧昧。过分了。”

黎伟低头看看她挽住自己的手臂，无奈地苦笑，说：“此情此景之下，你让我怎样回答？”

欧阳梵下意识地松开手，白了他一眼，转身欲走。黎伟一把拽住她柔软的手掌，说：“急什么？待会儿吃饱了，咱们再回去。”

欧阳梵的神色冷淡下去，说：“我有点儿后悔了，不该来趟这摊子浑水。现在反而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黎伟将她拉近了自己，说：“有这样漂亮的猪八戒吗？史无前例的美貌猪八戒。”

欧阳梵展颜一笑，重新挽住他的胳膊。

午餐会设在美术馆后楼的底层大厅里。东道主备下了红酒，冷餐除了熏肠、烤肉、烤麸等拼盘之外，还中西合璧地加了热气腾腾的八宝莲子粥。柳盈小姐端着杯子，游走于全场，照顾着来宾，在人群里犹如银色的蝴蝶般翩然。黎伟随意夹了一些菜，要了杯柳丁汁，和欧阳梵相对而坐。

柳盈走到这里时，发现他没喝酒，笑问是不是担心路上开车不方便，黎伟点头。柳盈有些失望，但转而邀请欧阳梵喝酒。欧阳梵自称平日里滴酒不沾，哪里肯喝。两个女人争执了一气，欧阳梵干脆将满杯子酒端在黎伟的面前，请他代饮，回去时自己开车。黎伟在柳盈期待的目光和欧阳梵狡黠的审视下，硬着头皮喝了一点儿。他并非喝不了这点儿酒，但是实在有点儿放心不下欧阳梵的驾驶技术，当下勉强陪着喝了，目送着柳盈到别处去了，说这酒还是不喝了，回程高速上面不比市区，安全第一。

欧阳梵妩媚地笑望着他，说：“既然不想喝了，那咱们先走吧，待会儿她再来敬酒，你这杯子就要全喝掉了。”

黎伟稍稍迟疑，提前退场是件不礼貌的事情。

欧阳梵以一种看破他心思的口吻说：“是舍不得吧？那就索性下午不走了，你放量喝吧。”

黎伟摇头，站起身来，在她的肩头拍了拍，说：“就你鬼花样多。”

他和欧阳梵一起来到柳盈面前，以遗憾的姿态告辞，表示原本还想留下来，等晚宴过后再走，但事务缠身，下午还有个重要会议，所以马上就要赶回吴尚去了。

柳盈善解人意地笑，说没关系，反正过几天自己要回吴尚，到那时再拜访他。黎伟展开大小拇指，做出个通话的手势，点头说到时候先电话联系。

这二人离开了美术馆，黎伟存了个小心，让柳盈开车先离开城区，过了高速收费站后再改由自己驾驶。一个多钟头后，到了吴尚市郊，再换做欧阳梵进城，一直将车子开进文化局楼底车库。将车熄火后，欧阳梵拔出车钥匙递给黎伟，吁口气，说：“安全抵达，你上班我回家，今天出了趟远门，好高兴。我已经好久没有离开吴尚了，下次有机会咱们再联袂出行远游，好不好？”

黎伟自然同意她的提议，两人下了车，正要各自分手离开。一辆黑色帕萨特也驶入车库，车窗半开着，里面的人瞧见了他们，没有进入车位就刹住了，招呼说：“黎处长，上午找你不在，去哪里啦？”

黎伟见到了上司刘洪，先冲欧阳梵使个眼色。欧阳梵心领神会，脚步丝毫不缓，径自出去了。刘洪望着她的背影，暧昧的一笑，体贴地说：“新交的女朋友吧？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

黎伟否认说：“哪里，是我表妹，上午硬拉我陪她去省城办事，刚回来。上午有什么事吗？”

“我提醒一下，昨天市政府批准的首批建筑保护名册发下来了，需要和城市改造指挥部交接。下午有个碰头会，你去。我另外还有个会议参加。”

（三）

黎伟中午只喝了小半杯红酒，为防止下午路上可能的意外，特意在办公室里喝了几杯矿泉水，小憩了一个半钟头。下午三点，他和办事员小刘、文秘小黄同车，前往城建局参加会议。

会议上，他将市政府批复的首批保护建筑的名册以及详细资料交给对方，名单里所列的内容全部一次性通过。看样子，市政府方面对他们近期的工作是满意的，同时也说明这些建筑的历史文化标志性毋庸置疑。八座明代建筑、五座清初建筑、六座清中期建筑、十座晚清民国建筑，含金量极高，将它们用一条线贯穿起来，就是整个城市的发展历史。有了这首捷一战，黎伟踌躇满志，对于后续的第二三批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名册的制定信心十足。

那些拆迁指挥部的人，神色平淡地接收了名册。那位曾经当面为了元代县衙遗存保护羞辱过他的副秘书长、指挥部主任，干笑着说：“这是件大好事，每一幢房子都验明正身，我们这边的改造工程方案就有了指南，动起手来就会提高效率，不会再因为一两座房子的问题而扯皮，耽误了进度，完不成市政府交待的任务。”

黎伟恭敬地颌首同意，说：“我们是配合城市改造工程的，一切都遵从马书记的指示精神，文化是经济的倍增器，全力无条件支持城市改造建设，听从秘书长的指导，力争不留疑难杂症，保证拆迁工作顺利进行。”

秘书长垂眼嗯了一声，勉强挤出丝笑容来。像黎伟这样级别的，在指挥部里也只能跑跑腿而已，可是市委新来的马书记烧的这把虚火，先把他烩得通红，眼下这个阶段，他俨然就是拆迁改造的中心，整个拆迁都得按照他拟划的蓝图走。说起来真像是个笑话，但他却不能当做笑话来对待。这数平方公里亟待拆建的地盘上，牵涉了多少是是非非，坛坛罐罐，稍有差池，就会招来大麻烦。现在，牌在这个姓黎的手里，那副科级的副处长身份，可以虚化不计，先由着他在水银灯下跳独舞吧。跳独舞的人做众矢之的，是要很有些伎俩手腕的，这件复杂的活计无人替他揩屁股，一点儿闪失都不能有。所以这样的角色，只能由他来承担，文化局那些精明似鬼的家伙们，一个个都藏匿起来，有避嫌避祸的用意，也有坐看笑话的用心。大家都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等着这个闹腾得欢畅的可怜家伙失手，那么后面的戏就好唱了。天然的戏谱，套路成熟时，那位马书记的宏图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仅仅停留在文本上而已。

会议上彼此讨论的话题不多，照章行事交接完毕，计划了一下后续整理甄别的日期后，一干人等便匆匆收场，前后不过四十分钟。黎伟跟己方下属返回文化局。半途岔路口塞车之际，办事员小刘在后面无聊，从包里取出份刚刚在会议上捎带收起来的当日晚报，打发时间浏览着。

突然，他的目光停在内页文化版面整版的访问专栏上。

吴尚惊现柳宗元后裔族谱

这个粗重加黑的标题上，柳宗元三个字还特意放大处理，立刻吸引住了他。他笑了一声，说：“又出大新闻了，柳宗元在吴尚有后裔，还有族谱，怎么咱们不知道啊？”

黎伟边开车边听他的唠叨，也没放在心上。等到了局里车库，一起下车进电梯时，小刘将报纸递给他，说：“黎处，你瞧瞧，有意思了。”

黎伟见他郑重其事的样子，便接过报纸。回到办公室后，沏好茶坐在沙发里仔细看了一遍，霎时间诧异、兴奋、惊讶、猜疑，五味杂陈，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才好。

今天晚报这个版面登载的是文化探秘，吴尚北大街48号柳氏住宅后裔拿出了一堆霉烂的族谱来，存世年代最古老的一册可以上溯到清雍正八年，是柳氏家族第三次修谱的遗留。最近一册是民国十一年，柳氏家族第六次修谱。前者已散失不全，但从晚唐到元末这一块的传承是完整的，小楷精细，并非木刻付印的。其间，还有道光年间的家谱若干，光绪年间的若干，直至民国，谈得上传承有序。只不过，清中期后柳氏家族开始衰败，民国之后更是凋落，家产变卖殆尽，只剩下临街这一座三进小院供自家居住，其余的都已归别姓了。若是根据可查证的历史，旧时柳氏家族住宅面积要在现今的基础上扩大五倍。提供这一史实证据的，是知名画家、柳氏家族后裔柳盈小姐。

看到这里，黎伟仿佛牙疼一般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女人玩的什么花样？有这样的历史故事，在他面前只字不提，突然之间去报纸上兜弄出了这样的惊暴效应，她的目的何在，用心何在？

想到这里，黎伟找出那天她丢给自己的名片，拨了电话过去。柳盈接了，先问他是回到吴尚了吧，对画展有什么意见。黎伟说画展办得很好，招待也很好，都没意见，但是对她这个人有意见。

柳盈笑声不绝，反问他有什么意见。

黎伟拿着报纸在手里抖得沙沙作响，说：“你是柳氏家族的后裔，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的后代，这样牛的背景登上报纸了，可是就是在我面前玩深沉，有必要吗？”

柳盈哦了一声，说：“这么快就出来了？我还以为周末出呢。想给你个惊喜，不行吗？”

“我有什么惊喜？”黎伟不解。

柳盈说：“我手里的族谱十好几本呢，都准备上交文管处，送博物馆，你不高兴？”

黎伟一笑，说：“这个自然高兴，但是眼下我的不高兴占据了上风，你这女孩故弄玄虚的风格，可不是我所欣赏的。”

柳盈听出了他的不悦，只是笑，最后也没有说出什么大概究竟出来，就此结束了通话。

黎伟坐在沙发里，盯住这报纸看了又看，渐渐变得兴致盎然起来。不知道是柳宗元后裔这个题材触动了他的神经，还是柳盈小姐引发了他的遐思，他起身去档案室调出了存档的研究资料，重新作详细的复核。柳氏住宅中的十五帧照片以及一页的文字说明，存放在标号为741的档案袋里。他松开扣绳，侧颠了两下，将里面的物什请到在玻璃台板上。这些留档的资料，包含了官方已知的对于该住宅的全部文字影像记载。

这幢宅子仅存的三进院落，建筑年份大致可以定为清晚期，同治六年，在太平天国被剿灭后的数年。这正是战乱平息后，市井恢复活力的象征性标志。这十年之间，全国毁于劫难的民间元气开始聚合。吴尚曾被太平军短暂地占领过半个月，战事是在城外十里铺发生的。胜保督率绿营先败于陈玉成，后卷土重来，重创太平军于此，毙杀数千将士。经此一役，太平军西遁，不复犯境。这也成了吴尚三百年间唯一的兵灾之乱。想必，柳氏住宅也曾毁于战火。根据资料，柳氏家族衰败于清晚期，极有可能和太平军之乱有直接关联。至此，黎伟对那些清代的柳氏族谱萌生了兴趣。道光、光绪年间夹峙的，就是咸丰、同治，相比两朝的兴衰变故，柳氏家族在这场劫数中所丧失的不仅仅是财富，人丁数目也大为减少。

他将照片逐一研究，现有的状况不能支持这个家族在吴尚的地位。城西地区，这样水准的房子比比皆是，从工艺和用料上，都没有保留的价值。看样子，柳盈小姐通过爆料族谱来证实住宅的重要性似乎是打折扣的，充其量也就是个噱头而已。

不过，他倒特别想见识一下柳氏族谱的面貌，看看这个历史变迁的活化石的究竟。他坚信两三天内，这位年轻的女画家会回吴尚来的，届时，一定会亲眼看到这些文献。

他收起桌上的资料，有些发笑，柳盈居然摇身变成了柳宗元若干代的后裔，真是有意思。“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他的直接印象里，柳宗元该是个寒天雪地里泊江垂钓的老渔翁，皓发长须。这个形象跟那位波希米亚风格烈焰红唇的女画家相映成趣，倒是后现代主义可以入画的题材。

这一天奔波下来，黎伟感觉到了倦怠。自去年开始，他时常会产生这种感觉。而之前，他精神、体质一直都相当饱满健康，偶尔疲劳也是一带而过的，根本不会有力不从心的无奈。这种状态，他以前听周边年长的人提过，这是男人步入中年后正常的生理反应，宣告他的身体已经从顶端开始了坠滑之旅。

他的同龄人，此时大多都已经干完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两件事：娶妻、生育，剩下来就是坐享丰收成果了，而他却仍然是孑然一身。虽然身边的异性不少，但基本上都是虚的。唯一令他心动的欧阳梵是别人的妻子，将来还是个未知数。那位柳盈小姐，就更像是在坚硬冰面上滑行的瓦砾，更加离谱了。当然，还有章静，他的前妻正在相距一公里外的某座大厦里，但她是可恶、可厌的，根本不足以算在他身边的异性名册里。

单身中年男人黎伟深深地伸了个懒腰，忽然有抽烟的欲望。可是，他戒烟已久，手边无烟，他最近吸的那支略带薄荷味道的细长卷烟，来自初恋情人欧阳梵。那时候，他神采奕奕毫无倦态，这是在她身边、香烟里尼古丁、薄荷和自己身体里荷尔蒙交相作用的结果吧？也许，步入中年后，黎伟为克服生理上的衰退，必须再抽起烟来，并和异性亲密交往，使肾上腺保持一个活跃的运转状态。

门外楼道上传来频繁的脚步声，这是下班时间将到的无言暗示。黎伟收拾了一下，离开办公室，关门之际，隔壁小黄穿着件银灰色长及膝盖的外套一闪而去。这衣服的款式、面料，让他感到似曾相识。随即，他就醒悟过来，上午柳盈在省城画展上穿的也是这样的衣服。他不免有些联想，要是拖上小黄去省城看画展，那她们俩可就名副其

实地“撞衫”了。还好，撞衫不是撞山，前者可以轻易地解除尴尬，后者却成了定局。

他走向电梯，小黄正在电梯里，钢门即将关闭，她一眼瞥见了她，连忙去摁开门键。电梯门重新缓缓开启，小黄侧身站在门边，含笑打声招呼：“黎处，下班了？”

黎伟点头，好奇地望着她的衣服，问：“这件衣服挺别致的，不是在本地买的吧？”

小黄说：“您的眼光真准，是在省城买的。”

黎伟本想说自己早间在省城已经看到有人穿过这款衣服了，但瞬间转念，不提及省城。自己误打误撞发现了她跟刘洪幽会，听到了他们调情时相约要去省城别墅的细节，省城在此刻是个禁忌敏感的词儿。

小黄见他话问了半截突然又不吭声，有些意犹未尽，接着说：“这件衣服是我上个月在梵尼诗专卖店预订的，纯正的巴黎货，四千八，还是打了折的。据说，一共进了四件，我估计吴尚不会再有第二件了。”

黎伟说：“这可不能说绝对了。万一有人也去那里买了，穿到这里来了呢？概率上虽然低，但可能性还是有的。”

小黄笑笑，说：“那就要看谁穿它更合适了。您看我穿着合身吗？”

黎伟下意识地瞧了她一眼，迎面而来的是一对高高隆起的丰乳，冷不丁吓了一跳。在他旧日的印象里，小黄是个身材稍嫌单薄的女孩子，生小孩两三年了，一直都是寻常普通的胸怀气魄，怎么蓦然间变成了这波霸的架势了？

他言不由衷地连声称赞她的身材和气质都跟这件价格不菲的时装般配，怕是全文化局首屈一指的美女了，应该叫“局花”。

小黄得意地笑，丢开了方才的收敛，话锋一转说改天要请他吃饭。黎伟连忙谦让，表示该由自己来请，这可是件荣幸之至的事情。他们在楼底车库道别，各自开车离开了局大楼。

黎伟拐上大街时，为那双罕见而且要命的乳房的由来而分神，差点儿蹭到了路边的栅栏。一路到家后，他停车上楼，终于在电梯间里彻底地明白过来，小黄这样令人侧目的形状，是经过人工塑造的。这

女孩子是什么时候做的丰胸手术？是自费还是谁出资赞助支持的？她的丈夫？抑或是处长刘洪？不过，这样的结果和效果，两个人都应该满意了。也许，她的局长公公会生气，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小黄的使用权现在已经被分享了，他只有建议权，甚至建议权也被取缔了，只剩下干瞪眼的沉默权。

想到这里，黎伟不禁开怀大笑，幸亏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否则定然会被人当做神经病的。他快步离开电梯，来到自己门前，刚刚掏出钥匙准备开门，意外地发现脚下垫子上平平崭崭地放着一封信。他弯腰捡起来，边开门边看正反面，却找不着字迹。这肯定不是经过邮局寄来的，而是有人特地放在这里的。是谁呢？他进屋后亮了灯，从空白信封里抽出张晚宴的请柬来。上面写着邀请他于×月×日晚七时，出席力石文化论坛年会，务请持请柬入场。

力石文化论坛？他脑子里转了个圈，也没有想起这样的名目和主办方。他随手将它丢在桌上，仰卧在沙发上想休息一会儿，恢复精神。但是没过十分钟，手机铃声响起。他拿出手机看看，是王敬。他不想接，但又碍于情面不便不搭理，只得勉为其难地接听了。

王敬在那边问他现在在哪里，黎伟说在家里。王敬问他晚饭吃了没有，黎伟说吃了，刚刚吃饱喝足。这么早，王敬怀疑。黎伟说回来得早，自然吃得早了。忙碌了一天，累死了，待会儿就关机睡觉了。王敬叹气，说想找他出来喝点儿小酒聊聊天，想不到他已经吃了，只有改日吧。黎伟暗笑，也说那就改日吧。

他放下手机，再度合眼，可不出五分钟，又有铃声响起。他厌恶地摸过手机，举在眼前看，不由得转怒为喜，来电显示着欧阳梵的名字。他毫不犹豫地接听，笑呵呵地问这会儿忙什么呢。

欧阳梵说：“没忙什么，就是闲得慌，你吃了没有？”

黎伟哼了哼说：“这可是今儿晚上第二个人打电话来问这个问题。你让我怎么回答？”

欧阳梵听他的口风，竟然立即猜出了缘由，直接反问道：“那个人是王敬吧？”

黎伟说是，但追问道：“你这个电话跟他那个电话之间有没有联系？”

欧阳梵无奈地说：“怎么会有联系呢？你不是说过，不忍心再接受他的吃请吗？我难道比你心狠，还残忍？”

黎伟听她这样的口气，疑心稍减，便问她此刻来电话的目的。欧阳梵吁口气说本来想约他出来吃饭小聚的，现在坏了兴致，没了胃口，且先作罢吧。黎伟反而被她这欲迎还拒的手段吊起了胃口，当下带着三分无赖的意味说肚子本来不饿，偏偏被她这电话勾起了馋虫，今天晚上，非得吃一顿不可。

欧阳梵在那头狡黠地笑，以居高临下的长者口吻说：“好吧，好吧，半个小时后，羽仙阁见。记住，是我请你吃饭，可要领我的情。”

（四）

羽仙阁在城市东部，临近市郊的湖边。再向东就是他们首度重逢的湖滨大道，是繁华街区最末的一个终点，餐饮娱乐一路犹如绚丽的乐曲，到达这里后猝然打上了一个重重的休止符号。

黎伟今晚出门，为图方便没有开车，乘出租车到达目的地时，正巧瞧见欧阳梵开着那辆红色车子过来，当下便站在酒店门外台阶上等候。欧阳梵停车时费了些精神气力，过来时额头隐隐生汗，边用纸巾揩擦，边向他招手示意。

两人进了酒店，沿着刻意做旧的古色古香的回廊向纵深处走，不觉凉意瑟瑟，已然身在湖中了。欧阳梵预定的座位在水阁一角，从窗口可以观赏湖岸景致，与湖滨大道仅仅一水之隔。

黎伟凭栏远眺，陡然明白了一件事情。那些舍生忘死涉险横穿大道的野猫们，绝非是盲无目的。一定是这里菜肴烹调的香气被风吹到湖那边去了，猫儿们嗅到了饭食的味道，以为马路对面是觅食的天堂，这才有了这壮观的冒险之旅。只是，它们其中的大多数至死也不明白，那些密集的树丛后面，是白晃晃的湖水，无路可走，除了空气中的气味，什么都没有。

当然，黎伟此刻对于那些为食物而丧命的猫儿们心存感激。倘若不是那只黄色竹节斑纹的死猫栩栩如生，自己没能放缓速度，那么眼前这位在幽暗灯光下优雅美丽的女人，极有可能已然重蹈了它们的命运，惨死在车轮之下，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几度相见，直至眼下这份温馨浪漫的氛围呢？

欧阳梵点了菜，打发走侍应生，从手袋里取出粉盒照了照自己脸上被汗水消除掉的脂粉，用粉刷稍稍地补妆。她认真地维护仪容，黎伟坐在对面认真地端详她的一举一动，像是一位丈夫坐在梳妆台前欣赏妻子妆扮一样。多年之前，他也曾无数次这样陪着前妻章静。可惜，章静的化妆技艺太差，常常将一双眉毛画得走形夸张，时不时地掉转头来征求自己的意见。欧阳梵则不然，她美容手艺一流，淡扫出的眉毛景致清晰，唇彩的滋润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多年不见之后的章静，她的仪容妆扮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黎伟坐在幽静的包房里，聆听水波声起伏，凝视着初恋情人，心里却抑制不住地想象前妻，真是奇妙难言。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猿意马，佯作刚刚打量她的样子，说：“够啦，别再摆弄了，非得我自惭形秽才行？”

欧阳梵嫣然一笑，说：“不打扮整齐了，怕影响了你的食欲。我这东道主可就有责任了。”

“不会，不会，不会！我已经饱了，秀色可餐。”黎伟赶紧表白。

侍应生双手捧着托盘进来，冷盘两样：干切牛肉、酒酿萝卜条；热菜两样：红焖獐子肉、鸡汁烩鸭掌；明炉一样：山珍八宝；另外每人一碗鲜汤小河豚。酒是水井坊，特地单独替黎伟斟满。欧阳梵则要了一升量杯的鲜榨玉米汁。她将杯沿放在鼻端下方，轻柔地转动，说：“你请我吃了几次，这次算我回请，还满意吧？”

黎伟纠正说：“是王敬请了你几次，我们都是受邀者。”

欧阳梵强调说：“那么今天上午，是因为你吧？”

黎伟笑道：“那是柳小姐做东。”

欧阳梵喝了一小口玉米汁，说：“我今天回家顺便买了份晚报，无意中看到了关于知名女画家柳盈小姐的文章。”

黎伟指点她说：“煞风景，咱们二人世界，把酒相对，浅斟轻唱，多好的境界，提这个不相干的人做什么？”

欧阳梵轻声笑着，说：“拿他们来调节气氛啊，不然，咱们孤男寡女地待在一起，谈什么呢？”

黎伟举杯碰了碰她的杯子，说：“孤男寡女，该谈什么就谈什么。这么多年不见，我倒是时常会想起你，想到咱们那时候的初恋。你呢？”

欧阳梵叹息说：“有时候会想起，有时候就忘了。不过，近来想得多一些。”

黎伟一语中的：“幸福的时候，就忘得干净了，苦恼的时候，就留恋那段美好时光。对不对？”

欧阳梵点头，说：“女人都是这样。对不起。”

“没关系，男人也这样，一丘之貉。”

欧阳梵笑得暧昧，说：“这么说，咱们俩不单单是孤男寡女在一起了，而且是一对哀怨男女。”

“错了，此时此刻，咱们不哀怨，是欢乐男女。”黎伟点拨开解道，“咱们在一起，还哀哀戚戚的，岂不被别人笑话？抛开烦心事，好好地享受生活吧。毕竟，初恋男女有机会能像你我这样重聚的，少之又少了，千金也难买呀。”

欧阳梵抬眼凝视着他，说：“强颜欢笑？”

黎伟否定地一挥手，仰头一口干掉了杯中的白酒，说：“发自内心的欢喜。”

“对，发自内心！”欧阳梵努力地举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黎伟有些醺然，分别拿起酒瓶和量杯，斟满了自己和欧阳梵的杯子，端起来弯臂做出邀请的姿势，说：“咱们寻欢作乐吧。”

欧阳梵明白他的意思，迟疑了一下，拿起杯子迎过去。两人手臂相绕，喝了一口交杯酒。黎伟松开手臂，趁势俯身过去，吻住了她的双唇。欧阳梵没有退避，一手端杯一手环勾住他的脖子，以吻回应。

大约半分钟后，门外有人轻轻敲门，他们闪电般分开。侍应生进来检查明炉火势，重新添加固体酒精，说声打搅退出去了。他这一进一出，倒给意乱情迷的欧阳梵打了一剂清醒针。她抚摩着自己发红发烫的脸颊，喃喃道：“不行，咱们不能这样做，不能授人口舌，授人把柄。”

黎伟壮着胆子横下心，说：“你既然生活不幸福，为什么不追求幸福呢？我单身这几年，从没对一个女人这样动心。你……嫁给我吧。”

欧阳梵沉默了良久，一只手捂住嘴，泪眼朦胧，强忍抽噎说：“我，还没准备在这个时候再恋爱一次。至少，我得等这段婚姻有个明朗的结局才能给你答复。但我不想拖累你，你身边有好女人的话，就娶了吧。咱们俩的事情，也许是没有结果的。”

黎伟鼻子一酸，眼中竟也湿润了。他强作欢颜，摆出玩世不恭的做派来掩饰自己的失望，两手摊开，说：“咱们在玩的是哪出戏呀？由旧情人相见，弄成眼下这样悲悲切切的，真是没劲。刚才喝交杯酒时的劲头去哪里啦？真是荒唐！”

欧阳梵用纸巾拭去眼泪，破涕为笑，说：“你这家伙，真是……浑蛋！”

黎伟自斟自饮，眼望着湖对岸灯火装饰出的美若梦幻般的景致出神。他今天出门时是颇有信心的，谁知道，在关键时刻欧阳梵却失去了前进的勇气，退却了。他的内心如潮水般涌动的感情，迎头遭遇了一盆凉水，其中的滋味可想而知。

眼见他喝了大半瓶酒，欧阳梵有些不放心，急忙阻止。黎伟就此丢开酒杯，披衣起身要走。欧阳梵让他稍候片刻，匆匆去前面台口结账，等她回来时，黎伟已经离开了。她赶紧追出酒店，远远地瞧见他

大步流星地向着滨湖大道那边去了，她慌了神，认定他是喝醉了酒，丧失了辨识方向的能力，连忙去发动汽车，尾随过去。

黎伟喝了这许多的酒，浑身发热，想去湖边吹吹风，清醒一下头脑再回去。刚刚到了上次意外邂逅欧阳梵的路口，身后车灯雪亮地照射过来，笼罩住了他的身影。他掉头去看，一片晃眼，顿时茫然不知所措。

就在这片刻之间，莫名其妙地从斜刺里冲出来一辆小巧的电动车，眨眼之间就到了眼前，对着他一下撞了过来，黎伟翻身摔倒在路边。那撞了他的车子虽然前罩壳散落了一地，但丝毫未作停留。车主知道撞倒了人，反应奇快地一个急速转弯，飞也似的逃之夭夭。

黎伟坐在地上，左腿剧痛，一时动弹不得。

身后那辆汽车车灯光亮减弱了，这才看清楚是欧阳梵的车子。她快步下车赶过来，急切地问：“受伤了吗？受伤了吗？”

黎伟苦笑，说：“幸好是辆电动车，换成摩托车，我可就够呛了。你这灯刺眼，我什么都瞧不见了。”

欧阳梵本意是想借助强烈的灯光半开玩笑半替他照明，没料到闯下了祸，赶紧扶着他进了车，去附近的医院检查。在急诊室里，值班医生替黎伟检查了伤情，做了CT，腿部大片的淤青血肿，表皮蹭磨掉了一块，属于典型的挫伤，没有发现内部骨骼的损伤。

欧阳梵这才放了心，自责太过大意了，直接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黎伟知道自己伤势不重，便安慰她自己只不过走路时不便当而已，等过几天就没问题了。

欧阳梵开车离开医院时，已是晚上十点半，街上行人稀少，马路空旷，一片清冷的景象。她按照黎伟的指引，送他回家。到了楼底，执意要搀扶他上去。黎伟坚辞不肯。这幢楼里，住的大多数是文化事业单位的熟人，陡然间发现他这狼狈样，身边再有马大律师的妻子相伴，鼓捣出闲话来，那可成丑闻了。而且，今晚在羽仙阁里自己表白了心迹，遭到了她的婉拒，两人之间的前景渺茫，再因此惹出是非来，那真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他咬牙忍住痛楚，故作轻松地拨开欧阳梵的手，缓慢地走进了楼底入口处，向她挥手告别。等她上车驶离住宅区后，这才龇牙咧嘴地倒抽着凉气，努力地挪动着伤腿进了电梯。

（五）

回到家中，黎伟用医生开的药水擦拭了一遍伤腿，沉沉睡去。次日天亮后，疼痛消退了不少，但还是影响了他走路的正常姿势。上午时，在文化局楼道里接受了众多看似好意，实则用意含糊的询问。他的回答简单明了：上楼时不慎滑倒的，皮肉之伤，无关紧要。

不过，他这一瘸一拐的狼狈相被众人关注之余，有关他受伤的缘由，流言四起，变味不少。有好事者私下散布消息，他的腿伤是被人买凶打的。据说城西的某幢建筑，建筑工艺上乘，足够进入保存资格名单，但这次名册上被黎伟刻意抹掉了，结果房主出于怨恨，才下此毒手。本来凶手是想弄断他一条腿，但因为意外原因，没达到效果，还有第二次劫数云云。也有人说，黎伟将某户人家的宅子列入了保护名册，导致巴望拆迁的房主换大钱发洋财的希望破灭，心怀怨恨，亲手趁黑下的闷棍。人家是初次干这种事，恨意虽足经验却欠缺，结果就不疼不痒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总之，黎伟身上的伤是因为拆迁文保工作中的纠纷导致的。更有骇人听闻的消息随之添油加醋地出来了，说是已经有身份不明的人暗中开出了价码，要废了黎伟，甚至取他的性命。他这次主持拆迁文保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仇家排着队在文化局大门外潜伏，就瞅着机会来报复他。

当然，这些如风般无根的小道消息，只在别人的嘴里传递、议论，黎伟对此惘然无知，依旧拖着因欧阳梵而意外受伤的左腿，在保安门卫们的注视下出入于文化局门口。

他这样自感毫无变化地过了三两天，刘洪跟局长一起来文管处办公室看望黎伟。局长亲切地慰问他那条左腿，让他关起门来脱掉外裤，展示伤情，问他要不要住院治疗。

黎伟心中奇怪，不明所以，表示只是皮肉伤，没有关系。局长一语双关地盯住他说，以后走路时要多加小心，这年头匪夷所思的事情太多，见怪不怪了，喝凉水都能噎死人，摔一个跟头，蹭一层皮，那算是司空见惯的小事了。

刘洪笑呵呵地说：“黎处长，你受了这点儿伤，反响不小啊，连上面的李副市长都特地打电话来查问了。真是吓人不浅！不过，我想你是个福人，吉人自有天助，寻常的小麻烦奈何不了你的。咱们的伟哥，文管处的工作还要倚仗你呢，千万要挺住。”

他这句话里捎带了一句伟哥，倒让黎伟感觉唐突言过了，同时又觉得不舒服。这昵称，不是此刻刘洪凭空心血来潮叫出来的。大约三年前，他离婚不久，新来的小年轻们都这样尊称他。那时候他还没做副处长，无职衔可敬，只有以年岁称谓来套近乎。哥为后缀，也是资历、年龄积累使然罢了。可偏偏黎伟不喜欢伟哥这个词，太过暧昧了，似乎默认了就是性功能障碍，需要同名的药品来支持似的。他一再提议他们改叫自己黎哥或者老黎，但一直未能奏效。直到一年之后他被提拔了副处长，才终于凭借着小小的权势杜绝了这帮家伙的戏谑，由伟哥变身为黎处。但此刻刘洪顺口说了出来，从口气语调上看，他这是一种出于感慨而误用的。说完之后，像是窗外的一声鸟鸣，倏而无知无觉了，笑嘻嘻地看着他。

黎伟确实不知道这两位上司亲自来到文管处看望自己的用意，只当是自己走路时别扭模样被他们瞧见了。可是，那李副市长的电话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想问，但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住了。恭敬地送他们离开后，黎伟躺在椅子上考虑了半个钟头，对方才这古怪稀奇的变化心中狐疑。他断定其中定有蹊跷，得想方设法探查一下究竟。

他想叫隔壁下属们来询问，但是小黄在那里碍事，又不便直接喊人过来，因此改了主意，索性不起身，拿起电话打给小刘，吩咐他准备跟自己一起去城西拆迁现场看看。这阵子，因为他腿伤不便，车子一直由小刘开，叫他出门，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然引不起别人的疑心。

不一刻，小刘进门来，殷勤地想扶他一把。他摇摇头，让小刘先下去开车，自己慢慢地走。他在走廊里忍着痛楚一路过去，貌似平静，实质上却竖起了耳朵，想从所过之处听到有关自己疑虑事情的只言片语。可惜，四下里一片沉寂，寻常里的谈笑声都在这时杳然无迹了。

黎伟心底愈发疑惑，慢吞吞下了楼，坐进车子，从包里摸出盒备用的香烟来，丢一支给小刘，等车子开到前方岔路口时，临时让他改变路线，在一处僻静的小街边停住，半摇下车窗，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小刘，最近有关我腿伤的事情，局里特别是文管处有什么传闻吗？”

小刘一惊，说：“没有呀，你这伤势又不重，怎么会引起传闻呢。”

黎伟见他这样回答，笑了起来，说：“你是想瞒住我吧？也好，我不逼你，你现在不说，那也无所谓，自有人讲给我听。等以后你想说的时候，怕是没什么意义了。文管处这样一个单位，人虽少，但个个都精着呢。你比较老实，这一点我很欣赏。但凡事都是物极必反的，老实过了头，就成了狡猾了。我不喜欢狡猾的下属。”

小刘的脸色一阵青白，讪讪地说：“我这个人一直很本分，不惹是非。黎处，您对我可能有误解。”

黎伟摇摇头，说：“我对你根本还没了解，怎么说有误解呢？印象是慢慢地积累的，等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然就形成了看法。再想改变，也难！你的言行在我这里有考量的。我是个与人为善的上司，这一点，你应该清楚。但是为善并不是糊涂。你是想把我当做糊涂人敷衍呢，还是出于尊重的角度来回答我的问题？”

小刘被他这软硬兼施弄乱了方寸，内心激烈地交战，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文管处，其实谁都明白，黎伟这个副处长完全是一个管家操劳型的身份，真正的权柄握在刘洪手里。刘洪在文管处稳操局面，心思自然放在了别处。这边的事务，黎伟只是代理，重大问题还需要刘洪这个一把手拍板，所以大家对于黎伟的恭敬，都只是在表面上。不过，至于黎伟在文管处乃至文化局有什么能耐，除了极少数资深人士洞悉微妙之外，其他人还是一头雾水，尤其是像小刘这样通过公务

员考试进来涉世未深的小青年。所以，当黎伟这一番压榨之后，小刘顶不住了。

黎伟察言观色，又施加了最后一把气力，叹口气失望地说：“寻常的一些情况汇报，你都做不到，也许我真的看走眼了。算啦，回局里去吧，我跟另外的人再探讨，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

小刘默默地启动了汽车，刚要踩下油门提速时，终于支持不住，扭动钥匙又熄了火，说：“黎处，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这两天各个办公室都在传有关你受伤的闲话，无根无据的，我也就随便听了一些。”

于是，心理防线崩溃的小刘便把自己道听途说来的那些风言风语详细地讲给黎伟听。

这下子，轮到黎伟脸色青白了。他没料到自己跟初恋情人小聚时的意外受伤，竟然被别有用心者演绎成这样胡乱扯淡的恶毒诬蔑，怪不得局长那话闪闪忽忽，原来是这样的原因。他愤然无语。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感觉到自己所主持的文保工作的风险了。

但奇怪的是，他没有碰到过有关房屋文保鉴定寻求帮助的任何嘱托。在他看来，那些旧城改造中的居民们，绝大多数都不拒绝拆迁。他们所居住的年久失修、产权含糊的房子，面积狭小，卫生条件奇差。眼下，之所以跟政府较劲，根本上是为了拆迁补偿的高低。

他记得上半年，前任市委书记就曾经发过牢骚，本来想避免麻烦，丢下西区暂时不理了。可是偏偏有无数的人给省里写信，痛诉旧城区居住条件脏、乱、差，强烈要求政府拆迁改造。等到拆迁真的进了场，家家户户都巴望着抓住这次机会，要几套房子、一大笔现金，发一笔横财，他们才不在乎自己的房子是不是文物，要他网开一面呢。

当然，也有极少数大户人家是不肯搬走的。他们的房子面积大，又是私产，宁愿自己花钱改造也不肯让出房屋地皮来。只有他们情愿自己的房产列入保护名单，但是至今也仍然没有任何人主动地通过某种方式来联系自己。

是谁会暗中如此忌恨自己，做这样的鬼花样，诅咒并诋毁自己的声誉呢？什么人和拆迁文保的一些事务结下了这样的梁子呢？黎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有唯一的解释，是旧城改造指挥部的那帮家伙们。他们暂时失去了主宰这片地块的权利，迁怒于自己，实在可恶！

黎伟吩咐小刘送自己回家。进门后，苦思冥想了整整大半天，拿定了主意，连夜撰写一份请假报告，表示自己近日伤情未能恢复，且有恶化的趋势，因此请歇病假三个月，居家休养。

次日上午，他特意拄了拐杖，拿着报告去了顶层局长办公室，向他当面请假。局长有些诧异，说昨天去看他时，不是伤情好转了吗？怎么要请假呢？

黎伟推说自己昨晚不小心又滑了一跤，伤情加重了，再难坚持，无奈之下只得当了逃兵。局长皱眉考虑了许久，让他先放下报告，自己要跟其他几位副局长研究一下，搞好协调之后，再通知他。在此之前，他还得坚守岗位。

黎伟放心一半，回到文管处，就此做起了撒手掌柜，一心一意去应对自己生活遭遇的那些难题去了。

至于局长这边，等他离开之后，便拿起电话联络刘洪，告诉他黎伟搁挑子了，第一阶段的攻坚任务过去之后，他可以跟进摘桃子了。刘洪在那头笑得震天响，说局长昨天屈尊去看望他，把他弄得六神无主。小黄依照计划在局里面悄悄散布的舆论，现在收效啦。他昨天下午叫了小刘出去，小刘回办公室后，神色不定。小黄开导他，结果他便把黎伟在外想方设法获取流言的经过讲了出来。黎伟今天来局里请假，是意料当中的事情，不过，没想到他的动作这么快。

局长大笑，说：“你还是不如我识人，我料定他会很快来就范的。当初不是看他一无背景、二无靠山，是个容易操控的主，会提拔他做你的副手？好了好了，下星期一我代表局里宣布同意他因伤休假，你重新过问文管处的工作。眼下，我手里可真有好几宗事情要办呢，都是来头不小的，几处地块是势在必得。你应该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不过，这小子也别太亏了他，我这里另外有些好处照顾他就是了。”

这二人在电话里谈笑间就决定了黎伟工作的去留，轻轻巧巧地以疑兵之计将他手里众人瞩目的权柄拿下了。黎伟因为和初恋情人欧阳梵聚会小酌后不经意间的小小纰漏，被宛如水银般无孔不入的上司们顺势借力，轻易地驱逐了。好在他并没有想在这趟差事中捞好处的心机。局长说得对，他无后台撑腰，清楚自己的定位，只想守住眼下的这个职位，没有必要去冒风险，和刘洪这些手段阴险、实力强劲的家伙们去较劲。

（六）

这个星期余下的时间里，黎伟在等待上面批复的同时，本想借机放松一下身心，静养休息。但是，生活里种种琐事并不因此而让他省心。他是一个离异的单身男人，比其他男性还要麻烦一点儿的，就是生活里遭遇了异性们所带来的困扰。

就在他递交请假报告的次日。上午十点半前后，一位局里很多人都曾经认识的女性闯到了文管处。章静在没离婚前经常出入这里，当时她是文管处办事员黎伟的妻子，现在则成了文管处副处长黎伟的前妻。那时的她素净文静，犹如一缕清风从走廊那端袅袅而过。今天，她衣着光鲜，高级香水暗香浮动，袅袅婷婷地走在众人的视线里。所有看到她的人都在诧异，这么个陌生女子是从何处来的？干什么？她是谁？没有一个人辨认出她的原来面貌。

她在隔壁办公室门前礼貌地询问小黄等人：“打扰一下，请问黎伟在哪里办公？”

小黄盯住她端详了一气，被她的饰品服饰吸引住了，指指前方说：“在隔壁，您是……”

章静脱口说：“你是小黄吧，还是那么年轻漂亮。真羡慕你。”

小黄愣了神，迟疑地问：“您是……”

她淡淡地说：“我是章静，才多久呀，你就不认识我了？我老得这么快吗？”

小黄惊奇地喊了一声：“是你！哎呀！你变化太大了，我怎么联想得到呢！”

章静含笑说：“是啊，我变得又老又丑。你还能认出来，可真是难得了。”

这两个女人在门口叽叽喳喳地说话，隔壁门敞着，黎伟听了个一清二楚。他没料到前妻会没心没肺地找到单位上，想躲避，可是出口被堵住了，他的办公室不比刘洪的，另有应急暗道通向安全出口，可以随时拔脚开溜。坐在椅子上犹豫了一下，应对之策还没拿定，章静已经一脚踏了进来，笑嘻嘻地说：“听说你受伤了，我有点儿不放心，顺便来瞧瞧。”

黎伟四年之后第一次瞧见前妻在眼前出现，心脏一阵抽搐，膝盖有些发软，站不起身来，甚至还觉得口渴，喉咙里一阵发干，接连不断地咳嗽。

章静体贴地说：“别紧张，我只是路过来看你，坐个几分钟就走，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黎伟被她焕然一新的容貌，甚至气质完全地惊住了。这女人确实是世界上最善变、最容易适应环境变迁的物种。四年前的章静，如今脱胎换骨般站在他的门前，要不是五官依稀还有些原貌基础，他几乎不敢相信了。怪不得小黄大惊小怪的，原来事出有因。

他沉默了一刻，才醒悟般显露出勉强的笑容，伸手作势请她坐下，说：“你乍一进门来，我还以为走错了门，找错了人。你变化太大，我几乎不认识了。”

章静微笑说：“你家里的座机打过去总是提示线路有故障，是不是拔了插头？这可是你的老习惯了，不想接某人的电话，就中断了所有的联络，够果断。”

黎伟一笑，说：“没拔插头，真的坏了。那座机我基本上不用，手机习惯了，躺着、站着、走着、坐着，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好用。”

章静没理会他的解释，说：“据我所知，你还是一个人吧？我这几年还没碰着合适的，晚上有空一起吃顿饭？”

黎伟指指腿说：“不方便，拄着拐杖到处跑，太难堪了。以后有空再说吧。”

章静趁势说：“你的腿影响了生活起居，干脆我抽空照顾你几天。”

黎伟连忙摆手，说：“我生活没问题，有女朋友照应，就不劳你费心了。”

章静听他这种借口推辞，俏皮地眨了眨眼，说：“哪位女朋友啊？介绍给我认识认识。作为前妻，有责任见见她，多讲讲你的优点，叮嘱她好好地体贴你。”

黎伟摇头，说：“这种事就不麻烦了，乱中添乱，太伤脑筋了。”

章静遭到拒绝后，也不气馁，依然是笑容满面，说：“你这个小气鬼，还跟从前一样，大度不起来。哪天见个面，说不定还能在青春活力和人老珠黄的对比中找到乐趣呢。”

黎伟索然无味地说：“那又有什么意思？何况你也不知道我的女朋友是年轻未婚或者是中年离异的。这个谜底，我还想保留着呢。”

章静似乎洞察了他的虚张声势，说：“炫耀是不是？年轻未婚的，中年离异的，你手里究竟有几个女朋友啊？两位？”

黎伟没想到这个女人几年不见，竟变得如此厉害，在字里行间找寻自己的破绽。他甩了一下手，说：“胡扯淡，我这半老头子，有人看上就不错了，还几个呢，一个就难得啦。”

“行，就是这一位，见个面如何？是不是怕她上不了台面？不要紧，只要人好，肯关心人，就是好女人，最好的女人。”

黎伟被她这一句话逼到了墙角，瞪眼望着她半天，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翻脸赶走她，要么听从她的意见，亮出那位所谓的女朋友来，压住她的气焰。他脑子里几乎来不及反应许多，硬着头皮说：“改日吧，至少今天不行。”

“好，那就后天，后天晚七点在丽晶酒店，我预订好房间，咱们三个人聚聚。”

章静离开后，黎伟彻底地慌张起来。此刻，他哪来现成的女朋友来应付前妻？身边交往的异性还都没上升到这个关系，特别是公开名正言顺地以恋人、女朋友相处。可是，他已然从章静的话里听出了不屑和揶揄的味道，像她这样年届中年，三十六岁的年龄，没有生育，

在国外优越环境里保养得当的女人，正如花朵盛放到极致的阶段，自然对这小城市里的女人嗤之以鼻，瞧不上眼了。

黎伟无路可走，无奈之下，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了画家柳盈的手机。此时已近中午，昨夜她似乎睡得很晚，接听时嗓音涩哑，勉强地笑道：“黎处长吗？难得你会亲自主动打电话给我。有事吗？”

黎伟深吸口气，说：“在哪里？省城？”

“在吴尚。昨天半夜回来，离开省城时喝了很多红酒，后劲太凶了，到这会儿还起不了床。”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你多喝一点儿，也在情理当中。”

“我哪有什么喜事？办个画展前前后后的奔波，差点儿累趴下。以后，再也不自寻烦恼了。”

“那也未必呀。省美术馆办画展，意义非凡。多少人削尖了脑袋还进不去呢。以你这样的年纪，很难得了。”

柳盈无奈地说：“听你这口气，跟那些凡夫俗子们如出一辙。省美术馆又怎么了？眼下这世道，认的是资历还是水平？我的画在国外拿过奖，国内也拿过，怎么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在省美术馆办画展呢？荒唐！”

黎伟有事求人，赶紧改了口风，说：“柳小姐，不要过于看重这些闲言碎语，画展你也办了，他人怎么说都是口头里不着边际的。你在省美术馆办画展，他们不能够阻拦，就是胜利。现在木已成舟，怕什么？”

柳盈吁口气，像是疏解了心头的闷气，略作停顿后，反问：“你这会儿打电话找我，有事？”

黎伟稍加考虑，迂回说：“闲得慌，本来想找你喝酒，你宿醉未醒，那……咱们下午去喝茶吧。”

柳盈爽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黎伟讲清楚地点和时间，轻轻放下一颗悬着的心。其实按照他心底的想法，这电话本该打给欧阳梵。可是，欧阳梵是有夫之妇，实在不适合配合自己，只有柳盈了。她年轻、有才，相貌也不算差，更主要的是去国外留过学，见过世面，谈吐见

识方面不会差过前妻章静，比之于其他所认识的异性们不知道要强多少。只她是捧得上台面的一道美餐，色香味俱全，又有异域风情，恰好是章静的劲敌，撑得住自己的面子，挫得败她的反扑。

但是最主要的难题是：该怎样启齿呢？他虽然有了希望，但希望却又显得渺茫，当下连午饭都没心情去解决，微合上眼，搜肠刮肚地思忖着届时说辞，说服柳盈答应扮演自己的女朋友，披挂上阵，去迎敌前妻。

（七）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黎伟来到欧典茶楼，要了楼上临街的一个小单间，吩咐女招待泡一壶上等的铁观音来，清理了一下外套，坐下等候。三点整，柳盈践约到来。黎伟细细端详她，除了眼皮有些虚肿外，基本上看不出她昨夜酗酒的痕迹。也许是装扮得当的缘故吧。柳盈一进门，就瞅见红木椅扶手上倚靠的那根不锈钢拐杖，不禁诧异地打量他的腿，问怎么回事？

黎伟轻描淡写地说摔了个跟头，伤了点儿骨头，大碍没有，小罪难逃，只有拿起它来冒充残障人士了。柳盈笑了起来，询问是哪条腿，黎伟指左腿，柳盈小心地试探碰碰，问疼不疼。黎伟皱起眉头，说要是不疼，早就健步如飞了，要拐杖干吗。

两人齐声一笑。柳盈坐下来，谢绝黎伟动手，自己执壶替他和自己斟了一杯茶，轻啜了一口，微笑说：“铁观音，是消除宿醉的绝好良方，谢了。”

黎伟特意带拐杖出来，存了使苦肉计的心思，先在这女孩子面前扮弱势，搏个同情，然后再尝试着提这实质性的请求。他没有碰茶杯，反而论起酒来，说这酒呀，还得心情好的时候喝，心情糟糕的时候真不能碰。虽然两种状态下都能激发痛饮的欲望，但后果却截然相反。心情糟糕时，郁怒于肝，再加上酒精伤肝，雪上加霜；心情好时，肝部顺畅，解酒的功能旺盛，能抵御酒精对肝部的伤害。

柳盈好笑，说：“你倒是个酒道高手的模样，能喝还是能说？”

“都不能，我这点儿酒量还是离婚时郁闷练就的。过去只能喝二两，现在勉强翻番，已经不容易了。”

他将话题移到了离婚，柳盈显出了浓厚的兴趣，问他详情。黎伟欲语还休，拿起杯子来喝了一口茶水，含糊地说：“这年头，这种事没什么稀奇，说了没意思。”

柳盈摇头不信，说：“瞧你这隐晦的样子，就能猜出其中一定很曲折。说来听听。”

黎伟装着无奈，便把前妻章静跟自己的旧事说了一遍。柳盈听了之后，不知道怎样评价他自陈的这段婚姻史。一对夫妇婚后没有生育，妻子去国外了，不久便和在国内的丈夫离了婚。这故事与其他司空见惯的夫妇离异相比，特殊之处在于有特殊的出国背景，但他的前妻出国后的情况却是空白。她在异国他乡，混得是好是坏？是另有新欢，还是别生变故？而在国内，黎伟就这桩婚姻结束，只是收到了一份离婚协议而已，他一无所知，这是个缺憾给予了他生理上极大的障碍。

黎伟听她仿佛弗洛伊德般的评价，哭笑不得。他的心里有阴影是肯定的，但生理上未必。过后几年里，他交往过不少异性，性功能正常，男欢女爱断断续续，绝非她的想象。但此刻，黎伟无意跟她辩论自己性能力的得失，一句话看似漫不经心，却恰到好处地转移到了眼前的现实。

“前两天，她回吴尚，来找过我。”

柳盈顿时惊异且好奇，瞪大了眼，问：“这么说，你们之间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了？她有没有结婚？”

黎伟见她将问题的顺序前后颠倒了，拨乱反正地回答说：“她没有再婚，寻求重合那是不可能的，她反倒有倚仗海外身份看笑话的意思。”

“怎么讲？”柳盈追问。

黎伟无奈地说：“她发出了邀请，也就是挑战书，要看看我的女朋友，量这小地方也找不出像她那样见过世面的。”

柳盈脱口说：“欧阳小姐不是你的红颜知己吗？你可以带她去嘛。”

黎伟纠正说：“她是我的女同学，不是女朋友，而且她不是单身。”

柳盈恍然大悟道：“哦，原来她是有夫之妇，那……你怎么应付这位咄咄逼人的前妻呢？”

黎伟苦笑一声，埋头喝茶。

柳盈陪着喝了几口，提壶欲斟之际，突然明白过来，放下茶壶，双臂一拢，翘起二郎腿，顺手去包里取出烟来叼在嘴角，用打火机啪的一声点燃了，似笑非笑地望着黎伟，说：“原来，这喝茶也成了鸿门宴，黎处长，酒无好酒，茶无好茶，你这个人阴险得很呢。”

黎伟尴尬地一笑，捧起杯子只顾喝茶。他知道这女孩看破了自己的心思，已然达成了邀请的目的。至于她是否应邀加入这个游戏，那是她的事，非自己所能掌控了。事在人为，他尽了自己的力，完成了该做的一切，静候对方的应允或者拒绝。男女间的事情，微妙就微妙在这里。他无法预料柳盈的选择，犹如法庭上待决的囚徒，闭上眼，只管喝茶。

柳盈慢慢地吸烟，带着薄荷味的烟气在这间装饰古雅的斗室里游离，然后向半敞开的窗口飞散出去，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外面大街上人声鼎沸，像是电影中嘈杂的背景音乐，衬托得这对年龄相差不小的男女暧昧而古怪。

柳盈吸完了烟，将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幽然道：“黎处长，你这个人很不老实，你这段已成过去的婚姻，是编造还是真实的，我也无法查证。说实话，我有些讨厌你了，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涉世未深的女孩。”

黎伟的脸红得好像用来斗牛的布，他绝望地后悔，自己寄希望于眼前这个女孩子，却成了奸邪的妄想，真是自取其辱，可怜且可恨！他不敢抬眼去看她，伸手去摸那把冰凉闪亮的拐杖，想依借它维持自己的自尊，强作镇定地离开这里。

不料，柳盈在尽吐不悦之词后，忽然来了一句峰回路转的话。

她说：“不过，听了你的介绍，我倒是很想会会这位前黎太太。她肯定是一位有意思的女人，有意思的女人个性一定会从她的外貌上显现出来，这样的素材，我很想收集。黎处长，时间、地点，你尽可讲出来。这场戏，值得去演。”

（八）

丽晶大酒店，是吴尚唯一的所谓五星级酒店。因为唯一，所以招致了各式人等的热捧，青年男女无不以在这里举办婚宴为荣。据说今年的婚宴预定已经跨越了年关，不托请相当铁的关系，无法插足其内。因此，一对新人俨然成了这家酒店夜幕垂降时，餐厅对外的台阶上的标志性场景。临街上方的液晶显示屏里更换的是新郎新娘的名字。有好事者，在网络论坛上留言，说是：夜夜笙歌，日日洞房；春光明媚，岁岁年年。

黎伟对于章静选择这里作为他们见面的地方，是否利用了外面婚庆场面作为陪衬，不得而知。反正，她下榻在这里，就地招待前夫和他的女朋友，也是顺便的事情。他开了车，在约好的路口载上了柳盈，一路直奔目的地。

章静在酒店楼底的休息处等待他们。黎伟进门后看到她时，她正在沙发一隅翻阅财经杂志，头顶束着发髻，一身职业女装，迎面一股咄咄逼人的硬朗气息。看到她这身装扮，黎伟油然失笑，心知她已是输了一局。这个女人，想用五星级酒店的豪奢加上自己干练的外表，来一举击溃小城里那些贪慕虚荣的女孩子，却不料黎伟带来的是这样的主儿。

柳盈今天特地要跟晚宴女主人争奇斗艳，内着银色缀钻的吊肩长裙，外着镶嵌狐尾的外套，淡妆修眉，精致的卷发披垂，胸前配着颗粉钻，手腕上是欧洲世族传承的嵌红蓝宝石的金饰，做工精美，令人过目难忘。

当她和黎伟并肩走近时，章静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下去，竭力维持着笑容问：“这位小姐是……”

黎伟介绍说：“柳盈，柳小姐。”

章静原以为他会领一个艳俗的小姐来赴约，孰料带了这么位年轻、成熟兼而有之，气度从容高雅的女人来。她请他们稍坐，打了个电话询问餐厅的安排后，伸手拉起了柳盈，说：“咱们聊会儿，别让他偷听，好不好？”

柳盈笑道：“好啊，他从前的事情我知道得不多，正想听你讲讲呢。”

黎伟见她们挽着手甩开自己在前面走，又听到了她们的谈话，本以为是两个女人间针尖对麦芒的好戏，居然陡然转变了风格，一时不知所措，哭笑不得地尾随其后，心里感慨这些女人真是无可理喻，常出惊人之举，眨眼间就能化敌为友，真是奇观。

他并不顾忌她们会说什么对自己不利的闲话，柳小姐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毋庸置疑。但章静呢？这位前妻果真如其所言，想提醒对方如何照应自己？难不成，这顿晚宴成了前妻和后妻的交接仪式，他黎伟只是被转交的一件器物而已？

从酒店内穿过一条掩映于树丛中的玻璃通道来到餐厅后面，乘电梯上到五楼，大厅里婚礼酒宴的热闹，传不到这里。三个人鱼贯而入预定好的包房，章静让服务生将餐台撤到一张家式的四方桌上，看看尺寸，正巧合适搓麻将。黎伟暗笑，要是再找个人来，就可以娱乐起来了。但是还能叫上谁来呢？他的脑子里闪过欧阳梵的影子。不错，这里刚好缺她。前妻、前初恋情人，再加上眼下这冒充的年轻女友，正是一桌他心满意足的牌局，也是几乎所有男人都梦寐以求的牌局，惬意、放浪、自在。他略生缺憾，恨不能马上就掏出手机打给欧阳梵，让她赶来成就他的梦想和期盼。

可是，面前的两位女士对于他的臆想毫无知觉，悄声地耳语着。他不便去窃听，泰然自若地喝茶，打量服务生端上来的菜肴，准备一饱口福。

其实，章静和柳盈之间的谈话，并不如表面看上去那样一见如故。章静故作亲昵一把拉住柳盈时，快走几步，悄声说：“真看不出，你这样的美人儿能屈尊看上他。”

柳盈微笑着回应：“你肯嫁给他，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他拍拖呢？”

章静狡黠地笑，说：“但是，我已经跟他离婚了呀，我放弃了，留给你了，你也不谢我？”

柳盈说：“放弃了？未必吧，我怎么觉得你像是要重归旧好呢？要不要我退出来，成全你们？”

章静咯咯直笑，说：“你这女孩子就是乖巧。不过，我不要他，还是留给你吧。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夜里会梦游，你有没有被他吓着过？”

柳盈愣了一下，说：“不过是下床去喝点儿水，走动走动，会吓人吗？我没感觉到。”

章静笑而不语，重新用信心十足的眼光瞟了一下黎伟，说：“这个男人，还算是个好男人，但又不是特别地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现在，不用弃了，转交给你吧。估计用不了多久，你也会有同感的。”

柳盈笑道：“你是见我抢在手里，想要又怕不给，所以故意贬低他的吧？我猜，我一松手，你就一下子抢跑了，对不对？”

章静抬眼望望不远处的黎伟，吃的一声笑，说：“他坐在那里像块宝似的，值得你我争来斗去？”

柳盈毫不示弱：“不是块宝，怎么会争来斗去？”

章静大笑，摇手说：“咱们不谈他吧，要是这会儿他听清楚了咱们的谈话，不知道要膨胀到什么地步呢。”

柳盈嗯了一声，转而问她当初为什么要和黎伟离婚，章静丝毫未假思索，表示那时候在美国照顾远房的老姑妈，老太太自感活不长久了，想把遗产留给她，但是出于某种古怪的想法，要求她跟自己一样单身，不允许财产有男人来染指分享。章静无奈之下只得同意，在姑妈的监督下办理了和黎伟离婚的法律手续。两年之后，老太太撒手人寰，她本想回来找寻黎伟，但又恐怕他重新结婚了。这样犹豫到了今年，趁回国投资的机会，通过多方查询，新近才跟他联系上。

柳盈听她的叙述，从里面甄别出了不少矫情虚假的破绽，但是她没有去揭穿，只是竭力去演好自己应承黎伟的角色。等到菜肴满桌时，

三个人围聚坐下，章静吩咐的白酒也送上来，她让服务生给黎伟斟酒，黎伟忙以开车为由婉拒了。她倒也不纠缠他，转而问柳盈是否喝一点儿，柳盈有量，倒不推却，一口答应了。她们遣走服务生，自行斟饮，扯些不着边际的闲话。

黎伟乐得不喝酒，袖手作壁上观，看这对女子杯来盏往，喝了个不亦乐乎。两个小时后，桌上菜仍丰盛，酒瓶已空。两个女人双颊酡红，醉眼惺忪，俯伏在桌边大着舌头含糊不清地谈笑，什么妆容、什么仪表早已抛在了九霄云外。

这下子，轮到黎伟慌神了。他照应一个女人可以，同时应付两个醉酒的女人，可是个高难度的活计。不过好在章静是酒店的住客，酒店方有责任送她回客房去。于是，他勉为其难，先招呼来一位服务生帮忙，架起章静，自己去搀扶住柳盈，从来时的旧路返回，依照章静所持的磁卡，将她送进房间，除掉衣、鞋，用一床被单遮盖住了，任由她嘴里嘟囔着去睡。

柳盈瞧着黎伟熟练卸除章静外衣的动作，倚在门框上，骂了一句粗话：“妈的！你脱她的衣服倒是……手法熟练……得很！”

然后，她要呕吐。黎伟急忙拖着她去卫生间，一路叮嘱忍住、忍住！柳盈进了卫生间，用脚跟抵住门，半趴在马桶上，把方才豪爽入肚的酒菜全数还给了酒店。尔后，她浑身瘫软，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黎伟打发走服务生，看着软瘫如泥的柳盈，一时束手无策，索性想把她留在这客房里过夜，明天早晨再作打算。可柳盈一个劲地叫唤要走。

他低头在她的耳边，说：“你醉成了这个样子，我没法带你走。”

柳盈闭着眼，说：“这么……没用，背着……抬着，拉着……举着，能……走就行。”

黎伟一想，也只有这样了。他一手努力拉起她，自己屈膝下蹲，将她软绵无力的躯体顶在肩部，往后用力一扬，挺起腰站直了。幸好柳盈穿的是长裙，确保没有春光外泄后，这才雄赳赳气昂昂地大踏步穿过走廊去电梯，从底层大厅旁门出去，前往停车处。他这浑若土匪

打劫掠美的模样儿，引人瞩目，还有人鼓掌叫好。幸亏一旁有服务生替他解释，不然酒店保安不会听任他离开。

将柳盈塞进车内，发动了车子，一路驶回当初接她的地点，问她确切的住址。柳盈哼哼唧唧，梦呓般地说自己没有家，是个浪迹天涯的孤单女人，可怜得很。

她醉话连篇，可让黎伟犯难了。自己不能半夜里带着这个烂醉的女子在市区到处转悠吧？他无计可施时，只得硬着头皮将车开到自己的住处楼下，先停住车，以协商的口吻说：“没办法，只能去我家里了。但是你得配合，不能太难看，忍着一点儿打起精神来，免得被人笑话。行不行？”

柳盈恍惚着点头，挣扎着起身。黎伟开了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她出来，一只手拦腰叉起她，以防瘫滑下去，悄声说：“听我的，伸左脚，再右脚，慢慢向前。”

柳盈依从他的指令，将晕沉的脑袋搁在他的肩头。

黎伟架挟着这醉酒的年轻女人，以最大的耐心和毅力将她弄进了电梯，弄回了自己的住处，结果是浑身大汗。进了家门后，他轻轻把她放倒在卧室床上，本想像在酒店对待章静那样替她除掉外衣，但犹豫之下打消了这个念头，直接将被子覆盖在她身上，自己准备去洗漱，然后到客厅沙发上暂歇一夜。

可是，醉中的柳盈却没有沉睡，伸手一把拖住他的手腕，迷迷糊糊地说：“别走开，坐这儿陪陪我，我又冷又难受，不舒服。”

黎伟只得坐在床边，等她睡着了才悄悄放手。不料，她陡然一惊，伸手探摸。黎伟赶忙顺手拿起本书来，卷成筒状塞在她手里，这才稳住她，自己悄然抽身退出。

这一夜，柳盈握着一本书酣睡，直到天亮时阳光从窗口进来，照得她晃眼，本能地侧过身时，手里的书啪啦一声落地。这声音将她从睡梦中惊醒，猛然睁开眼，目光一下子从半敞的门扇看到了外面沙发上拥被大睡的黎伟。她惊讶地叫了一声，翻身坐起揭开被单低头检查，发现身上的外衣完好，这才稍微放心。她闭眼去回忆昨夜酒醉之后的

经历，全都是空白。这里是哪里？她怎么来的？一切都茫无头绪。总之，昨天晚上她扮演角色太过投入，竟和黎伟那位前妻同归于尽，双双被酒精击败。

她这一声惊叫惊醒了黎伟。

他起身过来看她，半开玩笑地说：“你睡得可真沉，昨天晚上，我可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弄回来。下次，你最好随身带上写有住址的纸条，半夜里，我实在没地方送了，只好自作主张带你回家，有意见吗？”

柳盈按照他的叙述，凝神回想，依稀是那么回事儿，但恍若梦境，当下也无可奈何，问了一句：“你的前妻呢？”

黎伟笑道：“她有福！喝醉了回酒店客房睡得像死猪，反倒是拖累你了。不过，昨晚你们喝酒像是疯了似的，我吓坏了。现在看看，是不应该吧。”

柳盈依旧如前天那样，宿醉难受起不了床，倚靠在床头松软的靠背上，让黎伟陪着聊天。黎伟欠了她这样一个大大的人情，只得向单位打电话请了半天假奉陪了。

上午十点，正当他在厨房里热牛奶、面包时，手机铃声响了。拿起来接听，居然是一位意想不到的人打来的。他爽朗的笑声里透了几分诡秘，说：“老同学，昨晚风流令人羡慕啊。想不到咱们品学兼优的黎同学，文化局的黎处长，竟然能在灯火阑珊下的五星级酒店里扛着女人飞跑，乍一看还以为是王老五抢亲呢。”

黎伟一拍脑门，说：“许文强，你炒你的地皮，置你的产业，怎么就留心到这一幕了。真是无聊！”

“不是无聊，而是有趣，太有趣啦！不瞒你说，你那威武的形象，被我不失时机地录进了手机，怕是要请酒消灾了，怎么样，伟哥？”

黎伟又听人这样尊称自己，苦笑不已，说：“算了，落在你们这些家伙手里，也只有请酒消灾这条路了。亏你这样有心，居然想出拍照录像的鬼点子。”

他这边受了许强玩笑般的敲诈，那边卧室里，柳盈隐约听到了他的话，问怎么回事，黎伟没告诉她真相，淡然表示是工作上的琐碎事，和她无关。柳盈似信非信，坐在床头喝牛奶，啃了小半片面包，幽幽地说：“这年头不能帮人做好事。你看看，我昨天心肠一软，替你圆了面子，自己却出了丑。幸好我现在不是吴尚的长久居民，不然的话，弄得满城风雨了。昨晚，我的醉态很难看吧？”

黎伟摇头，反过来问她对自己前妻的印象如何，值不值得入画。

柳盈思忖一下，不屑地笑道：“这是个自以为是的女人，你不值得在乎她，离了婚并不可惜。说句实话，她比你那位同学欧阳女士差远了，不可相提并论。”

（九）

此后两天，摆脱了前妻纠缠的黎伟，反过来要应付许强等人的玩笑。晚上，他在文化局定点的海盛酒家预定了一个包房，一千五的标准，准备用来打发搪塞他们的口舌，这是那天他礼请柳盈冒充女友去反击前妻章静的后遗症。不用想象他就知道自己被拍摄的形象该是多么狼狈。当时，他扛着柳盈是从九楼电梯下来的，从底层大厅一侧穿过，沿旁门去停车场，这一带虽然不如大厅人多，但十几个人目睹他的壮举，那是肯定的。倒是许强是个有心人，竟不失时机地拍了下来，寻自己的开心。他甚至有些担心，王敬等人得悉了这个情况，会大大地取笑自己。只是这段视频别被欧阳梵看到，自己扛着醉酒的柳盈亮相于丽晶酒店，尔后失踪，这余下的空白着实耐人寻味。

俗话说越怕祸事来，祸事马上到。正当黎伟踌躇于自己失控行为并想方设法将证据消解于无形时，他所担心的事却出乎意料地东窗事发了。欧阳梵在下午他昏昏欲睡时打来电话，将他惊醒。她在那边以阴阳怪气的口气说堂堂的黎处长，快要成为网络红人了。但不知道网上那段视频里，他是英雄救美呢？还是恶霸抢亲？

黎伟震惊，马上问她究竟。她说无聊之城《天天新事》里面有全段视频，点击率已经上千，热闹得很。黎伟慌了神，忙追问视频上的

自己一眼就能辨认出来吗？欧阳梵哼了一声，说熟悉的人当然认得出来，最好他自己上网去瞧瞧。

黎伟放下手机，匆忙去电脑前点击网站。无聊之城是吴尚首屈一指的集时事、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网站。凡是吴尚本地的热闹事，都逃不了上论坛火爆的命运。黎伟根本没想到这件事会在网络上热闹非凡，三下五除二就找到了目标，那段视频题为：彪悍男丽晶扛佳丽。打开来看，果然不差，那画面里低头疾行的正是自己，肩膀上的柳盈呈笔直的下垂状，像是腰部折断了一样，很是奇观。

黎伟仔细地观察整段视频，断定是手机拍摄，因为人杂且抖动的原因，自己的面容拍得并不清晰，没有细节性的镜头，怪不得欧阳梵说熟悉的人才能认得出。他这才稍稍镇定，但随后又替柳盈担心起来。她垂挂在自己的身后，脸部细节显露无遗，一眼就可以被人辨认，这可是真麻烦。他再度心慌，急忙往下浏览视频后的留言，翻到第三页时，有人赫然发帖写道：貌似美女画家，柳……

他苦笑一声，终于有识货的了，那人辨认出了柳盈，但不幸中的万幸，还没有人指认自己。这段视频是什么人拍摄的？是无意之中觉得好玩发布在网络上，还是有意为之？他立刻联想到不久前许强的电话，马上拨打过去。

电话通了，黎伟开门见山地问：“无聊之城网站上的那段视频是不是你上传的？”

许强茫然地反问什么视频，黎伟说是他在丽晶拍摄的自己的那段视频。许强发笑，说他是午睡做噩梦了吧，自己怎么可能把视频传上网。黎伟坚持说现在正在电脑前看着呢，不信他也上去瞧瞧。许强应了一声，挂了电话。十分钟后，回拨过来，像是强忍着爆笑，说那段视频不是自己手机拍摄的，自己拍得比这个好多了，至少一眼就能让人认出是堂堂的黎处长，绝不会那样含糊。

黎伟浑身有些疲软乏力，又问：“真的不是你？”

许强口气强硬起来，说：“绝对不是，晚上我把手机上的视频放给你看，一看就清楚了。”

黎伟又去电脑上察看发布人的ID，用的网名是：收音机的春天。他心里油然骂一句操他妈的收音机的春天，干这种促狭事，生孩子没屁眼！但事已至此，他也无能为力，只得长叹口气，关了电脑转身去看窗外空荡的走廊，像被抽掉筋骨一般，仰躺在皮椅里，屈起双脚挂在宽大的扶手上。他竭力去屏蔽脑子里有关这件事的胡乱思绪，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打起盹来。

今天是周五，还有两天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隐退几个月，抛开这些烦恼了。他暗下决心，独自出门去旅游，走得远一点儿，远离吴尚，忘掉所有人，也让所有人把自己忘记。

晚上的酒宴，邀请的客人不过四五个，都是男性，女同学一个也没请，这是黎伟特意避开欧阳梵的一个小花招。许强今天来得最早，几乎是和东道主黎伟同时到达的。他们的车子一前一后驶入停车区。黎伟刚刚离车走了几步，就被他赶上了。他似乎急于辩白自己与网上那段视频无关，特地将后者也拍了下来。两人进了包房后，四顾无人，忙先行比对查验，结果一下子就明朗了。这确实是两段视频，拍摄的角度和手机摄像的分辨率都截然不同。

许强手机所拍的视频，显示拍摄者稳定不动，全景式拍，主要是黎伟穿越大厅那一段，过后就没有了。而网上那段是跟拍，像纪录片一样尾随，直到黎伟走远了上车才停止。幸好，此人没有将车子连同车牌也拍下来，不然的话，可真就要酿成丑闻了。文化局文管处黎处长，扛着醉酒女画家，上车远逝在春意盎然的夜晚，余味无穷，给人以无穷辽阔的想象空间。

黎伟抹了一下额头的虚汗，指示般说：“删掉，你手机里的先删，网上那段想法子去删。”

许强一笑，自告奋勇说：“无聊之城的老板是我的熟人，我替你打个招呼吧。别丢在网上贻害人，对你对那位女士也不好。那位小姐姓柳，是个画家？已经有人发帖出来辨认了。”

黎伟求之不得，无暇多想，立即同意了。在他的催促下，许强联系了那位网站老板，一阵寒暄后，切入正题，请他帮忙把昨天夜里上

传的那段视频删掉。对方先是笑，然后说这段视频很火呀，何必删呢，莫非主角是许强。许强打着哈哈，说自己只能被女人扛着跑，哪里会扛着女人跑呢，真是笑话。上面的主角是一个很铁的朋友，事关人家婚姻家庭，不删不行。对方迟疑了一下，终于答应了。许强半开玩笑，说最好现在就删，晚上回家上网时不能再看到这东西，存心恶心人可不成。

这个电话打完后，黎伟忽然又后悔起来，早知道许强有这层关系，白天就应该让他打招呼删帖，拖到这会儿，不知道又会出什么新纰漏。许强拍拍他的肩，安慰说没事啦，瞧这又慌又急的劲儿，那位女画家是有夫之妇吗。黎伟摇头。许强反而奇怪了，不是有夫之妇害怕什么。黎伟犹豫了一下，忍住没说这段视频对自己几日后的仕途，以及择偶带来的负面危害。

他刚想把话题扯开，这时身边门扇一开，王敬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

黎伟闻声掉转头去，不禁吓了一跳。几天没见，王敬似乎瘦掉了一圈，脸色也憔悴，但精神似乎还好。他觉察了黎伟的惊讶，稍显尴尬地一笑，说：“看什么？难道不认识我了？”

黎伟指指他说：“你瘦了，气色似乎也不太好，是生病了吧？”

王敬抖擞一下精神，挥舞了几下手臂，说：“哪里话，我怎么会生病呢？我二十年没进过医院，瞧这身子骨，怎么可能生病？”

许强推他一把，说：“算了，算了，不要炫耀你那点儿力气了。谁也没雇你做保镖，坐下来歇息吧。”

王敬坐下，看似洒脱，实质上还有点儿魂不守舍。黎伟眼尖，怎么会发现不了。但他不知道他走神的理由，再加上许强在旁边不便多问。不一会儿，晚宴所邀请的人陆续到齐，没有异性同学加盟，这顿晚饭荷尔蒙气息淡薄下去，大伙儿谈的都是他人的闲事，当然，既有前途道路又掺杂着男女关系。

聊着聊着，有位在基层派出所的普通民警话锋一转，提到了欧阳梵，说她的老公马大律师近半年来跟一个年轻女孩公开同居并出双入

对，据说那女孩在优典 KTV 坐过台，时间不久就辞了职，好像就是被马律师包了。以马律师的身份收入，包个金丝雀也无所谓，但是明朗公开化就不对了。那种女人玩玩可以，当真了会出事的。更何况，欧阳梵是经纬会计行的注册会计师，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岂是那种女孩所能比的，真不知道马律师这样精明的人，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往往聪明人做蠢事，蠢得不可理喻，令人咋舌。

他们谈论这件事时，王敬不住地朝黎伟使眼色，既像嘲笑，又像提醒。黎伟没吭声，他从现存的印象里没听欧阳梵说过自己的工作。他以为她只是一个依靠富有丈夫生活的全职太太，哪知道她居然是专业注册会计师，这工作的含金量比寻常会计强多了。会计师配律师，正好般配。她跟马长乐这段婚姻，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谁知道中间还有如此的猫腻。

许强含笑夹菜，说：“各位不知道，马长乐是我们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他的事情我知道不少，但不能乱讲。更何况他的老婆又是咱们的同学，更要谨慎，一不小心拆散了家庭，可是件不道德的事情。”

王敬笑了起来，说：“老哥，你这话不对。拆散家庭的只会是马长乐，咱们哪有这本事？”

然后，大家便又聊到了这位马律师的前世今生。马长乐是另外一所中学的，当时谁也没听说过他，他在学校间的名声根本不能跟许强、王敬相提并论。但现在他已经家喻户晓，有官司没官司打的人都听说过他，知道他和公检法特熟，代理案件胜算极高，白花花的银子流水般进了他的口袋，属于那种外露型的财主。当然，财富一旦外露，也就成了等而下之的富翁。真正有钱的主儿，都是深藏不露的，冷不丁露一点儿峥嵘，会吓死人，这种人就叫做富豪。富豪和富翁之间有天壤之别。

眼下这桌子上，有能力或者潜在能力能令马长乐相形见绌的，只有一个人，许强。他对于黎伟等人而言，至今还是个谜。容城置业，虽然是过江龙，横空而来，尚未有醒目业绩，但隐然已有力压本土地

头蛇之势。这样的公司，出手往往数以亿计，一般的公司哪里是对手？当然，它在吴尚的掌门人也就处于众人瞩目的位置。

可偏偏许强在这个房间、这张餐桌上，是以美色鹤立鸡群的男人。男人一旦和美色挂钩，也同样会等而下之，发人遐想。特别是这位中学辍学，混迹江湖，以许文强自诩的男人。他的素质是从哪一刻开始翻天覆地地变化了？能够成为容城置业这样的一家大公司的分部首脑，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

这个疑问，横亘在大家的心头。众人只是喝酒、聊天，谁都没有提及黎伟那晚的豪迈之举。它已经在许强的手机里化为乌有，而且就在此时，按照网站老板的指令，那段传到网络上的视频也将被删除。那个行为，只刻留在黎伟的记忆里了。

想到这些，黎伟的心情就豁然开朗起来，特意敬了许强的酒，示好般询问他的家庭状况。许强说离了，办了离婚手续后，老婆和儿子一起移民澳洲，在那边留学置房，等年龄大了之后，放下手里的琐事，过去投奔他们，到海外享清福去。不过，眼下放手不下。责任担子太重，没法去照顾家庭了。

黎伟寻思，以这样的口吻说来，他的离婚跟自己的离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明摆着是赚了钱，由假离婚的老婆转到国外去，替他管理，钻法律的空子罢了。不过，现在有钱人都这么玩，并不稀奇。这年头，能够玩得起移民把戏的人，都非寻常之辈，值得重视。

许强谈笑风生，举杯邀饮，但是王敬今晚明显不在状态，喝了一杯酒就勉强起来，大口饮改为小口啜。黎伟坐在他的对面，看得清楚，关心地再次提醒他，不喝就不喝，别跟身体为难，等状态恢复了再继续。他以东道主的身份这样一讲，旁人自然不便阻拦。王敬缓过劲来，拱手作谢。

许强笑道：“咱们这伙人里面，还是伟哥走得最稳妥，做官又不担风险，太太平平舒舒服服地，让人羡慕。”

黎伟听他这样称呼，皱皱眉说：“你年长我两岁，我该叫你强哥才对。你这样叫我，我可不敢答应。”

许强坏笑，说：“据说，文化局里背后都是一致称你伟哥，我随众不成吗？”

黎伟放下筷子，说：“知道这是背后叫，你还当面喊，不是缺心眼吗？”

许强哈哈大笑，说：“他们都说你敏感这个，我拿你一试，果然不错。从这点分析，兄弟你还是不太放得开。这也算是个例子吧。说实话，我今天以老大哥的身份借酒劝说一句，这样不妥。他们叫你，你就应了，有什么了不起？强哥我这些年闯荡，什么样的屈辱没受过？挨过来了，就是赢家。眼下这世道，赢家才受人尊敬，输家遭人蔑视。输赢之间，一个忍字，一个狠字，一个变字，运用灵活了，所向无敌。这些年，我见识过的人物海了去了，跌跌撞撞中悟出来的道理，平常是不跟外人讲的，今天咱们同学聚会，我当你是兄弟，才唠叨这几句。”

黎伟听他一番卖弄江湖经验，没有掺和。所谓万事说起易做时难，就他提的这三个字，自己拿在手里站在文化局这样的境地如何应用？更何况，刘洪等人早已有“六字诀”或者“八字诀”了。自己这点儿道行，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其辱。

他想到今天也许是最后一天去文管处上班的日子，从下周一起，自己就要去享受那名不副实的漫长假期了。仅从这一点看，就充分显示了刘洪那伙人的力量。而他黎伟，在所谓的官场上虚弱无力，只有妥协忍让。他舍不得丢下手里的忙得热火朝天的文保事业，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只能退让了。

他借着酒劲，轻轻拍拍已然痊愈的左腿，说：“许兄休息能够去国外享福，我只能在国内寻个安静的去处了。我现在正式宣布，从下周一开始，鄙人将要休长假，出远门，至少两个月内不在吴尚了。大家下次聚会，拉开空档，才有亲切感呢。”

他此话一出，旁人似乎都没当回事，倒是王敬感兴趣，追问其详。黎伟不便把单位里复杂的关系、矛盾在这里表露出来，只是很婉转地表明，自己有长假要歇，忙了这么多天，该喘口气了。王敬追问，那么现在他的工作将由谁接替，黎伟苦笑，说自己是副处长，兼文保小

组第三副组长、秘书长，他离开了，自然是处长兼文保小组第二副组长来主持工作了。管他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千古以来的至理名言，更何况自己本是这样一个职位低下的小官员呢。

他的无奈口气显示出郁闷和失意。许强将酒杯凑到他的嘴边，提议说喝酒，既然知道不管闲事，还提它做什么。

酒宴散时，不觉已近深夜。黎伟在吧台签了单，出门要打车走，被许强硬拦阻了。一伙人将他塞进车里，说今晚送客的指定用车就是这辆奥迪了，大家都把各自的地址报一下，按照远近顺序，路途的难易来制定计划，依次下客。

开车的司机是吴尚人，轻车熟路地行驶，逐一送客，一圈路走过，车里拥挤状况松弛下来，只剩下黎伟和王敬。他们之间又争执一气，最后还是许强做主，先送黎伟。等把他卸下后，目送他摇摇晃晃地进了楼，他和王敬才不约而同地吁口气。

王敬说：“我这马仔做得够钱，这也是你，在吴尚换了第二人，想都甭想。”

许强冷笑，说：“我是你命中的贵人，之前二十年，你算是白混了，之后二十年跟着我，看看会有怎样的起色。”

王敬默然无语。

许强说：“他要休长假了？怎么事先一点儿风声都没有透露出来？刘洪这个人我认识，够麻烦的，这么一出戏，倒是出乎我的意料。赶紧回去，我得处理应对。”

车子驶离黎伟所在小区，王敬半路下来，自行打车回家。这辆奥迪改变了方向，直往市中心而去。十分钟后，许强回到家里，顾不上洗漱，先拿起电话翻到相关的号码，拨打出去。

他坐在幽暗的灯光下，边喝水边思忖着今晚酒桌上新发现的变故。不一刻，电话接通，对方大约是从睡梦里被叫醒的，有点儿不高兴。

许强不等他表示厌烦，先行开口说：“城西拆迁上的人事变动，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

对方一愣，说：“没有啊，没有变动。”

许强暗骂了一句，又说：“真的没有？文保主持工作的黎某人，从下周起开始歇长假，刘洪取而代之，你居然不知道？”

对方严肃起来，说：“真的不知道，没有任何相关报告呈送上来。如果这是文化局内部的调整，用不着上报市政府的。”

许强强调了一句：“城西拆迁指挥部文保工作小组，不仅仅属于文化局管辖吧？”

“对，严格说需要我们认可。你的想法是……”

“刘洪不成，黎某人好对付。你想想办法。”

“那行，明天上午我过问一下，怎么现在还没睡吗？我可是香甜梦里，被这个电话惊扰了。”

许强笑道：“醒了就醒了呗，你有佳人在抱，暖被窝热身子，我孤家寡人，羡慕呀！”

对方也笑，说：“我此刻跟你一样，也是光棍钻被窝，直来直去，四落不靠，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两人会意地一笑，同时挂机。

许强去冲了个热水澡，进卧室后又拨打电话出去。

那边是个女人接听，问：“还没睡？”

“没呢，才要躺下，你在省城还好吧？”

“很好。你在吴尚呢？业务开展得怎样？”

“托你的金口，一切都算顺利，不过眼下出了点儿差错，我已经设法纠正了。昨天在省台新闻里看见你的新项目开工了，破土奠基仪式很给力嘛。”

女人说：“容城置业的项目，岂能不隆重，等你在吴尚的项目开工，也照样办。”

“多谢，过几天回省城，我去看你。”

“行啊，我是得好好查查，在吴尚这些日子，是不是花前月下跟那些女人浪漫了。”

许强嘿嘿直笑，说：“哪里会呢。我现在吃的是独睡丸，连女人的味道都嗅不到。寻常女子，我看不入眼。吴尚这小地方，哪里能找到入眼的？除非去省城。”

女人佯作嗔怒，说：“怪不得要回省城，耐不住寂寞了吧？”

许强压低了声音，刻意制造磁性迷人意味：“在外面耐不住寂寞，找你呀。我在吴尚天天想你，你难道没有感觉？”

女人笑了一声，说：“我老啦，不值得你挂念，省城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多的是，随便挑吧。我批准了。”

许强连说：“不成，不成，我可不能自轻自贱。许某可不是随便跟那些女人乱来的主。”

女人嗯了一声，语音改为轻柔，显然是被他这番话感动了，说：“你早些歇息吧。注意身体，咱们省城见。”

第四章

（一）

这个电话结束后，许强开了电视，拥被半坐半卧，看午夜影视剧场的电影，这是他每天夜间的催眠习惯。看到眼皮打架时，顺手用遥控器关机，就此倒头睡去。这一觉睡到了次日天光大亮，楼外街道上晨练的人沙沙的脚步声穿过双层玻璃，将他惊醒了。他从被单下伸出手察看时间，早上七点。今天是星期六，周末的第一天，他睡了六个钟头多一点儿，睡眠质量比以往要好许多。他失眠已久，每天睡两三个小时那是家常便饭。看来，是昨夜他和省城的通话效果良好，稳定了情绪，使他失眠的症状减轻了许多。

他撩起窗帘，天空正处于惨白向湛蓝变换的阶段。阳光隐然升起，启明星只剩下一个水印般若隐若现的影子。吴尚的清晨，日复一日地宁谧，引不起他任何兴趣，索性转身去书房开了电脑，察看那位无聊之城老板的承诺有没有落实。

无聊之城论坛里，那段视频已经杳无影踪，但另有人发帖询问删帖的理由，还有人在其后跟帖，纷纷作捕风捉影不着边际的猜想。他看了发笑，黎伟一次惊艳的亮相居然会引起这样的热闹，也真亏得有

了网络，别的途径绝无可能。这个平台着实厉害，依托了科技的力量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真是无可匹敌的利器。

他断开网络，翻找出储存的吴尚城西全息鸟瞰地图，在这片密密麻麻的建筑物上寻找那些自己用红色圈画的区域，双臂交互在面前，身体后倾，以自负的心态凝视着，喃喃自语说：“容城置业广场，必须得力压群雄成为二十年内替代不了的标志性建筑。”

他踌躇满志地欣赏着自己的猎物，上午九点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昨夜他去电话嘱托的那人的号码。对方在电话里无奈地打着呵欠，说昨天夜里、今天清晨，都是扰人清梦的时间，多少人软香在抱、酣睡在梦，都被自己的电话给搅了。现在正式告诉他，他所关心那个职位变动的问题，已经上达天听了，马书记很不高兴，前期文保工作无可挑剔，很合他的心思，后期工作难度会更加艰巨，需要专业的人才，没有行家里手把关，会出乱子的。市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接到指令，有关文保小组人员变动的问题，必须经过常委会的认可通过。

许强懒洋洋地笑道：“多谢了，老兄的办事效率真是惊人，拜服了。”

对方仍然是疲倦的口气，说：“替你老兄办事，哪能掉以轻心？我这一夜没睡好，得抓紧时间补补觉，再见。”

许强听着话筒里挂断后的嘟嘟的忙音，出神地考虑自己的下一步计划。他代表着容城置业，在吴尚以及周边地区下一盘规模可观的棋局，黎伟只是棋盘中一枚棋子而已。但在眼下这个边角的争夺中，他又显得异常重要。在棋局对弈的进程中，每一枚棋子的动用安置都是关键的，落子以后才是既成事实不可移动。

他二十岁左右待在牢里三年，跟一位围棋高手狱友学得了一手好棋。出狱之后，他自负棋艺已能入段位，但从不跟人下棋，闲暇时只在网上和人过招。对他而言，这三年牢狱生涯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进狱之前，他是一个陶醉于自己英俊容貌、在异性堆里呼风唤雨的风流浪子，典型的绣花枕头。进狱后，犯人之间的争斗，以及那位犯贪

污罪入狱教他下棋的狱友对他的教诲关照，使得这个年方十八、宛若白纸的俊秀少年脱胎换骨。

出狱之后，他学过厨艺，开过一家小饭馆，做老板兼厨师期间，邂逅了一位年轻少妇。九十年代早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无数的内地投资客，包括那女人的丈夫。当时，他坐拥千万资产，丢下妻子和幼子去那边打拼。少妇有丈夫的巨额生活费作依靠，一日三餐都在楼下的饭馆解决。他们的相识是从这饭食开始的。

她对许强一见倾心，某日中午，借着让他送菜上楼之际主动勾引了他。那时，许强本是洗心革面，忙于微薄的利润混生活，冷不防被这小富婆砸中了敏感的神经。她出手以千元计，将他顺顺当当地纳入裙下。许强跟这女人上床之后，像是在他和另一个世界之间挑开了薄膜的窗帘，别样的生活跃然入眼，顿时令眉目俊美的许强自惭形秽。

他惭愧自己没有钱，是个穷光蛋，而穷光蛋无论皮囊有多么完美，实质上都是丑陋的。没钱的男人是丑陋的，他从那时起就认识了这一点。当然，这是他自己的隐秘感觉，特别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妇人招摇着金钱，使用着他的身体时，他极其无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卑贱丑陋。那些年华逝去、松弛下垂的妇女们，因为钱财而备显美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连许强自己都不明白，却也无法跟人分享这种感受。

被那位少妇勾搭上后，年轻的许强对于小饭馆的生意渐渐地怠慢下去，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远不如他陪这女人寻欢后所得的报酬。那女人给他置办了砖头似的大哥大，买了风速摩托车，甚至还购置了小套的房产，整整包养了他三年。

许强二十二岁生日过后不久，那少妇在珠海经商的老公回到吴尚。他对妻子在内地荒唐风流的生活早已风闻，这次回来是摊牌的，要么她拿一笔赡养费扫地出门，要么带上孩子跟他去珠海，准备移民澳门。少妇在这样的抉择面前，自然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她变卖了吴尚的产业，离开之前偷偷约见了许强，给了他五万块现金，挥泪分手。

许强拿了这笔钱，惘然惆怅之余，竟也做出了一个他人意料不到的决定：离开吴尚，前往深圳。在深圳，他重操旧业，开了家海鲜排

档，继续利用自己色相取悦那些中年富婆们。一年半之后，他卖掉排档，成为某个富婆经营的化妆品产业的销售代理，并享有30%的赊货权。后五年里，他在省城娶妻生子，利用情人们给予的优惠，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热火非常。益达贸易行的名声实力，在省城同行里是数得上的。

进入新世纪后，许强成为许总，将积累的资本转而涉足证券业，企图在股市这个看似机会多多的地方弄潮。但这里的操作和正常的生意相比远远不同，他的遭遇比之于寻常散户们好不了多少，几番挫折后，他清仓出局，带着缩水近半的资金蛰伏起来。从这一刻起他明白，自己的色相人脉，在证券业这台庞大冷酷的搅拌机面前，挣不到半点儿便宜。

他舔舔伤口，冷静而耐心地寻找稳妥的投资经营目标。昔日那些他所缠绵的中年妇女们渐渐升格为老年妇女，对他失去了兴趣，而他也对依靠身体挣钱没了兴致。他想依靠自己的实力谋略来搏击一场，赚取自信的资本。但这几年间起起伏伏，一直都不如意，所奢想的目标依旧遥远。

（二）

就在他茫然之际，又一个崭新的，也可以说是旧有的机会凭空降落在他的面前。十几年前那位被迫与他分手的少妇，随丈夫去了珠海移居澳门后，现在已经步入中年，成为海通集团董事长。当初阻断他们之间关系的那位醋意十足的丈夫，已然在六十岁生日前夕，死在澳门某大酒店贵宾房内一位金发美女的身上，用内地的话讲，叫做马上风。他驾马如风般逝去，丢下数亿财产，全数被未亡人继承。

那位曾经的年轻怨妇，现在的中年寡妇，名叫郑榕，参与公司管理多年，在丈夫撒手人世之前，已经进入公司最高层，握有决断权力。名义上的阻碍自行灭亡后，她凭借着女人敏锐的嗅觉，进军内地，先从沿海地区城市做起，涉足房地产、餐饮娱乐，最后顺应时势成为大型房地产开发商。

许强和郑榕的重逢，是在一次房产博览会上。当时，海通集团在省城开发的楼盘对外展示。许强是前期收录的潜在客户，应邀来看看逛逛，本来还没有购置产业的打算。恰巧郑榕亲临现场，在新闻发布会上热闹非常的气氛里，两人不期而遇。年方三十七岁的许强，正值一个男人最具魅力的阶段，英俊、成熟、风度翩翩，已然从所谓的青涩中脱颖而出。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飘忽，令人神形俱醉。

郑榕在人丛里偶然瞧见了许强。她自从十多年前被丈夫挟持离开吴尚，漂泊天涯，心中最为难忘的，是这个曾经在她独守空闺失落寂寞之时带来无尽欢乐的大男孩。现在，这个大男孩长大了成为大男人，真的就跟周润发一样，少有少的扮相，老有老的味道，一瞥之下，顿时茫然若失。若是放在过去，她马上就会叫他的名字，询问他分别多年来的经历。但是，现在的郑榕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苟言笑，一看而过，径自去招待那些重要的宾客，只是抽空低声吩咐了一下心腹助理，去查询这个醒目男人的底细。

展示发布会结束后，许强的资料已传送至郑榕的电脑。她坐在车里，浏览了一下昔日情人的近况。这些年来，他的变化也真不小，从一个经营小排档的店主成为一家经营化妆品贸易的中型公司的老板，这中间的坎坷跌宕，怕是要比自己来得更困难些。她愈发地迫不及待，回到公司后，按照许强登记的手机号码拨打过去。

许强在省城多年，类似的展示会应邀参加过多场，只是看看楼盘，感受形势而已。对于开发商老板根本没有留心，更何况，先前在前台接受记者采访的是公司前台执行总经理，郑榕从澳门飞抵省城，不事声张，她与之周旋的都是些前期介入时相识的省政府高官，寻常客户并不清楚她的身份。那一刻她瞅见了许强，许强却没有看到她，没有上演电视剧里常见的那种荡气回肠、潸然泪下的凄美场景。

说句实话，郑榕当年在吴尚时容貌普通，是以高档新颖的服饰和女人成熟的身体以及不菲的金钱勾引了许强。多年之后，她虽然花费重金驻颜有术，但也只能说是一位有些余韵的中年妇女，离美貌佳人还差得很远。

在许强的心中，那段露水情缘早已随风而逝，久不入梦了。这会儿陡然接到这位几乎已成陌路人的女性打来的电话，听着嗓音不熟，反问一句：“你是谁？”

郑榕在话筒里暧昧地笑，说：“今天容城置业楼盘展示发布会，有抽奖环节，你走得太快，没等到公布获奖嘉宾名单。您是叫许强吧？恭喜你中奖了，撞大运了。”

许强警觉起来：“什么奖？对不起，我不明白。”

郑榕笑意盎然：“请你明天到容城置业来领奖。这份奖项，是你意想不到的。”

许强听她言之凿凿，再加上容城置业的信誉，不禁半信半疑。次日下午四点，他按照约定来到这家公司。公司楼底接待处早有人等候，一经询问核对后，彬彬有礼地请他跟随身后，前往九层董事长办公室。到了门外，特意接待引路的那位助理躬身请他入内，自己悄然撤身退去。

许强谨慎地推门进去，外间是装修豪奢的办公室，内室传来一位女子的声音：“是许先生来了吧？”

许强说是。

那女人说：“请进来说话。”

许强二度推门进去，内室的装饰是纯粹的家居风格，和外间截然不同。一位身段略显臃肿的女人迎面而坐，穿蓝色睡衣，看似随意，但脸上厚厚的粉妆又表明了她的刻意。这些矛盾破绽，在他这样的欢场老手眼里一览无遗。他觉得这个中年女人面容很熟，但一时却又想不起来。身体微微前倾，问道：“您是……”

女人双腿交互换了一个姿势，说：“还记得那个住在你小饭馆楼上的人吗？你这么健忘？”

许强愕然，往事刹那间涌上心头。他认出了这个曾经和自己有三年多男欢女爱的旧时少妇。他还记得，分手时她给了自己五万块钱，这是他到深圳创业的时的本钱。靠着这些钱，他才能站住脚有了后来的发展，不至于沦为赤贫如洗的穷光蛋。这个女人对他有恩，但他也

已经用自己的身体偿报过了。今天，她约请他来干什么？她在这里接待他，和容城置业又有什么关系呢？

郑榕看着许强进门后的表情姿态，一股子埋没已久的柔情蜜意忽然如水银般流遍全身。她下意识地用十多年前他们厮会时的习惯手势，略略招了一招，拍拍自己身边的位置。这个动作像是具有某种魔咒一般，触动了许强休眠已久的记忆。他同样也是条件反射般下意识地过去，贴着她坐下。郑榕抬手拂了一下他额头耷拉的零星发丝，说：“替我揉揉肩吧。”

这一句话同样是他们过去相处时的习惯用语，不但迷醉了许强，同样连她自己都沉醉其中，不能自拔。许强伸手去褪开她半敞的睡衣，露出双肩和背部，轻轻地凑过去，双手按摩，不时以唇舌吻舔。郑榕开始喘息，这是她久旷多年来的第一次，又是驾轻就熟经验丰富的许强，春情加上重逢时的感慨，让她在兴奋之余泪光盈盈。

许强心里隐约察知了这旧情人的根底，也比昔日更加地卖力。他起身去酒柜里取出一瓶红酒来，开启之后，将她抱起横卧在膝，将瓶身倾斜。一缕殷红的酒液从她的颈下如线般撒滴下，沿着身体的中线直到躯干底部。然后，他俯伏在这洁白的肌肤上，一路啜饮。

郑榕的身体在初春时节受到凉爽酒水侵袭，刺激更盛，她伸展开四肢，接纳了这个流浪在外多年、由稚嫩历练成熟的男人。

（三）

这一次重逢，两人在欢爱的间隙聊到了自己的现状。尽管许强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她竟然是容城置业以及其母公司集团的董事长。这样的女人跟那位住在公寓楼上、每天让他端送饭菜上去、渴望男人抚慰的空闺怨妇会是同一个人？

他恨不能再次擦亮自己的双眼，将她由头至脚一丝一缕地重新辨认仔细。果真是她不假。郑榕，这个曾经在他生命里留下重要印记的女性，在他即将步入中年之际，又翩翩降临，牵引着他走向人生更高的峰峦。她是他命中的幸运女神，每一次都能携手在欢乐中升腾。至

此，他终于相信那位吴尚城北龙王庙里算命老头的话，他的命里有贵人相助，每一次沉沦之后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真是半点儿不差！

郑榕知悉了许强的现状后，考虑了三天，让他放弃手里的生意，集中资金做容城置业的配套项目，建材、装修都由他包揽。两年之后，将他的公司纳入容城置业旗下，任命他为项目总监，再后两年协助开拓市场。去年底，正式任命他为江北分区总经理，主持包括吴尚在内的三个地级市的开发，吴尚项目是重中之重。

一来他是本地人，对于城市的熟悉程度很高，二来这样的三线城市居民收入不低，几乎可以和大多数二线城市持平，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在江北三座地级市里，吴尚是旧日的商埠中心，对于另外两座新兴城市具有绝对的辐射影响力，做好了吴尚的开发项目，就能在这片区域站稳脚跟。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海通集团的总部也将迁移到上海，和省城、吴尚近在咫尺，是一个稳定的等边三角形。海通集团以及旗下的容城置业，都在这块广袤的平原、丘陵混杂的地带下了赌注，上海和省城是当前的发展重点，日后的重点将会是吴尚这样的大资金尚未染指的富庶地区。

这样的人事安排，无疑是将公司的未来托付在许强身上。许强是容城置业的未来，在吴尚刚刚拉开序幕的表演，只是牛刀小试。这里的成果，将会是他觊觎容城置业总经理位置的优厚资本。这不但是他期待的，也是幕后女老板郑榕期待的。

这个看似荒唐实质发人深思的现象，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一对当年在吴尚旧城里偷情的年轻少妇和餐馆厨师，竟然在十年之后变换面目到了这般的地步，简直是奇迹！此种事例注定不会出现在大多数循规蹈矩、正正经经生活的人们的身上。黎伟不会，甚至王敬也不会。只有飘摇在所谓江湖上的人，机遇和霉运才会像苍蝇般簇集在头顶上飞旋，它们看上去都差不多，被砸中后才会明白，什么是黄金，什么是牛屎。不安分的人往往易于获取机会和噩运。

许强获得了机会，但是噩运是否会从天而降呢？他自己坚信，可以预期的将来，他将会在阳光下踌躇满志地向前。当然，噩运究竟是什么？如何发现它的蛛丝马迹？好像什么预兆也没有显明。

就像当下，他凝望着吴尚城西那几块关键的地块，不停地变换它们的形状，并不断查看设计效果图，去看楼盘的位置朝向以及交通状况，画出了好几个重要的核心部位。这些尚且还是青砖黑瓦、杂草丛生的古老建筑群，在他的心目中早已粉碎瓦解，片瓦不存了。他只关注这些归结于尘土的空旷地块。被他预设为 A21 的那处地块，东临西大街，南依古运河，东接新城區，西压古城牆，是重中之重。必须不惜代价将它纳入囊中，掌握了它以及周围地带的控制权，容城置业广场的雏形就出来了。那些现在还是模拟的设计蓝图，将会成为现实矗立起来。所以，他得小心谨慎地行事，确保万无一失。

在吴尚，容城置业对手林立，但有资格一较高下的不超过两家，都是过江猛龙。许强将过去的生活以及技能抛弃，唯一保留的就是棋艺。他用棋手的思维来规划着每一个步骤。黎伟是他能够掌握的棋子，在即将被他人变为废子时，他果断地暗中予以反击，确保了它在目前棋局中的重要性。当然，他暂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他，必须等到必要的时候，才能吐露真相让他感恩戴德，为己所用。

另外，他施以小恩小惠，明着鼎力相助将刚上网的视频删除了。他知道黎伟单身，但艳遇不断，那天晚上无意发现他时，他本以为肩膀上的醉酒女人是欧阳梵，倒替她捏了把汗。等到手机拍摄后仔细看时，才确定是其他女性，年龄比欧阳梵小不少。这个文管处的副处长，居然有这身本事，倒令他意外且羡慕了。

本来，以许强的外貌，身边簇拥十几或者几十个品相俱佳的女子是小菜一碟、但许强羡慕的不是有无女人的问题，而是如何享用的问题。他和黎伟年岁相当，但黎伟那生龙活虎的劲头令他无限惆怅。他不行了，性器官的衰老进程超过了身体。他近半年中，只有过一次勃起。当他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时，医生说这个病归根究底属于心理上的，他的生理应该没问题。许强追思一下，有点儿像。那次偶发的

勃起是在睡梦中，当他在梦里端着菜肴爬上楼去见郑榕时，身体就有了反应，但是梦境很快就转换了，这反应随即消逝。

他和省城通话里说的都是实情，在吴尚没有女人，可理由却曲折隐晦了。他见了女人不是不动心，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纵使是天仙佳人站在眼前，也只能看看摸摸，徒呼奈何。这件事情已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想方设法看病求医，至今未有效果。他不知道怎样像老板兼情妇郑榕说明这件事情，只能以工作为由，长期留在吴尚，避免见到她。在下次跟她同床共枕之前，他要能有所交代，哪怕为此伤害身体其他部位的功能也在所不惜。当然，最后一步打算他也考虑到了，自己既然不能在床第间满足她，那么就要在业绩上弥补了这份亏欠。对于这个两度将他扶上马的女人，他要有所交代。

不过，也许许强自己把这件事的结果考虑得太过严重了。郑榕比他年长六岁，现在已近更年期，或者早一点儿已经进入更年期，对于性的需求不像从前了。倘若她在年华逝去时得知许强已然失去了性功能，提前赶上了自己的衰老节奏，该不会暗中窃喜，这样的美男子再也不能替他人效力于床第间，岂不是一件欣慰的事情？

许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哀叹之后，对外摆出洁身自好的姿态。他这行业，请人去欢场消闲是自然不过的。看着客人们去翻云覆雨，调笑呻吟，他身体内部荷尔蒙分泌如故，身体外表却给他以无比的绝望，让他整个人处于一种煎熬痛苦的状态。欲望和现实发生着剧烈的冲突，并悲怆性地降临在这样一个英俊男人的身上，真是应了吴尚本地的一句俗语：作料。作是浪费，白费的意思，这样上等美材被白白地废弃了，真是暴殄天物。

多年来虽然历经变故，但大体上总能顺风顺水的许强，此刻面对着电脑屏幕，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他用纸巾擦拭干净，在周六阳光明媚的上午悄然起身，去更换了外衣，准备出门。在这幢钢筋水泥禁锢的空间里，独自一人长久地待着，会让他在现实和往事的交错里混乱迷惘，难以自拔，只有到外面热闹的地方才能舒展胸怀，从容不迫地运筹帷幄，专心致志地完成自己的事情。

（四）

许强披上件黑色薄料风衣，头发有些凌乱，带着约莫两天没有理会的胡茬，双手插兜，逍遥自在地在市中心广场一带溜达。这里预定两年后也将拆除重建。八年前的规划，现在看来，真像是搞了一场恶作剧。原本繁荣的水关大街，其中截断后造了这么个怪物，发散了人气，甚至连千年来穿城而过的河流也被深埋地下。现在城市建设理念里，这样一条宽达二十米的河流弥足珍贵。何况更有可以上溯到南宋初年的记载，意义非同一般。有了这条河，在两岸可以大做文章，繁华的市中心，仍旧保留着杨柳依依、黄鹂展翅啼鸣的雅致景物，那会是何等地令人心旷神怡。

这个工程项目，许强早已虎视眈眈，要纳入囊中。容城置业旗下有古建筑公司，在苏州、无锡等地都有大量的古代建筑移建、修复，这个优势谁也替代不了，借此抓住了吴尚市中心的复旧工程，那么他在这里至少还有几年的工作。这些年，他将在故乡的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放在十几年前，那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一个因为抢劫罪银铛入狱的少年，劳改释放后开了家十几平米的小餐馆糊口，连厨师都请不起。那时的他似乎注定要在这里碌碌无为，混迹终老了。命运天平上的砝码，总是玩笑般地添减，突然间将他从倾斜的低点送上了高耸的云端，让他品味了不一样的人生。世事沧桑，岂是人力所能定？

这个面带倦容的男人穿过广场，吸引了不少女性的注意。那些年龄相当的中年妇女们并不知道，此人就是她们少女时代倾心暗许过的那个英俊少年。那个曾经名动吴尚的小许文强，早已随风散失在记忆的深处了，无迹可寻了。但眼下这个眉头微蹙的中年男人，步履悠闲、神情忧郁、令人心动，他会是谁呢？

路过的女人们不认识这男人是谁，但男人中却有人认识他。一辆沿着广场外沿驶过的轿车里，有个男人放缓了车速，拿起手机来打给他，说：“许总啊，周末不在床上睡懒觉，哪来的闲情逸致逛大街呢？”

许强驻足寻找此人的位置，说：“咱们是那种在床上睡得着的人吗？马大律师，你有佳人为伴，怎么也出了门呢？”

车上的人正是容城置业吴尚分公司的法律顾问、许强的女校友欧阳梵的丈夫马长乐。他开着车转了半个圈子，来到许强面前，端详他的气色，摇头道：“失眠了，你这憔悴的模样儿肯定是失眠了。我也有这毛病，心里的事情一多，就睡不着觉。”

许强今夜恰恰睡了个好觉，但寻常的失眠确实有，也不辩解，反过来嘲笑他说：“你失眠了，可不是烦神，而是烦身，你的气色可比不了我。”

马长乐笑而不语，推开车门请他上车。许强走得有些累了，巧遇熟人，也就不推辞坐进副驾驶座，问他去哪里。马长乐说刚办完一件案子，想放松放松，在吴尚放松无非是吃喝玩乐，先去吃吧。

两人驱车去了毗邻市郊的羽仙阁，点了现捞现做的鱼汤面，蟹黄包子，要了一壶好茶。许强对这位吴尚闻名的大律师印象还算可以。首先，此人不是伪君子而是个真小人，每一分钱都算得精细，寻常里根本占不着他的便宜，但是他拿了钱去办事也是非常拼命。一方面为自己的声誉，一方面也是为客户负责，准确点儿说是为了那些酬金负责。至于他平时生活中的为人，他无暇去问。像今天这样的邂逅，还真是第一次。他知晓他如今已经和欧阳梵分居，跟一个年轻的女子同居，好得跟调了蜜糖似的。但是，马长乐并不知道他认识自己的妻子，而且已经见过几次面，是牵丝带缕的校友关系。他们之间还没有到谈论这些私事的地步。

马长乐吃包子，喝茶，望着窗外的湖上风景，若有所思。许强倒关心前些日子一宗强拆案子的判决，问他详情。马长乐有些心不在焉，说这案子没判，拖着呢。双方都有法可依。拆迁户扛着的是《物权法》，拆迁办举着的是《地方城市拆迁条例》。估计最后还是庭外和解的可能性大，满足这个拆迁户的要求不就得了，无非是多一套房子少一套房子的问题，操不了那么多的闲心。

许强心中也是这种看法，不过他担心城市拆迁条例修改方案出台之后，形势会对自己不利，将来的拆迁会更麻烦，成本更高。他不由得叹口气，说世事多变未来难测，总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策略才好。

马长乐点头，举杯喝茶时发觉杯子已空，便去提壶来斟。茶水倾泻如线般入杯，他肘边的手机铃声悠扬，不免分了神，茶水溅到了桌上。他放下茶壶，喃喃骂了一句，去拿起接听。对面的许强垂眼看着茶杯，耳朵却不闲着，听着那依稀可辨的女人声音。打来电话的女人，声音可不是软绵温柔，在那边像是怒不可遏地叫骂，大意是：你这个狗日的！一大早就溜掉了，告诉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两天就去谈判，叫你有好日子过！

马长乐涨红了脸，站起身去外面走廊里，没有关闭严实的门隙里，他的声音历历可辨：“不是偷偷地溜，是看你睡得熟，没忍心惊动你。晚上就回去，事情慢慢地来，心急喝不了热粥。”

许强从这些对话中洞察了这位著名律师目前所处的窘境——所谓的小三逼宫，他又不便去跟家里老婆挑破了离婚，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心中冷笑，花费金钱去包养女人，这种行为对自己来说简直就是侮辱。什么样的女人，值得他花金钱来占有呢？得是天上的仙女了，人间凡品绝无可能。他对眼前这个男人的处境感到可笑又不屑。为了表达这种情绪，他从衣兜里摸出烟来点着，凝望着窗外的湖面、扁舟、楼阁出神，不理会从外面返回，面红耳赤、狼狈不堪的马长乐律师。

此刻的马长乐全然没有在广场边遇见许强时的轻松愉悦劲儿，他坐下来闷头喝茶，心情郁闷无法排解，索性用食物来泄愤。他马不停蹄地吩咐服务生加了四只包子、一碟酱鸡爪。许强哪里吃得下，但对他的行为觉得有趣，袖手旁观。马长乐忧心忡忡地喝茶，下意识地吞咽咀嚼那些足有巴掌大色泽如玉的包子，唇齿间油水四溢，显示着惊人的食欲和胃口。当这四只包子也从容不迫地进入肚子之后，马长乐意犹未尽地伸手去摸了个空，这才醒悟过来。

许强哈哈大笑，说了四个字：“魂不守舍。”

马长乐脸色红红白白，叹息说：“场面上走的男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烦心事。我这个特殊些，但也不算不了什么。”

许强连连摇手，阻止他往下讲，只回了他一句：“烦什么？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这是自寻烦恼。”

马长乐无奈地笑，说：“你这叫做事不关己，轻巧无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算了，不提也罢！”

（五）

马长乐律师的烦恼真的如许强所言，是自己找来的。他眼下的烦恼出自女人身上，而且是他所包养的小情人、年方二十一岁家住近郊的女孩黄娇霞。这位黄小姐跟他相识，说起来也是阴错阳差、命中注定的。那天晚上，他为了了一宗案子宣判告赢，请相关人士晚宴庆功。酒足饭饱后，一行人直奔 KTV，扯开嗓子吼歌。据说这是一种醒酒的绝妙方法。等他们声嘶力竭喊破喉咙出一身汗后，酒劲全然消减，回归一个清清爽爽的身体状况回家睡觉。

但那晚，作为东道主的马长乐着着实是喝多了，加上来时路途上在闹市里的刹刹停停，更加难以抑制，进了包房克制了半个钟头后，他终于呕吐，人事不省。也不知道那女孩是认识他知道他的身份，还是纯粹出于怜惜之心，她没有出别人的台，单就服侍他在沙发上躺下。

其他客人都纷纷红粉在抱，展喉高歌时，马长乐却头枕着这位黄小姐柔软的大腿，犹如回到了娘胎里一般安静地酣睡。这一觉醒来时，已是凌晨，KTV 里早已是曲终人散，只有这位小姐坐在他身边打盹。他头疼欲裂，却对这女孩子有了好感，好奇地聊了几句后，发现她是本地人，于是更加显得亲近。女孩见他醒了，便去倒水给他喝，并用热毛巾替他醒神。那种温柔体贴，非语言所能叙述。

这一夜过后，马长乐记住了这个在自己酒醉失去知觉后关照自己的女孩，每有机会就去捧她的台，买她的单。这么一来二去小半年，他决定拯救黄小姐，将她从这欢场的污垢中拔出来，金屋藏娇，一朵娇嫩的花儿由自己独享。

马长乐和黄小姐同居了两年，前面一年多的时间里，黄小姐小鸟依人，温顺可爱，再加上床第之间曲意承欢，无所不为，那份柔媚劲儿哪里是家里的老婆所能比拟的。这样的神仙样的生活令他乐不思蜀，几乎忘记了妻子欧阳梵的存在。不过，他在生活上冷落了她，经济上

却无法绕开她。她在会计师事务所做事，他的账户在她的监管之下，每笔资金的流入和支出都必须经她之手。

他和黄小姐同居期间，所有资产都不敢轻易挪动，两人的花销现收现支。好在他手里业务繁忙，刻意接的案件标得都很高，酬金远远超过了他的用度，过这样的生活资金充足。不过，鉴于过去的教训，他的钱没有全数交由黄小姐打理，只给她日常的生活费用，穿着玩乐包括在内，足以供养她做温柔窝里的快乐小鸟。

至于妻子那边，他最初隔三岔五地回去瞧瞧，时间久了，也有两三个月碰一次面。他确定她知道自己这档子男女之事，但她偏偏没有直截了当地触及到它。她在家里依然是一个谦和的主妇，在外面是精明的会计，与人交往中丝毫没有显示出弃妇的哀怨。她坐守家中，只须将他过去十几年积蓄的所有财产看守严实，就仿佛在他们之间系了一根隐性的丝线。这丝线坚韧结实，那一端扎住了他的咽喉，令他脱身不得，只能在丝线规制的范围里上下扑腾了。他就是在天边飘的风筝，线轴掌握在欧阳梵的手里。这样的日子，将就着过也很不错，一个中年男人，除了年岁相当的妻子之外，还有一个可以长相厮守的年轻貌美的情人，这本身就证明了他这个著名律师的头衔是货真价实的。甚至在一些试探之后，他敢于携黄小姐在公开场合现身。欧阳梵那边的反应依旧是沉默，但他不知道这种沉默是胸有成竹、有意放纵，还是隐忍不发、暗待时机。

于是，他想方设法去触及了一下底线。那就是以脱离原先与他人合作的律师事务所，成立自己专属的私人事务所为由，想从她控制的账户里支取一百万现款，除掉注册登记花费外，还包括租一处位于市中心附近的写字楼。这个提议立即被欧阳梵拒绝了。她的敏感嗅觉一下子觉察了他的用心，这就是蚂蚁搬家方式，必须从一开始就予以刹止，不给他容留任何的希望。

受挫的马长乐识相地缩回了触角，继续过沉溺于温柔乡里的惬意生活。这样又过了一年多之后，那位貌似体贴温顺的黄小姐开始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她渐渐在床头吹枕边风，旁敲侧击。谁谁跟谁已经修

成正果，结婚生子了；谁谁为了谁跟家里的黄脸婆分手了重娶；谁谁为谁生了一个儿子，母凭子贵，逼宫得逞。

马长乐开始以为她只是潜意识里的羡慕，而非让自己起而效仿，但日久之后终于醒悟，她这是动真格的，这个年轻女孩向自己要名分了。马长乐有些慌乱，他应对的方法是：给她找个工作，托一位客户帮忙，在其工厂里谋了个仓库保管员的位置。但黄小姐坚决拒绝了这个安排，她要名分不要工作，她要做马长乐律师的全职太太，享用他毕生赚取的财富。他占有了她的青春，她却要占有他的一生。

马长乐无奈，打消了原先的念头，先搪塞着蒙头过，暂由她去。但黄小姐愈发不像是一盏省油的灯，逼着他回家去跟欧阳梵离婚。今年夏末，他实在被纠缠不过，硬着头皮去找了欧阳梵一回。不料，一提之下，欧阳梵暴怒起来，跟他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她的愤怒难以置信，压抑多时的欧阳梵那一刻摔门而出，冒着细雨穿行于街头，差一点儿就扑向汽车自杀身亡了。所幸那位同学车主反应敏捷，才避免了这场惨剧的发生。

但是，这一次未遂自杀宛若一剂清醒剂，将她从痴迷状态中惊醒过来。她不但守住了底线，还有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一次见面商谈中，欧阳梵出示了相关的证据，明确证实马长乐和他人长期非法同居，并以此为要挟发出警告，再有风吹草动，将率先主动向法院起诉离婚。届时，马长乐律师的大部分财产，将因为过错方的缘故而丧失殆尽。他非但不能主动离婚，而且还承受着对方威胁。马长乐本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请了私家侦探暗中搜集欧阳梵的类似证据，但至今未果。他的小辫抓在她的手里，他想去抓她的小辫，可人家早有防备，那个姓黎的副处长是以中学同学身份游离在她身边，更何况还有生意伙伴许强等人掺和，实在是无能为力。

他灰心丧气，本想认命维持现状，和红粉佳人过已然习以为常的生活。可红粉佳人却忍受不了寂寥，坚持索求名分地位。马长乐一时哪有什么办法去做这件事？敷衍着又混了些时日，可始终摆脱不了。黄小姐这次来势汹汹，已经跟他闹了一个多礼拜，每天晚上搅得他不得安

生。每天死缠烂打到了深夜后，突然又化蛮横为缠绵，索求肉体上的快乐来填充心里的不满。马长乐拼着命去满足她的欲求，夜夜交欢到凌晨，疲惫不堪，有两次上午出庭，他双腿颤抖难以站立，几乎是伏在护栏上替人辩护，那份受罪劲儿，苦不堪言。昨天夜里，他实在招架不住，胡乱答应了她的要求。今天一大早，怕她起来叫嚷着兑现，趁其熟睡之际，悄悄地不辞而别。

离开他们同居的住处后，马长乐宛如出笼的小鸟，轻松快乐无比，有了请许强吃喝的闲情。此刻吃完早饭，肚子里食物充足，估计午饭可以免了。在街头和许强分手后，他开着车缓缓地寻僻静街区走，心里默想着应对眼前困境的法子。

眼下，他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妻子掌握了他的财产，情人逼索她的名分，要独霸他的余生。他两厢里都交代不了，只剩下一个字：逃。可哪里是世外桃源，躲得了这尘俗的烦忧？他的律师生涯扎根在这座城市里，离开吴尚，举步维艰。他开始为自己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后悔了。自己背叛了妻子，寻求欢欲；对不住情人，挥霍了她的青春年华，却给不了幸福的未来。何苦来哉！仅仅是为了贪图虚荣，满足肉欲，造成了这样的恶果，真的是自寻烦恼，自找苦吃。

他有些疲倦，近些天的纵欲无度，他的身体实在是吃不消了。男人年过四十，正是走下坡路的时候，哪里经受得起这样的挥霍？再加上心里有事，稍稍分了神，冷不防前面杳无人迹的路口突然冲出了个骑车的少年，横穿街道。

他猛一凛神，紧急刹车，但已经晚了半拍。车头顶住了单车的后盘轮，将小孩连带着逼倒在地。他赶紧下车察看，发现后果并不严重，只是碰到了车子，那小孩是随车跌倒的，正在挣扎着起身。

但是，随后赶到的一对老年夫妇阻止了孩子的举动，放声高喊汽车轧着人了！汽车轧伤人了！马长乐出于律师的警觉，立即掏出手机来拍摄，哗啦啦留了四五张照片。那两人马上揪住他，要求去医院检查。马长乐同意了，正想扶起小孩，但他们又改了主意要报警。老头拿出手机装模作样要拨号。老妇人凑近来，示意他拿两千块钱出来私

了。马长乐心中一片雪亮，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不等老头报警，自己先拨了110，然后站到车门一侧，静候警察的到来。

那对老夫妇这时候倒手足无措起来，不知道是该先让孩子起身，还是揪扯住他不放。正犹豫时，警车赶到。为首的交警认识马长乐，见了所谓车祸现场，拍照留底后，将小孩解放出来，看他活动无碍，估计问题不大，便询问他们想怎样解决。

老夫妇异口同声说要去医院检查，然后让车主赔医药费。马长乐的意見，一次性给他们五百块钱就此了结。不然的话就公事公办，好在街头有录像探头，可以查证分清主次责任。老夫妇坚决不同意五百块，将要价又翻了一番。马长乐无奈地摆手，决定交由警方处理。交警知道他的底细，也不多言，按照公事公办的程序，扣下他的驾照和车子。小孩和家长自去医院检查，一周后来交警队处理。

缴掉了驾照和车子，马长乐拔脚离开了现场，颇有无事一身轻的意思。似乎这样交卸掉身外之物后，就可以把所有的烦恼愁绪都抛掉了，他可以轻装上路，逍遥自在。这一刻，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要去哪里也是个没有准数的事情，只是迈开双腿，悠然自得地走，忘掉情人，忘掉老婆，忘掉牵扯纠缠的一切烦心事，彻彻底底地抽身出来。他心底其实明白，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但是自己愿意受骗，愿意在自己编织营造的短瞬悠闲中寻求片刻的安宁。一个中年男人，在事业的全盛期却因为男女琐事处理上的失控，而惶惶不可终日，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个笑话，他是不愿意跟身边人提及的，刚才和许强一起时，也只是触及了一下外壳，随即就偏开来。

孤独的马长乐在街道上散步，以全新的视角看身处的这个世界。他每日里开车上下班，好几年没有这样完全裸露在城市的街道上。发黄的枝叶、瑟瑟的秋风、风中袭袭的桂花香味，都仿佛镇静剂一般稳定住了他的情绪。他的注意力，刻意地被放到了行人、景物上。

离开汽车的马长乐，感觉这座城市陌生了许多。那种全方位的视角感受，变得新颖。蓝天旭日下，川流不息的人群，半空里悬浮的气球，孩童们的啼哭和欢笑，都是在铁壳汽车里无法领略到的。但在汽

车四面坚固金属围裹的空间里，他有安全感，离开了这样的庇护，使他在轻松之余，油然产生了渺小和无力感。是的，这个世界太大，他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灰尘而已。什么吴尚的首席大律师，什么赢率多少的诉讼专家，都像是苍白单薄的一页纸片，风一吹就飞到九霄云外，半分不值。

在刹那间，平日自视甚高的马长乐律师无奈地流下了眼泪。他这样年龄的男人，神经早已该坚强如铁，百毒不侵，可他偏偏在这秋天季节里软弱颓废下去。太阳从东边慢慢地爬高，高悬在头顶。此刻的温度比早间至少提高了七八度，由温暖变成了炎热。走得额头出汗的马长乐脱下了外套，搭在肘上，在市中心广场边的座椅上坐下，买了两串冰糖葫芦，想借此消闲。

他望着广场对面那家商厦，想进去找个地方歇息。商厦的老板是他的一个客户，亏了他巧用计策获取了他妻子先行出轨的证据，证实了商厦房产交易的时间，成功地避免了因离婚官司而导致的巨大经济损失。此刻，他们近在咫尺，处境却大相径庭。成为别人救星的马长乐，现在却找不着替自己出力的后援，真是有苦在心，说不出来。

他竖起糖球，像猫儿一般侧脸去咬，一个个将它们从竹签上捋下来，那酸中带甜的滋味蔓延了他的整个舌头，别有滋味。他正专心致志地吃得起劲时，有辆红色别克轿车驶过，空荡荡的广场边缘，这个中年男人吃糖葫芦的形象实在太过醒目了，一下子跃入了开车人的眼帘。开车人吃了一惊，踩下了刹车，留意去端详，确定自己的眼光没有差错，在塑钢座椅上无聊地吃糖葫芦的人，正是马长乐律师。

此人不禁冷笑一声，将车子靠边，找个地方停住，从手袋里取出粉盒来，就着小镜子补了妆容，离开车向那边走去。此人在马长乐身后约莫两米处停住，沉默了片刻，说：“堂堂的马大律师，有这样的闲心在这里吃糖葫芦，真是难得。”

马长乐掉头去看，竟是妻子欧阳梵。她穿了件薄型格呢的风衣，黑色的丝袜在前襟下摆若隐若现，倒是久违了的另一种风格。他顺手将另一串糖葫芦递过去，欧阳梵接了咬上一口，皱起了眉头，说真酸。

马长乐在此时此地意外地被妻子发现，似乎比自己腆着脸皮摸回家去要光彩得多。他心情随之坦然，说酸一酸也好，果酸是护肤增添维生素的，女人都爱吃酸。欧阳梵反对说女人怀孕了才想吃酸，好好地喜欢这滋味干什么。马长乐忽然联想到情人黄小姐这两天似乎也喜欢上了酸菜、醋溜鱼这些带酸味的菜肴，心下不由一沉，说未必是女人怀孕了才吃酸，吃酸的女人难道个个怀孕不成。

欧阳梵将糖葫芦递还给他，在座椅的那一侧坐下，微笑说：“一个人坐在这地方，有病！也不瞧仔细了，是哪些人在这里转悠？老头老太、谈恋爱的小孩子们。你在这里，不伦不类。”

马长乐笑了起来，说：“是啊，是啊，不合时宜，不伦不类。我马上离开就是了。”

欧阳梵仿佛窥破天机般，得意地笑：“心情不好？是谁惹得咱们马大律师心情不痛快了。我可没责任哦。”

马长乐抬头望望天边的浮云，说：“谁也没惹我，是我自己惹自己生气呢。出来溜达一圈，心情已经好了许多。用不着你在这里假撇清了。”

欧阳梵冷笑，说：“是啊，马大律师生自己的闲气，你这样精明的人会这样蠢吗？有这个闲工夫去关心你的案子，好歹还有经济效益。”

马长乐淡然说：“这是你会计师的看法，我是个律师，不敢苟同。银子是用脑子赚的，但动脑子不一定就要赚银子。”

欧阳梵幽然一叹，说：“是啊，什么时候马长乐变得不功利了？居然有这样的境界，佩服。”

马长乐反唇相讥：“欧阳会计锱铢必较，哪里理解得了我们这些蠢人的心思？说句实话，当初刚结婚的时候，不是有人开过玩笑吗？一个律师、一个会计，强强联手，是要算计天下的。照现在这情形看，一半对了，一半错了。”

“强强联手？”欧阳梵语带不屑，“你强吧，现在是吴尚闻名的大律师。我不过是一个丢了饭碗的家庭妇女。不，弃妇！”

马长乐乐不可支，连连摆手说：“你是弃妇？扇我耳光呢！我可不敢承认。这年头，敢丢弃你的人还没出生呢。也许，你是要丢弃别人吧？”

欧阳梵半恼半羞，恨声说：“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谁稀罕你！人家不过是看你孤家寡人一个在广场边发呆，以为你老年痴呆提前发作了，这才过来瞧瞧。想不到你居然这样。”

她站起身撒手便走，马长乐扔掉手里把玩半天的竹签，紧随其后。欧阳梵只顾着奋步疾行，没留意他在身后。等她开了车门坐进去，马长乐也到了车旁，拉开后座车门。欧阳梵一惊，掉头见是他，说了一个字：“滚！”

马长乐坐进车里，苦笑说：“没处滚了，车子被交警扣了，下礼拜才处理，这两天，只能坐你的车了。”

欧阳梵赌气说：“这车是我的，你有本事坐别人的。”

马长乐赔笑说：“人都是我的，还提车呢。回家去吧，咱们慢慢地聊。”

（六）

欧阳梵对于藕断丝连的初恋情人突然现身网络，扛着情敌柳小姐大步流星的视频十分不爽。当时，她没有及时下载，今天再上网看时已经被删掉了。这意外的发现来去匆匆，有时会使她产生类似梦境幻觉的想法，压根就没有什么视频，那画面纯粹是自己梦中的臆想，绝非事实。可是，她的手机里明明有看完视频后满含醋意打电话给黎伟的通话记录。这是明确的证据，回避不了。

黎伟跟柳小姐的关系，随着这一肩扛必然向前跨近了一大步。也许，此时他们早已沉溺爱河，抵死缠绵了。黎伟是个离异的单身男人，柳小姐是个未婚的女孩，他们在一起是天经地义，再正常不过的，就此成就姻缘谈婚论嫁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她，恰巧在之前不久婉拒了黎伟的示爱。她的本意是为了不让所谓出轨的把柄落在丈夫手里，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她清醒地知道，自己对黎伟爱意重萌，可是迫于现实，又不能肆意放纵这份爱。她犹豫之后，被拒绝的黎伟闪电般跟

柳小姐好上了。这情形是她始料未及的，实在是无话可说，只剩下郁闷了。

至于发现丈夫马长乐独坐在广场上，是纯属意外，瞧见他那份失意的模样，她心中好奇又好笑，索性过去探询虚实。一番较量下来，再加上他没脸没羞地赖坐在自己的车上，她心如明镜——马长乐跟那个小情人之间肯定有了变故。他爬上车要跟自己回家，表露了这样的态度：他想回头了。她心中不无悲愤地笑，暗想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对这个男人她已经心生厌烦了。她早已对他深恶痛绝，她刚刚将他从脑海里洗刷干净，就在他们形同陌路时，他突然来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那女孩抛弃他了？或者，他嫌弃了这样的生活想回归家庭？她不想去问，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她现在牵挂惦念的人是黎伟，绝不是马长乐。

马长乐坐在车后座上，再从车窗里看外面的人群景物，忽然又恢复了原先的状态。他没有感觉到妻子心中的矛盾，更没意识到她情感上的转变，只当他是一时使小性子，只须回家后略施点儿花样，就可以摆平搞定。老婆跟情人的不同，就在于老婆跟自己有血脉相连般的亲情，而情人则因为没有时间的积淀，积累不到亲情这个境界。所以这两年来，欧阳梵对自己的胡闹能够忍受，而黄小姐却截然相反，总跟自己胡闹。这正反之间，落差悬殊，怎不令他暗暗萌生了分手了结的想法。

这对夫妇在车内狭小的空间里，各怀心思，不一刻，就回到了马长乐久违的家。他殷勤地挽住欧阳梵的手臂，摆出恩爱的姿态在走廊、电梯里跟那些面熟的人颌首致意。欧阳梵想甩开他但未能奏效，只得埋头向前。她心中可以确定，马长乐跟那个小情人之间出问题了，弄不好，他的车子也丢在那女孩子手里。这么一来，他仿佛净身出户，投靠自己来了。

想到净身出户这四个字，她心头微微绞痛。这本该是男人跟自己老婆分手时，不管不顾一往直前不计后果的做法。现在，却反过来了。他和情人玩净身出户，把与她同居时的财务房车拱手送掉了，真是贱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想到这里，她再也不想跟他来这套虚与委蛇的把戏。进了家门后，猛地一下摆脱了他，愤然说：“去把你这爪子好好洗干净，我嫌你碰过那个小贱人了，脏！”

马长乐见她骤然翻脸发火，胸有成竹地一笑，转身去水池边，用洗手液反复地打理后，再冲洗干净，拿毛巾揩干水，双手竖起在她眼前，说：“遵照你的意见，洗得很干净，甚至过于干净了。另外，我再补充一点，这双手是无辜的。你有什么不满直接冲我本人来，不要对它生气。”

欧阳梵听他花言巧语，本想一笑，但转念又想他勾引女孩子无非也是这些招数，当即沉下脸来，说：“走开，你这时候跑这里来耍什么花样？”

马长乐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笑嘻嘻地说：“想你了，就来了。在广场上碰上了，那是说明咱们有缘。这缘分，是老天的旨意，我是信命运的。命运这样安排了，遵照就是了。”

欧阳梵开始有些后悔，先前不应该下车去看，结果明摆着把这处于无路可走的家伙接收下来了。真是好心没好报，她才不想做这样的事情。他得意时花天酒地，左拥右抱，失意时却像断翅的小鸟，爬回来乞求温暖。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

她坐在客厅尽头的那张高脚椅上，居高临下俯望着他，深深地叹气，说：“把你的事情都抖搂出来吧。这样装，我可不耐烦了。你这莫名其妙地蹭上门来，总得有个说法，有个交代吧？说，你跟那个女孩子出什么事情了？”

马长乐摇头，说：“没出什么事，感觉老了，力不从心，跟小孩子有了代沟，没什么共同语言。今天是碰巧咱们遇上，要不然过两天我也会回来。算命的不是说了，强强联手，所向无敌，真要这样，咱们日后的事业会更加红火的。孩子也可以接回来，放在外面野够了，总得收收心吧。”

“你是说孩子还是说自己呢？”欧阳梵说，“放在外面野够了，收心？孩子收得住，你怕是不可能了。”

马长乐两手摊开，说：“我不存在什么收不收得住的问题。我的心一直在这里，从没真正地离开过。那些逢场作戏的事情，是过眼烟云，当不得真的。”

欧阳梵不想再听他多说什么，转身去了设在阳台那里的一张藤编的圈椅上，望着窗外的街景。今天，距离意外发现黎伟的视频不过两天，至今他都没有电话来解释说明。他跟柳小姐在丽晶酒店做什么？开房约会？可为什么又喝得酩酊大醉向停车场奔去呢？要么，是有一个饭局在那里，柳小姐喝多了，黎伟没喝。什么人能够让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画家喝得失态了呢？这些疑问，在这段安静的时间里，充斥着欧阳梵的思维。今天被她捡回家举手投降的丈夫，在她眼里视若无睹。这一刻，她更加鄙夷地对待他。穷途末路的残兵败将，只配被冷落不屑。

她把玩着手机，犹豫不定，既想联系黎伟，又想保住矜持。这样心神不宁地考虑了半个钟头，她决定放弃了。倘若这件事真如自己想象，黎伟和那位柳小姐真就成了一对儿，自己再掺和下去，没有意思。她不愿意主动出击去跟年轻的女性竞争，这样的结果，往往是自取其辱。那么，假如跟黎伟发展下去没有结果的话，还不如保持现状。再说，马长乐也已经自行回家，他的存在，始终是个现实的问题。

正当她在阳台上左右为难时，手机铃声响起，是同学王敬。他的来电似乎有规律，每当他出面邀请黎伟不成时，就转而联络自己，然后通过自己再迂回联络黎伟。难道，这会儿他又碰壁了，故技重施？

王敬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衰弱，开门见山地问她瞧见网上那段视频没有。欧阳梵故意反问他是什么视频，王敬支吾了一下，压低声音说就是那段上了无聊之城的，黎伟跟一位女画家的，似乎是不雅视频，那个画家姓柳。

欧阳梵笑了起来，原来这家伙是通风报信来的。看来，这段视频在吴尚已经反响不小了。她矢口否认自己看到过视频，继续问他这视频的内容。王敬有些失望，但还是简略地告诉她一个大概。欧阳梵依旧是事不关己的态度，只顾着笑，说这下有意思了，黎伟同学成了吴

尚的绯闻人物，那位女画家也是。好在他们双方都是单身，不然的话可要弄出人命来的。

结束了通话后，欧阳梵反而有些狐疑，王敬这时候来这个电话，什么意思？他从来没有在她和黎伟之间讨论过男女关系。即使他是看在眼里心中有数，也不至于打电话来通风报信。难道他希望自己出面跟黎伟理论，或者提醒提防柳小姐介入，谨防情场上的失手？

这个电话令欧阳梵疑窦重重，一时间把丈夫回来的现状抛在了脑后。

马长乐在客厅里仰卧着，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多日来的倦困在此时排山倒海般发作，哪里抵御得住。他翻了个身，头枕着扶手，双腿蜷曲，在熟悉的空间里安稳平宁地睡着，连惯常的鼾声都没有。这一觉，一直睡到了太阳西沉时。这期间，欧阳梵从阳台上回来，看了一眼熟睡中的他，径自进了卧室，也上床去午睡。虽然他们各自睡眠的位置不同，但醒来的时间却惊人地一致。也许，他们默契已久的生物钟开始启动了？

欧阳梵慵懒地睁开眼，半坐起来，倚着靠垫从半敞开的门口看见丈夫起了身，说：“你怎么还不走啊？死乞白赖的，这里不欢迎你。”

马长乐正要回答，自己的手机响了，掏出来看号码，是小情人黄小姐的。他快步走到阳台上接听。她此刻忽然一改上午时的怒气冲冲的口气，语调柔和地问他在哪里，马长乐说在邻市，有宗新接的案子，正和对方的代理律师磋商呢，估计这两天是回不了吴尚了。黄小姐似乎把他的当真了，遗憾地叹口气，说还想一起吃晚饭呢，遗憾死了。

马长乐暗想，到底是个年轻的小孩，少不经事，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比家里的老婆好糊弄多了。但也正因为她喜怒无常，像是颗定时炸弹安置在枕头边，万一哪天果真爆炸了，没法收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逐步淡化处理，争取安全着陆。他今年四十四岁，所谓双喜临门的年龄，女人上内外早已是双喜了，但隐患多多，需要小心应付。

他的讲话没能逃脱妻子的听觉。阳台西侧的窗子开着，和卧室南侧的窗子相邻，欧阳梵不起身就躺在床上了解了全部。她愤然说：“马律师，你去谈你的业务买卖，还赖在这里干什么？”

马长乐笑道：“你这人耳朵这么好使，该去安全局搞窃听，连仪器设备都省了。”

欧阳梵用脑袋撞击着身后的靠垫，大声地骂道：“马长乐，你这个浑蛋！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浑蛋！”

被骂做浑蛋的马长乐一声不吭，理屈词穷地关上了卧室的门，转身去打开冰箱门，找出些原料来准备晚饭。同时，他还打电话给楼下的餐馆叫了份外卖：清蒸鳊鱼、红烧狮子头。他在菜到之前，亲自下厨，炒了个糖醋青椒鸡蛋，烧了个冬瓜海带汤。为了这顿晚餐，还特地开了瓶九八年的红酒。

一切准备妥当后，他推开卧室门，请太太出来用餐。他这点儿小花样，早年恋爱时早已试过，效用奇好，此时好像也很有作用。欧阳梵心情糟糕地跨进餐厅，一下子嗅到了久违的香气，情不自禁地哼了一声，低头看去，那青红的辣椒、雪白的鸡蛋映入视线，一下子将她拉回了十多年前恋爱交往时的美好时光去了。

这久违了的一盘糖醋青椒鸡蛋，刹那间击中了欧阳梵的软肋。她没有拒绝他的邀请，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点儿菜尝尝，摇头说：“醋多了点儿，糖少了些，青椒有点儿过头了，不那么脆嫩，手艺很退步。”

马长乐笑道：“我这辈子拿手的就是这道菜，老不做了，生疏了。不过，做两次就熟了，还不跟背书似的。”

欧阳梵有了胃口，又拣了几样菜吃，喝了半杯红酒后，脸上泛起一片绯红来。马长乐盯住她看，欲语还休，端起杯子陪着喝。他的酒量很浅，大约小半杯酒就到了极限，只能看着妻子惬意地享用晚餐，她没有再恶语相加为难他。

晚饭后，欧阳梵替自己沏了杯茶，关起窗户坐到阳台上，透过清亮的玻璃看吴尚的夜景。她的目光游移到那座模仿艾菲尔铁塔横跨街

道的电视塔，油然想到了位于它一侧的丽晶大酒店，不由得脱口说：“晚上待在家里没劲，不如今晚去丽晶过宿。”

马长乐收拾好碗筷，正坐在沙发里想事情。冷不防她如此提议，微微一惊，说：“去那里干什么？咱们无家可归了？”

欧阳梵从鼻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他只得从命。略作收拾后，夫妇俩携手又像回来时那般故作亲密地离开寓所。

（七）

马长乐开车，选择捷径穿越拥挤的街道，来到丽晶大酒店。下车后，他们依然并肩挽手，去服务台登记办理住宿手续。前台接待小姐职业性地微笑效劳，但马长乐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笑容背后的疑惑。本地人来这里住宿过夜干什么？一夜情，还是别有缘由？

他忍住笑，拿了房卡跟随侍应生乘电梯去客房时，在妻子的耳边轻声地嘀咕：“那些人拿咱们当偷情开房的呢。”

欧阳梵面无表情，心里却好笑，本来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马长乐不是喜欢拈花惹草，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吗？今天干脆就彻底地改变一下环境，让自己这棵栽在温馨家庭里的家花，摇身披上野花的外衣，给他一个隐喻意味浓厚的警示。当然，还有更深的两个层次的缘由，显示出了她的良苦用心。一、这里是黎伟和柳小姐留下视频的地方，她得亲身来感受现场；二、她还不想贸然让马长乐在家里过宿，必须等到自己心里过了那道关卡才行。眼下，他这形式上的归来，仍然是令人猜疑忐忑的，说不定还有别的花样。

进了客房，马长乐付了点儿小费，打发走引路的侍应生，一个鱼跃上了床，惬意地伸展着四肢，仿佛小孩似的欢腾。欧阳梵坐在镜子前，整理一下容颜，看看时间，说：“还早着呢。去下面酒吧坐坐吧。”

马长乐见她主动提出去消闲，自然赞成。当下，两人离开房间，去楼下北侧的休闲区转悠。他们进了电梯下去，到了四楼时，电梯停住有人进来。门扇徐徐开启，迎面一人现身，一眼瞧见了欧阳梵。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惊噫了一声，齐声发问：“你怎么也在这里？”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黎伟。

他的身后，还有一位清秀的女子，面带疑虑地打量着欧阳梵，转而去问黎伟。黎伟本不想替她们介绍，但这形势下，只得无奈地开口：“这位是老同学欧阳梵，这位是……”

他一时想不出更好的词来，老老实实地说：“我的前妻，章静。”

两位女性互相致意。章静对欧阳梵一无所知，欧阳梵对她却有所耳闻。她就是那位到了国外后抛弃黎伟的女人？马长乐见过黎伟一次，当时情形混乱，他只有轻微的印象。两人点点头，他们之间关系微妙，跟身边两位女人如出一辙。黎伟对马长乐知之甚详，马长乐对他却几乎是毫不了解。黎伟见到他们夫妇俩在这里联袂现身，立即就意识到其中的变化，大约是要重归于好了。他将心中的醋意和不悦竭力地隐藏，但欧阳梵似有所觉，在面前这样的状况下，她不能辩解，不能表白，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微笑。

偏偏章静不知趣，说：“原来是黎伟老同学，可没听他说过。一起去喝咖啡吧。四个人坐下来，可比两个人热闹得多。”

黎伟、欧阳梵都是干笑不语。另外一位蒙在鼓里的人倒应和地说：“好啊！一起坐坐，就怕打搅你们了。”

章静无所谓地笑，说：“不会，人多了，氛围会更融洽一点儿。”

四个人离开了电梯，穿过草木参天下的走廊，进了酒店休闲区。他们在气氛宁谧的酒吧角落里坐下，听着一个白人钢琴师弹奏曲子，心情都松弛了许多。这两对男女捧着散发着醇香气息的咖啡杯子，近距离地互相端详。都是年岁相近的人，彼此倒没有什么较量的意思，各自在心里发一声叹息：岁月不饶人。青春逝去，他们无论再怎样借助外力来遮掩表面的衰老，但神情气质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再也回不去那些活力绽放的日子了。在一两米的间隔，脂粉盖不住眼角的鱼尾纹，掩不去脸部肌肉的松懈，更改不了历经沧桑的眼神。

这一点，黎伟深有体会。二十多岁时，他有一个朋友，初次赴约见女友后，悄声地告诉他，女方那眼神瞥过，立即想到了四个字：历经沧桑。说二十多岁的女孩历经沧桑，那是一个贬低的词语。四十岁的女人历经沧桑，是理所当然、司空见惯了的。她们彼此都历经沧桑，

这些沧桑记录中的一个共同点都离不开在座的一位男人。这个男人此刻左右逢源，心神恍惚，不敢多话，只是一副天高云淡的笑脸，抱定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思。

说句实话，黎伟今天在这里和欧阳梵夫妇狭路相逢，真是巧合至极。原来，他被迫来找章静的。前两天的那个夜晚，他扛着酒醉后的柳小姐离去后，虽然视频被删，但在网上已有反响。丽晶酒店里的员工们，都知道这件事并且对号入了座。他们私下里的议论，不知怎地传到了章静的耳朵里。

那晚的事情，章静醉酒之后一无所知。惊悉了这个消息，反应可想而知。她马上联系黎伟，半开玩笑地追问黎伟带了柳小姐离开后的去向，这一夜果然是春风暗度了。黎伟心中连喊冤枉，那一夜他和柳盈清清白白。并不是他学柳下惠坐怀不乱，而是跟一个酒醉得人事不省的女人拨不出和弦，半点儿情趣都没有。他再猴急，也不会借这个机会来占人家的便宜的。果然，次日酒醒后柳盈警觉地检查自己的身体，确保没有受他的侵犯后，才变得和颜悦色起来。他通过了这个考验关口，并不为之骄傲或者自豪。倒是柳盈一句话评价让他记忆犹新。这句评价牵扯到了在座的两位女性：欧阳梵和章静。

欧阳梵比章静强多了。

他坐在昏暗的灯影里，回味这句话的份量，左顾右盼，果然是一针见血，精确无比。欧阳梵比章静可爱，有女人味，心计不深，可以轻松地与之相处，章静却不成。她的形迹至今还是个谜团，甚至包括这次在吴尚的现身，都充满了悬念。她来这里干什么，再联系上自己意欲何为，都是值得推敲的。

今天，他接了章静的电话后，心中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女人没事找事做。她在电话里半带撒娇地说，那天她和柳盈醉酒都是因为他。而他只顾着照应柳盈，把自己丢在一边，这可不成。他必须有个交代，陪自己喝咖啡补偿消气。黎伟本想拒绝，但心底毕竟有些不踏实，他还想了解那天网上视频的底细，到事发地点来转转，这才答应了。谁

知道事情原委半点儿没有，凭空里跟欧阳梵夫妇俩狭路相逢。歪打正着，无巧不成书，都是能够形容这种场面的词语。

马长乐与黎伟有过一面之缘，再见面时依稀有点儿印象，再细瞧瞧，想起了那次黄昏雨天里的情形，心想这世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那天欧阳梵赌气寻死，假如这位在马路上警惕性低一些，失手闯下大祸，也许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她倘若死了，自己重新掌控了财产，没准现在已经跟黄小姐结婚，黄小姐也就不会为了名分而整天撒泼纠缠，自己就有一个安宁的空间了。

可是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地巧。黎伟没撞着欧阳梵，他也就无法跟她离婚或者自动成为鳏夫，小情人为此就让他不得安生，他只有悄然冷却这段出轨经历，重归欧阳梵。黎伟一念之间竟主宰了他的生活，而他们之间本来是毫无关联的。科学家说得对，南美洲一只蝴蝶的振翅，会导致印度洋上一次飓风的爆发。风马牛不相及是错了，风马牛在不知情的状态下互相影响着。

他的嘴边掠过一丝笑，问道：“黎先生在哪里高就？”

黎伟说：“在文化局。”

马长乐笑笑，说：“文化局我很有几个熟人，马局长、刘洪，都关系不错的。”

黎伟听他提起刘洪，不愿意显露底细，漫而应之，表示都是同事。

马长乐说：“现在公务员不错，收入可观稳定，待遇优厚，是金饭碗。”

黎伟呵呵笑了起来，说：“马律师是见笑了。马长乐大律师，吴尚怕是得有一大半的人都知道。律师这份职业才是真正挣钱的金饭碗。”

马长乐正要推辞，章静嫣然笑道：“依我看，二位都是金饭碗，成色略有不同罢了。”

但欧阳梵却存心挑刺说：“你们俩不管是金饭碗还是银饭碗，都有一只碗。我什么都没有，那又怎么说呢？”

黎伟指着马长乐，说：“他是你的金饭碗，你们是饭碗共享。更何况，你是堂堂的注册会计师，那只饭碗的含金量可想而知，你应该掌握着一个半金饭碗吧。比我们都强！”

欧阳梵无奈地笑，说：“我的会计师职位已经辞掉了，马律师挣的钱顾不上养家，我只有坐吃山空，混一天算一天而已。”

马长乐听她话中带刺，连忙表示，自己对于妻子有赡养的义务，对她决无二心，哪里敢怠慢。于是，章静和黎伟逗笑，说这样的承诺很感人，这是会计师和律师的绝妙配对，只须动起脑筋来，钱财还不哗哗如流水般直往家里淌。听了这个说法，欧阳梵不免有些厌烦，但却无法辩白，有矫情之嫌。马长乐见他们夸赞自家夫妇俩，自然高兴，连忙拱手悄声笑道：“托黎兄的口福，日后我是要多挣些钱，把老婆伺候好，她愿意出去做就去做，不愿意就玩玩，总之不让她烦神就是了。”

他们自从在电梯里相遇，马长乐的态度就已经引起了黎伟怀疑。再三印证，说明他的疑惑是对的，这对夫妇的关系正处于缓和修复的阶段。看样子，是马长乐主动而为。他有外遇，外遇结束了，一心一意回归家庭。这对欧阳梵而言，是件好事。黎伟心中明白这一点，但酸意难消，这是男人本性使然。他当即笑了笑，说：“我们同学聚会过两次，对于马律师一直是神往，今天才能在这里见面，相见恨晚。”

马长乐也笑，说：“咱们过去有过一面之缘，今天又续了缘，日后不仅是老同学关系，还要成为朋友，好朋友。吴尚就这么块巴掌大的地方，何处不相逢？”

众人皆笑。欧阳梵心情复杂地抚摸着温度渐渐降低的瓷杯，指间把玩着那支搅拌用的调匙，垂眼不看面前这两个男人。“新欢旧爱”四个字，在她心目中实在是混淆难辨，谁是新欢，谁是旧爱？她自己也难以说明白了。他们蹊跷地在这里碰面，很令她为难。本来，她有意将黎伟先行搁置，冷观丈夫的讨好行止，再作打算。可是，被搁置的黎伟居然和前妻携手出现在丽晶，搅乱了她的心理节奏。也许，黎伟就此会和前妻重归于好，那么她的身边就少了一个可供选择的追求

者，又恢复到了过去的状态。马长乐心神不定，会不会重蹈覆辙，耐不过三两天就溜得无影无踪？当然，这还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实质上，现在的她倾心于方桌斜对面的黎伟。她暗暗有些爱他了，可偏偏被自己不齿痛恨的马长乐，蛇一般滑回了身边，一切都乱了套，乱得无以复加，直接导致了她的芳心暗乱，无力挣扎。

章静在一边冷眼旁观这位前夫的旧日女同学，再听她的说辞，马上就明白这对夫妻之间存在着矛盾，现在的和谐是表面上的。而黎伟和女方相当熟悉，他们仅仅是同学关系？她记得过去婚前谈恋爱时有人跟自己隐约提过，这个黎伟早年在中学时犯过作风错误，被校方除名处理了。她跟他恰好是老同学关系，这中间的猫腻是不是很难说？

她想到这里，索性放出一箭来试探对方的动静，马上装出好奇的样子，问道：“过去就听人说，黎伟上学时很调皮，受女同学喜欢，是不是这样啊？”

欧阳梵脸色微变，说：“她那时候是个古怪的学生，成绩很好，跟女同学都是私下里偷偷的事情，不是当事人，谁都不明白。等到出事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她）！”

黎伟没料到前妻会在这个场合揭自己的旧疮疤，又气又急，反而冷静下来，干脆转移视线，直截了当地自承了高中时所犯的那个众所周知的错误。他这一开口，不但马长乐惊讶，连欧阳梵和章静也惊讶。这件只是风闻的桃色艳事，他们从来没听他认真讲过，现在自己捅了出来，真是意外收获。

马长乐哈哈大笑，指住黎伟说：“原来是你，吴尚真是太小了，原来我们宿舍楼上邻居家的二女儿是被你这家伙害的。不过祸福难料，那女孩到了省城，住在姑妈家里，转了户口。后来高考时考入了省城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省城机关里，现在据说已经是位列显赫的厅级官员了。她改了名字，确切也记不清楚，但多看省台电视，没准就会瞧到她。一个女人的容貌，在眼下这个年龄，风韵犹存啊。想不想见她？”

黎伟脑袋摇得好像拨浪鼓，他有些后悔提这件事了。这是他人生经历中最为纠结、不堪回首的一件事。自此之后，他的生活步入低谷，暗无天日。想不到这个马长乐和那女孩是邻居，真是说得不错，吴尚太小了。他断然挥手，将这往事一举割除，摇头叹息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提了，不提了。一切朝前看，我这辈子，似乎注定跟女人有过节，屡次失意。大家讲些开心的事情吧。”

他本想说的女人是那个高中的女同学，欧阳梵和章静心里都生了气。章静尤其恼火，冷笑说：“原来，这位黎处长都是女人害惨了他。这些女人中，肯定也包括我了。我这样巴巴地从万里之外回来找你，是想害你来着。真是有趣，非常有趣！”

欧阳梵的不悦难以溢于言表，便也顺着她的话锋，说：“你倒霉，人家那女孩不倒霉？十六七岁就怀孕堕胎，她不知心里该怎样恨你呢。如果她在省城真的做了高官，得知了你的现状，怕不给你点儿颜色瞧瞧！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女人，你们男人都不是些好东西。”

她这反戈一击，连带丈夫马长乐都遭到了迎头棒打。马长乐和黎伟相视而笑，忽然灵犀一动，同时伸出手来握了握，齐声说：“为天下男人一哭！”

两个女人见他们如此，不禁莞尔一笑，把嗔怒悄悄地放下来。

（八）

这一阵闲聊，不觉时间已经晚了。临近深夜时，他们离开酒吧回到酒店楼上去，在电梯里分手。马长乐和欧阳梵回到客房里，他揭起窗帘朝下面街头出口瞧瞧，问：“猜猜，你那位同学今天会不会在这里过夜？”

欧阳梵没理他的话，心里也在猜测。马长乐见她不搭腔，自我解嘲地笑道：“轮不着咱们关心，人家也是老夫老妻了，摸黑进门那是轻车熟路，关咱们鸟事。”

欧阳梵在盥洗室浴池里放满了热水泡澡，全身浸在温暖的热水里，开始胡思乱想，以自己眼下的处境来比照猜测楼下几层某处房间里的黎伟和他的前妻，不免有些愤愤不平。这个黎伟貌不惊人，体不出众，

眼下这阵子，竟然在女人堆里厮混得风生水起，简直是一只花丛里扑腾的蝴蝶。她心里恨着，用擦巾在皮肤上奋力地搓着，好像要把这种不爽驱除出去，但这样做显然无济于事。

她洗完后，穿着睡衣出来，马长乐接着进去冲凉。趁着这个空档，她难以抑制地拿起手机拨给黎伟。黎伟即刻接听。她问他在哪里，他说在楼下停车场，正要走。她转到朝东的窗口，居高俯望，果然是那辆老款桑塔纳，正要驶出车位。

但黎伟在车里也反问她现在在哪儿，欧阳梵轻松地撒了个谎，说早知道他不在这里住宿，就搭他的顺便车了，她现在在家里，马长乐去了他该去的地方。黎伟笑了一声，毫无疑问地挂了电话。

直到亲眼明明白白地目送黎伟离开了，驶上回家的路途，欧阳梵的心情才大为好转，随即便有些自责后悔。按照他们这样的年龄和身份，问这些事情很无聊。他和前妻复合不复合，并不取决于一次同床做爱。他们即使睡在一起，那又怎么样？自己拒绝了他，还吃这份干醋，简直失去了理智。

她在外面卧室里懊恼，盥洗室里的马长乐此刻也正身陷不安之中。刚才，他在外面独自一人时，又接到了小情人的电话。黄小姐愈加温柔体贴地问他，住在邻市的什么地方，她现在刚刚到了那里，想趁机玩几天，到时候一起同程返回。马长乐一时慌了手脚，急中生智，反过来埋怨她，说怎么临来前不早说，自己也好留下来陪她。这会儿，他已经在去省城的路上。这宗案件牵涉复杂，弄不好还要去北京，等忙完了这案子，马上回来看她。黄小姐笑个不停，说那就不巧啦，明天回吴尚再说。

他丢下手机，删掉了这个来电，心里猜疑起来。黄小姐这时候赶去邻市似乎不太可能，恐怕是有意哄诈试探自己。也许她本人还在吴尚，可是万一她真的横下心去了邻市找自己，自己一个不慎就会露底。往下去的日子，可就更加难挨了。她会撕破脸皮来纠缠自己，自己工作、生意各方面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这样的年轻女孩，真是不能招惹，没脸没羞的折腾劲头，比那些惯会耍泼的中年妇女都要厉害。

等到他心事重重地洗澡出来，为了日后的生计，还要竭力地迎合妻子。欧阳梵此刻心情大为好转，挽了吹干的头发，抱着厚而松软的枕靠，侧卧在床头看电视。他试探着坐在她的床边，假意也看电视，稍过片刻后就抬腿移上了床，摆了个舒服的姿势，半闭半睁着眼养神。

等到欧阳梵感觉到困倦，顺手关了电视黯淡了台灯睡下后，他悄悄地向他靠了靠，挨近了她的身体，清晰地感觉到了体温。欧阳梵闭着眼，没有反应。他的担心完全地放下了，顺势伸手半拥住她。欧阳梵没有拒绝丈夫的温存，微微睁了一下眼，没有闪避，并且向他靠拢了一下。马长乐心中暗笑，这女人算是好哄的，一两下温情之举就将她的反感和委屈消除干净。夫妻就是不一样。

他的手在她的身上开始放肆起来，探入半敞的睡衣前襟，抚摩着她那久违了的松软胸脯。不一刻，欧阳梵就有了回应，翻身睡平了，双眼扫描了他一下。这仿佛是发出了某种号令似的，立即让马长乐兴奋起来。他动作迅捷地先将她剥得精光，然后分开双腿俯压上去。可是，就在那关键的一瞬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概是激动过了火，或者是他们俩久不同床的缘故，提枪待战的马长乐一泄如注，提前走火了。

他哎呀叫了一声，翻身下了床。欧阳梵本已做好心理准备，接纳这夜来避不开的房事，容纳他的亲近。没料到在这时候他会像个毫无经验的年轻小伙一样，冲动冒失了。她顺手拢起衣襟，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他的狼狈模样，忍不住咯咯地笑。

马长乐摆手说：“别笑，待会儿有你好受的。”

可是，接下去整整大半夜，不管如何折腾，甚至还请欧阳梵帮忙配合，马长乐再也没有能够重振雄风。他裹着薄被，瞪大眼望着屋顶的装饰，听着倦怠的妻子睡熟后的轻微鼾声，彻底地失眠了。这一夜，他们夫妻俩在形式上重归于好，实质上却没能够做到。他在心底把这归咎到了环境影响以及小情人贸然来电留下的阴影。

次日上午退房后，他们一路直奔家中。在周日的午后，重新尝试了一次，还是不成。晚上再行复核，依旧是两个字：失败。这下子马

长乐慌了神。他刚刚四十出头，这么早就疲软不行了，无异于晴天霹雳。欧阳梵见丈夫锐气尽失，也手脚无措起来。她是她的合法丈夫，日后想必是要长相厮守的，这样玩笑般地阳痿了，可不是件懊丧的事情吗？这意味着他们所谓的重归于好后，性问题成了一道横阻在眼前的棘手难关。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好在他们或许是因为夫妻间久别这个原因导致的恶果，等休息几天，情况大约会有所好转。但这未遂一夜之后，马长乐明显地有了心思。去律师事务所短暂停留之后，他特地避开熟人的耳目，赶到邻市的一家久负盛名的男科医院，找医生治疗这个毛病。想不到一语成谶，他哄骗小情人的借口，现在真的成了现实。不过他去邻市不是办案，而是看病。

医生听他叙述了病情后，简单地作了检查，问询了几个问题，拿出了诊断意见：他这个毛病纯属心理障碍，也许是小情人无理取闹影响了他的潜意识，也许是两年多的生疏带来的负疚感，也许是妻子隐含的强势，让他内心深处有忌惮畏惧感。总之，这是心病。

马长乐如释重负，说心病问题不大，就怕是生理问题，那可就麻烦了。不料医生不屑地纠正说，生理问题可以通过物理、药物手段来治疗。心理问题，无药可治，心病还须心药医，他只有自我解除心理上的压抑，才会病症痊愈。马长乐思忖了半天，要求开药物辅助治疗，双管齐下。医生同意了，给他开了两盒伟哥，让他注意心血管问题，这药有千分之一的心肌梗死的并发症危险。

千分之一这个数值，在马长乐眼里等于白说。他带着药回到吴尚，遵照医嘱和说明服用之后，跟妻子试了试，有些作用，虽然比昔日的状态逊色不少，但勉勉强强能够交差了。这下子，夫妻俩都放了心。欧阳梵开导他说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效果自然会好，无欲则刚嘛。

马长乐见妻子态度如此，感动不已，也就是家里的老婆能够容忍他的失败，换做情人，那简直要嘲笑加贬低了。看来，这次意外的症

状，倒是块试金石，一下子卸除了妻子冷漠的伪装，显示出她的体贴来，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不过，在他治疗生理毛病这些天里，黄小姐可没有放过他，每天都有电话，询问他的所在。他不想见她，索性绕起了圈子撒谎，连律师事务所都不去了。十天之后，黄小姐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电话也不打了，一切都偃旗息鼓下去。马长乐明白，自己的第一步骤已经见效。以“拖”字削弱了她的锐气，再过些天，等她耐性消失，再提分手的建议。他做好了经济补偿的准备，舍得拿出一年的收入给她。这样一个 KTV 出身的小姐，一次性得到几十万，足够了。他相信这个数目足以塞住她的嘴巴，让她乖乖巧巧地从自己的生活中离开，不再回头。

这十天里，欧阳梵几乎跟丈夫形影不离。不是她想这样，而是马长乐主动要求的。他的借口是，人们都说他们俩是强强组合、所向无敌，干脆就试试看。这一试果然旗开得胜，诸事顺利。不经过法庭，私下代理和解了一宗经济纠纷案件，收入丰厚。马长乐赚了钱，耸肩说这些话真的不错，不但过去的算命先生说，她的那位同学在丽晶酒店也讲过，真是吉言呈祥，托他们的口福，得找个日子请黎伟吃顿晚饭，以示答谢。欧阳梵摇头不肯。马长乐就取笑她一毛不拔，是个小气鬼。

其实欧阳梵哪里是在乎这点儿请客吃饭的钱，她不想见黎伟，是给他留点儿念想、悬疑，正所谓相见不如相忆。见了面，特别又有丈夫在场，怎么办？但是马长乐坚持之下，她无法阻拦，只好同意了。这个违心之举，令她整整郁闷了一天。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对丈夫往昔的所谓温顺、依赖都去哪里了，她只是在尽一个妻子的义务，而非情愿投入的爱意。

（九）

黎伟接到电话时，正在西大街柳氏住宅门外。他爽快地答应了邀请，搁下电话后，侧眼瞧瞧王敬，说马上有电话给他，马大律师夫妇请客了。王敬坐在李侍服装店门口的梧桐树下，拣了几片泛黄的落叶，

用打火机烧烤着玩。听了他的提醒，便掏出手机来预备。果然，两分钟后欧阳梵来电，内容和黎伟所接到的如出一辙。两人同声大笑。

王敬冲他挤挤眼，说：“人家都破镜重圆了，你还这么快活？”

黎伟佯作正色，说：“人家都已破镜重圆了，我不替他们高兴，难道还替他们难受？”

王敬说：“不是替，是自己高不高兴？”

黎伟点起支烟来，说：“我高兴，这阵子风调雨顺，非常高兴。”

此刻的黎伟说的是真心话。他近日来的遭遇可以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来形容了。上周一，正当他意态萧索地走进文化局大楼，去办公室收拾杂物，准备请假报告批准好后出远门休息。但是周一的局党委例会上，他的病假报告根本就没作讨论。直到最后即将散会时，由局长本人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说文保工作繁忙，黎伟可能身体状况顶不住了，但是上级要求攻坚战不能懈怠，所以还要让他在第一线扛住，过了这道关，后面一切都好说。

有人轻声开玩笑：“扛不住就用伟哥嘛，伟哥肯定扛得住。所以，‘伟哥’称谓一定得公开化、制度化。”与会者个个发出会心的笑声。刘洪的笑声最显特别，还用指头在黎伟眼前的桌面点了几下，好似发送摩尔斯电码。

黎伟乍一听到这样的答复，心里一阵惊喜。他原来估计，这个报告上面铁定会批准的，自己让路，由刘洪来接手。可是，这样出乎意外的结果，大概是自己的猜测错误。没人想跟他争夺这个职位，他是自作多情，多疑且多此一举。惊喜之下，有人用伟哥来拿他开心，他倒没放在心上。

刘洪悄悄地在他耳畔说：“伟哥，局长的意见清楚了吧？搁挑子不成了，活儿还得干。”

黎伟叹口气，无话可说。

散会后，黎伟夹着记录资料离开会议室。他没有留神到刘洪故意落在后面，等到人走光了，才尾随着局长去了办公室。两人关起门来，商量对策。刘洪说这件事蹊跷，没听说黎伟有这样过硬的后台呀。礼

拜四定下来的事情，礼拜六就有人招呼了，托词是马书记的意见，文保小组的人员变动，必须经市政府同意，明摆着是得到风声要保他，也罢了。

局长笑了笑，说：“罢什么？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这么大一块蛋糕，放在他的手里乱摸乱碰，万一坏了大家的兴致，一拍两散，连马书记那里都不好交代了。你是正职，第二副组长，要管起事来。局里已定下的嘛，名正言顺。不过，要低调，要会挖坑埋塘，懂吗？”

刘洪心领神会，这些本是他惯于操弄的伎俩，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拿它来对付自己的副职手下，实在是牛刀宰鸡，过于浪费了。黎伟原本是躲在自己胳肢窝下讨生活的人，现在竟然要这样抬举他，真像是个笑话了。

黎伟对于上司们背后的算计自然是一无所知。他回到办公室里，召集了处里屈指可数的几个下属，也依样画葫芦地开了一个会。在会议上，他直言不讳自己曾经以伤病为由请假休息，但是局里拒不同意，他只好拖着腿伤坚持工作。只是说现在二期文保建筑名册已近尾声，其中有疑问的几处建筑需要和规划部门、拆迁部门通气，统筹研究。从此刻开始，文管处的工作紧密围绕它进行，力争第二批名册提前上报。

与会中人，几乎都知道他上书告假的原委和底细，但见此刻峰回路转，他连回马枪都不用使，正襟危坐，便知道中间出了变故，日后的工作还是他主持，心里虽然猜疑嘀咕，但对于这个结果都抱无所谓的态度。反正活计放在那里，该做的都得去做，不会因为部门的头头的变动而改变。

黎伟开这个会的本意是稳定下属们的情绪，但形式上无疑会被心存芥蒂的人视为示威。刘洪、局长等人不免还要聚首碰头，分析猜疑。他的后台背景，犹如水面下的暗礁，风浪变幻杳无形迹。这样一个在他们心目中平平淡淡甚至有些被漠视的家伙，刹那间竟然显示出谜一样的实力，倒是让人不敢掉以轻心了。

黎伟的去留形成的悬疑不但影响了同僚及上司，连他自己也是如坠五里雾中。他直觉这件事不同寻常，但理智上还是将它归功于市政府主政者对于这次旧城改造以及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视。这样的关键时刻，需要有能力的人来做事。这样的活儿，让刘洪之类的混世魔王来干，不弄砸了才怪。自己做出了姿态却抽身不得，想来不应该引起这些家伙们的猜忌吧？

他这样担忧了一下，然后就将它抛开，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也因为他所处的位置，离那些明争暗斗、手段惨烈的内幕太远，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跳离本位，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定位自己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他以及他所供职的文管处，犹如一艘原本停泊于港湾里的帆船，不知不觉地松了缆绳，随波逐流出了港，将会受到海面上飓风暴雨的袭击。而他，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文管工作，不像过去那样只需尽力而为，不计较成果以及后果。如今，它涉及了城西面积庞大的土地使用问题。开发商、相关利益部门，哪个不是虎视眈眈？触犯了他们，还能有安逸的日子过吗？

吴尚的一句老话说：好交易谁都会抢，还轮到你？所以刘洪这样的人精恶棍都闪避这份工作的缘由，只有两点，一是没油水，二是太有油水了，伴随着的风险太大。要油水还是要性命，掂量一下自然明白。

但黎伟偏偏没有去掂量，这时候显示出的书生本色，实在危险至极！他不知道自己像是一个无意中走上钢丝的人，不看脚下就随随便便地走。倘若知道了下面是万丈深渊，怕是打死也不会这么干了。身处风险中而不自知，是黎伟致命的弱点。眼下，正有危机向他逼近，但他茫然不觉。

重新投入工作的第一周的周五上午，小刘神情古怪地向他汇报，眼下本地网站无聊之城论坛上有一段视频，对这次文保名册的影响很大，建议他先看一看。黎伟吃惊，马上联想起自己那晚的荒唐事情，不由追问了一句：“什么影响？”

小刘似乎没有觉察到他的紧张，说：“是段私下里拍摄古建筑的视频，以前上过晚报，拍的是柳氏住宅，这次不在名册。”

听了他的话，黎伟紧张情绪松懈了一半。柳氏住宅，不就是柳盈的房子吗？报纸还是小刘推荐自己看的。好像跟柳宗元扯上点儿关系，还有一大堆的族谱之类的遗存。但是他从专业经验上来说，这座宅子进不了保护名册，除非有过硬的铁证。难道，证据浮出水面了？

他登录了无聊之城，进入论坛打开视频，拍的果然是柳氏住宅的内景，这些都是黎伟熟悉的。再往后瞧，他开始皱眉了。拍摄者别有用意，先从那堆泛黄发霉的族谱和一份清末的地契说事，忽地一下将这座宅子的范围扩展到了邻近的四五座独立的宅子，言之凿凿地声称这就是柳氏住宅的原貌。这下子非同小可，据黎伟所知，吴尚旧城里还没有这样一座占地规模与之相仿的宅邸，历史记录上也没有，传说中也未提。这个论证凭空里跳出来，打破了沉寂。帖子后面跟帖纷纷，呼吁要求保留修复这不但是吴尚、甚至整个江北地区都无出其右的豪宅。

拍摄者在视频末尾留下一段直刺咽喉、寒气逼人的话：这座有历史传承、文化价值的清代豪宅，竟然没有进入首批文化建筑保护名册，这给吴尚的文保工作，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筹备工作，打上了一个重重的问号！

在黎伟看来，这段话居心叵测，直接奔自己而来，是什么人干的？他拿起电话，打给柳盈。这个仗义出手帮助自己应付前妻，醉得人事不省，在自己家里睡过一宿的女孩子，自从那天离开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她在这件事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柳盈接听了，说自己在省城，周末飞北京，下个周末回吴尚，日程安排很紧，问他有事吗。黎伟愣了一下，迅速判断这件事跟她没有牵扯，于是随机应变改了个借口，闲聊几句后挂断了。他沉默了一气，决意对这件事持理性的沉默，不作回应。网络上的东西，任由它自生自灭罢了，仅仅凭一份地契和几本族谱，就想推翻他们之前的工作成果，岂不是笑话？

但是，事情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休息两天后再上班时，这段视频已经消失，此帖被删。网上嘘声一片，矛头直指隶属于城市旧城改造指挥部以及文化局双重领导下，主办此事的历史文化建筑甄别小组。这下子压力骤增，连市政府都被惊动了，市政府马上就有反应，要求文化局妥善处理此事。

文化局长心中暗喜，随即召来刘洪、黎伟，传达市政府的意见。黎伟两次遭遇无聊之城删帖，上次是喜剧，这次是悲剧，一时悲喜交集，当即表示重新调查甄别柳氏住宅，并对柳氏后裔出示的地契、族谱进行文物鉴别，力争在短时间里排除干扰，还上级领导以及广大市民一个真相。

黎伟接到马长乐的电话时，正是在履行这样的工作职责。城西大街48号柳氏住宅门外，从宅门里出来的黎伟和王敬迎面碰上。他来的时候，王敬正在店门外树阴下犯困打盹，听了李侍招呼后，打起精神来找他。

黎伟在宅里重新花费了工夫，对房屋建材、风格进行了缜密的研究。除了门内朝外简易厨房拆除后，露出的照壁上有个砖石雕砌的神龛外，再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这样的房子建造年份定在清晚期已经是放宽了，不然认做民国初期的建筑也不过分。因为某些细节上面已经隐约出现了这个趋向。

他和小刘等人在宅子前后转悠，宅内的住户紧随身后，唠唠叨叨说些柳氏家谱中的旧事。黎伟让他们拿出族谱、地契来验对，他们众口一词：都在柳盈那里。她是长房嫡系后代，虽然是个女子，但是留过洋，见过世面，有头有脸，这东西正适合她保管。

黎伟无奈，便去那些被意外划入柳氏住宅的其他建筑物转转。这么被王敬一拦，只得暂且应付他。王敬一个多星期不见，又瘦了一圈，但精神还好。他上次欲约黎伟出来被婉拒后，心里隐约明白，对方或许已经猜到原委，敬而远之了。他是条汉子，既然人家看破了把戏，一场戏便到此散场，没有必要再死缠烂打。这时候勉强招呼黎伟，全是为了李侍。

李侍租了柳家的房子做生意，因为即将拆迁起了矛盾，这中间的秘密当然要打探清楚。黎伟一现身，就被她盯住了，这会儿逼着王敬过去搭讪。王敬接完了欧阳梵的电话，知道晚上酒店里吃饭碰头，也不急着这一时半会儿聊正题。但李侍等不得，拐弯抹角地问这片街区大致的拆迁时间。黎伟还记得上面给的期限，屈指算算，说还有两个月吧。真正拆到这里，排除各种意外，今年怕是没戏了。看来，她的这间服装店元旦春节时还能稳赚一笔。

李侍听了高兴，但又叹息说不拆多好，再开个十年就满足了。到那时候，孩子大学毕业工作，自己可以跟王敬一起有闲空坐下来，打发时间。黎伟暗笑，这王敬到了那个时候够忙的，两个女人都等着他消闲呢，到老也是个艳福不浅。不过真的到了那时候，王敬是饱享艳福呢，还是落了个不得消停，那还真难说。

王敬依然身陷在折叠椅里，角度呈一百三十五度，半仰半坐，手里抓了张被烧烤得发皱的叶片，反复地对着阳光察看表面舒展的茎脉，说这梧桐叶子似乎比其他的树叶要对称，手感也好，记得以前看过电视介绍，哪个少数民族用树叶加工衣服。穿出来遮羞可以，但实在是有些难看了。那叶子比这个至少大四五倍，不知是什么树种。

李侍白了他一眼，说都这样的话，大家不穿衣服都穿树叶生意是没法做了。王敬鬼鬼地一笑，说有生意做，卖树叶。三个人不禁都笑了起来。

黎伟莞尔之余，倒是有所感触。在商人手里，只要顺应形势，什么都可能成为商品。过去也许是树叶，现在则处处皆是，房地产皮尤其如此。人类自己改变了几千年来的生存状态，飞速前行，会不会像当年的股市一样，属于疯狂加速赶顶的阶段呢？他只是猜想，不敢断言，眼下不过是为这几幢不新不古的砖木瓦房烦神罢了。

王敬拖住他逗留在街边，闲聊胡扯，最后突然话锋一转，指着这宅子的正门，问：“这房子到底拆不拆？”

黎伟答复说还没完全定，说拆就拆，说不拆就在此之后再也不拆了。王敬问里面的住户如何安置，黎伟说原则上是先期全部搬迁，由

政府统一修缮，柳氏后人有权优先回迁的权利。王敬和李侍充满希望的眼神就此黯淡下去。其实，他们对留在这里继续经营早已不抱奢望，但黎伟的出现仿佛水面上漂浮的最后一根稻草，给了他们些微弱的希望。但这稻草太轻太脆弱了，经不起现实的风儿随意一吹，就湮没下沉了。

王敬苦笑，说你爱拆不拆，拆迁办都要上门来找我们。我们有五年的租赁合同，十年的经营历史，不弥补损失，谁会鸟他。

（十）

黎伟在马路边聊出了个结果后，才得以脱身。等他绕过巷子，将毗邻柳宅、大门开在后面小街上的两座院落看了看后，天色已经黯沉下去。他赶回文管处，再次检查比对存档的有关照片资料，发现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它们其中之一已经被列入首批文保名册，有一间正屋，整体梁架是明式风格，跟柳氏住宅的建筑年份相差了几百年，原为一体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这些出现在网上反响巨大的谬论，归根究底依据的是那些保存在柳盈手中的原始资料：族谱和地契。他要反驳，必须先搞清楚这些东西真实性。但柳盈现在在省城，还要去北京，暂时回不来。而且，她的真实意图并不明朗。假如她拒绝的话，他也就只能依靠建筑物本身的证据来做反戈一击了。

他拿定了主意，洗把脸醒神，出门去赴欧阳梵夫妇的饭局。这时，天已经黑透了，路灯闪亮，车水马龙。半途上马长乐来电催促了一遍，说他们已经在饭店恭候了。等他东拐西绕到达时，王敬已经到了，正和东道主聊得热乎。

马长乐一见他来，大笑说聊了半天都不知道，原来大家都跟许强是朋友，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黎伟知道他是许强公司的法律顾问，但似乎许强有意对他隐瞒了认识自己以及欧阳梵的真相。这会儿，竟然是王敬揭开了这层帷布，大约许强马上也会到场了。这下子可真热闹，原来的同学聚会加塞进一个家属，真是暧昧难言。

此刻，欧阳梵尽主人之谊，殷勤地招待他坐下。他当着她丈夫的面，也以礼相待，心里不无酸楚地怀念他们那晚在羽仙阁里对湖缠绵

悻悻的时光。可是，也是那晚，她婉拒了自己的求爱，酸甜苦辣集于一时，怎不让人荡气回肠？他心中感慨，脸上平和，目光移开欧阳梵保养得洁白细嫩的双手，瞥见推门而入的许强。

许强今晚出场，满心喜悦，全身上下修饰得完美无瑕，连皮鞋尖头上依稀的一点儿灰尘都擦拭干净了，油光可鉴。他进门来，先跟马长乐夫妇寒暄，然后才坐到黎伟这边来，喝口茶水后，故作惊讶，说本以为今晚他不会露面，不是请长假去游玩了吗，怎么还没有起程。

黎伟一笑，说上头不准假，要自己卖命，只有拼命去做事了。

许强忍住笑。黎伟这样的反应他早有预料，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自己施恩于人，不愿意对方知道，理由很简单：此人是他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棋子听任拨弄就行了，不能自行其是，他如果知道了真相，做起事来反而不如这种惘然无觉的状态来得自然尽力。什么时候才能向他披露真相呢？只有一种可能，黎伟偏离了自己预设的轨道，失去控制。否则，这个秘密他将永久地隐瞒下去，绝不挑明。

当下这个时代，处在他这样的位置和角度，需要保密的事情太多，其中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日后带进坟墓都不过分。

黎伟对于面前这美男子的底细所知甚少，他在另一种状态下跟自己的关系更是毫无所知。今晚是马长乐、欧阳梵夫妇做东请客，请客的理由不明，从来客的分析上看，和前些日子同学聚会相仿，有男有女。难道他们夫妻重归于好，需要在这个圈子里作象征性的公示？

他心中猜测，等到上了餐桌和许强同坐时，悄声附在他的耳边询问。许强虽然不知道答案，但对于马长乐近期的动静还是略知二一的，说这家伙刚刚做了笔大买卖，促成两家企业庭外和解，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了一大笔银子，也许是为了讨好老婆，才玩的这一出吧。讨好她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她在昔日同学的面前挣足面子。归根究底，他们应邀而来还是滥竽充数的。

王敬在许强的另一边，看着杯中斟满的酒水犯愁，说最近这些天发现酒量不行了，一年前能喝一斤，半年前剩下五六两的量，这两天，二三两就支持不住了，真是奇怪。

许强不信，说他藏量。黎伟再仔细看 he 消瘦的双颊，建议他去医院查查，或许肠胃有些问题，引发消化功能下降了。王敬满不在乎，说酒量下降是好事，保护了肝脏又省了酒钱，一举两得，不过，唯一的遗憾是不能陪老同学尽兴了。

马长乐坐在王敬身边，隔着他和许强相视而笑，说：“这家伙停酒不喝，讲这么个故事，真是有一套。”

许强笑笑，问他认不认识王敬，马长乐摇头。

许强说：“咱们上中学时，这家伙是个当红人物。我们在三中，你在六中，难道不知道有个打架大王的名声？他那时有个精简绰号：王八。意思是姓王的一个打八个。这个绰号，如今怕是记得的人不多了。”

王敬听他提这个绰号，有些意外。这个“王八”的来历是根据街头斗殴的辉煌纪录而来的，但是浓缩成两个字后，令人忌讳。王八戴绿帽子，当年他为了不许人乱叫这个绰号，用拳头硬是将它掩埋。但事隔多年，突然从许强口中说出来，而且又恰好跟他面前的生活境况相符合，怎么不让他恼火。可是，眼下靠拳头堵不住别人的嘴巴了，特别是许强，腰包里的银子比他的拳头更硬，那才是比什么都管用的硬通货。

他只得佯作笑意，说：“许兄倒是个考古队的，这个你都能挖掘出来，比黎同学强。”

桌上大伙儿都掩口暗笑，暗想着这浓缩词语和事情原来的本质来了个背道而驰，真是有趣了。王敬是一个身负武功的王八，好笑且滑稽。马长乐安慰地敬他一口酒，就此扯到中学时代的趣闻上去。这桌上有故事的人，除掉王敬就是许强。

当年，十八岁的许强跟另外三个社会青年抢劫赌场，这在当时的吴尚可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吴尚出了个许文强，长相像，行径也像，连名字都只差一个字，真是一大奇闻。对许强而言，所谓人生的顶峰应该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记得谁唱的歌里有一句词儿：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十八岁的许强，不需要谁给他一个姑娘。女

孩子们围聚在他的周围，成绩优等的，成绩差等的，都具有共同的审美观。玉树临风的许强，脖子上缠绕着白色长围巾，穿黑色呢大衣，偶尔戴灰色礼帽，帅足了劲。不知道有多少男孩想取他的性命、毁他的容貌。

不过这场人生高潮就像一场闹剧，在接近或者到达高潮时戛然而止。英俊少年许强终于因为模仿许文强走火入魔而铤而走险，去了监狱，就此在吴尚人民的耳目中消失。几年之后，他重新出现在吴尚时，容颜依旧，名声却早已湮没，成为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餐馆的店主。当然，出狱后的经历在座的中学校友们谁都不清楚。许强回想起自己的往事，未免有些惆怅。近几年来，他的快乐阈值已经上升到了极限，据说长久的顺利后，幸福快乐反而成了平淡无奇，只剩下远逝的年代里的欢乐记忆才具有刺激效应。那时的他，至少能够坚强地勃起，现在的他大概因为多年来过度的透支，力不从心了。性功能的衰退，是身体全面退却的标志，是战场上吹响的后撤号，这号声不是通过听觉，而是由海绵体的充血程度来显示的。

许强拿起酒杯跟王敬碰了碰。他们在过去共同的时光里名声卓著，在现实的生活里相差悬殊，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先行以酒缅怀逝去的光辉往昔。黎伟坐在那一侧，掺和着也喝了点儿酒，虽然不吭声，但是眼睛的余光一直盘旋在欧阳梵身上。

欧阳梵今天的身份角色注定了她要以和蔼、热情的面目出现。她几乎跟所有的人都碰杯致意了，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偏偏漏了黎伟。黎伟并不因此而觉得失望，心里隐然有些窃喜。她这样的区别对待，说明她心里依然有自己的位置，并直接影响了她的行为。接着他继许强之后，举杯敬他们夫妻俩，欧阳梵不动声色地将杯子迎上去一碰。

马长乐喝了一口酒，指着黎伟说：“多谢你的金口吉言，我们夫妻真的是联袂出击，无往不利。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怎么着都是顺手顺心，你真是有眼光。多谢了！”

许强插话说：“怪不得呢，这些天他是大赚了一笔，是来回谢的。这‘夫妻联袂，无往不利’是好句好词，值得一口干了。”

黎伟记得自己说的是“强强联手，所向无敌”。他这么一篡改，倒也无话可说，默认干杯。今晚的宴席算是欢聚一堂，八个人共计喝掉了四瓶白酒。除了王敬，男人们都有了醉意。

欧阳梵适时地招呼侍应生上了主食，在融洽的气氛里结束了晚宴。宴席散后，到了酒店门外。许强有车有司机，先行离开。黎伟有车但醉了酒，拉了王敬打车走。但马长乐坚决不肯，表示作为东道主必须负责他们的归程。他虽然喝了酒，但是欧阳梵开车，把他们送回去。

黎伟推辞不肯，马长乐坚持要送，无奈之下只好上车。送走了王敬之后，半途中马长乐接了个电话，有个当事人紧急要求见他，约在某处茶吧详谈。那茶吧就在附近。马长乐让妻子停车，推门出去，叮嘱她送黎伟回家后来茶吧接自己。黎伟为避嫌疑，马上推开车门要自行回家。但马长乐将他用力阻拦回去，说不过十分钟的路，再谦让就太婆婆妈妈了。

欧阳梵一言不发，脚踩油门，径直向前，等到过了一个路口后，放缓了速度，从反光镜里看着黎伟，问：“今天喝得不少吧？”

黎伟哼了一声，说：“不多，没有马律师多。”

欧阳梵冷笑，说：“这顿饭，是他上赶着请的，我不想这么做，但是他这个人太固执。你跟前妻怎么样？快复婚了吧？”

黎伟摇头，说：“哪儿跟哪儿啊。不可能的事情。”

欧阳梵多疑，随即追问道：“那么，是柳小姐，女画家？”

黎伟笑了起来，说：“你这个人简直难以理喻。我眼下非得找个女人结婚吗？一会儿前妻，一会儿柳小姐，都不考虑。我都不认可。”

欧阳梵松了口气，说：“找一个吧，结了婚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呢。男人过了四十，日子就快起来了，你总不能五十岁才送孩子进幼儿园吧！”

黎伟也叹气，说：“也许，我就单身不找呢？错过了时间和人选，奋起直追太晚了，将就着混吧。你说得不错，过了四十岁就快了。快

了好，至少欲望越来越少了，清心寡欲，正好出家。不，我这单身汉在家等于出家。”

他这绝望的口气，倒让欧阳梵好笑，在前面路边缓缓靠边停下来，掉转头望着他说：“扮演悲情是不？告诉你，时间和女人永远都不会错过，只要你肯去追。以你的条件，挑个年龄稍大的女孩子，像柳小姐这样的，正好。何必自怨自艾呢？”

黎伟赌气，说：“你还管得了这些闲事，指定继承人来着？这柳小姐哪天贿赂你了？”

欧阳梵又好气又好笑，摆手说：“不管你啦！你做你的和尚最好，省得在这眼前转悠，烦神烦心！”

说罢，她全力加速，再也不讲一个字，把他送回了住所。

这两人看似赌气的谈话，实质上透露出了一个信息，他们彼此都留存了一分依恋。可是碍于面临的现实，谁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胆表露和回应了。马长乐的猝然回归是一堵坚实高大的墙体，牢牢地隔离在他们中间，无法逾越，只能在心底发一声长叹。

第五章

（一）

王敬下了车后，带着三分酒意去了李侍的住处。李侍知道他晚上有饭局，也明白他铁定要回这里过夜。近一个月来，他根本没有回过家，除了上夜班，平时就宿在自己这里。今天他该歇假，不用去布厂，所以特地煮了些菜粥，留等他尽兴回来后醒酒。

李侍这会儿听到他用钥匙开门的声音，赶紧起身相迎。王敬进了门，先去了卫生间，关起门来干呕了几口，晃着头抄了把凉水洗洗，说这酒怕是要戒了，喝下去很不舒服，想吐又吐不出来，真是怪事一件。

李侍关心地拍打着他的脊背，让他先躺下看会儿电视，过了一阵子也许就没事了。她的劝说好像具有某种魔力，王敬靠在床头看了不到半个小时的电视，他的不适感逐渐消退。十点半时，他让李侍端来一小碗菜粥，吃了一半又没了食欲，便丢下碗交给她收拾。

这会儿的王敬仿佛夜猫一般，恢复了抖擞的精神，换了两个频道找着带点儿挑逗意味的美国片子，看得津津有味。李侍忙完了琐事，来关灯催他休息。他拦腰一把揽过她来，坐在自己的大腿上，然后便顺理成章地脱衣办事。夜半时分，王敬精力充沛，有力的双臂将她掌控在手，犹如摆弄着玩偶似的，从上到下，从前到后，随心所欲地干了一遍。

这大半个钟头，李侍仿佛被抽掉了筋骨一样，瘫软在床边，喘息着吐露了心思：“好人！干脆咱们结婚吧，我还想替你生个孩子，咱们俩的，咱们一辈子都不分开！”

王敬心里动情，几乎忍不住就要答应她，但是蓦然想起妻子马燕来，却又为难。跟马燕离婚，选择李侍，他一百个愿意。可眼下他绝对不可能跟马燕离婚，原先是为自己的面子不肯，现在则成了某种恶意的报复。他就是不让她遂了心愿，去另攀高枝，要将她这女人仅剩的得意时光耗费掉，等到她人老珠黄时，她不离自己都要上赶着离。

所以，此刻做爱之后，他的承诺是：将来一定跟李侍结婚，眼下他不能饶了家里的那个娼妇！

李侍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话一出口后就后悔了，但听他的郑重口吻，便也心满意足了。她关了灯，依偎在他的怀里，抚摸着他的身体，突然警觉起来，说：“你太瘦了，身上的腱子肉都跑哪儿去啦？别是有什么毛病！”

王敬听她也这样说，下意识地伸展了几下四肢，疑惑地说：“我怎么没觉着哪里难受，或许是睡眠不好，要不就是年龄大了，掉膘了。”

李侍关切地说：“要不，明天去医院查查，权当体检了。你也有好些时候没进医院了，偶尔去一次也没什么。”

王敬听了李侍的劝说，一夜无话。次日上午，特地空了肚子不吃早饭去附近的医院挂号。体检无非是血糖血脂胆固醇，外加肝功能两对半。抽完血后，医生让他第二天来取检查报告单。他离开医院，无事可做，心中惦记起孩子来，于是先行回到多日未归的家中。

他穿过院子开了门，表面上看家里似乎干净整洁，但仔细察看挨墙放着的八仙桌上，淡淡地落了层轻薄的灰尘。这表明，至少一个星期没有人在家里出没了。他为了躲避妻子追逼离婚，落脚于李侍那里，而妻子马燕居然也干脆不回来。这房子布厂调剂给他，用原来一处更小的房子通过房产公司交换而来，属于单位的公租房。当年拿这处房子时，她是铁了心要跟王敬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的，可就是这七八年，他们夫妻的关系逐渐冷漠了，如今已成水火，真是一言难尽。

王敬擦抹了一下桌椅，烧了一壶开水，泡了杯茶，坐下来发愣。上午的阳光从天窗里倾泻而下，在天花板和地面水磨方砖之间，形成了一条乳白色的光柱，纤尘飞动，眩人眼目。屋门紧闭，院子里邻居的走动和寒暄恍如隔世。这久违了的声音，令王敬心悸难言。

曾几何时，这里的人全都知道他的厉害。二十来岁结婚不久，他是这个大院中的仲裁者，谁家里吵嘴打架，都请他出面摆平。他的拳头远近闻名，大伙儿都对它充满了敬畏，甚至还有别处的人因为砌房子、撞车等琐事转弯抹角来求他。他总是慨然允诺，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地去现场。认识他的人，识相地听他的劝说；不认识他的人，看着砖石在他拳下粉碎的形状马上就识相了。

上个世纪末的十年，是王敬的黄金年代，那时的他如鱼得水。而当今年代，他虎落平阳，憋屈无奈，马燕到底是什么时候起了二心，他捧着茶杯，眯缝着眼竭尽全力去追忆。他们第一次实质性的翻脸吵架是怎样的情形呢？他一时想不起来，他们之间口角不下上千次，好像生来就是仇敌，突然间睡到一张床上似的。

事实不是这样，可存留在他心中的记忆却是如此。他跟马燕的欢乐时光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那时候的他孔武有力，斗志十足，在床第间常常将她干得死去活来，服服帖帖。可现在的他见了她的裸体就会早泄，毫无昔日的雄风。这一切归根究底，都跟一个实实在在的字有关：钱。有功夫没钱财的王敬，在二十一世纪初日趋没落，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雄性激素迅速衰减。

她由他的挚爱摇身变成了他的噩梦。她的转变起之何时，他依然记忆模糊。但他的变化从何处开始，却是历历在目。那一天，他下了夜班回家，意外发现她没有上班，特意留在家里等候，郑重地商议一件事情。她的同事闺蜜，有一套九十平米的房子要卖，市场价大约在三十万，但如果她要，只要二十五万，假如手头紧，现付十五万就成，余下的十万两年内还清。马燕自己可以贷款十万，剩下的五万由王敬去筹集。王敬所在的布厂早已改制，没有交公积金，他拿不了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更是不可能。而且他身上的钱加起来的不足一万，一个布厂锅炉工的积蓄，大抵就是这么多了。他犹豫了再三，四万块钱的外债他是借不到的。当时他的月工资是七百块，谁会借钱给他？

得知详情后，马燕一脸鄙夷地看着他，那一刻的王敬浑身冰凉，四肢无力，勉强维持着最后的笑容，说咱们就三口之家，这五十平米也够了，何必上赶着追阔气呢？他的这句话，暂时性地让马燕放弃了买房子的打算。但三年之后，这套房子已经飙涨到了六十万。眼睁睁看着机会从指甲缝里溜走了，马燕彻底地对它死了心，也让王敬就此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自卑当中。

他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念起这件往事，不由自主地笑了几声，饱含悲怆意味。他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在于娶了马燕为妻；最大的幸福，是有了李侍这样的婚外情人。女人之间的差别，怎么这么大呢？上苍给自己的安排是何等的别扭。像马燕这样的女子，适合做有钱人的情人、二奶，李侍应该娶进门做妻子。有了李侍这样勤快能干、贤良温顺的妻子，那是人生之福。为了她，他愿意做任何事情。他暗暗下定决心，要照顾她一生一世。至于马燕，他忽然心生怜悯，她现在相好的男人是什么样的货色？

转眼近了学校放学的时间，王敬锁好家门，赶去学校等女儿。父女俩一见面，他满腔的愁云不快霎时消失，望着她粉嫩洁白的小脸蛋，殷勤地笑问她去肯德基好不好。女儿好久没见他，有些奇怪，问他去哪里了，王敬撒谎说自己出差了，刚回来。女儿从书包里掏出手机来，

打给外婆，说自己中午跟爸爸去吃饭。那边外婆让王敬接电话，王敬接过来礼貌地叫了声妈。

老太太一声幽叹，说这样子下去怎么好，他们夫妻这样子让人愁心死，想好好过日子，就好好地过，把外面的女人断了，马燕再差，也比那卖衣服的女人看上去年轻漂亮些吧。

王敬脸色通红，似乎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上了头部。他结结巴巴地想辩白，但老太太说的是事实，情急之下，苦笑着说自己也想，但马燕也得回心转意丢开那些有钱的老板。老太太不悦，说他这是强词夺理，女儿说了他的丑事，自己起初不信，后来被拉着去偷看了一回，才明白了真相。他太过分了，不为妻子着想，也不替孩子考虑，做事不能太绝。

王敬无言以对，对马燕的憎恨到了极致。这个女人居然拉了母亲盯梢，把污水泼在自己头上，真是有口难辩。自己当年跟马燕恋爱时，这老太太嫌弃他是个工人，再三阻拦。但等到了木已成舟，结婚之后，她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许多事都站在女婿这一边说话了。就拿马燕跟自己闹离婚，一半的阻力就在她老人家的身上。这下子马燕略施小计，变阻力为动力，用心良苦，手段狠辣，真是令他急火攻心，恨不能找着她亲手拗断她的脖子。

女儿欢天喜地搀着父亲的手，看到他的脸色铁青难看，不由得害怕，用力摇晃说走吧，走吧，去吃吧。

王敬和女儿在肯德基店里坐下，买了只全家桶共享。女儿食欲旺盛吃得很起劲，但王敬啃了两块鸡翅就没了胃口，只得慢慢地喝可乐，端详着她馋猫般的吃相发笑。

但想起了方才坏了自己兴致的这个电话，王敬笑不出来了。马燕恶人先告状，暗中来了这一手，如果拍照留了证据，她不需要自己的同意就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了。面对这样的被动局面，他必须反击，去找她的晦气。事已至此，他得先行查出那个这几年来在他头顶随意抛撒绿帽子的家伙来，一解心头之愤。

女儿哪里知道父亲的心思，吃完了快餐，又缠住他去隔壁书店买了几本卡通书，这才心满意足地去了学校。王敬目送女儿进了校门后，重重地吁了口气，看看时间，拦了辆出租车前往马燕所在的单位。

房产公司这两年已然改名为房产管理中心，但换汤不换药，依旧是老地方、老班底。这里处于市中心，王敬对这一带的路径非常熟悉。下了车后，在路边恰巧碰上卖假冒军用望远镜的小贩，掏钱买下一个后，转身去了对面的住宅楼。上到顶层扭开铁门后，他上到了天台上，居高临下监视着房产管理中心出入口的详情。大约下午一点四十左右，马燕出现了。她从一辆车号为 M714 的现代车上下来，冲司机驾座窗口摆摆手。车子小心翼翼地转了个圈子，原路折回。

这下子王敬来了精神。他下楼后去找在车管所门前做黄牛的熟人，以一条玉溪香烟为酬劳，请他帮忙调查这个车号的登记详情。半个小时后，信息反馈回来。此人姓杨，四十八岁，车子登记单位是丰城窗业公司，地点在丰城路 7 号。王敬查到了此人的下落，心中得意，先赶去这家伙的老巢瞅瞅。

这家窗业公司门面一般，门外路边赫然停着那辆银白色现代轿车。这辆车市价不过八九万，比黎伟的桑塔纳还要不如，并不是多么富有的标志。他借着买烟为由，和斜对面的小店店主闲聊几句，假装无意中聊起这公司的详情。店主撇着嘴不屑地说生意一般般，能有多大的能耐，小老板而已。

王敬轻蔑地一笑，心想这马燕闹了半天，也只是钓了个小老板，有意思吗？放在许强这些人的眼里，这点儿身家简直说不上嘴，忒没出息了。他点起烟来，佯装路人穿过马路，朝里面看了一眼。五六个穿工作服的人正在加工配件，一个身材高大的秃顶男人手拿单据叽里哇啦地说些什么。

没错，就是他了！王敬血脉贲张，险些控制不住自己。他就是被这样一个秃脑袋的家伙戴了多年的绿帽子。本来在猜想里，在马燕隐约的描述中，他像神秘魅影，难显端倪。眼下看来，真让王敬浑身充满了耻辱。他站在店门外的电线杆前抽烟，抽掉半截，扔在地上踩灭

了。再点，再抽半截时掐灭了。如是这般，重复了好几次后，怒火终于令他丧失了理智，冲动起来。

他再也忍耐不住，大步流星地进了店铺，反手拉下卷门，屋子里顿时一片昏暗。屋中众人齐声惊叫：“谁，什么人关的门？”

王敬粗着嗓子说：“你的爷！”

他借着微弱的光线直奔那个秃顶男人，一把揪住他的胸口衣襟，捉小鸡般拎在半空里，往办公桌上重重地一掼，劈脸就是一个巴掌。这巴掌响声脆亮，犹如放了一个爆竹。秃顶男人惨叫一声，那些呆住了的工人们见有人冒冒失失进来殴打老板，都丢下手里的活计来帮忙，却不料今天碰上了煞星，王敬左一拳右一脚，打得他们人仰马翻，趴在地上叫苦不迭。然后，他继续掉转身抓起秃顶男人来，依旧抽他耳光。

他的手常年在煤堆上拍，在沙子里插，宛若两块钢板，稳住了劲下手，不到三五下，这男人的双颊已经变形肿胀起来，他放声哭喊着乞求饶命。王敬才不放过这个羞辱他的机会，伸手捏住了他的裤带，运力扯断了，往下用力一拉，瞅了一眼模糊的形状后，放声大笑。他将手掌上的血渍尽数抹擦在对方的衣服和肉体上，说：“脏了爷的手，狗日的！”

王敬冲入店内，关门打人，前后不过两三分钟，迅捷无比地完事后，他提起卷门出去，重新将它踩压下去，从容自如地向前五六米，拐入两座楼之间的空隙，进了一家商店，从另一个门出去，就近拦了辆出租车，赶往西大街的服装店去见李侍。

（二）

今天，是王敬多年以来真正扬眉吐气的日子，是雪耻的一天，找回自尊的一天，这个时候不找李侍分享快乐，还能找谁呢？李侍正在店里招呼一位女客做生意，无暇理他。他只好耐心地搬了张凳子坐在店外树下等候。方才关起门来一顿痛打，他遂了心愿，身体却有些疲劳。再低头看看这双用以发泄怒气的手，已然是趺皮包裹，坚韧结实，丝毫没有留下磨损的痕迹。他回想着它们在那家伙脸上左右开弓抽打

的爽快劲，兴奋得不能自己，那一丝疲倦感觉稍纵即逝，不由自主的一声大笑。

他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李侍的疑虑。她做完这笔交易，过来摸摸他的脑门，问：“怎么回事？体检有结果了吧？”

王敬摇头，说：“知道我刚才干什么去了？过瘾啊！要是你在旁边看着，就更有意思了。我冷不丁关起门来，痛打这家伙。那家伙连亲爷都叫了，我硬是没饶他！这会儿，他怕是连亲娘都认不出了，那张脸整个一猪头三。好看，就像是许文强！”

他脑子油然浮起了校友许强的形象，感觉有些不妥。秃顶男人的脸庞跟他相差十万八千里呢，哪里能拿来相提并论。

李侍听他胡言乱语，看样子又歇斯底里有些怕人，急忙摇晃他的肩头，要他冷静下来说清楚。王敬定了定神，便把刚才自己去暴打妻子马燕情人的经过略述了一遍。李侍慌了神，说如果人家报警了，可怎么办。王敬自信地摇手，说他们一时半会儿哪里会想到是自己，他是突然进门去的，还拉起门来动手，光线很暗迷迷糊糊不清楚，一打就走掉了，连根毛都没留下，有趣得很。

李侍听他这样说，稍微放心，但又问他今天为什么要摸上门去动武打人。

王敬指指她，说：“他们都摸到你服装店来了，不教训一下，哪能震慑住？这些婆娘，越发不是东西了！”

他们在店门外的路边絮絮叨叨地讲话，一个小时后，街东头驶来辆警车，速度缓慢，最终在街对面停住，车里下来两个警察和一个脸部肿胀发亮的秃顶男人，迟迟疑疑地在店门前转悠。王敬心中一紧，没料到警察这么快就找到这里来，必定是抓自己的无疑。李侍瞧他的神情，知道不妙，倒没慌张，站在一边冷眼旁观。警察问她，这店的老板在哪里，她不理不应，只朝远处眺望。警察无奈，转而问王敬。王敬反问他们找老板干什么，警察说有一个叫王敬的人经常来这里吧，王敬眨眼笑，问又找他干什么，警察有些不耐烦，挥挥手进了店铺。

王敬看着这面部受伤的男人，关切地问：“朋友，什么人这么狠，把你打成这样？”

秃顶男人抬抬下巴，说：“这服装店的老板的姘头，叫王敬。”

王敬一笑，说：“我就叫王敬，不过不知道我是不是你们要找的王敬呢？”

他这话一出口，秃顶男人大惊失色，退后一步大喊：“就是他！”

两个警察闻声出店，左右包抄过来，一人抓住一根胳膊来了个反关节擒拿。这些招数是王敬久已玩滥了的套路。他双臂一振、一顺、一卷，从容不迫地抽出双臂，说：“我是守法良民，配合警方的工作，但请你们放尊重些。好不好？”

那两个警察本想来个下马威，被他这么轻描淡写地化解了，知道碰上了练家子，便收起冷脸，改为和蔼的笑容，说：“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吧。这位先生投诉你蓄意殴打他。”

王敬吃的一笑，说：“他刚才还在跟我说话，都不认识我，凭什么说我打了他？”

秃顶男人一时语塞，望望警察。警察不动声色，还是坚持那句套话，让他一起去警察局走走。王敬知道躲不过去，灵机一动，要求跟自己的律师通个电话。他随即拨打了许强的号码，告诉他被人陷害，马上要去派出所，请他帮忙。许强问明了是哪家派出所，告诉他尽管去，半个小时内马长乐就到。

作了这个铺垫准备后，王敬顺从地上了警车，前往事发地点辖区派出所。李侍想要跟着去，王敬示意她不要慌张，晚上一定回去。一行人十五分钟后抵达派出所。那家公司的几个工人鼻青眼肿地坐在走廊里等候，见了他们进门，都围过来打量、议论。

王敬不理不睬，进了讯问室后，自行找了张椅子坐下。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见他毫不在乎的样子，猛拍了一下桌子，说：“站起来，这里是什么地方？容得了你放肆！”

王敬笑容可掬地说：“不要拍桌子打板凳嘛。这也就是您，换了我拍下去，你们就得另买桌椅了。”

对方怒不可遏，将椅子拖到他面前，说：“你拍拍试试？”

王敬耸耸肩，说：“等我律师来了，当面拍给你看。”

“律师？你还有律师？什么律师？”

王敬朝门外瞧瞧，说：“我的私人律师，一般般的，见了保不准都认识。”

对方嘲笑，说：“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胆子，打了人还这么横。”

马长乐正巧跨进门来，听到这句话后笑嘻嘻地说：“打没打人，得有确凿的证据。请问，我的当事人是哪只手打的人？”

他这一现身，派出所的警察都傻了眼。那秃顶男人跟辖区民警有关系，被打之后就报了案，并从情人马燕那里迅速查找出这件事唯一的行凶嫌疑人，赶赴目的地逮人。没料想马燕嘴里百无一用的丈夫，居然有私人律师，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马长乐。警察见马长乐到场，便不多言，拿起笔摊开纸张，讯问笔录。

他先问王敬下午两点半到三点之间的行踪。王敬说那会儿自己在西大街服装店，想买衣服送老婆，正和店主杀价的时候，警察就来了。马长乐听到这里，立即以咄咄逼人之势问办案警察，凭什么在第一时间认定王敬是嫌疑人，怎么知道他此刻就在西大街那家服装店，如此神速去拘捕他，根据是什么。

那警察细致地做笔录，皱皱眉头说是受害人指认的，并且通过相关讯息了解到行凶者的下落。马长乐继续询问，受害者认识当事人吗，对他如此精确的了解，是基于殴打现场的辨认，还是纯属猜测。他要求查看双方当事人的问询记录，借此了解详情。

那警察微微一笑，将两份笔录交给他，自己去隔壁倒茶去了。马长乐飞快地翻阅了相关记录，不假思索地脱口说：“这件事荒唐得很，既然现场被凶手拉下门，光线模糊看不清楚，那就不存在现场目击辨认凶犯嫌疑人的说法。当事人是被害者胡乱猜疑指认的，指认的理由是他和当事人的妻子有染，怀疑是当事人有意报复，这岂不是笑话？自己做贼心虚，被打后找不出凶手，反而反咬一口情妇的丈夫。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说句实话，在吴尚这个地方，偷了别人的老婆，还敢

公然跳出来的，也只有这位老兄了。给别人戴了绿帽子，在哪个年代都是挨打的命！当然，我的当事人已经说明，案发时他在西大街买衣服，而警察恰恰是在那里找到他的，警方能找出这段时间他不在西大街的证据吗？”

那警察听他口若悬河地询问，摇头表示这只是个例行公事的讯问笔录而已，并没有确认王敬是打人的凶手。

马长乐双手一摊，说：“我这是连带着把后事都做完了，省得对方还是痴心妄想。我很忙，没精力来料理这些小事。”

警察忍俊不禁，摆手说：“去去去！办你的大案子去吧，这里暂时没事了，都走吧，等受害人拿出更确凿的证据后再说。”

马长乐进了派出所，一连串连问带教训，这是惯使的套路，让受害人绝望，办案警察头疼，赶快让他和王敬走人。

他们离开后，那警察无能为力地摇摇头，冲那姓杨的秃顶男人说：“这个姓王的什么来历？一个电话能把马长乐叫来，什么本事？你还去招惹人家的老婆？这不是没事找事做吗？”

秃顶男人哭丧着脸，说：“表弟，小马净唠叨这男人没用窝囊，哪知道是这么个主儿，我可被坑苦了。”

（三）

马长乐开着欧阳梵的车，将王敬带离了派出所，在路上说：“你够狠的，把人家的脑袋打成了油光光的猪头。不过粗中有细，还知道拉下门来动手，有经验是不？”

王敬苦笑：“是个男人都得这么做了。算了，这件事捅出来，纸是包不住火的。我家里那个老婆，跟他勾搭很久了，我这也是恨到了极点！”

马长乐笑笑，说：“恨什么？扔掉算了，世上的女人多的是，重找一个。”

王敬大大咧咧地从驾驶座前抽出支烟，点着了抽了几口，说：“有了，但我不想让这女人消停，拖到她老了再离，到那时她可就尝到苦头了。”

马长乐摇头，说：“离掉吧，折磨她的同时，也是折磨自己。离了，赶紧跟自己喜欢的女人结婚，男人也没几年好折腾了。”

他这无意中的一番话，倒是让王敬有了感触。半途下车后，他赶紧打电话给许强道谢，然后改乘公交来到了西大街李侍的店铺。还没走近，却见那里簇拥了好些人，围观着什么稀奇的事情。他心中一悬，感觉不妙，撒开双腿飞奔过去。只见人丛里，妻子马燕气势汹汹地揪住了李侍的衣襟，用手袋在她的头上、脸上胡乱地砸着，嘴里不停地骂着：“叫你偷人，让你偷人！”

王敬霎时明白过来，这是针对自己教训那秃顶男人的一次公然反击。这个女人心疼情夫被打，为了有所交代兴师问罪来了。他此时此刻不挺身而出，那可就真是辜负李侍多年来相待他的好处了。他无暇多想，亮开嗓门叫道：“原来你在这里！神经病，快跟我回医院去。”

他不等马燕反应过来，探手将她拿住，用暗劲扼住她颈后的某个部位，令她无法发出声音，提溜着转身就走。这条街上认识他的人跟认识李侍的一样多，看他出了面，将这气急败坏的女人弄走，都纷纷让开路，还有人殷勤地替他拦了辆出租车。马燕拼命地挣扎，可哪里摆脱得了他的挟制，脸色铁青，泪花翻滚，浑身抽搐。

在出租车里，王敬松了些劲，让她喘息。她一得了氧气，就破口骂道：“王敬，你这个王八蛋，你不得好死！”

王敬豁了出去，劈脸给她一记耳光。这一下分量不轻，半边脸都红了。马燕多年来没有着过他的手，这下子被打蒙了神，定定地看着他。

王敬笑道：“再骂呀！王八蛋？我这王八是你个偷人的货色给赏赐的，你还敢来西大街撒野？告诉你，我敢搞他，就能搞你！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为了几个钱就卖了，寒碜人呢？姓杨的那个兔崽子，他跑不了，我掐死他就跟掐死只小鸡似的。你信不信？”

马燕大声地喊道：“离婚！王八蛋，咱们离婚！”

王敬轻蔑地笑，说：“离你个头啊！五年之内休想。就是你硬要离了，我也不放过你。我倒想瞧瞧，吴尚城里谁不怕王某的拳头敢娶你？”

马燕听他揭开了底牌，一时心中绝望，哭得泪人儿似的。前面的司机先是以为真是送精神病人，一时还不情愿，再听听变成了夫妻间的斗嘴吵架，不由得好笑，说夫妻俩在车上吵什么，回家关起门来慢慢地吵，免得被别人听见。

两人下了车后，王敬放开手，没有再碰马燕，一路径自回去了。也许是畏惧他的拳头，也许是被他下午这一通拳脚把她的未来打得粉碎，此刻的马燕再也不复往日的神气，神情沮丧地跟随在后，进了院子。他们俩同时回来反倒成了周围住户邻居们久违了的现象，个个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里的活计，掉头来看。

王敬没理会他们，将上午泡的茶水续了起来，冷面相向，不发一言。马燕经受这意外的惊吓，倦怠不堪，脱了外套躺在床上，随意拉了被子盖在身上。手袋里的手机响了几遍，她都无心去接，只想睡觉。

天色黯淡下来，马燕睡醒了起身，却发现王敬已经不在，这阴冷的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倚靠在床头想起种种事情，忍不住掩面哭泣起来。这哭声不大，呜呜咽咽恰好能够被院子里的邻居们听见。他们会意地交换眼色，窃窃私语，都知道这对夫妻长久不了，分手是指日可待的了。

晚上八点，备觉委屈的马燕思前想后好不窝囊。这时情人杨某又打来电话，她这次接听了。杨某的声音有些别扭，可能是因为脸部受伤的缘故，导致说话模糊，像是嘴里含了一件莫名的物件。

他说：“你老公是打拳的，你怎么说他屁用没有？而且他还有私人律师，那个马长乐是他的私人律师，到派出所里叽里哇啦一阵胡侃，就把他捞走了。我表弟埋怨我，怎么惹了这么个魔头仇家！”

马燕听他言语中惊惧不安的意味，稳定了一下情绪，说：“别慌，这件事我已经跟他当面翻过脸了，他保证以后不再犯浑去找你的麻烦。放心吧，已经过去了，没事了。”

杨某唉声叹气，一半是因为痛楚，一半是沮丧。他们之间的事情已经绵延了好几年，俨然与夫妻仿佛了。他几乎忘记了她还有个挂名丈夫的存在，只当是一抹淡漠的阴影，若有若无。谁知道这道阴影今天突然浓重发威，让他见识了暴力的厉害。他这个年岁被人痛打，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饱尝了拳头的痛击，真是难以形容的滋味。他开始怀疑情人过去的许诺，她大概一直都可以藏掖着跟他同居偷情的，钻了丈夫常年夜班的空子，掩饰得又巧妙，硬是在如履薄冰地玩危险的游戏。

眼下这冰层断裂了，大片地坍塌，连带着他轰然坠水。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危险，马虎不得。他为了自己的安危，决意结束这段偷情艳遇，太太平平地做生意，以求能在不久的将来安享晚年，再不跟王敬那样的凶徒扯上半点儿瓜葛，所以马燕在电话里的劝说根本不起作用。他说目前这状况，他们保持点儿距离最好，暂时不要来往。自己年岁大了，受不了这种威胁，经不起风浪了。

马燕着急，还要再说几句，但他已挂机，再也联系不上了。她郁郁不平地重新躺下，蒙头躲在被窝里继续哭泣。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宛若晴天霹雳，事先没有半点儿预兆，没有一丝异样，突然间就爆发了。王敬不再畏惧她的威胁，彻底地撕破了脸皮。她藐视死要面子保自尊的王敬，害怕不要脸的王敬。他不管不顾起来，又有一身轻则致人伤残、重则取人性命的武功，那可是一场噩梦的开始。她这些年来竭力勾画营造的蓝图就此崩塌，未来的计划全部毁于一旦了。

马燕本想稳妥地跟丈夫离婚，既然他现在也有了婚外情人，那么大家都是公平的，彼此互不亏欠。离婚后，他去跟那个卖服装的女人结婚，自己改嫁杨某，过上舒心体面的日子。但王敬为什么神经病发作呢？他有了情人，还要霸住家里的老婆，是胃口太大，还是出于记恨心理？

这个曾经被自己逼得忍气吞声的男人公然出击了，其激烈程度非自己所能想象。她至今没有看到情人老杨的样子，但想象得出。王敬

打人的手段，那是毋庸置疑的，他既然动手，就要让对方彻底地寒心，不敢再造次。

可是有一点马燕弄不明白，那个在派出所出面保他出来的马律师是怎么回事？他的朋友、熟人，她都认识，根本不可能与马长乐交好。可是，偏偏此人变魔术般地蹦出来。这个王敬，倒是让人琢磨不透了。他近期的生活有了新变化吗？马长乐跟他之间又会是怎样的关系呢？这两个疑问盘旋在她的心头，令她辗转反侧，耿耿难眠。

（四）

许强对于王敬确切的境遇并不清楚，虽然耳闻他有个开服装店的情人，但不知道他妻子红杏出墙，令他备感耻辱无法启齿，更不明白他的自尊心敏感到了接近变态的地步，想象不到他会因为面子问题受制于妻子多年。今天下午突然接到他的电话时，恰巧马长乐也在公司商议业务事宜，凑巧之下，便请他出面去派出所救人。

回来后，听马长乐绘声绘色地一讲，他不觉愕然。王敬如此身手，居然容忍了妻子偷情，真是不可思议。这还是多年前记忆里拳镇吴尚街头的打架大王王敬吗？由此展开联想，今天他动手伤人，那是迟之又迟了，以他这样的本事，老婆该是敬畏他七分才对，怎么弄到眼前这样的地步，白白地辱没了这样一个铁性男儿。

马长乐向他描述那个受伤家伙的惨样儿，一张脸肿得像笆斗，而且油光锃亮，如同蜡模子里浇制出来一般，由此可见王敬伤人手段的高明程度了。他的一身武艺，竟然湮没了多年，浪费资源太甚了。这个人倘若再年轻五六岁，当真是一个可用之材。

马长乐漫不经心地点戳一句：“难道现在他就不是有用之材了？”

许强微笑，说用与不用是一回事，可用之材是另一回事，这中间的差距很大。他这句话内隐含的玄机，只有他自己明白，马长乐纵使精明也参悟不到其间的缘故。交代完这件事情后，马长乐离开容城置业。许强站在窗口，注视着他走时忘记掐灭的半截烟以及在烟缸缺口处袅袅上升的烟气，默想着马长乐刚才那句提问。王敬近期已经开始

替自己办事，不过性质是半雇佣和半交换条件的，这也许表明了他跟自己之间明确的关系。

尽管他在工厂做清闲的工人，收入菲薄，对妻子出轨无能为力，但他还有一份自尊存在着，维持着他的所有，也扼制了他的一切。而且年龄越大，这种状态就愈发地僵化，成了融不掉的坚冰，想改也难了。他现在只能利用而不能使用，原因就在这里。不过今天这件事，倒又给了他一次和黎伟见面的机会，他必须迅速利用起来。

想到这里，他端起茶杯，对准那烟蒂燃烟的部位轻轻一泼，将它浇灭了，然后拿起手机打给黎伟，问他在忙些什么，黎伟说自己正在城西改造指挥部谈公事。

许强说：“在西大街就好，你先别走，待会儿我赶过来，咱们一起去看望安慰王敬同学吧，他一个小时前闯下了祸事，刚刚消停下来。”

黎伟有些惊讶，答应了，约好半小时后在指挥部门口碰头。许强抓紧时间处理掉手边的琐事，没带司机，自己开车向西去了。在约定的时间到达时，黎伟正坐在自己的车里抽烟等他。他下了车，招手将他叫出来，简单扼要地把今天下午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黎伟不觉骇然，想不到外表强悍的王敬竟处在这样的窘境里，同情怜悯之心顿起，提议晚上慰劳他一下。

许强正中下怀，欣然同意了。两人当即开车去那家服装店，看看王敬这家伙眼下的境况。夕阳西垂时，两辆车驶到李侍的店铺前，从车窗里察看，只有这个容颜憔悴忧心忡忡的女人，王敬不在。许强便打手机，问他去哪里了，王敬说在家里。许强告诉他，自己和黎伟都在西大街服装店等着他呢，赶紧过来，这时候猫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反省暴行吗。王敬尴尬地笑了几声，答应马上过来，请他们稍候。

两人得了准信儿，下车过去。

李侍不久前被马燕登门不问青红皂白地撕扯，弄得至今还没回过神来。本来，论体力、泼辣，她丝毫不惧对方，可是有一样短处，她是王敬的老婆，自己是第三者，人家名正言顺，自己心中发虚，所以

纠缠起来只有消极防御的份。幸好王敬及时地赶到，而且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自己这一边，嚷嚷着马燕是精神病硬把她叉走了。他这番举动，着实令她欣慰。这表明他以往的慷慨承诺都是实话，并不虚假。跟这样的男人厮守一世，即使没有名分她也心甘情愿了。更何况他已经撕下脸皮，主动挑起了和妻子的战端，也许她所期盼的未来即将成为现实。

不过，此刻她惊喜之余，又有几分忐忑，他们去了哪里？会使争端升级吗？王敬是个烈火脾性，万一失手伤了她，或者……那该怎么好呢？而且，她这时候不能打电话给王敬，她要避开嫌疑，以免火上浇油。正愁心思忖之际，来了这两个男人，一左一右，那架势先令她吃了一惊，乍以为是王敬的仇家来报复了。

但等她看清黎伟的面容，一颗心才放下，改惊为笑，说：“原来是你，吓我一跳。”

许强双手插兜，含笑问：“怕什么，我们俩都是面目狰狞的恶人模样吗？”

李侍掉头看他，这吴尚城中少见的潇洒英俊的男人，让她霎时脸红起来，垂下双眼说：“找王敬吧？他不在。”

黎伟说：“知道他不在，马上就来了。”

马燕转身拿出两张凳子请他们坐下。许强背靠着梧桐树，看街道上来去的行人，不觉感慨，好久没有用这样的角度看这座城市了，多看几眼，没几天最后一块旧城区也将不复存在。他们这些八十年代青春的记忆，只有去旧照片里寻找了。黎伟摇头，说还不都是你们这些开发商惹的祸，当初西城区是作为传统老街区保留的，可是经不住你们在中间捣鼓，而且还别出心裁地冒充居民向省里写申诉书，痛诉老城区居住条件简陋，卫生条件落后，强烈要求政府改造。现在，改造来了，你们都高兴了。

许强笑起来，说容城置业今年初才来，而西城区改造计划一年半之前就制定了，政府卖地拿钱，开发商充其量就是替政府打工而已。黎伟没有反驳他，转而问李侍这次拆迁对她生活的影响。李侍有些愤

然，说在这里做了十年生意，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找谁说理去，有什么损失比这个更大。

黎伟望着许强笑道：“看看，咱们中损失最大的是王敬。最头疼的是他！”

许强一语双关地说：“现在，他才不为这个头疼呢。还有头疼的事情在等他。”

他们在这里闲聊，王敬在街对面下了车，快步过街，先握了握许强的手道谢。许强说他去向马长乐道谢吧，是他出力保的他，不是自己。王敬说不是他老兄出马，自己哪里请得起这么大牌的律师。黎伟抱肘一笑，问今天打得过瘾，王敬笑而不答。

许强大笑，说：“晚上一起吃顿便饭，我叫上马长乐，四个男人好好地聚聚，在没有女人的环境里，聊聊真心话。”

李侍大致听明白今天王敬免遭官司的缘由了。原来，是这些个旧日的同学出了力，当即插话说：“今晚该王敬请你们吃饭，我也很高兴，让他陪你们多喝点儿酒。”

她将王敬叫进店里，掏出一沓营业款给他，以备不时之需。许强和黎伟相视而笑，不约而同地想，算起来，王敬也不是想象中那样可怜了，至少有这样体贴的女人相伴，是幸福的。当初，他假如娶她做妻子，也许会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他们都没有见过马燕，对于他们夫妇间的隔阂更是一无所知。此时这样的念头，更是局外人的角度，三个人上了车，驶离西大街。黎伟的本意是到文化局定点的饭店去吃，自己签单。但许强坚持由自己埋单，去他们公司定点的地方。那里毗邻丽晶大酒店，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提醒他那天晚上的非常举动，以及在网络上删掉的视频。

但是黎伟已经将那件事看淡了，前妻章静也好，当事人柳盈也罢，这些天都没有来烦他。特别是柳盈，自己向她索取柳氏家族族谱、地契后，至今也没有回音。按照时间推算，她应该完成了北京之行，回吴尚来了。

他们在酒店里坐下，然后许强催促马长乐赶紧来赴宴。马长乐紧赶慢赶，还是拖到了接近七点时才到。一进门，他就表示歉意，说有了意外的情况耽搁了。许强说来迟了得罚酒。马长乐迟疑地笑，说自己是开车来的，不能碰酒。

他们俩转过身，望望正在和黎伟有一搭没一搭闲聊的王敬，异口同声说：“那就该他喝。”

王敬此刻哪里推辞得了？他不想喝都不成了，只得硬着头皮应付。酒店侍应生端上菜来，无非是炒、烧、炖、煮、炸，翻来覆去腻味了。但大家的兴趣所在，是王敬及其那段不为人知的家庭生活感情史。这些故事，比菜肴更加适于做下酒菜。

他们倒下酒，黎伟、许强、王敬三个人都斟满了，喝了一轮后，马长乐馋酒，耐不住寂寞，打了个电话回家让欧阳梵暂时别休息，晚上九点半出门，打的来这里开车。男人们的聚会，不喝酒哪能行，喝了酒，就得巴望女人来料理后事了。

许强叹口气，说：“你有欧阳梵做后盾，我们都是单身光棍，你这就要多喝几杯了。”

马长乐哈哈一笑，说：“别担心，我让欧阳一车都装走，一路送，咱们背后有一个女人支持就足够了。要那么多干吗？”

黎伟没想到他会这样说，语气里夹带着淡淡的暧昧，这是在含沙射影呢？还是纯属随意那么一说，脱口就忘掉了？

（五）

四人小宴在这家酒店最大的一间豪华包房里进行着。今晚的主角非王敬莫属，偏偏他酒量浅薄，喝了一杯后，浑身不自在，改陪酒为拼命，强忍着不适犹如喝毒药似的。黎伟实在看不下去，让他把杯里的酒水均分给他们三个。许强盯住黎伟看，意在责怪他多事。马长乐圆滑，呵呵一笑说酒不喝没事，但今天救他出来，免了牢狱之灾，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要讲的。

许强同意，追加一句：当然也包括那位服装店的女老板。黎伟会意地笑，说确实要讲讲，不能隐瞒。看样子，王敬是堤内损失堤外补，有得有失，总体算来，得大于失。人生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是幸福的。

王敬瞪大了眼，长叹一声：“如果你们觉得我幸福，那就把它拿去吧。我愿意跟你们其中任何一位交换，哪怕倒贴一些也无所谓。这年头真的是颠倒混淆了，早已不是属于我的时代。你们都如鱼得水，唯独我没有适应。我感觉自己很无能，几乎没有精神力气应付了。”

许强敬了他一小口酒，说：“有什么应付不了的？你的事情老藏着掖着，我们还真不好帮你。抖搂出来，大家心中有了数，才能帮你想想法子。这不，你今天打人，如果硬撑着隐瞒，那么只有自找苦头吃，去拘留所里过夜了，保不准还会被判个一年半载。打了电话报讯，马律师马上杀到，半小时就带你回去了，多便当？”

王敬有些茅塞顿开的意思，连连点头，说：“你的话也对。我这样把事情闷在心里，不是长久之计，总得有个疏解的渠道，说实话，这些年如果没有李侍，我怕是早已疯掉了。”

黎伟笑道：“患难时的挚爱，那位服装店女老板，你可要善待人家。什么时候喝到你们的喜酒呢？”

王敬想了想，说：“本来，我的想法是再拖上几年，但那会儿马律师的话点破了我。这种事情，折磨人的同时也是在折磨自己，说得也是，我已经有了放手的想法了。等时机成熟，自然会了断这件事。别的我都不管，只记住一条，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谁对不起我，我就对他不住。三位都是好朋友，我这是粗话直说，先干为敬了！”

王敬说到这里，情绪有些激动，仰头一口干掉了余下的酒水。片刻之后，他的脸色有些不对，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去了卫生间，关上门呕吐起来。

许强瞧着他的背影，叹息说：“女人真是厉害，把咱们这位钢筋铁骨的武林高手弄成了这副模样，太奇怪了。”

马长乐说：“亏得他这次向你求助。我进了派出所，翻了翻笔录，才知道他竟然戴了五六年的绿帽子，还能忍着不露声色，真是忍者神

龟。出来时，我在车里点拨了他几句，这年头离婚案子我代理得太多了，像这样的属于史前恐龙，珍稀得很。”

他用了“忍者神龟”四个字来比喻王敬，黎伟和许强都笑了起来，但随即又觉得这样不好，以别人特别是王敬的痛苦为乐，实在不是件体面的事情。但这四个字有来历，又贴切，妙自天成，滑稽可爱，想不笑都不成。

许强意识到这一点，趁机把话题绕开，转而跟黎伟谈论他的工作。他开门见山，说容城置业参加了西城区地块的投标，现在正和其他开发商一起翘首期盼，等他的文保甄别工作结束，好按图索骥动手竞争呢。

黎伟笑了起来，说快了，等手里一两个小问题处理掉了，就可以公布第二批文管名册，这批完了之后，他们文管部门就可以退场了，接下来就是开发商们跑步入场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其实，你们之间早已评估完成了，目标地块都已经锁定，彼此的利益瓜分完毕，各就各位等着听政府的发令枪，是不是？”黎伟眨了眨眨眼说。

许强点头，说：“对，就等老兄了结了，我们就入场竞赛。”

黎伟问：“许兄中意那个地块？依照容城置业的实力，怕是 A21 已入法眼了吧？”

许强一拍桌子，说：“英雄所见略同，黎同学搞文保是屈才费料了，一眼瞧出了要害。我是中意这块地，还有人说它太过偏西了呢，简直是鼠目寸光，我们容城置业可不是满足于砌几座楼卖卖的，我要做的是商业地产。容城置业进场了，随后跟进的可都是国内外的高端商企，告诉你，希尔顿、伦蒂达、百盛，这样的国际餐饮百货大鳄，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招地，他们入住，揭开帷幕就是一个再造的市中心，你们看丽晶这类的酒店，好日子屈指可数了。希尔顿来了，还有它什么事？”

黎伟对于地产开发所知甚少，也以为他只是造几幢楼、栽几棵树，标个什么花园之类的名字，卖掉部分楼盘捂住部分楼盘，做一票标准

的房产商的买卖了。哪知道他雄心勃勃，居然有这样宏大的蓝图，当即叹服，拱手说：“有你老兄在后面督促，我们责任重大了，真得加快速度办事，替你清场呢。”

许强一缕头发耷拉在脑门前，甩了一甩，既有几分潇洒劲，又含了三分女人的妩媚劲，倒让人发笑。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刚想举杯，却见两个侍应生将烂醉如泥的王敬从卫生间里面搀扶出来，说这位先生酒多了伏在里面的水池边不能动弹，像是不行了，请他们定夺该如何应对。

许强瞧瞧王敬失色的脸庞，心中油然厌烦，但当着黎伟和马长乐，不便冷落，迟疑一下后，说：“要不，送医院挂水吧，这样子可不好。”

王敬奋力支起半边身子，向一旁的沙发挪去，摇头表示不用去医院，自己睡一会儿就没事了。他仰面睡下去，紧闭双眼一动不动，看样子是醉到了深处。

黎伟有些不忍，思忖片刻，还是建议送他去医院。他提了议，许强虽然扫兴，但却做得很积极，马上拿出手机准备联系司机。马长乐拦住了先行联络欧阳梵，她的住处离这里近，用不了十分钟就能赶到，现在是晚上九点四十，路况很好，至多二十分钟，就可以把人送到医院。

于是，三个人围在王敬身边，招呼着侍应生送开水、热毛巾来替他减轻酒醉后的痛苦。不久，欧阳梵来到酒店楼下，打电话让他们下去。他们一起将王敬送下电梯，塞进车子，一路风驰电掣赶往医院。挂号进了急诊科后，医生采取了唯一的应对方法，输液稀释体内的酒精解醉。

两瓶生理盐水挂上去后，等候了近三个钟头，王敬还了阳一般，睁开眼坐起身，左右看看他们，苦笑说：“一时冲动喝多了，还拖累了人，真是抱歉。”

许强淡淡一笑，说：“只要身体没问题，其他都无所谓，跟我们一起喝酒，同桌的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时候，李侍闻讯来到了医院，见王敬这副憔悴的模样，不免心痛，还以为他是为了白天的事情借酒浇愁，自责说是自己连累他了。黎伟摇摇手，说她没连累他，是他自己连累自己了。好在这份负累已经放下，是轻松后的放纵失态。明天早上，又是一个生龙活虎的汉子。李侍似乎明白了，掩口一笑，去替王敬穿鞋，搀扶着他离开医院，坐欧阳梵的车回家去了。

这三个男人站在医院门口，目送汽车逝没在遥远处，不约而同地感慨，像王敬这种跌宕起伏的感情生活，有意思却伤人，不是明白人哪能轻易玩这个。当然，所谓各人饮水冷暖自知，难言之隐只是不到时候难以言说罢了。

（六）

王敬睡到下半夜，突然在凌晨时分想起，自己没去布厂值夜班，叫声不好翻身坐起，想穿衣赶过去。李侍陪着他睡得正酣，被惊动了，问他干吗，他说旷了半夜的工，怕是有麻烦了。李侍笑笑，说已经替他请假了，有人代班。王敬放下心来，重新躺下，心有感激地抚摸她的脸，以温存作谢。李侍有意避开，让他好好歇息，昨天夜里那样子吓死人了，还不好好保养身体。

说到身体，王敬想起了今天该去医院取体检报告。联想起昨天的失态，这些天来的异常，便再也睡不着。又躺了两三个小时后，起床穿衣，喝了碗李侍熬煮的稀粥，打起精神下楼，去那家医院取体检报告。医院里刚刚上班不久，忙碌不已。他去服务台拿了体检单据，看看内容，肝功能一页上有好几处异样，三项指标高出正常值五六倍，他赶紧去给相关医生看，询问究竟。

医生沉吟了一气，让他去再做另外两样测试，三天后来取。王敬看他的神情不对，担心起来，追问自己到底是什么病。医生叹口气，说肝脏有问题，严重程度要等化验结果出来才能判定。

王敬愣了一下神，说：“这么着，我是肝上有问题了。肝炎吧，甲肝？乙肝？”

医生没回答，让他等刚做的两项化验指标出来再说，这样胡乱猜测没有意义，也许只是脂肪肝和早期肝硬化，药物治疗或者自身的保养都能解决问题。王敬听了，依照他的思路把自己的病情向那个方向考虑，认为自己得乙肝的可能性大，不免为李侍的健康担心，怕自己会传染给他，特地去服装店跟她提醒一下。

李侍听说他可能是乙肝，倒没紧张，说这慢性病得的人不少，一般情况下没有大碍，据说本地有个老中医有法子治。王敬听了她的宽慰，放松了心情，但自觉地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一连两天都回了自己住处睡。

第一天回家，马燕睡过的被窝余温犹在，显然她没有在外面过宿，这间接地证明了那天他殴打杨某并全身而退后，留下的后遗症已经发作。这家伙原来是个怕挨打怕被打死的主儿，几个耳光就把他几年来养成的胆量吓破了。早知道这样，他那时就应该果断地出手，何至于含垢忍辱到今天？

当然，在这中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马燕。她存了心要出轨，不是秃顶杨某也会是不秃顶的李某、张某，根本无法预料，无法限制。他当年同厂的李建中就是这样的实例。自己替他打跑了胡二，却让他的老婆更加地胡来，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其实，现在醒悟过来也有些迟了。他早些年跟马燕离了，和李侍结了，日子自然会舒坦起来。自己这是自寻烦恼，抱定了烦恼不放手，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他坐在床边，伸手感受着被窝里妻子的体温，下定决心，同意离婚，各自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晚上去布厂上班，交接班时，昨天替他加班的同事洗澡回来，打量他一气，忽然忍俊不禁，笑道：“重出江湖啦？你的事情我昨天就在浴池里听说了。你这一身本事早该用上了。这年头，有老板撑腰，律师保驾，混社会也有保障，不像过去了。”

王敬听他的口气，吃了一惊。没料到这件事像长了翅膀似的传到了厂里。同事看他的样子，摇头说：“惊讶什么，这年头什么事情能瞒过布厂的人？在岗的、下岗的，吴尚满大街都是。知道吗？那门窗

厂里有个工人是咱们布厂下岗的，黑灯瞎火地挨了你一拳，在派出所没敢吭声，晚上回厂里浴室洗澡时，讲给大伙儿听了。你似乎给某个老板出气，去找他老板的晦气，关起门来揍人，连个面相都没留下，够专业的。”

王敬暗想，那姓杨的为了面子，在工人们面前也没讲实话。看来，以后做事要留神了，这布厂原来三千多人，下岗出去了两千多，剩下在岗一千多，仿佛密探一般散布在吴尚的四面八方，一丁点儿动静都躲不开他们的耳目了。不过，自己的家庭内幕他们知道吗？自己刻意隐瞒着，大概也不是那么保险的，保不准早已在他们口中蔓延散播开去，只是瞒着自己一个人罢了。隐瞒与被隐瞒，这中间的暧昧可是一言难尽了。

但事已至此，他只能维持原状，一笑了之，不理睬这人，只对他昨夜的值班表示感谢。这同事骨子里就畏惧他，加上这件事更加害怕，腆着脸笑嘻嘻地表示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招呼，就上几个夜班而已，无所谓的，交情还不止这一点点呢。

王敬接班之后，处理了一下锅炉，然后习惯性地练了两趟拳活血，拳脚起落在煤堆间，正到酣畅处，手机响了。他停下来去接听，是马燕打来的。他冷漠地问有事吗，马燕的声音有些无奈，问他在哪里，王敬说在单位上。马燕说一会儿来找他。王敬诧异，从恋爱到结婚这十来年里，马燕从未踏入过布厂半步，这时候她要来找自己干吗？他想拒绝，可是她已经挂机。

半小时后，约莫晚上十点左右，马燕再度来电，她已经在布厂门口，让他出来接。王敬无奈，只得披上件外套出门。几分钟后，在传达室门卫好奇的目光下，他们并肩在幽暗的灯光下穿过堆积如山的机器配件和木箱，无话可说。

进了锅炉间后，扑面而来的热气令马燕差点儿窒息，便赶紧敞开了外套。王敬坐下来，没看她，问：“这时候，你来这里找我干什么？”

马燕婉转地笑，说：“能有什么事情？我们之间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有什么事？”

王敬盯着桌面上一只苍蝇看了半天，说：“为了离婚吧？”

马燕犹豫了一下，观察他的脸色，说：“出了这么多的事，咱们再待在一起也没多大意思了。替我向那位……道个歉吧，我是一时冲动。看得出来，你很在乎她，你们感情很好，她是个适合你的好女人，你应该对她有个交代。”

王敬笑了一笑，说：“那是我的事情，用不着你来操心。”

马燕没有搭腔，自顾自地继续说：“咱们之间，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认真谈谈。如果你同意，条件尽管提，凡是你需要的，我都可以放弃。”

她这趟慷慨的态度，令王敬心中很不舒服。一句话刻意概括：她不在乎她和自己共同拥有的一切，只要他同意离婚，她都可以让出，哪怕是净身出户。她只要带着属于自己的身体奔赴新的婚姻，新的生活。那位秃顶男人，会弥补她逝去的一切。

王敬冷笑，说：“我知道你对我这十年来凑合成的家庭根本无所谓。为了那个姓杨的秃顶，你什么都肯丢下。姓杨的究竟是什么货色？值得你为他这样吗？我原以为你这些相好的是怎样的人物，原来是他！”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轻蔑。

马燕这时与往日的态度判若两样，撇撇嘴角，说：“有什么好歹之分？不过是各人的性格不同罢了。你有你的相好，何必挑剔别人呢？”

王敬叹口气，摆摆手，问：“那个姓杨的，还敢娶你吗？”

马燕点头，忽然有些紧张，说：“你可别再犯浑去打人。他有了防备，弄不好是两败俱伤。”

王敬一声大笑：“你是担心他被打呢？还是担心我出事？”

马燕也叹息一声：“总之，我不希望你们出事，你们当中有一个出了事，必然牵扯到另外一个。对我而言，都不好。”

王敬抽起一支烟，在袅袅烟雾里想着，说：“我最近事情太多了，抽不出空子来理会这些事。你想离婚，我得仔细地考虑，反正日子到

了眼下这份上，意思也不大了，终究要有个说法了断。别急，你跟那姓杨的相好，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对不对？”

马燕听他的口气，像是松懈下来不少，心底暗喜，便不再得寸进尺，起身先行离开了。王敬送她出厂，回去的途中再三思忖，拿不准这个女人跟那姓杨的之间是否有了协定，她离婚了，他娶她。也许，这是马燕一厢情愿的单方面努力罢了。她想用离婚来证明王敬的威胁消除了，他们好更深一步发展下去。这女人的态度清晰明朗：离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离婚。面对这样疯狂的女人，他也无计可施，只好这样应对了。

（七）

次日上午，王敬下夜班回去。家里的电饭锅里居然保温捂着一碗炖鸡蛋，明摆着是马燕的手笔。她用这一招来主动示好，目的明确，缓和他们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以便能顺利地去办理离婚手续，完成她的希望。

王敬吃了两口，感觉腻人，食欲减弱，便丢在一边去睡觉。

第三天早上，电饭锅里换了花样，是一碗桂花莲子羹。看来，马燕是用足了心思来讨好他，消除敌意换取好感。他依旧是吃不下全部，心里觉得奇怪，这一碗的分量有限，难道自己酒量下降，连饭量也减少了？他无意间抬起头，床头那边一扇镶嵌在橱柜上的穿衣镜，清晰地反映着他的形象。干瘦的身体、下陷的双颊、两眼失神，已然不成模样了。

他油然忆起今天该去医院取第二次的检查单据，便离开家骑着电动车赶往医院，依旧在服务台拿了单子，翻开看看，那两项检查结果都显示阳性。什么意思？他快步去找那医生询问解释。医生瞅了一眼，手里的抓住单子摇晃了两下，问他家属来了没有，有些话要叮嘱一下，对他的病情有好处。

王敬浑身顿时如坠冰窖，明白过来情形不对，自己的病情不是所猜想宽慰的乙肝之类的传染病了，难道是……

他长长地吁口气，说：“我是一个光棍汉，单身，没有家属。你有话直说，我承受得了。”

医生有些不忍，但还是直接挑明了：“你这是肝癌，有了症状感觉，晚期了。建议你住院治疗。”

王敬失魂落魄地摇头，说：“晚期就晚期吧，我这辈子几乎没得过病，得了一次，居然就是不治之症，还真不信这个邪！”

医生怜悯地望着他，说：“省人民医院的王保主任是我的老师，国内上数的肝病专家，我替你联系，去找他再看看，没准儿有办法治。”

王敬刚才霎时的失态，此刻稍稍平复，他听着医生的介绍，只是一味地点头，心中闪电般对自己日后的生活做了预测。他知道这个病症如果诊断无误的话，找谁看都没救了，只是白花钱而已。如果医生是误诊，那么他去拼命治病也是白搭。眼下横竖是听天由命一条路走，别无选择了。

他竭力地保持镇定，问：“假如是肝癌，我还能活多久？”

医生沉思片刻，说：“通常情况下半年，长些的可能是两三年，看个人体质和治疗状况而定。”

王敬点头，心底约莫有了数。他离开医院后，忘记了取电动车，手心里捏着化验单，一路失魂落魄地走。尽管做好了坏的打算，可是这样的结果还是令他不相信。他王敬自幼练武，身板犹如铁打铜铸，一个打八个的王敬，竟然会患上肝癌？天底下还不都得上这病了？这简直像是噩梦，甚至连梦境里都不可能出现的荒唐事情。这应该是幻觉，白日梦里的幻觉。他没有病，只不过是憔悴疲劳而已，在床上好好地睡一觉就可以了，哪里需要到医院来自寻烦恼？

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往西走，半途上突然意识到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李侍，便又改变了方向，回自己住处去了。进了家门，他爬上卧室的床铺，把残留着马燕身体化妆品淡淡幽香的被子拉过头顶，栖身于这白昼的人造黑暗里，满腹心思地睡着。这一觉从上午睡到了黄昏，想到马燕可能要回来，他便去附近的旅馆开了个小房间，继续一个人单独待着，连本该去工厂的夜班也索性丢开了。

这两天两夜，他关掉了手机，所有试图跟他联系的人，都在这期间失去了他的踪迹。去医院拿化验单的王敬，销声匿迹了整整四十八小时。

第三天上午，王敬出现在西大街服装店门前。也不过是两天不见，他的模样差点儿让情人李侍认不出来。胡茬满面的他摇晃着身体，一脸无奈的笑容，头发凌乱，外套根本就没有脱下过，合身辗转反侧后，变得皱巴肮脏。总之，这是一个生活希望被冰冻住了，无暇管顾外表的男人，一个沉溺在死亡阴影里的男人。

他站在李侍眼前，是想再看她一眼，然后像野猫一样，去寻觅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静候死亡。

李侍正在店里神情恍惚地整理出样，偶然掉头看见了他，一下子扑过去，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问：“你去哪里了？为什么关机？去医院后怎么了？”

王敬故作轻松地摇头笑道：“没怎么啊，一切照旧。这不回来了，来看你了。”

李侍疑惑地摇头，摇晃了一下他的身体，说：“你别骗我，肯定有事。说实话，到底怎么了？”

王敬努力地笑，摆脱她的双手，说：“烦死了，没事人都被你咒出毛病来了。说没事就没事，一切都正常。”

李侍深呼吸了一下，换成一脸欣喜的笑容，挽住他的手臂，说：“没事就好，你现在歇息会儿，我去替你叫碗鱼汤面来。瞧你这模样，还以为刚刚从看守所里放出来的呢。”

王敬被李侍拉住了吃面。当着她的面，狠命地扒拉了几口，喝了不少汤汁，当她转身进店时，便把碗里剩余的部分都倒进了阴沟里，转过身来大声地说：“我要出趟远门，先来跟你讲一下，你这两天别找我。”

李侍手执竹叉出门来，坚定地说：“你哪儿都不能去！难道不知道这几天是关键时期，非常时期？”

王敬恍然醒悟，不错，自己怎么忘记了那样重要的事情，拔腿走掉呢？拆迁迫在眉睫，他不在身边，李侍这样一个单身女子哪里能够应付那帮如狼似虎的拆迁办的人？他想起了许强的承诺，想到了黎伟和马长乐夫妇，一股子新的力量从他的心底升腾起来，暂时战胜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他不能死，至少在拆迁补偿签字前不能死。在死之前，他要和李侍有所交代。这个多年来陪伴自己度过失意人生的女人，他要用自己剩余的生命给她一个完美的结果。

他望着柳氏住宅半敞开的大门，问：“这两天，我的那位同学来过没有？”

（八）

黎伟困扰在柳氏住宅的历史价值问题当中，欲罢不能。那段网络上的视频虽然被奇怪地删除了，但有关它的争议还在继续。不少人都把矛头直指文管处，直指他本人。他想要摆脱是非，就必须用确凿的证据予以澄清、反驳，但反驳之前，他要和柳盈见上一面，拿到那些所谓的族谱和地契，验证它们的真伪。

可是，柳盈自从上次联系声称去北京后，再也没有音讯。他在这期间试图两次联系她，但她的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不知道是有意不接还是另有隐情。这下子，黎伟着了急。他现在就柳氏住宅一事压力重重，民间网络、官方市政府以及文化局高层，都在等待着他拿出像模似样有价值的东西来。

他做好了应急准备，就证据论事，但那些传闻中的物件一直没有出现，令他腹背受敌，无法坦然。万一那些证据确实对头，文字史料推翻了他拟定的现实证据，麻烦可就大了。而且网上新生这样的说法，在吴尚旧民居中，明式风格一直延续到了清中期，仿佛是针对他的想法而来。如果那些族谱、地契被鉴定为真，那么这种说法就站住了脚，一下子推翻了他手里现有的东西。所以，他得谨慎行事，不见兔子不撒鹰。

他这些苦衷其他人都不清楚，各方都在催促他拿出鉴定甄别的文本来。他再三寻找柳盈未果时，绞尽脑汁想出了这样一个应对策略，

在文本上留下一个可容转身退步的伏笔。即声明这是根据古建筑风格本身的特征而作出的论断，在族谱、地契等古代文献没有面世前，起参考作用。这样，一旦发生了乾坤逆转的变故时，可以用它来掩饰自己可能的失误。

拿定了这个主意，他便埋头起草文稿，依据录影、照片等现场细节，认定被传言中强行划入旧时柳宅范围的那两幢古代建筑的始建年份为明中晚期，和柳氏住宅的清中晚期风格相差了几百年之久，二者是同一家族宅邸的可能性极小。特别是根据晚报登载的柳氏家族在吴尚落脚的最初年代为清乾隆中期，据此提出异议，柳氏住宅建造年代上限以及包涵的历史文化渊源，只是凭传说而来，至今没有过硬的证据来支持，只能作为疑案处理，不能选入第二批历史文化建筑保留名册。

他完成文稿后，灵机一动，将部分内容上传到无聊之城网站相关论坛上，先打上一针预防针。这一招效果灵验无比，由于文稿里有大量的图像细节呈现，网上喧嚣一时的反对声顿时偃旗息鼓。黎伟心中得意，正待将该文件呈送改造工程指挥部以及市政府相关负责人时，那位久不露面、行踪神秘的年轻女画家柳盈小姐突然现身了。

她风姿绰约地出现在了文化局办公大楼内，旁若无人地穿过文管处那一层的回形走廊，来到黎伟门前，将虚掩的门轻轻朝后推开，一眼就瞧见了她正坐在电脑前皱着眉头出神，当即笑盈盈地说：“几天没见，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似乎老了四五岁。”

黎伟抬眼看见她，不由得惊喜交加，叫了一声：“老天，你可出现了。这些天，跑哪里去啦？电话也不接。”

柳盈进了门，探过半边身子去看看电脑屏幕，说：“我不是不接，而是接了很不经济。你打电话时我在韩国，那个国际漫游的费用大发了，所以来了个装聋作哑。昨天我刚下飞机就从机场赶回吴尚，你可是我回来后拜望的第一个朋友。说吧，什么事找我？”

“你为了省那点儿钱可把我坑苦了，眼下正为柳氏住宅的事情犯愁呢。你的那些族谱、地契都拿出来晾晾吧，不是让你捐，而是鉴定一下年份，对你的祖宅可是至关重要的，万不能马虎。”

柳盈两手摊开：“都在我省城住处的保险柜里放着呢，早说就带来了。”

黎伟有些着急：“我陪你回去一趟，得赶在文保名册上报前拿到它们，不然会有漏洞的。”

柳盈挥了一下手：“这么急可不成，我在吴尚还有几件事要办，等办妥了，一定陪你去省城。”

黎伟着急起来，几乎是央求道：“小姑奶奶，你可别拿捏架子，这时候去省城，一个来回不过四个多钟头，搓几圈麻将的时间。天黑之前，我保证送你回吴尚，行不？”

柳盈微笑说：“你这个人，就这点不好，老是要强人所难。我下午跟男朋友约会，你却拖我去省城，这可让我左右为难了。”

黎伟听她这样半真半假地推辞，也不知道真假，摆出生气的样子说：“男朋友？就让他等等，爽约也是个考验嘛。咱们这是公务，你可不能因私废公。”

柳盈咯咯直笑，说：“你们公务员不能因私废公，我一个平头老百姓，却不能因公废私。”

黎伟改口纠正说：“什么因公废私，你的私事现在就是公事。你的祖宅的存留，就在你自己手心里捏着呢。文管部门关于它的鉴定结论，是清晚期的建筑，规模、工艺等等都很平常，够不上文保资格，不予保留。”

柳盈狡黠地笑，说：“保不保留，关我什么事？我在吴尚只不过是客串跑跑，长驻在省城，没想在这里安家。你们尽管去拆好了。”

黎伟看这女孩子不可理喻的样子，未免心里有火，但关键时刻不能开罪她，更何况她是帮过自己忙的。他也摊开双手，说：“你可以不当回事，我却不能。在吴尚地面上有柳宗元后裔，这么重要的线索，哪里能轻易放过。”

柳盈凝视着他，说：“你是真重视，还是嘴上说说而已？这个时候，要我拿出族谱和地契来，会被一些人忌恨的，你不怕？”

黎伟摇头，说：“我是秉公办事，如果证据确凿，自然会考虑将柳氏住宅列入文保名册，反之，假如不够格的话，就不作保留。”

柳盈冷笑：“好一位铁面无私的黎处长。行，我就再帮你一个忙。但看了那些东西后，再往后的事情，就跟我无关了。行不行？”

黎伟一口答应了。

上午十点左右，他们驾车离开了吴尚，直奔省城。中午十二点四十分，抵达柳盈位于省城邻江区域的住所。这是座半旧不新的临街楼房，外表普通，内里装修却别具一格，跟主人的喜好一样，充满浓郁的异域风情。

黎伟瞧着那些油画、器皿、标本，出了一阵子神，问都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吗。柳盈说少量是，其余都是在国内购买的，北京、上海都有相关的市场，只要有熟人，价格都不算贵。

黎伟赞叹了一气，转而言归正题，要看那些传得沸沸扬扬的族谱、地契。柳盈领着他爬上顶层的阁楼，在依墙排列的书架底层拖出了一只硬纸板箱子，揭开箱盖，指指里面说都在这里，随便看吧。

黎伟蹲下身子，就着屋顶斜坡的天窗光线仔细瞧瞧纸箱里的那些整齐的线装书籍，拿起一本来揭开翻阅。这本族谱分册，内里的文字是典型的扬州木刻雕版工艺，墨色纯正，正是清代典型的风格。至于其中内容，无非是某某公之流，名讳、生卒年月、何时入殓、何时中举及第、何时成就功业等等的叙述，和寻常家谱之类的大同小异。他挑拣了几本，准备带回吴尚，交由专业人员鉴定，然后问柳盈，地契在哪里。

柳盈转身去楼下墙角不起眼的画框后面，开启了一只镶嵌在墙体内的保险箱，取出几张泛黄发霉皱巴破烂，但毛笔书写内容尚能辨认清楚的纸页，提醒他这件东西可以拍照，但不能拿走，这是柳宅的原始证据，拆迁时寄希望于利用它和政府交涉。

黎伟明白她的意思，但对此不感兴趣，只想完成自己的事情，了结掉肩头的责任。他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摄下完整的地契，交由她放回原处，这才如释重负地吁口气，说：“好了，回吴尚吧，估计还能不耽误你的约会。”

柳盈瞟了他一眼，走到临街窗前，把被轻风吹得散乱的窗帘束缚起来，挪移到一边，俯看街上的行人，说：“算了，约会我已经取消了，没必要为了这个赶时间。上次你们来省城参加我的展览，我忙于招待其他客人，没能照顾好你们，干脆，今天我再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饭。可别推辞了。”

黎伟没料到她会主动邀请自己留在省城吃饭，忙推说还是回吴尚之后由自己请她，她又帮了他一个忙，两回人情，一次清了岂不更好。柳盈坚持说桥归桥、路归路，该自己请的就是自己请，回头到了吴尚才轮到黎伟请。他拿到了东西，遂了心愿，马上就过河拆桥，那可不是君子之举。

黎伟被她挤兑得无法转弯，瞧瞧外面下午的阳光，问：“那，你这算是请我吃中饭呢，还是吃晚饭？”

柳盈噗哧一笑，说：“无所谓。不过，这会儿时间已经不早，饭店怕是午市已经停了，要美美地吃上一顿，非得到晚上不可，现在先将就着填饱肚子。我带你四处逛逛，你家里没有吃醋的太太，是个有安全保障的游伴，所以我才敢这样无拘无束。”

黎伟直起腰板来，说：“谁说没有，丽晶大酒店里那个不是吗？”

“那是你的前妻。”柳盈纠正道。

“可是，前妻也会吃醋呀，同样不安全。”

柳盈推了他一把，说：“算了，算了，别拿纸老虎来忽悠人，而且还有王婆卖瓜之嫌。在省城，没人为了你争风吃醋，放心吧。”

两人下了楼，在街边随便找了家面馆，点了两碗肴肉脆鳝面，坐在门边享受着秋日里温暖的阳光，慢慢地啜吸闲聊。吃完面后，他们并肩沿着悠长的街道游荡。

走着走着，不经意间柳盈像恋爱中的情侣样紧紧挽住了黎伟的胳膊，眺望着远处的行人和景物，说的都是当年在吴尚的旧事。吴尚这个地方，是他们唯一有共同语言的所在。她的年龄跟他相差十岁左右，在相同的年份里，他们的人生路途却大相径庭。他上学时，她还是幼儿；他工作时，她开始上学；他上学时，她开始留学；他结婚时，她在恋爱；他离婚时，她在失恋；人生的轨迹就这样像两条线，在最近的末端才慢慢地靠拢，节奏也悄悄地同步了。

现在，他已是个单身男子，她还是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十年的年龄差距，在混乱嘈杂的时代背景里，被抹除得干干净净。他们如情侣样在街头散步游走，显得那么水乳交融，那么般配，似乎他们早就该是情侣了，之前的疏离是上天的失误。

黎伟对于柳盈这种亲昵表现心中留意，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虽然东逛西转，浏览省城这处角落的景致，却在想一个问题，柳盈今天殷勤留客，又作出如此举动来，嘴上不挑明了，是否在暗暗示爱？说实话，这女孩子他并不讨厌，以自己离婚离异的经历而论，能够跟一位未婚的年轻女子恋爱，那是飞来的艳福。可是这位女画家身上似乎总有些玄虚难辨的意味，究竟是什么，他一时看不清晰。而且她小有名气，是个前途无量的画家，自己只是个小城市里的小官僚，放到旧时代，连官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吏而已。这中间的差别着实不小。她会放低身段青睐自己，总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也许，这女孩一如画展时自己无意中听到的传言，她是个放浪的主儿，只热衷于一夜情，自己不过是她裙下的一个备选罢了。她在腻味了艺术群体后，找他这样的人来换换口味，也未可知。所以，黎伟心中充满了疑虑，听任她的亲近，佯作糊涂。

这样既像做戏又像是暗战的情形，终于在下午三点半时结束。走得有些疲乏的柳盈倚靠在黎伟身上，说太累了，又出了汗，洗个澡吧。黎伟也有同感，问哪里有浴室，她领着他拐过一个弯道，走进了一家休闲洗浴中心。两个人各自去洗，从池子里出来后，在大厅里碰头。彼此都是光脚穿着浴衣，并排躺下，喝茶看电视。

瞧着身边来来去去的服务小姐们，柳盈暧昧地笑着，说：“看看，她们都很自觉，不来招惹你，因为有我在。这里不成文的规矩，不去招揽带了女客的男客人，谨防是家属，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女人吃起醋来，马上大吵大闹，拨 110 报警，看这生意还做不做。”

黎伟坐起身子，说：“就你这个丫头的鬼把戏多，今天下午陪你吃了面、洗了澡，还有什么项目啊？”

柳盈挤眼笑道：“还有酒喝嘛。喝了酒，你才没事呢。”

（九）

黎伟在黄昏时分，心情矛盾地放弃了连夜赶回吴尚的打算。柳盈小姐要请他喝酒，不容推辞。喝了酒之后，他就不能开车回去，要留在省城过夜。这是个充满诱惑的邀请，是个男人都无法硬下心肠拒绝。黎伟是个普通的单身男人，没有家庭的拖累，道德上的愧疚自然不会撕下脸皮来违拗。

他心中充满期待，望着她宽松的浴衣里偶露峥嵘的身体曲线，叹息说：“你今天是想考验我的酒量吧？我知道你的量，你却不知道我的。我断定，你喝不过我。”

柳盈面无表情，说：“真假虚实，要等酒下肚子才能算数，夸口没用。”

晚上的酒宴，出乎黎伟所料。他本以为柳盈会像欧阳梵那样，找个酒店要间包房，关起门来点上烛光或者暗下灯光来，玩玩小资浪漫，可她却搞了个隆重推出的阵势。正当他独坐在餐桌边喝茶时，一帮男男女女像一股开闸后的潮水，汹涌而至，几乎是在刹那间占据了他周围的位置，呈环形将他包围在中央。

柳盈得意洋洋地坐下来，冲他使了个眼色，轻声说：“你可是贵宾，我特地找了这么多人来陪你，该心满意足了吧？”

黎伟从一时的慌乱中镇定下来，再凝神端详这些所谓的陪客，特别是看到一张熟面孔时，不禁哑然失笑。那人算是他的同行，曾是吴尚的书画捐客，自己还能写几笔帖学字，在艺术界风光一时。某次据说从省城贩来一批逸之老人的书法条屏，被市政府办公室重金购下，

分别由市政府头头们瓜分。偏偏其中一位副市长喜好书法，而且造诣不低，第一天挂起来看了个大概，没有留神。第二天得了闲空，捧杯琢磨，突然一拍桌面看出了破绽马脚来。于是东窗事发，他在吴尚再也站不住脚，只得灰溜溜去了省城。在省城沉浮鬼混几年后，黎伟再次得到的讯息，他已经是书画鉴定权威，头衔有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字画类主任委员，还兼了美国菲尔顿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在吴尚制假贩假的家伙，现在成了权威，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今晚瞧见此人坐在自己的对面，他忍住了笑，侧脸望望柳盈，说：“省城不算小了，但处处有熟人。”

柳盈抿嘴一笑，起身指挥侍应生替众人斟酒倒饮料。这一桌上，男女各半，男人都盯着柳盈看，女人们都瞧着黎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黎伟心中隐隐猜到了他们议论的话题，不免有几分尴尬。他对于今晚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唯独没有想到会沦为酒桌上示众的货色，被这些看客聚焦品头论足。早知道这样，他就抵死不从，改去找个小酒馆简单舒服地喝酒，远胜过在众目睽睽之下丢脸了。

但人已入座，酒已入杯，被众人瞻仰过了若干次，他只有认命奉陪到底了。端起小巧精致的青花瓷杯，宛若闲庭信步般频频下座去敬酒。柳盈伴随左右，替他作介绍。不出他的所料，男人都是些所谓书画圈子里的朋友，女人倒有些杂，有的是开画廊的经纪人，有的是时装设计师，甚至还有一位名气不大，拍过几部电视剧的三流演员。

黎伟身陷重围，欲走不能，只得孤军奋战，周旋到底。几轮酒喝下来，尽管他频施伎俩，连泼带洒地去掉了三分之一，但仍然有半斤酒入了肚子。他决定不能再喝，便装出舌头发硬、脚步蹒跚的样子，僵着笑脸坐在椅子上，作拼命维持状，刻意地让身体一次次失去控制地下滑。于是，酒宴接下去的内容，成了他和座椅之间的较量和搏斗，喝酒反倒成了其次了。

他这失控的情形，大伙儿早已看在眼里，为了维持他以及东道主的体面，都佯作没在意，闲谈议论着风马牛不相及的闲事。

柳盈镇静地一手摸着酒杯，一只手在椅背空隙里提住他的裤带后端，助他一臂之力保住平衡，还不忘和朋友们聊天搭讪，不时跟他耳语几句，问他支持得住吗，黎伟勉强点头，低声说今天酒多了，真的酒多了。

今晚自称喝多了酒的黎伟其实正处于醉与不醉的边缘，谁要是再灌他一口酒，那将是压垮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所幸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想将他彻底放倒的计划。也许，柳盈喝酒前已经约法三章了，喝多了可以，但不能过度。

这样，貌似苟延残喘的黎伟坚持到酒宴散场，踉踉跄跄地跟在柳盈身后，听任她领着自己上了谁谁的车，去了她那幢临街的寓所。上了楼进了门后，他被安置在阁楼书城围拥的客房里。柳盈在楼下客厅里招待那些狐朋狗友，又闹腾了一阵子。晚上十一点时，兴尽而散。她送走了客人，返回后站在楼梯口大声叫他，问现在情况如何，想吐就吐，不要再勉强压抑了。

黎伟披着外套，出现在楼梯上方，额头有水珠，说：“我现在不想吐，等要吐的时候自然会提前通知。你放心，弄不脏你的闺房。”

柳盈诧异了一会儿，随即醒悟过来，指点着他说：“你假装醉了？好狡猾！”

黎伟摇头，说：“我没装，是真醉了。这会儿缓过了最难挨的关口，算是起死回生，或者绝地重生吧。”

柳盈仰头注视着他，冷不丁冒出一句话来：“妈的！你这狗东西装逼的功夫一流，连我都瞒过去了！”

黎伟吓了一跳，没想到她会陡然口出秽语，骂起娘来，真是奇观。他抱肘而笑，说：“你还会骂人，而且还骂得这么溜，是经常骂吧？家常便饭？我怎么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觉察到？”

柳盈招手示意他下来，拉着他进了自己的画室，关严门窗拉上窗帷，板起脸来指着画架上未完成的画作，说：“我创作时，喜欢骂人

发泄情绪，谁也听不到。画作完成后出了画室，我就是一淑女。这内外的两种差别，连我的家人都不清楚。今天，你是第一个获知这个秘密的人，怎么样，惊讶吧？”

黎伟啧啧称奇：“艺术家都有些怪癖。你关在屋子里骂娘，相比之下，见怪不怪了。但我想知道你的这些脏话的词汇量丰富吗？还是只会国骂那三个字？如果光这一句，也就太显得单调乏力了。吴尚有很多土话，骂出来气势凶悍，很给力！你难道小时候没有听过？”

柳盈白了他一眼：“你是想把我塑造成一个泼妇吗？什么事意思到了就行了，夸张了反而弄巧成拙。”

黎伟大笑，酒精在他的血管里燃烧，兴奋得不能自己。他不复先前在酒店里的狼狈模样，刮了一下她的鼻尖，说：“可笑、可爱、可人的柳小姐，有意思！下次作画时，我很想坐在一旁，看你的画姿和骂人，肯定是有意思的事情。”

柳盈今天根本没喝几口酒，却倚仗着这两分酒意，张扬地说：“不必下次了，现在就可以。”

她一把拉住他的手，请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自己蹬掉脚上的高跟鞋，脱去外套，双腿互搁坐在画架前，将面前的半成品撕扯掉，露出下面空白纸张。她拣起烟盒里的细长的褐色卷烟来，点燃了叼在唇边，发号施令般地说：“黎处长，请你配合。”

黎伟被她这套花里胡哨的做派搞得瞠目结舌，这时候听到她的指令，抓住话柄反驳说：“屁话，什么黎处长，我大你十岁，做你叔叔都可以了。起码得叫声哥吧？”

柳盈不假思索，说：“行，伟哥，你他妈的给我站起来！”

黎伟一愣，酒精影响了思维，一时没转过弯来。

这一迟疑之际，柳盈没容他反应过来，提高了音量喊道：“我请你他妈的站起来！”

黎伟只得站起身来。

柳盈接下来说了一个字：“脱！”

黎伟这下听清了，却不敢相信，盯着她犹豫。

柳盈深深地吐出一口烟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的形状难看至极。但她丝毫没有犹豫再度发出指令：“脱，傻子，今天画裸体，小官僚的裸体。你们这些人的肉身，肯定比其他阶层的人更有特色。”

黎伟反问：“什么特色？”

“中性。肥嫩的男人，缺乏肌肉。他妈的！快脱！”

柳盈翻来覆去使用这一句国骂，娇嗔莺啼衬托之下，更显妩媚。但黎伟岂肯在这小女子面前脱衣服，双手连摇说：“不成，宁死都不能脱。”

柳盈甩开了手里的画笔，站起身怒冲冲走到他面前，突然柔声细语起来，幽幽地说：“好哥哥，拜托你了，脱了吧，我陪你一起脱。你敢不敢？”

黎伟被这女子咄咄逼人的姿态震慑住了，似乎是为了挽回自己的脸面，啪地一声抽了她一记耳光。这一下，打得很轻，与其说是打，还不如说是摸才更加贴切。柳盈从这一记轻若鸿毛的耳光里，洞察了他的心思，伸手探过去卸去他敞开的外套，又饱含挑逗地放缓了速度，一个个去解衬衣的纽扣，将他封存在布料里的肉体裸露出来。

黎伟什么样的女子没见过？被这半文半野的女画家引诱得惊骇莫名，继而神魂颠倒，他呆若木鸡般听任摆布。最后，精赤着身子只剩下一条遮羞的内裤，骑坐在那张坚硬的木椅上，两手把住椅背，以天真无邪的童稚造型面朝画架。这样子让他感到十分好笑。记得许多年前看过那部法国喜剧片《虎口脱险》，片中那一对欢庆生日的德国军官就是以这样的姿势坐于椅凳上面，摆开一字纵队在豪迈的歌曲声中笃笃启程，围着餐桌蹦跳前进。想不到今晚，他也能重温并效仿这个场面。不过，前者是群魔乱舞，他却只能唱独角戏，观众只有柳盈小姐。但她不仅仅是观众，同时还肩负了导演的职责。这斗大的画室内，一对男女合演这样的一出戏，或者说游戏，是人世间无数不可告人的秘密之一。这样的场面，只能是他们互相见证。

柳盈的嘴角依旧叼着燃了半截子的卷烟，手里的炭笔在画纸上沙沙作声。黎伟和木椅这个组合体的边缘轮廓跃然纸上，她犹如审视一

件精确的仪器，不时留意他身体的细节处，并将它们展现在纸本上。大约半个钟头后，一幅简约扼要、栩栩如生的速写画作完成了。光着身子的黎伟，骑在椅子上，阳具挺立，凝视远方，眉宇间有股子轻屑意味，似乎正在对空气中不可见的对手示威挑战。画作的左下角，写上了两个字：征服。

她把画取下来，展示给模特本人欣赏。黎伟没料想她用这样夸张的手法戏谑自己，又气又笑，指指那敏感的地方，说：“失真了，明明没有，你却自作主张让它有了。”

柳盈冷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画的那一刻你有了，现在消退了。男人的欲望和潮水一样一样的，涨涨落落，起起伏伏，没个准数。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能现拿现捉了。”

黎伟穿上长裤，拿起衬衣穿了一半时，柳盈再度来到他的面前，伸手在他的胸脯和胳膊肌肉聚集处拿捏了几下，说：“你的身材保养得还过得去，就是缺乏力量锻炼，胸肌和肱二头肌都没有形状，中年男人的通病，我们很少在人体写生中看到。挑选模特本身的衡量条件有偏差，让艺术家跟现实隔阂了。我喜欢你这样的身体，普遍、寻常，但是有生活气息。”

黎伟听她如此这般地从专业角度评价自己的身体，简直像堕入了天方夜谭的故事里。这样的女子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她是见过世面、玩世不恭、有艺术气质的罕见女性。这样的女人出自吴尚，简直不可思议，这座平庸的小城市，哪来如此的尤物？

黎伟此刻身处省城一隅，他这样墨守成规多年的男子，在这位标新立异的年轻女子面前，惶惶不安，却又充满了惊讶和好奇。这些天，他时时念及的女人，从欧阳梵变成了柳盈。他与其说是期盼柳盈本人，还不如说是想要见到她所拥有的那些家族文献。那些文献，眼下对他很重要，也极有可能影响他未来仕途的沉浮。当这些东西到手之后，他心中的愉悦轻松可想而知，自然是趁兴焕发，无所不能。而柳盈这番留客、画像的举动，逐渐明确了她对他的企图，或者说她和他之间

的关系。他对柳盈并无非分之想，反过来，这位女画家对他却存有几
分暧昧。

其实，他应该从那天她欣然同意扮做自己的女朋友去见前妻章静
的举动里，窥测出她暗藏的心思来。这位根本不在追求行列里的女子，
却意外地插进来，借助着那些文献的力量，名列前茅了。他必须对此
有所回应，被醉酒、被速写、被挑逗，都是他平淡生活里所极不适应
的。他得恢复一个男人的主动性，雄性激素悄然在肾上腺加快分泌，
令他胆气充沛。

他招唤她过来，示意她坐在自己的腿上。

柳盈迟疑了一下，侧过身在他的面颊上吻了一下，撒开手笑得花
枝乱颤，出了画室去了卧房。这个女人没有按照他的节奏来，突施亲
吻后，稍纵即逝。黎伟愈发地兴奋，这样的诱惑和冲动是三十年来仅
见的。过去，对欧阳梵没有，对章静没有，对那些露水情缘的女性都
没有。他像一个意外闯入都市的乡巴佬一样，深深地嗅闻着空气里迷
离的香水气味，尾随而去。

柳盈在卧室里一面镜子前顾影自怜，徐徐脱去外衣换上睡袍。她
看到黎伟站在身后的影子，说：“男人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显出傻乎
乎的样子，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黎伟笑道：“我不是傻子，我是老年痴呆。”

柳盈摇头：“你不是老年痴呆，你是个色鬼。欲火中烧，烧坏了
脑筋。”

黎伟双手搭在她的肩头，同时分开衣襟向下，如同褪除蝉蜕那样，
将这件宽大的丝质睡衣卸下了。她既像是破茧而出的蝴蝶，又像是挣
脱束缚后的精灵，欢快地笑着，骄傲而彻底地展示着自己每一寸肌肤，
引导着他步入狂欢的夜宴。

（十）

黎伟将柳氏家族存世族谱中的两本带回了吴尚，交给博物馆鉴定。
两天后，出具了鉴定报告，该族谱印刷年代为清中期雍正年间，纸张

墨色都明显具有扬州雕版流派的工艺风格，水准极高，是清代柳氏家族所修无疑。

有了这个依据，黎伟推翻了自己原来所作的甄别论断，把毗邻的另外几座宅邸都纳入了柳氏家族住宅群的框架。这个思路成立之后，他趁热打铁，在评估报告中提出了修复、打造江北地区第一古典豪宅的概念。三进清晚期的普通民居，一下子扩容成为包括两座明式风格、三座清中期风格，鳞次栉比，其间还有花园池塘点缀在内的庞大建筑群。这片区域占地之广，令人咂舌。倘若修旧如旧，再适当地统一风格，别说省文保资格，就是申报全国文保资格都有了充足的底气。

黎伟勾画了这幅蓝图，不免有几分陶醉，暗自庆幸那天和柳盈见面时的坚持。如果说第一批文保建筑名册自己尽了绵薄之力的话，那么这第二批名单中，柳氏住宅一项力压群芳，全凭一己之力了。他充满了成就感，在文保小组工作会议上破例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发言，阐述了这个建筑群恢复之后的重大意义。与会者审阅着这份充满远大构想的计划，有人感兴趣，有人疑虑重重，也有人不冷不热毫无反应。但是，没有人会主动跳出来质疑反驳它，它的背景方向太过醒目了。市委马书记提出申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计划里，有了这个充实的内容，有力地填补了空白，是拿得出手的。它适时地出现或者说诞生，为领导者的雄心壮志挂起了助兴的风帆，谁去煞风景唱反调，岂不是自找没趣？

会议通过之后，第二批文保名册算是整理完毕，上交市政府有关部门。黎伟就此也得了几天清闲。按照吴尚老话说：人是不能闲的，闲了就会惹是生非，你不去惹麻烦，但麻烦会主动找上门来的。

那天黄昏，他下班回家，在车库取车时接到了柳盈的电话，说刚从省城回来，晚上想见见他。从那夜缠绵之后，他独自返回吴尚，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他们以某种默契的态度回避着那夜同床寻欢的事实。黎伟和柳盈春宵一度后，并没有太放在心上，这和他以前两年中处女朋友谈恋爱偶尔留宿过夜的情形并无区别。像柳盈这样在国外留过学、浪漫艺术气质浓郁的女性，应该更是平常了。

他猜测，他们日后再见面时，彼此都会避而不提那件事情，正所谓春梦了无痕。或者按照王小波的说法，那夜他们敦了一次友谊。性事和友谊的组合，奇怪，但看起来别有意味。电话里柳盈的声音如常，让他在家乡招待自己一次晚餐。这点儿小事，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办到了，他自然一口答应下来，约好了时间地点，便要前往。

偏巧，车子刚刚发动起来，手机又响了，号码不明。等接通后才发觉，是前妻章静打来的。章静多时沉寂，没有跟他联系，却在这时候冒出来，很让他扫兴。他问有事吗，她说要请他吃饭。他说要陪女朋友，没时间奉陪。章静放肆地大笑，说那位扛在肩膀上的女孩吗，怎么还没有放下来。黎伟反击，表示自己没有这个抛弃他人的癖好。章静沉默片刻，说男人记女人的仇，没意思。过了这么久，夫妻做不成，难道做朋友还不行吗。

黎伟刚刚想到了那个敦朋友友谊的典故，忍俊不禁，一个大意差点儿追了前面的车尾，赶紧缓下速度，说改日再聊吧，在朋友和情人之间选择，还是要选情人的。谁让自己是个单身汉，没老婆呢。当下的燃眉之急，是要找个老婆进门来洗衣做饭，别的都可以抛开这也许就叫做重色轻友吧。他黎伟是个见色忘友的男人。

话说到这一步，章静自然没有任何理由再纠缠不放了。但她还不死心，换了一个话题，下午她在饭店外碰上了他的女同学夫妇俩。那位欧阳女士似乎心情糟糕，步履快疾地在前面走，把丈夫落下一大截。那位律师马先生脸色苍白，无奈也无力的样子，脚步飘忽，心事重重。他们好像刚刚吵完架，原因不明，看上去有点儿意思。

黎伟暗暗好奇，欧阳梵和丈夫重归于好之后，他便彻底地死了心。这个女人在他们中间作出了选择，已婚妇女心底的天平，自然是倾向丈夫那边多一些，可以理解。他失望，但不失意。这会儿前妻的电话撩拨起了他的兴致，顾不得考虑许多，停下车就此联系欧阳梵。

大约十多秒后，欧阳梵接听了电话，口气有点儿生硬，问他有事吗。黎伟感叹，这和自己接听章静电话时的口吻如出一辙，真是世事

循环一报还一报。他说没事，就是有些天没见她了，顺便打个电话问候。

欧阳梵疲倦地说：“我生病了，住院了，心脏出了毛病，血压也不正常。医生让住院观察。唉！观察什么？死了算啦！”

她这末了一句幽怨，让黎伟敏锐地感触到了核心。他问她所住的医院。她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说了。黎伟看看手表，距离柳盈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正好可以腾出空档去看望这位语言间透露出失意的旧日恋人。

他顺路买了些水果花篮，赶赴医院。欧阳梵住在市人民医院十一层内科单间病房。她正枕着靠背看电视，见他推门进来，没有显露高兴之意，很闲淡地道了声谢，请他坐下。黎伟观察她的脸色，憔悴中隐然暗藏着忧郁，但整体感觉不像一个怨妇，倒像是对生活忧心忡忡的寻常主妇。她的两眼敏锐地窥测他，像是想从神态中探明他的来意。

病房里的气氛并不融洽。

黎伟问：“怎么好好的心脏出问题了，这些毛病都得五六十岁时才会有呢。”

欧阳梵无奈地说：“害病不分老幼，得了也没办法，住院治疗呗。医生说保养为主，我只有听医生的话了。”

黎伟问：“马律师呢？忙案子去了？”

欧阳梵点头，说：“忙案子去了，看来人是不能闲，闲了就会害病，有事做才成。我想好了，出院后重新工作，不能再养尊处优待在家里养老了。”

她这应对疾病的积极态度得到了黎伟的赞同。他细心地替她掖了一下被角，建议她可以尝试慢跑，恢复心血管的活力。她听了无动于衷，凝视着对面墙上的电视屏幕，目光呆滞，心不在焉地嗯嗯着。

黎伟心里不免生气，拍了拍床框，提醒她注意自己的存在。

她恍然梦醒般望着他，说：“知道啊，锻炼，锻炼，这是包治百病的良药！”

她这满不在乎而且走神飘忽的态度，愈发地让黎伟疑心起来，思忖了一下，说：“你这些毛病，我看都像是心病。有什么事情憋在心里不痛快，说出来也就没事了。”

欧阳梵对他的劝慰置若罔闻，仍然望着电视出神。黎伟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可以承受她的呵斥打骂，但是忍受不了她这样的冷落无礼。他站起身来说：“那……你好自为之吧。注意保重身体，我……走了。”

他向房门走去，扭开把手跨出去半步，转身关门时，不经意间瞥见了坐在床头的欧阳梵脸部五官纠结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她竭力在控制掩饰悲伤，可是最终在他离开之际防线崩溃了。她放声大哭，哭声既像是在号叫，又像是拉风箱，奇异至极。

这模样儿把黎伟吓坏了，他重新进来关上门，抓住她的双肩一阵摇晃，说：“忍着点儿，忍住！出什么事了？这样可对你的病情不好！”

欧阳梵这古怪的哭相转而变成了抽泣，掩面抽泣，再也不抬起头。黎伟既痛又急，加快了语速问：“这是怎么了？是马长乐吗？他又犯浑了？”

听到“马长乐”三个字，欧阳梵浑身颤抖，连连摇头，说：“别提他，不关他的事，是我病了，生大病了，我就要死了！死了好，一了百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她语无伦次地说着，手指紧紧掐在黎伟后腰。这地方正好有一处那夜癫狂中柳盈留下的抓挠旧伤。他哎呀叫了一声，挣脱开来正想说话，身后的房门忽地被人猛力地推开了。马长乐律师站在门外，他正好瞧见了黎伟闪身后退的动作，不由得怒吼了一声：“干什么！”

黎伟吃了一惊，盯了他一眼，心中油然感慨，这对夫妇真是绝配了。欧阳梵的神经质，在她的丈夫面前是小巫见大巫了。马长乐律师此刻脸色灰青，双眼布满了血丝，眼泡泛肿，领带扭曲变形，特别是脚上那双原本油光铮亮的皮鞋，粘黏了泥巴污垢，肮脏无比，看上去像是才从垃圾堆里捡出来似的。

他怒气冲冲地站在妻子和她的昔日男同学面前，一脸的惊骇、愤懑，外加疑惑，指着黎伟说：“你，刚才想干什么？”

黎伟真的生气了，在床头柜上奋力捶了一拳，厉声说：“有你这样做丈夫的吗？男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妻子的病情，全是因你而起，还好意思责问别人？”

他这一发火，竟然灵验，镇住了对方的气焰。

马长乐望了望欧阳梵，结结巴巴地问：“你，你知道什么了？发什么火？不关我的事。”

欧阳梵方才刹那间崩溃后，此刻已经恢复正常。她坐直了身子，擦去眼泪，强作出平静来，说：“黎伟，请你走吧。你介入我们夫妻间的私生活了，很不礼貌！这些轮不着你管，明白吗？”

她这一句话，顿时让黎伟泄了气。

他点头打了个哈哈，说：“对，我昏头了。忘记自己是来探病的。”

他正想道歉，掩饰自己的失态。恰好，柳盈催促的电话到了，她已在饭店等候，问他在哪里。他马上刻意地大了声音，说：“我顺路探望马律师夫妇俩，柳小姐，你稍等一下，我这就过来。”

他故作轻松地朝这对男女笑了笑，说：“那位女画家，卷土重来了。好了，不多讲了，再见！”

他自顾自地嘟囔着，不再瞧他们的脸色，挥手而别。

（十一）

离开医院开车去饭店的途中，黎伟对方才这对夫妇的古怪行径和模样很是疑心。怎么回事？女的神经兮兮，男的气急败坏，他们之间出了什么变故了，落得狼狈至此？

饭店里，柳盈正坐在服务台前的沙发里，拿着本时尚杂志入神地看，没有留意黎伟进了门。他收敛了一下心神，把在医院的这一幕不快暂时放下，这时候瞧见她的侧影，以及垂头后那流畅优美的后颈线条，不由得动心，悄悄地接近过去，对准那里吹了口气。

柳盈吃了一惊，急忙掉头，发现是他，不禁笑道：“痒丝丝的，怪难受的。怎么才来？”

黎伟留神了她手里的杂志，是本婚纱时尚专刊。他未置评论，陪着她去包房里坐下了。侍应生收拾好了案几小桌，端上菜肴。两人面对而坐，黎伟替她斟酒，说：“我这人地道，不比你狡猾，上次在省城组团来灌我。今天，我决定不开车了，陪你醉一把。你看如何？”

柳盈似笑非笑，说：“你在省城醉了？事前看像，事后看那是装的。当然，男人喝多点儿酒后，状态就很好。你很好！”

她有几天没见面联系了，黎伟本以为会以春梦了无痕的方式处理那一夜的相逢。没料到今晚坐下来，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他心头一阵发虚，呵呵地笑了几声，转移了话题，说：“你们柳氏老宅子要恢复了。依照族谱上的记载，在现存基础上打造一个清代全盛时期的面貌，主题是：江北第一豪宅，柳宗元后裔聚居建筑群。这样既有文化意义，又有历史意义，拿出来吓人那是没得说的。”

柳盈问：“这样的荣光里，我能分得一杯羹吗？”

黎伟说：“怎么不能，除了经济收益外，再加上旅欧女画家的头衔出口转内销，可以在里面建一个工作室，树你为吴尚文化名人，成为文化名片，多风光的一件事？”

柳盈油然失笑，说：“做小域名流，没多大意思吧？我旅欧留学回来，就是为了在吴尚做个符号？对不起，不敢担当。我年纪轻轻，怎么好意思去跟那些老爷们争牌位，有劲吗？我还怕被人耻笑呢。”

黎伟想不到这女孩对于吴尚文化名人的头衔不感冒，当下一笑，再度转移话题，说：“这次保护办法是宅内住户全部搬迁，空出房子来统一规划修缮，属于你名下的房产大概有多大？”

柳盈说：“一进房子，连同院落百十多个平米。我这是私产，不是公租房。已经调查过了，得在吴尚市中心换两套一百二十平米以上的楼房，外加一套房子的装修金。”

黎伟有些意外，问：“你不是不想在吴尚长久逗留吗？怎么在省城又有了房子？”

柳盈叹息一声，语调低下一个幅度，轻轻地说：“我要结婚，在这里得有落脚的地方。”

“结婚？”黎伟以为自己听错了，重复一句问。

柳盈点头说：“我这两天闲在家里，想了很久，觉得自己该结婚了，找一个可靠的男人。女人的青春经不起挥霍，过了明年我就三十岁了。我得在三十岁之前把自己嫁掉。”

黎伟不知说什么才好，她这时候讲要结婚，是什么用意？刺激自己？还是……他不敢往下想，举起杯子来邀饮避开这个敏感的话题。此刻，柳盈似乎说话也颇具技巧，点到即止后便放下了矜持，应和着黎伟的邀请喝酒。

酒过三两，黎伟深思熟虑地说：“今晚这酒，一来是感谢你及时提供了柳宅的族谱和地契；二来是为你洗尘，一箭双雕，算是我略表地主之谊了。”

柳盈垂眼看着酒杯，说：“还有第三呢？”

黎伟一笑：“没有第三。一箭双雕，哪有第三？”

柳盈摇头：“第三，是纪念省城那夜我们的爱情。”

她这句话冷不丁地剑指要害，出其不意，黎伟霎时间愕然。他一时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付她所说的第三。那天夜里，他趁着酒意跟她上床，留宿通宵，但那只是性欲的狂欢，和爱情无关。有爱情的未必要上床，就像他和欧阳梵；没爱情的满足欲望，就如这一夜的缠绵。天亮之后，他们互道再见，他开着车一路返回吴尚，过了两个高速收费站，就将她以及夜里的事情忘记了。他没想到要娶她为妻，可眼下她主动开口，该如何解释呢？

黎伟无言以对，只是笑，然后喝酒，喝到头脑晕沉之际，感慨地说：“这年头谈爱情太奢侈了，承受不起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中年男人，没有爱情了。”

柳盈抬起头，眼神锐利如刀般在他脸上掠过，说：“没有爱情，那你为什么不收手拒绝，为什么还要跟我上床做爱？你是把自己等同于那些下三滥的浪荡货色吗？”

黎伟恨不能立刻承认自己就是她所说的货色，但他不敢。只要答应一声，自己脸上就会迎来巴掌和酒水。这愤怒落下的耳光，会当场

让他在文化局定点的酒店里颜面扫地，在她咄咄逼人态势下，他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他说刚刚接了她的电话后，那位在丽晶大酒店的曾跟她拼过酒的前妻也来了电话。这女人久住在这间五星级酒店里不知道搞什么名堂。他不想见她，可她却偏偏纠缠不休。婚姻也许是前世里注定的，上天给了他三四年安静的生活，然后波澜忽起，一个巨浪打来，竟把她抛到了万里之外的美国。等到她再出现时，形同陌路。老天爷真是厉害，以这样怪诞的方式毁灭了他的婚姻，他只有苦笑而已。吴尚有句老话：搬石头打天，纯属徒劳。他在这无常的命运面前算是彻底屈服了。而且，他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再奋力追赶世俗生活的节奏，已经晚啦。这时候结婚，五十岁去接送孩子上学，真是如同噩梦，再也不想提及了。

柳盈听他指桑骂槐，迂回地表达着拒绝的意思，冷笑说：“谁也没有逼你跟谁结婚，你怕什么？你以为这世上的女人都跟你前妻似的？”

黎伟诚恳地点头，说：“我估摸着都差不多。婚前是贤妻良母，婚后甚至也是，可就是那么不经意地一变，就面目全非了。男女间真的说不清楚。我这辈子耽误就耽误了，不后悔！”

柳盈无语，伸手拿过酒瓶来替自己斟了满满一杯，扬起脖子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了下去。紧接着就剧烈地咳嗽，像是被酒呛着了。接着，她俯伏在桌边，犹如一摊烂泥样直不起腰来，五分钟后直接朝着地面呕吐。

黎伟见她用这种自残的方式向自己示威，慌乱起来，连忙想扶起她，但她拒绝了，边吐边嘟囔着：“让我去死！让我去死！我早就该死了，死得其所！”

她这酒醉后的胡言乱语，实在是惊心动魄。酒店侍应生赶来帮忙，待她吐清后，抬到沙发上歇息，递毛巾送水。黎伟坐在他的身边无奈地服侍着，心中暗暗叫苦。安生一会儿后，她突然往前挪动了身体，

把头枕搁在他的腿上，呢喃醉语道：“就这样舒服，我要睡觉。就这样，别动！”

黎伟被她枕住了腿，箍束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只好僵坐着，再三地哄骗她放手，却不可能。这样的阵势僵持到了酒店打烊时，也无法解决。他只得和酒店方商量，将错就错，权且先在这里过夜了。他此刻无处可去，请人帮忙一起将柳盈抬出餐饮部，去了楼上客房。

柳盈迷糊中听到他的声音，便安然熟睡，听不到了就不肯安生，既像是神志不清，又像是知觉犹存，混淆难辨。

这一夜，黎伟狼狈不堪，比之于在省城那个良宵春夜，真是天壤之别。在省城时他无所顾忌，可以尽情放纵。可是这里是吴尚，又是本单位定点地方，众目睽睽之下很是难看。用不了多久，他带着年轻异性在这里包房过夜的消息就会传遍局里，人人尽知他春风得意了。可笑的是，这一夜他什么也没干，却广为人知；那一夜他什么都干了，却无人知晓。这对比很有几分黑色幽默，令他哭笑不得。

但唯一能让他宽心的是，自己是个单身男人，男女关系的把柄别人拿捏不住，只能是在私下里放风议论而已，上不了台面。他在幽暗的灯光下侧卧在床，像欧阳梵那样看午夜剧场，一只胳膊质押在柳盈的怀抱里。这女人酒醉后，倚靠着这根平淡无奇的男人手臂，睡得如同婴儿一般。她今晚约见了她，借着酒醉挟持住他，究竟想干什么？

这位年轻略有姿色的未婚女子，难道真的是想跟他一起延续省城之夜的欢爱，谈婚论嫁吗？对于这一点，黎伟不敢相信，但眼下的形势又让他不得不相信。他，是得面对这个问题了。

第六章

（一）

在距离黎伟彻夜难眠的饭店大约一公里之外的医院病房里，欧阳梵也是夜不能寐。今晚黎伟执意来访，她差点儿就要心理崩溃，把压抑在心底的秘密和盘托出向他倾吐了。她后悔、悔恨，痛恨自己自寻烦恼，自作聪明，终于在绝难回头的道路上迈出了脚步。由此产生的恐惧、痛楚，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

此刻，她的丈夫马长乐不知身在何处。那一刻，倘若不是他碰巧赶到，后果不堪设想。他那时的怒气，其实不是吃醋于黎伟跟她的接近，而是直接冲着她来的。等黎伟走后，他关紧了门，气急败坏地说：“你想干什么？向旧日同学坦白秘密吗？你不要命啦！这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咱们俩，甚至还有孩子！”

欧阳梵正眼不看他，冷冷地说：“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当时我一时糊涂，现在明白过来了。”

马长乐一下子泄了气，他跟妻子没有再说什么，拔腿就走。他这时候站在欧阳梵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是万恶的源头，一切祸事都是因他而起。是他连累了她，违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亏得他自己还是个精通法律的律师，在法庭上可以滔滔不绝、引经据典侃上几个钟头都不带打草稿的。可是，当他亲身碰上意外时，刹那间就把早已背得滚花烂熟的法律条文丢在了九霄云外。

他的外形和他的内心是一致的，一个衣冠楚楚、西装革履的男人，变成衣衫褴褛、脚拖泥巴时，一定表明了某种不可言说的秘密。这秘密，欧阳梵知道一半。直至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得悉此事的，连同他自己在内，准确地说只有一个半人。

马长乐和情人小黄刻意冷淡之后，一心一意重返家庭，和妻子欧阳梵夫唱妇随，一时间生意蒸蒸日上，收入丰厚。这更加坚定了他离开情人的信心，而那位住着他买的房子、用着他提供的生活费、年轻美貌青春逼人的黄小姐，起初只当他是躲避离婚的胁迫暂时失踪。考虑到弦不能绷得太紧，所以也就放缓了节奏，差不多有一个月对他不

闻不问，只拿着他放在自己手里的几万块钱挥霍。这笔钱，寻常生活能支持大半年，刻意去花，根本不值一撇。两件预备冬季穿的皮草，打折下来也有近两万，结果到月底她已经囊空如洗，这才联络马长乐要钱。马长乐虽然有钱，但既然存了分手的心思，就不能再做冤大头，只给她卡上打了一万块钱。

这点儿钱小黄哪里放在眼里，一时间又急又气，但却藏在心底没有发作。她玩了个花样，没有公然去律师楼搅事，而是在收到钱四天之后的晚上九点，突然急火火地拨打马长乐的手机，装作有气无力的样子，告诉他自己病了，浑身难受不能起床了，要他赶紧来。

马长乐不想去，让她叫 120 救护车去医院看病。她却不肯，坚持要他来看自己。马长乐推辞了两遍，最后还是无奈地过去了。等他进了门，一眼瞧见她神采奕奕地坐在沙发里玩游戏的样子时，才明白上当了。他想周旋片刻，抽身撤退，但她既然使了这伎俩，就不会轻易让他走掉。

小黄装做惊喜，一下子站起身来迎上去，展开双臂环顾搂抱住他，踮起脚来凑着他的嘴狂吻，久久不肯放松。马长乐好不容易透了口气，问不是有病吗，怎么这样的活泼。小黄说本来害的是相思病嘛，好些天见不着，茶饭不想。自从他一进门，自己就药到病除，恢复健康了。他是治病的良药，一剂就痊愈啦。

马长乐暗笑，这女孩子鬼花样不少，但看在她思念自己的情分上，也就不揭穿了。她殷勤地替他沏茶，紧贴着他坐下，用细长柔软的指尖在他的毛发日渐稀少的头顶上抓挠、按摩，时不时还在他的耳边吹气，间歇着悄悄地咬上一口。这些狐媚手段，岂是欧阳梵所能比拟的？马长乐快活得仿佛神仙，隐然有了乐不思蜀的意思，松弛了精神和肉体，懒洋洋地仰躺下来，头枕在小黄富有弹性的腿上，喃喃地说：“累死了，是得歇会儿。事情太多，人太累！”

小黄在他的额头搓揉着，说：“睡吧，就这样睡，知道你累了。别担心，放开一切，就只管睡觉。”

马长乐鼻尖处游离着年轻女人的体香，宛若神经镇定剂般管用，居然真的睡着了。这一个盹时间够长，直到半夜才被夜间的寒凉惊醒了。他睁开眼时，屋内灯光明亮，安抚他入眠的小黄，也俯身趴在他身上睡着了，一头长发横披在他的胸前。他惊噫了一声，赶紧摇醒她，站起身来整理外衣，想赶回家去，以免欧阳梵生疑。

不料，小黄借着他整衣之际伸手来翻开他的外套，佯作初醒后的羞涩，说：“天这么晚了，还有小雨，明天早上再走吧。”

马长乐说：“不成，得走。”

她再度抱住他，娇嗔说：“这里难道有吃人的老虎？几天不见，变成什么样子了，真是！”

马长乐挣脱开来：“明天得赶去省城，有个案子要办。”

小黄笑了起来：“在这里过宿，难道会影响你办案？埋头大睡，天一亮起来走路，既方便又节省时间。这深更半夜冒雨赶回去，反而耽搁了时间。”

她边说边将房门反锁起来，语言温软行动却显现出强硬来。马长乐无奈，只好留在这里过夜。正如他所料的，脱衣上床之后，钻进被窝，就不是那个事情了。他哪里睡得安妥，这年轻女孩性欲上的索求旺盛，远远超过了妻子。这一来二去，竟折腾到了天色蒙蒙亮时才告结束。

精疲力竭的马长乐迷迷糊糊地睡去。两个钟头后，手机预设的闹钟响了起来，提醒他起床赶往省城。他无可奈何，又养了半个小时精神才起身。小黄手脚麻利地帮他收拾，同时还略施脂粉妆扮了一下，来了个亲密陪同。她要跟他同上省城，同去同归，同饮同食，同居同爱。马长乐慌了神，知道被这女孩子圈进了套子，勒住了脖子，再难脱身了。他坚决不肯带她同行，但她执意要去，不然就不放他出门。两人僵持了半天，瞧在时间紧迫的份上，马长乐只得让步，违心地带她上路同行。

去了省城一遭，小黄像附在他身上的蚂蟥，紧密随同简直拿他当犯人看待了。马长乐吃不消，告饶放缓，但她却笑嘻嘻地不依不饶。

不提条件，不发哀怨，就是一个字：黏。她这次黏上他了，就必须得像强力胶一般，轻易撕不下来。硬是撕下来了，也得连皮带肉。她这种寓钢于柔的手法，着实厉害，弄得马长乐眼花缭乱，头疼不已。现在，他尝到了这女孩子的厉害，明白便宜不是随便占的，得付出成本来。这成本代价的大小，也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主动权掌握在她的手里。

他在相关的机关部门忙碌一些关键档案调阅事宜，瞅了个空子进了洗手间，将脑袋凑在水龙头下狠狠地洗了几分钟，冷却着慌乱和焦躁，竭力镇定下来，思索该如何应对目前的窘境。他抹着湿漉漉的头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憔悴失神的模样，心里悲怆。他不用再多想了，单凭这个形象就知道，必须当机立断，完全彻底地断绝这段露水关系。

他离开洗手间时，心情大变，原先的急躁感已被这凉水洗涤干净，精神抖擞，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对面的小黄没有留意这一点，她只要这个人在就行，至于其他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她亲昵地过来，紧紧地挽住他，微笑着悄声说：“怎么这么久？我还以为你跳窗溜掉了。”

马长乐笑起来，反问：“我为什么要爬窗户溜？”

小黄一时语塞，撒娇样将他的胳膊攥得更紧，使劲地摇晃。马长乐没有理会，出了门取车。小黄很不乐意地指出，坐这辆车很不舒服，还是原来的那辆黑色别克好。马长乐摇头说好是好，扣在交警队呢。上次事故还没处理好，对方听说了他的身份，狮子大开口，要赔三万。连油皮都没蹭破，居然索要三万，岂不是开玩笑。他决定这件事法庭上见，没耐心陪他们兜着玩了。眼下，只有依旧开妻子的车子外出办事。

今天，欧阳梵打来过电话，查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解释昨晚就到了省城，今天赶回去。他们通话时，小黄听得清楚，但没有就此发表意见。虽然她没有开口，马长乐却从她的举动中明白，她决不会轻易再放自己脱身了。这次情形非同往昔。不过，人是活的，腿长在自己的身上，真的存心要走，那还不是迈开双脚就跑掉了事。

两人坐进车子，掉头返回吴尚，大约在下午三点左右进了市区。马长乐想先回律师楼，将调阅的档案影印件存放起来。可小黄坚持要随他上楼，不肯一个人待在下面。马长乐有些恼火，说总不能不办事吧，开庭时也跟着吗。小黄说自己可以旁听，近距离欣赏他的风采。

马长乐无语，只得先开车送她回去。进了门，小黄率先放松下来，自己先脱了外套，又帮他换鞋拎包，将他按坐在客厅沙发里，说这样多好，夫唱妇随，无论何时何地，自己都会无微不至地照应他。马长乐听她说到“夫唱妇随”这四个字，心里一阵难受，但外表还是保持淡定，静候时机。

小黄见他情绪稳定，没有什么不轨的可疑举动，也就稍稍放松了戒备。她这次使出的招数，是有高人指点的。那位蜜友亲身示范，大获成功。她跟的是一个乡镇企业的老板，身家近亿，玩不锈钢的，在乡下有老婆孩子。他在吴尚买了幢独立二层别墅，包养了这位蜜友。蜜友觊觎老板娘的位置，慢慢地放线，生活上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房事上将他耗得力不从心，同时步步为营，要房子要车，最后要名分。他本不想给，但架不住纠缠，经不住搅扰，更加离不开她营造的温柔乡，最终还是忍痛跟乡下黄脸婆离了，娶了她来填缺。如今，她怀孕六个月，就等着分娩，牢牢靠靠地把握并享受财富带来的快乐。

蜜友的成功史，让小黄备受鼓舞，她从中借鉴，第一招悟出的是死纠缠，第二招是瞒天过海，停用了避孕药，如今她已经怀孕两个月。这个战果令她欢欣鼓舞，但为保险起见，还是先行隐瞒住了，不到关键时刻不使出来。她下定了决心，要在今年春节之前把事情办妥了，届时可以带着他风风光光地回家，也给父母一个交代。

马长乐哪里知道小情人这样的企图和伎俩？他一心一意要脱身，等待机会。他并不想扮演夺门而出的小丑角色，要从容不迫地走掉，一去不复返，决不回头。

这样的时机在天黑之后终于等到了。小黄要去浴室里洗澡，让他一起来。他顺从地跟了进去，互相宽衣解带，坐进盛满热水的浴缸，来了个鸳鸯戏水。在热气腾腾的浴室里，马长乐主动出击，透支着体

力结结实实地把小黄干得欲仙欲死，沉浮在水面。他趁着她回味快乐之际，悄悄回到客厅里。边警戒着盥洗室里的动静，边飞快的拾掇衣物，蹑手蹑脚地开门下楼去了。

（二）

马长乐开车一溜烟地驶入夜幕里，十分钟后手机响了，是小黄打来的。他当即关机，长长地吁了口气，似乎已经把这个女孩以及她所带来的麻烦一举释放出去。他回到家，衣衫不整地进了门。坐在客厅里的欧阳梵掉头第一眼就察觉了异样，问：“你怎么像刚被人打劫过似的？外套穿反了，衬衣纽扣错了位，那脚上的鞋子，怎么回事？”

马长乐低头一看，不禁红了脸。他脱身时忙里出错，竟然把小黄的拖鞋穿回来了。他苦笑一声，先坐下来喘口气，借机思忖该如何应对妻子的疑问。他一天一夜未归，回来时狼狈混乱，很难自圆其说的。更何况，她知道自己的前科历史，是避重就轻，还是……

欧阳梵心里的愠怒可想而知，这才个把月的时间，居然又故事重演了。他一定是去见那个小丫头无疑，那女孩在美容院见过一面，谈不上我见犹怜，但至少她此刻内心里是无奈的。青春靓丽的女孩，是男人们的首选，可是马长乐是自愿恳求才回到自己身边的，他发誓和那边一刀两断，可现在却又死灰复燃了。这可不成！她不是那些可怜巴巴的家庭主妇，为了面子、孩子以及票子，默认这种一夫两妻的生活状态。

她当场挑开天窗说亮话，干笑了一声，说：“去见那位黄小姐了，是吧？一夜温存，乐不思蜀。可以呀！为什么还回来呢？瞧这副模样，一点儿长进都没有。”

马长乐被她一语道破，拣起桌上的烟来，点着抽了一口，说：“我昨天晚上被她在路口截住了，说是要了断，谈条件。我让她上了车，结果就死缠烂打，不放我走。我这是瞅空子逃出来的。老天，这些女孩子真厉害，不能惹了，非得一刀两断不可。”

欧阳梵听他如此说，再瞧他这模样，信了七分，但怒气和醋意未消，说了声活该，转而问他打算如何了断。

马长乐考虑了一下，犹豫说无非是花钱罢了。小黄当初跟他也就是图的这个，多多少少而已。欧阳梵知道这一关是免不了的，但心疼钱，便冷笑说：“你有钱，养小蜜，我也拿钱养小白脸，让你心疼心疼！”

马长乐拱手作揖：“姑奶奶，我保证以后所有的收入都交给你掌管支配。只要打发走这个小祸害，一切都听你的！”

欧阳梵甩手不理他，转身进了卧室，留下一句：“我才不管呢！跟她卿卿我我的是你，关我什么事？”

她这句话算是表了态，同意他便宜行事，早点儿了结这件棘手的事情，好一心一意地回归家庭，不再惹是生非。马长乐是个聪明人，立刻领会了，一颗心总算安放回原位。他就此侧身卧倒了，拿起手机来重新开机。刚刚进入待机状态，就有铃声响起。他吓了一跳，以为是小黄锲而不舍打进来的，再细看号码，是容城置业许强办公室的来电。

他接听了，果然是许强，便问他有什么事，许强说有一宗代理事务要找他商量，让他晚上出来见面。马长乐这二十四小时里春风几度，再加上心理压力，早已劳顿不堪，哪里还有精力去应对？但听许强的口气郑重，知道拖延不得，只得强打精神，含了两片西洋参，下楼开车直奔容城置业。

许强对于马长乐的风流韵事并不知晓，但一见面看他的气色，就大致明白了，这两天马律师大约是泡在了温柔乡里，酥软了骨头，销魂折寿了。含笑请马长乐坐下，说：“你是女人堆里的浪蝶，左右逢源，到处留情了。让人叹为观止啊。”

马长乐连连摇头：“许兄取笑了，你才是这行当的前辈高手呢。古龙小说里的楚留香，我看你像足了十分。当年中学时，多少女孩子想追你一亲芳泽，却是无缘啦。”

“芳泽”这两个字，颠倒了性别，听起来别扭。许强皱皱眉头，说：“虚名，全是虚名。你们这些人乱传瞎炒，哪里知道底细。其实我那时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人家家教好，守得滴水不漏。我写情书、半

道上接陪，就是不理睬。后来人家考了清华，留洋移民，我这辈子怕是再也看不到她了，遗憾！”

马长乐从没听说过他有败绩，睁大眼说：“什么样的国色天香，能入你眼？还又瞧不上你？当年吴尚有这样的女孩？”

许强点头说：“有，人一辈子有些艳遇是正常的，可是要随心所欲，绝不可能。除非上帝、老天爷才做得到！”

马长乐忍俊不禁：“看来，许兄也有伤心事。”

许强叹息说：“好事也是坏事，坏事也是好事。人家不理我，考上了清华；理会了我，怕是大学都难上了。她家里算是祖上烧了高香，没让我这个坏蛋得逞。”

两个人同时放声大笑，既像是缅怀远逝的青春岁月，又仿佛在掩饰自己昔日的荒唐。不过许强说的是真心话，在中学阶段，步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很容易便会迷失了方向，因此耽误了人生的第一趟班车。当然，他们都没有在这点上跟黎伟联系起来，更没有想到黎伟的第一次出轨，是跟马长乐的妻子欧阳梵。说这些闲话时，许强没有考虑这些昔日的校友们，但今天请马长乐过来商议的事情，却与他们有关。

他请马长乐先品了一盏上等的普洱茶，接着切入正题。墙上悬挂的城西改造工程提前出样，A21地块的地面建筑图上，硕大的地块被红笔勾划了三分之一，朝着主干道大街的正面更是损失三分之二。剩下的部分连同后面的面积形状，像是一个不规则的半月形，难看至极。

马长乐不明白其中的玄机，问怎么回事。

许强说：“新上报市政府的文化历史建筑保护名册中，准备原址恢复柳氏住宅，完全出乎意料。咱们的朋友黎伟，居然出了这么一招昏棋。这地方我暗中反复勘察，确定没有问题才放手作先期投入，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他却横插一杠子进来。如果市政府批复了他的计划，我们容城置业可就麻烦了，不得不就此向北发展，去跟天马公司争夺A23地块，这是当初内部协议里明确了由他们开发的。届时，花费重金不说，项目原有的规划也要改变，地址位置也远远不如预案的好。”

马长乐看他神色严峻，知道事态严重，小心地问一句：“之前，你跟黎伟有没有达成默契？”

许强有些沮丧地说：“这不是默契问题，而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柳氏住宅根本就不可能进入文保名册。我通过王敬当面询问过他，暗中也咨询了省里面的文保专家，这是一座清晚期的普通民宅，毫无保留价值，早已被划入必拆的名单里去了。谁知道这位黎处长发了羊癫风，异想天开地弄出了这档子事。这柳宅一旦不拆，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就大了。原来的格局就此推翻，这中间又是一场你争我夺。不但容城置业，其他所有参与投标的房地产公司都会卷入进来。这场游戏他玩不起，却自不量力，忒可恨了！”

马长乐完全明白了，所谓文保小组其实也是做现成事的。早在他们前面，开发商们早就像探地雷样把西区建筑摸透了底，保留与否心中有数，并就此商定了地块的分配。容城置业来势汹汹，后台背景又硬，染指占据了西大街的黄金地块。柳氏住宅恰好就是这沿街的重中之重。本来铁定要拆，可被黎伟这么一搅和，可能非但不拆，反过来还要吞噬其他地方，破坏了容城置业的预订计划，他隐隐猜到许强以及公司方已经先期作了巨额投入，虽说不是打了水漂，但损失肯定惨重了。

他不清楚许强让自己来会晤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发牢骚窝火这么简单的。他没有主动询问，不动声色地陪着闲聊，静候对方先行开口。他是公司的法律顾问，不是经营决策者，即使帮忙，也只能在涉及法律方面的范围里予以协助。

许强先讲了目前的困境，话锋一转，说：“这件事不能坐等他办成了，那时候可就迟了。咱们先动一动，约这家伙出来谈谈。我不方便露面，你既有容城置业的背景，又跟他相熟，是最佳人选。”

马长乐见他推自己出面去跟黎伟周旋，并不太乐意。首先，他对于黎伟感觉有点儿异样，但搞不清原因。他是欧阳梵几个中学同学中接触最多的一个，先是在丽晶酒店，他与前妻跟自家夫妇狭路相逢，在酒吧里闲谈。第二次是自己主动请的饭局，借此庆贺和妻子的复合。

第三次是应许强嘱托，帮助王敬脱险答谢晚宴。之后，他便再也没有跟此人见过面。

这位黎处长风风火火地忙碌，却不料斜刺里对准昔日校友的软肋要害狠插了一刀，结果担子竟莫名其妙地搁在了自己的肩上。他迟疑了一下，说还是让王敬出面吧，他们是同学。许强摇头，强调说这件事不能带王敬，最好带上欧阳梵，他们也是同学，他们夫妇俩一起出面，效果会更好。

马长乐揣摩着他话里的意思，舍弃王敬这条线，改为欧阳梵，什么意思？许强不容他多想，语气含带了强硬，说就这么办吧，先约他谈一谈，自己另外再想办法。必须不惜代价阻拦黎伟这个危险的举动。这家伙究竟是吃错了什么药，他倒要好好地查一查呢。

马长乐无可奈何，只得接受了许强的委托，匆匆回家。

家里面的欧阳梵已经上床，正倚着靠背看电视。听到他回来的响动，不闻不问。马长乐小心翼翼地进了卧室，佯作轻松地说：“刚刚跟你的校友同学碰了面，带信问你好呢。”

欧阳梵垂下眼睑，没答理。

他脱衣上床，也假装看电视。过了一会儿后，冷不丁地说：“这两天请你那位黎同学吃顿饭，有些日子没见，怪想他的。”

欧阳梵不由得暗自紧张，没好气地说：“你有钱，尽管去请，关我什么事？”

马长乐碰了钉子，并不气馁，继续说：“请他不是私事而是公务。容城置业方面有事跟他商量，许强不方便出面，转而托我们俩，谁让我是法律顾问呢。”

欧阳梵不理解，许强居然像女人似的扭捏起来，他跟黎伟早就一起欢饮多次，这一次避的什么嫌？她依然不吭声，盯住电视屏幕。

马长乐叹气，说：“这次你们同学之间可有出好戏唱了，黎同学挡了许同学的道，许同学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他最后这句，模仿了《天下无贼》里葛优的台词和口气，听起来滑稽，实质上却无形中敲打了一下妻子。欧阳梵没想到会出这样的岔

子。黎伟是文管处副处长，许强是房地产开发商，风马牛不相及，拦的什么路？但她也不明白此刻丈夫说这些话的用意。许强跟黎伟之间出了问题，间接着扯上了自己，这是有目的的，还是试探？还是真的需要自己以同学的身份出面来缓和调解？

她以退为进，毫无感情色彩地笑了一声，说：“你们男人之间的瓜葛关我什么事？”

马长乐见她反应冷淡，不知道是刻意假装的，还是纯属事不关己的漠然。于是追加了一句：“帮人嘛，咱们出面，既帮了许强也帮了黎伟。不然的话，事态恶化了，后果不堪设想。”

欧阳梵依旧沉默，心里却暗暗为黎伟担心。她决定改天联系一下他，提醒他注意，许强对他不满。至于为了什么事情，她不清楚，具体情况此时不方便问，等明天情绪缓和了之后再旁敲侧击地打听。

这样拿定了主意，她便在倦意重重中关了电视，翻身睡觉了。她困，马长乐更困，疲倦宛如势不可挡的潮水，趁着黑暗汹涌而来，顷刻间将他淹没了。他来不及作出反应，闭眼一觉便到了天色大亮时。

（三）

这一夜，马长乐恢复了精神，上午八点出门顺便去事务所取一份文件，然后赶上午九点的法庭。今天他要出庭为一宗凶杀案的被告辩护。这宗案子，被告方家属要求力争死缓，千万不能丢掉性命。他运作了两个多月，问题不大，但必须全力以赴。

在事务所办公室里，马长乐刚刚开了保险柜，手机就响了，是小黄打来的。他边办事边接听，小黄在电话里哭哭啼啼，说他辜负了她，对不起她，是个衣冠禽兽，是个不折不扣的畜生。马长乐没心思跟她理论，嗯了几声，说自己正在去省城的路上，有事等回了吴尚再说。

小黄收住了哭声，说：“不对，你在事务所里面。不要抵赖！”

马长乐吓了一跳，四顾无人，以为是车子暴露了行踪，赶紧解释说自己是坐的别人的车，别克公务舱，有五六个人呢。

小黄哼了一声，说：“公务舱里有保险柜吗？”

马长乐这下子醒悟过来，自己此刻的情形全在这女孩的视野里。他急忙转身去窗口查看。对面的一片楼群，无数的窗口阳台朝着这边，哪里分辨得出她的位置？这个女孩越来越显示出她的心计来，竟使用了这种国外谍战片里面的招数对付自己了。

马长乐又好气又好笑。他有了妻子便宜行事的默许，少了一层掣肘，倒也不怕她来胡搅蛮缠了，于是索性放开架势来，完全敞开窗户，说：“别鬼鬼祟祟的，我干脆把今天的行程全都告诉你。我马上去区法院出庭，你大可以在那里继续跟踪我。”

小黄笑了，说：“我才不跟踪你呢。你最好晚上过来，咱们什么花样都别耍，实打实地谈这件事，懂吗？”

马长乐立刻就明白了，最后的了断就在眼前。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今天晚上八点，他准时去找她，把两人之间的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件事对马长乐情绪上影响巨大，备受煎熬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且不论小黄提出什么分手条件，只要她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同意谈判商量，那就已然成功了一半。曙光在前头隐现。

看到了希望的他，律师本职工作的能力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随后的出庭辩护中，他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沉婉转，把一宗斗殴杀人案颠倒黑白，最终冠冕堂皇地赢得了胜利。庭审一审判决，被告死缓两年。受害者家属虽然得到了经济上的补偿，但对于被告连带辩护律师的憎恨丝毫不减，在散庭时，用极度恶毒的语言咒骂他们。

马长乐听到让自己不得好死的诅咒，毫无反应，保持着风度驾车离去。中午时分，接到了许强的电话，问他约见黎伟的事情办得如何了。马长乐还没精力去理会这件事，便施了个缓兵之计，告诉他妻子欧阳梵不太愿意理会这件事，今晚回家后再好好地劝说她，估计问题不大。许强同意了，给出的期限是四天，这是他有能力将文件控制在程序环节里的极限。四天之后，可能就阻挡不住它进入市政府的议事程序了。一纸入公门，九牛拉不回，就是这个情形的鲜明比喻。马长乐答应了，四天他还是有把握的，即使欧阳梵不配合，他也能约见到

黎伟，转达许强的意见。他只是一个信使，再添加了点儿说客的味道，如此而已。

下午，马长乐去浴室洗澡，做了个中医保健按摩，一觉睡到了傍晚天色昏沉后，他在路角一家店里点了两菜一汤，喝了二两酒，吃了一小碗饭。看看时间将近，便开车去了小黄的住处。

小黄坐在屋子里，内门开着，只关了防盗门，听到脚步声，就知道是他来了。她懒得去迎，双腿收蜷在沙发上，像一只猫儿样，边看电视边剪指甲。她昨天洗澡，被性爱蒙蔽了警觉，让马长乐瞅空子溜掉了。事后愤怒，知道这个中年男人真的开始抽身退却了。过去几年里，耳鬓厮磨时所许下的诺言全都是一场空。他的心已经飞回家去了，飞回到那个年老色衰的中年妇女身边。这一点她不服，自己的模样、床第间卑躬屈膝的迎合，他的妻子能比拟吗？她对他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他妻子所能给予的吗？怎么突然间他说走就走，想着心思变着法子要离开自己，离开他们费尽心血共同构建的小爱巢？

他的离去对年轻的她而言是灭顶之灾，这个举动使得她未来生活回归到了茫然无措的状态。她没有什么文化，也缺乏生存的技能，所有的一切都寄附在这个男人身上。他虽然比她年长十多岁，可是收入丰厚、稳定，足以照料自己的一生。这终生的饭票说没就没了，一时间哪里接受得了？更何况她的那位蜜友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扶正，坐拥上亿资产，相形之下，她这张脸该往哪里搁？

小黄愤懑之余，便联系这位楷模，向她讨教经验。蜜友听她诉苦之后，先是嘲笑，然后授经。这个男人既然跟她同居几年，那就先不谈分手，只谈结婚。她必须再作奋力一击，逼他就范。当然，竭尽所有努力之后，实在不成，那么底线一定要放置在八十至一百万的补偿价位，千万不能便宜了这个狼心狗肺的混账家伙。

得了这位军师的传授，小黄有了方向指南，重新振奋起来，于是便有了追踪监视的手段，让马长乐感觉到避无可避，必须正视他们之间的关系。果然，这招灵验，马长乐心理上受了胁迫，爽快地同意晚

间的会面。此刻，听他的脚步声、钥匙开门声，确实显得孱弱无力。他是心事重重，无力自拔了？

马长乐开了防盗门进屋，看到小黄在沙发上似坐非坐、似卧非卧的样子，不是自己想象中剑拔弩张的森然气氛，于是暗暗放松下来，拣了旁边的沙发坐下，说：“你约我来，谈什么呢？”

小黄看他神态略带拘谨，心里有数，说：“你还需要约吗？你是这幢房子里的男主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绝没有废话。昨晚你不是走得很从容吗？谁又责怪过你？”

马长乐佯作恍然：“那，我此刻就可以走？”

小黄不屑地笑：“你自然可以走，请便！”

她这样回答，马长乐反而不好走了。他此刻不明白这女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她怎么可以让自己来去自如呢？这样的姿态，兴许是有意为之的。她的目的何在？

小黄见他沉思，撑船下篙般说道：“我是你的人，跟着你，任凭你处置，一点儿怨言都没有。可是，你不当我是你的人，故意跟我生分，这是伤人的态度。我什么都付出了，这几年来是你事实上的老婆，请问，你哪天真正把我当过老婆？”

马长乐不敢回答。这个问题有陷阱，无论承认与否都会引发她后面预备已久的反击。他只好装傻扮糊涂，避开敏感词，说：“咱们在一起，是你情我愿的，日后怎么样，也得是你情我愿才好。互相不勉强，彼此不记仇，那是最好不过的。”

小黄说：“知道你情我愿就好，咱们同居这几年，我对待你要远远胜过家里的黄脸婆吧？她可以离得了你，我却不行。我是你真正的妻子，你得明白这一点。我付出了所有一切，只想做你的老婆，难道你就不能承认吗？”

她步步紧逼。

马长乐摇头说：“我不能。我有妻子有儿子，我的性命跟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斩不断，割不开，这是上天注定，强求不来的。”

小黄两眼微红，说：“你把我当妻子使用，还不肯承认。假惺惺地说自己有妻子儿子，你这个人够狠毒。告诉你，别拿上天做借口，我白白地陪你睡，服侍得比亲爹还要亲，你说走就走，连屁都不放一个，应该吗？小心上天有眼，你会有报应的！”

马长乐一摆手，果断地中止了这毫无结果的辩论。他沉下嗓音说：“不谈这些，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咱们迟早是要分开的。长痛不如短痛，现在一下子分了好。你还年轻，可以找一个年岁相等的男孩子，恋爱结婚。我老了，不中用了，日后照应不了你了。”

小黄被他这伪善的话语气坏了，啪地拍了一下茶几，厉声说：“马长乐，狗娘养的！到了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你连畜生都不如！三年前你在歌厅勾搭我时怎么不讲？你骗我上床时怎么不讲？这几年你玩腻味了，突然良心发现了？放你妈的狗臭屁！我的青春都被你拿去了，你这时候装假正经？做梦去吧！”

她把马长乐骂了个狗血淋头。

马长乐听了，哪里有话可回？不错，这女孩十九岁时跟了自己，除了没生孩子外，什么事情都做过了。这时候自己这样讲是过分了，可是不这样讲，又能讲些什么呢？今天自己来的目的翻来覆去就是两个字——分手。在这个前提下，一切掩饰、谩骂都是徒劳的。

他狠下心来说：“都是我的错，我耽误了你的青春，我都承认。可是你现在才二十二岁，真的还很年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有什么难处？”

小黄凛然道：“废话，走到了这一步，我是回不了头了。你的鬼主意休想得逞！”

马长乐两手一摊：“我没什么鬼主意呀，只不过是收拢这疲于奔命的生活，为后半辈子打算。我老了，给不了你以后的保证，你有的是选择的机会。我已经没有，只剩一条道走到底了。”

小黄决然地摇头，说：“休想，你这些都是休想。你承诺要娶我的，你承诺要回去离婚的。你反悔了，这世上有些事是不能反悔的，可你偏偏反悔了，反悔了！”

马长乐忆起了自己在床第间无数次的承诺，羞愧难当，毫无指望地说：“我没有办法，没法子了，才这样做的。我真的没办法了。请你原谅。”

小黄嗤然冷笑：“你没法子？离婚程序我清清楚楚。硬离不了，可以起诉离婚，再不成，分居超过六个月，自然就解决了。你是律师，做这件事是举手之劳。可你就是不肯去做，这样对待我，实在是太过分了！”

马长乐两眼湿润，带着哭腔说：“你不懂的，我的苦衷你哪能理解呢？”

小黄急得五官几乎变了形，一字一句地说：“你离不开家里的黄脸婆，离不开寄宿学校的儿子，为了他们，你要伤害我这样一个全心全意对你好的女人，你太自私了，你准没好报。我不会放过你的，不会放过你的老婆，不会放过你的儿子，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报复你们。你记着，你们都不得好死！”

她如何诅咒自己无关紧要，诅咒欧阳梵也不打紧，可是牵带上了儿子，马长乐按捺不住性子了。他在忍受语言羞辱大约半个钟头后，终于开始反击。他盯住小黄的双眼，认真地警告说：“你我之间的事情，不要涉及我儿子，他跟你连面都没见过，你连他也诅咒，有什么意思？”

他陡然间的态度转变，先是令小黄一怔，但随即恍然大悟，不经意间，这个浑身溜光滑腻、无处着手的男人，突然暴露了他的软肋。她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对于马长乐的警告置若罔闻，继续威胁说：“我就是要诅咒，你们一家子都是蛇鼠一窝。有你这样的爹，儿子也好不到哪里去，都是祸害人的王八蛋。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不但说，还要去做！”

马长乐的怒火慢慢地从心底深处向上升腾，他拼命地压抑，喝了一口冰凉的白开水，说：“好聚好散，没必要弄成这样。我知道理亏，对不住你，但我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作出补偿。行不行？”

小黄看着他脸上殷切的表情，本想依照蜜友提供参考的金额开价。可是，既然他已经开始退让了，那何不得寸进尺呢？今晚让他屈服，离婚娶自己，才是正题。讨价还价，是最后万般无奈下妥协的底线，她在大好形势下岂能自行收兵？

她的念头闪电般转了又转，脱口说：“没这么便宜的事情。拿几个臭钱就想打发我了？我是为钱才跟你的吗？我有这样贱？你这个混蛋，欺骗我也就算了，还拿钱来侮辱我。告诉你，我不要钱，我要你兑现诺言！”

马长乐没想到她会断然拒绝，几乎控制不住情绪，他强硬道：“这个不可能！我不可能离婚的，这一点你不要指望。”

小黄见他直截了当地回绝了，怒火填膺，不假思索一下子揪住了他的衣襟，奋力旋转了两圈，勒紧了他的脖子，恨声说：“那你别想从我这里脱身，我要缠你一辈子，你往后的日子没有一分钟会安生的！”

马长乐点头，说：“那好，你一意孤行，非要弄得两败俱伤，我奉陪！”

他用力攥住她的双手，想解开她的纠缠，离开这里，可是小黄拼尽全力抵抗。他不是王敬那样强壮的男人，两厢较劲，好不容易才凭借性别的那点儿优势将她的手掰开。被掰开手的小黄就势拦腰抱住他，死命地摇晃着。马长乐失去重心，轰然倒下，脑门离门框锐角仅有一公分的距离。他惊出了一身冷汗，随即因惊吓而勃然大怒，反手一记重重的耳光。

小黄两眼一黑，金光闪烁。他们相好以来，无论关系亲疏，脾气好坏，他从来没有动过她一个指头。可是当下这一记耳光，彻底地把她打懵了，也可以说是把她打醒了。她扶着门框，充满怨毒地瞪着他，点点头说：“好，你动手了，原来你也会打女人。你竟敢打我。姓马的，你记住，你迟早要为这个后悔的。我要让你付出代价，让你生不如死！”

马长乐怒极动手，这一刻倒有点儿后悔了。他呆呆地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但小黄却猝然发威，抡开手臂左右开弓地抽打他的嘴巴。他边遮挡边往卧室里退却。她哪里肯放过，一下子猛扑过去，掐他的左脸。他侧身避让，她就势转而一口将挨近自己的左手咬住，狠命地撕拉着。

这一咬用尽了全力，马长乐疼得惨叫，一拳打在她的太阳穴上。

小黄仰面朝天倒在床上，爬不起身，口中却不肯罢休，仍然在威胁咒骂：“你打我，好啊！我豁出去了。你有力气，我打不过你，我找人对付你。对了，还有你藏起来的小兔崽子。他在寄宿学校，对吧？他活不过今年了，我向你保证，他活不过今年，我要让你生不如死！生不如死！”

马长乐听她提及儿子，怒火冲天，再也忍耐不住。他一下子骑扑在她身上，左一拳右一拳地狠狠揍她。小黄见他两眼通红，发疯失控的样子，既害怕又愤恨，边还手边叫喊救命。

马长乐哪里能让她再叫叫嚷嚷，顺手拿起一只充填棉花的靠垫来，迎面捂压下去，阻止她再叫。小黄的身体像蛇一般竭尽全力地翻滚、颠伏，劲道奇大，差点儿把他掀翻下去。马长乐横下心，俯趴在她身上降低重心，只是一个劲地下压。

这样僵持了不知多久，小黄气力耗尽，渐渐动弹不了。马长乐也是精疲力竭，他松开手，俯伏在她的身上，咳嗽喘气，喃喃地说：“你逼我太甚，不抽你还要翻天了。这下子服帖多了吧？”

小黄没有吭声。

他翻身离开了她的身体，将搁在她脸上的棉靠垫揭起来往角落里一扔，说：“起来吧，好好说话，我答应给你钱，至少能让你舒舒服服地过上十年八载。还知足？”

他坐在床边，少许恢复了精神，再看看小黄仍然横躺在床中央，一动也不动，于是又连叫了两声，她还是没有反应。马长乐以为她在伪装，便去推了她一把，触及了她的身体时，手感软绵绵没了韧性。他一颗心猛地向下沉坠，凑过去看她的面孔，顿时呆若木鸡。

小黄两眼半睁半闭，嘴巴张开，仿佛一个椭圆形的黑洞，正对着他的视线。马长乐打了个冷战，霎时间汗流浹背。冷战和出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理反应，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小黄死了，被他亲手捂死在了松软的靠垫之下。这靠垫，是她打发时间时赖以垫背的工具，现在却成了情人杀害她的凶器。她毫无预感地被杀死了，这死亡是她自己锲而不舍的努力所带来的。她绞尽脑汁想和情人结婚，可是却在争执中被情人失手断送了性命。她所追求的所谓幸福，也就在死神降临时变得毫无意义了。

她梦想着能给予她希望的人，带来的是绝望。这一出悲喜交加的闹剧，终于以悲剧收场。爱巢变成了杀戮场，这恐怕是这对情人交好欢爱时无法预料的。

马长乐惊骇之后，发疯似的抱起小黄来，探她的鼻息，嘴对嘴地送气，摇撼她的双肩，可是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了。小黄在口角争斗中，被他鲁莽无意中用枕垫压迫窒息而死了。他先想拨打 120 急救电话，可是转念想救她生还的希望已然渺茫，万一她死了，自己就再也脱不了干系。她脸上的伤痕是自己愤激中殴打所至，跟她的死亡联系起来，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楚了。他不愿就此担当杀人的罪名，更不想坐牢，他养尊处优的生活绝不能因此而告终。

但是，面对这样不堪收拾的局面，他该如何应对呢？此刻的马长乐从极度的惊惧中清醒过来。他犯了杀人罪，或者是过失杀人罪，有两条路摆在自己的眼前：一是向警方自首，争取从宽，如果有同行得力的辩护，最多是死缓，不至于丢掉性命。但是死缓或者无期徒刑，对他而言其实是一回事。这时候他像所有人一样，都抱着侥幸求生的愿望，不愿意去直面它。另外一条路就是，将这桩罪行掩盖下去，能掩盖多久就掩盖多久。在当下这环境里，成功地藏匿一具尸体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她的尸体不能暴露，一旦暴露了，他的嫌疑就浮出了水面。她只能是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留下永远的悬疑。这个结果就他而言，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马长乐头脑里无须挣扎，当即就决定下来。他要处理尸体，就此踏上一条冒险之路。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客厅里，从猫眼朝外窥视，确定门外没有人，方才屋里的争斗打骂没有引起邻居的注意后，转回卧室关紧了门，去收拾小黄的尸首。可是，他心中的慌乱犹在，再加上捂杀小黄时耗尽了体力，双手像是患了重症肌无力似的，再难动弹她因死而沉坠的躯体。

他哀叹一声，居高临下再度俯看这女孩子死后的容颜，忽然一阵彻骨的悲哀涌上心头，他低声哭泣起来。他从没有想刻意伤害她，更不想杀她，他们之间这样的结局，真是鬼使神差走到了这一步，再难说清道明了。

他浑身乏力，坐在床头，绝望地明白，单凭自己一个人的体力，是无法处置小黄的尸体了。他必须向人求助。眼下这局面，谁能助他一臂之力呢？只有妻子欧阳梵。

马长乐无路可走，无法可想，拿出手机拨打着家里的座机。

(四)

欧阳梵坐在温暖的被窝里，摆了个随心所欲的姿势看电视。晚上马长乐没有回来，根据他昨晚的行径和口风来看，似乎跟那个前 KTV 小姐的关系到了摊牌终结的地步了。自己已经默许了他用钱打发她的设想，但不知道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个数目。好在最近亲历了马长乐的繁忙业务，知道他赚钱的能力，对此心疼一下之后就淡漠了。她估计他今晚回家来，等到他回来时，也许会有相关的消息了。

大约晚上十点，忽然床头电话铃声大作，把她从昏昏沉沉的境地惊醒，看来电显示是马长乐打来的。他这时候不回来，打电话干什么？欧阳梵疑惑着接听了。那边马长乐的声音有些虚弱，说：“我在北苑小区 12 号楼 203，出了点儿事，你过来一下。”

欧阳梵对这个地址很是陌生。她不知道他怎么会在那里，难道这就是他和那个小情人同居的地方？她问：“出了什么事？我都上床睡觉了。”

马长乐催促说：“你过来就知道，十万火急！”

欧阳梵无奈之下只得离开被窝，稍事整理后披上外套出门，在凉气深深的秋夜里坐上出租车，一路赶往丈夫电话里所说的那个地方。

一刻钟后，她到了目的地，分不清楼道入口，让马长乐下来接。马长乐匆匆地下楼，见了她像是看到救星一般，挽起她的手就上楼。开门进屋后，欧阳梵打量房间里的陈设，感觉到了其间浓浓的女性趣味，明白过来，这里恐怕就是丈夫金屋藏娇的所在了。

她不知道他要自己来的缘由，四顾找寻，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是谁的住处。

马长乐眼巴巴地望了她片刻，突然双膝一软，扑通跪倒在她的面前，泣不成声地说：“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没路走了，求你帮帮我！”

丈夫陡然间的失态，刹那间把欧阳梵惊呆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她抓住他的肩头，推搡道：“出了什么事？你别跪呀，快说，快说，怎么了？”

马长乐将面颊在她的大腿内外侧磨蹭着，抽泣道：“我……闯下大祸了！我……把她给失手杀了！”

欧阳梵犹如被雷电击中一般，霎时呆住了，这个结果是她做梦也料想不到的。马长乐，吴尚上数的律师，竟然杀死了自己包养的小情人。作为他的妻子，她面对着这个事实简直不敢相信。她摆脱了他慌乱无措、捞住救命稻草样的纠缠，清脆地给了他一记耳光，低声说：“冷静点儿，说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马长乐被妻子这警醒一击从惊惶中拖拽出来。他站起身，拉着她进了卧室，指着被子遮盖得严实，只露出头顶凌乱头发的小黄的尸体，详详细细地把自己约见她，意在商谈分手事宜，她如何疯狂地威胁挑衅，他如何忍让，最后在对方拿儿子的生命安全为要挟时，终于忍无可忍和她厮打，结果无意中失手将她捂死在床头的经过说了一遍。

欧阳梵听着他叙述，脑海里一片空白，好一阵子后才缓过劲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去自首吧，要保密，赶紧自首。你是律师，难道不明白这中间的轻重吗？”

马长乐坚决地摇头：“我宁死也不去自首。我怎么可能熬得过牢狱里的生活？再说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知道我杀了她，把尸体藏起来，不就行了？只要没有尸首，我就能逃过这一关。求你帮我这一次，以后我做牛做马，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欧阳梵完全明白过来，他这半夜里叫自己过来，原来就是让她帮他藏匿尸体。她摇头拒绝：“好汉做事好汉当，你硬要拖我下水干什么？”

马长乐指着床上的尸体说：“她个头大，身子沉，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这世上除了你，我还能找谁来帮我？”

欧阳梵依然拒绝。

马长乐心急如焚，带着哭腔说：“她不拿儿子的安全来要挟我，我也不会失手杀了她。看在儿子的份上，你也要帮帮我呀！成不成？看在儿子的份上！”

他用儿子为筹码来要挟妻子，正击中了欧阳梵的要害。她迟疑着，扭头去看那隐没在被子下的尸体，居然没有害怕。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接近过死尸。这死去的女孩子她见过，青春美丽，令人嫉妒。可是，就在不久前，她的生命被马长乐所扼杀，而自己却要帮助他来掩盖罪证，这简直太……

欧阳梵实在想不出贴切的词语来形容，喉咙里发出一阵干瘪的笑声来。马长乐意带惊恐，以为她这阵笑是被横陈在眼前的尸体吓坏了，一个劲地叫唤道：“欧阳！欧阳！你没事吧！没事吧？”

欧阳梵无奈地望着他，摇头说：“天下竟然有你这样的丈夫？我真是上几辈子做尽了好事才修来的。”

马长乐立刻意会过来，展开双臂将她拥在自己怀里，狠命地抱紧了，低声说：“快，快些动手，抓紧时间！”

这对夫妇在秋风吹荡的时节里开始了共同的冒险历程。他们手脚笨拙地揭开被子，用毛巾遮住死者的脸部，将体温犹存、关节尚未僵硬的尸体翻来覆去地摆弄，想将它捆扎好运送下楼，装进汽车。这一番努力，经过了几次尝试。先是依照电影上学来的埃及人处理尸体的

方法，用被单裹扎起来，一人抬肩一人抬脚，却是十分地累赘，无法达到隐蔽的目的。

倒是欧阳梵情急之下想出个主意来，解开捆扎，让马长乐先将尸体褪去外衣，赤条条地在脖子上系一根布带，齐腰弯曲下压向前，跟脚髁绑牢，然后用布单缠缚挤压，最后变成了上肢和下肢一百八十度的重合，明显地减小了体积。然后，马长乐在屋子里四下寻觅，找出了用于搬家的尼龙拎包来。这只包容积硕大，大约可以放置这具经过处理的尸体了。他们夫妻合力，将小黄的尸首臀部朝下先塞进去，接着各自提住包的两端向上，使尸体滑坠入内，双手和双脚横曳在开口处。马长乐赶紧拿来一条毛巾，贴住了下摠，一节节地合上拉链，煞费苦心之后，终于将这具尸体安顿好了。

马长乐看看手表，此刻已是半夜十一点四十五分，正是行人稀少的时候。他下楼开车停在楼梯口，和欧阳梵合力，提心吊胆地将装着尸体的拎包运下去，藏在后备箱里，趁着迷茫的夜色一路疾驶离开了这个小区。一路上，车里的这对男女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可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他们将死者运离了案发现场，该往何处去呢？

马长乐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杀人之地后，又怕碰上夜间巡夜的警察盘问，索性将车停在一处不起眼的地带，跟妻子商量这个问题。欧阳梵的意思是挖个坑先埋了。马长乐摇头，这深更半夜到哪里去找地方，找工具？而且一旦声响被人觉察了，岂不是自寻麻烦？他的意见，干脆开得远一点儿，到江边去找个堤岸，扔下江里去算了。可是，江水漂流，一不留神就会被人发现，尸体的身份被辨认出来，他又脱不了嫌疑。

两人左思右想，不得良策，正心急火燎之际，马长乐脑袋里灵光一闪，有了主张。他发动起车来，沿来路向闹市区开，似乎是方向明确了。欧阳梵问去哪里，马长乐说去他老宅子里，在屋子里刨坑，动静不大，不会引人注意。欧阳梵反对，那儿虽是平房，但一个院子里住了三户人家，想来瞒住人的可能不大，不如……

她咬了咬牙关说：“藏在我父母那里。那是个单门独院，不会引人猜疑，而且二老都在外地大哥那里长住，这房子空着。还有，这院子角落里有口枯井，上面盖了石板，没人注意。要不，就藏在那里？”

马长乐一拍方向盘，再度掉转了方向，直向欧阳梵度过少女时代的地方驶去。

（五）

律师马长乐的情人、前 KTV 歌女小黄的遗体，赤裸着身体被布单麻绳束缚得极其紧张，仿佛蜷曲的虾米，她以这个惯常用以看电视消磨岁月的姿势，落在一眼百年古井里。井底依然有带着潮湿气息的淤泥，但不深厚，仅仅陷没了半边头颅。她几个钟头前还鲜活生动的生命，早已飘逝难觅了。这是她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最后的栖身处，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她将在这里慢慢地腐朽成泥。

杀害她的人，在此后的两天里亲力亲为，运来了水泥黄沙，将井口表面砌封得严严实实，并把整个院子里的地面重新整修，铺设了一层防滑地面砖，井口的封堵痕迹被抹除得一干二净。直到这一刻，惊惧且惶然的马长乐才稍稍缓了口气。他在次日的晚间重新潜回小黄生前的住处，伪造出平和安静的假象来，似乎在这样的氛围里，根本不会出现凶杀，就连吵架口角也是不可想象的。

马长乐站在门前，最后审视一眼这间屋子，轻轻地关上门离去了。这幢房子当时买下后，登记的产权人是小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就此让它空无一人地存在下去，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踏进它的门槛半步了。

在这异样宁谧的情形下，马长乐对于自己隐藏罪证的安全性信心十足。他认为，那具深藏在枯井里的尸体，没有任何可能被警方或者其他发现，除非是小黄自己从井底爬上来。

但这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不会完美、无懈可击的。与自信心十足的马长乐截然相反的是全程协助他的妻子欧阳梵，她一反处理尸体时的从容，当天下午就突然昏倒在陪同他购买水泥的半途中。马长乐气急败坏地送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过度紧张引起的突发性心脏病以及高

血压。这两种病合并爆发，可想而知，一向身体健康的她，昨天夜里受到的刺激有多么强烈。

马长乐无奈，留她住院治疗，自己独自一人去孤军奋战。当他次日忙碌完了一切，急匆匆赶去医院时，正巧遇上妻子在旧日同学面前行将崩溃。他心中的悔恨极其深重，知道自己不该把妻子也拖进来。她目前的状况已经从一个得力的协助者变成了隐匿这宗杀人案件的软肋。她在现场时的镇定是某种神经受惊后麻木的表现，而非她的心理素质过硬。麻木期过后，就是危险期。他原本以为天衣无缝的掩饰计划，现在出现了裂隙。他必须及时补缀住它，使它不会导致自己的计划失败，付诸东流。

欧阳梵何尝不明白，自己那时的失态会断送掉丈夫的前途以及生命，断送掉他们冒着巨大风险一起藏尸的所有努力。可是，精神上的自我欺骗容易做到，身体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它拖累着她在压力下狂奔、失控，尤其是看着黎伟那情意绵绵的面容时，更是难以抑制。她抢白了丈夫几句后，重新陷入了自责之中，说：“算了，以后不让这些人来打搅我，我想好了，从明天起，我出门旅游去，去青岛和大连，到海边散心，或许会把这些事情淡忘掉。”

马长乐同意她的做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这种做法是她眼下最佳的选择，没有比这个更合适当前的处境了。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后，便开始准备欧阳梵出门的事宜。马长乐正想打电话联系旅行社，查询去青岛、大连的线路以及日程，一个电话暂时中断了他们的计划。

电话是许强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异常严肃地质问他，今天是第三天了，黎伟那边约好见面没有。马长乐陡然醒悟，自己忙于处理手头这桩棘手事情，几乎把他的托付忘在脑后了。他惊噫了一声，敷衍几句后打发了许强，转而望住欧阳梵说：“咱们还是不得安宁，刚刚驱鬼出门，马上还要请鬼登门。真是他妈的见鬼了！”

于是两人合计了一下，仍由马长乐拨打黎伟的手机，先向他道歉，方才误会了他跟欧阳梵，好心当做驴肝肺了。为了补偿自己的莽撞带来的不快，他们夫妻俩单独宴请他吃饭。

黎伟先是意外，然后推辞，马长乐便把手机丢在妻子手里。

欧阳梵无奈之下，只得说：“他错怪你了，羞愧难当，难道还不能弥补过失吗？男人这样小气，那我们女人可该成什么样子了？”

黎伟呵呵一笑，同意了他的邀请，约定明晚六点半在酒店见面。

欧阳梵并不清楚这次请黎伟吃饭的原因，只知道是应了许强所托。这个开发商让法律顾问出面，约谈文管处长，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中的蹊跷所在，她无从得知，只有丈夫跟许强两个人心里有数。有了这件事的打岔，她的出行以及源于那晚的恐惧紧张，稍稍有了缓解。她开始从内心把自己当做一个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那晚的情形。小黄死于马长乐手下，马长乐背负了杀人罪名，他们同样是咎由自取。这对野鸳鸯劳燕分飞之际，翻脸相向，彼此互相毁灭，她是唯一的见证。

她心里原来对小黄的痛恨已经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淡淡的怜悯。现在她对于马长乐的偷情行径也已然淡漠了，以同样可怜的目光打量这强作镇定的男人。他内心里其实早已惊慌失措了，只不过没有人恰巧来揭开那层薄如蝉翼的遮盖而已。藏匿尸体，掩盖不了他杀人的行径，从捂死小黄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跟过去挥刀作别了。杀人犯马长乐，杀人匿尸的凶手马长乐，这些串头衔，实质上替代了他过去唯一的称谓：律师马长乐。

马长乐杀人后，既然不想投案自首，依旧想在世人面前保持原有的身份，那么他还得依照这世上的游戏规则来办事，履行许强的嘱托是当前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夫妻俩整休了一天一夜后，于次日黄昏驾车赴约。他们到达酒店时，距离预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可是，客人竟抢在东道主之前早早地来了。

今晚，黎伟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单身赴会，还带了一位年轻的女子，正是那晚口角后他所声称的女朋友，画家柳盈小姐。柳盈一脸的笑，跟黎伟面对面地玩着扑克，赌注是赢家刮输家的鼻梁。柳盈显然是输掉了，闭着眼昂着头接受惩罚，嘴里哎呀哎呀地提醒着：“轻一点儿、

轻一点儿，别把鼻梁刮塌了。”黎伟故意使劲，指节顺着她那隆挺的鼻梁中线向下摁着，笑嘻嘻地说：“没事，刮不塌的，越刮越有型。”

他们这情侣间的亲昵，被推门而入的欧阳梵一眼瞧见了，霎时间五味杂陈大笑一声，说：“柳小姐真可爱，越来越像个小孩了，连咱们这位老同学也恢复青春了。”

黎伟笑而不语。

柳盈嫣然笑道：“原来是你，自从省城画展之后，我们可好久没见面了。你气色不太好，感冒了？”

她无心之言，戳中了欧阳梵的心病。她的脸色煞白，尴尬地笑道：“血压有点儿异常，还好，不至于要命。慢性病，慢慢地拖呗。”

柳盈关心地凑过去，握住她的手说：“那……马先生可得多照顾你。女人到了这个岁数，得好好保养了。”

她有意无意地把健康和岁数联系起来，似乎是在点明她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暗示自己的年轻优势。欧阳梵没理会这个，饶有兴趣地打量黎伟，笑道：“我早就猜你们之间会有结果的，这不一语中的，你无话可说了吧？二位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喝喜酒呢？”

黎伟脸色微红，说：“该请的时候自然会请的，没必要预定日子。”

柳盈说：“是呀，说快就快，说慢嘛，也许没想象中的慢。”

马长乐跟欧阳梵不约而同地笑了。马长乐和柳盈没见过面，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倒是没见识过。他请他们入席，吩咐侍应生上菜，先跟妻子耳语，打听这女孩的来历。欧阳梵大概地说了，他由衷地羡慕起黎伟来。这样的女孩，自己无缘遇上，天可怜见竟让自己遭逢了小黄那样的女子，结果酿成了如此惨祸，真是不堪回首。

他心里怀着莫名的嫉妒，这样电光火石般地念头掠过，随后想起了这次晚宴聚会的目的。此刻他没有心思再拖延下去，便把许强嘱托的意思表达清楚。至于对方的反应，以及他所携女友的底细，并不在费心考虑的范围内。

他斟了酒，先含糊其辞地致歉，这桌上四个人，两对男女，只有柳盈蒙在鼓里，不明白其间的意思。黎伟也不便多说，笑嘻嘻地说一声没关系，一笑饮酒，抹去了这无谓的过节。

接下来，马长乐话锋转向，说起了正事。他说，许强本来也是想来的，可是另有要务，所以委托自己敬上三杯酒。黎伟一笑，说这不能。人不来没关系，托人遥相替他代酒可是没诚意，太矫情了。马长乐说不矫情，一点儿也不矫情。人家是真的想敬他的酒，这三杯酒可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这话一说，倒让黎伟惊讶，反问他这其中的缘故。马长乐思忖片刻后，凑在他的耳边，低声嘀咕说：“他让我向你致意，放他一马，给一条生路走。”

黎伟惊愕，沉吟着问缘由。

马长乐说：“A21 地块，是容城置业的囊中之物，你一出手，就坏了他的计划。他焦头烂额，请你手下留情呢。”

黎伟愣住了，没想到此刻马长乐口中说出这般奇怪的事由来。他依稀忆起，跟许强某次聚会中提到过这地块，但并没有明确表达清楚，而且当时他也没有确定柳宅应纳入文保名册。当时，它可是属于拆迁范围的。马长乐这样挑明了，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个犹如天外飞来的难题了。

现在，第二批文保名册已经上报，同时还附带了关于柳宅修缮恢复的重点设想，不是箭在弦上发与不发的问題，而是箭已离弦，直奔目标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时候许强突然冒出来，岂不是开玩笑？

欧阳梵见他们步入正题，识趣地拉起柳盈来，借口到对面超市买些饮料，避让出去。马长乐看黎伟沉默，以为他是思忖对策，便敲起了边鼓，说：“许强这个人一般情况下是不求人的，这次开口再三地请托我出面，我却不过情面，只得勉为其难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想，这件事中间应该还留有回旋的余地。折中处理，大家皆大欢喜。更何况许强不是个小气的人，容城置业这样的公司也不是一般的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黎伟摆弄着酒杯左思右想，难觅良策，长长地做了个深呼吸，说：“我无计可施，无法可想。名册已经上报，大约都快批复下来了，你知道，整个城西改造工程，就等着这名册公布动工了。我的压力很大，不得不这样。”

马长乐摇头，说：“时间还来得及，但是你先得同意修改内容。把柳宅改造计划从中删除。”

黎伟在柳宅保护的项目上蒙受过不白之冤，好不容易找到确凿的证据，想借此做出些业绩来，却不料半道上杀出这条拦路虎来，企图中断自己费尽心血谋求的成果，他心中哪能接受。许强是什么人？马长乐又是什么人？他们跟他之间，存在着为此作出让步，事业上蒙受巨大损失的深情厚谊吗？

想到这里，黎伟的内心不再犹豫矛盾，断然摇头拒绝了。

马长乐失望了，但至此也长吁口气，似乎有了个结果，总比悬而不决强。他呵呵一笑，说：“好的，好的，你有了答复，我也就完成了使命。让许文强和他的琐事见鬼去吧，咱们喝咱们的酒。”

女主人和年轻女客牵着手带了些果汁之类的饮料回来，有说有笑。但黎伟敏感地觉察到了柳盈偶尔瞥向自己的眼光中疑虑的意味。他貌似从容地陪马长乐喝酒，其实心里已不耐烦。这接下去的晚宴，看上去热闹，实质上索然无味。黎伟不停地喝酒，只为了让它早些结束。他跟柳盈在一起，享受着生活中的快乐。欧阳梵的雍容大度，在他的眼里愈来愈假，他洞悉她的心思，甚至也明白了她随丈夫一起现身的目的。变脸是一个绝活，他们夫妇俩在这个技术层面上，配合得早已相得益彰，炉火纯青了。

今晚，他的心底开始厌恶他们。酒足饭饱后，和柳盈一起道别，头也不回地踏入到灯火斑驳的大街中去。柳盈挽着他的胳膊，依偎在他身边，俨然一副小鸟依人的姿态。

酒店台阶上，东道主夫妇在目送客人走远后，心情都异常的沮丧。欧阳梵怀着自取其辱的恼怒问丈夫，这件事办妥了没有。马长乐摊开双手，说拒绝了，看来下面的事情得由许强去解决了。他叹口气，掏

出手机向许强通报，说饭请了、酒喝了，但是事情没办成。这位黎处长顾虑重重，真实的想法也没有透露，现在口信已经带到，后续事宜请他自己决定。许强对这个初次的试探结果，似乎并不觉得意外，低声嗯了一下，说声麻烦了，多谢，就此挂机。

马长乐冲妻子招手，恢复了原先的心境。今晚例行公事之后，他们默默地坐进汽车，返回家中。半途马长乐说交警队通知他去取车，对方同意五千块钱一次性了断，明天这辆车就还给欧阳梵开了。

欧阳梵听她提到车，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那天在美容院邂逅小黄之后，发疯似的驾车前突后逐示威样扬长而去的情形。那天的小黄，健美俊俏，在店里跟那些美容师们炫耀自己的老公。现在，她已成井下枯槁的遗尸，杀她埋她的人，就是她引以为荣的人。人生一出戏，演来演去，猝然失控，最后成了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这场梦境能醒来与否，只有老天知道。

她边开车，眼角的余光侧窥这个神色凝重的男人，暗暗担心起来。她现在所考虑的，都是那天在现场冲动之下无法顾及的问题。小黄埋在井底，无人知晓，但她失踪的日子一久，必然有家人、朋友要寻找她。她和马长乐同居，是公开的，知情人不少。她不见了，他是首当其冲的嫌疑人，日后围绕着他不知道会有多少麻烦事情，他应付得了吗？他尽管是律师，熟悉案情的关键要点，在法律层面上有一道坚固的防线，可是很多事情不是他所能阻挡的。他犯下了罪行，能够瞒天过海？她开始丧失信心，眼眶里泪水充盈，急忙去扯下纸巾来擦拭。

马长乐发觉了妻子在流泪，伸手碰了碰她的脊背，安慰说：“别哭了，每个人都有烦恼。就拿你的同学来说，他断了容城置业的财路，许强会想法子对付他的，他的生命危险就在眼前。开发商在数以亿万计的利润面前，个把条人命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眼下跟咱们一比，谁更难受些？放心吧，这世界上揭开表面的那层遮掩，还不知道什么样子呢。也许咱们的烦恼，抵不过他们的一根指头呢。放宽心，像过去一样活着，为了自己，为了孩子，咱们都要安稳地活着。”

他这样说，让欧阳梵有了点儿底气。她原本被惶恐所代替的女人天性里的嫉妒，悄然浮上水面来。她的脑海里记忆着黎伟和柳盈携手离开的亲热场景，想到许强狗急跳墙后使出的报复手段，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后果，觉得自己帮助丈夫藏尸这件事已经没那么沉重了。

她笑了笑，说：“别人过别人的日子，咱们过咱们的日子，管他呢！”

他们回到家里，心存默契地整理房间，洗浴身体，上床睡觉。在薄棉丝缎的被子裹护下，他们从未如此亲密地贴靠在一起，彼此都不说话，用舌尖互相点舔着身体，这种禽类互表情意的举动，是人类复古的原始爱抚方式，他们没有羽毛，但赤裸肌肤的快感却比羽毛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强烈。马长乐呻吟着，欧阳梵也如同雌鸟样应和着。他们是两只在悬崖边躲避风雨的小鸟，无依无助，相互温暖，用自己的体温驱逐着对方的惊恐和不安。

最后，马长乐翻身而上，深深地进入她的身体，一点儿前奏摩擦都没有，伸展了四肢啊啊地叫着，一阵喷射。欧阳梵同样地喊叫着，快感高潮在第一秒钟就如核弹般空爆，席卷起惊涛骇浪汹涌而来。他们的身体在以同样的节奏抽搐，在同样的节奏里昏晕，在同样的节奏里松懈，在同样的节奏里转化为睡眠，无梦无惊，直至天明。

（六）

黎伟和柳盈离开酒店，在街头脱离了马长乐夫妇的视线后，坐出租车径直回家。进了门，柳盈迫不及待地问他，对于马长乐的提议是如何应答的，同意了还是拒绝了。

黎伟看她殷切地关注这件事，明白她的用心，牵挂祖宅的留存，于是摇头说：“开玩笑，他们早不吭声，等到了我付出心血努力、木已成舟后才来招呼，晚啦！我怎么可能答应？这工作还干不干了，副处长的职位还要不要了？他们也是，明摆着的事情，还要来自讨没趣，够餓！”

柳盈有些担心，将头靠在他的肩头，问：“你拒绝了他们，会有麻烦吗？”

黎伟笑了笑：“那个长得像周润发的许强，会来害我？也许吧，但我不怕，我这是公务，不是躲在家里砌房子，怕人找茬。我估摸着，马律师这是第一拨，后面还会有说客来，许强迟早会亲自出马的。这家伙直接跳出来挑明了就是，派了马长乐，还拖上欧阳，真是算计过了头。”

两人换了鞋，坐在电视前换换视角，把方才的不快和担忧暂时放下了。

他们俩在一起不过一天，就像化学实验似的，接触良久，反应却是瞬间的。柳盈上次表露了爱意之后，借酒发挥彻夜闹腾。次日上午从酒店分手后，偃旗息鼓不过半天，便在黄昏时扶着残醉打来了电话。

黎伟看是她的号码，第一次拒绝了，第二次依旧，第三次实在推托不过，只得接了。柳盈那时候在电话里一个字不说，只是哭泣，伤心欲绝。这样整整哭了十分钟，黎伟听了十分钟。十分钟后，他的心软弱下来，问她在哪里，她抽噎着说就在文化局后门小街对面的树阴下。

黎伟快步出了办公室，下楼后直奔后门，在那条保持着五六十年代建筑风格的小街上，找着了正倚靠在树干上默然垂泪的柳盈。她抬头看见他穿过马路而来，不知道是喜悦过度还是伤心依旧，哭得更加地激烈起来。这样一个女孩，这样一个充满了艺术气质、放任不羁的画家，此刻完全显现出了小女人的本质，她嚎啕大哭着抱紧了黎伟，眼泪鼻涕横肆，不顾一切地去寻找着他的嘴唇，狠命地吻着、咬着。

黎伟猝不及防，被这样的泪水给征服了。他原先的顾虑在这泪水下烟消云散，不留痕迹。他明白，新的爱情到来了，他在年过四十时收获了爱情。他这样的年岁还相信爱情，是幼稚，还是头脑发了热一时冲动，已是难以说清了。

这场恋爱看似不可思议，可就在那一瞬间成了事实。年轻女画家，中年小官僚，这是他们此前相处时互相戏谑的称谓，这两种身份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趣味、爱好、生活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别，可他们偏偏就跨越了这些深邃的鸿沟，情意绵绵地坐在同一间屋子里，

并肩去看电视屏幕里那些毫无意义的连续剧。也许，这枯燥无味的电视节目是他们激情生活的一个契合点，一个平衡的所在。在他们荷尔蒙释放的幸福时光里，它是必须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形式。一起看电视是形式，两人耐心地坐在电视机前才是本质。他们之间未来的婚姻，到了此时简直呼之欲出了。

黎伟在柳盈顺理成章地连续两天留宿过夜后，清醒地知道下一步就该轮到自己手捧玫瑰花跪地求婚了。第二次婚姻正加速而来，他的心理没有准备，但突然而至的爱情足以把这些茫然不适的感觉一举驱除。他忽然心底有些焦急了，产生了要和时间赛跑的冲动。他得赶紧结婚，生一个孩子，六十岁前抚养他（她）成年，正所谓末班车赶一赶，今生还有希望。抱着这个想法，他摆弄着手机里的日历，计划起自己的婚礼来。

柳盈看电视久了觉得倦困，就势侧卧下来，将头搁在他的大腿上，闭着眼，微笑着抚摸他肘下那一段光滑的衣袖，像是在替猫儿捋顺毛发似的，倾听着微型键盘的滴滴声音，问：“干吗呢？这手机里有宝吗？”

黎伟笑道：“有宝，宝贝多着呢。”

柳盈掐了他一下：“撒谎，明天趁你不注意，我把它给卸了，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

他们这样闲聊着，渐渐地都感觉到了倦意，正要去卧室睡觉。黎伟的下属小刘突然打来电话，告诉他，无聊之城网站上一个小时前，刚刚发布了一个匿名帖子，帖名是：不学无术，贻笑当世。内容跟黎伟有关，请他有空上网去瞧瞧。

这个夜间十点后的电话来得有些蹊跷，把黎伟酒后昏沉欲睡的困劲儿一下子惊没了。他赶紧开了电脑上网，上了论坛一看，果然有小刘所说的这个帖子，点击率正在攀升，目前位列前茅。他忙不迭地点击打开，浏览内容。

这帖子大致是说本市城西改造工程第二批文保建筑名册上报了，据可靠消息说一直名不见经传的柳宅，竟然摇身成为这次保护的重点

项目。文化部门某些人好大喜功，胡编乱造，生硬地玩起了“拉郎配”的不光彩行径，把八竿子打不到一处的宅子通通圈进了柳宅的范围，企图用假大空的概念来欺骗政府，欺骗百姓，搞子虚乌有的“江北第一豪宅”。

下面是发帖人的一系列所谓的研究驳斥资料。譬如，柳宅北面隔了一条干涸小河的明式建筑，是明末陈应龙的故宅，此人在扬州守城，随从史可法一起殉国，清末文史曾有记载赞颂。他的故居怎么可能和清代柳宅挂上钩呢？再有，柳宅东侧是清代名士胡兼士的祖宅，历代相传有序，胡兼士做过两任提学使，是本地名人，他和柳宅之间更是毫无瓜葛了。这柳宅以及柳氏家族，只在清中期昙花一现，民国后就没落不堪了。该家族既非公卿世家，亦非商贾巨富，所谓“豪宅”一说，简直是不切实际。

黎伟看着看着，眉头紧锁，看得出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有一定的地方文史修养，又有支撑其说的材料，文中定论的证据且不去辨别真伪对错，但就着这个时间段来看，非常的可疑。一个钟头前，距离他拒绝马长乐的口信不久，这个帖子就上了网，再看看后面的跟帖，称赞楼主、漫骂文管单位的比比皆是。这件事摆明了跟许强有关。他早已经暗中找人写好了驳斥自己的文章，看客下菜。自己未能如他的意，便就如影随形地出现了，因果关系一猜便知。

他在考虑对策，身后俯首看帖的柳盈已然下了断语：谬论！

她的看法跟黎伟如出一辙，是来自容城置业方面的鬼祟反击，说不定写有同样内容的信函已经寄往市政府等上级部门了，意在阻挠这个项目的获批及实施。黎伟摸起手机来，想打电话给许强质问几句，但转念就搁下了，这种无谓的口角于事无补，伤身伤神。有这个工夫还不如据理力争，用文字来捍卫自己反驳那个谬论呢。

他这时候睡意全无，索性放弃了睡眠的打算，打开文档，就在电脑上敲字，撰写文章，针对那个匿名帖子逐条予以反击。

第一，陈应龙是明末名士，死于扬州屠城，他的后裔在地方史上难觅踪迹。而柳氏家族是清初来到吴尚的，购置地皮，大兴土木，很

有可能把原本属于陈宅的房产纳于囊中，跟它是清代柳氏家族宅邸一说并无冲突。至于胡兼士，历代相传有据，到了清道光年后就没有了延续。胡兼士死于咸丰元年，贵州提学使任上，灵柩因太平天国之乱困在湖南归途中，就地掩埋了。他死后，子孙星散海内，故宅易主柳氏，也是可以想象的，阻碍不了它曾是柳宅旧有规模内一部分的历史。

这篇文章一气呵成，黎伟运指如飞，劈里啪啦敲完最后一个字，重重地打上一个句号，问身后红袖添香的柳盈，读后感觉如何。柳盈说就一个字：棒！赶紧发帖吧。

黎伟欣然点头，注册了一个网名，登录进无聊之城，把这篇文字发布在论坛里，检查无误后，这才关机、关灯，上床睡觉。

（七）

黎伟这一觉睡得甚是香甜，直到太阳升起才醒。柳盈早起了约莫半个钟头，在厨房里煎蛋、热牛奶，提前担负起了主妇的责任。别看她是未婚女孩子，又是个放任的性子，可是收敛起来过家庭生活，居然也做得有模有样，丝毫不差。黎伟自从章静离开之后，已有几年没有享受到这种被人照顾的生活了。

他穿衣起来，循声去厨房，瞧见她忙碌的背影，心中温馨之意顿起，双手从后面围住腰轻轻搂住她，在她的耳垂上吻了一下。柳盈腰肢微微挣扎了几下，用铲柄打了一下他的手，指挥说：“去刷牙、洗脸，待会儿吃完早饭上班，我上午去省城，明天下午回来。你不准乱说乱动，尤其是不准跟什么初恋女同学、离异的前妻眉来眼去。”

黎伟大笑，点了点她的脑袋说：“你这个小东西，真是有趣。都依你啦，我一摊子事都来不及做，哪里还有心思去跟别人眉来眼去的。”

吃了早饭，黎伟开车顺带了柳盈半路，然后去文化局上班。在电梯里，恰好碰上小刘，跟他说昨天的帖子看了，似是而非，问他看了自己反驳的帖子没有。小刘说还没有，这就去查看拜读。

进了办公室后，黎伟不忙别的，先开了电脑看帖子。自己的，攻击自己的，都一起被版主置顶了，他心中高兴，自己从事文保工作多

年，报告文章写了不少，还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公共平台上露过脸。再细看后面的跟帖，支持的多，反对的少，甚至还有人反戈一击，指认那匿名帖子出自本市某某人之手。那发帖攻击的人，至今还没有露面，估计是理屈词穷，不敢现身了。

他心情愉悦，念起那份报告的进展情况，便拿起电话联络上级部门查询。那边说文件已经送呈分管副市长，暂时还没回音，但这件事是特件，马书记关注的，不会拖多久。他放了心，又考虑了一气，觉得应该主动一点儿，摆出高姿态来跟许强联络一下，说明白自己的苦衷。

稍稍斟酌了说辞后，他用手机联系了这位容城置业在吴尚的负责人。电话一打就接通了，许强在那头语气平静，说：“黎兄吧？这会儿来电话，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

“在单位，现在几点啦，再不上班就会被扣工资了。人在机关，身不由己呀。哪像你，在家里也可以办公的。”

“我也在公司里。这年头，哪有这等好事，坐在炕头上挣钱。”

黎伟呵呵一笑，说：“昨晚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你老兄早个三天招呼一下，都不成问题的。现在方向盘不在兄弟手里，情非得已呀。”

许强笑道：“没关系，不拿你为难。我已经跟市政府方面通气了，这份文件眼下还没到李副市长手里，我估计用不了两天，就会发还给你们，重新审核。兄弟，你的工作我不干预，但提醒一下，证据有时候是会害人的。得研究透了，确凿无疑了才能办。有些事，单靠一时冲动是不成的。”

黎伟听他不但不怪自己，反过来点拨自己的本职工作，班门弄斧起来，倒是奇怪，说：“我这个出处史实应该是无懈可击的，不会有纰漏。”

许强淡淡地说：“柳宅早在年初我就暗中请过省市两级的专家来实地考证过，你那家谱、地契什么的，是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的？再

仔细把证据验证验证吧，我不想看到你在这方面丢脸。作为同学，可不愿意为此也蒙羞的。”

黎伟自信地一笑，说：“这点请放心，你不会因为有我这样的校友而丢脸的。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目标在脚踏实地地办事，问心无愧。”

许强有点诡异地笑着说：“问心无愧？这年头谁办事会问心有愧？兄弟，你可得仔细地琢磨我的建议。不多说了，再见。”

结束了这次通话后，黎伟今天从清晨起床开始的良好心情，被它搅弄得不再平静了。许强的态度着实令他难以捉摸。他没有沮丧、气恼的意思，甚至还亮出了底牌：那份文件到达李副市长的手里之前，就会被刹车打回。他不太相信这种可能，但是这世上什么样的可能都会发生的，尤其在容城置业这样有实力有背景的开发商的操控下。而且，许强再三地提醒自己专业方面的问题，难到其中真的有猫腻？

他略略思考了一下，不肯相信。许强目前处在自己的对立面，他的话所有目的只有一点，阻止柳宅进入文保名册，取消恢复旧有规模的重修计划。他是这个计划的始作俑者，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实在是难为情，更何况这件事关系到自己以后的前途，遵照许强的意思去做，就是把自己的未来放进他们的篮子里，风险成本实在太高了，不值得去做。更何况，和他们这些商人放弃原则地绑在一起，极不明智，后患无穷。

他不是刘洪，有这样的胆子敢于做这样的事情。眼前的处境对黎伟而言，是有些棘手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就此去歇那病假，让刘洪来顶缸。思虑了好半天，他确定了一个宗旨，只做自己本分里该做的事情，不越雷池一步，结果如何，自有天定。他倒想就此验证，许强有没有那个能耐把报告从市政府打回文化局，重新落在自己的手里。

黎伟满腹心思，没留神上司刘洪穿过走廊踱进了隔壁的办公室，十分钟后，他耳朵上夹了支烟，搓着手来到他的门前，笑吟吟地招呼道：“黎处长，在里面修炼呢？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真安静！”

黎伟恍过神来，请他进屋坐。他没进去，半边身子留在走廊里，嗓音洪亮地问：“最近进度怎么样？拆迁办那帮家伙们天天骚扰我，查问名册什么时候公布，烦死了！他们手心里痒痒的，看着那一大片破房子直淌口水呢。”

“还没呢，”黎伟听他的口气，不免怀疑他跟许强那边有无关联，这时候关注这名册的人，都天然地有几分嫌疑，当即说，“已经报上去了，这次第二批名册里柳宅是重点，上次会议上我提过的，打造江北第一豪宅。咱们文管处有你当家，也抖擞一下精神，替吴尚留一两件多年后会被人称颂的好事。”

刘洪大笑，说：“你的思路好，点子妙，我们大家都会跟着沾光的。你全权负责，我一切都放心，按照计划办理，文管处也要在吴尚露露脸，扬扬名了。”

他说这两句话，立时消除了黎伟的疑虑。这家伙虽然平时一贯贪婪，但是还没有卷入这件事中来。再细细琢磨也对，近期里许强多次跟自己借着同学聚会的名义碰面，自己是主要的目标，这说明他跟刘洪之间没有瓜葛。刘洪此刻的出现纯属偶然，与文保名册内容和容城置业之间的矛盾不搭边。

刘洪像是随意串门似的，在门口跟他闲聊几句后，拔脚走路。他没有去走廊尽头的处长办公室，而是进了电梯，扶摇直上了三层，去了局长办公室。推开门后，大大咧咧地掸了掸肘部刚才在下面门框上蹭着的一点儿灰尘，说：“好戏开场了，有点儿意思。昨天网上有了反应，有人挑柳宅保护计划的刺儿，咱们的伟哥反击了一把，暂时占据上风。看来，这些家伙倒不是对手，没丢了咱们文管处的脸。”

局长安详地笑着，埋头盯着份吴尚地图看，手指在上面点点戳戳，说：“容城置业商业广场？好大的胃口！一口就想吞下金蛋，执吴尚商业的牛耳，独霸吴尚商业地产？饭都给他们吃了，别人还能活吗？这么大的野心，在省城或者其他地方也就罢了。偏偏要到吴尚来，吴尚虽然是个小地方，但还是有几条有实力的地头蛇的。猛龙过江也得看看他们的脸色。裕达公司的刘总刚刚从北京回来，协助市政府偷偷

跑了发改委的几个部门，总算是借着他哥哥的关系把项目资金落实了。像他这样本土的企业家，才应该是地方政府扶持的对象。裕达公司在城南的万紫千红购物天堂，正红极一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先前暗中较量时，在价格上悄悄阻击了一把，硬逼着容城置业把招标底价提高了三分之一。这次，咱们协力合作，暗中布局，让它的城西开发计划搁浅，这主意真妙，用文保的借口，把最肥美的一块肉生生地给剔下来。哈！我看他们究竟会怎样应对！”

刘洪站在他的身后，看着地图，未免担心：“容城置业来势汹汹，毕竟是一条过江猛龙，咱们的动作会奏效吗？也许到了最后，它搬出救兵来，这边的规划还得依照他们来改，那就麻烦了，岂不是白费了力气？”

局长嘴边泛起了谜一般的微笑，说：“小刘，天机不可泄露，这盘棋中玄机重重，咱们既能让它难受，也就能令它快活。裕达和容城置业既是竞争对手，也会是合作伙伴，假如容城置业作出了适当的让步，同意裕达参股开发城西，那就是双赢，何乐不为？当然，那关键开关得掌握在咱们手里，明白吗？”

刘洪若有所思，说：“那是，不过咱们这位黎处长伟哥，纯粹像只关在玻璃柜子里的苍蝇，看着明白，可是飞来飞去总是碰壁，可真是有趣。”

局长笑容更加诡秘，说：“伟哥？他真的是要吃伟哥了。听说他谈恋爱啦，对方是个年轻的女子。男人过了四十，也许迟早都会吃伟哥的。你吃过，我吃过，伟哥自己，大概不久也要吃伟哥了。”

这两个男人在房门紧闭的办公室里会意地一阵暧昧大笑，笑声从半敞开的窗口向外散去。外面的人只当他们是心情愉悦，乐不可支，哪里会将它跟黎伟联系在一起呢。

这位被上下级同事们背地里以壮阳药戏称的正经男人，更是被蒙在鼓里。他正雄心勃勃地计划着婚姻，为接踵而至的幸福生活规划蓝图，丝毫没有觉察身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中透露出危险的蛛丝马迹。

这个时候他已经把初恋情人、离异前妻等同视之，并一齐搁下。他要跟画家柳盈小姐长相厮守、白头偕老了。二十岁的男孩，会在这样的恋情里陶醉迷茫，四十岁的男人，则是脚踏实地地考虑起未来生活里的细节来。他甚至开始为婚宴举办的地点犯起愁了。文化局定点的兴盛酒家，大厅面积有限，容不下预备的桌数，这场婚礼是热闹地办，还是简约地办？一个新的难题横曳在他的面前了。

人活在世上，有事就会有难题，不过轻重不同而已。这个属于生活细节的问题，纵有难度，比之于黎伟在文保名册上面面临的挑战，那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了。但即使是微不足道，也占据了他的精力。这两天他虽然没有劳动身体，可是应付的事务公私难分，一股脑地涌了过来，在他的面前摊了牌。而他偏偏不是那种可以同时对付多件事务的人精，难免力不从心。

他从柜子里取出罐去年别人送的速溶咖啡来，多挖了几勺冲泡了，喝上几口提起了精神，思路豁然开朗。果真要结婚举办婚礼的话，还真轮不到自己操心。自己是个二手男人，人家柳盈是个未婚的女孩，本身就有委屈的成分，这件事还不让她做主吗？万一她要將婚礼改在省城办呢？那他在吴尚所有的设想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他自嘲地笑，打电话给柳盈，问她到哪里了。柳盈说自己已到了省城，要去省美协申报下年度全国美展，要请几个老朽吃饭，好想让他过来陪。这些老先生们都不怕死，风烛残年还嗜酒如命。黎伟打趣，说这些老先生看她这个年轻美丽的画家，尘封已久的凡心动了，借酒张狂吧。几个年近七旬的老头子，好好地让他们醉一场。这年岁，已是醉一回少一回了。

柳盈咯咯地笑，说他刻薄。他却说自己厚道，是实话实说。她问他想不想自己。他自然说想，恨不能插翅飞过去，可是身不由己，眼下正坐班呢。她忽然想起昨晚的事情，关切地问许强那边怎么样。黎伟说通了一次话，没太大的反应，似乎对于阻止柳宅恢复计划信心十足，暂时搞不清底细，静观其变吧。

柳盈叹息一声，说：“不要太勉强，见机行事吧。强出头得罪人，毕竟不是件稳妥的事。”

听柳盈的口气，黎伟感受到了她对自己的在意和关心，心里暖洋洋一片，他决定放下手头纠缠不清的琐事，好好地静一静，就像刘洪所说的那样，修炼心境。在幸福面前，什么阻碍都是可以抛去不顾的。他的身心，如今全部沉浸在柳盈的珍爱里。女性之爱是最容易麻醉人或者麻痹人的天然药物，一针见效，让英雄折腰，寻常人丧失理智。

（八）

许强在茶几前正襟危坐，摆开棋盘，手里捧着本新购来的富士通决赛的棋谱，拈起棋子来打谱思索，沉溺于惊心动魄的变化里，浑然把身边的烦心事都忘却了。他的对面坐着律师马长乐。这个男人这两天莫名其妙地憔悴下去，而且在仪容上也出现了心不在焉的迹象。他原本常年保持光滑的下巴，胡茬丛生；以前用摩丝精心梳理出来的头发，足以让人疑心会滑倒苍蝇，眼下却成了乱糟糟的草丛。据说时下年轻人流行这发型，出没于时尚杂志间，个个都仿佛犀利哥。他的审美观近期来迅速向流行妥协了？

许强不信，一个中年男人日久天长养成的整洁习惯，是不会轻易改弦更张的。从表面看，马长乐就是心思沉沉，压力重重，以至于忽略了梳理打扮了。或者说，他身边的那个照应生活起居的女性，没有尽到义务。他认识马长乐的妻子欧阳梵，也见过他的小情人，不知道这个责任该由谁来负责。

在计算完一个劫眼的诸种变化之后，许强稍稍分心，问道：“你那个红颜知己现在怎么样了？刁蛮古怪，还是温柔贤淑？”

马长乐冷不防听到他提到了小黄，心里咯噔一下，说：“两样都不像，她好几天没见了，发短信给我，说是外出旅游了。这秋高气爽的季节，正是旅游的好时候，我都想出去走走了。可惜事务缠身，走不了啊。”

许强指间夹着枚棋子，说：“不要悲观沮丧嘛，等我们忙完这件事，我请你去欧洲旅游一趟。去东欧，布达佩斯、布拉格，据说那里

的房产便宜，百万美金可以购置个古堡做领主，天天开派对，喝酒吹牛，那日子会很惬意的。”

马长乐笑了，说：“好吧，我坐等许兄的邀请，再忙也要奉陪。最近实在是太累了，焦头烂额，很想休息！”

许强此刻注意力已经回到了棋局里，对他后面的话置若罔闻。他所说的欧洲旅游之类的遐想，其实是有来源的。今天凌晨，正耿耿难眠之际，他接到了总部的电话，他的旧情人、现在的上司女老板，不放心这边的开发进度，问询听取了他应对目前困难所采取的预案准备后，说了如上的许诺。当然，她是要和许强一起去东欧游山玩水的，年届五旬的她对性事要求淡漠了，但对美男的接近还是喜好不减的。他见证过她年轻时代的韶华风貌，有了他在身旁，就仿佛将她的心理年龄暗示性地降回到年少时光。他是她重温逝去岁月的一扇精致的木门，轻轻推开，销魂往事扑面而来，在迟暮女人的心底，有什么比这个来得更加美好，更加有意义呢？可惜的是，许强依样画葫芦，要跟马长乐去东欧，除非这是一个虚情假意的邀约，否则，这两男一女同行万里，对那位女富豪而言，才真正是大煞风景了。

许强静心摆完了这局对弈的棋谱，站起身居高临下俯看这些黑白棋子纵横交错所构成的形状，笑了一声，喃喃自语道：“要是我当年再继续待两年，苦学下去，没准有资格跟他们坐下来一较高下了。也许，后来我会吃下棋这碗饭。遗憾啊！这世间少了名棋手，多了个商人。没劲！”

马长乐不明白他话中的深意，问他跟谁学棋的，许强摇头，说无名之辈有时候比有名的厉害，局内人不信，但他在局外，一清二楚。他这回答含糊，不知道是指下棋还是其他。

其实，许强在这里摆弄棋谱，是在等候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没有打来，他的心神难定，只能借助这个方式来缓解紧张压力。下午三点四十二分，他在惶惶不安中焦急等待的电话终于来了。这电话打在他的手机上，他看到了来电号码，有意无意地踱到了屏风后面的窗口，按下了接听键。

对方说市政府和文化局直接收到了十二封信件，众口一词地质疑第二批文保名册中的柳宅入选及修复计划，认为这是当事人黎伟好大喜功，掺杂个人私心所做出的荒唐决定。所谓柳氏家族豪宅，纯属虚构。要求政府彻查其中暗箱操作弄虚作假的内幕，还吴尚文保事业一片干净的天空。分管文化的刘副秘书长向市政府相关领导汇报了详情，决定第二批文保名册以及附件先行发还文化局，重新进行甄别。重点之重，是柳氏住宅。

许强低低地笑，说：“我们容城置业可以赠送年初省里专家签字的考证报告，这次，我们公司也是为创建历史文化名城作贡献了。”

双方在一阵呵呵的笑声中寒暄道别。许强接完了这个电话后，精神一振，从屏风后转过来时，脸上的严峻神色已被微笑所替代。他伸手在马长乐的脊背上拍了一下，说：“好事多磨，我们容城置业这重点投资的项目，要想顺顺当当那是不可能的，总得有人出来搅局。说句实话，像黎伟这样的搅局者，比别人要好。我对他半点儿记恨都没有，你有空见到他，代我向他问候。据说他新近谈恋爱了，有了美貌佳人陪伴，春风得意马蹄轻啊。提醒他一下，得意时须防失意，马失前蹄可不好玩。这个同学作为朋友，日后我还想长久地处下去的，我会关注着。”

马长乐说：“这家伙有点儿书生气，呆头呆脑的，可偏偏有艳福。他在丽晶大酒店里，还有个前妻长住着呢，似乎是想破镜重圆的意思。但看情形，怕是难了。旧爱、新欢，自然是要拣年轻的。他别处不开窍，这一点上贼精！”

许强从心底隐隐升上来一丝淡淡的惆怅，但它的份量太轻，在脑海略略盘旋了一下。他这个念头，本来是起自于想说黎伟在单位里非常忌讳的绰号伟哥，但跟他的难言之隐拉上了钩，他用过伟哥这种药物，起先有效，但半年后就不成了。这个迹象至今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这症状如果是器质上的，那么用药就管用，如果是心理上的就没用，可是界乎于两者之间，又起效又失效，实在是难以把握了。他英俊成熟，风度翩翩，偏偏是个阳痿病人，说出去太招惹笑话了。他隐然忌

讳“伟哥”这个词，当然这跟黎伟忌讳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黎伟是避嫌，他却是心病。一个在名义上，一个在骨子里，意义不同，表面态度上微妙变化的近似，这本身也足以构成一个笑话了。

马长乐只顾着说，没有在意揣摩这位强势地产商人的心态变化。他低头注视这自己并不了然的棋局，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个姓柳的女画家并不在本地，据说在省城和北京都有点儿名气，这样的女子怎么会瞧上他？真算是瞎眼了。”

他这话里带了点儿愤愤不平的意味，听得出其中的嫉妒。

许强想了想，说：“这女人姓柳，叫什么名字？”

马长乐说：“欧阳提过，叫柳盈。”

许强听着，感觉这名字有点儿熟悉，不过不是因为她是画家，慕名所动，而是跟自己的业务有关。他用指尖在棋盘上拨弄，陡然拍了一下，震得棋子纷纷离位。然后，他以洞悉一切的目光凝视这凌乱的局势，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我明白了，这根本算不上英雄的黎伟，被美人所累，昏头了！”

他这话一出，倒让马长乐不解，忙问究竟。许强说那柳盈跟什么柳氏住宅有直接的关系。柳氏住宅据说是柳宗元后裔的聚居地，这位柳小姐曾经因此接受过晚报的采访，自己一时疏忽竟忘记了。这么联系起来看，黎伟跟柳氏住宅之间是沾带了私人的利害关系。他力挺柳宅入文保名册，拟定了重修计划，全都是因为这个而来。他不是什么书呆子，有自己的小九九呢！

马长乐恍然，他也没有留意到黎、柳之间的恋爱关系，跟容城置业的开发计划居然会有这样的矛盾。这个关系万一被挑明公开了，黎伟必然要受牵连，许强会利用这一点作犀利的反击吗？

许强呵呵直笑，顺手将棋子分开放入棋盒，重新摆了个局势，皱起眉说：“这中间还有点儿问题。我想，黎伟和那位柳小姐的恋爱，恐怕不会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他们相识、接近、恋爱的过程里面，很有些猫腻呢。马律师，站在你的角度看看，这潭水有多深？”

马长乐惊噫了一声，点点头说：“这潭水是深了，我回去问欧阳，她似乎知道一些底细。”

马长乐自告奋勇去替许强向妻子打探黎伟和柳盈恋爱的内幕，全然忽略了或者是惘然不知欧阳梵扯在中间的那些暧昧的关系。他开着刚刚从交警队领回不久的黑色别克，回到家里。

卧室里电视开着，欧阳梵睡在被窝里，对节目丝毫没有兴趣。马长乐一手关了电视，一手揭开被头，说：“大白天躺在床上，越睡越没精神。起来吧。”

欧阳梵慵懒地摆手：“困着呢，我不想起床，睡在家里被窝中最安稳，不烦心。”

马长乐强行拖起她，劝慰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有我呢。我在，就没有什么可担心。你放心，有我！”

欧阳梵摇头说：“就是因为你我才烦心。没你的话，我才省心呢。”

马长乐强撑着笑脸，说：“把咱们的烦心事先丢开，说说别人的烦心事吧。你那位同学黎处长，眼下可比咱们更烦心呢。你知道些内情，讲讲他跟那位女画家的事情吧。咱们的许文强感兴趣。”

欧阳梵依然无精打采地说：“人家恋爱，关他什么事情？想横刀夺爱，还是棒打鸳鸯？”

马长乐坐在床边，半拥住她，亲昵地笑道：“又想歪了，许文强哪里会缺女人？有这个必要去跟他抢？还是那件事，他挡了许文强的路，许文强疑心有人在利用他，那位柳小姐可疑得很。你认识他们俩，多少会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吧。”

谈到这件事，欧阳梵才稍稍地提起了精神来，摇头说：“别胡扯了，哪里会呢，这女孩子图他什么啊？公务员，有一官半职？这些条件哄哄寻常女孩可以，但她自己也是有些本事的人，又是个未婚的身份，明摆着她吃亏，黎伟占大便宜了。”

“就是啊，这好好的一个有名气的年轻女画家，会垂青这么个年过四十，离过婚的中年男人？你不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有问题吗？”

欧阳梵愣了愣，反问说：“那你说说，他和她这段事稀奇古怪在哪里？”

马长乐便把许强的开发计划与柳宅的利害关系，以及柳盈和柳宅的关系详细地讲述了一遍。欧阳梵拥着被子端坐在床头，半天没吭声，她不知道他们最初是如何相识的，但从那天陪着黎伟去省城参加柳盈画展的情形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算熟络，当时的黎伟是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再后来，自己婉拒了他的示爱之后，他也并没有迅速地和柳盈成双结对。他们公开情侣关系，是刚刚不久的事。那天，马长乐秉承许强的嘱托请黎伟吃饭，柳盈才正式以女友的身份亮相。之前那段日子，她和他的关系一直晦暗不明，若即若离。说她在这短短时间里影响了黎伟，导致柳宅保护计划的出台，有些勉强。但是，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

她带着模糊难辨的口吻说：“不清楚，他们正式表明了关系，也就是在前两天那次饭局上。之前之后，我都不清楚。不过，人家既然真的是柳氏后裔，那是板上钉钉摆在明处的事情，是黎伟的一个把柄。许强不会利用这个把柄来要挟他吧？”

马长乐一笑：“岂止要挟，那是迎头痛击，对着干！我猜许强的枪手们就要动手了，尤其是在文保名册被发回文保小组重新审核的时候，他跟柳盈的关系是重点目标。想想，几个亿的工程会因为这点儿芝麻小事给耽误吗？”

欧阳梵明白这些事的内幕底细，原先为黎伟担着的心，又稍稍重了一层，说来也奇怪，有了这本来事不关己的小小变故后，他心中因惊惧而产生的疲倦消退了不少。她披上外套，坐在梳妆镜前，边补妆边忧心忡忡地问道：“你说，这回黎伟会凶多吉少吗？”

（九）

无聊之城网站论坛上，歇火了近个把月后，变故再起。那段被删除掉的视频突然重现。视频里，文管处黎伟副处长雄赳赳扛着位醉酒后人事不省的长裙女子，穿过丽晶大酒店厅堂的场面，重新出现在吴尚网民们的视线里。视频下方，更有人别有用心地注明道：文保小组

情侣档，为什么喧嚣一时的柳宅保护计划突破了重重阻力出台，答案尽在视频里，貌似光明正大的文保事业，也有如此货色，是文保事业的不幸，也是他自身的不幸。

这个帖子后面，热闹非常，各路推手混杂其内，纷纷发言抨击。有的人甚至点明了视频中这对男女的身份。男的是文管处黎伟处长，女的是女画家柳盈。这样一来，半拉半启了帷幕，看似明朗实际上却又增添了可供意淫想象的条件，男女之事，涉及了文保资格认定，这里的纠葛缠绵，是小市民阶层上好的休闲佐料。更兼有那香艳画面为诱饵，闹出轩然大波是毋庸置疑了。

这个变故，比之于原来从下属小刘那里得知的更高了两个阶层。吕局长单独召他上楼，在办公桌前登录了论坛，打开视频让他观看，脸色悻然地问这上面的男人是他无疑，那女人是不是姓柳的画家？她跟柳宅的关系，是否真如网上所传言的那样？

黎伟乍惊之下无路可退，点头承认。局长又问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如传言那样？黎伟解释说单身男女谈恋爱，无可非议。局长摇头，说这件事已经混淆在一起，公私不明，是授人以口实，眼前这种状态是辩白不清了。

但黎伟却不气馁，将手里预备带上的族谱、地契文物鉴定证明文件出示，说传言是虚妄烟云，风一吹就散了，这铁打的事实可是经得住考验的。将柳宅列入文保名册以及修复计划，都是以此作为依据的，要驳倒他以及文管处的成绩，桃色绯闻没用，只有击溃它才行。明天他就把相关资料上网公布，欢迎各方人士质疑，来一个学术辩论。接着，还要再由文管处牵头，开一个专业学术会，考证论定，学术上的事情，要在学术的范畴里解决，光咬住男男女女的，可不是正途，市政府的领导们，大约也不会拿网络传闻下结论的。

吕局长沉思了一阵子，赞许地嗯了一声，说这件事不仅仅事关黎伟个人，还直接影响到了文化局的形象，不能落入别有用心的圈套，他们在网上纠缠有优势，自家在正规渠道里甄别调查，那才符合政府机关身份。一句话，他闹他的，我搞我的，事实决定一切。

黎伟留意着上司的神色变化，微微松口气。今天他本以为刘洪也会在场，阴阳怪气旁敲侧击的，却不料只是自己跟局长的单独见面，这样的情形极为稀少，在他的印象里几乎没有。文管处和上级部门的所有联系，都被刘洪把持着，而且，他明着或者暗地里都是吕局的心腹骨干，根本不需要也根本不给予这样私底下交流的机会。黎伟今天算是难得再难得了，但这个机会并不留给他用于亲近阿谀上司，而是要对上司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私人以及工作方面的麻烦。用一句稍嫌过分的词来形容，叫做“暴殄天物”。

用完这个机会后，黎伟下楼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脑子里思忖着这视频猝然现身的玄机所在。许强动手了，他把手里掌握的视频犹如一桶浓烈的黏稠的污水迎头泼了他一身。他只能站着硬挺着，无路可退。这家伙心计太深，手段太绝，出招就奔着要害而来，把文保名册修复计划和男女关系混为一谈，但就这方面而言，他难以辩白清楚。他不能接招，甚至不能理会，唯一的应对法子是从这个界面跳到另外一个界面上去。他方才扫了一眼那视频的画面，跟上次的那段一模一样。看来这段视频是许强所拍，他在后来的饭局里出示给自己看的是另外一段，用来撇清自己的。想到这里，他心底的忿恨无形中又加深了一层。都说商人逐利忘义，翻脸无情，果然不假。这就是现实的例证！

他冷笑着，心里更加坚定，加快了步伐进了门，坐到电脑前草拟反击的文稿。他要以专业角度迎头痛击，让许强知道下三滥的招式只能在下三滥的地方用，到了公务的层面上，靠的是过硬的业务水准。

他定定神，依照着思路刚刚输进去几个字，手机便响了，来电显示竟然是许强的号码。黎伟咬牙切齿地拒绝接听，手指加劲，重重地敲击着键盘，像是把它当做了许强，要将其粉身碎骨似的。

十分钟后，电话又响，再看时换成了马长乐。这是个狗腿子，他心里蔑视地嘀咕了一句，但还是拿起手机接听了。马长乐在那边狡诈地笑，说：“生气啦？不接电话啦？误会啦！”

黎伟没好气地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把我当成什么了？这些事大家心照不宣。最好别挑明了，挑明了，我就不管不顾地发飙了。”

马长乐哎呀了一声，说：“真的生气了？没必要，赶紧消气。这件事不是许强干的，另有其人，你误会了。”

“不是他还能有谁？你说是谁？”

“不知道，”马长乐说，“正在追查，许强请无聊之城网站方面搜索发帖人的IP地址，这也是件费力费银子的活计。他也想弄明白是什么人在中间趁火打劫呢，明白了吧？许强有信心从专业角度击败你，不需要这样的手段。他真想要流氓，不会使用这种小儿科的伎俩。不是他，你在这件事上别怪他。当然，我友情提醒一句，他聘请的省里的专家可是不容小视的，留神点儿吧。”

他这一席话说出来，黎伟倒半信半疑。这件事放在吴尚这地面上，除了许强还有别人去做？他不信，但是马长乐口口声声说许强会在专业角度和自己较量，真的假的？在专业角度，开发商许强挑战文保硕士专家黎伟，岂不是以卵击石？这两件事分开来论，他是一样也不信，但是组合起来却让他迟疑犹豫了。在他看来，这个电话打过来根本就是白费气力。他们企图让自己相信这些话吗？他们的智商会愚笨到如此地步？他不信。这信与不信之间，负负得正了，不由得令他一时踌躇难断。

他丢开手机，轻柔地按动键盘，凝神思索，连身旁有人轻轻推门进来的动静都没有觉察。

柳盈悄无声息地站在他的身后，凝望着他略生白发的后脑勺，极其缓慢地凑近过去，冷不丁亲了一口，退后一步说：“忙什么呢？”

黎伟一惊，扭头瞧见是她，笑容油然取代了愁态，说：“是你呀！我正考虑咱们未来的那点儿事呢。”

柳盈看了看电脑屏幕上的那寥寥几个字，拍拍他的头顶说：“骗人，又要写文章搞笔战了吧？我一猜就中。”

黎伟叹口气说：“是啊，写东西迎战呢。那些人都跟疯狗似的，胡咬不松开，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他不愿意把视频的事情告诉她，一来免得拖累，二来省却了烦恼。柳盈刚刚起早从省城回来，这一个多钟头的路程就像是在北京乘了趟公交，简便、快捷。她看着他因失眠而泛红的双眼，似有话说，但随即又打消了。她坐在他的身边，轻柔地抚摸他的头发，键盘上黎伟双手跳动，一行行输入的字符内容映入眼帘。她的脸色阴郁下去，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伸出手拉住他的胳膊说：“要不咱们就别跟他们作对了，放弃吧？”

黎伟坚定地拨开她的手说：“怎么可能？我已经被动了，再被动下去，我在文管处就没有混下去的资格了。我的前途就此毁于一旦，再没机会翻身了。你不懂的！”

柳盈竭力地稳定着自己的情绪，隐匿着自己的担忧。这时候隔壁办公室里文员小黄佯作请示工作，敲门而入，故作惊讶地问：“黎处，这位是您的红颜知己吧？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

黎伟一笑，说：“该请的时候，自然会请的。”

小黄转身打量柳盈，惊叹说：“哎呀！果真是你！本人比视频中的好看十倍！柳小姐果然年轻漂亮！”

她这话出口，黎伟使劲地咳嗽，盯住她问过来有什么事情。小黄装着恍然掩饰的样子，说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刘处长明天上午要去省城开会，城西改造工程指挥部的会议无法出席了，届时请他代为请假。

黎伟重重地嗯了一声，说：“省城好啊！比吴尚好多了，日后咱们去省城住，省却了许多烦心事。”

他这话隐然是有针对性的，但小黄这样的智力显然没有领会到。除非是刘洪在，可惜这会儿他大概已经去了省城，或者去了其他地方，去省城只是个名目借口而已。

这屋里一男二女正说着话，又有一个人闯了进来。中年妇女章静拎着手袋，风姿绰约地当门而立，一眼就瞅见了柳盈，笑得很是暧昧。

她这一亮相，三个人尽皆愕然。黎伟有些日子没跟她碰面了，上一次还是欧阳梵夫妇俩下榻丽晶大酒店时偶然相遇那次。之后他忙于事务，沉溺爱河，再也想不起这位曾经共同生活过四年后弃他而去的前妻。

他干笑了一声，看了看柳盈，下意识地忆起那段视频问世的由来，正是她们两人之间酗酒大醉的后遗症。那一天，要是自己扛着章静在酒店里疾走，那就无可厚非了。一对离异夫妻重逢饮酒后的失态，司空见惯，无懈可击。偏偏那晚宿在酒店过夜的是前妻，自己扛在肩头的是新欢，这两种身份是对调不了的。

柳盈和章静生疏的日子更久，那次是应了黎伟的请求扮做女友去应景的，现在却弄假成真了。她站在他的前妻面前那是理直气壮，毫不心虚，当下嗤地一声笑，说：“好些日子不见了，你看上去又年轻了几岁。”

她这话貌似恭维，实质上却是在挑衅她的年龄。

倒是小黄看了这久违的人儿感到了亲切，一把拉住手，笑道：“章姐，你当真是越活越年轻了。出国的人就是不一样，知道保养了，让人羡慕呢！”

她这话也是恭维，但跟出自柳盈之口是两码事，很让章静受用。章静微笑着，目光敏锐地在她身上寻找可赞美的地方，忽然瞥见她外套遮掩不去的傲然胸乳，惊叹一声，说：“黄小姐好身材，越发迷人了。你这样的尤物，可叫男人们怎么活呢？”

她们互捧互赞，黎伟和柳盈相视一笑。柳盈从不愿意在这样的女人们面前敷衍，趁势说要回去歇息了，早晨起得太早，感觉疲乏了。黎伟别有用心地提醒了一句：“顺便捎两双软底拖鞋，就搁在鞋柜顶上，省得回家找不着。”柳盈答应着，朝这二位女人略略颌首致意，脚下半步也不停缓，扬长而去。

（十）

柳盈走了，小黄随即也知趣地避让开去，留下章静和上司独处。章静笑吟吟地送她到门口，掉头来关了门，侧脸仔细端详了黎伟片刻，说：“听说你最近焦头烂额了，为了这个小丫头，值得吗？”

黎伟没想到她登门来，劈头第一句就讲这个，当即摆摆手说：“没有的事，我分得清楚，工作是工作，女人是女人，别人混淆了诬陷我，你也跟着起哄？”

章静不屑地笑，环顾这间办公室，放低了声音说：“有点事儿，在这里不方便说，咱们换个地方吧，街对面那家茶吧，咱们沏一壶好茶，慢慢地聊。这时候，还得我来帮你。走吧！”

黎伟看不透她此趟的来意，但在单位里跟前妻牵扯不清，也是件麻烦事，于是就答应了。两人一起离开文化局，穿过马路进了茶吧，要了二楼临街的包房。黎伟坐在窗口，可以俯瞰文化局大门全景，进出行人以及车辆都一览无余。

这对离异夫妻隔案面对而坐，注视着茶师以娴熟的手法烫壶、洗茶，等他躬身施礼离开后，他们这才放松了精神。章静问道：“你跟那女孩是真的，还是玩玩？”

黎伟笑道：“我这岁数，玩得起吗？再玩几年，就真的成了小老头儿了。”

章静点头，说：“那是快要谈婚论嫁了吧？喜事什么时候办？”

黎伟故作轻松道：“今冬或明春，远不了的。”

章静咳嗽一声，问：“到时候请不请我？”

黎伟摇头：“不请。请就麻烦了。”

章静哼了一声：“别先忙那未知不定的婚姻，先把眼前的麻烦事处理好吧。容城置业步步紧逼，那姓许的是个小白脸吃软饭出身，什么卑鄙下流的事情做不出来？”

她这话一出口，顿时令黎伟吃了一惊。她提容城置业做什么？怎么又能如此刻薄地评点许强，难道她也洞悉了其中的纠葛？当即他反问道：“什么容城置业？什么小白脸吃软饭？你这些闲话从哪里说起？”

章静淡淡地笑，说：“容城置业要拿 A21 地块，柳氏住宅正好卡住了这段地块的黄金面，你美人在怀，色令智昏，出了着臭棋，半个吴尚的人知道了，独你自己还蒙在鼓里？”

黎伟觉察出这女人来者不善，他端起紫砂壶斟倒茶水，说：“你今天来的目的是看我的笑话，还是别有所图？说明白点儿。我这阵子事情太多，怕是不能陪你闲扯了。”

章静笑出了声：“我是来救你的，你却不领情，还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

黎伟笑呵呵地说：“我并没有身处险境，要你来救什么？工作上的一些琐碎事情，丢开就算了，能有什么了不起？”

章静喝了一小口茶，郑重其事地说：“看来你还是不明白这其中的危险。这件事说大了关系到你的生命安全，说小了你的前途就此完结。有人在你身边设局挖坑，你竟然还喜滋滋地往坑里跳，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听起来很傻吧？但这就是你目前的真实写照。”

这下子黎伟不服气了，他挪移了一下身体，凑近了她说：“我确定是被你弄得糊涂了，你危言耸听吧？我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平静，没有异常的事情发生，你多虑了。”

章静凛然冷笑：“一如既往？你不是陷入情网、缠绵悱恻了吗？这也算一如既往？”

黎伟轻屑地笑道：“还有失踪多年的前妻陡然亮相了呢。这又算什么？”

章静一时语塞，捧住温暖的紫砂茶盏怔然望住他，沉默了半晌后，才点点头说：“对，我承认。但是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回到吴尚，不仅仅是因为感怀咱们过去夫妻一场的情分，还因为我隐瞒了另外一个身份：腾达房产的股东。这公司是合资企业，我作为外资方代表，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权，我不过问一般的公司业务。眼下有实力跟容城置业抗衡的，只有腾达房产，不过那个地块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放弃风险较大的商业地产竞争，只投资商品房开发，目前吴尚有两个高档小区楼盘出自腾达。”

黎伟心中的惊愕可想而知。这个失踪多年的前妻，由一位文弱贤淑的家庭主妇摇身变成了开发商，其中蕴含的戏剧性比之于许强有过

之而无不及。他喃喃道：“失敬，这么说你是一位女富豪了。以后我可得留神，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闹笑话了。”

章静一脸的严肃，说：“你别不在意，我此刻不是以前妻的身份跟你聊天、怀旧，而是以腾达房产的身份向你伸出援手，别把好心当做了驴肝肺。”

黎伟漠然道：“我是因为前妻的身份才陪你坐在这里闲扯，如果是开发商的身份，那根本就不会跟你交往，你先弄明白了。”

章静没有生气，转而叹息说：“你这样的男人，真是稀有品种了。男人一旦痴情起来，比女人更傻。可是像你这样的男人，她怎么能忍心欺骗你呢？”

黎伟接口说：“是啊，像我这样的男人，你怎么忍心欺骗我？我这一生受过两次挫折打击，一次是我自找的，一次是你给予的。不，也是我自找的。我当初没娶你做妻子多好！真是自寻烦恼、自找苦吃！我过去是蠢，但眼下不会，将来更不会。对我而言，前妻也好，女富商也好，都跟我无关了。咱们关系就此了结，各走各路，形同陌路，这样最好！”

章静望着这个尽情发泄着怨气的男人，心有愧疚，苦笑一声：“我当初是迫不得已，现在没有任何的阻碍让我们回到从前了。我心里依然有你，你当真一点儿都没感觉吗？正因为这个，我才会在你陷入困境的时候帮你。”

“怎么帮我？”黎伟不耐烦起来，直截了当地问。

章静当即也直截了当地回答：“放弃柳氏住宅修复计划，取消柳宅进入文保名册的资格，置身事外，一切麻烦都会离你而去的。”

“说客，原来你是替容城置业做说客来的，一个开发商替另一个开发商做说客，这可是稀奇了。难不成你要跟许强联手开发 A21 地块？胃口不小！我现在就答复你，捎信给许强吧，事态已经骑虎难下了。柳宅没进入保护程序之前，你们都一个个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吭声，等到生米上锅成了熟饭，你们才急。晚啦！我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和声誉陪你们玩。我跟柳小姐的事情，也就扯进来了。你们既想让我

让步，又步步紧逼，我实在没有其他路可走，只有这条道公事公办。公事公办！明白吗？”

章静看着他这激动的模样，知道他上了火，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按住他的手背，安慰说：“轻声点儿，轻声点儿，这是公共场合，保持冷静。我猜到你会固执己见的，但没料到你固执到这程度。算了，不提这件事了，我只是劝告一句，至于腾达跟容城置业的关系，不扯在这件事情里。我的话，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都随便了。”

黎伟稍稍平抑了一下情绪，喝了口茶水，强笑说：“恭喜你成为房地产新贵了。这件事我实在是想象不到，怪不得你长驻在丽晶大酒店里，原来有这么个缘故。好事！祝贺你！”

章静脸上渐渐恢复了笑容，说：“这才像句人话。刚才那架势，差不多一口气要吞下我了。我这时候来是好意，跟生意没关系。柳小姐的事你要慎重，最好把握住所有细节。我所知不多，有些道听途说的成分，反正颠来倒去就两个字：小心。”

前妻章静的消逝和出现，都是一样的匪夷所思。黎伟回家的路上思忖良久，感觉她的警告虽然含含糊糊并无新意，却跟马长乐的提醒如出一辙，让他小心柳盈。可是，柳盈迄今为止并没有在柳宅保护项目上开口让他做过什么。柳宅的存留就她而言，可有可无，拆不拆都会拿几套房子和一笔补偿金。顶多在修复后的宅子里有个工作室罢了，意义不大。犯不着费这个心思。

再者，黎伟扪心自问，在柳宅保护计划形成的前后，柳盈丝毫没有施加影响，一切都是自己主动而为，基于文史资料作出的选择，绝非掺杂有她的因素。他在心底先把许强、马长乐之流的说法认定为狗急跳墙的小丑伎俩。其次，把章静的劝告认做醋意十足的挑拨。他跟她根本没有复合的可能，她在亮明开发商身份之前如此，之后同样如此。

柳盈抢前半天回去，睡了半个下午，恢复了精神后，下楼去附近超市逛了一圈，弄出中西合璧的一桌子菜肴来。蔬菜沙拉、油炸肉丸、炖黄鱼、酸菜腰片，红红绿绿看上去就引人食欲。黎伟推开门，嗅着

厨房里的油香，看到这满桌子的菜，刹那间就把所有的不快都忘得干干净净。他拿起筷子夹了口菜尝尝，惊讶地说怪不错的，这手艺是从哪里学来的。

腰系围裙的柳盈端着盘子出来，笑盈盈地说：“现学现卖，我在省城报了一个礼拜的烹调培训班，每天两个小时，包学包会十样菜。你瞧瞧怎么样？”

“好！”黎伟竖起大拇指夸赞一声，心里暗想这女孩居然有了这种心思，看来是为了不久之后做家庭主妇作准备了。他油然念起那些中伤她的流言蜚语来，两相对照，心里一阵感动，将她揽坐在自己的腿上，说：“咱们结婚吧，让你学来的这些手艺有用武之地，我下半辈子都吃你做的菜。”

柳盈扭捏了一下，摇头说：“你这人，一点儿都不浪漫。人家求婚是要屈膝跪地的，左手玫瑰右手钻戒，空手就想娶我？”

黎伟恍然，松开手快步去卧室里，在床头柜底层抽屉里翻出只翡翠戒指来，左手顺便拿起棵西兰花，就在餐桌边单膝跪下，先举起西兰花，后奉上戒指，略微仰望着她笑道：“柳盈小姐，我现在正式向你求婚，愿意在未来的日子里呵护你、照顾你、陪伴你，一起开始新的生活。请接受我虔诚的追求。”

柳盈抿嘴笑得弯了腰，接过西兰花丢在桌上，取过戒指套在无名指上，竖起手掌迎着灯光端详片刻，说这是件老货，真正的韭菜绿很稀罕，问他是从哪里得来的。

黎伟说这是祖传的，母亲临终前交给自己，说是给未来儿媳妇留着的。柳盈好奇，想问这枚戒指为什么没有留给他的前妻章静，但考虑到眼下浓情蜜意时，提到这个太煞风景，便忍住了。

其实，黎伟的话里并无破绽。黎母是两年前病故的，章静是四年前出国的，他们八年前结婚时，戒指是去银楼买的，老太太没有舍得把珍藏的翡翠戒指给她，直到过世前，才将它交给儿子。

这中间的是非变化，黎伟此时也无暇提及，他站起身来，抓住柳盈戴了戒指的手，左顾右盼，只见玉葱般的手指上绿莹莹生辉，美得

自然、剔透，不由自主地叹息一声，说：“这枚戒指只配有缘人佩戴，你是我命中注定的老婆，该是你戴的，就像生在你的手指上似的。漂亮、妥帖。”

柳盈含笑将戒指褪除下来，交还给他，说：“我这会儿可不急，等到那时候，你得在婚礼上亲手奉献给我。眼下算是预演、彩排吧。”

她这话无疑是答应了他的求婚，黎伟心中的快乐非语言所能形容，一把将她拦腰抱起，离了地连打了几个旋子，碰倒了两张圆凳。柳盈哎呀一声叫，脸上却没有半点儿痛楚。她似乎没有料到，黎伟会在今晚向自己求婚，惊喜的程度比之于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人嬉闹了好一阵儿，这才分开坐下，开了瓶红酒，彼此都想为这份互相给予的共同的惊喜而祝贺。

这一刻，黎伟早已把工作上的不顺抛到了九霄云外，全心全意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可是，他虽然放下了那些烦恼事，那些烦恼事却未曾识相地放过他。晚七点十分，一个电话彻底地破坏了他的兴致。来电的是文管处长刘洪。

刘洪并未如白天里他的情妇黄小姐所说的那样，到省城出差去了，他还在吴尚，还在文化局，是从一个会议结束后联系他的。他告诉黎伟，局里开了临时会议，讨论柳宅保护计划引发的一系列负面舆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会议上谭副局长提出，黎伟的文保小组副组长及秘书长的职务，应该予以调整，避免坊间舆论的冲击。吕局长的意见是，这次文保方案引发的纠纷出乎意料，黎伟和那位柳姓女画家的关系尚未确定，尽管有视频，但并不是足以完全采信的证据。所以，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去纠缠于黎伟个人私生活的瑕疵问题。目前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就事论事，全面彻底重估柳宅保护计划，检查其中会不会出现专业性遭人诟病的硬伤。刘洪附和局长的意见，只要黎伟在工作上没有失误，那他的个人生活就不应干涉，更何况人家是单身男人，谈情说爱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场会议的结果是，由刘洪牵头，和文管处其他成员一起全面审核柳宅保护计划，黎伟不参与，继续进行文保名册的其他相关事宜。至于私生活上的琐事，不列入考察的范畴。

黎伟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天空出了会儿神，按照时间推算，自己在文管处里撰写反驳辩护的文章时，几层楼板上的某个空间里，这伙人正在仲裁自己的仕途命运，自己居然茫然不觉。吕局长也好，谭副局长也好，还有刘洪，在这个时间段里操弄着自己的前程。在事实没有清楚的前提下，这样做对自己的人格简直是巨大的侮辱，更何况吕局长刚刚找他当面谈过这件事，他已经遵照指示着手以理服人，从专业角度挫败对手的企图，洗清自己蒙受的污名。可是，就在他离开后不到两个钟头，另一个针对自己的会议召开了，召集人同样是和蔼可亲的吕局长。

他望着手机里这几个人名和号码，恨恨地咒骂道：“小人，都是些小人！”

柳盈看他发火，忧虑之心顿起，便又继续白天时的劝说，让他就此放弃，全面退却，不与人为敌，一切困难自然会化解消除的。黎伟摇头，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能回早回了，这会儿自己已经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条道往下走，除非上面的人以其他理由撤销中止这个保护计划。

柳盈默默地点头，举起红酒来，勉强笑道：“来，咱们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先把这些烦心事都丢开，明天再说。”

黎伟望着她如花般的笑靥，心中一动，便也拿起酒杯来，轻轻伸过去碰了碰，发出铮然脆响。他仰起脖子，一口喝掉了大半杯。柳盈也不示弱，如法炮制。这对男女在郁闷的氛围里开始对酌、痛饮，全然把忧虑浸泡在这酒液里，吞咽下肚，让它们随着酸涩的涓涓细流漫溢全身。正所谓举杯消愁愁更愁，酒精慢慢地在他的身体里奔涌、反应，让他在醉意中催发性欲来驱除郁怒。

可是，今夜的黎伟力不从心了，纵然有酒精助兴也帮不上忙。他在进入柳盈身体后扭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便再也控制不住，一泄如注。他不甘心如此迅速地结束了这趟欢爱之旅，便坚持不动，既像

是安慰柳盈又像是替自己打气，喃喃地耳语说：“别急，别急，时间早着呢，就这样歇会儿，然后继续。”

可是黎伟再没料到，他今晚的性爱就此一蹶不振了。此后的漫长黑夜里，他背倚着床头松软的靠垫，凝视着自己身体的关键部位，留神着每一步的细微变化，时而满怀希望，时而沮丧失落，一直到了天色微微发亮时，才长叹一声放弃了。

柳盈侧卧在他身旁，半拥住他的双腿，在陪伴等待中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早晨，被升起的阳光晃眼惊醒时，黎伟已经起床，在厨房里热牛奶、烤面包片，故作轻松地低声吹口哨，以掩盖心底那一丝不祥的预感。他的性功能衰减，是年龄所致还是心理状态的影响，还是个未知数。也许，这两天因为柳宅保护计划受到质疑带来的压力，直接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吧。特别是柳盈的身份又跟柳宅紧密联系，潜意识里产生了不良反应。

他苦笑起来，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初他们互生爱意时，柳宅的地契、族谱提供了便利的机会。但昨夜这次意外的失败，也是因为柳宅。说出去，几乎可以给医学院心理系的导师们提供上好的例证，让无数未来的弗洛伊德们为之雀跃了。

柳盈赤脚下了床，踩着冰凉的地板悄悄地来到了厨房门外，从门缝里窥看，瞧见他嘴边拉着一丝笑但却与笑无关的诡异表情，便轻轻敲了一下门，说：“你这笑比哭还难看。但是，笑比哭好。笑比哭好，对不对？”

第七章

（一）

黎伟和柳盈的关系成为目前他遭受现实与网络攻击的主要原因，在吴尚很有些声名狼藉的意味了。这件事，认识他的人几乎都知道了。欧阳梵因为丈夫参与其间，所知的内情比旁人又多了一些。这情形若是放在以前，出于一个女性的本能以及旧日初恋的情感，她自然会倾力关注。

但是她现在像是处于三岔路口驻足不前的迷途旅人，矛盾、慌张、嫉妒、悔恨，百感交集。黎伟的情事和困境只是她目前所面对现实的一部分而已。昨天上午，她去医院遵照医嘱检查了身体，血压是 140、90，经过用药之后，已经降回了临界点，不像前些天那样吓人。心率虽然有些失常但不严重。参与丈夫的杀人罪恶，协助运尸后，她生理上的反应因药物而逐步减轻了，可是精神上却压力犹在。它以另一种形式侵入了她的心灵深处，时常在夜半的睡眠中将她惊醒。

不过，惊扰她的梦境和死者小黄无关，和丈夫杀人现场也无关。她只是一个人坠入一条深不可测的隧道里，上面没有封顶，可以看到日月星辰，但两侧的墙体高不可攀，好像与天空连为一体。这样的墙壁夹缝中所显现的蓝天旭日，无疑更具有着绝望的味道。她仰面望着遥不可及的天空，突然感到了死亡的阴霾遮天蔽日地漂浮过来，刹那间就占据了她的头顶，掩盖了她的视线。她孤独地行走在这永无止境的狭长隧道里，希望渐渐泯灭，只剩下迈动双腿的机械动作。

她的梦境被绝望所惊醒，这是一种心态或者情绪，而非任何具体的事物。但这更加让她害怕，情绪有如病毒在她的身体里扩散。她疯狂地购衣、妆扮，想用光鲜的外表来对抗这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但效果甚微。她心灰意冷之余，再去窥伺丈夫，真正的杀人凶手马长乐。男人的神经的耐受力似乎比女人要强大，经过了若干个昼夜的恐惧后，他的外形开始由邋遢向整洁转变。某天黄昏后，他从浴室回来，剃了胡子刮净了脸，头发也理成了清爽的板寸型，说不上脱胎换骨，但算得上焕然一新了。

马长乐，在案发后这个月里提心吊胆，日夜难安。当这种惊惧随蔓延的时日拖久拉长之后，似乎被分摊了。没人因为小黄的事情联系过他，小黄仿佛泡沫一样在这人世间啪的一声破碎了，就此消逝无痕、无人提及，甚至包括她的父母。

他在她断气之后不久，便用她的手机发出了最后一条信息：我出门旅行了，别烦我，等想通了自然会回来。这条短信内容简赅，又暗藏玄机。当她消失的时间漫长到引起别人注意时，便会把这个跟自杀什么的联系起来。想通了回来，想不通就不回来了？

马长乐对自己这个高明手段得意不已，便又将剩余的恐惧更摊薄了一层，再加上业务的繁忙，几乎让他没有时间去联想有关小黄的事情，因此，他自然比欧阳梵从容自在。

欧阳梵叹服丈夫之余，也憎恨他拖累自己下水的卑劣。有时候她会忽然想起那位埋骨井底，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阳光的死鬼小黄。小黄是一个异数，在众多贪慕虚荣、凭借姿色梦想一步到位的年轻女孩当中，落得个这样凄惨下场的，少之又少。她曾寄予全部生活希望的男人，亲手扼杀了她。她的身体在泥泞的井底，倘有灵知，会为此后悔吗？她本可以找一个年龄相当的男孩，过另外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生儿育女，做个寻常的普通人，喜怒哀乐都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上。可她偏偏要不劳而获，做个快乐的寄生虫，靠着身体取媚男人，换取安逸。结果，安逸到了尽头，变成了凶险。

有时候欧阳梵会极力放纵自己的想象力，去重现丈夫杀人时的场景。这女孩究竟是怎样的面目和举动激发了马长乐的杀机？她在马长乐痛下杀手时的反应和表情，能激发所爱男人心生杀机的言行，肯定是一种你死我活、不管不顾、丧失理智的状态。这起杀人事件，是两种不理智互相撞击所爆发的后果。她葬身井底，他苟延残喘，惶惶不安。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解脱呢？

欧阳梵在经历了恐惧不安之后，本想出境去“新马泰”旅游，一圈子下来，对自己的身心恢复定然有帮助。可是马长乐不肯，一定要她等许强那边的事情结束后才行。她猜测，这个主意不会出自马长乐，

幕后的主使定是许强。他应该是觉察到了自己跟黎伟之间那种暧昧难言的关系。眼下，自己算是扣在他手心里的一张牌，待机而发。但是她觉得，这对于正处于热恋中的黎伟作用有限，甚至毫无效果。男女间的仰慕追求，归根究底是一种填充空虚的生理本能。生理和精神上都已经充实了的黎伟，不缺这个，所以无效。许强是浪迹于女人丛中的浪子，不缺女人，因此他不懂这个道理。

但是，欧阳梵对许强的判断是错误的。许强非但懂得这一点，而且还善于利用这一点。她是一张牌，备用的。等黎伟这些所谓精神的圆满化为乌有后，再出牌，胜算就大了。现在，他和他们夫妇俩都处于局外观望的姿态，看着水银灯下黎伟的表演是否拙劣。

许强运筹帷幄，得了闲空后还特地请了他们夫妇俩吃晚饭。在饭桌上欧阳梵没有提黎伟，而是询问了那位肌肉发达、孔武有力的同学王敬的近况。许强微微一愣，说好久没见着他了。有人说他住院了，是急性肝炎。真是好笑，这样的壮汉居然会患上传染病，简直成了笑话。可是，即便是笑话那也是现实。现实里的王敬同学真的住院了，住在肝病医院。等他痊愈出院后，可得好好地教育他一番。他不是几十年没给医院挣钱的机会了吗？这下子，一次性给足了。

马长乐大笑，说这位老兄是个玩意儿，有趣、有劲！那次去派出所保他时，就感觉到了。他的老婆红杏出墙，他一身的本事奈何不了，自己反过来模仿妻子的行为。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戴绿帽子跟给别人戴绿帽子不是一回事？

许强听到这里，抬眼看看欧阳梵，笑了笑。

欧阳梵浑若不觉，说王敬的情人据说是个寡妇，他没给任何人戴绿帽子。当然，他就是给活人戴了，那也没办法。他的拳脚本事，可以用来同时给五六条汉子戴绿帽子，估计，一次性解决掉对方不在话下。

许强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连连称是，说这年头男人真苦，为了不被戴绿帽子或者戴了绿帽子雪耻，还得具备空手道黑带的身手，难

度太高了。马长乐刚想附和几句，不料欧阳梵白了他一眼，说你们男人给妻子戴了绿帽子，女人也得练武吗？

许强反倒来了兴致，反问道：“那你说该怎样解决？”

欧阳梵冷冷地说：“让男人去自行了断。”

马长乐脸色煞白。

许强不明所以，依然笑声不绝，说：“自行了断？武林称雄，挥刀自宫？欧阳同学这招数来自葵花宝典，不学也罢。学了，就成了精神病患者了。”

马长乐明白这“自行了断”四个字的含意，一语双关，既是针对所有出轨的男人，又暗暗将矛头指向自己。他哪里能说破其中的缘由，只是顺着许强的话往下走，摇头说：“是啊，是啊，不过在我看来，倘若男人们具备了许兄以及那位王敬的能力，合二为一，那就不必了。有闯祸的本事，又有解决后遗症的能力，可以逍遥江湖了。”

欧阳梵瞧也不瞧他，又扯回到王敬身上，有些担心地说：“像他这种常年不得病的人，一旦有病，就不是小病。幸好是急性肝炎，换成了别的，那可就麻烦了。不知道他病歪歪是副什么样子呢？”

许强不以为然地笑道：“让他的免疫系统也忙活忙活吧。回想那些天他消瘦的样子，原来答案在这里。牛人的健康泡沫终于破灭了。”

欧阳梵说：“你也抽空去探望一下人家。王同学替你鞍前马后还是做了些事情的。”

她这话有意试探点戳许强。

许强自然会意，大大咧咧地说：“我让司机去过了，带了点儿钱和营养品。传染病医院，不去为好。眼下公司的事务都在节骨眼上，我要是被传染了，那可麻烦。”

他们在桌上闲聊，就是不提黎伟，似乎把他忽略了。可是，人人都感觉到了他的存在。黎伟无处不在，真正地主宰了这场晚宴。他是众人心头的阴影，聚会的源头。他所带来的麻烦，直接影响了欧阳梵出行的计划。她虽然有些着急，但坐看此事如何收场的兴趣，已经盖过了出游的兴致。她坐在璀璨的水晶吊灯下，一时找不着自己的位置

和角度。在矛盾冲突里，她算是站在丈夫和许强这边呢，还是中立？她已经不太可能贸然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去帮助黎伟了。黎伟有了心爱的女人，年轻美丽，以实质取代了回忆中豆蔻年华的自己。她的份量属于过去，柳盈的价值彰显在当下，不可同日而语了。

三个人扯完了王敬的闲话，再也无话可说，埋头吃了点儿食物，喝了些红酒，气氛沉闷下来，连站在门口的侍应生也被感染了，情不自禁打了个呵欠。这一声呵欠，适时地提醒了许强，他作为东道主，必须搅活气氛，让这对夫妇享受到宾客的乐趣。

他的头脑里思忖着有趣的话题，本来是想绕开当事人黎伟，可是却绕了个圈子，提到了和他有关的人和事上。这是新的发现，不讲出来那才是暴殄天物呢，马长乐和欧阳梵一定会兴致大增的。他放下筷子，清了清喉咙，说：“忙里偷闲，我刚刚想起件事来，估计你们是不知道的。”

欧阳梵见他忽然间故弄玄虚，笑了笑说：“什么新消息，咱们同学中除了王敬，还有谁生病了？”

许强摇头：“不敢故弄玄虚，但你们听了，一定比故弄玄虚还耸人听闻。”

马长乐倒是没关注他的神情，只顾听着他讲。

许强说：“是一个女人，住在丽晶大酒店，跟你们的同学黎伟关系特殊。我一说，你们该知道是谁了吧？”

欧阳梵脱口说：“是他的前妻，那个去了美国跟他离婚的女人？”

许强点头：“这只是目前你们所知道的她的私人身份，另外一个身份，想必还是个秘密呢。我来告诉你们——她是腾达房产的幕后人物，外资方的代表，章静女士。她是我的同行，我自然会了解得透彻一点儿。她一直隐藏不露，终于在关键时候亮明身份了。”

他得意地望着身旁这对夫妇惊愕的神情，挥手继续说：“她暗中查探柳宅保护计划的详情，不出口便罢，一出口就露出了马脚，马上有耳报神向我通风。吴尚是个小地方，寥寥几个人屈指可数，她想干什么，要救助前夫，还是有兴趣来趟这滩浑水，我还没弄清楚呢。”

欧阳梵和丈夫面面相觑，许强此刻可是扔出了枚重磅炸弹。那位曾跟他们一起喝过咖啡，跟黎伟一起俨然是两对夫妻闲谈消磨时间的女人，竟然是个开发商，而且还有海外投资人的身份，那真是失敬了！以经济利益而言，黎伟该是与她破镜重圆的，可黎伟却另外成就了一段不被人看好的感情，拜倒在年轻女画家的裙裾下。他们不是当事人，很难明白其中酸甜苦辣的感受。这个黎伟，在他们心目中愈发地模糊不清了。

许强点起支烟，望着头顶袅袅的烟圈，说：“这女人跟黎伟有关系，那次视频，就是他带着那位柳小姐和前妻喝酒后失态留下的。丽晶大酒店，是个好地方啊，是咱们风流倜傥的黎同学、黎处长展现魅力、寻花问柳的场所。有意思！”

欧阳梵今晚小酌，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得悉了这个情况。旧爱黎伟的前妻是个开发商，她回吴尚与黎伟若即若离，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们为什么未能重归于好，恢复那中断四年的婚姻？如今她是不慎暴露了身份，还是牵挂黎伟的无奈之举？黎伟现在是否知道她的真实面目？

这些疑问，许强暂时都不能回答。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商人，只对利益攸关的事情感兴趣。那女人虽然是同行，但如果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意，他是懒得去理会这些纠缠不清的男女之事的。章静是在查询柳宅保护计划，但腾达房产没有涉足商业地产的迹象。吴尚地块，早在半年前就被瓜分干净，他们甚至连城西地区都没有染指，只在城市的中南部跑马圈地，赚取房产开发的稳妥利润，与容成置业不是竞争对手。

马长乐从职业角度，对这新的发现产生了兴趣。腾达房产的法律顾问是一位年轻的女同行，经验不足、能力有限。等这些琐事了结之后，他可以凭借这层关系去拜访那位妻子同学的前妻，以一面之缘为跳板，将这块肥肉纳入囊中。他的想法和妻子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在回家的路上，在香气袭人的车厢里，彼此都不开口，各怀心事。

（二）

黎伟原本在吕局长的鼓励下撰写文章，现在已经变成了纯粹自我保护、反击那些对手的忿然之举，甚至连吕局、刘洪都在潜意识里成为了敌人。他的文章详细地陈述了柳宅保护计划形成的由来，并大量采用了柳盈所奉献的柳氏族谱和地契原件的内容，逐条逐行地驳斥了目前所流行的质疑反对的论点。完笔杀青之后，自己又仔细地校订改正了，打印出来后，复制了十份。一份直接挂号邮寄市委马书记，一份寄市长，另外几份分送市委办、宣传部所有位高权重的相关领导。这篇文章的电子版，同时发表在无聊之城网站论坛里，算是自己沉默数日后所作的奋然一击。

然后，他便坐观事态变化，听天由命。

同僚刘洪牵头，针对柳宅保护计划的审核甄定工作，正在秘密地进行。两天后，刘洪在文管处主持召开了结果公布会议，正式作出了官方结论。柳宅保护计划设想合理，证据充分，脉络清晰，是近十年来吴尚文保事业走上高峰的关键之举。所有在网络坊间流传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空穴来风，不值得理会。文保小组所有成员一致通过，柳宅列入第二批文保名册，柳宅保护计划重新提交市政府相关部门。

这个结果，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向黎伟表示祝贺。黎伟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他心底的一丝愤懑之气，顿时荡然无存。在文管处共事多年来，刘洪的面孔第一次变得如此亲切、和善。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他和刘洪乃至和文化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谁的头脑有病，会自找麻烦，鸡蛋里挑骨头拿自己为难呢？

他真心实意地握住刘洪的手，连声表示感谢。刘洪矜持地笑，跟他寒暄几句后，离开会议室上楼去向吕局长汇报。

吕局长早已胸有成竹，把他让进了内室，关严了门，低声笑道：“咱们这一棒子敲下去，厉害不？我看容城置业那帮家伙都晕了。还文保专业辩论吗？没抓到关键，总得来求咱们。强龙不压地头蛇，千古真理，永垂不朽！”

刘洪没有在意上司的用词不当，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伸手摆弄桌上的小旗子，说：“容城置业从省里聘请的专家们大约也干瞪眼了。”

他们所得到的证据，并没有出奇制胜的地方，想要反驳柳宅保护计划，那是白日做梦。咱们扣的绳子，死结活结，心里有数。他们是无头的苍蝇，撞来撞去都是碰壁，到这里丢人现眼了。离那姓许的向咱们低头的日子，不会太久啦。”

局长把小旗子的底座往自己面前挪移，说：“许某人初来吴尚时，雄赳赳气昂昂，仗着省里的关系只跟市政府的规划、城建等强势部门应酬交道，哪里正眼瞅过咱们。可谁料到新来的马书记出了这道难题，成就了咱们。城市文化建设，文化还在建设前面。大家都以为黎处长意气风发，风光得意，却不想他只是傀儡，线绳都拴在咱们手里呢。上次，我是让他退出这场游戏的，偏偏有人暗中帮他。这一帮，成了倒忙，害得他焦头烂额，想全身而退那是不可能了。凭他，也想趟这潭深水？也不量量自己的腿有多长。贪得无厌啊，黎处长！”

刘洪附和着笑，伸了个懒腰，说：“这么着，咱们该坐等他们举着白旗来投降啦？”

吕局长一笑，说：“有人会点拨他的。吴尚城里这张大网，风一吹每条线都会振动的。要想否决柳宅保护计划，只有咱们。我们只需伸出个指头轻轻一戳，黎处长这貌似宏伟庞大的蓝图就会坍塌瓦解，变成沙砾碎屑。”

两人在密不透风的内室里恣意谈论。柳宅保护计划似乎是一根隐藏在沙发里的铁钉，坐在上面才感觉刺痛，但是无法从绞缠结实的棕垫、弹簧中准确地发现它。这枚铁钉的位置，只有埋设者心知肚明，也只有埋设者能不费吹灰之力清除它。黎伟被几乎所有人当成了铁钉的埋设者，实际上他根本不是，枉担了名声，枉担了负累。他身处的境地尴尬危险，更危险的是他对自己的处境茫然不觉。他起劲地抵抗，每一步抵抗又将他拉拽入泥潭的更深处，直至没顶。当然，这没顶之灾何时到来，所有的人都没有准数，一切都取决于容城置业吴尚分公司总经理许强。

许强虽然从表面上看可以裁决黎伟的命运，但他同样也不清楚这一点。他自己本人也正在烦恼里挣扎，甚感无力。吴尚官方迅速应对

他策划并搅起的质疑反对浪潮，在四十八小时后，正式表态，支持了柳宅保护计划。黎伟大胜，他以惨败而告负。省里请来的两位文史专家，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身手，便要作罢。许强跟他们开了半天秘密会议，将从秘密渠道搞来的文保小组审核报告逐字研读、商议，结果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这个计划本身有的三个细节性漏洞，如今也已经被细心地纠正填补上了，算得上天衣无缝，短时间里找不出破绽来。

许强脸色铁青，本来他以为事态可以从容把握，可这猝然一变，真是出乎意料。考虑良久后，他拿起电话，向省城上司求助。那位曾经两次在他人生重大关口拯救过他的上司及情人郑榕正在天上飞，关了手机。晚九点后，回到下榻宾馆才发现了这个未接来电，当即回拨查询究竟。

打发走专家后，正坐在办公室里心烦火躁的许强接听了电话，意态有些消沉，先自责了两句，接着大致汇报了目前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刚刚出现的变化。郑榕耐心地听他讲完，心情好像有些沉重，表示如果这件事需要她出面处理，就要动用在省城的高层关系，那个新调去吴尚的马书记，是现任省长、即将升为省委书记的人的亲信，她和他直接关系不够，需要迂回，所费的代价更高。省里面她先着手运作，但他最好能在吴尚本地摆平这件事。要插手这件事，先得找到切入的关键点，之前他的失误肯定出在这上面。

她这番话仿佛醍醐灌顶般让惑然难悟的许强一下开了窍。他挂了电话，坐下来拆了一包香烟，守望着窗外夜色中灯光辉煌的城市景色出神。等他抽完了第七支烟后，将烟蒂掐灭在烟灰缸里，掉头去看墙上挂钟的时间：半夜十一点。这个时间，大多数人都已上床安睡了，还有一些精力过盛的人在床上、酒桌边、牌桌旁、浴池里奋斗。他想找的人必然在其中。

他翻寻着号码簿，找着了目标，便拨打出去，六七秒后对方接听。

他半开玩笑说：“这会儿没有妨碍你吧？”

对方说：“正在攒蛋，热火朝天。你来不来？”

许强说：“不会呀，我下围棋。”

对方笑了，说：“那改日手谈，手谈。”

“行，不过今晚倒是有别的事打搅。此刻说话方便吗？”

“方便，我在走廊里了，有话尽管讲。”

“文化系统熟悉吗？想请人出来吃顿饭，见个面沟通沟通。”

“想请谁呀？我酌量酌量。”

“文化局一把手。”

对方好奇地说：“吕吧？他们也跟你的开发项目有关系？”

许强说：“虽然看上去没关系，但先打个底吧，以防日后用得着。”

对方说：“行，虽然吕我不太熟，但是跟刘洪的关系不错，让他出面请，不成问题。”

许强这意外之喜没有在通话里显露出来，道了声谢。通完话后，他将手机在半空里翻转着抛在半空，迅速接住，像杂耍般宣泄自己的喜悦。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电话算是找对人了，将文化局以及文管处两个掌舵的实权人物圈进了场。他所托请的人，是本地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旗下垄断了吴尚市区大半的户外广告位置，是若干品牌在吴尚的代理，左手把持资源，右手搞定客户，银子来得甚是便捷。他们相识虽然不久，但是对方仰慕容城置业实力，有意往省城发展，所以跟他很是客气，一再表示在吴尚若有需要，定当鼎力相助。从他的实力来看，许强清楚他在本地文化领域里的能力，这一下子就能触及目标，自然是喜出望外。

今晚，郑榕方向性指示，令他局限于一隅的思路豁然开朗，顿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及公司的份量。挟容城置业的雄厚实力，跟一个副科级小官僚纠缠于雕虫小技的比划中，岂不是愚蠢？黎伟也好，那冠冕堂皇的柳宅保护计划也好，只是应对细节上的问题。归根究底，这个问题要在比它们高得多的层面上解决。自己之前太过小家子气了，拿着黎伟一顿乱轰，还莫名其妙地被人栽赃。那段视频是什么人放的？谁唯恐天下不乱，刻意地把水搅浑了，让自己身陷在与黎伟的争斗中，无暇他顾。

现在理清了头绪，处理起来便得心应手。他在心里评估了一下文化局两位客人的重要性之后，决定以最隆重的规格来款待他们，一炮开和，借他们之手来解决难题。

拿定了主意后，许强决定不回住处，先在办公室里凑合一夜。当下放开了折叠床，盖上毛毯，倾听着空调里丝丝喷吐热气的声音，继续盘算着应变计划的实施步骤，直到脑力衰竭倦困到了极点时，不知不觉地打了个盹。这个时约两个钟头的短暂睡眠，是他近几天来睡得最长、最稳妥的一次。睁开眼时，天色已亮，楼外街道上开始热闹起来，人声、车声此起彼伏。

他起身洗漱时，公司里清洁工正在走廊上打扫，刷刷声中夹杂了一声问候：“马律师早。”

他心知这是马长乐来了。这位名噪吴尚的律师，经过一个礼拜的状态全无的混乱后，重新焕发了活力，连今早是第三天来容城置地了。他是法律顾问，一般时间可以不来公司，只在有需要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时才到场。可是，这三天的异常并没有让他奇怪。容城置业正处于创业的关键阶段，而马长乐恰巧因为妻子的缘故，又能够跟这件事搭上边，所以他算得上是自己对付危机的得力助手。

许强在吴尚前后用过两个人，深浅不等地介入到相关事情中。王敬在前，马长乐在后。王敬为自己和黎伟的接近接触出力不少，但仅止于此，有关他未来的用途，还没有认真考虑过。马长乐则不同，他有专业能力，不但在眼下关键时刻能助自己一臂之力，日后也是不可或缺的帮手，所以他对马长乐的器重程度远远超过了王敬。这也是当下年代里智力比体力更重要的一个具体例证。

此刻马长乐仿佛透视了墙壁，看到了他的存在，敲门说：“废寝忘食，以公司为家，许总的责任心好强啊！不愧叫许强。”

他这一打趣，倒让许强诧异，随即醒悟，他是看到自己那辆奥迪车停在楼下，才断定自己在公司一夜未归的。开门之后，许强边系领带边回敬说他这么早来，可比公司的员工积极多了，年底可以授予荣

誉员工的称号，多拿红包。马长乐留意他的神情，言归正题，问黎伟那边的事情进展如何。

许强此刻不愿泄露秘密，轻描淡写地说省里专家正在搜集资料，从黎伟的计划里寻找关键的破绽硬伤，省政府高层也正在运作，准备从两个层面来解决。马长乐听他如此回答，不便再问，坐下来喝起了茶水。

昨夜他的睡眠其实也不好，凌晨时分被妻子噩梦中的叫声惊醒了。之后，妻子继续蒙头大睡，他却就此失眠。人一失眠，望着黑洞洞的屋顶、窗外的几粒残星、阴云浮掠，自然会触景生情，联想起那些白日里竭力要忘却的东西。过去的三年里，他这个时候身边依偎着犹如婴儿般熟睡、半露笑脸的女孩子，已然被自己亲手害死，沦为僵硬的尸体，埋在阴冷潮湿的井底。他想象不出她的身体腐烂变化的情景，眼前只是不停地出现她无数次在床第间傲然展示的健美姿容。她的头发顺滑散落，宛若黑色瀑布，她精致的五官，小巧的脸庞，像是瀑布围聚着的一块质地细腻的羊脂白玉，令人流连不忍释手。她的肌肤柔软，质地结实，没有丝毫的赘肉，双腿有力，能够轻而易举地将他夹住送至欲望的巅峰。这样的女孩子，在他以后的生命里不会再有了。

他叹息着，默默地流泪。奇怪的是，他仅仅只为此伤感，居然没有负罪的愧疚。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也许他做久了律师，习以为常了。他自诩心理承受能力过硬，能够毫无惧意地面对这个孤魂野鬼。她是他命运里的劫数，但似乎阻碍不了他继续生存下去的信心。她活着时是他的宠爱，死后是他回忆里的一抹绚丽的残红，时而令他痴迷沉醉，时而令他扼腕叹息、悔恨交加。他度过了杀人后的恐惧期，却躲不过曾经的爱恋留下的阴影。甚至为了转移负罪感，他还这样在内心深处祈祷嘀咕：杀死她的真正凶手是妻子欧阳梵。假如不是她利用自己专业会计的手腕控制了他的财产，并寻死觅活横加威胁，使他无法脱身，他早已离婚并跟她结婚了。正是因为她的阻挠，事态才一步步地恶化下去，结果情侣变仇家，情人变死人，律师成了杀人凶手。欧阳梵是个悍妇，她才应该受到九泉之下死者的诅咒呢。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

机会，重返那个剑拔弩张对峙争执的夜晚时，他决不会动她半根毫毛。他会顺从她的意愿，一如既往地宠着她，赎回自己已然在现实里犯下的罪过。

经过自我心理调节之后的马长乐，虽然失眠，却不沮丧。他年方盛时，气血充足，端详着许强经过充分休息后恢复的劲头，隐约觉察到了些东西。他同样不动声色，仰靠在沙发里，笑嘻嘻地说：“欧阳看你们同学相残，痛心不已，又怪我帮着你这位强势人物，很不乐意呢。你看，我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许强说：“那你得做做欧阳的工作，这样的冲突孰重孰轻？他一个副科级的职位重要，还是我几个亿的投资重要？他为了拿成绩取悦上司，弄虚作假，反倒理直气壮了？我冤不冤？”

马长乐摇头：“你跟她是同校，她和黎伟是同班同学，份量轻重放在那里，我好说什么？只能装着斡旋调节的中间身份。”

两人不约而同地笑起来。女人是凭感性去处理事物的，有的时候极其准确，有的时候驴唇不对马嘴，真是不好评价。好在事已至此，许强也没有继续借重他们夫妇的意思了，任由他自行解决吧，从他的气色和谈吐来看，俨然是胸有成竹了。

（三）

在容城置业待了一个钟头之后，马长乐驾车离开，前往律师事务所，为手里一宗离婚案件的出庭作准备。他是女方的代理，这对夫妻职业都不错，男的在工商局，女的在交通局。男方先行出手，跟一个小学未婚女教师发生婚外恋情，不慎被妻子拿获。当时，女方并未要求离婚，而是效仿丈夫，与单位上司走到了一起，正所谓投桃报李，各行其是。三个月前，男方无意中得悉妻子红杏出墙，他倒不乐意了，堂堂大男人思想作祟，不肯戴这顶绿帽子，主动要求离婚。女方坚决不同意，于是告上法庭。

在马长乐看来，这案子判离婚是定数，但难在双方的财产分割上。女友心细，手里留有丈夫出轨的证据。男方却没有，只是在口头上振振有词，于事无补，很可能被认定为过错方。这样，两人共同财产中

百分之七十将归女方所有。女方的意思是，对方一定坚持离婚的话，她必须拿到这个数目，不离的话，就保持原状。他猜不透这女人的心思，既然翻脸到了这个地步，何必勉强凑合？他们结婚约六年，小孩铁定随女方，男方还要付抚养费，在经济上占尽了便宜。而男方则坚决要离，不要小孩，财产对半，胜算无望。

他仔细研究过这桩案子所涉及的财产，大约二百七十万，其中包括三套住房、一间市区繁华路段的门面房，还有股票基金若干，比寻常离婚案件有油水，值得他花费精力来关注处理。他翻阅整理着相关文件，思忖着这件离婚诉讼中耐人寻味的细节，比照自己曾经遭遇过的相同处境，感慨万千。

正出神之际，外面走廊上出现了一个年约五十开外的男人，正向路过的行人打听马长乐马律师在哪里办公。此人的口音具有城郊北面乡下典型的特征。他的第六感突然警觉，不由分想，闪电般起身扑向门后，从里面锁死，然后挨贴着墙壁不动，静默中聆听着外面的动静。

那男人在外面砰砰地敲门，见没有回应，却不离开，拖了张公用的玻璃钢椅子来歇脚，横在门口。前前后后大约一刻钟，他这锲而不舍的反常举动，惊动了相邻的同事们，纷纷出门来询问他想干什么。

男人说找马长乐律师，有重要事情。同事们问他找马律师干什么，他欲言又止，支支吾吾，总之是找他有事。马长乐听听口风不对，慌忙把手机后盖拆开，取出电池，无声无息地关了机。果然，不一刻就有热心人拨打他的手机。他惊出了一身冷汗，缓缓下蹲，放轻了呼吸，心脏剧烈跳动。

不用问，他已然猜到了来人是谁。小黄死后多日的静寂态势终于被打破了，她乡下的父亲进城到律师事务所来找自己了。马长乐包养他女儿的事情，一定遮掩不住，迟早会暴露的。他用她的手机发出那样的信息，一是为了延迟时间，二是掩护自己。拖延时间是做到了，掩护自己能不能奏效呢？

那男人坚持不懈地坐在律师马长乐的办公室门外，整个白天都在不停地敲门，直到天色黑沉下去，直到街头夜色迷蒙，直到守楼的保安再也不能忍受，将他半劝半架出去。

马长乐聆听着外界的动静，迅速开门拐上安全通道，步行下楼进入车库，开了车子风一般驶离。在路口他瞧见了那位因女儿失踪而黯然神伤的父亲，心底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

他边用纸巾擦拭眼泪，边扶弄着方向盘，在灯火斑驳的街道上行驶着。他万没料到，自己在面对小黄的父亲的刹那会产生如此的反应。原来设想中，漠然、不屑，甚至视而不见的做作，在这一瞬间就崩溃了。他将车停靠在一处街角，紧闭着车窗，轻声地啜泣。四十开外的男人，历经世事沉沦，经历多种困境，从来没有如此虚弱无力过。他伤心欲绝，不能忍受看到黄父的悲恸感，这样孤零零一个人待在车里，直到接近半夜时，才稍稍恢复了。他取出手机，摁键开机，发现提示有六个未接来电。一个是家里的，一个是同事的，另外四个是陌生号码，不用多想，就知道源头了。

他深深地呼口气，驾车上路，回到家里。妻子欧阳梵已经熟睡，厨房里一无所有。他在夜间的凉意里饥寒交迫，去翻了包方便面冲泡了，坐在厨房里黯淡的灯光下，细细地啜吸，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欧阳梵被前楼阳台上新养的一只宠物鸡高亢嘹亮的报晓声惊醒了。睁开眼时，发觉身边空荡着，从半敞开的卧室门往外看，书房里依稀灯光。他爬起身披衣过去，轻轻敲了一下门，问：“什么时候回来的？”

马长乐含糊地说：“半夜吧。”

她推开门，只见丈夫蜷曲在书桌后面的宽大皮椅里，烟缸里堆满了烟蒂，角落里丢了几只速溶咖啡的空袋子。她明白过来，他这一夜没有睡觉，靠着它们提神鼓劲。这一夜未眠的马长乐，眼泡浮肿，眼睑充血，手边丢了本揭了半截子的厚实书本，像是个待考的学生模样。

她心里微微抽紧，问：“出事了？”

马长乐摇头，说：“没事，有件麻烦的案子，正想着应付的方法呢。”

欧阳梵表示怀疑，走进去近距离审视他的神色，担心地说：“你不像是为了办案弄成这样的，什么案子，能把马大律师难为到这样彻夜难眠的地步呢？莫非……”

马长乐不耐烦道：“没有莫非，我这几天确实是事务缠身，分身乏术了。你还是去关心关心你那两个自相残杀的同学吧。我帮不上忙，只有你才能从中劝解。”

马长乐心烦气躁，可是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她，只能得采取转移视线的方法。欧阳梵听他说到许黎之争，用上了“自相残杀”四个字，心中一惊，忙问详情。马长乐叹气说具体已经搞不清楚了，最好联系他们本人才行。欧阳梵被他这虚晃一枪转移了目标。她不便联络许强和黎伟，只有询问王敬这条路可走了。于是等到了上午八点，拿起手机来拨给他。

电话铃声响了半分钟，正当她想挂断时，王敬接听了。背景声音嘈杂，像是在人丛杂处的地方。王敬的嗓门不大，甚至有些模糊，问她有什么事情，欧阳梵说许强和黎伟针尖对麦芒顶得太过了，恐怕要出事，问他知道不。王敬说不知道，自己生病住院有些时日了，根本不清楚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欧阳梵想起，那次晚宴时许强提过他得了急性肝炎，于是无奈作罢，心想这件事包括王敬患病在内，都像是凑在一处爆发了。虽然他一身肌肉，但总归是个凡夫俗子，而凡夫俗子不可能不生病，不生病的人不是人，而是神。

欧阳梵吃了早饭，出神想事。马长乐招呼一声，拿了她的车钥匙出门，说是去法院办事。她没有留神这中间的异样，仍然沉浸在他声东击西给予的目标里，于是，她实在按捺不住这油然升起的关切之情，打电话给黎伟。黎伟此刻好像心情上佳，笑呵呵地说好几天没听到她的声音了，亲切、动人。她难以辨别他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还是强颜欢笑，因此开门见山直抵主题，问那件引起他和许强纷争的事情，如

今怎样了。黎伟漫不经心地说那事已经过去了，官方已经撇开自己作出了结论，重新通过了相关的审核。这件事跟他无关，他也已成了局外人。所以，许强的不满和愤怒可以转移方向和目标了。

欧阳梵没想到这件事的控制权竟然如此之快地从黎伟手里转授他人了，看样子，许强未能搞定眼下的决断者。她松了口气，说闹得满城风雨不好，都是一个学校的，又有联络，当然，他撇清了关系那就行了，没必要去与人为敌，结下仇隙。

知悉了黎伟那边的实情，欧阳梵挂断了电话，但随即后悔，自己该问问他和那位柳小姐的关系进度，也许婚期已经定下了吧。这位年轻的女画家与他日后的生活能长久吗？会不会重蹈覆辙，又要遭受第二次婚姻失败？还有，他那位住在丽晶大酒店里，用意暧昧的开发商前妻也不简单，她对前夫这场近在眼前的婚姻，会持怎样的态度呢？尤其是根据许强提供的信息，她已然关注起柳宅保护计划的前提下，她如果有心和黎伟重修旧好，那么对柳小姐而言，还是威胁不小的。离异四年后未曾嫁人的前妻，挟巨资近在咫尺，对所有的男人都是一种诱惑。黎伟也是凡夫俗子，特殊不了的。

欧阳梵被自己脑海里所展示的这富有戏剧性的场景，弄得兴奋不已，一时间忘记了夜来丈夫不能安睡的可疑，忽略了他们夫妇俩目前所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处境。

（四）

黎伟接到欧阳梵电话时，正躺在阳台上的仰椅里，柳盈坐在他的身边，细长的手指梳理着他的发根，一下一下，犹如涨涨落落的潮汐抚慰着沙滩，惬意而舒适。他合着眼，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放松了肢体，懒懒地不愿起身。今天是周末，昨天会议给他带来的欣喜至今仍流溢在心头。他从心底甚至有点儿感激刘洪他们了。官方会议作出的结论，比之于他个人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他上午刚刚浏览了无聊之城论坛，自己贴在那上面的那篇文章，以及置顶的官方结论，仿佛一座山峰，巍然挺立，压迫得那些出自宵小之手的中伤烂文一路向下，谁也没有勇气再强词争辩了。他这时候，

才把有关视频的内幕告诉柳盈。柳盈吃惊不已，忙去搜索那视频的帖子，结果杳然无迹。十有八九被网站方删除了。

柳盈失望地笑着，说很想瞧瞧自己酒醉后被人扛在肩头的姿容。画面截屏下来后，可以稍加修改变化，模仿古典题材风格，以现代方式出境，非常有意思。而且画的题目都想好了：现代酒店里的女色劫掠。但是寻不着视频，她不免有些失望。

黎伟得知原委后，哈哈一笑，说：“别慌，有人掌握着这段视频呢，到时候，可以向他索要，权当是咱们恋爱时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写照。无意中留下的痕迹更显珍贵。”

柳盈疑惑，说掌握证据的人，该是他的对手仇家，人家肯交出来吗。黎伟说敌人和朋友都只是暂时的，也许过了眼下这段日子，就可以化敌为友呢。柳盈听辨话音，立刻就猜中了，说是那个姓许的开发商吧，这开发商也够无聊的，炒地皮炒房产，还炒这个，真是个有心人。

黎伟大笑，说：“什么叫商人？就是想把一切都纳入发财机会的人。只要他们愿意，什么都能有商机。包括这段文管处长扛着画家女友出没五星级酒店的录像视频。”

柳盈在他的脑门上摁了一下，带着撒娇的口吻说：“那不成，你得打包票给我拿回来。这东西我可得好好地珍藏着，不能变成别人发财的工具。”

黎伟拍拍她的脊背，说：“别担心，这东西发财效应没了，现在放在他的手里，就是一段画面而已。我会拿到它的，不会拖太久的。”

两人在这阳光明媚的温馨午后，坐在阳台上嬉笑闲聊着，不想出门，远离人群，只在高处俯瞰欣赏街景。黎伟慵懒舒适地躺着，柳盈丢开手，将脸蛋儿依偎在他的面颊上，轻轻地摩挲着。这样温柔的接触，对他们而言，比之夜间床上寻常男女间的酣畅纠缠，更为销魂蚀骨。它撩拨着性欲，可是在温度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便改为稳定的保温状态，让美好的感觉持久长存。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阳光一寸寸地西坠，等到黄昏的凉意悄然降临后，黎伟睁开眼，吻了一下柳盈，将她的腰肢扶直，去房间里加了件外套，说：“出去走走吧，黄昏时下楼散步，天黑之后咱们一起吃顿晚饭，算是我为你饯行。”

柳盈依从他的话，去镜子前理顺了散乱的鬓角，补缀了点儿淡妆后，挽住他的手下了楼。两人在残红如血般辉映下的草坪上漫步了几圈，出了小区沿着高大的香樟树下的人行道一路前行。

走着走着，他兜里的手机响了，看号码是前妻章静打来的。他不屑地笑，掐断之后，顺手关机。柳盈问是谁，他说是个不相干的人。柳盈嗅觉敏锐地说是个女人吧，黎伟摇头。她倒没显示出醋意，像是自言自语般喃喃道：“我去北京怕得两个月后才能回来，你有空可以来北京找我。”

黎伟说：“不找，我在这边憋足了劲等，修身养性。”

柳盈噗哧一声笑了，说：“伟哥，我从北京托人带些原装美国产的伟哥给你。红粉赠佳人，伟哥送伟哥。”

黎伟哭笑不得，这女孩子说话肆无忌惮，他那一夜的缺憾被牢记在心，这会儿突然冒出一句来，既像是微微地发泄不满，又像是意存讽刺。说实话，那夜的性爱历程是个分水岭，自此之后他们还尝试过一次，竭尽全力的结果也只能算是差强人意。这出现的问题，不好量化解决，举五十斤一百斤的杠铃，只要有肌肉作保证，就有信心。这上面气力，是虚空里一股难以言说的东西，说不行就不行，解释不清的。

他呵呵干笑着，忽然又发觉她方才是出口成章了，对仗齐整地针砭自己，厉害得狠呢。于是，他伸手将她的肩头拢在自己怀里，使劲地搓捏着。柳盈酸痛难忍，咯咯笑着挣扎。他附在她的耳边，说你这个丫头，越来越放肆了。柳盈连声告饶，他这才松手，滑到她的腰际，搂着她亲密无间地走在华灯初上的街头。

恋人间相处的时间过得飞快，还没有来得及体会，晚餐已经吃完，同床共枕已然被破晓的鸡鸣声所惊醒，眼瞅着阳光攀升，人声鼎沸，

又一天的忙碌开始了。黎伟恋恋不舍地起床，送这位今冬或明春将会成为自己妻子的女孩去火车站。她预定了早八点的票，特快直达北京。两人在车门边执手相看，依依不舍。柳盈踮起脚环抱住他的脖子，用力吻了一下，笑道：“再见！”

黎伟虽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好意思，但甜蜜的幸福感足以驱逐羞涩。他站在站台边，不停地向车窗里的她挥手致意，憧憬着两个月后的重逢，沉醉不已。

送走了柳盈，黎伟取车去文化局上班。进了电梯才想起手机没开，赶紧去包里取出来开机。一通音乐铃声后，手机开启。顷刻间，来电显示他有四个未接电话。看号码，全都是昨天黄昏时段的，不用查就能断定是前妻章静打来的。这位做过他四年妻子，失踪四年后摇身成为开发商的女人，并没有因为主动透露身份和财产，而让他改变印象。他厌恶地将手机塞回皮包里，一路上跟熟人招呼着，进了办公室。

眼下，他手里负责的第二批文保名册已经审核完毕，从容不迫地添加了柳氏住宅之后，便可二度呈送上级，了却这些日子纠缠在手里的烦琐事务了。他拿起名册文件来，由头至尾再审核了一遍，正要招呼小刘过来将它送走。手机此时铮然奏鸣，看号码不熟，他疑心是章静打来的，可又不得不接，只好勉为其难地接了。

来电话的果然是章静。她的声音愠怒而急迫：“昨晚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你这个糊涂蛋！”

黎伟听她出言不逊，很是生气，冷笑道：“对，我是糊涂蛋，不糊涂怎么会跟你结婚，被你白白耍弄了四年？我碰上你，算我倒霉，敬而远之行不行？为什么还在死劲地缠着我？”

章静在那边气极无语，足足愣了近半分钟才缓过劲来，提高了嗓门，不管不顾地说：“你好心当做驴肝肺！告诉你，昨晚我找你就只为一件事，据我公司里的人目击报讯，容城置业的许总和文化局一千人等到芙蓉食府吃饭。我担心你的处境，赶紧通气，你却不接关机。黎伟，你以为你是谁啊？”

她说完了这句话，气呼呼地挂了机。黎伟没想到她迫不及待地联系自己，是为了这个。他木然望着手机屏幕上的号码，没意思再打过去。这是怎么回事？许强撇开自己，不再恋战，直接去联络别人了。昨晚，文化局的什么人跟他吃晚饭的？他的脑子里下意识地出现两个人：吕局长、刘洪。文保小组正副组长，单单缺少了自己这个第二副组长兼秘书长。缘由一目了然，许强在自己身上无计可施，转而从他们那里下手。可是，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了，官方认定报告也已公布，吕、刘二人纵然被他们运动了，也是无力回天的。

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谁也无能为力。他这样宽慰着自己，但仍然疑惑。按理说许强这样的人，应该明白自己这样逆势而为毫无意义，谁能替他火中取栗？他坐在桌边左思右想，片刻间信心充足，片刻间又变得忐忑不安。这样矛盾再三，他实在难以忍受，索性决定去见见刘洪，看他如何解释昨晚的这场宴席的原委。

黎伟出了门，沿走廊到了尽头的处长办公室，敲门招呼，结果房门紧锁，里面无人应答。他迟疑了一下，拿起手机打给刘洪。接通之后，他问对方在哪里，刘洪说在局里。他说自己就在他处长办公室门外，想找他聊聊。刘洪警觉地问聊什么，他说聊工作，除了工作还能聊什么。刘洪考虑了一下，说自己在局长办公室，十分钟之后下楼。

黎伟回到办公室，默想着即将碰面时的说辞，托辞昨天许强请了自己，被推搪过去了，估计他们也被麻烦了。这么一来，既让他们对许强起疑心，又可以点戳他们的软肋，一举两得。

刚刚斟酌拿定主意，刘洪已到了办公室，用座机提示他。他应声而去，进了门后，便仔细打量此人的神情。刘洪毫无反应，边整理面前杂乱的文件报纸，边问他找自己聊什么。黎伟一笑，把方才自己的准备好的内容讲了一遍。刘洪也是笑了笑，说那位许总有点儿意思，非要请客。本来自己和吕局都拒绝了，但他却搬出凤城广告的林总来做说客。许总的面子可以却，但林总这样的老朋友还是要给面子的。他们只好勉为其难去了一趟。大家本来都不熟，只说闲话，不论公事。一顿饭，三两酒，两个钟头了事，算是敷衍过去了。

黎伟看他如此答复，倒也无话可说。这种情形，可能也不可能，全凭他一张嘴说。但是目的达到了，他也就装做只是顺便一问而已，随即转移了话题，先告诉他文保名册所有事宜都已搞定，名册交由小刘分送改造工程指挥部和市政府，估计用不了几天就会批复了。第二批文保名册一公布，文管处的工作也就宣告结束，大家都可以松口气了。刘洪打了个呵欠，说真是累人，还吃力不讨好，惹麻烦，早点儿结束早点儿安生。

说完了这些，黎伟告辞回去。刘洪没有起身送他，瞅着他的眼光里猜疑不定。等他走远了，酌量片刻，拿起电话来拨给吕局长，悄声地说：“昨晚咱们跟许某的聚会，黎已经得到了风声。刚才直截了当挑明了这件事。这是投石问路，还是威胁？”

局长在那边笑了起来，说：“怕什么？我们一直是袖手旁观，不置一词的。事情自有人来做，残局由咱们收拾。挺好！坐山观虎斗，岂不是件惬意的事情？”

刘洪点头称是，挂机后按住话筒，望着窗外出了会儿神，哼了哼，自言自语地说：“坐山观虎斗，抬举他了。坐观他被人痛扁，那才确切呢。”

（五）

城西改造工程先期文化建筑保护名单制定完毕，亟待市政府批复后公布。所有拆迁人员都跃跃欲试，准备进入现场办公。容城置业总经理许强，却没有急于跟拆迁方交接，而是转头去办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派专车去省城，找了文史权威谢老为首的专家组，让他们入住公司对面的宾馆，针对柳宅保护计划所有相关文献作了清晰的梳理，最后总结出三方面的疑点来。一、柳氏家族的传承；二、柳氏家族的规模；三、支持柳氏住宅昔日辉煌的证据。这三点都需要最彻底地鉴别。其中，由文管处黎处长提供的柳氏住宅的族谱和地契，是重中之重。

谢老在省文化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权威专家，一言九鼎。由他牵头签名的建议方案，在第二批文保名册上报市政府后的第三天，也到达了分管市长的手里。与此同时，市委马书记那边，由谢老直接

登门呈送，言词间本着科学、诚信的精神，请求有关部门为文保事业保留一方净土。他位高言重，马书记也要买他的账，当即同意他的建议，督促有关部门配合。

这件事纠葛多日，但处理起来却快捷简单。黎伟参加了相关会议后，并无异议，将文管处档案室保存的那几份得之于柳盈手里的柳氏家族族谱和地契一并交出。他对这样的猝然变故，虽然不便表明态度，但是心中的愤怒显而易见。谢老是文史方面德高望重的权威，他在大学读文保专业研究生时，曾经听过他的课，学识渊博，名不虚传。按照年龄论，他老人家八十开外，理应闭门谢客颐养天年，不再沾染红尘中的是非了。可是他竟然出来牵头，二度非议自己的柳宅保护计划，看来许强居功至伟了。本来有钱能使鬼推磨，情有可原，可竟能把他这样的人物推到前台来呐喊，令他不得不叹服了。但叹服之余，自己心底隐然又有股子自傲之气。想否定自己的方案，居然劳动了这样的学界大人物，对自己而言，是荣耀而非耻辱。

他将公事移交之后，请了三天假，想去北京看望柳盈。可是她的手机一直关着，联系不上，只得作罢，但是一个人待着是种郁闷难挨的状态。他在吴尚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无处可去，前思后想，便打电话给一位久不联系的人：王敬。

这位体格健硕的家伙，现在还好吧？自从那天许强、马长乐替他压惊的酒宴之后，便再没见过他。至少，他没有像马长乐那样公然替许强鞍前马后地效力，眼下来看，倒是可以跟他见面散心的。电话拨出去，等了好久无人接听。不过半小时后，王敬回拨过来了。他的声音有些低沉，解释说自己生病住院了，刚才在外面散步，这会儿回来才发现。黎伟一直不知道他患病住院的消息，听了吓了一跳，忙问详情。

王敬说自己得了甲肝，急性传染病，不过治得差不离了，一两天就可以出院。黎伟听他如此说，认为他已痊愈，笑道：“那祝贺你身体康复了，能出来坐坐吧？”

王敬犹豫了一下，说：“不怕我传染你？”

黎伟暗笑，说：“不怕，咱们喝喝茶，洗洗五脏六腑，舒展心情，是对健康有益的事情。”

两人约好了时间地点后，黎伟先行到达茶楼，这里距离传染病医院只隔了两条街。他坐在楼上，等了约莫半个钟头后，探头朝街口眺望，远远瞧见了这位昔日同学的身影。王敬瘦了许多，步履缓慢地穿行在梧桐树阴下，但到了茶楼附近时，改变了节奏，昂头挺胸地拾阶而上。

黎伟转身正对门口，望着推门进来的王敬。他真的是瘦了，外衣有气无力地耷拉在身上，空荡鼓风，但他的脸色尚好，双颊和嘴唇带着红润。他刻意地敞开了嗓门，笑呵呵地说：“老兄，最近忙些什么呢？这么有雅兴请我喝茶？”

“你突然失踪了个把月，生病也不打招呼，不然可得去医院探望你。”

“不用，不用，那医院不好，没病的人最好别去。我这不也要离开了嘛。”

“那不一样，雪中送炭才见交情，我不做锦上添花的无聊事情。”

“锦上添花也好啊，大家都开心。”

黎伟摇头，说：“我不开心。”

王敬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下意识地抹了下嘴，右手背上隐然留下了一抹淡红。黎伟留意了这一点，先是奇怪，再仔细瞧瞧，他的嘴唇的红色已经黯淡了一块。怎么回事？他的好奇心被疑窦所代替，忍住了不问，频频斟茶邀饮，故意扯些过去上学时的趣事来说。王敬此刻心情看似不错，渐渐拿出往日的豪情来，说可惜这是茶楼了，不然可以喝点儿酒增添气氛。黎伟虽然留心他的身体细节变化，但邀他喝茶的用意却没忘记。

他放下杯盏，抱肘靠在椅背上，面露不悦地说：“你生病住院了，撒手不问闲事了，知不知道我最近跟许强闹得很僵？”

王敬诧异地摇头。

黎伟继续说：“这个许强，真以为自己是许文强了，耍心眼玩手段，想做吴尚大亨了。你帮他跟我有了交往，大概应该知道这是有所图谋的。可是他事情做得很不地道，没事时阴着掖着，等事情出了木已成舟才着急。我是一个小小的办事人，哪里能替他背负得起这样的责任，所以就把我当做仇敌对着干了，用了些下三滥见不得人的手段。我算是服了，交朋友还是得留个心眼，这种别有用心的人，少交往为好。”

王敬先是惊讶，接着明白过来，便问道：“那……你们为了什么事翻脸的？”

“还不是为你情人开店的那幢住宅。我要保，他要拆，事先又不通融，等到保护计划出台上报了，他才露脸，要我自己抽自己的嘴巴，怎么可能呢？”

王敬明白过来，说：“柳宅，对不？我听李侍讲过，一会儿要保一会儿要拆，弄得人心惶惶。究竟怎么处理？”

黎伟两手一摊：“听天由命。”

王敬冷笑一声：“这些事，他从来没跟我提过，果真是当我没用了。买卖人就是这样的脾性，活该！”

黎伟凝视着他，确信他这是真心话，他对于自己和许强的纠葛一无所知，这才说：“你刚开始时，也帮了他的忙，促成了几次同学聚会，拉近了我们的关系。我刚开始没意识到，但后来明白过来了。不过，他早先接近我，我只是他预备着的一枚棋子，还没有后来的具体事情。你起了牵头的的作用，但那个马律师呢？他似乎跟他的关系很密切，甚至不像是法律顾问那么简单。”

“他们都是人精，互相利用呗。我无非是受朋友之托，做一些吃吃喝喝的闲事。不过，你有没有和他和解的意思？我出院后可以再搭桥牵线。”

“认识了一个人的真面目之后，再去牵扯，那就没意思了。咱们没朋友了？缺知己了？笑话！”

王敬沉思着，喝茶并下意识地抹嘴，唇上的红色渐而褪尽。黎伟不动声色，趁着他去卫生间时，伸手抓起他的杯子，在杯沿处嗅了一下，有股子淡淡的香气，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女人用的口红，这位同学居然是抹了口红来跟自己见面的。

他愈发地狐疑。待王敬回来时，借斟茶的机会凑近他的脸庞窥看，又发觉，他脸上有脂粉的痕迹，整个人仿佛是女优出镜般，的确是费了些心思的。他思忖着这个男人如此古怪的行径，暗暗分析得出两点可能。一、同学王敬有女性化的趋向，近日来突然喜好妆容，借用了老婆或者情人的化妆品；二、他是有意遮掩自己的容貌，以假象示人。前者可能性不大，如果是后者，他示人以假象下面，暗藏着怎样的真相呢？真相面貌，在黎伟的脑海中盘旋。他依然以不变的手法斟茶，邀饮，察言观色，思索着第一眼从大街口瞧见他的身影开始就隐然升起的异样。

王敬浑然不觉自己身体所显露出的破绽。他自从得知自己身患肝癌晚期后听从了医生的劝告，住进了肝病医院，请了省里权威专家来诊断。那位专家反复斟酌了他的病情，没什么好说的，开了一些价格昂贵的所谓特效药和针剂，用于治疗。

医院方建议他做化疗，他坚持不肯。他过去有个熟人，就是死于癌症。本来按照身体状况，他还能活个一两年，可是做了化疗之后，只活了三个月。懂行的人事后说，这化疗断送了他至少半年以上的寿命。

王敬没有奢望，自知此病不治，只想着能够多活几天，幻想依靠自己过去强健的体质来慢慢地拖延，所以，他药照吃，针剂照用，坚决不化疗。他对外宣称自己是患了甲型肝炎，急性传染，不许任何人来探视，包括情人李侍。李侍被他瞒住了，几次要来看他，都被斥责回去。这样拖延了近一个月，自我感觉病情和被发现前并无两样，除了脸色更加发灰之外。

今天他接了黎伟的电话，本想不跟他见面，但转念想起情人的小店去留问题，便答应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病容脸色，他去买了些女性

化妆物，自己动手涂涂抹抹，直到自己满意了才出来见人。殊不料，这街头小店里的货色质量低劣，擦擦嘴唇就露出了马脚，但他对此毫无所觉，仍然专注于黎伟所说的柳宅留存的问题上。他情人的店铺，是他眼下活在这世上最为挂念的问题，甚至超过了对于女儿的牵挂。女儿常年住在岳母家里，平日里多跟妻子亲近，想来前途无忧，有没有自己这个收入微薄的父亲，那是无所谓的。可是李侍这个单身女人，带着儿子靠着这服装店生存，没有一个稳妥的解决，他真的是不放心。更何况许强曾经对他有过承诺，他必须看到这个承诺兑现了，才能死，这是支持他顽强活着的最主要的信念。

黎伟虽然心中怀疑，但离真相还有相当的距离。他们这茶楼闲谈，与其说是他发泄心中郁怒，倒不如说是他打发空闲无聊的时间。他再次等候这命运的裁决。命运掌握在他人之手，尽管自己有充足的信心，可是在结果出来之前，总是惴惴难安的，他必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用其他的事情来代替。这位老同学古怪的举止，怎能不让他提高了兴致。

他幼时去新华书店购买的第一本启蒙书籍，是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第二册。书中第一篇是《伯尔斯通庄园的惨剧》，书内的文字虽然印象不深了，但插图中那个鹰鼻深目的瘦削男人叼着烟斗的形象，令他至今难忘。他下意识地提防着，点起一支烟，用一层薄薄的淡蓝色雾霭，模糊了他和王敬之间的空隙。在这层雾霭背后，他得以从容地研究分析对方。他确信，王敬不是异装癖、性欲倒错者，他有妻子有情人，更有那一身的肌肉，雄性荷尔蒙分泌旺盛，不是那种阴柔的主儿。

王敬眼下有病，甲肝住院至今，脸色很难看，他是为了妆扮出一个健康的外表来掩饰自己？这似乎没有必要。他既非掩盖病容，又非心理障碍，何必如此呢？

黎伟在与真相一步之遥的地方徘徊不前，百思不得其解。王敬看看杯中茶叶色泽淡去，这壶茶终结了寿命，便不再饮用，运足了劲对准面前的烟雾吹了一口气，他们之间的烟气霎时间荡散。黎伟在明亮

的光线里望着他脸部那些初见时没有留意的粉质颗粒，忍俊不禁，笑了一声后，剧烈地咳嗽。

王敬不明所以，提醒说喝水小心呛着肺，会得肺炎的。黎伟没好说自己是被他这脸上搽抹的劣质粉黛所惹笑的，拍拍胸口说：“管他呢，该呛总是要呛的，咳几声也算是排毒吧。”

王敬笑起来，说：“那是，该来的躲不过，命中注定的。过日子，咱们都要认命。你跟欧阳同学的情况发展得如何？还处于眉来眼去的阶段，没有再往前迈进一步？”

黎伟没想到他刹那间转移了方向，直接提到这个话题。他盯住他半晌，说：“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怎么想起扯这个？”

王敬难得地开怀大笑，说：“咱们坐在这里太沉闷了，这件事是开胃提神的好东西。我一说你就跳脚，挺好嘛。”

黎伟哭笑不得，说：“你认识他们夫妇俩，还说这种话。”

王敬理直气壮地说：“这有什么？各是各的关系，区别对待。说到底，你跟欧阳是我的同学，关系更近一层。我不会因为马长乐而同时得罪两位同学的。”

黎伟说：“正因为都是熟人，才不该乱说。”

王敬不依不饶地说：“我说的是事实。你跟欧阳那点事儿，稍稍留意就能瞧出来。不光是我，许强这样的情场老手，单凭鼻子嗅嗅就觉察了。赖账顶个屁用。”

黎伟郑重声明：“我跟欧阳没事，至少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几个月后就要结婚了，你乱讲，毁坏了我的声誉，害我继续打光棍，那罪过可不浅啊！”

王敬听他自陈要结婚了，顿时精神大振，忙又追着问女方是谁，什么职业，年龄多大。黎伟被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有些应接不暇，只是笑，不肯回答。王敬竖起一根指头，威胁说：“你这时候不坦白，等到结婚那天，看我不带头狠狠地闹你。那时候求饶后悔可就晚啦。”

黎伟正想彻底地让他打消希望，说自己准备婚礼从简，出去旅游。话还没出口，包里的手机铃声大作，这电话是刘洪打来的，他吁口气接听，心想结果出来了，一切该安生了吧。

电话里，刘洪的声音平静里透着股子肃然，说：“黎伟吧，你到局里来一趟，六楼小会议室，局领导和省专家组要跟你当面商榷些问题。半小时到达，时间够了吧？”

黎伟心脏猛然跳动了几下，呼吸有些困难。他想问谈什么问题，可是刘洪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话一说完就挂掉了。他呆呆地坐了几分钟，脑子里一片混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思忖着刘洪的口气，心不在焉地跟王敬道别，疑虑重重地上了车，向文化局驶去。

局领导和省专家组，这两种事物称谓并列在一起，所散发出的森然之气，让他感到窒息。他反复地问自己，哪个环节出问题了？这样兴师动众，目的何在？自己本该是充满信心和底气去迎接这次谈话的，可是为什么又有些心虚？这内心的虚弱是因为刘洪异乎寻常的口吻，还是潜意识里惮于即将面对的阵容的强大？这问题，得等到他抵达目的地，进入角色后才能清楚。

（六）

这个含意不明、但明显带有森然之气的谈话，在文化局六楼小会议室里展开。当时黎伟离开茶楼后，一路匆匆赶来，推门入场后眼光一瞄，便立刻明白了，自己陷入了重围。

他所认识的行业权威坐在正对门的主席位置上，吕局长和刘洪在左，右边是改造工程指挥部主任，那位曾经在元代县衙一事上羞辱过他的秘书长。侧面两张条桌后面，坐满了文化系统和拆迁系统的诸多喽啰们。他们在他进门之前，正在交头接耳，窃语嬉笑，等到门扇一开，个个都板起脸来，佯作严肃。

黎伟一眼把室内的场面看了个透，不是不祥的预感，而是不祥的现实摆在了眼前。他强作镇定，走向布会者刻意摆设在正面的那张孤零零的座椅。他明白这是自己的座位，早已定好了的，不必推辞。他

再三地在心底告诫自己要冷静，从容不迫地坐下来，朝正前方和左右分别颌首致意。

刘洪站起身来，拿着一个硕大的牛皮纸档案袋提在手里，用意不明地展示了一下，说：“黎处长，此刻，省专家组、城市改造工程指挥部、文化局，各家相关单位代表，临时召开了这个质询会。这个会是遵从市政府领导的意见，查清柳宅保护计划出台的来龙去脉，并对你个人作一定深度的调查和问询，希望你认真地配合。这个会议关系到文化局、文管处、文保小组以及你个人的声誉和前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一说一，不要隐瞒。”

黎伟茫然中带着几分清醒，先前在茶楼呛水后的不适尚未平息。他手扶着面前的话筒，努力地放轻了肌肉咳了一下，点头说：“我服从组织安排，尊重组织意见，有一说一，绝无隐瞒。请各位领导、专家、同事们监督批评。”

刘洪笑了一声，凑在局长的耳畔嘀咕一句，局长点头表示同意，他便将话筒移到谢老面前，请他先发言。

谢老年届八旬，依然抽烟，在一片烟雾缭绕中掐灭了烟头，隔着十来米的距离，仔细端详了黎伟片刻，拿起桌上的一叠纸，瞅了一眼，说：“我是临时应有关方面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论证工作的。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来研读你的柳宅保护计划。从表面上看，这个计划非常规范，有创意有底蕴，无懈可击。但细细地分析相关资料，我总觉得这个家族在吴尚乃至本省历史文本的传承上，没有完整的记载。不排除这个家族出过一两位有影响的人物，可在历史的长河里衡量，那是微不足道的。至于柳宗元后裔之说，现在他的故乡已经有北宋至今的完整家谱出世。这支在吴尚的柳姓族人，他们的家谱和那份权威性的家谱是对不上号的，分支之说都不能成立。我想，也许是柳姓人氏伪托柳宗元为祖先吧。至于柳宅昔日的规模，你的依据是那份清代的家谱和地契。地契上，明白无误地把周边的几座宅邸都划列进了柳宅的范围。这种一座宅邸囊括明清两代建筑风格的现象，并不罕见。不过，有几点我质疑，依照这份地契所划的宅邸风水形式非常不佳，稍有风

水常识的人，都不敢如此设置，此为疑点之一。疑点之二，就说到了关键点上。你的族谱和地契，我仔细检查过，纸张、墨色都对，都是乾隆嘉庆年间的纸张和澄轩堂的松烟墨，字也对路，正宗的馆阁体小楷，可是……用以摁指印签押的朱砂印泥不对。这朱砂是做旧了的，表面看像是年代久远，但迎着光看，上面有细密的金属闪亮。这种洒金朱砂印泥，虽然清代盛行，不过到了今天，金属应该脱落氧化了才是。但它依然熠熠生辉，当是新货无疑。看破了这一点，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省城容熹堂所卖的朱砂印泥。这个纰漏是致命的纰漏，完全颠覆了整个证据链。

“经过几位专家的共同研究和机器辅助监测，结果是：这地契是用乾嘉年间的古墨写在乾嘉年间的故纸上的赝品。做假的人手段高明，但是不知道是由于疏忽还是材料的局限，他在朱砂印泥用料上失手了。黎处长，你失手了！”

他这最后一句，不亚于晴天霹雳，在黎伟的头顶轰然炸响。黎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这位权威老者竟然在一通侃侃而谈后，一下子将棍子毫不犹豫地砸在了自己头上。他所表述的论点，只有一个目的，黎伟在柳氏族谱和地契上做了假。依据的理由，是那压捺指纹的朱砂印泥年份不对。

黎伟面无表情地双肘伏桌，腰板挺直，心中木然之后涌起的惊惶，差点儿让他抓狂。脑子空白了几分钟后，随即只填塞一个想法：这些文件怎么会假？怎么可能会假？它们是自己亲手从柳盈的住处翻拣出来的，带回吴尚后送交相关部门鉴定过。

他突然捞着了一根救命稻草，生怕这个发现溜掉，马上全神贯注在这一点上，目光炯炯地盯住了谢老，放缓了语速竭力显示沉着的语气，说：“这些族谱、地契，我交给技术部门鉴定过，在确认无疑之后，才放心地拿过来作为支持证据撰写柳宅保护计划。如果谢老鉴定这些文件是赝品，那么负有直接责任的，不是我。”

谢老轻蔑地一笑，说：“追究责任，不是我的职责，我只管做去伪存真的事情。”

他慨然陈词之后，把话筒往旁边拨了一下。

刘洪顺势接过去，冲黎伟点点头，说：“鉴定部门的责任，已经追查。由于这几份文件伪造手段高明，使用材料也煞费苦心，再加上文物鉴定工作的不确定性，工作经验的欠缺，检测仪器的局限等诸多原因，专家组的意见，鉴定部门负次要责任。而这些作伪文件的始作俑者，黎伟副处长，你必须对此负主要责任！这个结论，你有没有异议？”

黎伟辩解道：“既然鉴定部门成为次要责任者，那我就更不应该担负主要责任。他们的工作职责就是鉴定真伪，我是委托他们工作的客户，他们工作出了差错，我还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呢！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我是效率低下的文物鉴定部门的受害者。请各位领导、专家重视这样的事实。”

刘洪似笑非笑。

一直埋头不吭声的吕局长将话筒挪移过来，眯缝着眼说：“黎副处长，有这样一个事实，请你正视并面对。据我们的调查，近期网络上的一些传言和证据，表明你和柳氏住宅的主要产权人柳盈，存在着暧昧的关系。当然，你离异单身，跟女性交往无可厚非，可你跟她的关系，已经错误地扯入到了公务当中。柳宅进入文保名册，单列了重点修复计划，并无中生有地弄出了那样的动静来，两者有着因果关系。把私人关系混入工作，这是问题之一。更为严重的是，你将私人关系无限放大，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参与协助文书造假。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希望你主动、积极地坦白，争取得到组织的谅解。”

黎伟琢磨着他的话，陡然醒悟过来。自己此刻，不，从数月之前，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一个精心设置的陷阱里，慢慢下坠，毫无所觉。眼下，自己是在以陨石般的速度坠落深渊，无人援手，只剩下一群别有用心的人坐在一旁看笑话。他下意识地从前面的皮包里摸出手机来，失态地拨打着柳盈的手机。结果一如之前，这个号码关机了。这位年轻的女画家犹如一缕春风，袅袅吹来，袅袅散去，春梦了无痕。她无

痕无迹地散失了，在这个急需她出面澄清一切的时候，消逝在远方地平线的那端。

黎伟此刻坐在质询者们庞大的阵容面前，无话可说。他恨恨地将手机啪地拍在桌上，深深地呼吸，合上双眼说：“我对于这些所谓的造假文件，只是一个发现者，没有鉴定部门的论证，我是不会将它们作为主要证据来制定柳宅保护计划的。至于别的方面，我担保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更没有介入到工作中来。总之，没有鉴定部门出具的文件报告，不管是谁，也不能让我去做这份计划，绝对不会。”

会场上众人的窃窃私语，犹如潮水般涌了过来，把他包围在中间，忽而又在吕局长的一声清脆的咳嗽声中退却。局长和谢老耳语两句，说：“你有申诉的权利，目前只是质询你，而非处理。你的理由、苦衷，都可以写下来，交给组织。幸好你的错误眼下只是个丑闻，还没有酿成严重的恶果。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希望你认真地作出检讨，组织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让违纪者推卸责任。你必须记住这一点！”

黎伟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被这猝然而来的巨大变故所击垮。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朝着正前方茫无目标地点点头，开始收拾皮包，想借这个动作来转移注意力，减轻压力。他的手颤抖得厉害，接连两下，都没能把桌上事先为自己准备的纸页揣进去。但他坚持不抬头，罔顾一切。等到专心致志地解决了这件事后，会场上的所有人都开始收拾残局，准备散会了，他们仿佛是在他的带头下这样做的。他要离开，他走了，这场戏就没了主角，索然无味。就像电影院里曲终人散时那样，银幕上还播映着演职员表，看客们已然蜂拥离席。

黎伟不想和这些人同时离场。他推开身后的椅子，夹起包来，快步走出去。在门口时，他猛然踉跄了一下，双腿乏力，眼前一黑，啪地一下摔倒了，就此不省人事。

半个钟头后，等他清醒过来睁开眼时，发觉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输着液、吸着氧。下属小刘站在病床边，抱肘俯视着他，笑了笑说：“黎处长，你醒啦？”

黎伟哼了一声，合上眼，不愿说话。他不想再看到文化局的同事，宁肯此时受医生、护士们的摆布。今天，是他人生命中最为残酷的日子，比之于之前的打击，严重了不止十倍。他年过四十，以成熟男人的心态对待这些事情时，更觉得绝望。

他在攀爬向人生新的起点和高度时，被一阵意外的寒风，冻彻了骨髓，失手落下了万丈悬崖，一切就此完结。什么爱情、事业，看似绚丽，尽在这一刹那间虚空粉碎，化为乌有。他的眼角渗出了泪滴，想起了柳盈离去时在车窗边留下的最后一个影像。这个女人，大约此生都不会在自己身边出现了。

她是一个托儿，伪装极其巧妙的托儿，色诱后将自己推入了绝境。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许强的杰作？不可能，明摆着多此一举，耗费精神。这个局，远在文保方案出台前就开始了。是什么人，在幕后操纵着针对自己的阴谋呢？

黎伟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到。

（七）

吴尚市政府，文保部门在这次质询会后的第二天，颁布了第二批文保名册，柳宅榜上无名，所谓的保护计划更是无从提起了。原文管处副处长、文保小组第二副组长兼秘书长黎伟，由于在前一阶段的工作中，有弄虚作假以私代公的嫌疑，被勒令停职检查，等候处理。前者公之于世，全城皆知；后者则是内部通告，该知道的都已知道了，不该知道的，只能从小道消息里捕风捉影。

文保名册颁布的次日，城西改造工程指挥部下辖的四家拆迁公司粉墨登场，入住各自包干的区域。柳氏住宅所在的 A21 地块，是荣庆拆迁公司的范围，头一天到位，次日就召开了动员大会。柳宅由于先前引发的风波，目标太显眼，是众矢之的，是第一步必须拿下的堡垒。所以，在沉寂了一阵子后，忽然门庭若市，热闹起来。

荣庆公司老总亲自带队，率着一千人马浩浩荡荡抵达，先行将宅内一户属于公租房性质的人家拿下，不出三天就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

搬家走人。他当即将这间房子设为柳宅项目的办公室，入驻办公，逐一对宅内住户进行了频繁地访谈，以美好前景为诱饵，让他们签字。

柳宅内有六户人家，柳盈所拥有的面积最大，但无人问津。其余院中的人被搅扰得不胜其烦，但为了赢得更大的利益，大都坚持不走。只有一户人家，因为朝街外屋租给了别人开服装店，年代已久，一时无法索回，势必要在拆迁补偿中分一杯羹。所以，在拆迁人员上门游说两次后，略微松口，说只要他们帮助解决掉租屋经营的那女人，他就愿意跟他们坐下来谈实质性搬迁的事宜。

他开了这个口，拆迁方以为从看似坚固的堡垒里发现了薄弱所在，欣喜万分，当即调查清楚原委。那租房开店的女人名叫李侍，工商营业执照申领超过了十年，按照相应的政策，应给予赔偿十五至二十万。但是，房主觊觎这笔补偿金，想攫为己有。

经研究之后，拆迁方和房主私下达成协议，由拆迁方出面，做工作补贴李侍五万元，其余金额由房东申领。房东心中有数后，任凭拆迁公司去处理。

此时的李侍，眼见整个城西地区浩浩荡荡地来了无数拆迁方的人马，用血红色沿着一条长街写满了醒目的“拆”字，心中不由得惊惶，赶忙向王敬报讯。王敬在医院半住半宿，常常偷偷回家去过夜，以求安稳。接这电话时，他已经离开医院，进了家门。家里没人，马燕最近这段日子没有回来，一片凄清。那些桌椅上积聚了灰尘，谁都懒得去揩擦。王敬躺在床上，这是他在屋里唯一触碰的东西。

在这张床上，他能够睡得安稳。医生说过，睡眠是人体健康的必要保证，人体的免疫系统在睡眠里才能够充分地调整恢复。他这貌似强健的身体，在常年累月的夜班生活中，早已被虚淘殆尽。肌肉只支持力气，消灭不了癌细胞。所以，自从医生说过之后，他注重了自己的睡眠，想凭借它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延迟死亡的到来。

他躺在床上，拉过被头来，望着天窗里斜入的光线，刚刚合上眼，李侍就来电话了。他问出了什么事，李侍惊慌地说出事了，拆迁公司进场了，这边要大拆了，到处是工程车，到处是戴柳条盔扛大锤的民

工，吓死人了。王敬问一句，那柳宅拆不拆，李侍急促地说拆呀，必拆呀，那宅门两旁的石鼓已经被卸下来运走了。这里抢在别的房子之前，已经动手了。王敬不久前刚刚跟黎伟碰过面，知道一些围绕这座宅子发生的事情。听说铁定要拆，明白黎伟失败，许强获胜了。他本想去安慰败者，但是情人口气焦急，让他不得不先解燃眉之急。

他翻出好些天没动的许强的手机号码，拨打过去。铃声响了好一阵，无人接听。王敬皱起眉头，直起身来，考虑了一下，改为短信发出如下内容：我已病愈出院。

这个短信发出一个小时后，许强回电，不是手机，是公司办公室的座机。他语气平淡地表示祝贺，等有空时请他吃顿饭。王敬说自己另外还有事找他，请他帮忙。许强一下子警觉起来，问什么事。

王敬说：“你以前答应过，我情人那服装店拆迁的事。”

许强的口气疑疑惑惑，说：“我事情太多，记不清晰了，你提醒一下，我答应了什么？”

王敬说：“你说等拆迁时，给予优厚条件，营业损失补偿参照省城最高标准，新的容城置业广场建成后，底层最好的铺位，租金免一年，从第二年起六折。”

许强惊异地哦了一声，沉默了片刻，说：“事情一步步来。那补偿营业损失的事，如今不在我的掌握范围里，是荣庆拆迁公司代理拆迁，省补似乎有些麻烦了，你跟他们再协商，我不便出面。但商铺的事情，我可以做到，等商业广场建成，陪你去挑地方，绝不食言。”

王敬听他语气犹豫，先行把眼前的拆迁问题推给了拆迁公司，不由得怀疑，说：“许兄，拆迁的事你撇开了可不好吧，这事情还是得你亲自费心。拆迁补贴是目前最为现实的问题，我想这第一步没走好，后面的事情会更加麻烦。哈哈，老兄，帮帮忙。”

他半软半硬，恳求中又有警告。那边许强的口气稍缓，说：“我再想想办法，但拆迁方这边，真的是不能打包票。我跟他们之间也是商业交易关系，不是上下级，更不是你想象中的蛇鼠一窝。明白吗？”

他形象地用了“蛇鼠一窝”四个字，让王敬哭笑不得，但也只有如此了。他回电李侍，大致地说了一说，便赶忙缩回被窝，先睡一觉，暂且把这件事放下了。

却说李侍从他口中得了点儿讯息后，慌乱稍解，刚刚松口气，拆迁公司的人已经登门来了。来人姓方，胸前晃荡着塑料牌子，微微哈腰站在门前的梧桐树下，打量着她以及这间服装店，问：“你是店老板吧？”

李侍心生警惕，没答应，反问道：“有什么事？”

方某人讪讪一笑，说：“我是拆迁公司的，这是我的标识工号，柳宅拆迁分为三组，你开店经营的这间房子，属于我组的工作范围。咱们先聊聊，有关政策虽然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但我详细地讲解讲解，替你服务，想必不介意吧？”

李侍冷冷地说：“我开店十年了，工商营业执照也登记注册了十年，有根有底，这店铺按时缴税，不拖欠公家一分钱，为政府作过贡献，你们说拆就拆，我心里可不乐意。”

方某说：“不乐意，那是实诚话。谁没事喜欢拆来拆去的？你这铺子开在这里，十年时间算是长的，我过去还陪老婆来买过衣服呢。不过，政府的政策来了，开发这块地，我们是替罪羊，受累替开发商打前站，站在第一线，没法子，捧着人家的饭碗，得做事干活才成。你大约知道这家店铺公示了的拆迁标准吧？营业房产是柳某的。你的经营租期还有两年，柳某想提前跟你解约过吧？你没有同意？”

李侍点头，心中想这家伙来之前大概已经把包干区里的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弄清楚了，当下也不搭理，听他继续讲话。

方某说：“你这是对的。他是眼红你商业经营获得的赔偿。他这间房子是沿街房屋，有营业执照，超过五年可以视为门面房，可以置换同等面积的营业房。那是赚大了，何苦眼红你这几万块钱补偿呢？不过，说实话，几万块也是不小的数目，足够你一年的操劳吧。这样免了劳累得来的钱，是老天爷给的，可不能让人。”

李侍翻了个白眼，说：“不对，听说营业补贴最高标准是十万。你耍心眼骗人。”

方某说：“哪里话，十万是给既是房主又是经营人的拆迁户的。你这种单纯的经营户，最低标准是三万，最高标准是五万，我们肯定帮你按照最高标准争取。放心吧。”

李侍怀疑，但不说破，摇头说：“我一个女人家不懂这些，家里男人会做主的。等我回家去问问，查个停当再说吧。”

方某奇怪，脱口说：“哪里来的家里男人？你不是守……单身吗？”

他下意识地收住并改口。

李侍说：“家里有男人，就是有男人。单身是户口簿上的，我有主心骨的男人，不行啊？”

“行！行！行！”方某忙不迭地堆下笑脸来。他佯作闲聊间，已经把赔偿及盘口真真假假地开了价，再久待下去会让人生疑的，于是借故走开，进了宅内办公室。

李侍看看天色不早，再加上拆迁人心惶惶，顾客也没了，索性关门打烊。收拾好之后，她打电话给王敬，问他联系好熟人没有。王敬说联系了，但要等，反正自己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拆迁的事情，早走的吃亏，晚走的发财，摆明了的，谁会做这傻子。

李侍想了想，问他办了出院手续没有，能不能来自己这里休养些日子。她得好好地照顾他，这肝病需要休息补养。王敬吸了一下鼻子，说行，后天办完手续出院，直接去她店里，有些日子不见了，怪想念的。

李侍脸上微微泛红，心猿意马地想起了些不妥的事情，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唾液，笑道：“那我明天上菜市场，买些好东西熬汤给你滋补。”

（八）

王敬其实办不办出院手续那是无所谓的，他是肝癌晚期患者，住院是苟延残喘，不住是听天由命，后者比前者效果可能还要稍好一点儿。而且他不愿在医院里过宿，跟他同病房的都是绝症，半夜里常常

啼哭，这一哭免不了要勾起他的愁肠，想到自己的处境，所以干脆悄然溜回家去睡。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在以半住院方式来治疗疾病，延长生命。他估算了自己可能存活的时间，所以那种病人的恐惧在他心里没那么严重。而且他为自己去世前设立了目标，这个目标的达成从某种意义上对他延长自己的生命提供了信念。他要安排好李侍日后的生活，所以许强曾经的承诺必须兑现。

他在得悉拆迁公司入场的讯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到自己显身手的时候了。之前的漫长等待此刻到底彰显出意义来了。许强跟黎伟之间的争斗较量，自己做出的贡献一目了然，眼下黎伟必定落败无疑。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从自己拨通电话邀请他参加同学聚会开始，许强便存心在他的身边设网挖坑。交往的一开始就被算计考虑，结果还用得着去猜吗？他没有兴趣去和黎伟联系，查证他失败的原因，倒是很急迫地要跟许强见上一面，让他把当初的承诺付诸实施。

李侍通知他之后，他尝试了两次打电话给许强，但许强没有接电话。他的电话向来都是畅通无阻的，出了这个变化，王敬自然是愤然，马上联想到此人的诚信，顿时忐忑不安。于是，之后第三天，他坐出租车前往容城置业，要见他当面详谈。

王敬前一阵子在公司来去频繁，公司上下都认识他，知道是许强的同学，所以这次进去，畅行无阻。许强正坐在办公室内间在跟省城方面通话，脸色泛白，并没有初战告捷的兴奋劲儿。他听到外面门响，急忙搁下电话抬头看见王敬推门进来，很是不悦，说得先敲敲门，这样扬长而入，太随便了。

王敬两手撑住桌沿盯住他，说：“不接我的电话，才是不礼貌的。我心里着急，自然会这样。”

许强哼了哼，有些不耐烦地说：“你那事儿我答应过的，自然会办。现在还是前期拆迁阶段，你得等到我把楼盖起来吧？心急火燎的可不成。”

王敬说：“我说的是拆迁补偿的事情。你跟拆迁公司招呼得差不多了吧？”

许强摇头说：“和拆迁方的事情我不方便出面。要不，让马长乐做你的代理，出面跟他们谈？原来的协议我们容城置业是参加拆迁的，后来有了变化，转给了荣庆公司。你跟他们死缠滥打，这点儿招数不会吗，还用教？”

他轻描淡写地把拆迁补偿方面的许诺推卸得干干净净，口气又倨傲，令王敬恼火不已，拍了一下桌子，说：“我是请你兑现承诺来的，不是听你这些废话的。我们当初讲明的话，赖是没处赖的。”

许强摊开手说：“我只能兑现力所能及的事，拆迁方面我打过招呼，但他们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微妙，说白了人家就是把皮球直接踢回来，暗示我在后期补贴给你。前期补贴，涉及的人太多，风声漏出去，他们就不好办了。”

王敬说：“这是你当初承诺的第一步，这开门炮不响，后面的事情就更难让人相信了。我的意思，这一步无论如何要做到，不然，后面的也只能当做空话了。”

许强望着这个形销骨立的男人，简直不可理喻，自己答应他，应该是在自己掌控范围里的、搞得定才能做得到。这荣庆公司拆迁的事，不在自己手里，有什么情况也只得忍着。自己其实愿意在后期补偿他的损失，但他就是不答应，拧成了一根筋，这样不知变通的人也少见。可是，他暂时也没有办法说服他，考虑了半天，想出个妥协的主意来，让王敬先跟拆迁方周旋，最终损失的差价，算到后面的店铺的租金优惠里去。但王敬偏偏不肯，他是个直性子的人，对谁丧失了信心，自然每一件事都要落在实处。

这下子许强没辙了，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利用他来替自己办事时，开出的优惠条件太死了，以至于弄得这位肝病初愈的家伙纠缠不放。他索性坐下来，把玩起一支没有点燃的卷烟，沉默以对。王敬被他这冷漠的态度激怒了，重重地捶了一下光滑的桌面，留下了一个明显的凹坑，折射出难看的弧线光泽。

许强有些心惊，叹口气说：“何苦呢？你老兄回去想想，我怎么会亏待你？答应了的终究是要兑现的。开头的一些挫折，就让你丧失了信心，以后还怎么一起共事？”

王敬听他的口吻，有缓和的意思，但是顾不了这许多了。眼下看来，拆迁结束的时间还遥遥无期，等到容城置业进场砌楼建房，又得好久，他的病情是乐观不到那时候的。他恨不能现在就能看到李侍拿到新的店铺，进去营业才好。但真的是世事十九不如人意。

他虽然生气，但还记得今天来找许强的目的，趁着两人当面，干脆来个了结。他用力去抹这桌面上的凹坑，说：“这么着，我也体谅你的难处，可是你也得体谅我。我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件事。你我摊开牌，好好地确定下来，那日后开发的店铺门面的事，你得作个书面保证，以容城置业的名义签一个协定，这样我就彻底放心了。”

许强眼瞅他今天登门来，步步紧逼，像是要急匆匆作个了断。这件事不由得他心里生疑，打量他这神态，慢悠悠地说：“你急什么？这件事怎么可能以公司的名义跟你作书面签约？我只是容城置业的吴尚分公司的负责人，必须向总公司负责。放到台面上的账务，必须一丝不苟，没有瑕疵。明白吗？我跟你的事，是心照不宣暗箱操作的，不能拿到桌面上来。万一露光见了天，被人拿捏住了把柄，我将会和黎伟一样的下场，无路可走了。”

他用黎伟的现状来比对自己可能的处境，效果是对牛弹琴。王敬对黎伟状况所知不详，也没有兴趣去知道，他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一份对李侍未来的保证。许强这样冠冕堂皇地回绝，他一时也无计可施。他迟疑了片刻，问：“那你的新楼什么时候可以建成？”

许强说：“拆迁完成后，地块移交，建楼我看六七个月就成了。你的名字我早已记录在一个特殊的名册里，这些人都是享受特殊照顾的。”

王敬终于无可奈何，先前所刻意做出的恶相也随之改观。他在许强面前暂时无话可说，既不能说明自己的病情无法再等了，也不能说这是自己留给情人的最后的東西。人走茶凉，许强倘若知道自己身患

绝症，命不长久，保不准他会食言。对一个死人的承诺，是分文不值的。

他强打精神，站起身准备离去。许强在他的脊背上拍打了两下，说：“这场病害人不浅啊，瘦成这样，不过也亏得你体弱没劲，不然我还得再买一张写字台了，眼下这模样，还能凑合着对付。”

（九）

送走王敬，许强沮丧地坐在写字台前，抚摸着王敬拳头所留下的痕迹，暗想，倘若自己也具备这样的体力，怕是文化局正副局长的位置已然空缺了。那天晚上，他托请凤城广告的刘总出面，终于将这两个低调隐身幕后的人物邀请到位。

芙蓉食府，是传说中谭家菜的专厨料理的，烹制鱼翅手段上乘，口味醇厚鲜美，是目前吴尚餐饮业最高档次所在。在这里请客，足以显示他对这客人的尊崇之心。他们都是黎伟这个讨厌鬼的上司，都不参与到改造工程文保工作，任由他一个人在里面胡折腾，弄得一身污水难以洗濯。这是存心为之，还是另有所图？当时，坐在贵宾包间里的许强并不清楚，谜底要等他们到来之后才有可能揭开。

晚上，他提前半小时到达，没有带任何人作陪，马长乐也被屏蔽在知情人之外。可是单独一个人等客人来，太过无聊，于是便掏出掌上电脑，翻出围棋游戏，来个人机对弈。以他的棋力，选了三段级别，下起来才有兴致。这样平心静气地下了足足一个钟头，客人还没到。等他赢了这局棋时，那位刘总才急匆匆地赶来，告诉他客人就在后面。

许强心里冷笑，官不大架子倒不小。可是对方刻意拿大的态度，又说明了什么？他有点儿预感，振奋一下身心，今晚的酒宴恐怕不仅仅看做是试探机会和手段，而是博弈胜负的所在了。他脸上立刻漾起了笑容，拉着刘总快步出门。

金碧辉煌的走廊里，刘洪和吕局长并肩过来。双方很久之前在其他场合都有过一面之缘，但此刻许强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客气，握手致意，邀请进房，先行在沙发里歇息，亲自沏茶问候，做足了花样。

刘洪和局长相视一笑，请他也坐下，先行致谢，解释说这外面交通太堵，所以才来迟了。许强毫不介意，说在吴尚交通拥挤是寻常事，大家都习惯了，这种状况，大约要等城西改造计划完成后，才会有大的改变。刘洪说是的，等许总的容城置业广场建成，这个街区的拥堵自然要减少大半了，听说好几家餐饮巨头已经有加盟意向了，牌子硬，自然有跟风的。

许强一笑，说容城置业广场还停留在图纸规划上，要变成现实，怕是不那么容易了。刘洪打了个哈哈，说容易，太容易了，A21地块，早就名花有主落在你手里了。大半吴尚人都知道了，有什么可隐瞒的。许强摇头，不忙谈这件事情，先回头吩咐守在门口的侍应生斟酒上菜，然后拉起客人，一起上桌入席。在桌上以美酒为引，佳肴佐餐，谈起正事自然更加地流畅、自然。

今晚，许强预定的菜肴精而简，重质不重量。谭家菜特色红焖鱼翅、清蒸刀鱼、烩河豚、野麻虾炖蛋、银鱼烧豆腐等，既有招牌菜，又有本地特色，口味鲜美，搭配适当，足以让来客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

果然，刘洪和吕局长对这菜式的安排非常满意，鱼翅河豚倒也罢了，关键是那纤细如须的野生麻虾，在本地早已绝迹多年，此时尝到了，不免惊喜，忙问来处。许强笑说是从云南运来的，口味跟小时候吃的差不离吧。

刘洪击节称赞说好，这虾本是吴尚乡下盛产的寻常物，价廉物美，一碗麻虾炖蛋，抵得了多少馋虫，可是现在河水污染，早已没有这东西了。这道菜肴勾起了客人对过去年少时美好时光的记忆，欢声笑语不断，气氛融洽。

许强感觉火候已经差不多了，挥挥手，示意侍应生先行退出去听候召唤，他站起身来，同时敬了桌上三个人一杯酒，说：“酒前，咱们话送到了容城置业拿下的这 A21 地块，现在言归正传。哎呀！这地块本来好是少，可是你们文管处横插进来一枪，硬生生把最大最肥的那块肉给我割开去了，要搞什么文物保护。这一下子，我就伤脑筋

了。没有沿街走向的黄金线，我原来的开发项目可就玩不转了。二位给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

吕、刘二人呵呵一笑，说：“这件事你摸错庙门了，应该去找黎处长，他是这个柳宅保护计划的负责人，从线索发现到计划立项，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找他也许会有些作用呢？”

许强哼了一声，笑道：“他明着是在台前卖艺的，实质上是个二傀儡，你们二位幕后操控，这一点难道直到今天我还看不出来吗？”

刘洪接口说：“那是，不然咱们可是难得喝到许总的酒水的。”

吕局长不动声色，指指刘洪，说：“那你们谈，我这会儿酒足菜饱，先去走走。”

刘总极有眼头见识，看局长闪了，忙也应景似的表示自己陪局长走走，免得他一个人孤单。说罢，便起身尾随着吕局长先行离开了。

他们这样撇下许强和刘洪，径自避开了，许、刘二人心里不约而同地骂一声：“老狐狸！”

刘洪心里领会上司的意思，他只想躲在幕后，不愿出来沾泥带水，奸诈至极，只想得好处分利益，一点儿风险都不肯承担。他目送他们离开之后，口气顿时转变过来，半带嘲讽地说：“许总，来到吴尚，只顾着结交黎处长，夜夜笙歌，花红酒绿，从没正眼瞧过我们。谁知道，越是知己越手狠。这下子，领略到他的厉害了吧？”

许强无奈地说：“我们那只是同学之间来往聚会罢了，哪里谈得上结交。”

刘洪得意地说：“你近些天跟他反复交手几次，胜负如何？”

许强摇头说：“这人脑袋整个不可理喻！”

刘洪大笑，说：“外行斗内行，哪能不输？”

许强听出他话中的隐意来，说：“不错，外行对内行是不成，你们内行对内行，那就不成问题了？”

刘洪拿起酒杯来，满满斟了一杯，说：“许总，把这一杯干了，我指一条明路让你走。”

许强毫不犹豫，端起杯子仰头一饮而尽，拱手说：“请明言。”

刘洪点起支烟，望着头顶璀璨的吊灯，口气悠然地说：“吴尚这地方，占地不大，城西开发改造之前，市内最大的商贸中心是裕达公司的万紫千红购物中心。裕达公司做了五年，很玩得转，恰好又跟我们这边有着亲密的关系。日后，容城置业广场项目出来，对于裕达公司的影响很难评估。我想，这件事倒让人左右为难了。明摆在这里的事情，我该帮谁？可是，你许总花费了重金在这里设宴款待我们，人情也不好推却，咱们只好在这中间找一个平衡点啦。”

许强冷不防他信口说出了裕达公司，稍一思忖，隐约心中有数，依稀找出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来。他说：“刘兄有什么想法，请直说。”

刘洪依旧不紧不慢地说：“容城置业广场是个好项目，是一块大肥肉，谁见了都流口水想咬上一口。不过，咱们也不平白无辜地来尝这一口，得拿出东西来交换。我就拿否决柳宅保护计划，换你 A21 地块一个完整为条件，行不行？”

“行，但是你要我拿什么来交换呢？”许强追问道。

刘洪神色郑重地一字一句说道：“裕达公司参股容城置业广场项目 40% 的份额。”

许强震惊，但随即就恢复了平静。对方开价了，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条件。裕达公司为了保持吴尚商业巨头的地位，来了这么一招，大概是想来个稳赢不输的局面。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一时难以做主，答应不好，拒绝更是不妥。他沉思片刻，转而问道：“那你拿什么保证一定能够取消柳宅保护计划呢？据我所知，眼下这个计划几经周折，已在社会上有了不小的影响，恰巧新来的市委书记主张吴尚申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这也是契机之一。黎伟的计划，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漏洞和疏忽，利用权力强行解决，是不可能的。难道还有别的路子可行？”

刘洪微笑着，把手里的打火机颠来倒去地摆弄，说：“这个计划里有一颗地雷，我们埋设的，能引爆它的也只有我们。我只点到这里，阻止计划不成问题，但是你的诚意最为关键。”

许强听他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明白其中一定有蹊跷，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和手段去除自己的障碍。但他此刻在这里无法就刘洪提出的条件做出答复，他必须向总部汇报，由郑榕定夺。

刘洪明白他的身份职权的限制，当前做不了主，也不为难，接下来便先行丢开这话题，重新喝酒吃菜。因为没了主客吕局长的存在，他们之间的客套也就少了许多，再加上刘洪本就是个小不拘小节的人，放开性子，倒也算是欢饮而散了。

回到公司，许强用凉水洗了脸面，清醒头脑，第一件事就是向总部郑榕汇报今晚的商谈情况，告诉她对方要挟的条件。郑榕大感意外，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她思忖良久，说这么看来这个柳宅保护计划是早有预谋的，有人故意设局，运作其间，目的就是寻求参股容城置业的广场项目。这件事要等明天的董事会研究之后才能决定，但她考虑 40% 的比例太高了，最多 30%，这些盘踞地方的实力派够贪心的。

许强向上司汇报之后，吁了口气，但他的心里不能释疑的一个问题是，刘洪在酒桌上所说的那句话：柳宅保护计划里有一颗他埋设的地雷，除了他谁也引爆不了。他有点儿不信邪，拿起案头叠得整齐的全本计划书，由头至尾细细地研读，恨不能对每个字都做推敲，可是仍然一无所获。这事算是见了鬼了！郑榕说得不错，这个局、这张网，布设下来已有些时日，甚至从容城置业暗中拿下 A21 地块开始，这一伙人就开始煞费苦心了。自己曾经痛恨的黎伟，也只不过是一枚用完便弃的棋子而已。

他放下文件，感觉到了倦困，可是又睡不着，这种矛盾已经困扰了他多年，他熟谙应对的方法，拿起手机来，去找一个几天不曾露面的人聊天，放松心情，减缓压力。马长乐律师的手机关机了，话筒里不停地有个女音在重复地提示着。这声音单调寂寥，在这午夜时分听来，诡异且恐怖。他失望地挂掉，仰头望着屋顶装饰的看似冰冷的金属板块，喃喃自语道：“人心难测呀。哪天才是个头呢？”

第八章

（一）

许强拨打马长乐的手机时，这部手机正孤零零地落在市中心一幢高楼某个房间里的枕头下面。这间房子从今天早晨起无人居住了。这里是马长乐律师狡兔三窟中的第三处落脚地，没人知道，他活着的妻子、死去的情人，都毫无所觉，这个地方是他眼下在吴尚最后一块安全所在，他已经恢复不了过去的生活了。命运开始刹车，车在高速公路上颠覆，末日在不经意中骤然降临。

三天前，马长乐去订了两张省城机场的机票，准备和妻子一起乘机离开吴尚，去厦门旅游，至少半年后才回来。此前，他的行程无人知晓。他悄悄地把手里的两宗案件委托他人代理，清仓完毕，等到离开吴尚之后，再联系律师事务所，说自己生了重病要请长假休养。

这样的计划，并不是为了满足欧阳梵前些日子的向往，而是他自知形势不妙，自己必须躲避了。小黄乡下父亲的出现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他要向他索要失踪多日的女儿。可是马乐长心怀鬼胎，哪里能够面对这一脸皱纹、衣衫褴褛的老头焦急和担忧的目光呢？他明白，自己避而不见，是给自己希望，也是给这老头希望。这样，老头才可以充满希望地踏上永无尽头的寻找之路，自己也可以把撕心裂肺的那段经历烂在心底，忘却在记忆中，绝不再提。

至于法律上的问题，他自恃无恐，小黄的失踪就是失踪，没有尸体，谁也不敢轻易将疑惑放在自己身上。一个歌厅的陪侍女，本就是下三滥圈子里的人，莫名其妙地没了，隔了些日子，也许又莫名其妙地出来了，例子太多了，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他不怕警察，只惧亲属。不见，是最好的方法。

这天，带着对离开吴尚的期盼，他一直阴郁不安的心情有了少许的好转。临出门前，他让欧阳梵中午在家里好好地弄几样菜，等他拿着机票回家，谋个小醉，放纵一下身心。等他们离开这里，还有更大的轻松在后头呢！

欧阳梵早有出走之心，见丈夫不吭声就办了，自然高兴，下楼开了自己的车去城北菜场买了菜料，回来打理干净后，穿上围兜下了厨房，也是一片欢喜之心。

马长乐开着自己的黑色别克前往交通局的票务代理中心，拿到了预定的次日下午一点直飞厦门的机票，顺便打听了一下机型是波音还是空客。办完了这件事，他彻底地没了事，看看时间还早，估计妻子的菜还没下锅，于是决定去跟一个大客户打招呼，免得自己贸然走掉得罪了人。途中恰好经过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楼下，他驶过时，踩了一下刹车，放缓了速度往楼下张望。

律师楼下，一如往日般寂寥，毫无异样。看来那老头找寻自己未果，另觅他人去了。他心中暗喜，重新踩下油门，以中速不紧不慢地继续向前。他没有留意到，身后有一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般追赶上来，在相距六七米时，减缓了速度，跟他的车子作同步匀速向前。

他到达目的地，在停车场下了车，拿起皮包出来锁了车门，刚刚走上进入大楼前的走廊。突然间，一个人奋不顾身地扑了过来，双手环抱住他的腰，就势往地下坐，带着哭腔叫道：“这下子，看你能往哪里跑！”

马长乐猝不及防，被人从身后扑倒在地，下意识地双手解掰着这两条胳膊，大声地喊道：“抢劫啊！抢劫啊！”

这两个男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光天化日之下，立即吸引来不少围观者。马长乐心里明白，和自己纠缠不清的人正是小黄的父亲。自己做好了一切准备，就是为了远远躲开他，可是偏偏在这最后的关头被他抓住了。

小黄的父亲颇有手劲，双臂犹如钢条一样箍住他，得空里还说着：“看你往哪里躲？看你往哪里躲？”

楼里出来几个保安，上下打量他们，盘问出了什么事情。

老头泣不成声，说：“我找他要女儿，女儿跟了他好几年，突然没了音讯，没法子，只好找他。他净躲着我，我实在没辙了，就在他单位楼下死等。有好心人告诉我他的车牌号码，也是老天有眼，刚刚

正巧被我发觉了，他眨眼就想跑。我拦了辆路过的出租车，求司机盯牢了，费了老大气力才抓住他。我看你往哪里跑！”

马长乐的肠子都悔青了，恨不能腾出手来抽自己的嘴巴。自己鬼迷心窍了要看什么客户！干吗要从律师楼下这条路走？明明知道这老头在找自己，还硬往枪口上撞？但他绝不甘心这样束手就擒，低沉着声音斥责道：“松开手，好好地讲话，你不找我我还要找你！你女儿一夜间卷走了我十几万，不见了踪影，我正四处查寻她呢！”

老头喊道：“放你妈的屁！我女儿清清白白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偷你的钱？别血口喷人，你快点儿交出人来，不然我跟你绝不罢休！”

他们各执一词，在停车场边的走道口叫嚷一片。保安看着新鲜，听着头疼，为避免不良的影响，干脆拨打报警电话，由着他们去派出所辩论。110巡逻车五分钟后顺路过来，见了这两个纠缠难分的男人，大致问了几句，感觉没多大意思，本意让他们放开手好好地商量，该找人的找人，别在公共场所滋事。但那老头坚决不肯，声称要松手只有去派出所才成。巡逻警无奈，只得将他们请进了警车，去了附近的派出所。

这家派出所，恰巧马长乐不久前为了王敬殴打装饰门业老板一事来过。一行人进了执勤大厅，当班的恰巧的就是那个曾被自己小小折羞过的姓李的警长。李警长认识马长乐多年，关系一直不好不坏，上次被他登门来虎口拔牙弄走了王敬，心里有几分不满。这会儿瞧见他被个乡下老头扯住衣襟，拽着衣袖拖进派出所来，顿觉大开眼界，笑了一声说：“马律师呀，这个样来我们这里办案？”

马长乐心急如焚，哭笑不得。

李警长转身去安慰小黄的父亲，让他暂先放手，这里是派出所，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老头松开一只手，指着马长乐说：“他就是坏人，铐上他！”

马长乐挣开身，说：“死缠烂打干什么？我不要跟你讲，我跟警察讲。”

当先，他抢先开口，告诉李警长，这老头是他同居女友黄某的父亲。这种同居关系总共延续了三年，后来这女孩耐不住寂寞，又在外边勾三搭四，自己本有家室，也就灰了心，不怎么来往了。一个多月之前，他在外面应酬，路过小黄的住处，上去坐了坐。那女孩就纠缠他过宿。他本是酒醉的人，也就顺其自然留下了。第二天起床，发现她已不在，自己也没留意便自行离开了。第二天，他去银行办事，意外发现一张信用卡不见了，这卡的密码小黄知道。他赶紧挂失、查账，发现十几万款项被转移了。他火急火燎地到处找她，可就是不见人。

李警长记录完他的话，请他坐下，转而请老头开口。老头说女儿辍学后在歌厅上班，后来跟了一个姓马的律师，这个人养着她，还答应离婚娶她，把小女孩哄得开心死了。这样不明不白地过了两三年，女儿见他老不回去离婚，心里怕落空，就缠住他不放，吵了几回架，关系弄得很僵。就在失踪前几天，她回过家一次，流着泪说那人怕不会离婚娶她了，她不会让他有安生日子过的。再后来，好些天没了她的音信，打那个手机号码，一直都关机。一家子人都怕她出事，被这姓马的害了，所以自己才摸到城里来找。这姓马的心里有鬼，躲在办公室里不开门，之后就干脆不去律师楼了，好狠的心肠啊！

马长乐脸色苍白，使劲地甩开了他的拽拉，大声说：“有其父必有其女！我怀疑你们父女俩串通好了来演这出戏的。女儿拿了我的钱玩失踪，老子找上门来惹是生非，目的就是不让我安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们父女俩一样的歹毒心肠！”

老头哭坐在地，听到他如此的评价，伸手又去揪他。马长乐往旁一闪，躲了开去。李警长过来劝解，扶老头起来坐下让他好好说话。老头泪流满面，喝了口水，猛回头盯住马长乐，说：“我女儿的下落，全在你的身上，你得有个说法。可怜我的女儿啊，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影子。电话打不通，她究竟怎么了？可怜我那老伴儿，夜里被噩梦吓醒了，说看见女儿躺在井里，井盖被封着，见不着阳光，光见张嘴像是有话要讲，可是听不清楚。她一定是被你害了的呀！你交出人来！”

老头哭泣中提到“井里”两个字，霎时间把马长乐惊呆了。他不是个迷信鬼神的人，可这样的精准的词汇从这乡下老头口中说了出来，不亚于头顶上核弹引爆，震得他瞠目结舌。

趁着他惶然失措之际，老头又扑过去，但这次方向没捏准，一双手仅仅抱住了他那只攥着皮包的手。马长乐下意识地再度挥甩，跟老头的拖拉动作相重合，哗啦一下，将锁键固定的包口扒开了，里面哗啦掉下了几件物事：笔、皮夹、两张机票。

那两张对折在一起的机票，飘飘荡荡地落下，立刻引起了李警长的注意。他俯身捡起来，看了一眼，笑道：“原来马律师明天要坐飞机去厦门了，好兴致啊！”

他这话一说，更惹得老头暴跳如雷，大叫道：“你这是畏罪潜逃！快还我女儿来！”

这下子，李警长有了机票在手，便不把这件事当做寻常家务吵闹来看了。他上前去，再度拨开老头紧抓不放的手，让他们都坐下，然后望着马长乐，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马律师，这件事闹出了些蹊跷来。难不成真的应了这位老同志的话，你害了人家的闺女？”

马长乐脑袋里一片混乱，光老头搅事他并不害怕，可恰巧这时候机票又在揪扯中暴露出来，真正是难以自圆其说了。他原本在心中练习了无数次的应对警方盘问的答词，眼下在这样变故丛生的情形下，毫无用处了。他喝了口水，抬头看着李警长注视自己的目光，觉察出了其中所含的狐疑和质询，还有，方才老头说出了一句“井里”两个字，振聋发聩，两样触及心底的秘密敏感点，鬼使神差般地被几乎同时触动激发。神经再坚强的人，也抵挡不住。

马长乐快要崩溃了，他面如土色，额头现汗，摇头说：“这，也太折腾人了吧。耽误了我多少正事，我去趟厕所。”

他转身向门外走去。老头想起身紧随跟着，李警长不以为意，按住他的肩膀，说：“由他去吧，这堂堂的大律师，跑不了的。”

马长乐一路沿走廊向前，但没有拐弯进洗手间，而是径直下了楼，出了派出所。在路口，他拦了辆出租车一路疾驶，离开了这个令自己

心惊肉跳、几欲魂飞魄散的所在。他坐在车里，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要去哪里。司机反复地问，他反复只有一句回答：朝前开。

出租车载着他越开越远，十分钟后，派出所的电话追打过来，找寻他的下落。他望着屏幕上的号码发了会儿愣，抬手又做出一件日后追悔莫及的事情：关机。

他关闭了手机，稍稍恢复了神志，当司机第五次询问他的目的地时，他说左转去市中心。在市中心下车后，马长乐立即去了一家手机店，买了部附带卡的手机，躲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里，打电话给妻子欧阳梵，带着哭腔说：“完了，全完了！那件事被觉察了，机票也被发现了，连她埋在井里也似乎被托梦了，我全完了！你要守口如瓶，全当不知道这件事，明白吗？孩子没了爹，不能再没妈，你要好好地照顾他！”

欧阳梵在电话那端惊叫了一声，当的一声失手掉落了手里的锅铲，大声地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马长乐叹息说：“报应来了，就不多说了，好自为之，千万别跟我联系了。”

他挂断了电话，走到一座底层开着咖啡厅的楼下，从侧门进去，乘电梯直上十五层，从裤腰间别着的四把钥匙里挑选其一，开门入室。这间房子面积不大，五十平米左右，典型的小公寓房，简单装修过，生活用具一应俱全。所有家什都用布毯和塑料膜覆盖着防尘。这是马长乐暗中为自己所购的房产，任何人都不知道。

他关了门，开了半扇窗户通气，随即感觉不安全，索性将它关闭了。他扯开床上的布毯，展开被子，脱了裤子坐在被窝里，拉长了声音哭泣起来。这个孤独的男人在这间不为人知的住处，绝望地号啕大哭，忘却了饥饿，充满了恐惧。他睡在温暖的被窝里，拉起被头来蒙住光线，让自己栖身在这宁谧的黑暗中，感受着自己的体温。这种感觉，仿佛令他回到婴儿寄存的子宫里，这里是最为安全的地方，比任何地方都要保险。他想在这里待一辈子，再不肯离开被窝，再不肯离开这间卧室、这座房子、这幢楼房。

这样足足待了大半个白天和一个整夜之后，马长乐饥肠辘辘，在这自造的安全居所，再也忍耐不下去。他醒了睡，睡了醒，几度重复，最终因为饥饿无法再睡。饥饿，超过其他一切因素，迫使他正视面对。他极不情愿地从被子里支起身来，去翻衣兜里的钱，发现零用的现金所剩无几了，连一份快餐都买不着。他的信用卡放在皮包里，皮包被他慌乱中丢在派出所。年收入数十万计的马长乐律师，居然手头上连一盒快餐的钱都凑不出来了。他无力地哀鸣一声，在饥饿中感受着自己的穷途末路，用力将脑袋在床头护板上砰砰地撞击，但饥饿并不因此而放过他。陷入极度恐惧中的人，常常会拼命以食物来掩饰转移注意力，可是他偏偏失去了这个条件。饥饿比恐惧更加无限地放大。

走投无路的马长乐，终于要先行解决燃眉之急了。他要存活下去，不至于饿死，是眼前首要的事情。他在这处仅作小住的地方翻箱倒柜地寻找了半天，终于从床头柜里翻出一张闲而未用的超市购物卡来。这张卡里有多少钱，他不清楚，只能在购物结算时知道。

马长乐离开蛰居的市中心住处，去了不远处的超市。他低下头，进去买了块面包和一瓶饮料，刷卡结账时，发现卡里金额是一千元。他心中叫了声谢天谢地，先找个僻静地方填饱肚子，然后转身再进超市，买了天寒将至需要的夹棉外套和加厚内衣，又买了方便面、饼干等大堆的食物，提了两个大包返回住处。有了这些食物，他松了口气，坐在床边发了一阵子愣。昨天此刻，他还是心情愉悦的，就在随后的两三个小时里，事态完全颠倒过来，让他从峰顶坠落谷底，从著名律师变成一个罪行败露的杀人在逃犯。

他实在是难以接受。上天跟他开的玩笑也太过火了吧？他闭上眼，想象着自己从派出所仓皇出逃后的情形。那姓李的警长在久候不见的情况下，去厕所寻找自己未果，马上打电话过来，自己又掐断了。警察们肯定乱成了一团，一个杀人嫌犯居然在被受害者家属扭送派出所之后，成功地脱逃，岂不成了笑话？依照他办案的经验，在他逃离后的三个小时内，市局刑警队肯定介入，并成立专案组，重点控制市区通向外部的水陆交通要道，查找自己的踪迹。自己眼下也只有留在这

里才最为稳妥，然后在灯下黑暗处慢慢地拖熬时间，日久之后，警方会松懈下来的。自己才可以瞅空子，买假身份证逃离吴尚，从云南伺机出境。只要离开了大陆，他的生命安全便有了保障。他在吴尚的财产自有妻子打理，到时候可以假她之手转移出去支持生活。

马长乐没有了饥饿的侵扰，开始盲目地乐观了一气。他掏出自己在出租车里关掉的手机，重新开机，发现上面至少有十来个未接电话。陌生号码不计，单他清楚的就有刑警队和派出所的。当然，也有家里座机以及妻子欧阳梵的号码。这是不是说明，警方已经去找过欧阳梵盘查自己的事情了？她会像自己一样在面对警察时，惊慌失措露出马脚来吗？

他不敢想象，但又不能不去考虑。他明白，自己的手机处于警方的监控当中，不能再用它跟外界联系了，必须拆卸拔掉电池。他得另想法子跟妻子联系，但是妻子的手机号码肯定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之下了，绝不能贸然联系她。该用什么法子和她接上线呢？这个难题横阻在马长乐面前，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二）

欧阳梵为庆祝自己即将离开吴尚、解脱那些令她负累重重、苦不堪言的包袱，特地驱车到城市的另一角去，买了新鲜的鲈鱼、刚剔骨的鳙鱼片、现刚的乌鱼片，以及一些时令的新蔬，预备做清蒸鲈鱼、爆炒蝴蝶片、油焖乌鱼片，以及西红柿炒鸡蛋等几样菜。她没有买肉，竟以鱼为主料，原因连自己也弄不清楚，也许潜意识里有鱼入水得解脱的意思吧。

她洗择了蔬菜，刚刚倒油入锅，就接到了马长乐的那个电话，惊慌失措下，失手落下了锅铲却罔然不觉。铁锅里烧热的油滋滋地冒青烟，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但她依然望着那陌生的号码发呆，以为刚才是自己接错了电话，那声音不是马长乐，而是其他人搞的恶作剧。她拨打马长乐的手机，发觉已经关机。这光天化日之下，他关什么机？那必定是自己没有产生错觉，刚才是他的电话无疑，所说的内容也确凿不虚。他所犯下的罪行，此刻东窗事发了。

她想回拨这个陌生的号码，询问究竟，但转念又打消了这念头，把这个已接来电号码立即删除了，并顺手关了灶火，转身去客厅坐下，浑身发抖。今天是他们夫妇即将离开吴尚的前夕，一切都看似平静，安然无恙，却偏偏凭空里来了这么个乾坤大挪移，不仅仅是骇然震惊所能形容的。

去拿机票的丈夫究竟遭遇了什么，才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改变呢？她记着他在电话里的嘱托，让自己好好照顾孩子，他就此算是没有指望了？看情形，他不可能向警方主动自首，要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了。自己是他的同案犯，协助他移尸藏匿，他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把自己牵扯进去，一起锒铛入狱吗？她觉得有这种可能，但那得是他落在警方的罗网里束手就擒之后。他们结婚多年，丈夫的脾性她还是能看透的，他虽然是律师，遇到别人的事时侃侃而谈，遇事轮到自己时，一样的心慌无措。但他此刻会在哪里呢？他离开吴尚没有？她对于马长乐的行踪牵挂于心，对于他的逃亡根本不抱信心，在这个国度里，犯了事走路并能长期逍遥法外的人有，但绝对不是马长乐这种人。他的性格和生活习性，注定了他的出逃不能长久。她胡思乱想，根本拿不出个应对之策来，坐在沙发里一阵子犹疑，一阵子惊惧，想找人倾诉商量却不可得。

这样拖延到了中午，忽然外面有人按响了门铃。欧阳梵条件反射般站起身，退后两步，心知这时候来者不善。她想不理睬，但是铃声急促，有无人应答誓不罢休之势。她无奈之下，只得过去应付，先从猫眼外窥，门外果然站了几个警察，神色严峻，正如她想象的那样，是上门来搜找马长乐的。

她在心底暗暗告诫自己，要沉着、冷静，要装做若无其事、毫不知情的模样。她心里念叨着提醒自己，开了门。警察们一拥而入。为首的警官面无表情地打量她，问：“马长乐在家吗？”

欧阳梵说：“不在，一早出门去了。”

“去哪里了？”

欧阳梵说：“去拿机票了，明天我们一起去厦门。”

“机票拿到了吗？”

欧阳梵说：“不知道，应该拿到了吧。”

警官看她穿着围兜，便信步走进厨房，看了看灶台上洗净完毕的各式菜料，又看看锅里一汪油水，问：“正忙着做菜？”

欧阳梵迟疑着说：“还没呢。要等他回来。不然凉了再热，口味就不成了。”

警察们在几个房间里查看了一气，确定马长乐不在家里。

那警官笑了笑，说：“马长乐的事情，你知道吗？”

“什么事情？他出什么事情了？你们这是……”欧阳梵心慌意乱地问。

警官不动声色，盯住她慢悠悠地问：“他包养了个小情人，你知道吗？”

欧阳梵先点头，后摇头，说：“这个天杀的！玩女人上瘾，谁知道他外面有多少女人，懒得去管，管不了！男人有点儿本事，手里再有点儿钱，都这个德行。”

她说着，不觉有些愤然起来。

警官移开目光，说：“他今天从派出所里溜走了，莫名其妙。你见着他，让他去公安机关。他是律师，精通法律，政策就不用我多讲了。另外，你要做他的思想工作，配合警方工作。”

欧阳梵沉默片刻，问：“马长乐他出什么事了？你们这样兴师动众地来，一定是闯祸了。什么事？”

警官耸耸肩，没有回答，挥手招呼下属们扬长而去。

欧阳梵站在门前，目送他们的背影远去了，皱起眉头。她没料到警察登门会是这样含混不清的结果。他们既没说马长乐涉及命案，也没有做出通缉捉拿的架势，只是问自己知不知道他跟小情人的事情。如此看来，自己眼下是安全的，他们没有怀疑自己也参与了这起案件。甚至，他们还没有确定小黄已经遇害，仍然停留在怀疑推断阶段而已。这个马长乐从派出所狼狈逃离时，是面对怎样的一个局面呢？他们叮

嘱自己劝说他投案自首，讲清问题，是意在哄诈，还是料定了他要跟自己联系？

她一切都无从把握，长长地叹气，走到厨房里开了油烟机，点着了火，开始有条不紊地烹烧那些预备好的菜肴。现在，她无事可做，无力自拔，只有借烧菜来稳定自己的情绪。

做好了饭菜，欧阳梵将它们盛装起来，在餐桌上排列整齐，独自坐下，替自己斟了大半杯子红酒，慢慢地喝着。至于菜肴的口味对否，已经不入她的味觉了。她喝着酒，对于未知的前途慨然而叹，只谋眼前一个心安。其实，说是心安早已不妥当了，应当是心死才对。死了心的欧阳梵，目睹着丈夫在泥沼里挣扎向前，每一步又深陷一寸，渐至没顶，只剩下半张脸和一双空自挥舞的苍白手掌。在遭遇没顶之灾的丈夫面前，咫尺之遥，她却无力相助，眼睁睁地望着他沉溺下去。空气中弥漫着他的哀号，但也重复着他的叮嘱。

他会自杀吗？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占据了欧阳梵的脑海。走投无路的马长乐，眼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落入法网，二是自行了断。他最佳的选择，是自行了断，不再拖累自己，非如此不可！

她蓦然一惊，随即羞愧起来。是的，站在妻子的角度来看，她这样的想法是自私恶毒的。她的潜意识里是希望他在落网之前及时地死亡，这样，便不会把她参与藏匿尸体的犯罪行为供述出来。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让他去死，这是怎样的境地才会产生的想法呢？她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戏文中听来的两句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两句唱词在半空里忽忽悠悠地回旋着，凄婉伤情，令人潸然泪下。欧阳梵情不自禁自斟自饮，也附和着哼哼，左一杯、右一杯，不知喝了多少。最后，眼前天旋地转，便就势伏在桌边，昏沉睡去。

这带醉的睡眠一直延续到天色黯淡时才醒。欧阳梵睁开眼时，醉意消了，但添了一样毛病：喉咙肿痛。她只顾着借醉逃避现实，嗓子居然着凉嘶哑了。她收了桌子洗了碗，吃了两颗消炎药，想进卧室坐

进被窝里看电视打岔分神。可是就在她刚褪下裤子时，收到了一个电话。她起先紧张，以为是丈夫打来的，但看号码却是黎伟的。

黎伟的声音非常单薄，问她在忙些什么，她沙着嗓子说在家里。他问她能否抽空出来坐坐，她说不能。他叹口气，带着三分哀求说就坐一个钟头，自己快支持不住了，想死。

他这样的口吻倒引起了欧阳梵的好奇，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苦笑，说：“难道你是外星人吗？不住在吴尚？我身败名裂，无路可走了，只剩下去死这个选择了。”

他这样说，欧阳梵稍稍明白了一些，肯定是他工作上的事情完败给了许强。但这种境况比马长乐和自己来，那真算是天壤之别了。她本该拒绝，没有心情理会这些与己无关的琐事。可是，莫名其妙之下，她竟然口是心非地问道：“时间，地点？”

黎伟停顿了片刻，说：“羽仙阁吧。那是咱们都熟悉的地方，不陌生。”

欧阳梵应承下来，心情复杂地坐到了梳妆台前，对着镜子略施脂粉，穿戴齐整后出门。

夜幕刚刚降临，路边树木依然茂盛，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与地面的落叶的抖动遥相呼应。这是深秋的一个傍晚，吴尚城里的寻常夜晚，却是这对昔日中学男女同学非同一般的时刻。他们仿佛是在两条截然不同的战线上负伤归来的战士，需要抱团取暖，以抵御这秋末的寒凉。这寒意冷彻了他们的骨髓，无法以物理方法来与之抗衡，只有互施以心灵的慰藉才能有效。

（三）

一小时后，欧阳梵和黎伟坐在枕水听涛的羽仙阁酒店里。窗外隔着宽阔的湖面，岸堤桥梁华灯初上的远景，仿佛梦幻中的景色。这对男女恨不能把眼下的生活当做梦幻。如果确认这是梦境的话，那么所面临的无奈、痛苦、悲伤，都会因此而淡漠，只剩一张薄如蝉翼的影子，再不会有彻骨的痛楚。

但眼下，他们却无法确定这段日子仅仅是梦魇。他们真切地感受着，并欲哭无泪。而且别有滋味的是，两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苦衷和心境，彼此打量着对方的憔悴神情，不约而同地苦笑起来。

欧阳梵开口问：“你跟许强的那点儿事，了结了吗？”

黎伟点头，说：“了结啦。他是开发商，我哪里斗得过他们。只有束手就范了。”

欧阳梵说：“那也好啊。你得罪了他们，终究是不会安生的。这样遂了他们心愿，你就能踏踏实实地跟柳小姐关起门来，过安稳的日子了。挺好。”

黎伟喝了口酒，说：“柳小姐没有了。我做了一场梦，钻了别人的圈套，自己不长心眼，活该！”

欧阳梵奇怪：“你不是一直好好的吗？我估摸着年底就能喝上喜酒了呢。怎么有了变化？”

黎伟紧咬嘴唇，片刻后说：“柳小姐就是个诱饵，这个局里的诱饵就是她，我是稀里糊涂地被忽悠了。提起来是件伤心事。伤心欲绝啊！”

这两天耽于自己的心事，忽略世事的欧阳梵更加地不明白，当下要他彻底地讲清楚。

黎伟摇头，带着三分矫情说：“你不喝酒，我不讲。”

欧阳梵为难地瞧着杯中的白酒，她中午时的余醉犹在，再喝似乎太勉强了。可是她很想听听他最近的遭遇，这也是转移、减弱自己痛苦的一个良方。黎伟见她迟疑，便又喝了一口酒，说：“不敢喝吗？怕马律师吃醋？”

欧阳梵一笑，拿起酒杯啜饮了一口，说：“行，那咱们就拿你的故事当做下酒菜。慢慢地喝，慢慢地讲。”

于是，黎伟便手挟酒杯，把自己这两天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的经历娓娓道来。首先，他在和许强所谓的较量中落败了，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但是，实质上他并没败给许强，而是败给了柳盈，以及暗藏在柳盈背后的那伙人手里。他和许强之间的过节，也是这些人刻意制

造出来的。那个横阻在容城置业开发项目面前，所谓的柳宅保护计划，与其说是黎伟制订的，还不如说是有人在潜移默化地借助他的手操纵出来的。他当时充满了自信和自豪，以为自己的事业会因此更上一层楼。结果却发现，自己那段日子的所作所为荒诞可笑，扮演的是牵线木偶的角色。操纵他这个傀儡线轴的是柳盈，从她刻意的接近开始，目的就明确了——利用柳氏住宅醒目的位置，来针对容城置业项目设一道障碍。

在他和柳盈不知不觉的接近中，通过三个渠道来让他意识到柳宅的重要性。一是晚报，二是网络，三是柳盈手里所谓的文献证据：柳氏族谱和地契。前两者，是造势，后面才是关键。他拿着柳盈半拒半送的文件回到吴尚，交给文物鉴定部门作鉴定时，就已经步入了圈套。当一纸盖章的鉴定书出炉之际，他便被自己的野心所驱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们所期待的工作。结果，由故意造假并被鉴定部门某些人有意放行的所谓证据，支撑起了他该项保护计划的宏伟大厦。江北第一豪宅，99间半，这样恢弘的构想凭借的基础，是一捧松散的沙土，稍稍用力一戳，便告坍塌崩溃了。

现在，经过痛定思痛之后，黎伟甚至猜出了这些伪证的来历。它们必定出自那位原籍吴尚，后来混迹于省城的某人之手。他们在省城由柳盈做东的晚宴上见过一次，那晚宴也是陷阱的一部分。当时，他正奇怪于这个声名狼藉的造假之徒也能成为柳盈的座上宾客，全然没有想到，他的存在和亮相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警告，他自己忽略了，也是活该！

而后，一切事情都在按照那个阴谋计划有条不紊地发展着。柳宅保护计划出台并上报，柳宅以及周边几座宅邸融为一体进入文保名册，成为容城置业的鲠喉之骨。再接着，通过发布视频等手段，让黎伟和许强反目成仇，一场争斗互不相让。最后，逼许强就范，向他们妥协让步，攫取预定的利益。于是，柳宅保护计划成为一大丑闻。黎伟因为贪恋女色而丧失原则、铤而走险伪造证据等罪名而惨遭抛弃，成为这桌盛宴上的祭品。

至于那位柳盈小姐，年轻的女画家，早已去向不明。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广州也好，甚至某些境外的城市，都任由她逍遥自在。至于她在这宗已然真相大白的阴谋中获取的利益，那也只有策划者和她自己心中明了了。

遭受如此重创的黎伟，一夜之间丢了爱人，没了爱情，沦为笑料，千夫所指。他至今能够在羽仙阁里手持酒杯侃侃而谈，本身就已是奇迹了。

欧阳梵听着他讲了这段经历，不由得惊叹一声。据她所知，自己的丈夫马长乐虽然也以法律顾问的身份站在容城置业许强一边，参与了此事，但绝对离真相很远。许强和黎伟一样，也是身不由己卷了进去，都是他人阴谋下的受害者。许强都如此，何况马长乐？

她幽然叹息，说：“可怜，你真可怜。不过，我比你更可怜。你的苦处可以说出来。我的却讲不出来。有苦难言。喝酒吧。”

她端起酒杯来，喝了一大口，伸手按在他的额头，摇头流泪说：“我们都是些可怜的人，身不由己，在这人心叵测的世界里打着旋圈。可怜啊！”

黎伟醉意醺然，抬手将她的掌心贴住自己的面颊，脸上一阵潮红。他喃喃地说：“我们都是小人物，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随着世事沉浮，起不必喜，沉也不必忧，没了乐子，咱们自己找。不管怎么样，别人可以伤害我们，我们自己不能伤害自己。活了这四十多年，只有你值得我付出。可惜啊！可惜了！”

欧阳梵没有抽手离开他的脸庞，她望着他眼角沁出的泪珠，一颗原本就消融了坚硬外壳的心，不由自主地抽搐着。她在浓浓的醉意中，抚摸着面前这个男人的双颊，用纸巾替他抹去泪花，噙着眼泪笑了起来，说：“也许，人到了这个地步，才会彻底地放开许多俗世里的束缚。你这模样，可让我心疼。真的，心疼死了。”

黎伟双手分开她双手的抚摩，直起了腰板，拿起酒杯来说：“这段不堪回首的事情讲完了，你能不能把你心底的纠结拿出来说说？”

欧阳梵愣了一下，摇头说：“你的事情是过去时，我的却是进行时。等它也成了过去时时，也许不用我讲，你自然就会知道了。现在可不成。”

黎伟也不追问，指着酒杯说：“那行，我等着。但是事情可以不讲，酒得喝。”

欧阳梵拿起杯子来，一口将剩余的酒喝尽，又去取酒瓶来再度替自己和黎伟斟满，主动邀饮。黎伟不假思索，应声一大口下肚。欧阳梵大笑，效仿他的豪情，也是大口痛饮。

几杯酒水下肚后，黎伟伏在桌边呕吐了两口，然后强行忍住来看她，笑道：“我就不吐，我喝得下！”

欧阳梵在他的头顶上摩挲着，摇摇晃晃地起了身，说：“你真可爱，不吐就不吐，咱们出去吐。”

她拉起他来，依偎着出去。黎伟虽然喝多了，但结账还是牢记不忘的。等到付了钱，走到酒店门外时，脚下一个踉跄就势坐在路边。欧阳梵用力架起他，沿着人行道跌跌撞撞地走，来到了湖滨大道边，那处他们今年初次相逢险些相撞的地方，紧挨着坐下，守望着蒙胧的灯光，不再说话，交颈接起吻来。这一吻，中间跨越了二十多年的空隙，但是，旧日的感觉竟然奇妙地存在着，驾轻就熟。

这个有些雾霭的夜晚，一对中年男女倚在路灯底座上，犹如初恋中的少年少女一样亲热。空旷的大道，不时有汽车疾驰而过，也许没人注意到他们，也许有人发现了，但谁都无法阻止。唯一有资格吃醋并大光其火阻断他们行为的人，只有马长乐。而他此刻正在直线距离不足八百米的一座高楼中昏沉酣睡，浸泡在挥之不去的噩梦里，难以自拔。

（四）

天色大亮，阳光明媚，一个宁谧温馨的上午。这对赤身裸体的中年男女相拥而卧，久久不肯醒来。昨夜的狂欢不知起于何时，终于何时。失意中的他们无法抗拒命运的重压，只能以性爱相互抚慰。黎伟在初恋情人的身体上冲锋陷阵，所有的心理阴影荡然无存，只有快感

高潮一波波地涌来，让他欲罢不能，抵死缠绵。欧阳梵在这样激情洋溢的欢爱中，斗志昂扬，丢开了一切伪饰，只求欢愉。上天赐给他们的唯一所剩的欢乐，再不把握，也许会抱憾终生了。在这炫目耀眼的感官亢奋面前，所有的阴影、沮丧、恐惧，尽皆成为泥土，不值一提。

上午九点，屋内静谧，楼外嘈杂。其实，这两人都已先后醒来，明白自己的处境，但在宿醉和倦困下，谁都不愿意先行起床，惊扰对方。他们曾经的爱恋终于在多年之后的压抑中冲破了一起障碍。现在的情形是多年前梦想的终点站，但会不会成为新的爱恋的始发站呢？这一点欧阳梵没有把握，黎伟只是稍稍地想过，可慵懒舒服的感觉让他不肯再动脑筋去思忖这个问题。他此时此刻，只想长久地保持着这个姿态，这中年女性白皙松软的肢体，在衰老前进发的生命活力，滋润着他不能羁的欲望。他情愿在这养分充足的园地里静静地待着，不说不做，单凭一颗心在默默地感受。

他们在透窗而入的阳光里，一直睡到了中午。这里是黎伟的住处，昨夜他们是如何回来的，谁也说不清楚了。也许是步行，也许是坐出租车的。这对男女酒醉后的模样，一定会让出租车司机紧张并充满遐想的。

黎伟空荡的腹部发出一阵清晰的鸣响。这提示饥饿的声音立刻让他们睁开眼，同时展颜而笑。黎伟率先坐起来，轻轻拍拍欧阳梵的脸蛋，去寻找手机。昨天出门时，他将它设为静音，免于打扰。现在查看情况，上面有六个未接来电。五个是重复的，一个是外地长途，区号北京。他立即意识到来电者的身份，马上回拨，结果发现，这是位于机场附近的公用电话。这电话，是柳盈打来的无疑。她在机场来电，是即将登机远行，临行之际说几句良心忏悔的话吗？这对黎伟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了。他不需要她的道歉，只痛恨自己。

在欧阳梵的注视下，他删除了这些号码。所有的一切都被破解了，他不想在意这些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情，只想平静地迎接该来的变化。十二点整，那个重复拨打的本地陌生号码再度来电，他不耐烦地接听了，对方声音熟悉，他刹那间就辨别出来：前妻章静。

章静问他这几天怎么样，他不卑不亢地说一切正常，不需担心。她表示怀疑，想约他出来坐坐。他谢绝了，理由是身边有异性，不方便。章静惊讶，问是那位柳小姐吗。黎伟说柳小姐早已在天上飞了，怎么可能，但这世上的女人多的是，除了柳小姐外就没别人吗。

章静沉默了片刻，问她是谁。黎伟哈哈一笑，冲欧阳梵做了个鬼脸，说你不认识，说了等于白说。章静有些恼怒地哼了一声，但随后关切地问他，这算是借纵欲缓解压力和懊恼吗，其实没有必要，男人总是要在女人身上栽跟头的，吃过苦才能分辨好歹。这件事过去了，他还得生活。至于那个什么副处长的职位，没有必要再贪恋了，换换环境吧。黎伟拒绝了，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放弃的东西了，本就没有，又在乎什么呢？

章静叹息一声，拉长了语调说：“那……你好自为之吧，有事需要帮忙就说一声，我会鼎力相助的。”

黎伟心不在焉地道了声谢，挂断电话。

欧阳梵微笑道：“你的前妻吧，其实你的口气大可不必这样强硬。现在看来，她可比柳小姐强多了。你这个人就是糊涂，分不清谁对你好，谁对你坏。”

黎伟摆摆手说：“在我的心目中，她们俩差不多，都是我命中的灾星，噩运的源头。我没必要再同她周旋，挥刀斩乱麻，没了牵连她就不是负累了。她们和我无关了，我才能心安。”

欧阳梵不再多说，借着对面光洁的橱柜表面反射的影像，端详自己的外表，徐徐穿衣。黎伟坐在椅子上，凝视着她笑道：“你的体形挺好，这些年变化不大。我反倒妒忌马律师，你居然是他的妻子，真叫人吃醋。”

欧阳梵听她提到丈夫，无言以对，自顾自穿好内衣披上外套，停顿了一下动作，说：“我回去了。以后……再说吧。”

黎伟没有挽留，开门送她出去。回到卧室里，环顾着床第间狼藉的残迹，一时间恍若隔世。他知道她心事重重，但不清楚底细。昨夜的放纵，一半是酒精助力，一般怕是与这个有关。而自己又何尝不是

如此呢？那一刻他们都是不管不顾了，只把握当下。春梦了无痕之后，他们再度相逢时，想到这夜的经历，是心生悔意，还是只当一夜露水情缘，挥手而别呢？

也真有意思，他在年轻女友背叛出卖后，却得到初恋情人的肉体慰藉，说起来像是做梦一般。他是因祸得福，圆了青春的遗憾。只不过，以后他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黎伟感慨万千，点起支烟抽了半截时，忽然有人打来电话，是王敬。他估量着王敬得知了自己命交华盖的悲惨下场，来电慰问了，本想不接，但又却不下情面来，只得勉强应付。

王敬的声音显得疲乏无力，问：“你在哪里？”

黎伟说在家里。王敬想见他，认真地谈些事情，要向他坦承一切真相，揭穿许强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的所作所为。黎伟失意之下，根本不想再提这个外表俊秀的男人。可是，王敬却滔滔不绝地讲，他是刚刚知道结果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许强暗中捣鬼。这个人品行败坏，过河拆桥，无恶不作。黎伟无奈地笑，跟许强还谈什么品行？吃软饭，做开发商，站到吴尚街头亮出这两个招牌来公示，怕不被臭鸡蛋砸死。

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漠然，说：“改天吧，累了，想歇息。”

王敬苦笑一声，说：“你还有时间歇息，恢复身体，我怕是再没机会了。眼下，算是过一天是一天，命不长久。”

黎伟惊诧，问出了什么事。

王敬迟疑片刻，下定了决心，说：“我以前隐瞒了你们，我得的不是传染性甲肝，而是晚期肝癌。能不能赏脸见个面？”

黎伟被“晚期肝癌”四个字震惊得无以复加，愣怔了好一刻后才说：“那……去上次的茶楼吧，一小时以后见。”

一个钟头倏尔即逝，这二人依照约定在茶楼见面了。王敬的容貌比上次更显枯槁，唯一生动的是眼神。黎伟这时终于明白过来，他为什么要用女性化妆品来掩饰了。王敬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男人，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在人前示弱，隐瞒病情以假象来掩盖。今天他没有化妆，一眼就能分辨出泛灰的脸色。这种气色的男人显然是活不长久的，

可是这回他为什么坦陈病情呢？是人之将死，无需掩饰，还是另有原由？

王敬礼貌性地伸手过来，黎伟无暇多想，伸手相迎，感觉到了他的手劲犹在，点了点头。王敬笑道：“这时候请你出来，谈谈过去发生的那些遗憾事，是太晚了。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的话都是真心话，没必要假装。”

黎伟挥手说：“你完全没必要这样做。我相信，你做的事情应该是有苦衷的，所以，不必强求。咱们是中学同学，不像许强，他是假冒的，高我们两级，是个伪劣货色。”

王敬大笑，说：“对，他纯属伪劣产品。不过，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为了找到跟你搭线的桥梁，通过一些野混的掮客跟我联系上了。我本来不理睬他，可是他知道我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李侍在柳宅沿街租房开店。我这个人在世上牵挂着的，除了女儿，就是李侍跟她的小店。她跟了我六七年，无怨无悔。我这个穷光蛋一无所有，什么也给不了她，真是惭愧。所以，想借这个机会回报她。他瞅准了这个弱点，以拆迁补偿费用、安置店铺租金的折扣为诱饵。之后，我就按照他的吩咐，以同学聚会为由，邀请你出来，趁机接近。这中间的详情你亲身经历过了，就不多讲了。”

黎伟听着他以急迫的口气说着这所谓的真相底细，没有下评断，而是看着他的两片晦涩的嘴唇，似乎还有期待。王敬误会了他的意思，端起茶杯来润了润，不好意思地笑道：“说得太快，嘴是有些干燥了。”

黎伟说：“不急，慢慢地来。许文强是个什么人，商人，长袖善舞兜得转，搞得掂。你跟着他做事，应该不会吃亏。”

王敬忿然说：“狗屁，这些商人，都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主儿。你败了，他赢了，自然就不需要我了。眼下，柳宅开始拆迁，他许诺的好处连影子都没了。拆迁公司上门来，说了两次，第一次是和李侍，第二次我在场，像恐吓诈骗全都用上了。我当时就没客气，让他们滚蛋。转身我去找许强，他却装腔作势地推诿，把蜜糖点在我的

鼻尖，看得着舔不着。我也算是明白了，这狗日的指望不上了，全是哄骗。可恨！”

黎伟笑了起来，替他斟茶，说：“就事论事，场面上拆迁就跟拆迁公司谈，他隐身在幕后遥控，不肯露面那也没法子。”

王敬点头，看样子，他来找黎伟只是一吐心中的不快而已，没有其他的意思。黎伟没有心情理会他和许强之间的那些索然无味的狗肉账，但对他的病情倒隐然有三分悲悯之心，便问他健康上的事情。

王敬叹息一声，说：“富贵由人，生死在天。老天让你倒霉，躲不掉的。前一阵子，聚会时你不是老说我瘦得厉害，提醒我去医院检查吗？查出来就是这个结果。我瞒住了所有人，今天独独不想瞒你。憋得慌，总得掏掏心窝子，不然，没病死都郁闷死了。”

黎伟安慰说：“病还是要治，我看以你的体质，或许能挺过这一关。事在人为嘛！”

王敬摇头，说：“你这是在宽慰我。我自己心里有数，依我的底子，拖延时间做得到，治好了那是梦话，所以，我确定的目标就是坚持活两年的时间，把后事安顿好。今年李侍拆迁，明年孩子中考，这两样事情，必须了结了。她们安定下来，我才没有牵挂。”

他讲述着自己的心思，神色平静。黎伟不觉两眼湿润，从心底怜悯这个貌似坚强的男人。虽然他在之前的事情里扮演的角色不那么光彩，但是他和许强归根究底都不是真正伤害自己的人。他无从怨恨他们，只当那几次聚会是萍水相逢，一笑而忘罢了。他本该将这些人抛在脑后，相忘于江湖的，可是偏偏又在这茶楼里相逢，听着王敬类似遗言般的独白，死亡隐藏在幕后，让人无法硬起心肠来抗拒。他的悲伤来自于此，王敬的绝望也来自于此。他活了这半辈子，从未有过如此的体验，生离死别，都是些字符或事不关己的影像。可是，有了自幼熟悉的王敬亲自出境，并将他也拉扯进来，在这光线明亮、氛围幽静的休闲地带，上演了这一出催人泪下的悲剧。

他佯装掉头去挪椅子，抹去了眼角夺眶而出的泪水，说：“还是你的那句话对，富贵由人，生死在天。天意玄奥，谁又能洞察虚实呢？”

你死或不死，活得长久与否，都是不可预测的。天意不可测，人力犹可为，所以，你自己不能放弃。奇迹是人创造的，依照你多年来的苦练，我坚信你能活过自己的预期目标。”

王敬脸上浮起笑容来，这发自内心的笑，刹那间宛若阳光般明媚耀眼。他再度握住黎伟的手用力一握，说：“谢谢。”

黎伟一笑，说：“努力。”

王敬双手端起茶杯，拱于胸前作礼，以敬酒的方式向黎伟致意。黎伟没有客套，喝了一口，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王敬摇头，说：“承你吉言，求天求人，不如求自己。我有了信心来处理眼前所有的困难啦。”

（五）

这两个男人在茶楼一叙，不过一个多钟头，离开时，心情各有变化。在得悉王敬病情之后，黎伟自叹自怨的心情又减弱了一层。他所受的欺骗和其中所带来的失落痛楚，跟死亡相比，轻微到了极致。他有生命的希望，这一点比什么都珍贵。这使得他悄然无痕地从黯沉的情绪里彻底地脱了身。他坐进那辆并没有因停职而停用的桑塔纳轿车，一路远去了。王敬站在一个茶楼外不起眼的角落里，目送他驾车离开，这才双手插进兜里，步履轻快地去了公交站台，等候前往城西大街的那片拆迁所在。

公交车驶入城西大街，秋风里一片肃杀的景色，满眼见尽是斗大的血红色“拆”字。沿街店铺人心惶惶，有搬运货物离场的，也有搬运货物进场的，行动相反，目的却是一致的。走的人，是拿了补偿脱身而去，来的人，是突击补货，作为筹码，增加补偿金额。正应了那一句话：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身患绝症的王敬也不能免俗，他下车之后，穿过马路。李侍坐在店门外，心事重重地看着相邻的店铺搬迁离开的情形发呆，见王敬来了，一把拉过来，说可担心死自己了，他怎么这会儿才来，那家内衣店拿了六万补贴走人了，他们该怎么办。

王敬一笑，说：“他拿他的钱走呗，你不拿，怕什么？”

李侍惊动地说：“我就怕这几家都拿钱走了，丢下咱们，那可就坏事了。”

王敬摇头，说：“不对，人少了，就可以多拿钱，人多了，钱怎么够分呢？拆迁公司精着呢。”

李侍依旧不松手，说：“我……我就是怕。这两天，你别到处跑，就待在这里。”

王敬搂住她的肩头，安慰说：“行，我不走，我就在这里看着，看谁敢乱来！”

下午四点，王敬和李侍依偎在树阴下。他打着盹，由李侍守望四下里的动静。柳宅大门里，那个专管包括服装店范围的方某，挂着牌子走过来，探头望望这边的情形，笑嘻嘻地说：“还在啊？离关门打烊还有些时间呢，生意还行吧？”

李侍说：“行什么？被你们进来一通搅和，客人少多了。”

方某说：“已经有好几家签字搬走了。早走多拿奖金，这奖金比你几个月营业额还多。晚走了，奖金可就泡汤啦。到时候，我想帮你都没办法了。政策放在这里，一视同仁没有区别。而且你是租房户，房主如果签了字移交了产权，你不走也得走。”

李侍拉了拉王敬，说：“行，那就来强拆吧。我们等着。”

王敬睁开眼，直起身子，挥拳在树身上猛击了一记，梧桐树剧烈地抖动，落下了无数片泛黄的叶子。他收回拳头，轻蔑地吹口气，说：“谁的骨头硬，让他来尝尝老子的拳头。”

方某目瞪口呆，不敢吭声，转身一溜烟回了宅内办公室，抹着额头的冷汗，向上司抱怨说那开服装店姓李的女人真难搞，嘴紧不谈，还弄了个姓王的姘头来，像是有功夫，很厉害。

负责柳宅拆迁的头目，两眼从镜片下翻着瞧他，说：“怕什么？这是什么年代，什么社会？蛮横有用吗？一不留神就送他去拘留所。”

方某点头称是，心里却不以为然。他干拆迁多时，明白这其中的利害。这些拆迁户把拆迁当做一辈子的赌注，押宝太重了，是舍得用

性命来博的。这样的特殊角色，毁了他的希望，他是不会放过报复的。万一人家在暗处动了手，自己就是三头六臂也架不住那样的重拳。

头目明白他怯弱的心思，不屑道：“明天杀鸡儆猴，先给他们点儿颜色瞧瞧。斜对面那家卤菜店，在拆迁合同上签了字，又反悔了，这可由不得他，指挥部同意了，明天上午九点强制执行。昨天通知书已经送达，他不搬，我们动手替他搬！城管局、公安局都联系好了，保安公司派二十个人，带上灭火器等工具，好好震慑一下。你多注意注意姓李的女人这伙经营户的反应，对付他们，我还有一着妙棋，走着瞧吧。”

王敬和李侍全然不知拆迁公司内部运筹安排的详情，只是盯着自己的服装店。傍晚时分，王敬试着联系许强，但号码拨出再也不通了。他明白，许强的态度全然明朗化了，他的承诺分文不值，全是水分。他忿恨不已，但却无计可施，摇头叹气帮着李侍收铺关门，同乘一辆电动车回去了。

李侍替他用砂锅煲了一只老母鸡，加了枸杞等滋补药材，用小火煨得酥烂，香气袭人，鲜美可口。王敬这两天胃口越发不行，强撑着吃了两只鸡大腿，喝了一大碗汤汁，然后上床看电视。疲乏透了之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李侍忙碌完家务，上床将他拢在怀里，低头仔细端详了一阵子，怜惜地刮了一下他的鼻梁，关灯就寝。

两人刚刚睡熟，大约在夜间十点半左右，王敬的手机铃声大作，他借助着李侍的身体睡到了深沉处，陡然被这突兀的声响惊醒了，喃喃地骂了一句，闭着眼拿在耳边接听。

这个电话居然是马燕打来的，问他在哪里。

王敬没好气地说在医院呢，自己住院了，传染病。马燕冷笑，说晚九点之前她去那家医院找过他，床位是空的，同病房的人说他不在医院过夜。听她说不久前去过自己所住的医院，王敬从迷糊状态一下子惊醒了。他一下子坐直身子，朝旁边挪移，避开李侍，压低声音说自己转院了，不在原先那家了。马燕问哪家医院，她明天一早就去探

望。王敬听她这迫不及待的口吻，疑心顿起，说何必那么殷勤，有事等病好了再说不迟。

马燕沉默了一下，说：“事已至此，你还想隐瞒吗？纸里包不住火的！咱们得见个面，就咱们俩的未来好好地当面磋商一下。”

王敬心里有数，说：“那就明天吧。明天上午。”

次日早晨，王敬吃了一小碗稀粥，先行出门。到了楼下联系马燕，约她回家谈话。马燕吃的一声笑，说自己就在家，还没起床呢。王敬有些意外，便给她半个小时起床收拾，自己索性步行，一路换换新鲜空气，走走看看，半小时略过了一点儿，回到家中。

马燕洗漱完毕，吃了碗泡面，坐在卧室床边静候，见他进来了，便去关门，由头至脚仔细端详一番，说：“有病还瞒着人，没必要吧？这吴尚太小，风声总会透露出来的。强挺着，只能让自己受累。”

王敬不置可否，坐下来问她要和自己见面的原由。马燕望着他青灰的脸色，起先有些心软，迟疑着没有说话，转身出去烧水，沏了两杯茶端进卧室里。她似乎借助家务重新拿定了主意，将茶杯递在他手里，说：“咱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对你我都不公平。我想还是办了手续，你娶了那个女人吧，她跟你有缘，你得对人家有个交代。”

王敬明白她这婉转话语后暗藏的心思，摇头说：“你是实在忍不住了吧？这么急不可耐地要嫁人？”

马燕含笑说：“没，不急着这个。我是担心你。”

“你会替我着想？黄鼠狼给鸡拜年吧！”王敬毫不含糊地驳斥道。

马燕倚靠在床头，凝视着地面的方砖说：“不跟你争辩了，没意思。你既然这样看我，我无话可说。”

王敬放下杯子，起身说：“那我先走了。”

他刚刚走出卧室，不料马燕从后面扑过来，拦腰把他抱住，带着哭腔说：“你先别走，求你了，先别走！”

王敬站在门前，被她死死地缠住，不觉叹口气说：“松手吧，何苦呢？”

马燕使劲地往回拽拖他，泪流满面，问：“你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也不放我一马？”

王敬眼中含泪，硬着心肠点头，说：“是，除非我死了，咱们俩才算结束。”

马燕彻底绝望地放开手，站直了身子，挥臂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王敬愣住了，没料想她翻脸如此之快。他本能地想还手反击，但手抬起一半，就颓然落下了。他转身背手不看她，说：“我不打你，你走吧。”

马燕歇斯底里地喊道：“放你娘的狗屁！我不走！王敬，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还配做男人吗？你活在这世上对不起老婆，对不起相好的情人，甚至连你自己都对不住。你太自私了，你就要死了，都不肯成全自己成全别人，你是个浑蛋，禽兽不如！”

王敬哧地冷笑：“我最对不住的是你，对吧？马燕，我这辈子最倒霉最该后悔的事情就是娶了你。你这个淫妇，偷人不要脸的娼妓，你居然梦想我放你一马？门儿都没有。没有！”

马燕用力在他的胸口捶打着，眼中透着怨毒，恨恨地说：“王敬，你这样阴狠毒辣，不得癌症才怪！你怎么还不死！”

王敬瞪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死了，你就是个寡妇。寡妇的名声，可不是容易随心所欲嫁人的。你来催我同意离婚，是想不背这个名声，对不对？”

马燕曲意哀求也好，撕下脸皮也好，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她被戳破那层伪装之后，脸皮火热泛红，大声说：“是的！你死就死了，何苦拖累我？”

王敬大笑：“对，我死都不会放过你。马燕你记着，我活着，你是我老婆。我死了，你是我的寡妇，别想扯断了咱们之间的这道绳子。这些年，你伤害我太深了，我死都不会原谅你的！”

他们夫妇俩在这年久的老屋子里吵闹，声音从古老建筑的缝隙里传扬出去，院子里的人都听得清楚，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突然间，那紧闭的房门轰然大开，这家的主妇马燕满脸泪痕地冲出来，旁若无人

地径直朝外面走去。屋子里，王敬笑声不绝，带着几分悲凉，几分快意，几分自暴自弃的狂性。

他以决然的姿态出得门来，脸色凝重地跟四邻们颌首致意。每个人都惊讶于他这半年来身体外形的巨大变化。他们都听到了马燕不管不顾时说的每一句话，知道这个曾经强壮彪悍的男人已经式微，并踏上了死亡之路。他们想不出该用怎样的话语来安慰他，但像他这样的人恃强好胜，同情怜悯反而是一种侮辱，一切尽在不言中，仅以笑容为他送行而已。

王敬吃了一大堆保肝的药物后，匆匆返回城西大街。李侍刚刚开门，正出样展货，但她的举止慌乱、魂不守舍，一件外套接连三次都没有挂上门楣。街对面，聚集了一大群人，全部穿着色调款式相近的制服，有公安有城管，但保安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在那家卤菜店门外拉了两条白边警戒线，不放闲人进入，另有几辆警车、扒斗车停在附近待命。

五十开外的卤菜店老板脸色苍白，手足无措，紧紧拉住老婆的手，不敢吱声。整条街上，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眼前的场面。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心神不宁，也有人无动于衷。

王敬到达时，这场杀鸡儆猴式的强拆刚刚开始。改造工程指挥部代表手执强制拆迁通知书递到房主面前。卤菜老板壮着胆子挥手啪的一下，把这份盖着红戳的文书打为两截。那代表退后几步，大声说：“暴力抗法，妨碍公务！”

五六名保安在警察的指挥下，立刻围上去，将卤菜老板双臂挟持，往场外的警车拖去。老板娘放声大哭，跳脚咒骂。立刻又有几个保安过去将她也架住，往另一辆警车上拉。

障碍扫除后，一名瓦工手持大锤，将锁死的卷闸门砸开。大批人员涌入店内，将店里的家伙物什搬抬出来，装车运往预定的安置地点。扒斗车轰隆隆启动开了过来，昂起硕大的铁爪，迎墙一击，那堵古老的砖木墙面应声破碎，再两三下，半边房屋已然坍塌，沦为废墟。

俗话说，拆房容易砌房难。王敬目瞪口呆地望着这机械作业的拆迁场面，喃喃地说：“好，够狠。”

身边的李侍颤抖着低声说：“也太快了，眨眼间就没了。”

围观的人群一阵感慨，有知情人轻声说这卤菜店老板是被忽悠了，在拆迁合同上签下名字。签了字，对方就可以依此为据来强拆，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不签字扛着，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敢的。王敬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叮嘱李侍千万不要签字，签了字就彻底没辙了。李侍紧张地表示，她绝对不乱签，要签，也得他在场才行。

一场闹剧两个小时后宣告结束。强拆队伍浩浩荡荡地撤离，扔下一堆砖瓦碎砾和几根横七竖八的房梁木柱。城西拆迁户名单上，又勾去了一家。至于那被警车押走的老夫妇俩，在派出所里喝了几杯压惊茶水后，被释放离开。等他们回到原先开店谋生之处的房屋旧址时，那份悲凉不消多说了。

下午一点，拆迁公司的人趁热打铁，又拜访各处拆迁户。方某站在李侍的店门前，用惋惜的口气说：“看看，跟政策对抗，就是这个下场。强制之后，奖金没了，补贴没了，亏了好几万块钱呢。何苦呢？”

李侍不理睬他。王敬冷冷地说：“欺负人家老年人，算什么本事？把老子惹急了，三拳两脚先断送几条人命，有得赚了，怕他个鸟！”

方某心底打了个寒噤，没有搭腔，脚步游移往下面的一家店铺走去了。他一路闲聊完毕，绕了一个圈子回到了柳宅内的办公室，向上司汇报情况。那头目咂了下嘴，说柳宅是重点范围，进度却落在后面，这帮家伙吃了秤砣铁了心，怕是要来个非常措施了。不然，任务交代不了，日子可就难挨了。方某问他有什么主意，头目将桌上的一只烟灰缸朝前一推，啪的一声落地摔得四分五裂，得意地一笑，说不肯走就真的没法子可想了吗，不签字，只能防强拆。天灾人祸，那可是谁都防不了的，明白吗？

（六）

黎伟和王敬分手后，心情阴郁。虽然因为柳盈以及柳宅保护计划的事情使他已经郁闷，但这是受人耍弄后的懊恼和悔恨，跟现在揪心

的不安有天壤之别。死亡宛若怪鸟的翅尖，在他的肩头扫了一下，让他感觉到了心悸。这个词，以往都是淡漠如浮云，只在天际飘扬，而眼下它却借托王敬的躯干，明白无误地向他展示着。肌肉壮硕、剽勇好斗的王敬，如今瘦骨嶙峋，脸色灰青，正在死亡的道路上一路前行，无法掉头，无法转身。这种漫长的旅途是可怕的，相比之下，猝死倒不失为一种让人痛快的方法。痛快，痛快，虽然痛，但是快。眨眼间死去，比长久的痛苦要好很多。更何况，他还所谓的心愿未了，要遂愿之后才能死。这，更增添了悲怆的气息。

黎伟几乎想替他出头，去做说客向许强讨要公道了。可是转念想来，他和许强结怨甚深，形同翻脸，哪里还有资格担当这一重任呢。他想到了和自己一夜狂欢分手不久的欧阳梵，想到了跟许强交情不错的马长乐，决定托付他们出面帮这个忙。

他坐在车里，先直接拨打马长乐的手机号，结果提示关机。再拨打他名片上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座机，很快有人接听，但不是他本人，而是陌生的口音，警觉地问他是谁。他沉吟片刻，强调说要找马长乐。对方随即改变了语气，说马律师正在开会，有事请留言由他代为转达。黎伟考虑了一下，说有宗案子想找他代理，既然这会儿没空，等一两天自己登门拜访。

他挂了电话，想转而联络欧阳梵。可是他们刚刚分手几个钟头，这时候去电话，会引起她的误解。更何况，王敬的事也急不到这个份上。他决定明天为此专程跑一趟，不管事情成否，都算是自己尽心尽力了。

他回到家里，天色已经晦暗。这个下午出门，似乎耗尽了他稍稍恢复的体力。一个年过四十的男人，彻夜欢爱，透支太过，是该留意养生了。晚饭时，他特地煮了一大碗红枣莲子粥，加了红糖，色泽气味都非常诱人。他刚刚端起碗坐下，用瓷勺搅动浓稠的粥汤，外面有人按响了门铃，他颇不情愿地放下碗去开门，心中疑问，这时候会是谁来呢。门扇敞开，现出外面两个夹着公事包的警察，两道疑问的目

光聚焦在他的身上。他吃了一惊，脑中第一反应是自己工作失误难道触犯刑律，惹来官司了？

他紧张地问：“你们……有事吗？”

警察点头示意他进屋去谈。他心怀忐忑，请他们进门坐下。他们摒弃一切客套，开门见山问他和马长乐是什么关系。黎伟心情转安，说自己和他的妻子是中学同学，仅此而已。警察笑了笑，说不仅仅是同学关系吧。黎伟愕然，不明白他们从这个角度问话的用意。

警察从皮包里拿出记录本来，说：“你今天下午给马长乐的办公室打了电话，找他有什么事？”

黎伟这会儿彻底地放下心来，原来他们是为了马长乐而来。但随即他又好奇，马长乐这样的大律师，会出什么事呢？

警察继续说：“你和马长乐的妻子关系非同寻常。他出事了，你知道吗？”

黎伟茫然摇头。

警察凝视他，仿佛想从神态中找出破绽来，但显然未能奏效。他们随即又扔出一颗重磅炸弹：“马长乐负案在逃，他们夫妇俩的通讯工具都在警方监控之下。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你和马夫人在一起，就在这里。这一夜，她没跟你谈丈夫的事情？”

黎伟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霎时间涌上了头顶。他和欧阳梵的事情，自以为做得隐秘不会被人注意，想不到竟然全程处于警方的监控下。他的脸色顿时苍白，随即又添上了一抹绯红，惊羞交加。他尴尬地笑了几声，说：“原来是这样，我没有犯法吧？”

警察正色道：“你没有，但马长乐有，不是告诉你了吗？他负案在逃，根据种种迹象判断，他人没有走远，就在吴尚。他的妻子和你的事情，我们会替你保密的。但关于马长乐的一切，你不能隐瞒，必须向警方坦承。帮助或者窝藏犯罪分子，严重的是要负刑事责任，是要坐牢的。你好好考虑。”

黎伟摊开手，说：“他的妻子在我这里留宿，会煞风景扯到丈夫吗？我们在一起，‘马长乐’三个字是忌讳，谁都不提。”

警察忍俊不禁，一起笑了起来，说这女人知道丈夫出事了，居然还能跟你喝酒过夜，他们夫妇俩的感情肯定不好。黎伟苦笑，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事，何必多问呢。

这场登门讯问，不久后便告结束。警方叮嘱黎伟，留神欧阳梵的反应，如果有马长乐的消息，立即向警方汇报。此人身负重案，在劫难逃了。

警察离开后，黎伟浑身乏力，坐在餐桌前望着业已变冷的稠粥，胃口全无。不祥的预感充斥了他的全身，一阵阵地颤抖。马长乐出事了，他犯了什么案子？居然弃家潜逃，这宗案件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他想询问欧阳梵，但转念想起欧阳梵电话行踪都被监视，还是不联系为好，免得自寻烦恼。

他记起昨晚她失常寻醉的行径，想到她不管不顾跟自己回来通宵交欢的场面，恍然大悟。怪不得她说心里有事难以排解，又不能讲出来。原来，是丈夫出了大事，她也身受牵连。她跟自己彻夜寻欢，是想以性爱放纵为手段缓解压力。这女人真是奇怪，每有非常之举，必有非常之事。自己苦恋多时却被拒绝，这夜欢愉竟然唾手可得，命运的恶作剧令他哭笑不得。

他当下将粥重新加热，无滋无味地吃了。上床睡觉，这一觉睡到了半夜，电话铃响。他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来看，是个陌生号码，恐怕还是章静枉费心机地改弦更张。他冷笑了一声，摁键接听。对方先是沉默。他问是谁，那边一声无奈至极的自嘲一笑，随后是熟悉的声音：“我啊，马长乐。”

黎伟惊骇莫名，说：“你好大的胆子，这时候还敢打电话给我？”

马长乐一惊，问：“你也知道我的事？”

黎伟说：“警察找过我了，询问你的下落。你犯了什么事？闯出这样的大祸来？”

马长乐说：“不提这事了，我想求你件事情，替我捎个口信给欧阳梵，她的电话肯定被警方监听了，你算局外人，没有危险的。”

黎伟跺脚说：“你不该打电话给我，这不是拖我下水吗？我是该向警方汇报，还是怎么办呢？”

马长乐恳求说：“看在欧阳梵的面子上，你帮我一把。我不会出卖任何人的。只求你捎个口信，让她往我新办的银行卡上汇一笔钱，风声太紧，我得走了。”

黎伟深深地叹息，明白自己被这可恨的家伙拖拽入一个无边的深潭里去了。他说：“那你把号码报给我，我找机会通知她。记住，只此一次，决无下回，明白吗？”

马长乐连声道谢，急忙把开户行、卡号详细地报了出来。黎伟拿笔记下，挂机后，他木愣地盯着这张纸看，这是个烫手的山芋，马长乐走投无路，肆无忌惮地将它扔在自己手里。怎么办？替他传信，还是向警方报警，让这个无处藏身的男人落入法网？

他思忖了半天，再度追忆昨晚欧阳梵在羽仙阁里说的那些含糊不清的话里所蕴含的秘密。马长乐犯了罪，只身潜逃，欧阳梵作为他的妻子，有可能牵涉入案。她欲言又止、犹豫不决的神态，表明她是知道丈夫的底。她被警方监控，大概不是偶然的。马长乐被捕，攀连上她，她的一切也就随着毁掉了。这一点，他是极其不想看到的。他得设法找个机会当面问她。他拿定主意，将马长乐托付的事暂且搁置，等他和欧阳梵碰面之后再作定夺。

第二天，他选择了上午九点半时打电话给欧阳梵，问她在家休息得如何。欧阳梵说自己正在床上捂被窝呢，前晚的宿醉直到现在才彻底消除了，到了这样的年纪，酒是不能再喝了，伤体伤神。黎伟呵呵地笑，说酒是色媒人，没有那酒，哪来那一夜的酣畅。欧阳梵对于那夜的经历好像有些忌讳，淡淡地表示事情过去了，没必要再提了，权当是一次青春迟到的遂愿罢了。黎伟理解她矛盾的心情，说不提这个，另有正事找她，想请马律师出面，找找许强，督促他履行对王敬的承诺。人家病入膏肓，去日无多了，何必这样贪心凉薄呢。

欧阳梵听他一句话里引爆了两颗敏感的炸弹，不由得惊讶。她有选择地避开马长乐，问王敬出了什么事。黎伟说他得了肝癌，晚期肝

癌，他那位情人的服装店拆迁在即，地块属于容城置业的开发范围，许强许诺过的条件现在反悔了。王敬走投无路，可能事态生变，最好让他们心平气和地料理清楚。

欧阳梵毫无感情色彩地笑了一声，说：“那好，等马长乐回来后，我转达这个口信。”

黎伟停顿了一下，试探道：“那……咱们一起去见见许强，我跟他毕竟有些尴尬，你在旁边，会好些的。”

欧阳梵啧了下嘴，好像不太喜欢多事，这也算是瞧在他的面子上，无奈同意的。两人约好下午见面，黎伟开车接她一起去容城置业。他心中多少有数，自己这个电话恐怕是在警方的监控之下，他十分冒险。为了马长乐，他不会这样做，但为了欧阳梵，值得一试。

他们大概是心有灵犀，在约定时间同时到达了约定的地点。她坐上车后，他打转方向，沿来路返回。车子开得不快，在行人稀少的地方，黎伟竭力压抑住心底的不安，说：“马长乐昨夜打电话给我了。”

他这句话语气平淡，但却让欧阳梵低低地惊叫了一声，问：“他，他找你干什么？”

黎伟从衣兜里摸出那张纸来，递给她，说：“他要跑路，却没钱，让你往这个银行卡里存一笔款子。你自己看着办。”

欧阳梵接过纸，搓揉成团捏在掌心，恨恨地说：“这个浑蛋，又拖你下水了。他真是害人不浅！”

黎伟问：“他到底犯什么事了？负案在逃，简直是笑话，做律师做到这个份上，奇闻！”

欧阳梵冷笑道：“他杀人了，除了这个，还能有其他的逃跑的理由吗？”

黎伟冷不防她直接吐露了案情底细，心里一慌，猛地踩下了刹车，侧脸看她，说：“怎么不早说，这可害苦我了！他竟然会犯杀人重罪，还不快让他去自首。”

欧阳梵说：“劝过的，没用。人在这个时候，都有侥幸心理，心机用尽，结果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这是劫数，逃不了的。”

黎伟将车停在路边，伸手抓住她的肩膀，用力地摇撼，说：“你昏头啦，能由着他吗？他不肯自首，你为什么不去报案？他杀人，你怎么知道的？”

欧阳梵绝望地说：“他杀了人，第一时间把我骗到了现场，求我帮助他藏匿尸体，我一时糊涂，成了同案犯，怎么去报案？”

黎伟拳头猛地砸在方向盘上，怒斥道：“这简直是脑残！你这个蠢女人，你蠢到家了！你怎么能帮着他做这个呢？不可想象，不可思议，太耸人听闻了！我失望透顶！欧阳梵，你完了，你们夫妇俩都完了！马长乐这个狗娘养的，不是个男人，不是个人！”

他情绪失控地咒骂着，心中惊恐、悔恨、伤心交织在一起，无法说清到底是什么滋味。欧阳梵默默地流泪，无言以对。所有的祸事都是起于马长乐，他是万恶之源，不但祸害了自己、祸害了家人，甚至还祸害到了黎伟，这个让她心动的男人。她展开手心里皱巴巴的纸页，望着那些阿拉伯数字，摇头说：“算了，这件事不会连累你的，我不会说，他也不会。所有的责任都由我来承担，决不牵扯你，决不。”

黎伟盛怒之后，心情渐渐平复，重新发动了车子，漫无目的地沿着长街前行，忘却了他们约会该去做的事情。欧阳梵也不吱声，听任他这种茫然心态下的所作所为。汽车在黎伟下意识本能的驾驶下，来到了他们数月前初次相见的地方。几只猫儿懒洋洋地横穿马路，这会儿，没有车辆路过的惊扰，它们的行走从容不迫，毫无惊慌的意思，全然忘却了死亡笼罩的阴影。

黎伟将车靠在路边，看着这些猫儿钻入草丛，干笑一声说：“这一带，猫是个特色，数量多了，就用这种方式来淘汰。命大的全身而退，命惨的死于轮下，生死听凭天定，省却了多少的麻烦。人如果也这样，那就简单多了。”

欧阳梵眺望着栏杆后宽阔苍茫的湖面，说：“你后悔了？那一天倘若不走这条路，一切都与你无关。那天假如你没有留神刹车，一下子撞死我，我们就都解脱了。人活在这世上，为什么这样痛苦？马长

乐包养情人时，我难受；他杀了情人，我依然难受。真是让人无路可走了。”

黎伟此刻第一次知道，马长乐所杀的是他包养的情人。他没见过这个传闻、猜测里存在的女孩子，她陪伴马长乐多时，最后竟死在他的手里，何尝不是一个悲剧？这马长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杀死情人，牵累妻子，真是糟糕到了极点。这些事是一个精通法律的律师做出来的吗？

他愤恨之余，不觉失望，说：“这位马律师，是个有趣的人，荒唐到了这一步，不得不服啊！”

欧阳梵摇下车窗，探头出去贪婪地深深呼吸，说：“送我去银行吧。我抱着最后一丝侥幸，送他离开吴尚。他走了，我们的处境会好得多；他留在这里，我们的威胁就不会消除。”

黎伟按照她的吩咐，驾车回到市区，心中却想，她方才这话是错误的。马长乐只有死了，才不会祸延他人。他活着，自己和欧阳梵谁都无法心安。这个人及其所作所为，是这个时代酿造的一个怪胎，让人哭笑不得，让人恨之入骨却又暗含怜悯。一个男人，把自己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悲喜剧交相纠缠，无法形容了。

（七）

王敬在李侍家养病，再也不回自己和马燕曾经共同生活过的那幢古老陈旧的老房子里，任由它蒙尘落灰，不堪入目。他和马燕的较量，在近半年里，处于逆转阶段。他由前几年的忍气吞声，一变而为大打出手，毫不妥协。他要把这些年所受的怨气尽数发泄干净，哪里可能给她一条如意的路走呢。他所患的绝症，起因大半就出在婚姻问题上，天长日久的郁怒攻心，肝癌是被气出来的，一般人都具备这个常识，戴了绿帽子的王敬，亲历荼毒，岂能不明白？

他把每天的作息时随李侍的起居同步，两人同吃、同住、同睡，同乘一辆电动车去服装店，坚守她生活的依靠之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样又拖了几夭，拆迁公司眼见限期紧迫，这几家沿街门面拆迁进度毫无进展，急得仿佛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方某被上司责怪了几句后，无奈之下只得又到这里来动员。他让李侍开出个心理价位来，双方好有个商议的目标。李侍不吭声，瞧着树下养精蓄锐的王敬。王敬心底早有谱儿，按照许强当初承诺的条件，以省城拆迁补偿金额开了价，拆迁营业费补偿二十二万，连同奖金、安置费总算，二十六万整。拿到这笔钱他们拔脚走人，绝不多留半秒。

方某张大了嘴巴，半晌没吭声，回去后报告上司。那头目把桌子拍得震天响，连声说断断不可能的，因为房主牵扯在内的缘故，这家服装店顶了天也只能拿八万块，多一分都不成。给二十六万？那还不如直接去银行抢钱呢。这种租房经营户，内部核定最高标准的是十五万，中间的差价他们自由掌握缓冲。想不到竟然遇上了这样的主儿，这样的高价，没有哪一家拆迁公司会答应。他们遵循的原则是，有产权的房主可以酌量考虑额外的高价补偿，没产权的公房住户次之，租房经营的属于等而下之的小蚂蚁，喂肥了他们，后面的人如何交代？这样的金额等同比对，岂不是每户产权房主的费用要达百万之巨了？

方某无计可施，试探说要不就强拆吧，或者强行驱逐他们，按五万的标准事后补贴，倒也能省下些钱。头目摇头，说强拆太兴师动众了，一次可以，多次会造成不良影响。再说，那女人的姘头是个难啃的硬骨头，还是暗中行事，来个釜底抽薪，绝了他们的念想。正好，跟他们相似的还有一家，先拿他们开刀试验。

他们关起门来，磋商了几个钟头，终于拿出方案来。针对李侍服装店右侧第四家的小吃店门面，趁着夜色搞他个鸡飞蛋打，无处诉苦。他们明确目标后，着手实施，方法很简单，花两千块钱雇佣了城北的几个混混，开了辆没有牌照的破旧渣土车，午夜时分用铁丝捅开了门锁，将整个铝制卷闸门拆卸下来，连同屋里所有的摆设家什都搬运一空。临走之际，还把迎街的左右墙壁和半面屋顶扒塌了，让它再也不能住人经营。

这一切都是夜深时所为，无人知晓。等到天色大亮，附近早起的居民出门来发现时已经晚了。这家经营了十几年，以烫干丝、鱼汤面著称于吴尚的早茶店，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等到经营户得讯赶来时，面对这残破的景象，也只能跳脚大哭，无可奈何了。

上午八点，王敬和李侍到达时，这触目惊心的场面令他们望洋兴叹，同样地感到无法可想。他们默默地看着接踵而来的警察们在这间毁坏遭窃的房屋前拍照留档，摇摇头说没用了，谁都不会出来承担责任，这是逼人到墙角的一招，让人家只有举手投降的份儿。他握着李侍的手，心中闪电般思忖着眼前这一幕所启示的危险。拆迁公司使出了这样的下流招数，说明他们已经到了狗急跳墙地步了。眼下这些坚持不走的经营户，都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压力。众人无语，目送着警察们驱车远去了，齐声叹息。有人为了减少可能的损失，把店铺里值钱的东西搬运回家去，以防万一。

李侍不知所措，无助地摇晃着他的手，说这可怎么是好。他们半夜里偷偷摸摸地动手，怕是要在店里值守过夜了。王敬此刻的自信心动摇了。他望着那几个挂着牌子的在人群中欲走的拆迁公司雇员，轻声说看来这件事还得去趟容城置业，许强不接电话，只有当面找他本人了。

上午九点，容城置业刚刚开门上班，前台的服务生正在揩抹案台，物业清洁工人拿着拖把水桶离开，底楼大厅里一片嘈杂，没有人留意到王敬进来。他没有乘电梯，直接从安全通道爬楼上去。这条路径，避开了公司里的员工们，直达上面的总经理办公室。

此刻，许强也刚刚到公司。这两天他的睡眠很差，好不容易打个盹，还莫名其妙地做噩梦，这梦里的场景象征意味极浓。他忽然间就发现自己悬挂在峭壁上，双手死死扒住一丛野草。这簇草茎虽然坚韧，但不足以供他攀援脱险，只能苟延残喘。他奋力挣扎，却无济于事。下面是万丈悬崖，上面是一马平川，阳光炫目，天空湛蓝。他的情人上司郑榕站在崖顶边缘，双手抱肘，遮挡住沉重下坠的双乳，两道俯瞰的目光和一弯月白的下巴，是他仰望她脸部时所能看到的全部。她

脚穿着双鲜红的高跟鞋，缓缓地抬起来，将尖锐的后跟压在他的手背，用力地碾踩着。许强尖声地喊叫，想放手坠落，可是这鞋跟宛如铁钉把他整个人钉牢在了悬崖边。他求死不能，求生不得，只有惨叫乞求。可她充耳不闻，雕像般伫立在他的手背上，身后的树丛间，一群宿鸟被惊起，哗啦啦地飞向天穹，奇怪地夹杂了鸽哨的悠扬声音。

这鸽哨的鸣响，将许强从睡梦里惊醒。他躺在床上，惊魂未定之际，突然发现自己勃起得厉害。他这两三年里从未有过真正的勃起，即使是在极致性感的女性面前，也是力不从心的。可这离奇的惊梦倒让他身体如此反应，是恐惧和痛楚触发了肾上腺分泌，短时间内荷尔蒙的高浓度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也未可知。而他对于自己久违了的勃起，并没欣喜若狂，甚至没有太过留意。稍稍一愣后，马上联想到了梦境中的场景，心脏不由抽紧。他悬吊在险境里，折磨他身心的居然是郑榕。梦境是现实的折射，现实中有这样的可能吗？

许强扪心自问，得出了答案：太有可能了。他这次在吴尚开发项目上被裕达公司强行参股，实属重大的失职。那个鬼使神差般的柳宅保护计划，是文化局吕某和刘洪精心炮制的阴谋。他们不动声色地设置了圈套，利用一个年轻女人做诱饵，将黎伟玩弄于股掌之间，间接地也将他置于难堪的境地。说句实话，他和黎伟起始交往时，这阴谋才刚刚布局。那时倘若他抢先和黎伟摊牌，就有可能把这个关键的保护计划扼杀在萌芽状态，是他疏忽了，导致后来计划出台后的不可收拾。他痛恨自己，并不责怪黎伟，甚至还有几分同情他。这个混迹于官场的末流角色，一夜之间沦为牺牲品，无人怜悯，只剩下铺天盖地的嘲讽。他为之奋斗多年的事业顷刻间坍塌，输了个精光彻底，如今该会是什么模样呢？

跟黎伟相比较后，他的心态略微轻松了一些。目前，和裕达公司的合作协议早已签订，对方参股资金也在第一时间里注入。至于吕某、刘洪和裕达的关系，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或许，他们自己就是裕达的股东，拥有收益；或者，裕达给予了重金酬谢。他们为裕达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了许强的眼中钉肉中刺，隐然产生了必欲除之的杀心。不

过，郑榕虽然对于这件事的结局很不满意，但比他沉得住气。裕达公司引发的她的兴趣，远远大于那两个人。她授意许强弄清这个公司的详情，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眼下流出去了，她很生气，要以另外的形式挽回损失：兼并裕达。当然，这还仅是她心中的一个构想，需要时间和手段来达成。

许强明白，这次失利激起了这个女人的好胜心态，以容城置业的实力，对付这样一个地方性的同行，那是重量级选手和轻量级选手之间的较量，没有什么悬念。但是，这样的报复之举，即使成功，对他而言也没有什么好处。他在这局棋里误判形势，意外失手，是他加入容城置业以来最大的败绩，是公司内外那些潜在对手们用以攻讦自己的借口。他的事业前景经此一变，急转直下了。他必须站稳脚跟，在后续工作中不能再出差错，否则那真是无药可救了。自己辜负了郑榕倾注的希望，他感到非常愧疚。

这一刻，许强正在整理上报董事会的关于裕达公司参股吴尚项目的报告书。他在书面文件中，将柳宅保护计划出台的阴谋添油加醋，声称这是由吴尚市政府内某些位高权重的人物幕后操纵的。旨在他们所控制的裕达公司在城西改造工程中不费吹灰之力获得重大收益。至于自己和黎伟先期的交往，则一个字不提，由此来减轻自己疏忽之责。

他费神斟酌着报告书里的一些敏感字眼，正投入之际，王敬悄无声息地闯了进来，站在他的写字台前，影子恰好投映在那处被他拳头砸出凹坑的位置。许强眼前一晃，抬眼看到他站在面前，不由得吓了一跳。他凝望住王敬，一言不发。

王敬被他这疑惑的眼神看得心底发毛，指尖在台面上点戳了一下，说：“电话打不通，只好又来找你了。”

许强从心底讨厌这个浑身肌肉不长脑子的家伙。他垂下眼睑说：“不是讲明白了，又来啰唆？该我做的，我一定做。你放心就是了，何苦这样呢？”

王敬说：“你在撒谎。你根本没有和拆迁公司通气招呼。他们开出的拆迁补偿价位，不但离你的承诺差得远，甚至还赶不上年初邻市

拆迁的标准。未公开的事实是，这次经营户拆迁补偿最高价位是十五万，他们只肯出一半。你招呼一下，这十五万我是能拿到的，拿这十五万，是我们搬走的底线。”

许强将手里的文件夹合拢起来，说：“我不方便说，但你完全可以直接开价。我想，对方应该能答应的。拿到补偿的上限，并不超出标准嘛。”

改口要十五万，这是王敬一路来时坐在公交车上临时考虑好的。他做出这样的让步，也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一旦真的像先前目睹的那样被不明不白地偷偷拆掉了，可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他退却到靠谱的价码上，想替李侍谋个安稳的结局。至少，许强对这新店铺的许诺至今没有改变过，他依然给予几分希望。但是他要许强亲自替他和荣庆拆迁公司联络。在他看来，荣庆公司是容城置业打前站的伙计，他们应该听命于许强。之前，也许是许强因为答应的拆迁计划补偿过高，不便开口。但这是可以达到的目标，权当是人情罢了，不应再有为难之处。

许强见他一再要求自己出面，实在为难。荣庆拆迁，是改造工程指挥部旗下指定的拆迁单位，有官方的背景，从程序上跟自己毫无瓜葛，他们拆迁完毕，交由工程指挥部，转由国土局有关部门跟容城置业交接。他这贸然出面，实在是难以启齿，并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此刻被王敬当面顶着，不理会也不成。他盘算了一下，觉得可以托改造工程指挥部的某个利益攸关的熟人出面来办这件事，因此当即点头允诺了。

王敬说：“那么，这件事就拜托老兄一力承担了，可千万别出差错。”

许强安抚说：“放心，不管有多难，这件事我一定替你达成。”

（八）

王敬走后，许强长长地吁了口气，坐在皮椅里半天没精神。他代表容城置业在吴尚拓疆开土、建功立业，想不到在这块地面遭遇了许多的麻烦。这座历史上就以小商人、手工业者聚集为特征的城市，据

说在民国初期有个地方官离任时，作出了如下四个字的评价：官贪民刁。现在看来，这句评语再恰当不过了。他怎么会选中这里作为事业突破的阵地呢？早知道会有眼前的结果，就另择他地了。可是眼下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后悔药，他只得勉为其难，竭力周旋了。

他强撑起精神来，重新去研究那份报告书，耗尽心机筛剔敏感字眼和词句，为自己遮羞掩饰。这样又花费了半天的工夫，才搞定了，让文秘打印装订处理，准备下周回省城总部述职时用。

中午简单地吃了份盒饭，他放平了皮椅，想就地休息。刚合上眼平稳了心境，又忆起夜间那意外的勃起来，他情不自禁地发笑，他的性欲犹存、器官乏力的窘状，也许会因祸得福有所好转了。他原先认为，自己这个毛病一半是少年时纵欲过度，一半是心理疲劳所致。据说，外形俊美的男人中，有部分人后来非但不是采花客，反而成了同性恋。这里面的玄机，跟自己这毛病或许是异曲同工的。他没有改变性取向，但是性功能受损，却因为情绪问题，突然间它又重新迸发活力了。这也许是身体自我保护机制启动了吧。他在事业职责上犯了错，要在肉体上弥补，当然，弥补的对象是郑榕。他几天后回到省城，将功折罪，在床第间竭力奉承，也许能消除她的愤怒。

这样貌似平静地躺了四十分钟，下午一点，他抖擞精神，收直了椅背，伸手去拿电话准备办公。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台历上的提示，联系改造工程指挥部的那位熟人，兑现对王敬的承诺。他刚刚摁下了三个数字，身边的手机响了，看看号码，颇有些意外，是黎伟的来电。

他怀着莫名的心情接听，耳畔却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随即便辨别出来，是欧阳梵，马长乐的夫人，自己的校友，黎伟的同学。这个女人同时拥有三种身份，可以八面玲珑地出面处理他们之间的所有琐事，优势显而易见。今天，她凭借这优势身份联络自己，莫非是想在他和黎伟之间消弭误会？

他心中所想，跟耳中所听到的完全不同。

欧阳梵说：“老同学，有件事找你帮忙，不知道你肯不肯？”

许强笑道：“请讲，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定全力以赴。”

欧阳梵说：“也不用费全力，只要你做个顺水人情，拉王敬一把就行了。”

许强恍然，原来她是替王敬做说客的。这件事他本就准备办，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当即说：“这可怜的家伙，我知道他的难处，这不正要替他办嘛。”

欧阳梵似乎误会了他“可怜”二字的含意，接过去说：“是啊，人得了绝症，知道没了希望，还要替情人打算，够可怜的。咱们同学当中，他的处境是最差的，想不到这样强壮的人，也得了绝症。”

“绝症？”许强下意识地重复一句，陡地醒悟过来。王敬这些日子脱胎换骨般地消瘦，原来是得了绝症，怪不得他心急如焚地几次三番来寻找自己。

欧阳梵听出了他疑惑，反问一句：“难道，你不知道？”

许强老实地说自己不知道，但王敬上午为拆迁的事情来过，主动降低了补偿要求，自己正在设法帮忙。

欧阳梵叹口气，说：“肝癌，得了这病，自然是没有别的念想了。他托你办的是后事，你得料理好。”

许强答应一声，表示自己也有此意。随后，他转移开这个沉重的话题，问起马长乐的近况来，表示自己近日来光顾着忙公司的事务，把他忘在脑后了。他不是要出门旅游的吗？难道还没有成行？

欧阳梵的语气显得有些不自在，支支吾吾地说快了，就这两天启程。许强倒没有起疑心，又说让她把话捎给黎伟，他肯定就在旁边。他们彼此是同学，此刻又是同病相怜，没人拯救了，都是只能自己给自己揩屁股。

欧阳梵笑了起来，说他们俩都有一屁股的烂账，无须自己代劳捎带口信，自己通话问候就行了，顺势把手机递给了黎伟。

黎伟说：“许兄，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许强笑了笑，说：“梦醒了，还得拼命做事。咱们俩，苦命啊！”

黎伟说：“你还有事可做，我是听候处理，重则开除公职，轻则撤职回炉子。听天由命吧。”

许强说：“不要灰心，咱们都是着了别人的道儿，来日方长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机会重新来过的。”

黎伟也笑，说：“承你吉言，大家共勉吧。”

两人互相勉励之后，结束了通话。许强望着黎伟的号码出了会儿神。王敬得了肝癌，黎伟竟然抢先知晓了他的病情，和欧阳梵一起毫不避嫌地联系自己，这是同学间的情谊。但是按照常理，这件事应该让马长乐找自己谈才更合理些。难道，他们就不怕自己记恨黎伟，迁怒于王敬，断然拒绝吗？这个马长乐，或许是不肯出头办这件与他无利的事，才落得如此吧。这家伙，早几天就打招呼要外出休息一段时间，结果迄今还没有动身。他悄无声息地赖在吴尚干什么？他好奇且疑惑，当即拨打了马长乐的手机，结果关机。看样子，这个家伙是关起门来享清福了，彻底地丢开手边的所有事务。

当然，这个片面的看法，是因为信息匮乏而导致的。等到下午三点半后，有关马长乐的真相底细便浮出了水面。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市局刑警队来了位姓吴的副队长，直闯他的办公室，例行公事地出示了证件亮明身份之后，便开门见山问起马长乐和容城置业之间的关系。

许强不明所以，告诉对方马长乐是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从去年底签约至今，双方是客户代理关系。吴队长问近三天内，马长乐有没有来过公司，或者和公司里的人联系过。许强说没有，他只知道马长乐即将休长假出去旅游，临行前还特地把法律代理业务转托给另一位同事了，此后，他们再无联络。吴队长呵呵地笑了起来，说这次恐怕容城置业的法律顾问要换人了，马长乐马律师负案潜逃，警方初步推断，他极有可能犯下了杀人重罪。

许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瞠目结舌半晌，才喃喃地说一句：“想不到，他这样精通法律的人，也会犯罪，尤其是杀人罪。”

吴队长跟许强有过一面之缘，这趟来算是侧面了解，他心中明白容城置业的重要地位，有意拉近距离，半开玩笑说，这位马律师真算是个幽默好玩的角色，这宗案子东窗事发，一来是机缘巧合，二来是老天让他如此。他那天是出门去机场拿机票，鬼使神差驾车从律师楼

底下走，被那位乡下的准丈人发觉了，叫了出租跟踪追上，两人纠缠一番后去了附近的派出所。当班警官询问后得知，老头的女儿是马律师包养的小三，前一阵子那女孩跟他因为离婚问题闹得很僵，回家后说要拼死搏上一搏。结果之后一个多月，音讯再无。老头子进城来律师楼找马长乐要人，他却避而不见，肯定是心中有鬼。马律师死不承认，反诬那女孩拿了自己的钱跑路了。于是，又跟老头一阵揪打，结果皮包开了口，落下了两张次日飞厦门的机票来。这两张机票，顶多也就是给警方提个醒而已。那警官本来就对马长乐看不惯，趁势虚作声势逼问了两句。不料，这位见惯了阵势堂堂的马律师，竟然惊慌失措，借口上厕所逃之夭夭了。警方打他的手机，他关机拒接，全然暴露无疑，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了。现在吴尚警方都私下里拿这件事开玩笑，马律师是因为“尿遁”而罪行败露，“尿遁”已经成为大伙儿心照不宣的揶揄暗语了。

许强看着对方眉飞色舞地笑谈着，勉强也附和着笑了两声。这件事对他而言，简直是匪夷所思。马长乐有情人，他知道。但近期这一连串杀情人、躲丈人、玩尿遁的怪异事情，在他听来跟天方夜谭差不多。那个精明的马律师，会这样愚笨至极地犯下一系列的错误？

他仍然不敢相信，故作惊异地问：“真的？”

吴队长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绝无半点儿虚假。这件案子是吴尚警方眼下全力侦破的重大案件，专案组掌握了许多重要的证据。他包养那女孩的房子，那女孩最后打出电话的时间，联络的对象，所谈的事情等，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她跟马长乐的关系处于严重紧张的状态，不排除他被逼后一时性起杀人的可能。而且从他仓皇逃跑的行径来看，也已经给自己罪行提供了佐证。警方一旦抓住他，一切就清楚了。”

许强苦笑起来，连声说：“想不到，想不到，真的想不到。”

吴队长感慨说：“事不临头不知难啊。在我办案多年的经验里，这是第一桩律师可能涉及的命案。律师也是人，跟其他寻常人毫无差

别，犯了事，心里有鬼，那是再也掩饰不过去的。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陈词滥调了，但是真理。”

许强觉得这话有点儿道理，这种事情单凭想象那是不可能的，非得是自己亲历才会真正感受到其中的难处。眼下，马长乐的律师生涯宣告结束了，生命前景堪忧，他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业务伙伴，都已沦为明日黄花，就此凋谢了。他今生今世，只有一个机会还能见着他，在监狱里或者法庭上。他隐匿了行踪，成为警方追捕的逃犯，潜逃中的马长乐，会是怎样一副模样呢？

他心中猜想着马长乐的现状，忽然间想起不久前打来电话为王敬做说客的欧阳梵。心底不由悚然一惊，是啊，丈夫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她居然只字不提，是被蒙在鼓里呢，还是刻意隐瞒？

他心存试探，以漫不经心的口吻问道：“这件事，他的老婆知道不？”

吴队长说：“那当然了。警方已经登门讯问过。这女人也忒可怜，丈夫包养小情人，夫妻感情肯定不会好。现在杀了情人，成了在逃嫌疑犯，自然更让她难堪了。不过，女人心思很难猜，难保马长乐无路可走时不向她求援。当然，也不排除他会向容城置业的许总求助。怎么样？许总还没收到有关的讯息吧？”

许强不料他话锋一转，将疑问搁在自己面前，不禁笑了起来，说：“我还是从你的来访谈话中才得知这件事的。他脑子纵然坏了，也不至于坏到这个地步。不过，容城置业又得物色一位法律顾问了。说句实话，他的业务能力很不错，竟然走到了这一步，真是让人无法想象。”

吴队长一笑，说：“是啊，贵公司是得重新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了。如果他跟你们联络，请及时通知警方。根据综合情况判断，他目前还在吴尚，就在我们的身边，跑不了的。”

（九）

王敬得到了许强的二度承诺之后，想想自己的让步处于拆迁补偿合理的价位里，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他心情放松下来，先打个电话给李侍，舒解她的紧张。李侍得了这个讯儿，稍稍松了口气。但女人

的天性在事情没办成之前，总是忐忑难安的，所以她仍然守住铺子，静候下文。

安慰完李侍后，王敬去了趟医院拿药，医生看他的脸色，建议他还是住院治疗。他还是不肯，明确表示自己对于前景并不乐观，只想多拖延些时间，拿些保肝药物。他认为充足的睡眠休息，是重要的支撑，其他就不作奢望了。对于这个看破了的病人，医生也无法可施，只好按照要求开药。

拿完药，王敬提着塞得鼓鼓囊囊的袋子离开医院，沿着嘈杂的大街走着，想去李侍的店铺看看。半途中，妻子马燕又打来电话，要求见面。她的语气和缓，只字不提离婚，表示女儿想见他，中午趁着放学时，一家三口一起吃顿午饭。王敬本不想搭理她，但瞧在女儿的份上同意了。

中午十一点十分，他到学校门口等候。马燕已经抢先到达，招手让他过去，扮作夫妻恩爱的假象，迎接女儿。女儿比上次见到时又长高了一些，两人意态亲昵地穿过马路，去了饭店。女儿长期住在姥姥家，对于父母间的事情，隐约觉察了点儿，但所知不详。今天忽然见他们一起来接自己，心情异常兴奋，食欲大开，在餐馆里吃得很香。

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模样，温情从两人冰冷的心底涌了上来，不但王敬眼中含泪，连马燕也受了感染，爱怜地抚摩她脑后的马尾辫子，说：“这孩子就是乖巧，一点儿不让大人操心。”

女儿得到了这样的宠爱夸赞，得意起来，用筷子指着他们，说：“有我这样的女儿，你们是不是很开心？”

马燕和王敬不约而同地点头，笑而不语。他们陪着女儿吃完饭，又去附近超市书店，给她买了零食和漫画书，逛了逛林荫路，最后又将她送回到学校大门口。女儿兴高采烈地向他们挥手道别，蹦蹦跳跳地进校去了。

王敬目送着她的背影，不由得幽然长叹，转身欲走。马燕伸手挽住他的胳膊，提议说：“找个地方坐坐，喝点儿茶聊几句吧。今天咱们心平气和地谈，绝不准发火冲动，行不？”

王敬只得随她，找了家茶吧，坐在临街窗口前的位置，望着窗外街市远近的景物出了会儿神。之后，马燕殷勤地给他斟茶，轻声说：“你还是回家来休养吧，我请个长假，照顾你。咱们婚后这些年，好好待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多。以前，我们全都错了，现在弥补遗憾，好好地享受生活，还来得及。”

王敬冷淡地回应说：“有附加条件吗？我还得跟你去办了离婚手续？”

马燕犹豫了一下，摇头说：“这个不急。你愿意办的话，咱们就去办，不愿意也无所谓。咱们感情不在了，亲情总是有的，我就是把你当做哥哥来侍候，也成。”

王敬心里油然一缕刺痛。她的话意明白无误，说的是实话，毫无掩饰，但他却还没彻底清醒地剖析过他们夫妇之间这名存实亡的关系。她说他们感情不在了，那是站在她的角度而言的，倘若换在自己的角度来看呢？感情是双方的事情，一个人变心并不意味着对方也因此而改变。王敬对于马燕，迄今为止，还是自认为处于爱恨交加的状态。她虽然红杏出墙，但他实质上却没有完全心死。分居也好，和李侍相好也好，都不能证明他放弃了。

这段婚姻是他自由恋爱得来的，后来的变化，是因为双方所谓收入的悬殊而造成的，这一点，错不全在马燕。那些年，他在布厂锅炉房漆黑的煤堆边，坐看世事的变化，无能为力。后来，他混迹于市井中钻研那些生意掮客的把戏，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个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能够直起腰板来跟马燕般配。可惜，这些努力是徒劳的。他没头苍蝇样在壁垒森严的世面上乱撞，结局更加证实了他的无能。他这是自取其辱，他在妻子面前，丧失了男人的尊严，但并不代表他淡漠了对她的爱。

王敬永远记得当年在溜冰场外邂逅马燕时第一眼所看到的印象，那个留着马尾辫，前面梳着整齐刘海，上穿短夹克下着牛仔裤、双腿修长、容颜姣好的女孩子，一下子就打动了他的心，令他意乱情迷。

那时候的他们是那么地般配。男孩健壮结实，女孩温婉美丽，用金童玉女四个字来形容毫不为过。但是金钱，以及金钱所附加的地位，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这平衡和谐的状况。有钱的秃顶男人，比强壮年轻但贫穷的王敬更具魅力。马燕一心一意要投向别人的怀抱，王敬无计可施，只能以武力来威胁，以沉默来拖延。他们只要不离，她永远都是他的妻子，他永远都还有机会挽回自尊，可以说，只要他的心未死，他们之间的感情就还没有完。现在他的生命在向有限的尽头跋涉，他人若死了，心自然也就随之湮灭。可是在未死之前，难道他仍然抱着那不切实际的幻想？

王敬的内心有些动摇了，这细若针刺般的痛苦之后是无尽的辛酸。他临死之前只牵挂着女儿和李侍，丝毫没有马燕的影子。这是否证明他彻底地绝望了？恨由爱生，有多恨就有多爱。难道这也适用于他跟马燕这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吗？

他在窗明几净的茶吧里，霎时间陷入到了迷茫当中，眼望着窗外忘却了面前满杯的茶水。马燕也不打搅，等到杯中茶汤热气渐消，便拿起来泼掉一半，重新添上热茶，提醒一句：“先喝一口，别等茶凉了。”

王敬下意识地在杯沿啜饮了一口，慢慢地放下，说：“歇不下来。要做的事情太多，等忙过了这一阵子再回家。你有空把屋子收拾收拾，到处是灰尘，该得有个新鲜气了，常年住在这种地方，不生病才怪。”

马燕笑了笑，同意了。今天，她借女儿为由约见他，这一步棋算是走对了。见过女儿之后，王敬的心情大好，自己再以柔克刚，总算是探着了他的脉象口风。她说出那句感情不在亲情犹存的话时，一秒钟之后就后悔了，生怕触及了他敏感的神经，勃然大怒。可是，他出乎意料地没有反应，只是出神，难道他的心思改变了？

暗暗喜欢之余，马燕的心底隐然浮起一丝愧疚。这些年，她的所作所为是对不住他的，可是她对于自己的移情别恋并不后悔，那一年，她年方三十二岁，修饰得体，俨然青春犹在，是个魅力迷人的少妇。她的职业在婚后十年内的变化，和王敬相比简直是火箭直飞式的。四

肢发达的王敬，始终是一个布厂的司炉工，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他每天回家时虽然外面罩着件笔挺的西装作伪饰，可内里都是些洗褪不去的炭痕灰迹，逃不过她明察秋毫的目光。王敬这样做的本意，是想赢得她的尊重，结果却适得其反。马燕认为这种行径为小丑般的无聊，对之嗤之以鼻。他这个伪劣的生意掮客，和真正的商人相形见绌，简直成了笑话。

但马燕不把这个当做能博自己一乐的玩笑看，鄙夷之色溢于言表。当轻蔑成为每天看到这个男人后下意识的感觉时，她就明白他已经完蛋了。他注定要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向下沉沦，沉到最底下的层面去，而她还有几分希望向上漂浮。这一下一上之间拉开的距离，就是严酷的现实。在严酷的现实下面前，谈论感情，那是画饼充饥。二十岁时的马燕相信爱情，三十岁后的她根本就把它忘却了。她理想中的男人，外表看着顺眼就行，有经济基础，能够满足她作为一个女人基本的虚荣，生活质量和同事们相比不落下风。这起码的标准，王敬承担不了，她在她的心底早就黯然出局。在寻寻觅觅中，如愿能担当的，是那个门窗厂的老板，他虽然年龄大了点儿，但愿意为她花销，让她享受生活，维持一个女人的体面。所以，她倾心于他，要嫁他为妻，但好事难圆。王敬虽然因贫穷而卑微，可是死要脸面。他的杀手锏也很简单，暴力加威胁。男人在当下的世界里依靠这个对付女人，自然会变得面目可憎，令人生厌了。这种厌恶在马燕的本能里积淀了多年，至今难以磨灭。

此刻，她坐在他的面前，曲意温柔，九成是伪装，只有一成出自本性。王敬患了这绝症，离死不远了，她不想日后以他未亡人的身份择偶嫁人。寡妇不祥，自然会无形中给她的未来生活带来困扰。要是在他咽气前办了离婚手续，他的死就彻底地与己无关了。前夫之死，仿佛是身边一阵轻风而已。

这对夫妻在茶吧里明亮的光线下品茗，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心思各异。等到太阳西垂时，他们枯坐到实在无话可谈的地步，这才起身分手。

临别之际，马燕若有所思地停步望着他，问：“她，知道你的病情吗？”

王敬一愣，摇摇头。

马燕貌似关心地说：“也得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她跟你也有好几年了吧，就这样隐瞒着，对不住人家。”

王敬在前往城西的路上琢磨着马燕的建议，想来想去，实在不忍心开口。这个噩耗对于李侍而言不亚于晴天霹雳。他心怀恻隐，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他在马燕面前孱弱不堪，可是在李侍眼里还是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在有能力和她关照的情况下，他得扛住。只有在李侍的面前，那个强壮的男人王敬还活着，他至死不能再丢开这个形象了。

他下了公交车，远远隔着马路瞧见李侍在店门口坐着，那个方某抱肘于胸，态度倨傲地以向下的视角俯瞰着她，喋喋不休不知在说些什么。李侍面无表情，一个劲地摇头。等到他快步过了马路，那方某闻声掉头看到他，招呼一声便走开了。王敬问李侍，这家伙刚才叽叽喳喳地说什么。李侍说恐吓呗，什么强拆呀，天有不测风云之类的，全没一句正经话。

王敬愤然，想过去教训他，但李侍拦住了，说犯不着招惹他，不是有了结果了吗，在此之前存着小心就是了。王敬想想也对，便丢开了这个节外生枝的冲动，让她趁着天没黑，先行收拾。等他们关了铺子，天色已经黯沉，同乘着电动车回到李侍住处后，登高一望，整个吴尚已是万家灯火了。

李侍在厨房里忙碌做菜，在抽油烟机呼呼的声响中，迟疑着说：“我打算晚上还回去，睡在店里，免得他们夜里做什么手脚。你一个人好好地睡，别像孩子似的蹬掉被子。”

王敬在客厅里看电视，没听真切，以为她是唠叨家常闲话。这时候，马燕又来电话，说她在家里忙碌了近两个钟头，拾掇得干净，还顺便去门口的饭店里烧了两样菜，让他过去一起吃。王敬本想不去，推托了两句，但她不肯，说难得这样诚心实意地做事，他可不能不给这个面子。王敬无奈，只好答应了。他临走时招呼了李侍一声，自己

晚上有事不在这里吃了。李侍追出来，有点儿失望，叮嘱他晚上早点儿回来。他漫而应之，下楼去了。

等到赶回家中时，马燕果然把屋子清理得整洁，纤尘不染。一桌子菜肴香味四溢，厨房的煤气炉上，还热着罐老母鸡汤，门扇上人影幢幢，俨然充满了温馨家庭的气息。

王敬在门上敲了一下，说：“我回来了，别忙啦，这么多菜，吃不掉的。”

马燕端着盘子出来，系着围裙，戴着塑料护袖，全副家庭主妇的装束，说：“坐下，倒点儿酒，我陪你喝几盅。”

王敬早已因肝癌不胜酒力了，想拒绝又却不下面子，只得勉强倒了一小杯，喝药一样慢慢地啜舔。马燕并不在乎他喝多少，在桌上殷勤相陪，絮絮叨叨说一些过去的事情。王敬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性子，眼见她如此，倒把近年来愤恨的心思消褪了大半。这一顿晚饭，吃了接近两个钟头，咽下肚的食物有限，但引发的美好情绪，让王敬多年来阴郁的心情转了晴。

晚九点，他们洗漱完毕坐上床去，打开电视看了一气。马燕存着心思，伸手在被窝里摩挲了一番后，含笑说还可以呀，雄风不减嘛。王敬自从知道自己的病情后，早已把男女之事丢在脑后很久了，被她这样一挑逗，重温旧梦的新鲜感像干柴经了火种一样，腾地燃烧起来。他就势将她横揽在怀里，三两下除卸了内外的衣物，钻入被窝里去了。

身患绝症的王敬，生疏了妻子的身体，宛若少年般好奇并冲动。他把仅剩的生命活力一股脑灌注在她的体内，犹如昙花般开放。马燕尽显柔媚，诱使着这个去日无多的男人肆意放纵，一次次将他送上了快乐的巅峰。

这次性爱历程，起先是王敬主导，然后改为马燕接手，耗时近四十分钟。王敬平躺在床上，就着床头微弱的灯光仰望天窗外的瓦蓝色天空、灿烂的星辰，以及马燕冬瓜样沉甸甸的乳房，喘息着喃喃说道：“马燕儿，你是个坏女人，不过现在我不怪你了。人到了我这个地步，

无法再去怨恨什么人，也没有资格去怨恨任何人了。咱们这辈子做了回夫妻，是缘分，后来缘分尽了，也就没意思了。”

马燕侧身贴着他躺下，抚摩着他瘦削的面颊，说：“别说这没劲的话了，睡觉吧。好好休息，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子。咱们过好每一天，那才是实在的事。”

疲倦至极的王敬，含糊地答应了一声，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一觉，睡到了凌晨三点多，他丢在枕边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王敬陡地惊醒，翻身坐起来查看时，是李侍的来电。他急忙接听，耳畔是李侍高声的尖叫：“王敬！快来救我，失火了，我在店里！失火了！”

王敬浑身霎时出了汗，急忙问怎么回事。李侍凄惨地喊道：“火啊，有人放火啊！我睡在店里出不去了！”

王敬顾不上再说什么，吩咐闻声而起的马燕赶紧拨 110、120、119 报警报讯，自己套上衣服，飞奔出门。凌晨的大街上，空荡寂寥，一眼望去无人无车。他沿着街道向西狂奔着，约莫十分钟后，才在下一个十字路口拦着辆出租车，掉转方向疾驰向西大街。

又十分钟后，车子载着王敬赶到了柳宅。那家服装店门外已经围聚了一群人，消防车、救护车都几乎跟他同步赶到。整座店铺已经被大火烧毁，铝质卷闸门边缘熔化了，形状丑陋地挂在门楣下，扑面一股子焦味。

王敬发疯似的冲到门前，顾不上余温烫手，一把扯住门框猛力摇撼出个空档来，钻进店里，大声地喊着：“李侍！李侍！你在哪里？”

屋子里没有人应声，王敬的喊声变成了恸哭，绝望的声调拉长了变音，在柳宅以及街道的上空飘荡着。消防队员们提着灯过来，先把他拉出来，接着清理烧得残破的物事，仔细地寻找着。不久，在通往后宅的窗户下面，找着了店主李侍。她蜷缩在一张铝合金的桌面下，瞑目不语，但还有微弱的鼻息。急救人员赶紧将她用担架抬出来，就着路灯简单检查了一下，但见她昏迷不醒，浑身漆黑，伤势不明，于是送往医院抢救。

王敬紧跟上车，仔细端详，她周身上下都有火燎过的痕迹，心知这次麻烦大了，李侍担心店铺被半夜偷拆，特意在店里过夜。不料那些家伙们没有偷拆，而是改用火烧的法子。他们没想到店里有人，硬生生地把她烧成了这副模样。这样的结果，明白无误地表明，许强的承诺再次沦为空头支票。那些拆迁公司的家伙们，明火执仗，铤而走险了。他叹息着，绝望地想一切都不能指望了，一切都指望不上了，他得用自己的力量说话、解决问题了。

救护车到了医院，一行人七手八脚地将李侍抬下车，送进手术室急救。王敬守在门外走廊里浑身颤抖着，腰腿发软坐不住，躺在长椅子上，盯着头顶那盏灯看，竭力想镇定下来。可是，李侍那黑乎乎的身体，总是占据着他的脑海，挥之不去。他无力地闭上眼，等待着手术的消息，等待着天明。

这样迷迷糊糊了一阵子，转瞬间天已大亮。手术室的指示灯依然亮着，有个护士匆匆出来去补充器械，王敬拉住她，打听里面抢救病人详情。护士说烧伤倒不严重，主要是被烟熏呛了窒息太久，能不能抢救过来，还没个准数。

王敬搓着双手，焦躁不安。李侍去服装店过夜，似乎事先没有跟他提过。也许是自己离开她那里回去了，她一个人心神不定，才出此下策的。可是，谁又能想到这伙人会丧心病狂地放火烧店呢？他深深地叹息，心里抱定一个念头。他站起身来，去了洗手间，把脑袋伸在水龙头下面，用冰凉的水反复冲洗着醒神。然后，他像猫科动物般地奋力抖动，甩去多余的水分，湿漉漉地乘电梯下楼，向西大街走去。

（十）

这夜来的一把火，烧那个服装店是计划中的目标，但烧伤或者烧死了里面过夜的店主，却纯属意外。这个意外，不但让目标变得毫无意义，反而让炮制这个计划的人惊慌失措。这件事纰漏捅大了，警方已经参与进来，后果不堪设想。柳宅内，荣庆拆迁公司第三组柳宅专项拆迁部里，那几个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方某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地打嗝，眼巴巴地望着上司。

那头目抓住电话，左一个打出去，右一个接进来，额头大汗淋漓。纵火烧店这个点子，是他出的，以前在别处拆迁时也用过的，很有成效，但这次闯下大祸了。他一边跟公司的上司们搪塞真相，一边应付着媒体的诘问，一边忙着推卸责任，想找一个下属来顶缸。

可是，这些下属们都不是省油的灯，逐利个个争先，避祸望风而逃。眼下只有坐待事态的发展，来个死不承认赌上一把。警方如果破了这案子，大伙儿一起手牵手去吃官司，查不出来，算他们运气，但谁都对这桩罪行能瞒天过海不抱希望。事态已然扩大了，不但本地报纸跟踪采访，连省里以及中央媒体都要介入进来。他们大眼瞪小眼，沉默不语。

这头目思前想后，考虑再三，啧啧说：“听天由命吧，该来的终究要来，不该来的话，怎么着都没事。咱们几个弟兄，咬紧了口，就能挨过去，谁做了孬种吐露了风声，那大家伙儿都完蛋，一个都跑不掉。今天夜里，你我都在放火现场，我们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谁都别想脱身！”

他们关起门来，窃窃私语，订立攻守同盟，谁都没有觉察到宅门外的王敬跨进门槛，摸到了这里，试探地轻轻敲门。方某靠近门，心不在焉地问了一声，随手开门。

王敬闪进门来，呼地一拳将他打翻在桌边，反手掩上门，提起一张狭长的板凳，抡圆了向那些吓呆了的家伙们一通狠砸。顷刻间，屋子里鲜血四溅，惨叫连连。方某胸口断了肋骨，趴在滚烫的茶水上，呻吟着求饶。

王敬大笑，说：“老子是肝癌晚期，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你们四个人，一个个地送你们上路。”

他口中恫吓，手下毫不留情，又是一番狠揍。那头目脑筋灵活大声地喊道：“不是我们，都是开发商捣的鬼。他们要赶工期进度，白白地连累了我们！”

王敬恨极，抬脚在每个人的腿关节处狠踹了一下，算是给他们留个终生难忘的记号，这才转身出门去，在街口拦了辆出租车，前往容城置业。

这一刻，又是赶上了刚上班的时间。许强的坐驾停在公司门前，他一身西装革履跨出车门，手里接听电话，向大厅走去，神色惊骇。王敬从马路边远远瞧见了他的身影，便发疯似的撒开双腿追赶过去。门口的保安警觉性高，看出了危险的端倪，急忙上前拦他，同时向许强示警。

许强闻声掉头看去，只见王敬手起拳落，一拳放倒一个，两眼血红、杀气腾腾地逼近过来，当即不假思索地拔腿便跑。王敬哪里肯放，尾随紧追，大声地咒骂道：“许强，你这个畜生，拿命来！”

许强方才临下车时，接到了荣庆公司的电话，告诉他夜来发生的剧变。他震惊之下，茫然失措，不知该怎样向王敬解释这件事情。那天他本想联系对方，替王敬说说的，但随后就被马长乐的事情打了岔，昨天下午，才想起来去办。结果，阴差阳错，那些下面的人还没接到上面的指令，就下了手。更为麻烦的是，王敬的情人夜宿店中，无人发觉，结果造成了这样的严重后果。

他离开汽车时，潜意识里产生了某种预感，但王敬的出现比他的感觉来得还快，疯狂的程度远超预料。王敬拼命地在身后追，他亡命地在前面逃。好在，他对于公司楼内的路径熟悉，东拐西绕，几次在最危急的时刻避开王敬。他们一前一后，在偌大的公司楼内奔跑着，渐渐地精疲力竭。许强养尊处优惯了，虚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王敬因病而羸弱，体力支持不来这样强度的运动，再加上夜来的欢娱、惊变，几乎彻夜未眠，也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

他们一起跌跌踉踉地沿着楼梯走廊向前，跑着跑着，改为了身体前倾的走路，不时还扶着墙喘息。公司里的人不明所以，看着老总和一個精瘦的男人在眼前追逐，都惊呆了，一时想不到该挺身而出护卫许强，赢得他日后的青睐。

许强艰难地攀上了几级台阶，扭头望着下方的王敬，再难动弹，说：“别追了……与……与我无关，真的无关！”

王敬怒道：“你是一切的幕后黑手，亏得我信任你，白披了张人皮。”

许强又上爬了几步，摇头说：“你真误会了，我对天发誓！”

王敬骂道：“你赌咒如放屁，如同放屁！”

许强涕泪交加，哭泣道：“真的不是我！”

王敬拼尽了全力，合身向前奋不顾身地一扑，抱住了他的双腿，死死扯住。两人在台阶上纠缠了一阵，轰然滚下楼梯。王敬在上，压住他的身体，腾出了一只手来，照着向许强的脑袋不问青红皂白捶打着，一拳接着一拳，鲜血从许强的口鼻喷溢出来。他瞪大眼，开始还能呼救，但随后便无法开口说话了，如同沙袋样，任由他拳起拳落。

王敬耗尽了身体最后一点儿力量，拳头由重渐轻，最后软绵如棉花，自己的嘴里也渗出血水来，终于眼前一黑，就此伏在许强的身上，再也不能动弹了。

第九章

（一）

马长乐无法可想时，冒着风险给黎伟打了那个电话，请求他捎信给欧阳梵，往自己新办的银行卡上存钱之后，忐忑不安地等候了近四十八小时。第三天，他从潜藏的住处出来，去邻近的一家银行柜员机上取款，发现前一天下午，已经存进了两万块钱。这些钱是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要依靠它离开吴尚，按照他这些天苦思冥想出的一条线路逃离险境。

吴尚境内，水网密布、河道纵横。从陆路走的路径有限，警方扼守极严，无法可想，但水路还有空档可寻。他办过几个案子，作案者都是雇船从小河道离开吴尚转向他处的。他已经设想好了，借口要去外埠捎运几吨昂贵的货物，先付定金，等船载着自己安全离开吴尚，再伺机上岸远遁。离开了吴尚，离开了本省，他就有法子改头换面，

远赴云南、广西，从边境上外逃的可能很大。如果不出意外，十天后，他就可以远离内地，去东南亚等处避难了。

他的如意算盘敲定，将卡中的钱悉数取清。一连三天，都安全无事。第四天，他带着上路的简单行囊，再次去柜员机上取最后的五千元现金。这家银行所在的方位，并不正对大街，他选择的时间又是在上午八点半，路上行人稀少，不易引起关注和怀疑。

他戴着长舌棒球帽，站到柜员机前，插入磁卡，按照提示输入密码，接着敲入所取的金额。一阵哗啦啦声响后，厚厚的一叠崭新的钞票吐出机器。他无暇清点，拿起来揣入口袋，转身便走。

他离开这家银行门口后大约一百米远时，里面出来两个便衣，手持对讲机，远远地跟在后面。又走了约莫一百米，路的尽头闲闲散散地出来了五六个人，装做毫不在意的样子迎面过来。

马长乐咽了口唾沫，一丝不安从心底升起。他迅速再扫视了一眼这些人的面孔，一颗心顿时沉坠下去。他是办案律师，长期和警方打交道，吴尚刑警大队里的人，十有八九都熟悉，来者数人中，便有相识的。他停下脚步，扭头再朝身后侦察，同样有人在徐步逼近。他在这些香樟树夹峙的幽静街道上，身陷困境。

马长乐头脑里空白一片，四下里张望，已是无路可走。他沿着来路返回，走了七八步后，突然转身穿过马路，加速向街对面的那幢电讯大楼底层营业厅跑去。进了楼内，恰好电梯下来，里面的人刚刚离开，门大敞。他加速飞奔入内，摁键关门。电梯缓缓闭合中，他看见了那些在街头围堵自己的便衣警察也追进楼来，目光四处搜寻。他背倚着冰凉的金属板壁，急促地喘息，设定了电梯上行的极限顶层后，用食指死死地按住闭门键，不使它开启停留载客。

电梯扶摇直上，到达了顶层，两道门左右分开，马长乐匆忙出去，站在走廊里张望，找着了上楼顶的安全通道，忙不迭地拾阶而上，出得楼后反手将那扇铁门从外面闩死了。

他站在电讯公司的办公大楼顶端，天幕湛蓝，无边无际，广袤辽远，一下子让穷途末路中的他呼吸顺畅起来。他脑子里一片清澈，方

才笼罩在心头的紧张恐惧荡然一空。他走到楼顶的边缘部分，伏在水泥护栏向下俯瞰，正有两辆警车驶近，停在大楼入口处。这明白无误地表明，几分钟前他的判断准确无误，反应灵敏，他是被警方盯上了。是去银行取钱的那一刻就暴露了自己的行踪，还是之前就已经进入了监控范围呢？

他短暂地怀疑了一下妻子被监控，并因此导致自己落到眼下困境的可能，但随即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在此之前三天，共计取出了一万五千块钱，每天都处于眼前这样的危险，可是却始终安然无恙。警方是今天刚刚捕捉到自己的形迹的，肯定是从银行系统里找寻出了蛛丝马迹。他连着三天在柜员机按照上限急不可耐地取钱，这本身就是个异常现象。如果再调出监控录像比对的话，那确定目标是毫无悬念的。

他接连四天在同一台柜员机上取钱，犯下了绝大的错误，这是着臭棋，臭不可闻。而且他也太贪婪了，非得在吴尚取完卡里全部存款才走，耽误了行程，露出了马脚，算是咎由自取，无药可救了。

马长乐苦笑起来，自己岂止是在这件事上自作自受？包养小黄，害死小黄，哪一件不是自己无事生非凭空惹来的？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他就是费尽了心机，仍然是在一条不归路上跌跌踉踉地跑着。现在，这条路到了尽头，他身处绝境，没有可能脱身了。

后面尾追的警察们，现在业已赶到顶层，在里面砰砰地敲门，这扇厚重的铁门，外面闷着的是拇指粗的钢筋弯成的门闩，结实无比，想要短时间打开，绝无可能。

他将肩头的帆布包放下，从里面取出手机来，摁键开机，凭着记忆输入妻子的号码，蹲坐在楼中央的水泥板上，拨打出去。欧阳梵在五秒钟后接听了，小心翼翼地问：“你在哪里？事我都办完了。”

马长乐惨笑，说：“钱收到了，不过没用了，我不走了。这辈子就留在吴尚，哪里都不去了。”

“怎么啦？”欧阳梵疑问。

“我走不了啦！现在就坐在电讯大厦的楼顶上，楼下全是警察，插翅难逃了。”

欧阳梵惊叫了一声，说：“那，那可怎么是好？”

马长乐呵呵地笑，说：“怎么办？没办法！谁生病谁吃药。我这些日子，每天都睡得好，吃得香，夜夜梦见她陪在身边。我知道，她在地下是不会放过我的。鬼使神差，阴差阳错，我就这样一步步断送了自己。活该！”

他这样自怨自艾地说着，叼了支烟，深吸了几口，吐出一片烟雾。这烟雾在楼顶急速的风里一鼓而散。欧阳梵此刻也是无法可想，叮嘱道：“千万别做傻事，走不掉就走不掉，向警方自首吧。为了我，为了孩子，你可千万别犯傻。”

马长乐被风呛了一口，剧烈地咳嗽，说：“没用了，我是律师，心里明白得很，这案子是死路一条。我这些天东藏西躲，也厌倦了，一了百了，清静。我在中行租了个保险箱，里面有两套房子的产权证，手续密码就藏在我书房写字台抽屉夹层里。我再也没有其他对你隐瞒的财产了，心无牵挂啦。”

欧阳梵哭了起来，说：“你千万别想不开，我这就赶过来。这就过来！”

马长乐掐断电话，摇头望望那坚固的铁门，它在里面众人的推砸下纹丝不动，庇护着他在人生最后关头的这短暂的安静。说来也真奇怪，他此刻身处高楼之巅，而死于他手里的情人小黄则在一公里之外的地下。不论彼此相距的路途，只看他们阴阳相隔的高度，便显得那样的突兀，富有戏剧性。律师马长乐，今天要死在这里。他手边没有绳子，没有刀子，一切辅助他迈入死亡的工具都匮乏了。他只有一个选择：以物理的高度来丈量死亡。

他坐在楼顶不消十步就能到达预定的位置，闭着眼往下一跳，就算了结了所有的烦恼、愧疚和恐惧。据说跳楼自杀的人，往往不等身体落地，半途中就已经惊吓致死了，撞击地面的痛苦并不存在。他一直对此心有疑窦，想不到自己最后竟会用生命来验证这个说法。

他笑了起来，续上一支烟，仰卧平躺下去，以行囊枕头，正视着蓝色天幕。朝上的视角，没有任何的障碍，天空明净，占据了他的视野。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一伸手就能探摸到天空，融化在蓝色里，如果真能如此，那该是多好的选择！诗意掩盖了血腥，甚至还略带了几分俏皮的意味。

他记得少年时看过的那部日本电影《追捕》。末了的那段经典的台词，他几乎可以全文背诵下来。那道貌岸然的医生在诱骗杜丘跳楼时，声情并茂地说：向前走，不要向两边看，你将会融化在蓝天里。

这不可磨灭的印象，令他如痴如醉。烟雾被风吹尽，一截长长的烟灰随风荡散，沾满了他的衣袖和胸襟。他视而不见，默默地抽着人生中的最后一包烟，一支接一支，支支相续，毫不中断。等他吸完了第九支香烟时，左手紧握的手机铃声大作。

这是欧阳梵的号码，他接听了。她泣不成声地说：“我就在楼下，你开门下来吧。别冲动，我等着你！”

马长乐咯咯地笑着，说：“我不能下来。我错了，就以命相抵，不能再连累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明白吗？”

欧阳梵无语，随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取代了她，在电话里大声地喊道：“我是黎伟！马长乐，我是黎伟！我们是来帮你的，都不想看到那样的一幕发生。你开门自首吧，我不相信你会故意杀人。说清楚了，该怎样就怎样吧。犯不着拿性命来犯浑！”

马长乐听到这个声音，坐起身来走到临街的楼边去看，只见欧阳梵和黎伟站在马路对面，翘首向上挥舞着双手示意。街道上，停满了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正有人在地面铺设着气垫，显然是在为他跳楼作应急准备。他弯曲起食指，坚韧有力地将半截烟弹离楼顶，在风里一闪而去。他紧盯着随风飘扬的卷烟，下意识地想，自己跳下去，无非也就跟这支烟一样罢了。说句实话，他骨子里根本不愿意跳楼。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但落在这种境地里，他连蝼蚁都不如。蝼蚁不会自寻死路，而人却常常在做这样的蠢事。他就是一个鲜明的例

证。他是被逼而死的，没人逼他，是自己逼死了自己。他欠了小黄一条性命，必须用自己的命来抵偿。

警察们在门内的撞击撬砸声停息下来，片刻之后，那里隐约传来了丝丝的声响。一道蓝色的火焰在坚硬的铁板上割开了长方形的孔洞，接着一只手从里面探出来，拔开了插门，七八个或穿制服或着便衣的警察蜂拥而出，散开成扇形向他围逼过来。

他转过身，先把手机拆卸开来，拔出磁卡，奋力向一侧甩出去，这纤小轻薄的金属片，在高空强劲的风里倏尔消逝了。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对于身后警察们扬声器里的劝诫呼喊声充耳不闻，心里念叨着那句幼小时就熟谙的台词来：向前走，不要往两边看，你将会融化在蓝天里……

他展开双臂，作鸟儿飞翔状，倾力向前一纵身，本意是幻想化作一个滑翔的优美姿态。可惜，事与愿违，失重中的他在空中翻转着犹如风车，直线下坠，轰地一声先砸在广告牌上，再弹开三四米远，砰然着陆，留下一地鲜血，一片狼藉。

（二）

黎伟是从次日的早报新闻里得悉容城置业公司内发生的惨剧的。这段简短的报道，在第二页的左上角，语言简练，内容惊悚：昨天上午九时许，一名王姓男子冲入容城置业开发公司，经过短暂的追逐后，挟持并重伤了该公司总经理许强，自己也因体力不支而昏倒。两人被警方一起送到市人民医院急救，目前，许强尚处于昏迷状态，行凶者被查出患有晚期肝癌，生命垂危。据知情人透露，在此之前，此人闯入过城西某拆迁公司办公地，重伤四人后逃逸。这两起凶案案发于昨日凌晨城西拆迁地区一起纵火案之后，该案中受伤的李姓女子，经医院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她和王姓行凶者的关系暧昧，警方怀疑这三宗案件互有因果关联。

黎伟立即明白过来，拆迁公司违法操作，纵火烧店想逼走钉子户，李侍在店里受伤。王敬为情人复仇，先重创了拆迁人员，再报复幕后主使。这个许强，纯粹是咎由自取。他不是答应了要帮王敬的吗？难

道夜间纵火就是帮助的手段？他明明知道王敬的病情，还贸然行凶，只当他是一只病猫，忽略了他一身的本事。俗话说虎倒架不垮，王敬只要不死，拳脚下伤几个人，那还是不成问题的。

他颓然望着报纸，良久无语。这两人近半年来跟他交往密切，而且又都出自一个中学，虽然他们都曾在他们身上有所图谋，用心不纯，但毕竟没有对他造成实质的伤害。眼下，他们在这场变故中双双入住医院，一个危在旦夕，一个生死未卜，说起来都很凄惨。尤其是王敬，他倘若不是患了绝症，急于安排后事，再大的刺激也不足以激起他如此的愤怒。他的病情既然暴露，那也就用不着再隐瞒了，反正是一个死，落在警方手里，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黎伟丢开报纸，决意去医院探望他们。他在医院附近象征性地买了两份果篮，插上早日康复的祝福牌，来到住院部，先行探望留置在特护病房的许强。许强躺在床上，脸色蜡黄，身体连接了好几台仪器，看上很是羸弱，英俊的面庞被氧气面罩遮去了一半，看不清楚。

黎伟站在他的床边，默立了片刻，轻轻叫唤两声，但他全无反应。护士过来，解释说他的头部受到反复的重击，颅底出血，能否醒过来还很难说，现在只能先维持正常的体征，他们会再想办法。

黎伟叹口气退了出去，转而去王敬的病房。守门的警察拦住他，讯问身份和来意。黎伟掏出工作证，解释说自己这两个人都是同学。今天一早意外从报纸上得知了这消息，特地来探望的。警察拿出一张简单表格，让他填了一下，放他进去了。

王敬躺在床上，干瘦的脸上眼窝下陷，使得一双失神的眼睛更显硕大。他四肢已经不能动弹，仅有一对眼珠子还能灵活地运动，瞧见黎伟进来了，无力咧咧嘴角算是微笑，唇间发出微弱的声音：“你来了？”

黎伟点点头，将果篮放在柜头，端详他一气，说：“听说了，过来瞧瞧。这样的结局，出乎意料，惨不忍睹。”

王敬似笑非笑，勉强地挣扎说道：“我……没几天活了。临死……前，为民除害，呵呵……也……是做了件……好事。”

黎伟不忍再责怪他，象征性地替他掖了掖被头。

王敬还是咧着嘴笑，继续说：“老天……还是可……怜我的，李侍……没事了，没烧伤……这回算是……有眼了。”

黎伟安慰道：“别胡思乱想，好好养病。”

王敬晃晃头，绝望地说：“我躺在这里，怕是……没有机会……再起床了，死就死吧。死得……干脆点儿好。”

黎伟无话可说。在一个能清楚地预知自己死期的人面前，说什么都是苍白的。他不忍心再看他当下这副濒死前的憔悴失神的模样，黯然挥手告辞退出了病房。他在医院的走廊里，鼻子发酸，含着眼泪缓步离开了医院。这一夜间的变故，让他感受到了生命脆弱、世事无常，真的是感慨万千，又没有适合的语句来形容它。

他坐进汽车里，发动起来，却没有开走。双手搁在了方向盘上，他的神志有些模糊，从刚才读报直至现在的一切，都恍若隔世，不像是发生在现实里的事情，这些也许只是他的一场梦而已。他此刻身处梦境，真实世界里的王敬、许强都安然无恙地生活着。

这样默坐了约莫半小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文化局办公室的，通知他后天上午去局里开会。他嗯了一声，掐了电话，明白上面关于他的处置意见已经出台了。他停职多日，久不上班，对这个赖以谋生的单位也陌生起来。这些事情，他已然淡薄了，只剩一个感觉：索然无味。但也是这个电话让他头脑清醒过来，他这是活在现实的当下，他竭力想躲避的都是事实，已然发生。事实不容躲避。

他开着车驶上了回头的路途，前面钟楼上显示的时间是上午十点。这会儿距离吃饭时间只差一个多钟头，是回家自行解决，还是找个地方坐下来喝点儿酒，排解一下心底的郁闷？他正踌躇不决之际，手机又响，他避开前方的一个过路行人，将车子拐上一条僻静的捷径再来接听时，对方已经挂断了。他瞧瞧号码，是欧阳梵。他心中一喜，以为可以找个陪伴自己喝酒的人了。他正要回拨邀请，却不料她迫不及待地又二度打过来了。

这种状态，以前从未有过。他有点儿诧异，赶紧接听。

欧阳梵在那边声嘶力竭地喊道：“快！去电讯大楼，马长乐被警察堵在楼顶了。他逃不掉了，有了轻生的念头。你帮我一起劝劝他，劝劝他！”

黎伟心中一慌，停住了车，忙问她此刻在哪里。

她说：“我正开车向那边赶，五分钟准到。你快点儿！”

黎伟定了下神，做了一个深呼吸。简直难以置信，像老鼠一样潜藏的马长乐，怎么这个时候也凑热闹般地出事了？他杀人在逃，远处不去，偏偏要躲在吴尚连累家人和朋友，结果终究是难逃法网。他爬在楼顶上，要死就死，何必打电话给欧阳梵呢？难道想让她赶到现场，欣赏他跳楼摔死的精彩场面？他的心情在急躁中暗暗闪过一丝念头，竟然盼望马长乐在警察的围捕下，就此奋力一跳而死。这样，自己和欧阳梵暗中帮助过他的行径就死无对证、无从查验了。他万一不幸落在警察手里，自己和欧阳梵都难逃干系。

但这个念头在他的心头只是刹那闪过，随即就有了愧疚。他在马长乐如此危急的关头，居然巴望他以一死来解脱自己的那点儿责任，太过分了。他踩下油门加速向前，在第三个岔道口右拐，沿着一条小路斜插过去，从一个巷口进入市中心。

那家电讯大楼在大街左侧一条岔道上，早已停满了各种车辆。警察们拿着话报机紧张地交流着，关注着楼顶事态的变化。欧阳梵已经到达，身边有警察在盘问、叮嘱着什么。她六神无主、惶然不安时，忽然扭头看见了他，便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扬手示意说：“他就在楼顶，就在上面。”

黎伟双手按住她的肩头，竭力让她镇定下来，劝说她听从警察的意见，拨打电话给马长乐。他站在她的身边，抬头仰望，隐约间看到了那个身处绝境、束手无策的不幸男人的身影。听着欧阳梵泣不成声的喊话，实在是难以忍受，他在她劝说之后，也接过电话来说了几句。但他听到了手机里马长乐那颓然无力的迷茫语调，油然明白，这个男人必死无疑了。

当电话中断，稍作停顿后，只见马长乐伸展着双臂，犹如断线的风筝样直线栽落下来。他和所有人一样，惊骇地叫喊着，抱住欧阳梵向后退让，一起眼睁睁地目睹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从高空坠楼后惨不忍睹的场面。

（三）

吴尚市区两天里接连发生了几宗触目惊心的惨事。杀人潜逃嫌疑犯马长乐律师，在警察的追捕下慌不择路爬上了电讯大厦，从楼顶一跃而下，粉身碎骨；容城置业总经理许强，被晚期肝癌患者王敬闯入公司后，一通暴打，至今人事不省；城西大街服装店夜来遭歹徒纵火，店主李侍受伤，险些窒息身亡；荣庆拆迁公司拆迁三组全体，同样被王敬暴打重伤。后三件案件，据警方分析，存在连环因果关系，涉案所有人都会被控制，配合警方正作深入调查。

但是，吴尚人民最为瞩目并津津乐道的是第一宗案件。马长乐律师是吴尚名人，他的声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他的死充斥着猜疑和谣言。有人说他将情人小黄杀死后肢解，一路抛扔在吴尚周边极隐秘的所在，让警方无法搜找。也有人说小黄的尸体已经被他在郊外焚化扬灰了，再不可寻。

所有的秘密，只藏在马长乐的遗孀欧阳梵的心底。警方找她调查过，马长乐在临终通话中，有没有透露过藏尸的所在，欧阳梵说没有。马长乐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为了这个女人抛家弃子，最后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他如果杀了人，那么他已经抵偿了这个女人的性命，如果没有杀人，他是自寻死路，如此而已。

因为没有受害者的尸体下落，缺乏确凿的证据，再加上马长乐跳楼自杀，这桩案件的侦查只能就此中断，归入悬而未决的档案中去。

马长乐跳楼自杀的次日傍晚，接受警方调查笔录之后，欧阳梵浑身倦怠地离开了公安局。她提了提肩头的皮包，意外地瞧见马路对面停着那辆熟悉的半成新的桑塔纳轿车。黎伟站在车后面的人行道上，扶着车顶，嘴里很不协调地叼着支香烟，静静地守候着。

看见她安然出来，他迎面过去，关切地问：“没事吧？”

欧阳梵摇头，说：“没事，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了结了。他偿还了亏欠的，想必在九泉之下见到那女人时，也能心安了。”

黎伟抽动一下鼻子，将那点着后随风自燃的香烟丢在脚下，用力地碾踏着，说：“走吧，一起去吃点儿东西。想来，咱们都一样，肚子饿了，虽然没有食欲，但是得填饱肚子。死的死了，活的还是得活着，对吧？”

欧阳梵迟疑了一下，同意了。

他们一路驾车，找了一家位于他们住处相距路程中间地带的饭店。黎伟要了瓶白酒，转身望着欧阳梵，提议说：“不开车了，咱们喝点儿酒，酒能解愁去忧。”

欧阳梵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他们在大厅里找了个角落坐下，先斟满了眼前的两只高脚酒杯。

黎伟双手放在膝盖上，垂眼看着酒香四溢的清澈酒液，叹口气，说：“文化局通知我明天开会，看来处理结果出来了。但今天下午，我还接到了另外一个电话，是柳盈打来的，忏悔电话。”

欧阳梵面无表情，旋转着杯中的酒水，默默地听着。

他继续说：“她说，她只是一个二流的画家，因为祖宅拆迁回到吴尚来，结果恰巧被他们找上了，许以优厚的报酬，让她参与设局。这个局起始并不高明，甚至有些低劣，以办画展为由，诱我入彀。其实，当初我如果不应这个茬，后面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了，可是我偏偏去了。接下来，就进入了一个预定流程的安排中。什么省城画展之类的，都是精心的策划，他们在文艺界有这样的资源可用。通过画展，我算是跟她结识并熟悉了。她本人按兵不动，另外有人在配合造势。晚报的专访，算是步入了正题，无聊之城那些鼓噪的帖子，也是重要的辅助手段。这样的情况下，面对柳宅不产生兴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促成这份保护计划。这份计划的底细，居然连我这个制定者都不清楚。他们可以煞费苦心地让它出台，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让它成为一叠废纸。当真是机关算尽了。”

欧阳梵抬眼看他，问：“她联络你，不仅仅是忏悔吧？”

黎伟苦笑，说：“我只当成忏悔，但忏悔又有什么用？人活到这个岁数，锐气早已磨砺尽了，心态好也罢，坏也罢，其实都很无奈。就拿许强和王敬来说，他们之间的差别很悬殊吧？现在，却都躺在医院里，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命运这东西，是辆没有刹止装置的车，开动起来，按照各自的轨道向前。他们俩中学分别，又在四十岁后相遇，他们的命运终点大概就是一次撞车吧。嘿嘿，开发商、锅炉工，在命运的安排下不都是小把戏、小玩意儿吗？车子到了终点，彼此交汇，轰隆一声，全都成了过眼云烟。”

欧阳梵摇头，说：“那还得算上马长乐。他这辆车是失控，离了轨道，自己撞上去了，是个很不寻常的悲剧。”

黎伟举起酒杯，说：“暂且先放下他们吧。他们已成过去，我们还在向着未知的前方行驶着呢。死人已死，活人要活。一句话，我们都是小把戏，根本没能力改变什么，一切只当是昨天半夜结束的电视剧罢了。天亮之后，还得启程。”

欧阳梵勉强地笑了笑，喝了一口酒，说：“我准备出来工作了，回会计师事务所。你有什么打算？”

黎伟放下酒杯，淡淡地说：“明天会议宣布对我的处理，我提前知道了结果，解除一切职务，下放到离吴尚百多里地的一个偏僻的农村文化站，以后怕是回吴尚不那么方便了，今晚咱们喝的酒，算是告别酒吧。”

欧阳梵有点儿惊讶：“这样处理？”

黎伟一笑，说：“我早就做过最坏的打算，这两天的变故，更让我把一切都看淡了。该来的终究会来的，来过了，它就走掉了。但我还要生活，生活的美好与不幸，都是各人自己创造的。我抗拒不了命运，但把握得了当下的生活。我会好好地生活，不辜负自己来过这人世间一趟，不留下遗憾。”

临近午夜时，饭店打烊。黎伟和欧阳梵扶醉而起，一起出了门。这两天，他们都沉溺在一连串的变故中，无暇去关注天气预报。此刻，秋末第一股寒潮的前锋已经抵达吴尚。白昼里的温暖，早已被涤荡干

净，此刻夜里彻骨的寒冷侵袭着他们衣着单薄的身体。幸亏有这一瓶白酒垫底，否则，他们是经不过这骤然降温的。

他们并肩站在人行道上，感受着寒意的加剧，倾听着树头枝间发出的那一阵阵细微的响动。接着，枯萎的树叶一片片随风坠落，远远望去，整条大街两侧，树龄久远、高达数米的法国梧桐，沐浴在迷漫的叶雨中。凄冷的灯光下，这些纷纭密集的叶片，又带起了无数奇异的碎影。它们在飘落中变换着形状，折射着光线，宛若魔术师营造的魔幻场景。

夜深无人之际，街头只有这对男女，他们凝望着如此的景象，久久没有说话。黎伟挽住了欧阳梵的腰肢，想让她挨得自己近些。但欧阳梵刻意地向外强拗了一步，拉开了跟他的距离。

黎伟脑海深处闪过一个淡漠的影子，他没有勉强，双手提拉了一下衣领，喃喃地说：“冬天到了，报纸上嚷嚷了好久，说是千年极寒，这个冬天恐怕比以往更加难挨。”

欧阳梵咳嗽着，低声说：“天气再冷，还能比心里冷吗？我感觉着，这个秋天，是我今生最冷的一段日子。冬天也好，千年极寒也好，都冷不过它。”

黎伟点点头，说：“我送你回去吧。”

欧阳梵坚定地摇头拒绝了。她拢缩着双肩，既像是抵御寒冷，又像是在压抑心头的痛楚和悲哀，快步朝回家的方向走去。黎伟目送着他的背影，联想到第一次聚会散场时，他们在街头疾走的情形，不由得在心里长长地嗟叹，一种莫名的隔阂在这寒冷的北风里坚固强硬起来，阻止了他要尾随在后的冲动。

黎伟伫立在树下，在摇曳的树影叶雨里眺望着她的背影渐行渐远，直至消逝。他突然伸手抓住一片巴掌大的树叶，奋力地将它在手心里揉碎，猛地向上空抛去。他转身便走，这干枯的碎屑，随风追逐着他的身体，散落在他的头发、颈项和肩膀。

但是，他浑然不觉。